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四・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疏鈔七十卷（卷二十八至卷七十）〔明〕孫旬輯……一

國是一

扶植綱常疏

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曰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

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嶽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頴　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叛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為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亡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諭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

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廟肯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　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来　朝廷以等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縷理廟堂攄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攄耶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之多耶以其高朝之故事何所攄耶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之多耶以其高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能也以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有也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行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洽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臆為已地及遭遇喪之時則必曲為設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逐奸計畧為虛辭一見　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鄭公辭免劉琪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鄭有疾養辭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

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已地也群臣起服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醜顏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採衆言定　國是以便道守臣疏　王瓊

臣嘗觀嘉靖六年十一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劉濂錦衣衛副千戶鄭璽整飭甘肅兵備副使趙載分守西寧道右參議李淮分巡西寧道僉事高登等勘哈密土魯番事情皆身親歷履真知灼見而發為議論所以定國公是也既以具奏而未見兵部奏著為令永行遵守以致今日紛紛迄無定論趙載李淮高登等之言曰哈密之不固有三忠順王襲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回種類外雖臣服內實不服上下之間易生嫌忌一也夷虜嗜利得我金印之權主客夷貢事中間憑籍聲勢勒取物貨西域諸國積成讐恨二也其國去肅州幾二千里受敵諸夷道路遥遠我難為援三也以不睦之國積彊敵之怨無救援之資宜不免於敗亡矣是以世方再傳遽為俘虜節年經畧費我財力隨

復隨失迄今未定先日遍臣之議有曰速壇拜牙即亡國之人不宜復求再求安定王孫把剌即宜如陝巴故事立之又曰奄克孛剌之子孫哈密都督宜如罕慎故事立之二說俱有據把剌即其詳未悉奄克孛剌故子乱吉孛羅新襲父職見在肅州但今不難於得其人而難於不得其時不得其勢何者哈剌灰畏兀兒二種哈密之喬木也罕東赤斤等衛哈密之羽翼也厄剌諸夷哈密之輔車也罕慎之復哈密彼時瓜沙苦峪等族部落蕃盛厄剌係罕慎至親哈密剌灰畏兀兒兵力疆盛又乘速壇阿力方死阿黑麻新立故能鼓舞夷兵克得復舊物我量為賞犒不至大費陝巴之復國部落尚二千四百餘人肅州官軍一千一百員名調到各該族番兵一千四百餘員名護送過州及到阿赤地方迎遇厄剌達子緣奄克孛剌係罕慎親弟又思我　朝恩威一同護送陝巴方能復國而我賞賚牛種之費比罕慎增多數倍彭清遣兵哈密甘肅兵二千仍令奄克孛剌賞誘厄剌為我鄉導雖抵哈密不能大捷損失亦多此皆往事可為証鑑目今哈剌灰畏兀兒二種皆不滿百根本弱矣瓜沙兀魯為逆酋効力赤斤苦峪等族部落離散羽翼剪矣厄剌聯姻於彼附合方密輔車失矣西海達賊西犯瓜沙東窺苦峪劫敵增矣土魯

番又無新立內爭之禍時無可乘矣欲如復陝巴者以復把剌即立罕慎者以立乱吉孛羅我兵非滿萬不可入今河西一鎮倉廩空虛士馬彫敝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務外以忘內未知兵馬可調遣集否耶縱我能集兵土魯番不復拒　命送彼之國然我能立之能久守之乎彼之根本羽翼輔車無一可恃恐不旋踵又復覆敗我之糜費甚艱彼之喪失甚易今日之把剌即與吉孛羅其前日之陝巴罕慎乎祖宗封建甚易今日繼復甚難亦獨何哉蓋此時脫與諸夷勢方猗角臣彼臣也封爵之外別無所費是取人以益我施虛名而受實利順而易也今日彼之宗廟丘墟城池堋塌部落散亡甲兵錢穀皆仰於我是割已以餉人圖虛名以受實禍逆而難也矧今日守成之兵與　祖宗創業之兵萬有不同而又有財之盈縮勢之難易大相懸絕乎昔范仲淹備西夏建攻和守備兩策亦不過乘時度勢量已量力隨事制宜而已原兵部議奏六次未允之頒大要開彼自新之路諭我寄住之番放出先人齎回賞賜以慰遠夷之心及准新来夷入貢以羈縻其向化之念先任提督軍務今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反覆以理勢經權為言允以脩內治為本是即仲淹盟好為權宜攻守為實事之意持攻和守備之策酌理勢經權之宜　今

日急務正在於此近者土魯番節次叩關求貢已經議呈奏請仰淹所謂有明元昊未嘗邮衆而輒求通順實欲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茲其時也合無容其貢使降　勑一道切責往昔犯順之愆索取先年搶掠之物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姦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彼聽順縱欲反覆數年乘此閑暇脩我邊備嚴我内治以求守備之策守備之策莫要於兵與食也方今肅州主兵不足添設遊兵三千其二千俱係甘州山永凉鎮抽選隻身應役遠迸不時范仲淹所謂土兵在邊豈徒星霜之苦棰傷骨肉之恩父則怨起此其時也如得移其家室聽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以前日之法處　今日之兵通迸或可免乎

肅州之兵坐食者衆耕作者少田皆荒蕪米價騰貴范仲淹所謂代兵又而不代日給廩食月給庫緡輸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此其時也昔趙充國興起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令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大功克舉以　今日之兵倣前日之法食可少足乎此外或募兵塞下或輸粟河東多方經畧並行得二三千人送還哈剌隨住回回種類不許專權與不悖兵食既足守無有不固者矣守備既固然後徐議攻戰小犯則止用肅州之兵大舉則繼以河西一鎮之兵再以陝西三鎮之兵或堅壁清野乘其怠而擊之或分番迭出候其憊而掩之或要前衝後出其不意而撓之我逸彼勞勝負自判我之勢既不可㠯

則土魯番之通心日消厄剌見彼通好亦將漸思效順沙瓜諸夷亦必漸以歸附我復結之以恩以固其必從之念哈剌厥厄畏兄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亦漸生養蕃息復於此時擇把剌即及乱吉孛羅器宇材識孰可統民為下信服二人不可仍擇於二族不可則拘別族擇之必務得其人加以封爵又須懲往昔回達不睦之弊將沙州都督隨從輔佐幷將赤斤苦峪等族大者照依原衛小弱者使之歸併就於各族内選根基材識者二人如畏兀兒事例授以都督原族指揮仍聽世襲管領夷衆俾之共輔忠順王

然後議脩苦峪之城如先年事例安插各夷就彼耕牧一以協和其上下之心一以蓄養其精銳之氣土魯番敢入侵擾小犯則聽彼自行捍禦大警則使其飛報我兵從而援之固守此土苦峪既守然後徐圖哈密再候土魯番國内有故西海達賊無警之時輳處衣糧牛種賞犒等項務令各帶親信族屬君臣共得二三千人送還哈剌隨住回回種類不許專權與政仍　勑令忠順王通將瓜沙等各族節制遇有寇警聽其調遣應援各族既統齊心協力哈密自固中間脩復處置節目事宜悉聽臨時就事議處奏　請定奪施行昔兵部尚書馬文升送還陝巴之日勞心

焦恩經略十有五年至而功始就彼何時也尚難此今日之議既十五年矣夫圖功者不患乎無時之可乘而患乎勢之不便不患乎無勢之得便而患乎兵之不備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未能有為於　今日而責效於十五年之後亦難矣唐澤劉瀛等之言曰即今議處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縶之而不為之勞征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夫所議蓋此三者因其議而申言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也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望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屯刺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沙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等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而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而饋餉難通五也況哈密地界羣虜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驅蠶亡之部落復還父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掣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此皆必危之道非永安之策也昔唐太宗黷武高麗而後世議其非我　皇帝息兵交趾而天下蒙其惠竊以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伏望　皇上以古為鑑以　祖為法以許貢為權宜索還城池存我經略之名而漸圖興復宣諭酋長開彼効順之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艱糧之急募民廣屯塞下以濡足食之源候我無不脩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　皇上之欲為保危刺也苦峪城瓜沙興哈密襟喉西城拱衛中華復我　太宗之舊規成　孝宗之素志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宋富弼謂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者非忘戰也亦以中國腹心外夷枝葉不貪邊功不起邊釁以休養中國耳安西唐之故地也淪隔土番當時欲求其地李德裕曰安西去京師七千里假令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以與餉何道饋輓天德於京師最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之安西哉縱得之無用也哈密猶天德之無用也哈密之言為　皇上今日獻古今一揆敢以富弼李德裕之言為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慮而不察臣嘗反復熟讀都御史唐澤等若高談衛霍自許甘陳生事外夷勞費中國乃四海安危所繫不可不察臣嘗反復熟讀都御史唐澤等所議知其能博古今之學明濟時之務深加敬服及

臣覩詣甘肅宣布　皇上以大字小之仁神武天
之威而唐澤等之議賴以不疑果斷行之其曰順則
綏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為之勞師處置
得宜則遠服而邊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又曰
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紹封敕宜加慎土魯
番之求貢理可俯容蓋欲善戰不恃兵力防患不忘
武備尤集議中之要語臣竊謂都御史唐澤當地方
殘破之餘竭籌畫救補之力肅州之兵糧漸集回虜
之入寇遣挫雖趙載專任肅州而非唐澤調度則莫
能專行澤等不當自鳴言功者竟弗之及公論惜之
肅州得捷而弗及澤假使肅州失事能不及澤乎澤

南人家屬在邊不服水土疾病呻吟有死亡者澤情
無聊每欲踰乞養病臣再三勸止恐不能留及一代
替之人喜功生事輕變澤等順撫逆拒之議專恃兵
力不尚德化派毒軍民貽患地方如前日之事雖畢
竟罪有所歸如生靈何如地方何伏望　皇上以堯
舜數德格苗為心恪遵　祖宗通貢羈縻舊規不為
羣言搖惑特　勅兵部查照唐澤等前項原奏處置
哈密土魯番順撫逆拒事宜定為國是著於籍冊頒
行甘肅令鎮巡官謄寫懸掛公署永為遵守仍　勅
吏部如遇唐澤遷轉照例用北方年力精壯之人訪
求識見如唐澤者推用接管處置則畫一之法世守

不失而邊境永得保安矣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疏　浦鉉

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進則治
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見　陛下於尚
書林俊陶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文復用委
任守備　温旨一下人心惶怖皆謂嘉靖之治猶未
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闔大息者不獨臣一人也
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羣小以致大臣若劉
大夏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
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羣亂天下殘傷國本
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

小人為天下急務於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天下之
公論才猷關天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
矣於太監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椎鋭之羽翼乃罷
遣閑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
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適者　陛下圖治之心
漸不克終任人之際顧乖物議罰俸貶斥既以摧折
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阻撓大臣展布之誠
政下闇宦輩疏累上而不行事係貴戚觸犯一及而
移怒是於君子始焉進進而終不能用於小人始焉
退退而終不能遠不能遠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
黃綠之謀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

之者不獨一秦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心而相悖去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去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於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昔日所應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秦文等今日猶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之治也所以恐其進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　陛下整紛未久啟鑒不遠進退之間可無所庸心耶伏願　陛下惜林俊等老誠忠愛之臣收回致仕　成命仍留辦事覽給事中黃臣慎用奸邪之奏革去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任大臣處以優容之禮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施設之柄以發其器能不奪於羣小之私以挽其權不昵於貴親之恩以沮其志遠小人啚除奸惡追其引用之自以發其奸重其法律之施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撓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乘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志仍將臣嚴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快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垣其有克盡所奏有乖於　祖宗成憲陰違大奸之計中傷言官徒立黨欲塗　朝廷耳目之司以壅蔽　陛下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機決而　朝廷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述之孝不衰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災

平之治可復望於　今日矣

明大姦以廣言路疏

李學曾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之失開萬世之慮不設丞相分列六部都察院以及諸司各守其職執不相軋一切政事各自請　旨奉行無敢侵越比我　太宗文皇帝始置內閣參贊機事擬議於內書制階未峻則無專擅之萌幹理於外者分職授事則無總攝之弊況　太祖之設六科都給事中及諸給事中又所以關聯六部諸司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欵弊以警　畏百官外列十三道監察御史出則巡視方岳入則

彈壓百僚雖與都御史相涉而非其屬官直名其道不繫之都察院事得專達都御史不得頡知也此皆　聖祖建官制事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之司廣聰明之德其任六科十三道者亦非細也況官小則勉於其職員衆則爭於進言雖有朋黨之徒不能人人盡箝其口而結其心陰寓激勸誘掖之法甚深遠也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奏為懲奸黨以治國體以隆新政事其所言原任兵科給事中史道與大學士楊廷和訐奏事情臣等不暇深論今但即澤所奏有乖於　祖宗成憲陰逞大奸之計中傷言官徒立黨欲塗　朝廷耳目之司以壅蔽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

聰明之德數大罪為　陛下言之夫六科為　天子親吏叙進遷轉俱跡名請　吏部不得預聞也考滿給由但經吏部都察院亦不得與舉置也至於御史以監察冠銜始而入道都御史不過考其刑名授職既而出巡畢必各道掌道御史參考無推奸避事情由合呈都御史題令回道管事事不盡由都御史也至於舉劾大臣建言利病見任堂上都御史當劾即劾仍回遞具劾揭帖與之都御史不敢不受是不得箝制也六科係近侍官原非都察院所可舉劾十三道御史係風憲官得互相糾劾都御史本科本道掌印官原無劾奏給事中御史之言百餘年来成法

已定不知澤何所見而一旦欲紊亂紛更以重立大臣之威以闇奪　天子之權此其罪之大者也夫制亂當謹於微除奸必防其細今澤謂大姦大惡關係機密緊急事情方許科道官各另陳奏臣等誠不知其可也使奸惡而至於大事情而至於緊急亦已晚矣古之有國所以受莽操懿溫之禍而不能一一救曲突徙薪之功者奸惡大事情急雖言之無及也凡兩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職者俱得劾奏或大班面劾及諸人有不公不法俱當劾奏此舊制也未聞必中外臣奸貪至於負國殃民然後科道始會本劾之

皇祖宗所以許科道劾官或會章或獨舉者正以人情好惡有偏正事勢所關有離合此或不言彼必言之廣進人言暗消朋黨也必如澤言事須會本舉劾萬一有偏執誤拘之人或奸邪憸巧之黨蠱惑衆聽暗主一說是科道終無劾官之舉矣況科道有所舉也其不被舉者必嫉之曰此市恩也其有所劾也被劾者豈肯安然受之必曰彼報怨也凡科道有言必中二者之毀是終無可舉可劾之事況衆人者方以全大體為自安之計假公議為珥謗之端凡仕宦遍顯未嘗不護已短而畏人言也去年

陛下即位斥逐羣奸而鯨鯢尤多漏網繼考京官而狐鼠尚爾潛身如澤之言是箝制科道明用邪術甘蹈交結朋黨擠排言路暗邀人心之罪而不顧也夫以文彥博執政而安唐介之劾司馬光議法而受蘇軾之辯公議大體固在忠良清正亦無損也為今之計正恐科道不言奸雄得肆而澤顧乃謂奸邪小人假言責而橫行密勿大臣避嫌疑而求退上言大臣德政　太祖高皇帝之所深惡也澤乃歷數尚書喬宇等姓名而有同心協德仰承　恩命日夜憂勞期

荅　聖眷之語又盛稱大學士楊廷和等內而輔養　聖德外而贊理庶務尤忘身家之禍福力辭定策之封拜甘媚權要敢為比周而不知上有　天子之尊為可畏下有士大夫之公論不可違逆詭詞於滿紙

舞大奸以禦直不意今日之彭澤乃敢首犯　大祖
皇帝上言大臣德政之法不復顧也蘇頌有言二三
大臣自相位置君君長誰任其咎臣等正以今日
陛下春秋甚富讓讓未遑在位大臣正宜恪守　祖
宗之成法深懲盈滿之得禍以慰縉紳之望以篤神
明之祐而澤乃敢肆無忌憚面欺　人主欲以箝科
道之口幸矣哉我　太祖之不立丞相也若使如澤
等者為之臣等恐如古奸臣藏袖中不出之號稱殿
上畫可之旨不知何以事　陛下何以制百官何以
自處其身矣且史道之事既以奉　旨下吏部參看
矣與兵部原無相干也楊廷和既已奉　旨下吏部

參看矣與兵部原無相干也楊廷和既已自辯矣亦
非與澤有掛碍也既曰不知所言何事澤不必言也
廷和既許道會救兔王瓊陸完許泰等彼固以道為
罪矣澤亦從而許之曰道救兔王瓊陸完許泰等而
不救此三人者事在一也史道況瓊乃澤之讐也吏部
參稱史道合咨送法司擬問猶存大體而澤乃曰擊
送法司道不足惜也故言事得罪擊問之端則自澤
倡之也給事中徐景嵩陳江以論工部左侍郎趙璜
不得其言引疾相繼求去至高蹈也璜不知避安受
尚書之拜章僑論之是也而澤乃目為邪佞輕佻以
因以報僑臣等詳推澤之此舉可謂得扶同奏啟之
妙術下排擯言官之毒手矣臣等歷觀兵部之事自
澤受任以來奏擬事情不蒙　准允且以奏擾斥之
者亦多矣彼每諉之曰　主上不見從內臣不肯依
今此奏之出何　肯意諄諄一一見從也臣等詳之
恐不盡出　陛下意也恐此事　陛下亦不盡知也
臣等六科十三道　陛下之耳目官也廣聰明防壅
蔽　陛下之所急也如知之肯令人箝制臣等於下
而致　陛下孤立於上不聞天下之是非不知百官
之奸正以逐朋黨之私乎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
今日之六科十三道合行事宜　祖宗之成法一一

具在也今日　陛下之命臣下辭令所貴者在嚴簡
也　陛下春秋甚富讓讓未遑臣等願當論思代言
之責者事加慎重正以　陛下聖德日進回思今日
之事能不一一推問其事之　肯何以如此當時何
以如此則誰任其咎扶臣等尤願　陛下聰明躬攬
政柄威福不移不但知蘇頌之有禮忿田蚡之除吏
而已況箝制科道正德年間自劉瑾始瑾猶知六科
係　內府之官但時假　武宗皇帝之命以制之十
三道御史則降　勅都察院俾御史不得徑自言事
後瑾誅死該御史舒晟等奏准革止而六科之事亦
題如舊不意今日文官中之彭澤乃為昔日內官中

之劉瑾内外倡和眩惑　聖明特降此旨以制言官
臣等不足惜　祖宗成法自此變更　朝廷耳目自
此壅蔽朋黨奸惡自此盛行則深可懼也縱使此
旨遂行臣等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寧得罪　陛下安
敢違　祖宗之法箝制同僚彼都察院吏部雖不可
必其何如要之亦惟守其舊章而已是今彭澤所奉
之　旨彭澤一人之所建明也伏望　聖明收回前
旨察彭澤具奏之端如有附下罔上立黨行私情罪
亦宜究治以懲不度之臣再乞　聖明特勅諸大臣
及臣等言官有官守者務各安其職有言責者務各
盡其忠以布　朝廷之德以安億兆之民勿徒以訐

辯相高以權勢相軋壞　祖宗之典貽身家之禍再
照彭澤中年歷官頗有勞勛　新政之初臣等科道
連章舉薦誤蒙　召用不意晚節大生謬戾邊虜橫
行内寇蜂起不能調度得宜即時逐滅方且酣飲狂
談招權立黨上則欲奏　祖宗設立言官之良法下
則欲陰庇歷年被劾不退之邪徒國是不定士論憤
懣臣等昧知人之鑑罪何可逃況澤言今後吏部選
科選道尤宜加意詢訪學行老成請練治體者方許
擬授則臣等理當奪官不言可知亦望　聖明通將
臣等六科十三道見任者一時盡罷別任賢能以舒
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風慚臣等不勝至願

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奏為懲奸黨以重
國體以隆　新政事因罪新陛僉事史道論奏大學
士楊廷和而波及於臣等科道聞之不勝駭愕竊謂
此言路開塞之機人情通鬱之會世道否泰之運
社稷安危之端所係甚重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昔
唐憲宗問宰相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憸人以此熒惑上
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
霆之威人臣進言於上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今
乃欲摧抑之非社稷福也憲宗曰微卿言朕不知諫

之益憲宗初雖誤於聽聞及聞李絳之言幡然後悟
遂成中興令績臣主俱美光昭史冊誠為可尚大抵
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社稷以安言路塞則人情
鬱而世亂社稷以危此理勢必然不待智者而後喻
也在昔堯舜湯文之聖立諫鼓謗木上自公卿大夫
下至嫌御工瞽無不得諫所以明無不照而天下後
世稱治之極迨夫漢唐盛時雖治不古若而官以諫
名亦得各舉其職是故一時之公論以明國是以定
而淮南之謀寢而不發佞隋之臣效忠於唐漢至王
氏擅權惡聞其過欲重言者之罪遂成新莽之勢而
正論之士皆結舌而不敢以上聞李林甫不欲人言

諷諭立仗之馬一鳴即斥故循默成風以言爲諱因貽禄山之禍唐之社稷瀕危以此言之則言路開塞果關於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否乎我　聖祖高皇帝灼見此弊故設立六科十三道等官各寄以言責之任但有見聞許具奏彈劾蓋所以開言路通下情以防壅蔽之禍以崇　社稷之基以杜大臣顓權之漸以昭　聖世平明之治　神謀遠慮可謂至周悉矣　陛下繼統之初簒　明詔首開言路崇奬直言之臣天下忻忻以爲　大聖人之所作爲自出尋常萬萬澤荷　陛下眷遇之隆素負一時之望臣等將謂澤必導　陛下以拒諫之計在所必遵不意不加詳思反導　陛下以拒諫之計夫史道論奏楊廷和其言之是與非自不能逃　聖鑑之下就使其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夫懲羹者不必吹虀畏噎者不可廢食澤乃欲因此壅塞言者之路沮壞　祖宗之法使科道官類不得風聞言事臣等恐臺諫之氣自此而沮循默之風自此而起行將畏威避禍杜口箝舌而不敢明目張膽復言天下之事誰啓之耶　陛下之耳目誰與寄天下之人情誰與通隱伏之禍機誰與發其爲壅蔽之患豈小小邪澤之言曰糾劾大臣必其姦貪不職負　國殃民者是也然必欲會本交章則夫獨立敢言如唐介忠憤激烈如朱雲者偶有風聞果可抑之使不言乎此其不可知者一也澤之言曰選科選道宜諮訪學行老成諳練治體者是也然必欲聽堂上及掌印官參奏則是束縛風示不欲直言之意復尋逋瑾之弊非復　祖宗之良規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澤之言不許懷挾已私或爲人市恩復怨者是也然止及於四品以上則夫五品以下固不妨於懷私市恩乎此其不可知者三也臣等故曰澤導　陛下以拒諫之計伏望　皇上仰惟　祖宗之成憲深鑑蒙蔽之隱禍允踐近日之　明詔毋怵於先入誤中之訛言如蒙　特降綸音收回　新命仍遵　祖宗朝故事許科道官各得數陳所見不復拘以會本以自阻塞則言路開而人情大慰風聲動而治化日隆矣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切照前歲甘州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銘之死總兵官李隆爲之也李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虐害忠良實天下之大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已該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魯綸御史喻茂堅田麟等先後交章爲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　朝廷惜紀綱忘顧忌攄憤懣以曉　左右也繼而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領部咨密切訪察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翀奉　綸音莅治其獄二臣祗承　聖意訊

諸奸黨質諸輿人不縱不刻圖惟公平於是詐銘忠國之心受禍之慘李隆起豐芬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末靡不悉得獄具上諸　朝　陛下下之法司詳勘依律以奏請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明白来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衙門文武之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衆之地秉公覆審咸曰李隆法雖罹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罰法司所據惟當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壹員前去彼處從公勘問明白来說各駕勅與他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致疑此不必差而復差者也　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

以為言內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楊淮等之招撫按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審相同是宜速正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差官勘問正欲慎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法豈有遷延偏狥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来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真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之惡許銘之冤已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者蓋欲威斷出於　朝廷使天下凜然知畫一之法不可犯雖河西之人亦將膽落曰　天子明見萬里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安而隱忍不言是全軀持禄之臣也持禄不忠國有常刑臣以是不

避斧鉞復瑣瑣以瞽言進嘗讀易旅之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又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已聽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無可疑議者乃復遠勤有司竊以為此舉或過矣況　陛下平日所託以為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

臣不勝任矣甫於　關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使則日日隨行　朝著者此何人哉且　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亦就其職事少閒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　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　聖意否耶為恐獄有冤濫薄釋註誤望降一　勅旨於撫按之臣亦能上體　德意若但求李隆直情往来踪跡陳九疇備詳之矣罪犯重輕剳卿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而

已矣雖有他能其柰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江西之變其為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翀將及甘州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凉州人馬来洗甘州遂潰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四出撫安仍急張告示論以　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衆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之詿誤者衆故畏罪者多勸官之往彼自疑曰首謀已擒勘官復来無乃搜索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隆既為籠中之鳥必無後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與俱至甘州誰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

罪大終難掩餘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相助圖為邀劫之謀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密則南走亦不勅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濮固懷恩於時悔之其能及乎蓋事久則變生勢窮則慮易固其理也臣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又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說有五不惜一為　陛下陳之稽滯　天討蓄天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復使之驚惶二也設有疎虞他日必為中國大患三也事出　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恥四也壞　朝廷覆審之例後必踵以為常五也伏乞　陛下收回差官之　命早置李隆於法於以釋中外之疑於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於死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敢逞寇江西之變其為謀非也事雖一端勸懲攸係惟望　留神省察無憚更張實在　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臣待罪言官妄瀆　天聽無任戰慄之至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竊見近日山東僉事史道舉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情　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甫畢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黨大臣也曹嘉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大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喧騰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忌國歩之厲階緡紳之禍阱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　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　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為君子而亦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後車不戒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其亦可畏也已況自　陛下踐祚以来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姦擯矣襤虎潛復噬之

威冗員汰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
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
原夷狄憑陵乎邊境此其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
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　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基
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秘忿倒戈自攻以快一已
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
常恐其疎彼方旁觀窺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
相安彼此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
也而顧肴讒肴慝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
啟覬覦觀望之心此何為哉譬諸泛舟風濤而舟子
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

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私忿可快而天下之
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　祖宗之　社稷可痛
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　成祖文皇帝設為是官
定秩五品　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　國
初章疏日簡總覽在　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世機
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
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視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
之輕是以逆瑾恣專權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
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
之後內閣大臣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二日擬
票由中旨寖霜滋堅氷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

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所
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慮變謹微奉公體國者
固如是哉夫　陛下清心觀理虛已察言明治亂之歸審邪正
之辯大奮　乾斷主張公議　勅下大小臣工念茲
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衷合德同寅協恭為大
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廣弘人之度勿以直言而
見疑竭體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自阻為小臣者以官
為守務有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
下之重而無恚小嫌先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
衆言矛盾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　皇極

國論與輿論不相共同公議與私議無所牴牾秩分
以相安同心有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刎頸乎許國
之盟緣偶朋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剿激論以惑人
者自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
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股肱
安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興彈冠之慶小人有
所畏而不復染指之萌以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
體以臣仁之和輯致　國家之治安其為　宗社之
福莫大矣仍乞　陛下詔楊廷和等急出供職以終
太平之功將史道薄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也臣不
勝戰慄懇祈之至

採輿議以定大計稱遠患疏　曹忭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外守備事權太重積威所劫愚民死心承順武臣恣肆橫楚平民被殺無敢訟冤又稱留都遠隔江淮將臣權重人畏可為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等議得守備權任委實太重久任不易原非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舉合行令自陳嗣後公侯伯賢者一體推代則事權不偏重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喜且懼以此為　國家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臣工寡所深慮

今　聖哲英斷固知濟相成之幾也然又以鵬舉世緣勳蔭貲富無倫中外寵要多所交識公侯勳戚半屬婚姻勢益基固恐未易動搖既伏奉　俞旨衆迺加頌嘆曰真大丈夫　聖人也圖永燭微燕翼悉裕固宗社生民無疆之休也及鵬舉自陳兵部覆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准辭還着照舊管事欽此群工迺相驚愕竊惟諸臣忠謀非一人私議　陛下業已又知迺今忽異　前旨　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是議也臣忭叨陪末議竊見諸臣憂深慮遠之意似有未盡徹于　聽屑者敢繹陳其議惟　陛下赦其萬死而垂

之時則主人徒駭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盛之朝則明主固疑而不蒙察何也變固未形而事未易逆覩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先事而陳憂未而揆策者誠知夫過微之力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文之際諸侯王賓貢以時可謂治安矣賈生廹逆慮其強大難制請分其地而損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文帝迂生之言而不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廹知來則迂士有時曲中也惟　聖明御極群工效忠徐鵬舉以膚才叨寵寵微力重負將免過靡逞而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慮鵬舉之有他亦非謂徐氏不當典兵慮徐氏不當世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大封諸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共爾衛王室萬葉子孫無相為不和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太公周召之徒至忠也卒之諸侯強大竟以弱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志亦豈吕石所望於後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吕召之子孫而今欲厚望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古江左建康金陵也長江天險昔人所勝三國五代世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必以金陵為意又況我　皇祖開基創業根本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乎古者畿内之地天子自治之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以分封諸侯留都雖

速在東南非　今日所都　宗廟社稷宮殿百官固具也是即王畿地矣迺今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雖非錫之土徐氏固隱若有南畿民矣且奉　命守土固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徒見威福之柄徐氏世操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爲徐氏隸是故虐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惠恤之則感恩懷德牢結而不解夫世兵之臣爲衆所畏附與大得衆心者古人所忌是故其仁其暴皆非　國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氏世典南畿兩都相望徐氏與　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嫌遠偪尊君卑臣之道也且　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世其土世爵而不世其權是故　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職民而典兵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奪之不得歷世長任乂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遠節而君無叛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　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兵職民獨與　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　親王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　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圍營兵柄諸功臣猶數易歲更無得世任者留都遠在數千里外迺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同軌也周之東郊猶今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陳畢公相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易也且　國家初制不啻十倍

開　聖心辯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俸調遣詰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為言官惜也惜國之大體也惜朝廷日漸多事而非治安之理也敢為　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以忠於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為忠必上為　陛下保盛德下為海內憂民窮為紀綱理其緒為法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逐憲不虞執是數者惓惓祈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為忠臣之萬分者也惟夫忠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之所欲忠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目熱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不諳事體官可遣也　旨率妄言俸可奪也坐之以由中擬力詆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之私忿而臧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內臣之報怨　陛下以此輩為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　陛下紀粹之質保有其性誠清明之氣不累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媸無徵不見柰此左右恐為欺蔽何哉臣言及此亦知左右之臣能不巧為文飾之說以避報怨之嫌必謂　陛下明睿所臨誰容欺蔽必謂臣亦妄也臣謂　陛下設使知其欺蔽豈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為欺蔽也深矣臣請睿覽試詳近日言官童疏果為其家乎為其身乎如其不為身家當為　陛下矣而彼言近倖每有陳奏必以快言官為辭則是言官以忠者苦以言官為讐也讐私忌而不顧　朝廷受過舉之名其為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惜此忠邪之不明也忠邪不明　國之大體是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且　陛下登極之詔凡　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忤旨死者並祭廕襲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復原職或酌量陞用而當時中傷言官多出近倖則又顧

戮遠竄曾不少貸以新政之美者首開言路決藩壯輦為世道計切矣纔二三年間故轍仍循顛危罔戒謂之何哉語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今之言者過直與危所恃　聖明在上際天下有道之日云所如中外以言為諱相率而為阿徇為畏遜以避反中之禍其以　聖明為何如以世道為何如豈不岌岌乎其殆哉臣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而不當自為言官惜也何也以言為責事有當諍諍而有感於　陛下有裨於治理雖頭軀碎首亦臣子之分也而況此官此俸乎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

動　天自啓而謹奪非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而因謹廢言非臣之職是以瀆陳愚悃伏望　陛下采納神一心之運用別羣下之忠邪審言路之通塞係治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懼憬然悟其於左右是非枉直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善類亦得以遠其疑矣何有間隙而為言者之指陳哉不然國事日非將来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議功罪以存國體疏　曾忭

竊惟推隱彈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執憲典罪不遺其隱

匪曰為深以明法而備讞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佛而刑是也察時度變以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體匪曰為異以慮遠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議罪則朝廷無失政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四蓋內閣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来世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後僨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衆之臣不罷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矣是故必知四者而後可以議大同之罪也

臣等竊觀禮部侍郎黃綰疏狀其於叛徒逆黨閒以掎戮二監遺孽亦議調遣雖未盡法差勝於前矣其於劉源清之議誅雖或過甚而卻永武滇之論協矣其於潘倣孫允之敘用雖非為訓而述鎮戴廉等之榮則大義明矣其於楚書詹榮樊繼祖等之功雖頗為大然啜賞曰量行則國體亦尊矣若夫窮奸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如是則綰為不稱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昭國是以為　朝廷惜大體為邊境防遠患固　聖明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状外越擬者也夫今大同終事之

期諸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復畏避當言而不言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事說也蓋成事而說孔子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之徒增　聖慮傷國體以圖善等之所不取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謂愚言之必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奸莫先于聲罪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宥之不足勸夫謀殺叛之不辨則大義乖而國是隨之臣等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懸矣所謂謀殺者或三二人陰計詭圖掩衆所不及而致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必

非謂聚衆至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譟自衛主
以與主將格鬬者也必非謂劫殺良善焚毀公廨逼
竄撫臣出奔親王久而不解者也特此非國家所習
有固未易言耳臣等請言其悉假令二三人謀人於
途潛殺之而奪其貲又數十人者明火揚刃强劫人
殺鎮撫亦既罕見矣使律文果輕　陛下猶當秉時
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重條而故降
示以輕典是奪主將之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立
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慮者以爲不如此則無以
爲肆赦大同辭耳臣等以爲固不必然也夫殲渠魁
釋脅從寔　陛下神武之意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
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昭示天下傳播
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典以憲姦
慝曲援律義以貽後艱姑以成此辭哉徒使　陛下
赦之不爲罪啓奸雄易犯之路開鎮撫不自謀之端
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竊惜之臣等非爲律例
爭也此義既明則國是王法胥此焉定後禍隱憂胥
此焉寢蓋東隅不可追將圖桑榆之救也臣愚等願
陛下勑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
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
嗣是敢有聚衆劫殺鎮撫官者俱以謀叛已行論重
則調兵聲討輕則據法追論又使天下人知　陛下
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爲國家嚴法振武以銷邊防也
哉此其爲誤誠非細故也傳曰水弱而人狎之故
死焉火烈而人憚之故少死焉茲固先王嚴法重令
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爲是重法哉且聖
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救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

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反重折萌之道也惟　聖明
裁鑒又看得黃綰參稱侍郎劉源清賦賄交通貪功
僨事春秋必誅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命為總
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圖進止老
師費卒罔克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奉職無效
罪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
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
忠義激感士民嘗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倡衆為死守復積新圍其
私第約賊至則盡室自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
城逃走者源清即擭死以徇宸濠遣偽將將兵百餘

人道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
齎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邑聞風始皆
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往以御史按江西首上
源清功狀謂其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敢
東窺湖廣諸郡屹然為閩浙防蔽者源清之功也夫
死生臧亡之際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共源清視古人
特幸未死耳使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
嘉而壯之乎昨者九卿科道諸臣交剡論薦無弗上
源清者皆有試於此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
矣即其事少不當當蒙八議之貸況今之罪猶或
有可矜疑者臣等又按律所謂激變蓋言牧民之官

失於撫字激良民為變者也源清未用兵之前士卒
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迫　親王出奔為變矣
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命為總制
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失機宜措置
乖方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
重誅之罷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效
者其責如此不懲警而勉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
之有若治軍行旅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尚與
卻永乖戾不和又擁倖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
永亦當少從末減若夫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

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覩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
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以報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專閫之委顧棄其平生
以負　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武臣工以
才能明辯議論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委身
狥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非源清誠亦不可多與也
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與臣等
合非合臣等實天下公言也乃今欲與卻永同殺匿
惟其心或不死恐嗣後人臣不究竟末不自脩省將

懷疑畏不敢為天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
快心洩忿借口為資天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
同之故殺一非死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矣哉

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上馬昇楊林望
為叛逆矣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陛拜源清獨不可
以舊忠貸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　陛
下念其前忠嘉其舊績憐憫其矜疑之迹　特賜貸
其死若其奉職不效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為人臣
債事之戒夫錄往忠以贖新愆不失為義不以疑罪
殺大臣不失為仁債事不舉職則必罪無宥不失為
斷如是其誰不勉思忠義死效馳驅以報　陛下以
避　明典共輕一人之罪以伸天下忠義之心固聖
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也惟　聖明裁矜又看得
黃綰叅稱潘倣孫允中俱應叙用夫潘倣職任巡撫

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民休戚寧動倣當誰委
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
智踰垣而避何以示體　勅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
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釁自全何以示忠胥竊
祈敘何以示恥惶草疏為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陛下以禮法廉恥待臣而倣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
而不罪方來之臣以苟辱為上計以觀釁為良圖養
亂蓄殃以成囵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敝誠非所
以風示來世而教不忠也　陛下天地為量倣等備
冢容寵得寘流為幸已極猶將靦顏垢面玷辱　朝
紳叨逾簡之列哉臣愚願　陛下勅該部查照　先

命仍罷倣等庶少存廉恥以激懦頑若楚書詹榮等
之功賞則百等前疏已具夫　國家全盛之時大同
一鎮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　朝廷誅賊討亂之義
伸於邊圍顧二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　陛下
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淵衷
之注也若遂以為奇勳顯績優賞駿拜張皇誇詡天
下後世將謂　朝廷為何夫賞不當功匪惟人不思
勸且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
無疆土之責楚書奉使築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越
職以謀因幾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足說賊　陛下

圍回敢於趨事者之勸矣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
者莫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過視大同為勍強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
謂　朝廷過視大同為勍強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
遂侈為奇勳賜上賞甚非所以示威崇體尊　朝廷
也故臣等謂楚書詹榮不宜厚賞者非為國家吝惜
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資敘當遷吏部別
擇選秩加常敘一二等循制陟足示優異則體全
勞敘兩存不廢若夫樊繼祖挫威於城下張璽受命
于軍中亦復貪天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
也夫如是則賞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模宏遠而國體
尊嚴宄潛折而邊圍戢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詔來

世矣惟臣等前議與勘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等故欲與綰異也亦非綰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　朝廷之法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論者　朝廷之體耳況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圖追鑒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慮并陳對菲惡達廣延博議然後　聖擇有基也臣等咎內避異同之嫌外懼群小之非緘默不語仰負兼收則不忠之罪死且無贖又臣之所大畏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適足為綰助亦大臣集衆思廣忠益之道異也乃所以為同如其非是足亂國紀則　聖明在上衆論在　廷是非公私

無所遁飾臣等辱席　關下以候　明誅再惟臣等俱遠方賤愚歷塵郡縣誤蒙被擢待罪言官數進疎狂過承　溫允感激知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懦故事每過憂讒死稱塞故言多忤衆觸犯時忌罔知所死亦惟仰恃　聖明耳伏乞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不勝恐懼願望之至

正　國典明選法以使遵守疏　許讀

臣伏聞　祖宗法天立法而綱紀大正　皇上中興繼統而百度咸貞近年以來法久而弛姑息之害甚大政隳而蠹進取之門太多官邪不警吏弊愈滋其所以干犯　祖宗之法而重貽　聖明之慮每每宣詔旨思欲大奮　乾剛明正之植忠良蓋未始有一日忘于此也臣本不職誤蒙

皇上置之吏部者是欲董正庶官以修明政教責任至重臣非其人然素心多畏亦不至大壞吏部之法守而才弱力綿徒多為人所忌嫉侮而臣之身心未有一日之寧然亦不自辯明每每自劾求歸其詳其由　陛下已洞見而灼知之去年四月荷蒙　皇上念臣孤弱保全歸田未久即蒙　詔命起用臣感激思振惶懼之餘豈不思奮切念法弛而弊當揭其由政蠹而害當指其實臣讀吕刑之書而得其端焉吕刑述刑之五過究其出入之弊曰惟官惟反惟內

惟貨惟求五者之病不獨用刑可以出入人罪顛倒法度凌犯事體自古國家之政也教也令也制也度也其廢弛也罔不由此五病而然何也曰官者謂威勢也人臣有威勢則能氣使百司而惟命是從曰反者謂報恩怨也人臣挾勢以報恩怨則能以禍福加人無不如意曰內者謂女謁也公卿大夫為其妻妾子孫之親黨而恣意干求不顧國法曰貨者賄賂也用財請求如市易之道以瀆亂天紀曰求者干請也不顧禮法徇私囑託以變亂事例五者有一于此欲望履當官清慎勤之三事難矣況兼而行之其害可知臣不知其他今履任之初謹以吏治職守自　祖

宗之建立與　陛下之申明者條陳上　聞臣誠欲
履　祖宗之成憲守　陛下之良猷以祛五弊以清
庶務蓋事實申明則人心知儆而不敢輕犯事例一
變則僥倖無厭而爭競成風伏望　皇上念治道之
係為甚大用人之知為至難留神一覽特　勅中外
臣工將後開事例着實舉行仍令臣等永為遵守無
少改渝庶臣感恩思報可效犬馬之力可傾葵藿之
誠臣若依阿不才或蹈五病之罪或孤三事之戒將
重加顯戮以謝天下臣不勝激切仰望勤惓之至

一禁薦舉之濫夫莊薦賢能所以備遷擢陞轉官員
所以昭激勸蓋因能授任隨才器使而不肖者不得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九　三二　楊玉堂刊

厠其中也今各處撫按薦舉所屬官員真知其賢者
薦之可也而任淺及陞任去任已久者往往掇拾舉
薦或曰錄去思或曰薦陞任夫既已陞遷去任矣又
何薦焉其意不過結歡收功而不顧激揚之大體也

又有考語開註賢能論奏劾稱貪暴者有在任褒詞
行獎文冊填註不職者有撫按舉劾異同者以致本
部查覆甚難又撫按獎勵過官員本部通不與聞亦
非事體合候　命下通行各該撫按官今後舉薦官
員務要精當不貴繁多其陞遷任淺去任已久者不
許一槩濫舉仍通行直隸各府浙江等按察司每年
終將撫按及別差御史獎勵過官員批詞造冊送部

查考其考語薦劾繳冊開註及獎勵批詞或一人而
自相牴牾或彼此薦劾不同考語背馳有聽本部題
請行勘得實罪坐註者庶幾臧否一定黜陟自明清
議不淆官方斯允矣　一慎民牧之選夫守令之賢
否生民休戚所關而賢否之由分則志向之崇卑年
力之精僞也本部常選舉貢官恩與夫納粟監生挨
次取選考試限于量補正官之缺所以正官缺多或
以監生補之率多才力不振往往被劾留之則不通
于用去之則寔可惜而邑牧恒不得其人也合候
命下本部取選除照常取定額數之外遇有各縣正
官缺多量為多取舉人名數以充正官之選歲貢精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九　三三　楊玉堂刊

力強壯學識優長者一體選除正官大抵量缺多寡
以為斟酌如此則職任易稱而選法不亦通乎　一
單隱缺不報之弊夫在外大小衙門缺官巡撫巡按
兩月一奏以憑選補查得近來奏報或遲或漏全不
嚴究又各處王府缺官紀善而上品秩既崇自不容
以不報良醫而下官級頗小每見其有隱漏若報一
缺必保一人無人則缺不報蓋皆彼處軍書有遇人
犯占包管事所致然也本部一遇起復該選人員到
部無憑查選或守至一年半年者有之或自告缺而
至于重選者有之俱于事體未便合候　命下通行
各處撫按衙門今後奏報缺官務要

毋致遺漏仍行各王府長史司令後凡王府官員有缺即行查報類奏以憑銓補不許良醫典膳等缺隱藏包占希圖保補則奸弊既除而選法亦不至壅塞矣　一嚴官員躭延之弊訪得在外有司官三六年考滿各有給文到京不即報名　朝見投文每每潛住觀望者又有考畢應該領憑回任輒稱患病不赴該科盡字延住京師者又有領憑不依限到任者規避營求百方鑽刺合無今後但有前項官員初到不即　朝見考畢不即領憑者許緝事衙門訪拏送問重治其領憑不依限到任者比照

一月之上問罪申報二月之上送部別用三月之上罷職不敘監司不舉者同罪庶法令昭明人無玩愒矣　一革冗員之弊翰林院譯字通事等官及兩京欽天監太常寺太醫院不係堂上官者九年考滿給由到部查考稱職無缺陞俸近年以來牽合比例添註帶俸額外漸多合無今後各衙門不係堂上官九年考滿到部例應陞職者行查不係額外添註等項原衙門見有應陞員缺照例陞職外其有雖無應陞員缺本官員缺見在者照例陞俸二級仍以舊職辦事遺下員缺不必銓補以遵近日題准不許添註官員事例若果係額外冗官并既無見缺可陞又將原

次照缺陞補則仕途可清而冗費稍節矣　一重恩蔭之典切惟世賞世祿雖肇于虞周一顰一笑見愛于明主蓋恩施于上而忠勸于下上重之則人以為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惟無以勸忠而僥倖之門啟矣查得我朝　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而斟酌損益凡累　朝事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政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關給　誥命許一子自陳入監讀書又春宮侍從講讀輔導有功者死後許一子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奉　命出使海外死于王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住及一應年遠并雜派出身者俱不許其一時經畫至詳至備蓋于優禮之仁而寓裁制之義甚盛典也事體歸一萬世所當遵守奈何近年以來士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者求改蔭未考滿者求錄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止則得之者以為私恩不得反生怨望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後大臣果有勳勞於國出自　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限外其餘各項蔭敘悉遵前項事例施行其雖至三品未經考滿或有過被劾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妄引事例以納粟改官不許濫陳候　命下之日敢有違例奏擾者聽該科及本部參回治罪補蔭一查

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止補一次如此庶陳乞者絕他
岐之覬而承行者有一定之守矣　一嚴查革官員
脚色夫官員脚色一生之歷閱出身之階資也監生
之行有歲貢有納粟有官生有舉人其除選也有大
選有揀選有遠方有乞恩有功陞吏典出身有省祭
亦有遠方免考有免當該有納銀免一二考有納銀
免第三考免辦事等項至為不一開具脚色當具前
項未歷一一取具實供方繳造冊繳部以憑查考閱
歷其實而低昂之或陞遷考覈方得明白今各處撫
按兩司開具官員脚色全然朦朧含糊不明隱僥倖
之踪跡漏躐等之進取或曾經問革而不查報或已

經考降而不明註其弊不可勝言合候　命下通行
在外大小衙門今後官員脚色務要照前一一詳具
開報不許仍前朦朧含糊違者聽本部駁回另報
一嚴覈贓污官吏臣惟天下之事是非異形則無兩
可之理曲直相勝難以一律而斷蓋是非曲直不可
以一毫混淆也今各處問革污吏往往辯明各還職
役起送吏部收選多有事涉出脫招情不明而其原
問革緣由通行不招出照磨是何緣由枉問所以為
贓証出脫之路也臣每每親自磨詳駁行另問而又
不覈回報一二公法難行往往如此致贓官污吏肆
志橫行合候　命下通行在外撫按按察司衙門如

果本部駁回另問官吏通行查出從公問明回報事
無冤枉實跡亦與辨理務要原問官員或徇情或聽
囑緣由招內明白聲說應參奏者參奏應提問者提
問如有將原問官隱情不行參究本部具實奏請重
治庶奸濫不敢隱情而刑政昭明矣　一嚴各部職
守之辨夫列官有等級出身有資格此吏部確守
祖宗一定之制而不可易者也夫朝廷授人官職未
有不考試其藝能者于吏之出身者專取其理辦文
書書寫行移本　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處納銀
充吏謂之農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寫字刑名者具
招詳罪招行也行移者上下通行文案也考稱者照

納銀司府州縣令典等項挨次參充不中者降參着
役三年役滿謂之一考又送巡按御史如前考試中
者陞參不中者降參及挨次收參着役三年謂之二
考又巡按御史考試不稱者黜退稱者起送吏部撥
各衙門辦事十八箇月吏部堂下考稱者依本等陞
參不稱者長行各等一二三年之上挨參府部院寺
各衛所等衙門當該又三年役滿到部謂之三考本
部堂上又行考試招役中者照本等品級出身不中
者雜職隨大選赴　御前叩頭給與冠帶又分撥各
衙門辦事謂之官辦半年滿日給引回籍省祭或二
十年或十五六年行取到京又經守部半年或一年

過期者又歷選等例先考中本等者本部覆考中者照本等品級選用不中者選未入流雜職此該吏部職掌百六七十年事例也近年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當該辦事等項謀求着役一遇事完各該衙門徑自申請聽從各官各吏口告不分勞逸久近輒與具奏戡免當該省祭官辦考試是吏部考選之法本部通不得與聞未免侵越職掌各該衙門止知免其當該不知中間又有守部復考歷選等項皆不免其省祭不知中間又有守部復考歷選等項皆不在奏內而暗將減免蓋以　本朝用吏等級如臣前項所陳者一時不能詳知止憑官吏口告方便故然

耳　兀奉　旨陞職官員品級已定尚由吏部銓註方纔受職豈有吏典戡免等級選官不由吏部題　請者乎即今選法壅滯實歷者守候三十年不得本等選用優戡不一年即受品官苦樂頓異人心不平見今大工已完事務已畢今後隨工隨軍隨邊當該辦事官吏除三月以下者不開外果有在工在役久勞之人該部止將在工在役年月或當該戡事月日明白開具奏候　命下之日本部斟酌勞逸查照節年大工事例應免當該者免其當該應免考試者免其考試應免省祭者免其省祭明白具奏定奪以重恩典以明職掌大抵在外兩考俱係納銀未曾考試

一日即係未曾歷事不許撥赴隨工隨軍隨邊再希戡免又脫京考其應免考止免初考不免臨選覆考若已經奏蒙戡免或復奏出例希圖跟隨巡按監生本無書辦之勞一槩倣倣奏要越次除選者本部嚴行查革改正在外兩考止許一次納銀如此則于祖宗用吏之法　皇上申明之意尚存一二兼以職守不相侵越而倖進可杜矣　一革撥吏頂頭之弊臣聞欲革弊先正法法既正弊自革今在京各衙門吏典交代頂頭銀兩漸至數百兩屢經奏准查革重治往往肆無忌憚滋稔不改又人之常情孰不庇其鄉里孰不庇其親戚黨與多則弊端滋耳目廣則關節易若使一司之吏盡用一省之人或六七人或十餘人自然有壞事體已經松江府吏彭纘開具揭帖到部極言其事不謂弊端傳襲謂臣不行禁治查得各衙門設官分職皆編地方多少選除何獨吏典全然不論此彭纘所以為不平也合候通行申明近例吏典頂頭銀兩嚴加革究違例巧取同房吏典并私幫說合之人通行從重究問仍撥吏典人以上司分每省每處不得過三人都吏以下悉從闕撥毋得聽其自行認識先交頂頭然後註撥則當與分公法行而弊端可革矣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

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人君與
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責之大臣大臣者近君
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近則勢易逼秉權重
則事易擅受御者衆則下之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
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制君威弱而國法斁治亂安
危之機轉目變矣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
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
建官分列六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内
外紀綱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
在　主上故敢有結交朋黨變亂成法者各以其罪
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或為之耳目互

相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
杜漸之深慮也故李善長胡惟庸非不皆勳舊大臣
所嘗聽以姻婭而托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以不法被
誅而善長亦以黨庇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
懲大臣之奸惡者法固不得不盡也解縉以睨進書
生階官不過七品所上封事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
長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可比也顧乃一切優容采
用不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黨廣開言路
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昭奇忠防禦群邪之
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承祖武大奮
乾剛以誅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漸以成大順之道

也但精勵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罔聞宵肝之計徒
勤而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故其
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者不得不衆且篤其受攝
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　祖
宗不設丞相之法其弊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衔
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
積習慣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此耳正德十六年間
以及新政之後其神奸巨惡誤　國欺　君以獲罪
于　天地　祖宗者百律千條臣愚不暇深論今止
觀會事史道劾奏太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得

奏附勢俱蒙　溫旨慰留褒奬至律身處家之際無
不詼載是為大臣者直能擅威權以移　主柄黨大
臣者直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
社稷臣不過固宜眷任終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
王瓊許泰等為朋黨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
矣既謂科道官不揆大體不徇公議聽舉黜退以示
懲戒矣何再奏乃稱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
無罪科道之會本交章一一簡在　聖心非敢干預
反覆變詐巧伎百端幸矣哉我　太祖高皇帝之不
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結朋黨符同奏啟
變亂成法諸大罪安能逭

之誅乎夫罪至誅戮

亦大矣澤獨敢為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為
閣之長其同官握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關
廷不得盡知也是雖　陛下聖明亦且被蠱惑不能
事事盡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
身處家之際及力沮護衛不附權奸不寫威武大將
軍勅書彩帳等事　龍潛藩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
由而知之且著之　綸音重覆申演必至數百言始
已哉臣愚於是敢謂　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
為之矣且史道之赦陸完等也納賄與否臣愚不能
逆料但在御史則范永鑾在都御史則李承勛在南
京六科則給事中魯綸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留

其必求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哉且
法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內閣者票擬
之地也而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又不可赦之罪人所
共知者也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不詰責刑
部覆題何不執奏諉科亂納何不參駁內閣代言票
擬何不從中發之如近日夷情手本遲悞之類也大
家好作饒人以免連累忽思訐及己私遂盡諉之以
咎道道誠不足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　朝廷
之聰明無乃壅蔽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大肆不
復知所忌憚爭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故
語及宗社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受言

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謬妄廷和尤當引咎
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部何憑重參以啟
彭澤何敢傍侵以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
之言感動　主上以蓋其雄辯二十年欺罔之過哉
嗟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王瓊
等侵接踵於　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
彬相繼用事凡以言觸忤者輒捏寫　旨意令錦衣
衛拏送鎮撫司打問以苦之然後鍛鍊誣服吞聲以
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大學士梁儲靳貴亦受此苦
謫戍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之所宜有也廷
和每事盡咎儲等所壞何至今日反襲其故智以蹈
覆車之轍乎傳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道與廷

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修葉桂章等又皆關涉事內
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
奏有無聞其澆止之情曾否見其原題之本各另上
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
勘實具奏道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果不法則罪在
廷和　太祖典刑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神孫正宜
恪守成憲安能庇奸以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
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臣倔強不可制之勢可
以漸抑壅蔽之途開而大順之道昭矣若猶縱其假
詔檻之威以箝制人口挾綸綸之便以遮蓋己私織

恐伏閤叩閽者駢集而請劒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
臣愚再觀今日之事權移羣下政在多門稱頌功德
者皆贊伊霍之尊希圖富貴者兩存隴蜀之望彼方
陰排異已巧用私人翼張焰虐而其勢人不可嚮也
故寧犯　天子莫侮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棄其垂
成之功蹤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囚於獄我衛
於朝人紲桎梏我服綿繡詩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廷和獨何心者曾無毫髮之愧若癡狂者邪包容狂
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禮舊臣所以全堂廉之體伏
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
薄示懲戒以少舒其憤懣公法既行私情亦遂庶幾
皇明無缺鈔

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弦鍾同林聰葉盛之議而
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畢易制之良法舊意
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票擬者
毋招權以樹威承　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
陞遷敘用毋陰行指使之私科道紏劾論諫毋巧避
薰灼之勢其餘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毋觀望以
求容奉承而結好上下協恭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
之威福不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權潛消壅
諫之忠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天下之治可言矣仍
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賜施行俾臣愚無受失言之

禍以彰　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勝幸甚

和大臣敦　國體共濟時艱疏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國
為忠竭力濟事為和舍已從人為虛忘讐序賢為公
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況鄉輔大臣
爭於朝撫總大臣爭於邊而求修內治禦外侮萬萬
無是理也近知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
許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尚
文奏討錢糧馬匹顛覆巡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
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之疏又知總兵張鳳
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之疏又知總兵張鳳

不和人持已見各自為心此大不祥之事誤國大禍
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昔易曰天地感
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
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
尤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
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其職能然或目
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為用手持而足不行則物
阻而事廢其於心志所欲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
內外群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肯
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朝廷
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焉
必有甚者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諂之釁長於人大
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由今遡昔未之
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
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
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禱祀而
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閒納銀之例而府庫
未能充也歲須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

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無肯用命之臣也今何時
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夷狄驕其
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如丙魏同心輔政房杜謀
斷相資夙夜匪懈畏天命而悲人窮凡可以利國家
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啟　君心下
以勵羣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憑藉寵禁
已徇私播奚威福市恩修怨聞二輔臣在內閣有違
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和
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輔臣以
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爲耳目手足聽命心
志以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
眞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

服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宣
有貞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
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承一啟順端而後不可
逆也今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招權攬威使凡有
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於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黃嵩也翟鑾則
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
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爲高之妨礙尚書許瓚兩世
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
色不能預消權位要求之心豹亦甚矣凡此皆　陛
下所洞照知臣言之非誣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

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大臣
陰搆陽排互相詆訐以　陛下爲何如主當此之時
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
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不和則憸邪細人乘間
抵隙互相黨比媒孽啟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
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
謫之去矣其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
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
以公事奉有　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檮杌驩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
懼之甚也既今入秋宣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

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平時既藩籬杆格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馭遠駕之策臨敵擊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三軍之命如顧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抗各自為大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用是假之權位以相角而非為衛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搆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內舉布按兩司而劾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踰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劾武苟

且欺罔殊負　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舞文武經略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使韓淮陰無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遁去岳武穆不有內制其禽兀朮強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俛首受制於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義激其烈志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為裁抑以挫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是而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又何患黠虜不成禽耶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諉

誤以號訴於　宸前誠得　天聽而見之施行則亦可以報　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心也他日曖昧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　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隕越之至惟　聖明覆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承　詔命正會議以明國是疏　張鹵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營軍制上　請欽蒙　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籌練兵係　祖宗舊制該部便與廷臣着實會議來說欽此夫我　皇上于貞吉之奏不即　允俞施行

而必下廷臣會議不惟下廷臣會議且命以着實會議未說是　聖心獨有見于軍國事重詢謀宜同　德意虛懷誠為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虛文若不先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　聖心上裨　國是蓋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吁嗟都俞不限君臣師錫疇咨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秦不妨互異惟期裨補于國靖獻于君終底同心相成善法此候應劉歆尚能以畢秩孤踪垂光漢史在　祖宗時凡置法確政此意猶存自臣苟祿椄垣每見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詼衙門于各詼輿議官員通以手本畫知至期會于　東閣詼衙門掌印官于所當議事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徵言略為應荅或竟無一人應荅輒筆不停閣輪書題稿再揖而退即事已完成及既出　閣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為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具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而不言與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眞如是之容默哉設心不過以一經出言便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一時隱忍之便寧甘為誤　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阿之私遂陷于欺　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既自愧其良心而冕舜之誅復難容于盛世臣久為腐心切齒欲有數陳今

幸蒙　皇上留心而況京營重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即為定議者伏望　勅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略少停延更望　勅詼部將輔臣貞吉原疏與臣此疏各刋刻為幅于應詼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附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氏空其下方令其于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如以為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已見勿相通謀至會議之日各持議所面與商同即其事實考據議論歸着經略斷案意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術學力固亦可驗見如有不得與議而另自為疏亦聽從各便夫古人曝

背食芹尚思獻　主當　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有慣習輒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矣然後兵部彙萃為冊再加斷案具疏覆題　皇上須更俯察群言慎加　宸斷庶國是昭明人心愜達後遇有應行會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我　祖宗稽衆從人之善復自我　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其猶有永賴矣臣愚昧無任惓惓懇懇之至

明言責正人心定國是疏

臣本書生叨附甲榜觀政數月旋以親疾乞歸繼丁憂變任職歲餘復遇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日以定國是一人心命題為疏彼特舉其端未竟其

說大臣不以臣為妄發就御史之列臣自拜　命二月于茲矣朝拜官而夕奏疏臣職也登荅必先自盟臣心也顧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曝之衷憤激於草莽者非一日矣況大計已畢正內外大小臣工維新之日乎臣將請　陛下采嘉言新　聖德以隆至治謹先舉立言大義前日條陳之未盡者而詳言之惟　聖明裁擇焉　一曰正人心戒觀望何謂觀望蓋言官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已之不正而可以正人者哉臣每追思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德重望協恭同寅可謂衆賢和于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意見稍殊

倩疑一生嫌隙遂起間有觀望之徒潛察低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亦隨之或服或叛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旦顛倒是非惑亂　聖聽以致老成耆舊進退不一而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辨人物止憂憂舜義正辭嚴時有指斥聞者愧屈非衷無所為而大義之足以服其心乎四載之間已往之失既在于此將來之事可為永鑒使今日不謹諸發慮之微而墮其前功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光陰荏苒因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光陰荏苒因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光陰荏苒因此日流日甚

所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夫行本端良而才或踈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疏其短彼將自耻求退不遑不必別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輭退者不曰貪污而曰罷輭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簠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耻存國體也今則拾其已往揣其未形陰私之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章奏以致彼此相詬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鬧為衆嗤笑人已之間豈不兩有所失我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墨奸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為人才惜亦以為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繼之者不

皆卓異也況今日以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為不堪矣故夫撓其小疵指為大蠹又巧為形容極其醜詆務使當者不堪決於引去以此求人天下能得幾全才以周國家之用哉此臣謂苛刻所當戒也　四曰平意氣戒護短何謂護短如人君有愆言官繩之大臣有過言官正之至於言官之短所以繩之正之者又何人也惟其無人是以天下有是非萬世有褒貶其短愈不容揜欲自護不可也臣每見言官陳一事論一人是非未當詄不與題覆氣便不平即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爭甚者為之辭曰此衙門體面不可失也

夫臣子尚有不肯認錯何以成格　君父冀收　成命於萬一我臣望自今凡大體至計言官以公天下之心言之至於題覆各部須甚酌停當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大臣以慮天下之心參之不必狗以套語久之事理既明人情自定彼或懷憤於一時寧不愧服於他日我此臣謂護短所當戒也前此四事專責言官也然其要總在大臣鑒前之失勿用將來希旨之人蓋妄希風旨之人進則忠貞直諒之士遠忠貞直諒之士遠則道今古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之光明正大獨斷於天下行事或有過差之處孰從而聞之易曰夫履貞厲言賢者每傷於所恃也況所

謂妄希風旨者必乖巧之人也焉有乖巧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又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前日　國體既傷大臣自累者正以過信其言辨之為不早耳若夫忠貞直諒之士雖識見有淺深其議論成敗未必盡合意旨而精白之心終可寄托剴切之諫終可深思況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秖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所志而已此　臣所以先責言官而并責大臣也至論處國事如家事進諫者當別其緩急之宜以外臣視內臣參奏者當辨其王石之異此蓋不專為言官而發今日不敢漫瀆　天聽者嚴於自治

先清其進言之本耳臣竊觀今日　聖朝氣衆　陛下以寬仁神聖主治于上輔臣以公平明正輔治于下中外人心爭自洗滌銓曹清矣各部大小臣工清矣撫按奉勅多當郡縣貪汙者亦無所容矣至於言路諸臣皆歷艱中外清節誠百鍊矣臣之深慮過計者謂精明之治既少見效渾厚之意不可不知細故可略也振刷太嚴反為多事之擾中材可惜也撙尋太過漸成澆薄之風讐隙可平也攻訐太深必起胥戕之禍和平之治體日乖國家之元氣不免於剥喪矣故臣今首陳幾事大要亦欲事　陛下者本之以忠誠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斷而行之以平

安論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推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豈非國家之福哉但臣質本粗莽詞或激厲自以為是矣未知果中時弊合於天下人之公是否仰冀　聖明赦臣躁妄俯加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吏部于進退言官之際更加詳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攄章疏考其心術務遠邪留正以仰荅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申飭中外俾深懲曏往為戒將来對案焚香靜夜草奏此心此際軆如發於觀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平之以理去詖偏而為正直去紛更而為安靜去苛刻而為寬恕去曲護而為冲虛則已正而人無不正國是自定和氣自集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為真安　宗社之至亦可少舒矣臣瑣瑣千瀆不勝惶懼之至

時政一

再上時政疏

臣嘗舉政事之當興革上達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臣謹以愚見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或侈靡妄費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潦饑荒何以賑濟故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為本近年以來 朝廷貨財多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多估價直又蕃僧授職在彼近京閒住者往往自郤細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蕃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譯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蕃僧陞官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查收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參奏發遣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留心於玩好則下

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必取於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必十倍其直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況水陸萬里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良由有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又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得之矣臣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臣不敢遠引前代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羣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周知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仰望明 詔在廷文武羣臣凡政治缺失悉陳以聞善者俯賜聽納不善者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尚用之不

當必致陰陽繆戾妖孽滋興可不慎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来凡遇盛暑必下詔寛恤于京師或值災傷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内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辯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經年含冤死於刑獄者乎此在　聖明之世不能不焉之惻然也合　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分投前去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以免冤抑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

時節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鏤皷缓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茲者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内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来無或嗟怨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察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悉令停止臣等又見往年西北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唉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日廷臣常議及此臣等猶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查

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子粒採打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裡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在官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宜查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至如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朵顏三衛為我藩籬雖有御史遞年點閘緣患今此三衛既被蒲都魯等脅屢以彼之强從此鄉導来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況居庸迤南至紫荊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遞年點閘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勅戶部奏遣歷練臣工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墻垣口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為經久整點煙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脩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至緩不及事臣又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

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
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
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薦興糧運不繼欲
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
而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
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應獨無合推選剛
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
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靜地
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應詔上書疏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

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
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臣聞人君不患世無
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
得　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
臣常患心真言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
形於外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
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
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
道之使言言可行」於是措之行是故下無壅蔽之
詞則以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
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
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治

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
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
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
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
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悻然作官此何
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
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
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
無防則紀綱不張臣切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
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
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　二曰心腹之病

夫心腹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
臣切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內官陰性而狠
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為腹心之病矣夫
倉厭塲庫錢穀之要地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
輩為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
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
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一羊哉今某有
司撻殺某姦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
不救否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
憚於潛而玩於彰彼姦未摘發尚有嚴心今姦業已
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

甚八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救有缺不肯補言雖小
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矣　陛下
又　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
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
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而有名鳴呼此其禍可勝
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而災害必至災
害必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
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
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於此時授廉
直奬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
安改禍以為福且　陛下何難于此而不為也今議

者必曰彼曾不指實其忠某直其為無耻泛言難行
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扳一君子則君子進即
有小人相率而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
者為愛也今某有司幸擿實其姦是亦國之醫耳若
一切置而不行是醫能治之矣而　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
官之權剷內官之權莫要於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
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
已　三害　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
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
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

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抜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抜之不滿萬馬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施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糧食有增于今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潜當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冗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

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今內官衆之內兵又共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手語不有曰萌芽不伐將尋斧柯爝火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掌衆內兵又查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仍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　二曰民害夫民害者何也臣以為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能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過二三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若無所賴而有司不之恤也斂之不問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然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繈綫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死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為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

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美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此戶工二科派必又倍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馬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又益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肯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　詔旨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公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　三曰莊塲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

棍投獻王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亦謂非其
也率賜　皇親家即奉　天子命爲已
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
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
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　國同休戚
者也其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利區區之田損害
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
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責人賤馬
也今薊州牧馬場與百姓分陌分人而守割之臣切
遣官矢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擔閣
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
皇明肇鈔　〈卷之三十　十三　皇明詔令
也散于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京城內外千
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已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
動作孰匪以鉅萬計諺曰百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
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
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
偏發寺觀等　敕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
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乎夫智者察微今貨入
而在私室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
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
哀憐聽臣愚計　敕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諄奏
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
馬爲便　六漸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老何也臣
以爲兵運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廣
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錢穀吏俛首供
給莫敢何如稍有不繼則軍吏委以自解是以倉廩
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不由已誤之也
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之不
足於是有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
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
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
矣夫今疆土不廓於前也又鮮大寇若匈奴突厥者
也竭天下之力以備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
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

焉往者困而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凍餒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切計今之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者何也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

廷之國百官奉職匪但致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哉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為寒心矣臣謂宜亟此時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人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　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名器者公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　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為無罪而赦之則固以追償其貨殖矣以為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長姦長姦則政

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鬻者賣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其爵不足以諷功寅緣鑽剌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侍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賤祢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為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惓此一官則靳救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　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舛與玩為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姦舜為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天下之公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　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為無罪而赦之則固以追償其貨殖矣以為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長姦長姦則政

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而法弛此古之所太忌
而今之所甚忽也夫法莫大於不忽刑莫大於不私
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親故罰一人
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可補臣故以王禮
之赦為弛法令之漸　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
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夫之不力則誘之必深也夫自
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法也
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道也且　陛
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
慘唐憲宗事仙又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
彰較著而今　寿寺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

詔葺其圮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
也夫真人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
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
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　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
扇惑人心堂堂　天言四海誦矣　陛下誠心齋資
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
之不力則誘之必深譬之鋤草不力反滋其勢　陛
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
妙又其法令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
報未捷倉庫匱乏信使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
佑　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如彼能設一醮撰一法

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
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也　六曰貴
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猶防決
也夫水防惟土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　高皇帝
制　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與政臣嘗伏讀嘆息
以為　聖主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
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可
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
國至戚也不宜有閒令故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
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
宜保全而使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固不嚴禮以為

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
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
店房要截商貨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
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
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欲恨于壽寧者也夫
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
安得乎臣切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
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軍民利病疏

欽惟　皇上即位以來德尚寬仁政從簡易闢言路
以通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

於無事民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万面之寄
夜戰兢思無補稱謹以軍民利病等事條陳自揆罪
本迂踈識不達於大體言雖瑣細事有切於下情少
垂採擇庶補涓涘窃惟京邊之所需者草東也然徵
收之實多出民間洪武年間每糧一石五斗該草一
束於附近場分交納今該八斗一束已倍其徵又多
撥京場交納緣草東萬數動如山積舟車莫能遠運
而里役徵收只得准折布絹等物赴京附近州縣買
納名為輕齎實則重斂及至收買或遇旱澇草少價
增貨物不售無計輸納則必復還重徵多致逋負有
司受遲悞之罪里役罹杖併之苦積歲不完惟罷蠲
免民艱若此深可憂也及照山東民納草東事體相

同伏乞於河間大名二府附近水次設置馬房草場
其鄭壩等處收養馬匹量存　大駕備用之數其餘
馬匹并續到進貢等馬俱送二處又於武驤左等四
衛分撥官軍以為牧養量撥草東料豆河南於大名
山東於河間各草場送納實為民便至若北京儲積
漕運實重而水利為急然有未嘗至其地審其勢但
知其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者矣如金
龍口接黃河水達張秋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永樂年
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挑遂至不淤自後一淤一濬
費所在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不為過但巡攔

事或循私縱放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
勒令卸車搜檢箱籠者有之或高估貨物價值多收
鈔貫者有之或因而被盜失所者有之或於小路攔
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徒詐稱索勒者亦有之其
在盧溝橋亦然今復至文明等衙門宣課司上納課
程是則兩徵其稅不亦重為困乎乞定擬行九與販
商貨貿易者即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者不得攔
阻止於文明等衙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則亦
廢乎柔遠之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
以為古者關市譏而不征非　聖朝所宜有也

條陳弊政疏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軻每語王道亦
未嘗外耕桑而有高大難行之說是知王者之政莫
先於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也加賦以病民
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臣私憂過計
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
地足永糧以鄙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
紀綱為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
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蘇民困定經制以裕國
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為本致中和
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　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
京師天下之根本　皇官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

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
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
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慮深且
遠矣臣造朝一月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
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
使九州朝貢及四夷来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
姦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
選號十二萬為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
有膏粱債帥濫竽其間矣乎為卒徒者果皆賁育力絕
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竄名隱射躲耗數於其間矣乎
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

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皆未
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
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兵戎服遠之
美以為得包桑之良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鬬稱者在
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
命中可以憚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寖失
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
不為盛世憂之昔周勃伏北軍之强乃能制產祿之
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不可救藥殷
鑒不遠患須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
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

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歷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為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為重也使精兵良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之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其他各營之衆汰老弱僞冒以省　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撥之選而役占剥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貧軍不致怨嗟逃避　輦轂之下宿弊一清天下聞之孰不畏服　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　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来踵為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

未暇遽論如河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只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為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賫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為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

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況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剥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呶呶於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　皇上　敕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更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冷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　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

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熹嘗言紀綱在劾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華譬如人養驕子哭即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其廉遠堂高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悖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

並行而紀綱振爾矣易曰豶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兇狂於彼而振紀綱明教化以潛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為國牙爪而無反噬之足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　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来上下各官留心　國計者名為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為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此各官鮮肯着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

事或責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費耗来年三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責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苗放白收之謹守巡各官毋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

戶為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則畏刁惡人戶如虎狼縱使拖欠寧鬻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為善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恶者愈肆而弱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虚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弊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　何謂便轉輸以甦民困　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為橐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為寇讐兇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

仁糧每石包賊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即為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為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　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　臣楚產也非為已地者但宦於東南年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允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

敢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在內聽戶部及科道等官指實查參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敢害人而稅糧易完矣　何謂定經制以裕　國用夫量入以為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為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為出又不量出為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為出之實政臣愚以為當因其名

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的數分為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所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冊一本進　呈以備　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

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　何謂致中和以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為蠹於兼并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時苟且而水利塘坊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事

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量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如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皆未得為中和之極賢人之學雖顏回不能免此故孔子有克已復禮之訓而宋儒程氏申之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說最切於學存不忘其致中和之功

也歟伏望　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每於聽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顰一笑何者適中輕重之宜何者喜怒當裁而未免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今日約之明日約之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中和之極既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感於彼何患乎雨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臣於篇終敢舉以為

建言時政疏

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臣聞家齊而后國治而后天下平是家者國與天下之本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平天下亦未有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量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一之未至則齊家之道有未盡欲國治而天下平不亦難乎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家之衰莫不始乎閨闈臣伏願　皇上法三代聖賢之君於凡所以齊家之道悉行之而無一之不盡善則家齊於上國自治而天下平矣　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高宗命傅說有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蓋人主雖有上聖之

資亦必聽左右大臣責難陳善而後有以輔成上聖之德而致熙皞之治臣伏覩　皇上即位以來自視朝之後經筵進講之外罕與大臣接見凡四方具奏政事得失未嘗召見內閣大臣與之商確裁決乃徒使之擁虛位享厚祿何耶夫大臣既不面議庶政則　皇上所與商確裁決者必左右內臣而已臣愚以為左右內臣使皆讀書知禮識達古今不過已供覆轍然亦深居禁內閭闥之奚苦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豈能一一知之詳而處之當乎況不與大臣商議庶政則政有缺失為大臣者必曰此內臣裁決于中我何與焉噫上不任乎下下不受其

責如此是豈宗社之福哉昨因玄象之儆　皇上召内閣及文武大臣有所咨詢臣竊恐其驟得一承顧問又知不及此而罷必不能盡言以上副　聖心蓋人君之與大臣恒與之接論然後上下之情洽而為大臣者旣得盡言以匡輔不逮昔唐太宗勵精圖治開館閣引用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更日直宿館中暇則從容燕見討論文義講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後就寢太宗動於訪政如此是以當時君臣情合君有所顧聞而臣無不言臣有所進言而君無不納此所以致貞觀之治至今膾炙人口夫以貞觀之治尚從朝夕詢訪儻臣而成況有志於唐虞之盛者乎臣伏願　皇上自茲以往退朝之際即便殿召内閣文武大臣出示四方章奏俾之裁決而訂可否至於上而天變之所由召下而民困之所由致大而禮樂刑政之當舉行小而號令出納之當詳審凡心有所欲一切少齊天威從容講論不可以天變既弭少有懈怠如此則於

之自無不當萬一政有未當則大臣亦不得少文其過矣　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臣聞國家之勢如人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然後可以常存國家必上下情通而無蔽然後可保長治血氣之行有或滯必賴良醫善藥以宣暢之上下之情有所壅必賴諫官極言以通達之故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從諫而衰者也何則人君樂於從諫則天下之賢者皆願陳於前而冀堯舜乎其君若不賢亦必曰吾君惡直矣我何為不守括囊之戒乃獨犯忌諱以自取誅戮乎其不賢者亦必曰某以諫諍遭貶斥矣於是競為諂諛之術以為仕進之計是賢不肖皆不得盡言而上下之情壅矣治道豈不日就於隆盛乎人君苟不能從諫則

過則政多乖舛又豈能保長治而無虞乎臣伏覩　皇上即位之初御史給事中累有論列時政之缺失彈糾大臣之過惡者其後言事之官聞以罪黜是以諫者頗少夫雷霆所震而物無不損者天子之威不啻雷霆也不啻霜雪也雖霽威和顏以誘人之直言人且畏縮不敢盡鯁其所欲言況又厲之以威嚴加之以罪譴乎臣伏願　皇上師大禹之拜昌言成湯之不吝改過於凡臣下敢於直言極諫者其言可用則用之而顯其身其言不可用則置之而不加其罪則内外臣庶皆知　皇上樂於納諫莫不直言無隱而上下之情自無不通矣

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臣聞自古聖帝明王未嘗不重刑辟之用故成王命君陳曰殷民在辟爾惟厥中是蓋君陳不狥人君以為生殺也伏覩　皇上見人有罪犯者或時有論斷法司唯承順其輕重當否不有阿論第曰照依欽奉　聖旨發落而已噫執法之官而惟務承順如此烏在其為執法乎昔唐太宗勑選人詐冒資蔭而不自首者死未幾有事覺者唐太宗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曰據法應流太宗怒曰卿固守法而使朕失信乎胄對曰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柰何不能忍小怒而失大信乎太宗善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夫古之法司能執法如此今之法司何獨不然乎　祖

宗舊制大辟罪囚必三復而後行刑所以重民命也近者吉安府知府許總得罪囚依大明律科斷其有奉復奏時已昏暮法司承詔不復少有論列夫許總得罪之詳臣不能知但使其罪當死亦於　祖宗之制少乖使其罪有未當不亦可矜也耶臣伏願　皇上明勑法司今後輕重罪囚依大明律科斷其有奉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人君之用財其可不儉約之是尚乎伏見京師創建寺宇連年不息報國寺之工甫畢崇國寺之役又興廣殿長廊務極壯麗計其所費動數十萬雖　皇上知民間疾苦不忍虛役一夫用一匠然所以酬賚夫匠之費未有不取之府庫者也夫府庫之財祖宗以來積之以賞有功備不虞者今乃費財如此臣知　皇上必謂奉佛可以邀福故也是大不然昔梁武帝精專佛戒廣建寺宇其奉佛可謂至矣而武帝之世江南大亂國祚為之日蹙是奉佛果何利益之有唐高宗廢棄佛法沙汰僧尼其不信佛法亦云

至矣而享年極永開居三百年基業是不奉佛又何災禍之有由此觀之佛之不能灾禍人家國而奉之無益蓋亦彰彰明甚歷觀史記凡人君大興土木有所營造悉以過書　皇上何為廣費此府庫有限之財而為此無益之事使後世史臣得書之以為過乎又賣寶石人塗宗順等恒以寶石進獻內廷每酬其值為費不可勝算雖　聖旨已嘗禁約而彼獻如故臣切思府庫寶石儘足以充後宮之用又何必費此有用之財而買此無用之物傳曰作奇技淫巧以惑上心者殺無赦若塗宗順等在先王之世不容於死矣臣伏乞　皇上鑒古人節以制度傷財害民之說

凡創建寺宇及所買寶石之費一切　勅罷庶幾財不妄費而府庫充實矣

六事疏略　劉玉

一端治本臣聞身者治天下之本也大學八目之詳揭之為要中庸九經之大叙之惟先聖賢之所相傳不外是理　陛下出震御天新服大政上為帝王之統緒　祖宗之基業下為　聖子神孫百世之繼承四海九州兆民之仰賴萬幾三重萃於一身苟隱微之際一有忽焉理亂之幾分矣可不謹哉伏望　陛下以聖賢為師親近儒臣講求其說心之所存若對　上帝已私必克天理必充無閒則觀經書以知義理

觀史傳以知法戒勿使之遊逸得以妨功勿使枝玩得以奪志勿使邪佞得以惑聰明勿使嗜慾得以耗神氣遇事則揆諸理法而應之勿以喜而狥物勿以怒而加人一日二日孰業弗息如此則　聖德以成治本端而乾綱舉矣　一清化原臣聞宮闈之德風化之原也故有太姒而後有文王之聖有邑姜而後有武王之賢周南始於關雎而終於麟趾良有以也　陛下方議婚之年而遭大戚孝心純至必不忍於舉行然宗嗣所關遺詔諄切選擇之道亦不可不先議也竊見前代冊立后妃或取諸權寵之宗或取諸寒微之姓殊不知權寵所基驕奢易作寒微所起鄙吝

或存如漢之呂霍梁竇唐之張良姊宋之劉美人皆可鑒已乞　勅禮部遵奉遺詔於內外清白良善之家旁求有德若于勳戚近屬及商賈流不許預選女德難知則察其父母兄弟家教難悉則質諸邑里親隣必其懿淑足稱母儀然後儲奉近宮早親傅姆啓之以義理閑之以禮節候　陛下終制入正中宮其於　聖德必非尋常之助也抑　陛下春秋方富而　太皇太后年齡已高臣尤望　先帝奉親之心推古人從子之義內脩閫教外資治理申戒外戚務遠刋灌如此則將來有所則效化原清而坤道順矣

親大臣國家建官之制倣於成周列聖相承用臻至治由乎統紀密而責任專也茲遇　陛下繼統之初尤宜委信咨詢以資治理然乃闊然弗接邈然弗通指揮已布而弗知諫諍雖入而弗用如此則　陛下安所倚毘而大臣亦安所効其忠乎臣又覩近日以來　勅令之行或尼於後出或改於初如外戚之餘鹽既奪而復與邊方之內職當革而復留內帑之銅錢將查而復改莊田之取索已禁而復開是豈　陛下之自異其言乎蓋必有所由遂也伏望　陛下念宗社之重公委任之心

一切　詔令指揮悉關議擬府部院長亦宜不時召
問有所建白省覽施行庶幾私弊以革政理以通而
陰蔽者開矣　一勵庶官之有職猶男之有耕女
之有織也一男不耕則家以之饑一女不織則家以
之寒庶官不職天下何由而治乎竊見今之居官類
多雷同苟且臨政之剛大之任居屬寀忠益之資承
流者愧於旬宣親民者病於撫字至於軍衛不過剥
刻奉承而已求其職之盡者百不一二焉姑以邊事
一端言之嘗慕軍矣嘗實馬矣嘗備邊儲矣而軍馬
邊儲卒至於不支甚則房內侵幾逼畿甸猶曰僥

倖虜去而莫展一籌其他可知矣臣待罪言官天下
日弊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行不職甚矣夫豈敢妄
言以訾人直內省知各圖共策勵以盡厥職爾昔人
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
臣方今承平效職焉易而且不然萬一臨難躭能蹇
蹇匪躬以濟國家之事哉乞　勑吏部嚴考察之方
明黜陟之典破雷同苟且之俗興蹇諤盡瘁之風仍
行在內各衙門及在外撫按等官各察所屬而激揚
之使庶職咸知所勵則庶政無不理矣　一擇內侍
昔者明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故君德隆而政教美
後世外臣睹于接見奉承燕閑者不過內臣而已於

宴則情易狎漸漬則俗易移　陛下英年初政可一
慎於斯乎乞於近侍之臣嚴加遴選勿以趨事焉覘
而棄老成勿以阿意焉忠而疎正直此誠養德求治
之要不可以焉近而忽焉者也臣又觀國家內設各
監外設鎮守等官其任至重但員數既廣資性不齊
奉公者固有之而玩法者亦不少矣且　陛下之法
受之　祖考貽之子孫所以御萬國而制四夷豈謂
即位之始先自玩於近侍之臣乎伏乞　陛下嚴加
戒飭奉公者進之玩法者退之使內臣先知所警則
達之天下無思不服矣　一攘外夷我　國家攘夷
狄之功有光於中夏有垂於萬古帝王疆埸晏然百

三十年于茲矣近者將臣不戒殘虜陸梁　朝廷旰
食為之命將遣師儻得遁去然皆　宗社之靈　朝
廷之福而非將士之功也夫倖不可屢僥安不可久
恃明者防未然況已然乎蓋虜自土木得志繼而兀
剌讎殺失其故巢數十年來遂以近邊為家煖則東
牧接於朵顏寒則西歸駐於河套故常夏侵宣府秋
犯大同冬寇陝西之境如饑賊寓我籬藩其覬覦之
心膚肯一日已乎近者大同宣府之敗尤可寒心將
死覃逃人畜殫盡萬一近關不固則京師之肩背危
矣此其攘之之計當如捧漏沃焚竊恐議者以虜去
為安而不虞其至兵法曰不特其不來特吾有以待

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乞　勅兵部檄二
各邊趣虜既歸急圖戰守勵士馬脩墻濠張斥堠
間諜添募土兵以資全力預審地利以徼後功虜
可誘則誘之以疑其心被驅之人可招則招之以拔
其勢別有奇策以次舉行至若總制之設宜及無事
之先巡撫苟以國事為心亦何嫌於共濟副都御史
雍泰原任邊陲人皆稱服儻加委任假之以權必能
倡率各邊以攘虜患攘之道非必如馬邑之設謀
衛青之度漠在謹其入驅制之以術銳則清野以老
之怠則奮師而攻擊但使懲創勿為窮追如李牧之
守雲中斯安矣

所當先承平　從為文具軍士困於科役而逃亡
者多將領出於營求而忠勇者鮮近詵廷臣建議博
舉將才清查軍伍其法善矣而實效未盡覩也竊以
軍額非不多食糧者悉歸行伍而精練之則軍國可
用將固難其人若破資格拔之以才試之以事而序
陞之則將可得人軍足而將得人處之團營分領教
閱遇警則率之截殺以靖寇亂事已復歸京師以鎮
奸宄此尤安內攘外之長策也然賞罰天下之大柄
賞罰不明雖有強將百萬之衆不可得而用之昔我
祖宗驅擴廓帖木兒以靖中原擒買的八剌以靖沙
漠夫豈有他道哉亦曰賞罰明將士用命而已今也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一　李東昭

時政二

論時政十失疏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職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實共聞之伏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陛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　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不敢縷縷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　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　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　朝廷搆撼官府沮　陛下之美政累　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　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　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為不可此政令之失三也　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　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寅緣傳奉　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衙士做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　駕帖出外

拏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　皇親家人奏訴畿民侵占田土輒為出給提解来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齊玄蠱惑　先帝溢空府庫一則寘緣分守屢効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卒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悉舊廢營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

誅庫內官自前查笑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
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裁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
磁器奏　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
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坐視無苻柰何或封
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追思　先帝
臨崩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
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　主少國疑
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
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於前臣等所陳奉
有　聖諭朕便處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奉　聖諭
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

過仍前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
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
若讓之能者伏望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為國之
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
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祖宗基業之重矣

應　詔陳言時政疏　萬鑰

臣待罪南臺於茲四載竊觀時事頗嘗究心有懷欲
言已久矣因見兩京堂上并科道諸臣往往章奏

名至於臺中職任具有　憲綱可守或遇事當興莅
則惟自盡其心亦不敢漫舉細務以瀆
循默之迹莫逃廉曠之愆遷者伏覩邸報　皇上以
彗出求言憂誠懇至在京各衙門官員以次條陳均
蒙　采納臣幸逢昌會感切素衷使無一言仰荅
明詔則罪益大矣顧臣方以不職自陳恭俟罷黜乃
復建論似非所宜然古人有居畎畝而心懸魏闕處
江湖而不忘忘君者況臣身猶在官義無可諉故敢
披瀝愚忠條為八事以獻乞　勅各該衙門查議覆
請俯賜施行內有上關　聖躬者尤冀　聖慈寬宙
霆之極察犬馬之誠特注　淵衷少垂省錄其於脩

省應　天之實殷憂啓　聖之功未必無補於萬一
也臣干冒　宸嚴不勝兢惶待　命懇悃願效之至

一公推薦臣惟致治之道在於得人然必先知人
而後人才可得也竊見近年吏部推用各官　旨意
或未盡允有再推三推至於四推而後用者豈非稽
古用人其難其慎之意邪臣愚則謂不先以知人為
務而惟以屢推為精誠恐吏部猝難應　命秖取具
員後推未必勝前而用舍或反失當也夫知人之要
不待泛圖庶官之衆亦不能遍及即於推用之間擇
責任之尤重者求之而已合無今後內閣輔臣及兩
京部院正官有缺推補吏部仍同各堂上官會本

題六科十三道則另具兩本會題俾各盡其所見
遵照　欽定員數推舉堪任之人吏部但循舊章敘
其履歷科道各須指實著其所長苟可器使不必求
全務令同日　進本勿得先後觀望　陛下於其所
舉僉同者斷然用之互有異同者斟酌用之如或大
相差異方令別推公論所在孰敢終違不過再推其
事定矣又焉用過防於吏部而必俟於屢推哉其間
內閣及吏部尚書近多　特旨陞補亦乞定著會推
之令丕昭合衆之公至於京堂五品以上官幷在外
藩臬正官皆他日內閣部院之選也會推前例雖難
槩用而其人品則當預知乞　勅前項各官今後陞

轉之初即薦一人以自代不許避忌形迹亦毋拘定
衙門務要資望相應允協公論若狥情謬濫聽科道
糾劾夫被薦有多寡所薦有當否則薦人者與被薦
者互相參考賢否皆可知矣吏望　陛下於前吏部
及科道所推之人幷各官所薦自代之人特於禁中
置籍記名時加披閱較其異同以此知人所知必精
以此用人所用必當將見君子在位拔茅彙征所謂
公卿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僚佐又各擇其屬轉相知
引寧復遺才吏稱民安良不難致此誠執要以御煩
求之約而得之廣也或疑用人乃吏部之職似不宜
參以科道臣曰會推者內閣及吏兵二部尚書科道

皆與其列茲特廣之以及於兩京部院正官且所
亦自有限何為不可或又疑薦官自代乃唐宋之制
今日似未易行臣曰　先朝及近時大臣往往薦代
於法令初無所禁且前代具有已試之效何謂難行
昔皐陶謨以知人為首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古今
治道莫急於此伏惟　聖明留意　一　一裨國是竊惟
國事之是非係於臣僚之邪正然邪正之分固相懸
絶而形迹之似或易混淆其大端則有四焉在乎人
主深察而明辨之耳蓋人主之所取於臣下者任慾
也當事也恭順也無私交也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
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信

之矣所惡於臣下者避事也沽名也朋黨也矯違也
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群情規君失者其迹似
之人主或不察焉則疑之矣疑信一差邪正倒置其
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　聖明審察於百官之中
致謹於邪正之辨不疑其所不當疑使正臣得以行
其志不信其所不可信使邪臣莫能售其姦則國是
自定至治可期不然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
人為邪官邪斯熾國事日非由辨之不早辨也　一
審邊除伏覩洪武中　敕書覃恩非一而薊賦居多
有每年秋糧於正月蠲之者有將明年秋糧於隔
歲蠲之者蓋我　聖祖起自閭閻洞燭民隱故不

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太過今於每
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原價
上納本色糧草其極邊如甘肅二鎮或量減價值以
致樂從又曰當地方收成之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
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
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
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為利不厚則商人不趨
而邊儲無賴何暇計錙銖之利以與商人較哉巡鹽
御史朱廷立疏曰一歲之間擊過餘鹽價銀已及百
萬前項添刷引目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
又戶科奏稱不便相應停止照舊秤掣又曰官無高

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日衆而勤靈日勸
官鹽既通而私販自息先年整理鹽法都御史王璟
疏曰兩淮課有常額開中宜有定數然各邊開中數
或溢於額外故有二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監
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守候艱難以
上諸臣之所論撮其切要者如此臣請酌寬嚴以用
其中揆事體以求其當無彼此以魯其全考今昔以

通其變乞令今後各商在邊每中正鹽一引許帶中
餘鹽二引正鹽仍復舊規每引六錢隨彼處時價貴
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上納本色糧草
兩相宜則利無獲漸見改求生理其勢自衰所謂惠民
正引量搭兩淅長蘆等鹽照舊納賑濟銀米餘鹽乃
息是者如此或謂運司餘鹽銀兩每一巡鹽滿日

得　萬今改於各邊帶中一年止得銀七十萬而
不已多乎殊不知運司得銀雖多而商人虧折資本
即今陝西等處減價開鹽無人報中所失殆不少也
萬一邊儲缺乏致悞軍情關繫地方孰輕孰重況巡
鹽交代多是年半方得銀百萬今若年例開中一年
可得銀七十萬就以利計蓋亦相當且商人自輸於
各邊官司可省乎脚價與其轉運於邊鎮奏討之日
兵荒交作一倍或費數倍之多豈若輸納於居常無
事之時隨宜儲糴一引可獲二引之用及查扵治以
前餘鹽銀極多不過三十萬而邊儲足供近年以來
餘鹽銀百萬數倍於前而邊儲告乏此其利病得失

較然尤明至於革虛中賣窩之姦祛勸借科罰之弊
嚴便場買補之禁定秤掣疏數之宜覈竈總歲課之
徵均上下派場之則皆所以維持此鹽法也其餘條
目繁多難以枚舉在運司者宜責之巡鹽御史而考
之以都察院在邊鎮者宜責之巡撫都御史而察之
以巡按如此則臣愚所論前項鹽法可以行之盡善
而垂之永久矣　一裕邊儲今之籌邊者恒以足食
足兵並論臣愚竊謂足兵易而足食難食為先而兵
可差緩也蓋緣邊之民耐苦敢鬬有事厚募皆可為
兵今所憂者邊儲不足耳各鎮大抵皆然而陝西獨
控三邊荐遭荒歲其弊尤甚夫屯田以足邊乃移末

之上策度今事勢未可易行若其可行者則當各
措畫豈可守一途而泥常格乎其一宜寬處客商召
中鹽引使納本色以廣糧草之儲納折色以為和糴
之本如臣前所論通鹽法者是也其二宜開納粟監
生之例不必拘以地方名數但願納者聽各令於甘
肅寧夏延綏三鎮上納本色糧草隨其時價貴賤及
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務使均平戶部仍酌
量年限停止庶知此非善政然用以助邊濟急而所
開又止為陝西事出權宜數匪浮濫似亦無害若軍
職義官承差吏役等例雖開鮮有應者內地尚爾邊
鎮可知不必虛費文移徒掛墻壁也其三宜令陝城

及各鎮巡撫都御史將鹽商所納折銀并一應勘動
官錢於豐收之年與民間和糴寧比時價稍加使之
樂從不可強抑也其四宜將官軍糧料若遇豐年量
加價值給與折銀彼既樂得糴買之餘價而官又得
存積見在之糧儲較諸和糴尤為簡便也然此四者
非數月之間所能接濟傳聞陝西地方即今銀一兩
上糴米四五斗收成之後已至於此來年春夏益當
踴貴不幸歲復荒歉又當何如爾時縱發官銀數十
萬非特所費倍多尤恐無糧可糴萬一愚民迫饑寒
一窩而起於中醜虜乘間隙而侵擾於外地方攸係誠
可寒心即如拯焚救溺尚慮乎後期可再玩日愒時

重貽夫後悔訪得成化年間曾因陝西饑荒摘撥工
南濬運糧米數十萬石以賑之就用糧船由徐州遡
黃河抵偪師縣之孫家渡乃從陸運至陝州之上河
頭計程止三百餘里又雇船運可以直達西安鳳翔
等處當時所費雖多然比之太倉發銀本處糴米却
省數倍實惠及民其故事可考而行也然待來年漕
運須至秋後方得到彼亦恐無及合無於該解南京
倉糧見今陸續運到水次者免其上倉行漕運都御
史查撥回衛糧船南京戶部差官監督對船交兌設
若數少則將南京在倉糧米它運或將該部收貯折
銀差官和糴今歲江南收成頗稔大約銀四錢可得

米一石俱照依漕米正耗體例以為水陸之費務足
二十萬而止及查南京各倉見有六七年之積而今
歲折銀又多不妨那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勿論
陝西地方有無豐歉却於漕運內每歲摘撥米二十
萬石如前轉輸通計三年而止夫以糧運濟之於目
前而以鹽引等四項行之於相繼比及三年邊困可
少蘇矣然臣又聞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乞　勅各
邊鎮巡撫兵官正已率下嚴禁所部官員凡軍士糧
賞財物分毫不許科剋及時常審探邊情毋聽將官
虛報聲息輕易糜軍冒支行糧草糧更　勅兵部令
後遇有邊報毋輒議出京軍到邊徒增浪費無益

凡一切損害邊儲者悉行停革夫既興其利又去其害如此行之數年將見邊有餘儲人有固志
然後擇遣才望大臣按行邊地可以耕墾之處修復
享障多募土民漸興屯田之利永為根本之圖其遠
效可冀於將來而其事機實在於今日也孟軻氏曰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此言
警切敢以為喻　一廣矜宥伏見往年妄議　大禮
及勘問大獄諸臣壅蔽敷風自招罪戾上下　天怒
威譴有加是即雷霆肅物之義也諸臣甘罪無詞後
何所覩但臣竊聞之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今諸

臣幽錮已久悔悟必深且其中情罪輕重不同而才
識亦多有可用者倘蒙分別差等容令自新或量移
近地或放免生還或稍復舊銜或漸加錄用是即雨
露生物之仁也比來建論之臣屢嘗及此　天聽未
回而臣猶昧死言之者誠以治體之所關群情之所
切望也臣又聞之桓公於管仲唐太宗於王珪魏徵
皆其警也乃能赦而用之卒得其力況前罪諸人皆
陛下臣子猶子得罪於父母也父母忍讐視而終絕
之乎又況　聖德如天無不容覆遠出於二君萬萬
者乎臣今不敢過望　陛下即有施行惟乞此後或
特旨中降或因事覃恩使天下之人知諸臣之久還
非盡出於　聖慈之本心而今日之曲全亦非由於

臣下之祈請如此則恩出　朝廷事體允當　一正
憲體臣惟為治有體不得相侵其在憲臣尤所當正
近見本院問完囚犯有奏辨者都察院或改行巡按
御史問理臣愚竊謂本院乃臺官之長原問亦御史
也審允又有南京大理寺也乃因犯人欲改行巡按
而輒從之似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都察院將前項
奏辨囚犯仍行本院與之詳鞫若問完再奏要調隔
別衙門則行南京刑部以更聽之若諉部問完又奏
改調從都察院參詳果涉矜疑獄情重大方與奏行
南京三法司會問其本無冤枉捏詞奏擾者不拘次
數勿與准行或咨來本院詳審得實亦就立案以杜

幸免之姦以省拘證之擾可也又見近年各處巡按
舉劾巡撫及方面等官因被劾之人訐奏往往併令
御史回籍聽勘臣愚竊謂糾劾官邪御史職也顧乃
為人所劾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各官被劾事輕
者吏部即與斟酌去留覆請　上裁若係貪酷重情
只令被劾者回籍聽勘御史照舊行事待後勘報不
實反坐御史以罪可也又見近日操江都御史巡江
御史職守事情或行巡按御史訪察查究及巡江御
史參奏官員有改行巡按提問者臣愚竊謂御史官
同也而疑信之或異都御史官尊也而抑揚之失倫
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操江都御史失職聽兩京

科道官糾舉巡江御史失職聽本院考察其操江
江行事不必制以巡按使各得展布自效可也然此
三項止據臣所聞見或恐類此者尚多乞　勅都察
院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與一體改正內有奉　旨
施行者具　奏定奪仍通行各衙門知會今後務要
遵照　舊制及　憲綱而行如此則體統正分義明
而為憲臣者各得以舉其職矣　一　先實務臣聞治
天下之道有實有文圖切要而有益於　國家謂之
實美觀聽而無關於治忽謂之文在昔人君以務實
致治者漢文景宋仁宗是也以彌文自敝者漢武帝
宋神宗是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相繼立極垂千萬年不獨政本　王綱廣大悉備而
典章文物亦無舉無遺非若漢高帝之馬上為治禮
文多闕宋藝祖之終身征伐篤用未張者也嗣是
列聖垂拱守成先後一揆逮我　皇上當積德百年
之期行稽古三重之道議禮考文益明益備無以復
加矣然臣子責難之義蒼生厚望之心似於大學之
所謂理財用人詩書之所稱安民講武切時要務或
猶有缺焉者伏願　陛下輟聲容之繁節畧太平之
美觀屏好動喜事之徒斥虛夸誕謾之說回運　神
謨專務於此慱謀而審擇持久而力行必期於史稱
民安兵精食足而後已則上以實求下以實應既不

實事必有實功文景仁宗之治不足多也況天下
事吉凶悔吝生乎動紛擾勞費出於文若　陛下以
靜制動以實先文將見省事則省處安恬內守既可
以上培　萬壽而　皇儲篤繁衍之祥省事則省費
經用惟常亦可以下紓萬民而薄海感綏寧之澤矣
臣不勝惓惓

條陳因時興革以便官民疏　萬鏜

切惟固國之道以寬恤軍民為先而寬恤之實以培
養財力為要濟乏絕所以培其財節冗差所以養其
力營操以飭武在馬政之申嚴用人以理財在委任
之專又賦不可加而蠹財慢事之由不可以不究役
未能免而貧富苦樂之等不可以不均此皆南都軍
民之利病時政之闕失本部職掌所關興革不容於
少緩者也頃因灾異求言詢南京各衙門將重大事
宜會議條奏今臣等所陳正會議中請未盡事宜聽
詢部徑自具奏非瑣細常務所敢專行者也及照前
者各衙門會議事件俱荷　聖明采納見諸施行若
陛下能行之而臣等乃不能言之是下有負於軍民
上有負於　明時非特不敢誠亦所不忍也謹將廣
修船以蘇貧甲等七事逐一條陳仰干　天聽伏望
特勅詢部早賜允行固臣等官守之幸尤地方寧民
之幸也芻蕘一得犬馬寸心無任懇切之至　一

修船以蘇貧甲照得南京錦衣等衛額存快船七百
八十八隻近詢南京各衙門會議奏行兵部題奉
欽依每年成造四十隻比舊固為增多然以額船總
數計之亦須二十年方得徧造即今船多損壞差未
減除五各船小甲修造陪補動至傾家年復一年困
苦已極正如亥歲相仍之後青黃不節之時若非破
除常格大施賑恤之恩終無蘇息之日查得漕運船
隻官造官修而運軍比之小甲月米行糧加倍數多
且無管押內臣雜費亦少運軍尚以為苦小甲其何
以堪一視同仁尤當憫惻合無自嘉靖八年為始本
部將各衛快船逐一勘驗除成造在三年以裏損壞
者所費修理不多亦是小甲不行用心照管所致仍
該着令自修外若係成造三年以上者計半分之
又近損壞之多寡分為三班每年官為修理約在二
百隻上下幷每年又有成造四十隻是三年之內無
不可駕之船矣其修船所費料價難拘定數大率以
三十兩為中臨時勘實量為增損每年二百隻合用
銀六千兩既不可加派於有司又難以仰給於他處
且如拯焚救溺豈能又待緩圖合無本部將各年積
貯缺官柴薪幷馬船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借支應用
待後請　勅差官催儹本部各項錢糧通融處補況
缺官柴薪銀兩正德之末嘉靖之初因兵變災傷節

經南京戶部等衙門奏　請取用夫往年別衙門
可照之以備灾變則今日本部亦可用之以濟困窮
揆諸事體宜無不同然此特就三年之內而言此後
如果差官任久責專各項錢糧徵解如額則此法可
以常行但非臣等所能預料須待本部臨時斟酌其
修理之船數或照今每年二百隻或減從百餘隻或
數十隻料價或照今官為全給或與小甲三半出銀
或酌定官民分數多寡出銀年限或幾年一中脩或
幾年一大修或幾年一改造皆當量力而行求為可
繼事干重大仍具　奏定奪縱使此後小甲照舊自
修然休息之餘財力稍復亦當與今不同矣夫損公

家萬數千兩之積而可以活數千姓之窮民費官司
三年修理之勤而可以解數十年之劇苦固結人心
莫安重地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況此快船常造常修
無事固可用之杉京運有事即可用之江防亦慮患
之遠圖經武之善計也至於勘驗船隻并給價修理
等項科條瑣碎未易悉陳事在從宜亦難執一俱聽
本部委官專管一應事宜責成於彼計處停當呈部
施行務使官錢不至虛費船甲得霑實惠　一處工
料以濟夫船南京江淮濟川二衛額存大小馬船共
七百九十六隻詢水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名俱
係江西湖廣兩省并直隸太平安慶寧國三府解役

今見在者僅滿六千而逃亡者十分之七以各地方
原額計之湖廣最甚太平亦多而江西次之安慶又
次之惟寧國一府獨少所以然者津貼之法未均歇
役之罰不嚴而苦樂懸殊頑良無別故也然人夫船
隻事本相須工食料價闕一不可緣江西湖廣工食
銀兩徵給不由官司多寡原無定數強者多取弱者
受欺且使各夫自行取討狡猾者每藉口以逃回本
分者惟枵腹而坐待又有慣逃之徒一得貼銀旋即
躲住及至勾補重復詐需不但悞本衛之差適以為
原籍之害至於各船料價六百料者成造并修理該
銀三百兩三百料者該銀二百二十五兩每遇船當

修造另於貼戶派徵銀數以百計而一時取足人戶
固艱於供輸夫船本一事而兩次催科官司亦病其
煩擾且損壞之船已派者工料併徵未派者追呼罔
及尤為偏累人懷不平本部近年有見於此將安慶
府比照寧國事例工食料價一起徵解官民稱便而
江西湖廣抵因彼時地方官員意念未公於體　國
良法竟諉於空言只以寧國安慶見今逃夫數少則
此法當行足為明驗況查得先年本部委官員外郎
徐愛案行湖廣武昌府回稱所屬十州縣馬船水夫
永充及新僉者俱有朋糧貼戶議以徵銀解部給領
為便以此推之則湖廣別府與江西一省必皆可行

益無疑矣但各處糧差有輕重夫船有多寡徵給工
料亦當有等差則在酌事情以順民俗而已查得窯
國府每夫一名歲徵銀十兩以八兩貼工食二兩備
船料蓋本府夫額原少田糧又輕出辦固宜仍舊他
處則難槩行安慶府每夫徵銀五兩以四兩貼工食
一兩備船料輕重似為得中今無據以為則如江西
與安慶隣界舊時每夫歲貼工食銀八兩此外又徵
料價不無太重合照安慶事例今後亦止徵銀五兩
以四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如湖廣水夫一萬二千
三百六十餘名原額本多田糧有限若槩休他處則
貼戶必不能堪若全無處給則正夫何以存濟先該

武昌府開報所屬州縣因夫糧之多寡有貼銀五兩
者有四兩者有三兩者揆之別府大率相同合無聽
本部差去領　勅官員將本省各府州縣查算夫糧
酌量定擬多者不得過五兩少者不得下三兩如三
兩者以二兩五錢貼工食五錢備船料四兩者以三
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五兩者以三兩五錢貼工食
一兩五錢備船料通融總計每夫一名可得船料銀
一兩以備修造之用中間夫額最多州縣亦聽差去
官員查勘果係永充丁盡戶絕者量減原額十分之
二餘仍驗糧僉補其太平府近該本部奏　准將蕪
湖蘆場租銀每夫歲解銀四兩以三兩貼工食一

兩備船料事可常行無容別議但前項草場課

占虧折者十之七八已徵租銀侵欺那用者動以萬
計合無聽差官員督同該府廉能官踏勘查追接濟
夫船是又　國家不費之惠也以上徵收工食料價
銀兩必須通行二省三府各照水馬驛傳事例每年
於秋糧帶徵完足就責令該府州縣部運南京錢糧
官員順齎赴部交納以杜姦人展轉侵欺之弊至於
各處逃夫原有追徵歇役銀兩之法嘉靖元年又該
本部題奉　欽依比照江西逃夫事例每名歲徵歇
役銀五兩遇夫解部足使頑猾有懲夫船獲助最為
良法而有司故違輕縱十無一追以致慣逃者自謂

得計見在者亦皆效尤合無申明前例行令各該官
司嚴督里老地方遇有逃夫即便捕獲到官務要驗
日追銀責限起解臣等又惟法以人行亦以人廢若
命下之後各該官司有仍蹈前弊違慢候事者聽本
部及領　勅官查究應提問者行移撫按等衙門提
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若衙門偏見回護責有所歸
如此則夫役之逃缺者皆將漸次復舊而官司可省
清勾之煩里甲可省起解之費船隻之損壞者皆得
及時修造而各船料價先年拖欠未徵者可以免徵
近年損壞未派者可以免派非獨兩衛夫船實用得
濟其於各該地方寬恤亦多矣　一循舊例以重差

委案照先為計處馬船工食料價以圖永久事該
部查得車駕司馬船工料逋欠者動經數萬隨船水
夫逃亡者過半有餘奏　准三年一次請　勅差委
司屬官員前去江西湖廣幷南直隸安慶寧國太平
三府清查解補然本部應查錢糧不止於此車駕司
別有草場納租及會同館馬價等項銀兩武庫職方
司有各衙門柴薪直堂子兵等項銀兩屬有司者係
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應天府并南直隸蘇州等
府州屬軍衛者係南京錦衣等衛所每年徵辦解納
出有常經入有定數近来逋欠日甚支用不敷幸而
弘治以前稍有餘積通融處給尚爾支持今又因快

船小甲困苦之極欵與修造船料那借各項銀兩數
多循此不已後將何繼然此等錢糧除遇革蠲免外
小民拖欠者十之二三姦豪侵欺者居其六七如料
價工食湖廣武昌等六府州侵欺銀一萬四千二百
二十餘兩直隸安慶府各縣侵欺銀四萬三千四百
六十餘兩太平府萬春圩草場侵欺那借銀一萬五
千三百七十餘兩此皆近年差去本部郎中彭本用
查出奏行兵部題奉　欽依移咨各訴巡撫提追經
今二年並無毫釐解報及武庫司查出蘇州等府侵
欺柴薪直堂銀三千餘兩各司府俱有回報文冊的
確人名而侵欺無名與回稱拖欠者不與焉以此例

之各處侵欺之弊大率皆然本部非不行文督併差
人守催而各訴衙門官員偏見者故分彼此閣甘若
徒事延捱甚至不才交通作弊如寧國府本部行提
侵欺吏書徐世用等贓證已明屢催不解且各處類
此者尚多欲一查究合招生事之嫌欲置之不理執
任悞事之咎言至於此誠可憤恨當此事不可已之
時圖為經常可久之計莫若差官最是簡便然前此
本部已有差官之例但所查處者止是車駕一司馬
船一項工料夫役而本司與各司別項錢糧未經通
理又定以三年一差或間以灾傷停止任非專久事
難成功查得南京工部先因各處蘆洲歲課虧欠奏
准差官領　勅常年清理自是課額歲登具有成績
合無比照前例請　勅一道開載本部先年差官查
理馬船工料水夫事宜幷添入前項錢糧地方止開
南京兵部郎中等官不定職名聽本部選委相應官
一員令其齎領馳驛常年往来各訴地方凡錢糧之
侵欠夫役之缺少官吏人等之違慢作弊清理處分
拏問參究悉遵　勅書內事理施行如有陞遷事故
本部另推代替就將所領　勅書交與一體欽遵接
管具由奏　聞仍乞　勅吏部所差官員止於本部
四司內陞轉其出差在外考滿給由照例開呈本部
轉為具奏准令就彼復職以便行事庶可責成本官

既承專委務要勤歷地方著實幹理不許枉道回
怠忽悞事及干預別端致妨本務初差於次年終以
後於每年終備將清查過夫役錢糧數目及行過各
件事蹟造冊具本徑自差人奏繳仍造青冊送兵部
并本部查照遇考察之時覈其功過以定賢
否去留或謂差官未免擾民臣愚以為三年一次差
官自是舊例今不過欲其常年相繼非創為之也若
止如舊或差或停徒應故事恐錢糧侵欺日甚一日
直待經用既竭必將加派於民是所擾更多而事亦
無濟矣況今查得所急全在豪猾之侵欺其間果係
小民拖欠者自當酌事情之緩急以為寬嚴相年歲

之豐歉以為行止聽委官臨時具呈本部從宜定奪
期於地方無擾國用有資或又謂差官於荒年不便
臣愚亦有說焉一處荒他處未必皆然若持前說是以一而廢百用暫而廢常非
計之得也如工部差官秖見其益不聞其擾足為明
驗可以無疑矣　一酌起運以省船差近者南京禮
部等衙門會議奏請節省船差詢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查得嘉靖元年南京兵部尚書喬宇等奏准板
榦事例而行甚盛典也緣每年各起供應惟板枋竹
木船最多原擬盡數裁革後因南京司禮等監局
差詹漸次增添嘉靖五年以來遂至歲用馬快船一

百五六十隻若照今奉　明旨則前項板枋竹木俱
應免運但臣等切思　內府供應亦有經常不時之
需若盡從裁革或非經久可行之計伏覩累朝　明
詔俱載懸價召商而　登極綸音又云京廠支取講
求便宜以翊宣　德意正在今日耳合無　勅下該
部將　內府歲用或不時取用板枋竹木舊該南京
運送者從長計議若係在京神木廠并真定蘆溝橋
等抽分廠所有者止於各廠支取免令南京起運或
雖係各廠所無而近京地方可以取買者行移南京
工部於龍江蕪湖等抽分廠折價解京召商上納如
果彼中不產必資於南供應決不可缺者方將合用

數目會計停當務從省約行令南京各該抽分廠依
數收辦照常印烙交與各該監局人員領運赴京交
納但前項物料數多龐重長闊難以入倉裝載各船
多於兩廠及倉面上堆放非特占船數多而枕壓搖
撼壞船最甚致累夫甲修造陪賠其苦尤不可言合
無比照節年皇木事例今後遇有起運即於抽分處
所置辦索纜及一應撐駕什物編成牌筏分定起數
每運一起仍撥馬快船各一隻馬船與管運人員乘
坐快船與撐駕水手棲止其合用水手聽本部於馬
船水夫或快船甲餘內酌量撥用若有未會慣習情
願募人者聽如此既可以節省船差又可以保全船

隻而於　內府供應亦無缺悞誠一舉而兩得經
而可行者也且南京光禄寺歲運皇酒先年節經差
華每為浮議所沮近日奉　旨悉從裁省止令解價
赴京臣等但見被累者之懽呼而不聞供事者之缺
酒所據板枋竹木事體委與相同儻蒙　聖明采納
允行不惟各船夫甲受惠無窮而裹河人夫差亦少
減矣　一清草場以足課額切照南京錦衣等衛所
牧馬草場弘治年間詵御史等官胡海等奉　旨清
查造有冊籍各衛所除勾養馬之外其餘地土聽與
軍民耕種每畝徵收租銀一錢後又量減徵銀七分
交送本部以備買馬支用正德年間因各衛快船成

造原給官價不敷又將前項租銀漸次添給每歲所
入之數不足以供所出之多先年餘積那用將盡蓋
因各場舊額并新增租地久不清查其頃畝闊狹土
壤肥瘠開墾有生熟之不等坐落有高低之不同本
部漫無稽考一遇水旱各軍衛有司官任情開報那
移災熟虧官損民又多被附近軍民有占種盜賣者
有投獻勢要者以致錢糧不清姦弊雜出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委司屬官一員督同各該衛所并坐
落去處有司官員親詣各場從公踏勘將頃畝界止
地利等則逐一開載明白如有前項占賣投獻者問
罪追賦及量追花利入官以助歲用若能自首者

究止令改正備細造冊繳部存照中間拋荒事故等
項地土多方召人承佃仍量免三二年之租以償其
牛種之費使人樂趨以廣地利其原除歇荒牧馬場
所亦就照冊清出行令各營依時下場牧放不許避
勞自便於京城內外撒放作踐致妨民業凡一應興
革事宜俱聽委官議處開呈本部從長施行或事體
重大具　奏定奪以後五年一次委官清查再照見
徵地租銀兩各衛所經收官員近年虧欠之數比舊
日見其多雖或收成豐歉不同亦因法弛人玩所致
況前項租銀係買馬造船緊急之用合無比照戶部
屯田子粒事例年終租銀不完者聽本部酌量分數

多寡將經收官員住俸督催仍酌量完過分數行令
開支若一年之上不完者掌印官一體酌量住俸蓋
軍職提問必須參奏事干人衆豈能緊提且參奏難
於取　旨而住俸便於常行欲使各官知懲惟此最
為簡切中間有該州縣徵銀者舊時多被指稱公用
擅自那移及至本部行查輒稱撫按允兩相影射
難免侵漁此係本部職掌錢糧今後州縣官務要逐
年徵完解部不許那移別用本部仍行撫按衙門知
會今後亦不得越職輕准以啓弊端　一嚴點閱以
修馬政切惟營伍操練以馬為先近年南京營馬匹
倒失相繼見在者亦多瘦損不堪蓋因領操官軍不

肯用心愛養有敕減草料者有雇借與人騎坐者有私幹走遞及馱載物件者有故意傷殘圖仗猵勞者其弊多端難以悉舉此固官軍之罪亦由詢管官員比較不嚴所致及訪得南京守備等衙門及坐營都督等官名下參隨各色人員多有占用官馬居則伺候杉門出則擁隨杉後馳驟任意調歇失宜尤為馬之患害此則又非詢管官員勢力所能禁沮者也查得見行事例官軍將官馬走遞馱載等項及雇借與人者各問罪罰馬一匹又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并把總以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用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例非不明久而

人玩至杉倒失馬匹止是領馬官軍有決罰并追納椿頭之例其詢管官員略無處治罣知所懲本部舊例雖每年委有屬官一員查點但事多掣肘名存實亡近年本部因見無益遂乃停止臣等切思馬匹取杉官民者甚難而棄之甚易關杉武備者甚重而視之甚輕失今不處恐馬政廢壞日甚杉一日矣查得近為會議重大事宜請乞　聖裁以裨修省事因江操官軍輕壞戰船詢工部議擬添差南京兵部屬官及兵科給事中與同工部屬官點看合無比照前例今後各營馬匹添差南京兵科給事中一員與同本部委官查點行令各營將原領馬匹盡數查出倒失事故若干所領官軍姓名年月及馬匹歲數毛色各就填註於下仍將本管坐營把總管隊等官職名明白開報以憑查考每上下半年各造青冊二本送本

部委官并兵科給事中處交收遇存操時月常加點閘除官軍倒失原馬及雇借馱載坐營以下官員私占及撥與人騎坐等項俱照依舊例參問追罰降級外其詢管官員名下官軍倒失馬數多者亦當量其輕重任俸參問但例未詢載本部難便定擬乞　勅兵部查照京營點馬太僕寺少卿所奉　勅書開載事例備行本部轉行各官遵照施行仍行南京守備等衙門并坐營都督等官各嚴禁下用官馬如守備衙門或有舊例亦當定與匹數庶免員濫以後再有故違占用之人若係職官比照坐營等官事例參問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係掾史舍人等項比照官軍事例問罪罰馬一匹若占用三匹以上者仍從重罰馬二匹各衙門敢有不以軍國馬政為重占恆阻撓者聽委官具呈本部及兵科給事中各指實參　奏其下場牧放之時舊詢監察御史一員點視各項事例照前一體施行臣等又惟京營切近　輦轂之下比來馬政尚多廢弛近詢內閣輔臣極言其弊荷蒙　聖明采納申勅團營內外提督等官依擬著實舉行況南京法令寬縱又有

於京營者更乞　天語丁寧重加戒諭庶臣等
得以遵奉行事而積弊馬政可以漸次修復矣一
審戶則以均甲役近該南京各衙門會奏審替快船
小甲該兵部議得一應綜理事件仍行本部斟酌處
審為照南京各衛所軍伍日見消耗大凡得過之家
皆在垛甲之數雖有隱漏蓋亦無幾若將各衛所軍
餘人戶一槩拘審但事干十人衆有住居京城內外者
有散居各州縣者追呼未必依期造冊未免科取文
移冗繁遠近騷動畢竟替換之人不過十之一二所
益者少所擾者多況使見當者冀杉俾免聽審者懼
杉編佥衛所官員因而詐騙新舊人戶各費閒錢本

部該司官員耳目有限雖竭其力人戶豈能盡知雖
秉至公下人豈能盡防且富者佥甲必致生怨貧者
退役易以招嫌浮言一動卒難自明以此嘉靖四年
本部奏要審替船甲兵部恐為各衛所親管官員大
開騙局欲再酌量停當然後舉行誠有見於此也今
欲便於各甲不必別為更張臣等已照兵部覆題內
事理斟酌審處將見當各甲告稱消乏者聽其自行
舉報相應之人籍記在官本部選委司屬官員督同
該衛所親管官從公查審舊甲果係十分消乏方許
退換新報之人果係相應就以其人代之若告有不

實照舊不動止於本船衆甲之中審其戶則高下

應　詔陳言內治外攘疏　劉麟

竊惟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未有內不治而
能治外者亦未有不治內而能長治久安者近日軍
士作亂大同蕃達侵犯甘肅上馬廬　皇上西北之

憲下馬啓宰執安攘之慮然功將告成治必及內固無待於小臣之膚說但臣伏覩近降　聖旨這本內所言典禮還通行曉諭天下臣民事在　朝廷的自有處置關係各衙門的行於各官着開誠布公保民體國不許恣意怙勢有負任使臣又伏讀前日　明詔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有以裨公　陛下圖治求言之盛心也臣以菲才備位言責而於　國家之利害寧忍緘默不言庸庸保禄以負任使乎切以大同甘肅患固可憂而其內治未脩尤有可憂者焉　陛下試于深宮獨居之時靜思文武之臣平日疏附後先所託

者誰與臨事折衝禦侮所託者誰與先事運籌決策直言敢諫諍以消禍患於未萌者又其誰與　陛下念及于此良可寒心此臣所以寢食不寧日夜關心而所謂大可憂者此也然濟濟在廷綽有其人顧　陛下委任何如耳誠使委任專一不間讒佞則忠臣義士必有感激思奮共圖內外之治者方今　大孝已成外治將舉而其內治不可不汲汲以脩之也此臣周是勉誠效公披肝瀝膽謹以脩內治一十事條陳於左上瀆　天庭伏乞　皇上法大禹好善之心

師成湯從諫之美事在　朝廷者留神省覽事係冬官則老　勅下部院採擇施行則內治可省君臣休國勢等天日之尊治安同山河之固區區外患自爾潛消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悚懼祈望之至　一緝聖學臣惟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臣前叨侍　經筵幸聞進講雖虞廷都俞吁咈之氣象不過如此較之崇異端而禁道學者霄壤不同臣願　陛下自今緝熙　聖學誠意正心好惡不偏喜怒惟公　經筵日講有始有卒又必於退講之餘清閒之燕以所講經書慎思明辨何者為脩身齊家之理何者為治國平天下之道體貼身心措之躬行或有疑難召選老成講官備之分直講說以解疑難久則　聖心豁然義理貫通是非邪正昭然明白則德業自成太平可致　一近正人臣惟正人在位

則天道開明朝野肅清如堯舜親賢而天下治此其明效不可誣者　陛下登極之初優禮老臣召用名德天下舉欣欣然而望太平美莫加矣臣願　陛下委任專一不間讒佞則忠臣義士必有感激思奮共圖內外之治者方今　大孝達公廉才智盡忠報國輸誠愛民者此皆正人之類已成外治將舉而其內治不可不汲汲以脩之也此也自今視如手足置於腹心託以股肱之寄使為爪牙之資又必勿貳勿疑惟和惟一使之展布四體以立治功則凡為之臣者誰不爭相濯磨開誠布公以圖消埃之報乎如其不然自甫　國法如此則內外有人緩急可託天下之治自然興隆　一遠佞人臣

惟邪人在位則元氣蔽塞邦國殄瘁如竟弊四罪而天下服此雖已往于今可鑒　陛下登極之初斥逐佞人澄汰冗員天下慶幸至今無已但願　陛下平權衡以驗所為凡內外文武官員心術回邪跛跡詭秘攀援附和竊取美官變亂是非誣陷忠良無事則攘臂橫行有事則緘口不言此皆佞人之類也此等佞人能阿諛為容逢迎為悅若少不加察則墮于計中其誤國敗事誠不難矣自今必沮而抑之踈而遠之不使變亂是非顛倒賢否誤壞政事覆敗邦家如此則舉朝皆正人而天下之事自不傾頹　一畏天變臣惟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近來星

隕地震于下蟲蝗為孽水旱作沴非常災變紛紜奏牘之間煞不虛生必有感召即今姦邪得志貽害善類辯言亂政叛軍逆命以至番達回賊深入搶殺則其兆應已昭昭矣甚可畏也　陛下登極以來宵衣旰食用賢圖治可謂脩省于上矣但臣下不能效忠致有此變臣願　陛下自今君臣同心恐懼脩省君盡其道于上臣盡其道于下一政之出與金石同其堅一令之出與四時同其信不朝更而夕改不前是而後非潛消亂政之臣默拿奸邪之志則叛逆不起遠塵可息人事既脩天變自消　一恤民隱豈惟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元氣也元氣不可不養民

隱豈可不恤乎　陛下登極以來賑恤貧窮蠲免租逕近又停差拏官可謂憂恤民隱矣但遭者加以師旅饑饉閭閻窮悴生理蕭條言之寔為傷心見者無不剌目無以各處鎮守奏差拏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願　陛下為國愛民益加優恤凡百官在外或不公不法貪汙害民被人訐奏者　勅下都察院行移撫按從公查勘如有回護一體坐罪自今再勿差人一聚拏官以冀假虎張威之勢以中因公狥私之謀如此則官得安位行志民各安居樂業自無騷擾之害愁嘆之聲也元氣壯則身彊邦本既固則國自寧　一容諫諍臣惟君仁則臣直從諫則君聖為臣子者孰不欲苟圖便安以保祿位乎但言責不盡則上負　朝廷中負所學下負百姓何顏以立　清朝而　朝廷亦將焉用此人乎是以目擊時弊不避觸忤不顧利害盡忠諫諍直言論奏要之上以為國下以為民非為身家計也　陛下近降　明詔欲臣脩職盡忠此即禹之好善湯之從諫之美也臣下將順豈敢後乎臣願　陛下自今虛已聽言平心察理如其議奏果為國為民之謀非一人一家之私或可以消讒慝杜未然懾姦宄不萌也必容而納之　勅下部院議其可否可則見於施行縱使過當亦宜委曲涵容以開言路不必索垢尋瘢深究其過以塞言

路以蔽耳目以棄股肱也如此則天下利害生民休戚得以上達而無壅蔽天下自治　一立紀綱臣惟惟辟作福作威蓋權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也　陛下登極之初總攬權綱政出於一紀綱不可謂不立也但近有奸邪之徒竊緣囑託排斥異已是雖名假激揚其實欲快私忿報讐怨耳致使忠良喪氣權柄下移是豈　國家之福政事之美也臣願　陛下振立紀綱慎重名器自今凡有事機必裁以　聖斷而後施行其黜陟銓選委任諫部禁其傳陞之失刑罰獄訟盡付法司絕其報復之非至杪錢穀禮工之事各付所司惟執要以責成不紛更

而變亂中間奉公守法者固不待杪戒飭其玩法迷惑中藏奸計者曉以利害使各盡其職各保身家毋貽後悔如此則權不下移名器必重　朝廷自尊一平賞罰臣惟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人主制馭天下之大柄賞罰適平則人心悅服否則物議浸興何以駕馭豪傑鼓舞天下乎　陛下登極之初酬功懲惡惟明克允賞罰不可謂不平也但邇來有無功受賞無罪罹罰者亦有功罪相同而賞罰或異者又有冒報功次希圖陞賞者人心渙散職務廢弛職此故也　陛下自今平其賞罰付之公議責杪所司如天施地杪萬物裁培傾覆付之無心而不可有一毫私果有功也與衆賞之使無功者不得以濫及至於功罪相罪也與衆罰之使無罪者不得以濫受果有同者不分親疎不論遠近而一體賞之罰之馬則賞罰均乎人心自服職務必舉　一廣恩威臣惟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杪嚴弛而不張則流杪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然政豈有大杪戎兵乎蓋戎兵凶器所關非細而驕兵悍卒不可一日不在紀律之中不然則流于寬縱志氣驕橫難以制馭今日大同叛軍是已此等亂賊乃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也　陛下止誅首惡不問脅從誠天地好生之德也但恐冥頑悖恩益長驕縱若徒事姑息不振國

威而提師止亂者倘或不恤國體不為遠慮苟且塞責欺罔蒙蔽是又誨而翼之也萬一各處效尤奸賊蜂起何以處之可畏之甚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剛為主以嚴濟寬明照欺罔伸法振威施陰慘杪陽舒之中沛雨露杪霜雪之際一張一弛並行不悖或操或縱兩全無害嚴威峻命常施于驕兵悍卒之衆以折其縱橫難制之氣而其盡職者未始不結之以恩謙裕溫詞每施于賢良方正之士以勵其直言敢諫之節而其曠職者未始不制之以法如是則恩威振舉天下懾服　一設總制臣惟天下之事有綱有要譬綱以張目則有條而不紊執要以御煩則力少而施遠杪萬物裁培傾覆付之無心而不可有一毫

功多此理勢之必然即今各處邊境事多失機亂日易起此其故何哉蓋由總制不設卒然有警而鎮守等官各守信地自分彼此不能協濟故耳　陛下登極以来思患預防總制非不設也但設而不久又況夷性險詐視總制之設否為在已之出没其出與没速如雷電而總制旋設徒勞無益譬之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殆亦晚矣欲地方無事得乎近該兵部題設總制以圖兩全事奉　聖旨是楊一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傳仍舊着提督陝西三邊等處軍務寫勅并符驗旗牌關防都給與他看欽上緊前去臣聞之不勝欣躍有以見

陛下奮乾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得綱要之舉矣　臣願將宣大等處地方照依陝西亦設總制一員　勅下廷臣議舉内外素有才望風著忠良諳練邊務大臣二員内選一員設為總制之官付以閫外之權鎮巡以下悉聽節制陝西在於固原宣大在於宣府各常川住劄居中制外以綱統目無事則責成屬官處置兵糧修設險隘有警則詳審機宜量調兵馬互相救援臣知號令一傳將士星馳聯絡勢成彼此協濟以守則可固以戰則可勝以攻則無不服也又必議立定期或三年兩考一換如有陞遷等項照依巡撫事例必候交代而後離任如果有功仍乞　皇上俯念

邊臣不次超擢以勵將来否則　國典具在誰敢犯若然則禍本潛消任久功成庶無臨渴掘井之有虎豹在山之勢矣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二

時政三

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　桂萼

臣惟古之聖王畫井授地度民而取之後世井地不行但能因時立法以均取民之制而已然亦非有仁愛之實心而身親民事之艱難者莫之能為也　太祖高皇帝取民之制經之以版圖理之以政事至纖至悉無遺憾矣然法久廢墜人莫皆知遂至經理失宜賦稅偏重而天下始困乃者天啟　皇上憂勞小民不遑暇食方欲斟酌時宜以振舉舊典正臣下所當竭力贊襄者也臣自筮仕以來周流三縣與百姓

同艱難者有年矣每憤井地不行民已無賴而取民之制并不復修以致貧富懸絕將何以為民父母也切嘗考求其法獨行於所治之縣實得二三遠近之民至今懷之蓋舉綱張目雖以之經理天下實不外此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臣非敢鑿空言之也惟　聖明擇焉　一曰分豁里甲官銀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而函荒不常又不可不為之分豁也但為國計者當憂國用不足故　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水次而設都御史或侍郎一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所收入多少若各省可以通融則撥淮安餘米就撥支運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米悉以起解而不肯科派於

備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近年所收并各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為開豁于下災傷之數　英宗皇帝以前此法尚未壞也正德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為災不及分數例不奏免乃通融於丹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遂得夏麥秋糧足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民咸便當時上司莫不驚惟蓋此法廢久故雖淮安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請以各關所收錢鈔并南方各省所餘缺官祇候之銀或別作區處如　英宗初年行勸分之例發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德州滄州但便水次有厥去處趁熟

收買米粟以備四方災傷分豁之數則民困蘇國用足一舉而兩得也今知不出此臣見有司督運不已而農民逃竄無方以致有力者為盜無力者流移歲事征討賑濟非惟不得田租以資國用而公帑之費動經百萬且兩失之矣此分豁里甲官銀臣按戶部正賦之講求者也　一曰分豁里甲官銀臣按天下田糧如江西湖廣等處止外禮工等部派辦物料如蘇松浙江等處地方以丁田科派其有錢糧近上人戶類有役占反不與論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人戶類有役占反不與

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臣曰里甲官銀民
矣子何苦如此臣曰子為鄉士大夫所往還者皆
免人戶所以克補優免者率顛連無告之窮民耳非
知縣不知此苦也是年豁縣官銀不下萬有餘兩繼
治武康後至成安里甲官銀盡除逃民歸農閭里漸
實而差役有歸矣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之
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人乃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
此則非畫為定法不可守也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
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今不易蓋以一切
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而里甲科派無復充
補優免人戶之累今若申明通行無不可者也臣嘗

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為救
時之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
樂歸原籍而勤趨農桑之事矣此分豁官銀不可不
急講求者也夫二者既為除豁則天下之民皆力本
之農而不患於食不足矣民食足則不患於兵不強
至六既強則不患於邊境不靜矣此自本而末一以
貫之之道也若不達乎此則支東傾西終未有善治
之術也此外則除治南北田土錢糧不均之患又有
不可以不講者如壯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異今

分里甲也　祖宗朝壯方民少地多遷山陝
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
地頃畝甚狹社民田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
社地謂之廣畝此壯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
方之糧有輕則重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宜其
科則如一特以歷朝因革事體不同故田土雖同而
科則甚異又以天下各州縣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
收抄沒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各作田租為租謂之官
糧及轉賣多年無復辯驗致重糧人戶盡逃獨累里
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此則在大
臣各平其心一會議之　皇上絜矩之道遍於天下

矣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奏行田糧
事例官為一則民為一則申府已而詵府七州縣通
行奏准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鎮杭嘉六府各州縣
莫不欲取法於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
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量頃畝一其科差行之一
縣而詵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壯直隸河南山東附
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
使之盡如兩縣者南壯各郡皆有言豪之家阻之故
也所以阻之者壯方官豪之家欲得獨享廣畝之社
不肯為狹地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出
糧不均之田糧不肯為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有

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即上下貴緩多方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臣故曰必大臣平心以會議之可也夫大臣固當熟議尤在　皇上獨斷而已昔禹思天下有溺者若已溺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自古聖君賢臣憂道愛民之心也三代以降此道不復聞矣臣乃今身親見之而不能出一謀發一慮以備采擇實為有負此臣所以夙夜不能自安者也過不自量畧述所以嘗試於民者如此至於備考古今會計之法以經理國用群酌近世常平之制以給足農民及求所以復　太祖之法以親

陳愚衷以恭復　御劄賜到內閣　聖諭頒　郭維藩

今月十二日伏蒙　聖諭曰今日講官會日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又諭維藩曰去急躁更張之弊務敦厚慤大之規卿等以朕意諭問之今其將所指開陳以採當時急務欽此臣於是有以仰見　皇上愚衷亦問適言亦察與大舜其異世而同符者臣承　命警惕罔知攸措臣意之所在則不敢隱於　君父之前也夫躁急者慤大之反更張者慤大之反臣觀近日人情喜彼而厭此誠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試以人所見者言之　國初官民衣服各有定制見于　令典者可考也今官及士庶多製高簷桶子冠及濶袖道衣之服以至狙儈之賤亦有然者此更張之見于衣冠者也士君子平居講論疎畧於人事之實深窓於陰陽變化之微筆其誕說以訾先賢號為禮樂此更張之見于言語者也及其相接甘言脆語鞠躬為禮交手相懽究其中心誠意畧無恬然相尚莫之知醜此更張之見於交際者也若夫居官者以講張為變通以安靜為腐鈍以寬厚為無能以嚴急為才幹以公直為矯俗以軟媚為適時譽彼毀此伸彼抑此不以為異此更張之見于人才者也夫言語衣冠交際關乎風俗者也如是則風俗

薄矣人才關乎政事者也如是則政事麗矣是豈細事而聽其所至哉恐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然我　太祖皇帝取庶常吉士之意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近侍衙門　太宗皇帝因之故名臣多自此出今建議者以為市恩樹黨而不選則育才之途塞矣至於　祖宗歲貢之置止以食糧年深者起送甄選滯畧器使也而邊方之貢不限年資止考居優等其法則又陳也蓋以邊方之士學問文詞不及腹裏生儒也今建議者主於考選貢舉夫英妙之人既於科目中取之而貢歲又復參取則年長者永無出學之時而邊方之學必至廢貢矣夫先王之制刖者守門

條獻末議以裨　聖政疏　陳以勤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百凡執事咸頼
智盡能總總焉職蹈於曠職之罪況乎公卿大臣祿
位崇厚責任異於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
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謨以翼宣　神智
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容勿幾及四年幸逢　皇
上恭已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於內閣
臣得隨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
求而措於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
區區之悃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
来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即欲緘默無
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圖
報之義豈能無愧謹書警夜度條為六事或稽諸方
冊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於治體有關不但虛文
塞責而已伏乞　聖明加意垂覽　勑下該部早賜
施行臣不勝大願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
砥石聖王所以礪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
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来　朝廷所貴重
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
屬計俸躡級必荏苒歲時迺得為兩司知府等官而
此三衙門有數月逾暮即驟陞者然且謂為外也多
恨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
已實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於

崇峻廵令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朝廷所
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
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稱吏部郎宜得
整風俗理人倫者而臺諫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
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於內外相
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廵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
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
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俊
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第一以俊才待之而
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臣歷官所觀記其出自三衙
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緣速化而昭物議者

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為不副
而姑置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
競而斥之且不斬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其
故何耶蓋由于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
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躡至惟思累
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録年勞
量為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
視為故常數十年来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簡陞
一節尤為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
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而非屈今
顧以定法繩之始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

澄汰之後廼廼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
恩居顯膴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今
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
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
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
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羅
網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　明時
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致有所偏重矣是誠新
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之法其来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倣而行
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為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

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
媮為一切因循覬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指為數世
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
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為至論蓋自隆
慶元年以来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于撫按
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
法亦畧已脩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
於一隅而不偏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舉貢而不
及於進士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
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不久
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
勤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
望而為者蓋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
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
將解弛而墮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
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
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
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以風其
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即

貪墨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
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不久
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
勤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
望而為者蓋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
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
將解弛而墮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
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
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
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以風其
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即
貪墨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

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已愛民
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群吏之期
各撫按官甄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總核名實如
果不謬所舉請　璽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
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即陞
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
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
授以應得　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
常者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吏者皆安官樂職
計慮長遠不屑屑於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
馭之亦異人執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

之知遇也扵臣見所援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群
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
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
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嘆
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
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為職任相若
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録悉加揆羅
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
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贓
吏巨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絜者
膺非常之賞貪墨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興行

而終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勸之至其不肖者嘗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贓吏是以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歛為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蕪隅磨缺名檢墮失寖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瑭謂受贓滿貫以上宜籍沒家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將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

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蠧於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僚多為所欺蒙不即擿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下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降陞　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刑法以容姦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贓吏之頑非在於為名也其始也以市井徂儈之行膺名秩即黍涎民之所有歛以自潤及其官致富自謂雄傑矣今欲禁贓吏而止於罰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辽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敗露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夤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由而洩　國家之網紀何為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

害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參　奏處治吏如　史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斥已贓私不徒論罪必如數追出助邊軽者追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也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朘膏血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篋橐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刺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宋范仲淹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憲之及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濯洗瘡痛沐浴膏潤太平之天可日月冀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于進職追　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敢為非臣之二議所宜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　一廣開

人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至
為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
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
不能自達者豈盡無乎嘗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
才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為官又嘗下
詔求訪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又許大臣辟
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以天下人材甚多文章經術
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亟也
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
則為王國楨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
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膽畧絕世力敵千

人者有譎睨兵事知韜鈐術數者有論辯縱橫可使
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
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托迹于畎畝屠沽商
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大臣為國長慮
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抑心下氣顧籍
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即不幸一旦有
事輒圍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群然嘯聚其流毒潰
裂凶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立潘所云在中國則
為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為夷狄効力大率皆此輩為
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是山之東西河
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姦

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
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小
進無階居嘗怏怏如鷹隼騷駃不能忘飛揚奔驚也
夫當平治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
民愁無聊或至弄兵萑蒲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
而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於此而欲為之計其猶
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
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
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爪牙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
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

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　明詔塞厚
望者録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撫
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詭部又於其中覈實用
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録秩以酬奬之其戍繆
濫憤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
禽敵之士輻輳而出於此途將來必有能為　朝廷
立名攘夷狄者是　國家于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
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潜消而
豫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嘗考民兵即古寓兵于農之意而行畿甸
為最急蓋　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
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虜犯

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臣魯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是時臣心竊危之年来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其為得策請試言其槩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鷙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為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　京師但恐處置失宜於民不能無所患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為無益臣以為荀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佥不濫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給勑下巡撫巡

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略倣成周因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二人郭其子一人兄弟三人郭其弟一人即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為二軍以其半為正兵半為奇兵即於編佥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尺籍差送巡撫兵備稽查操練或謂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固根本永持至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宗時籍河北強壯揀為義勇冦至則翔集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請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懸賞以勸今須豫為料理臣查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勦戚地土甚多雖有租銀真保一鎮各山口撤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為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

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兒開農者天下之大本穀者民之
大命乃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
加意於此宣德成化間常令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
一員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
事及預備倉糴糶販濟著令詳明所為愛憫元元計
安四海之道甚備柰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為迂
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末利大熾民心搖惑游惰成習
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政橫斂愈不
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強悍之衆
奮臂起而為盜蓋縣勸課不行貯積無策以至於此

所關繫非細事也臣竊度此以為方今之務亟宜責
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
以屯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
印官外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定委一員分
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移
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堙塞者悉
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瀦旱乾有所潴積及屆農
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勉其穡事輕徭薄賦稍紓其
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
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畝者鮮矣夫民貧生於
不足不足生於不農農事舉而人不充衍者也
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
己為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其糴買或偶因他
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耳及遇年饑民
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
小人淺見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
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
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于穀夫天下
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
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略倣隋唐
遺意皆設立義倉每豐歲則每糧一石令加納五升
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為各

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于每
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
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
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
具為聲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
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
歲終具農穀登耗飲散之數送戶部照對仍乞　勅
吏部于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能為　國立事者為
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無判大司農故事以總其
名又添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庶庾皆滿
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為虞富安天下之術也

農穀之事至為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況能偏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為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頃緣災異疊見時事多艱該言官疏陳部臣議覆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人具一疏各薦所知各陳所見上備　采擇臣濫竽九卿義不容默臣聞大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財始於君子先慎乎德孟子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仁義格心為急務誠以君身萬化之原幹旋振作之機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按科臣原疏拳拳懇望在乞

皇上宣召大臣咨訪商確俾各以職條對務求實濟而該部覆奏亦請仰法　列聖俯采群言將　宣召大臣一事亟　賜舉行以通上下之情以消天下之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所宜留念必不可緩者也此之不圖雖條奏叢委封章山積奚裨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也考覈論薦冊籍具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吏部所知外乎若吏部雖知不敢用必拘于禁例資格非要缺所能悉耳　國計盈縮戶部職也出納經費而裁之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使何乏材之可慮哉　陛下誠念經用匱竭欲知浮宿蠲浮冗當覈無問　宮府纖鉅竝許備陳直指某額可減某費可罷某宜月有清查某宜即時釐正一一盡言之　陛下更與輔臣面相商確毅然　獨斷則懲艾振刷之餘自然源潔流清可期饒裕何匱竭之為患哉昔宋臣趙普薦人至裂牘補進太祖竟聽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宦者充外使多妄奏請杜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乃停充使史傳記二君納諫以為美談向非面對安得達其誠悃卒相孚信也臣比見吏部大臣於原任給事中石星御史詹仰庇二臣嘗　請錄用此其心正欲仰成我

皇上一愛惜人材之　盛德非有他也疏入竝從　報罷是史部所薦且未蒙　俞允矣戶部大臣於太和門左庫局鋪墊等事嘗有論奏此其心亦欲仰贊我

皇上愛惜民膏之至計非有他也言出即獲譴呵是
戶部所陳且未蒙　天聽矣傳有之人臣盡瘁宣力
多從直言敢諫中得之故用人者與其下收瑕纇之
士不若優容骨鯁之臣如前吏部所薦二臣雖未經
履邊方乃其一念忠貞圖報之心臣固知必能忘身
狥國終始無二也取斯人用之艱危緩急決可恃賴
不愈於使貪使詐起寡廉鮮耻革益開倖進之端乎
昔人謂天下之費有舊約而今浮必求浮之自杜之
故節用者與其加察于遠不若法行自近如前戶部
所陳諸事雖深冗不盡在此由是推廣使每事皆稽
查臣固知必能漸塞漏源庶可補也及今日圖之

撙節儲蓄定獲實效不愈於毛舉瑣摘為移甲就乙
計重貽斯民之困乎臣闇省寡交事體菲昧誠不敢
雷同臆度妄有塵　瀆竊觀言官部臣建議奉奉意
所歸重實關至要未宜徒付空言故迂愚之見惟願
　聖明下順輿情於宣召咨訪亟　賜施行凡用人
理財事宜但責成部臣所言當理　俯垂聽納　廣
仁恩以容戇直慎儉德以懷永圖則實政日脩繁文
日省所以消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攘外永保萬世
治安端在此矣

　煉愚悃以廣　天恩疏　顧存仁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
然中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吾父母宗子大臣
宗子之家相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
之顛連無告者也至聞　元師孔子曰黃帝堯舜氏
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
佑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流通君道失而天下
否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怒君道得而天下泰上天
未嘗不垂祥以示喜而人君所以知化以善述窮神
以善繼者又未嘗不以天下之心為心天之所怒者
人君亦怒之天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交感
之機父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

故帝王之治始於伏羲神農成於黃帝至堯舜則通
變神化法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百
年至成周之治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康則制
禮作樂郁郁乎文而海不揚波當時之賛其治者不
過曰恭已曰無名曰刑措不用是知堯舜成康之法
天為治也當其法制之未備人文之未洽未嘗不乾
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天下之耳目比其法制之既
備人文之既洽又未嘗不斂寂神功休養生息以凝
天下之心志此其治所以至今稱盛說者謂泰和在
唐虞成周宇宙間者有自也自成康之後歷千餘年
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斟酌漢唐宋元之制而一準

於成周我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謂一新矣追我　皇上中興御極十有七紀凡天下之利病制度之因革或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舉行煥然大備而寶露靈鳩不一而見乃今秋　明堂配享稱　祖稱　宗而景雲晝見亦不旋踵及至昨朔　冊上　皇帝上帝之大號而天心下鑒星月爛然加尊　高祖高后之鴻號而　祖廟垂歆　天日晴朗當其時宇宙之和氣充塞臣民之懽忻無間雖唐虞成周之際真元會合之運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朝廷之禮樂可謂曠古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臣備

員詶科濫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以迓　天休頌功德者不為　陛下獻之豈惟所以負　陛下抑且以負　良時矣謹條為五事冒昧上陳伏乞　勑下廷臣詳議題請推類施行務使天下得覩虞周之盛而萬世之下復稱　陛下為恭已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一時也若我　皇上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又在　陛下躬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一曰廣曠蕩之詔臣聞孝子之養詣稅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敬之至於犬馬且然而況於人乎今夫　皇天上帝　陛下之父母　陛

下　皇天上帝之宗子也而天下之顛連無告赤子也今我皆　皇天上帝之所生　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　皇上因　明堂配父而冊　天尊　祖此自古未有之典禮也　天心鑒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有之祥瑞也近詶刑部審録重囚而特詔暫罷上廣　天恩及詶御史胡子中奏決罪囚而順天八府一體詔罷此又自古未聞之　恩澤也目今　詔示中外使不溥承　天意以廣　天恩縣破常調以悉曠典則　陛下視今日亦猶夫常耳何以昭示華夷而超越今古哉臣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皇上之所子愛者不止於京師我　皇上之所哀泣者亦不特於畿輔也即今天下罪囚輕免行刑者止於畿輔而已耳嗚呼是不知　陛下之赤子乎他如往年謫戍諸臣不下百十餘人昨因廷議俱已　詔宥無遺所未及者止於馬録楊慎呂經馮恩等數人爾即今顛沛歲久創艾日深而劉濟豐廙聞知病死其他摧折風塵所未知者恐又不止此而已則今天下之顛連無告臣知未有甚於此輩者切思六合同春而一夫不獲滿堂燕笑而向隅痛泣臣決知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忍者矣萬一不蒙　恩宥而賫志俱沒豈不為　大造之憾而生

仕之累扎伏乞　勅下廷臣議擬合無今日　大詔之頒凡臣民　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比前特廣其他謫戍諸臣一體　矜宥俾得生還鄉土均焉　聖世之民同歌太平之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言事謫降與夫邇來舉薦諸臣併望推廣　天恩不拘常例一體查奏陞用及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有他者亦乞槩　賜優容豈惟臣民之幸我　皇上渾淪平蕩之治真與天地同休而萬物一體矣　二曰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哉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之言深識治體之詔

也今我　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盖世可謂咸備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深洽而無外矣雖補偏救弊之方時不可無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此正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垂裳而治之日也夫何邇年以來守令出宰往往厭棄舊章好為新政不究　國家之大本大原惟屑屑於簿書期會之間不詳生民之大利大弊惟瑣瑣於毛錐蠅頭之末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前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興一利也名曰愛人後之欲自附於愛人者徵入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未及而民先不勝其擾矣況未必利乎於除一弊也名曰

節用後之欲自附於節用者復欲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度固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為貞矣況未必節乎此自昔之常態莫有甚於今日者使為當道者更復惟其名不惟其實形之薦剡考之課最者俱若人焉則後之為政者安得不效尤之而人甚一人日甚一日耶信如是則政體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不得不銜奇以譁衆屈指以待遷蓄患積弊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細民助　陛下流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司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勢之所趨或有所偏而節年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頒

詔諭詳悉無遺至於今年天下朝　覲官員款開利病吏部採擇題行者尤簡要而切當但各官到任不齊邸報之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浩繁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不視為故紙束之高閣愚者限於不及觀智者耻為不足觀反欲出已見以創為新政此　陛下所以有配天之德格天之功皆享安家樂業之休者未必不由於此伏乞　勅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　皇祖成法盡修職業不必好為新政以紛擾或令該部即將近日條約事宜凡有益於郡縣者悉採成帙遇初選官員如降須知事例人授一冊以

便省覽未必不爲簡仕之助而　國家之元氣生
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三曰重
撫按之責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天官之
黜陟係撫按之薦劾是撫按者守令所視以賢否天
官所視以黜陟生民所視以休戚即古弋天于巡狩
之職而可任非其人如往年　皇上勑諭部院曰欲
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職以爲表率他自不
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急缺風憲官員事奉　聖旨
近来御史出差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你每務要
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大抵　皇言
誠切中時弊矣惟撫按之薦劾不貴多而貴精至於

巡行之懲勸不以劾而以慎昔人所謂賞一人而天
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者用此道也以薦劾言如近
年之指深刻爲名流目循良爲庸品者固不足道至
若所舉者必欲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皂白之可別
所劾者必欲得其人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可取則
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巡行言如近年之捨琴鶴而肥
身指狐狸而埋轍者固不足道至若以羨餘爲課最
而委之查盤者務欲設法坐贓以除強爲能吏而託
之訪察者惟願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者也他如
唯諾擎拳而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謁而不恤驛
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御史顧璘兵科都給事中朱

隆禧已言之矣至於更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
生材不甚相遠而許多庶吏重聽何傷以操觚染翰
之徒旦夕臨之於民上當道者遽爲喜怒而責成效
不知數易長吏送故迎新所易新吏又未必皆賢徒
相益爲亂耳此漢臣黃霸之言尤爲今日切弊也伏
乞　勑下都察院行令撫按今後按臨務要恪修職
業共持大體以自表率至其舉劾懲勸更簡調繁以
報　陛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至於各官之陞
調撫按之推選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交固其心
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
天休永垂矣　四曰慎考察之政臣聞人之才行自

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
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是以伯鯀
治水無功必待九載而後考黜皐陶爲士執法而堯
宥之三信夫人材難得而罰疑惟輕也目今京官而
當事者不以惜材爲念而精考核臣恐以二邪棄干
城以觧言信宰我不肖者漏網而爲善者懼矣臣聞
祖宗之朝治化渾淪人皆修飭而考黜數少至成化
弘治之間而此意尚在也昨年考察京官而至今稱
冤未必非各官之罪而當事者亦或徇耳目爲是非
任喜怒爲憎愛植同異爲然否恩矣之太濫而過刻也
霽臣廷臣建議各官之負屈于下者　陛下數數

詔舉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太濫而人材之可惜乎
殊不知今日所謂賢而舉用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
考黜者與其憐舉之于既黜之後孰若精慎之于未
黜之先乎此其情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
察也又況　皇上　御極年久　德化之洽浹諸臣
者比前特深而諸臣之漸濡而向化者倘鮮亦異此
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于垂裳而治之時與諸臣相
忘于家人父子之日即今　大禮告成　皇天垂鑒
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勤左右奔走後先
周旋侍從之間親見　德化之成者顧不大乎　曠
典以　錫其身家以矜其罪過此豈　皇天一視同

仁之心　陛下推恩自近之意乎伏乞　勅下部院
明年考察務以愛惜為心以寬厚為本秉公持正開
誠布公比往年事例特加情恕以仰體　陛下之意
以上答　皇天之心　陛下之于自陳待罪者亦乞
槩　賜優容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則　國家之
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五曰抑邪佞之風臣聞堯舜之命禹精一執中之
言盡之而又諄諄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孔子斟酌四代之禮樂告顏淵而又終之曰放鄭聲
遠佞人信夫邪佞之言易惑而可畏也乃今如　明
堂之成鮮因豐坊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

璋何人而議如誤農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　皇

之欲化正有旨矣葉疑秀何人而乞度其他蝘蜓蠨蛸
鳴紛紛不已獻書獻頌源源不絕釋此禮樂大明之
時　天心垂鑒之日不頂為　詔諭以禁其將来臣
恐造言生事以瀆　聖聽者不止於吳璋巧言令色
以搖　國是者不特於葉疑秀矣伏乞榜　諭中外
以昭示人人使知吾　聖明正教中天如日或有前
項之徒出位陳言乘間希進者各該衙門務要參駁
究治及照考察京官目今在邇近来遊食之徒多有
罷閑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匠潛住京師希圖教唆
本狀詐害良善挾制官府報復讐怨甚至匿名投書

暮夜黏貼糾習成風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
用而已者近該禮部咨治生員黃淮奉　聖旨今後
罷黜生員并各色人等潛住京師假以建言為由希
圖進用及寫本狀教唆挾騙人的着緝事衙門訪拏
照例枷號發遣　陛下之意已先得之矣伏乞通行
巡城御史緝事衙門頂令用心緝拏重則問發口外
軽則遞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動惰務使公議
止出於臺諫而無容喙於蠢蜂　國是常持于廟
堂而不搖惑於萋菲則政教一而風俗美人心定
士習端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

遵　明旨陳民瘼疏　　潘季馴

查得先該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題為倭寇猖獗懇乞　聖恩申飭督撫臣工速加勦除以靖地方事該兵部題覆內開一何以安民議得東南自有倭患以來兵荒相繼十室九空征斂百出不止提編之苦剥削萬狀誠為激變之由皮盡而毛無所附良可痛心合無備行總督撫按官督同司道府州縣官務將殘民多方撫字一切無名之徵以次停罷被災地方應該作何賑貸作何蠲免具實奏　請聽候戶部處分其大小職官黷貨害民者文書到日限一月以裏各取太甚三四人指名奏請　旨拏究大抵為政在

人政貪則民殘政清則民安提綱挈領此為首務等因題奉　聖旨安民在守令得人近年各官恣意貪殘剥害以致百姓困苦這所議是吏部都察院便行文與各該撫按官將司府州縣正佐等官嚴加考察貪暴殃民的限一月內指實奏来處治其餘依議行欽此欽遵傳諭　綸音歡騰海外除將貪暴官員指名參　奏及將被倭地方相應蠲貸緣由據實具本題　請外然庸才鄙吏平知民瘼若非定立成規靡不循襲故轍臣嘗讀皇華之詩有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而程順釋之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于天下攷諸古　心廣臣之職也

臣自入境以来日惴惴然以不稱職是懼且廣東六

以饒廣為名而偏觀閭閻之間荒凉特甚烽火之報無日無聞所至之處即召父老而問其故俱云東粤僻在嶺表舊俗淳龐黎庶樂業正賦罕逋負之積供應鮮誅求之苦以是盜賊不作海邦莫安奈何近年以来法網疎闊人緣為姦牧民者視嶺海為珍寶之方而大縱豁壑為民者仰　九重在霄漢之上而控訴無門倣效成風日甚一日其他弊端不可枚舉至如里甲供應一節民甚不堪每州縣里長出役之時官取拜見銀四五十兩少亦不下二三十兩正佐首領各有等差吏書門皂亦有分例却又分派日辰輪

流供應買辦下程陳設酒席與夫交際禮儀各衙油燭六房紙劄差人盤纏之類月費不下數百金然里長不能自辦勢必派之甲首指一科十緣甲及乙故以官府一事一物之供而害已偏於通都之民矣傾資賣產鬻妻典妻以免笞楚之苦且於輪當之日則閭里之人盡皆出郭拋家失業其苦又有不可言者坐是官囊充裕民膏銷鑠有化而為盜者大半矣臣始聞之痛心酸鼻隨查廣東舊有均平之議皆係徵銀在官支辦止緣官吏寢閣不行以致私役里甲臣即　檄行各該州縣查舉均平之法不許里甲親當又恐原議未當勢難遵行復經案行布政司轉行守

各道通将一應公費廣集博訪細加參酌其處衙
某處簡僻某件可因某件可革某件關畧未備應訂
作何區處逐一查議停當開立款目規則類報該司
會同按察司覆議的確定以畫一之規必得官民兩
便經久可行之法纂成書冊一本呈奪未報隨該巡
巡歷各該府縣備加體訪有指辦下程一副而派銀
五十兩如河源縣者有皁隸私畜馬一匹一站索銀
一兩二錢如海陽縣者有雇皁隸迎送一次每名索
銀三兩二錢如長樂縣陽江等縣者有将里長分為
上中下戶上戶索銀八百中戶六百下戶一百如潮
陽縣者其他瑣屑不可枚舉較諸父老所言尤為酷

烈又経催行該司查議去後續據該司呈稱依蒙行
准分守嶺南等道左參政徐南金右參政劉慤左參
議馮皐謨右參議田楊谷送查議過廣州等十府所
屬州縣里甲均平可因可革應增應減數目備開書
冊前来該本司掌印左布政使楊伊志右布政使雷
賀會同按察司掌印僉事王學再加參訂仍發仰肇
慶府同知呂天恩高州府同知李渭增城縣知縣徐
甸備細查對類編成書分為四冊詳報到臣覆加訂
覈無回通行外臣看得新議均平銀兩大約加舊一
倍因其地之衝僻以為用之繁簡因其用之繁簡以
為銀之多寡或以縣小而衝或以他縣之力不能助也則處別稅以備之酌以
石防不均也給以由帖防重科也審編有期追徵有
限該用以防匱也夫馬有額下程有式樹準以防渝
也一曰歲辦蓋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蓋二年
三年或四年五年一用之數也三曰雜辦蓋取用無
常備預以待不時之需者也如此而猶恐有無名之
費紙筆所難載也則多貯雜用銀兩以備之如此而
猶恐捜剔太過法易變也則免其查盤止聽該道稽
考之較覈已定悉行照冊徵銀在官大事則令該吏
領銀買辦小事則令老人領銀買辦擔運之力助以
皁壯里長不令在官白擾公務催辦錢糧甲首悉放

歸農於數為詳於用為裕而於民為逸以一歲計之
全廣可省民財二十餘萬矣臣猶慮其有所窒礙難
於持久也又經備訊各該府州縣官俱稱自均平之
法舉行非惟小民稱快而上官亦可賴以成令名矣
行之暮月輿情恊然臣猶有所大懼者切惟天下
之事立法不難而守法為難守之於畿輔之地固難
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為尤難何者蓋嶺海出京萬里
人易以肆法易以偷昔蘇洵嘗有言曰遠方之民雖
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
聚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常多怨而
易動今廣東之民怨而動者亦多矣若非仰仗　天

語叮嚀雖有周公之法亦徒為紙上陳言耳竟何益
扒伏望　皇上俯念邊民疲困之極嚴立遠吏貪墨之防　勑下該部將臣前冊再加查閱如果少有分寸之益於民即便轉行布政司刊行通省府州縣官永為遵守如有故違者許諸色人等徑赴撫按衙門具告州縣官吏坐贓論罪該道與府坐以不行覺察指名參　奏臣又查得各省驛傳每年終撫按官通將支應過數目造冊　奏繳以防冒濫之弊今州縣之費百倍驛傳而全省民力不止各驛徑編數役而已合無比照驛傳事例免其開寫各項細數每年終撫按官備查某州用銀若干某縣用銀若干開立總

撒數目仍取具各府州縣不致復用里甲親當結狀造冊一本併同驛傳冊　奏繳庶幾　天威遠震而玩吏之心可懲　國典昭明而蠹政之漸自杜嶺海窮民獲蒙我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休澤矣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凌儒

臣謂人臣生值　昌明之時復講可言之會乃不能殫心畢知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臣愚無知待俟而不容不蚤慰其心者也　臣謹據事條列如左伏望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　一曰重貪墨之罰以勵頹風蓋　國家建立在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民保安地方之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府知州知縣等官此輩不貪則保釐司牧咸得其人民瘼庶幾其有瘳矣奈何此輩提方寸之印任意伸縮錢糧朝夕營私執敲朴以鞭笞百姓其所以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與夫因事受贓指公科斂甚至假借軍餉名色動罰大家富戶輒至幾百幾千推

髓剝膚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以贓吏之罰太輕蓋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其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為我臣謂　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遠苞苴而　明卉屢頒復諄諄乎私餽是禁迺日聽外官之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處如吾民之倒懸何合無　勑下該部通行撫按將屬內貪墨異常者不得擾以藩司官尊甲科可惜不得待以朝覲罷斥差完論劾即不時指實奏聞仍令該部今後遇有指名特奏者不得槩擬以憑拿辦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為民務須重擬以憑拿辦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

不蚤為録用而風采不衰見于後固若輩之所甘心者而野有遺賢其謂之何臣謂頃者既多罷斥睚人而將来復考黜不肖人才亦幾于乏矣此而舉隱逸以接續之誠　今日之所不容緩者合無　勑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繆妄將羅洪先等隨材器使及時登庸不使臣愚昌知而不舉之嫌復不使天下抱舉而不用之嘆若夫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悉許地方撫按各援其名以　聞如濫舉以樹私恩若三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連坐所舉如此則江漢鮮秉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拔茅連茹之餘庶在列者咸知所觀感興起矣伏乞　聖

裁

攄群情以裨安攘疏　游震得

臣聞天下至廣而群生之情至衆聖王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能使内外順治而無患者凡以節理人情疏通血脉始於君臣終於四裔其道亦簡易也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軻曰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　陛下心同覆載治寔百王偶值四方多故猶之堯湯水旱適足以為放勳綏猷之資誠使臣工格於奉職未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也今民生日窮盜賊日滋財用日急武備日玩乃諸臣狃於日前之無事故不敢以未然之患上告　君父謂為忠愛而不知其非誠心不欺以共圖久安之大忠也謹按諸臣為失有四伏乞　陛下察諸臣之失則知四方之情知四方之情則知所以持扶而全安之而仁覆天下矣何謂四失　一曰壅　德意臣聞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昔正德年間貪邪千紀捃克在位天下蓋岌岌矣賴　陛下更新化理寬徭罷役民遂生育　陛下子惠之仁蓋於今未之有改也而承宣非才制用無節上則搜括不時下則蔴絲欲盡自昔大臣每以告成受賞而獨遺　陛下以海内匱乏之憂況當盛治之極仁恩漸漬浮靈日多此又相沿之積難以一二言

也今水潦之灾自直隸以及河南山東地方阡陌行舟浸城灌堞又遠之旱熯無論焉臣聞人窮則呼父母凡此憔悴之民孰非四面内向以呼望於　陛下者而所司無名之徵力役之擾括取之用未見其已況於貪酷乘之豈所以綏民而使親附哉其失一也今水潦之灾自直隸以及河南山東地方阡陌行舟浸城灌堞又遠之旱熯無論焉臣聞人窮則呼父母凡此憔悴之民孰非四面内向以呼望於　陛下者而所司無名之徵力役之擾括取之用未見其已況於貪酷乘之豈所以綏民而使親附哉其失一也

二曰忽先憂臣觀易於泰卦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於否卦曰先否後喜消長之機豈不然哉今之臣工皆以時方熙洽樂於誦說太平而不樂於早計預慮評士習則慕悅圓機而厭謇直校官守則不羞放濁而狹節信故任事喜功之氣日漸消磨而宛轉巧

臣者以為不足畏而忘先事之圖豈不誤哉其二也　三曰飾甘言臣聞大道之行也君臣一體故君之於臣也無脩詞無擇言直示之意而不必於文也臣之於君也無避諱無曲忌直致其忠而不責於甘也是以武王戮祚當國命維新之初而吕尚獻丹書曰吉曰臧曰從曰函並陳無所忌諱所以昭物理盈厥之常而治道之所由盛也自昔大臣言官交爭論事誠使能如古人相爭如虎不失和氣胡不可者乃言官務忤大臣之心大臣務折言官之氣卒之狂直得罪無能盡公積誠以成交孚之益而習尚所激忌諱衆多甘言盈庭於緩急何賴焉其失三也　四曰

習觀望臣聞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殊位一體自古君臣莫難於相遇而其道莫大於相親　陛下善與人同不遺葑菲夫何為諸臣者自以　聖凡異度霄壤殊情有同異未投之感有疏遠難信之疑有喜怒未測之懼而又懷禄患失用志易分其不隱忠赤以盡言於　陛下之庭者或寡矣其失四也方今遼郡苦虜浙江淮備倭同患又河南強賊殘虐府城流劫日夏臣聞聖王因時立政用人致治故帝堯試鯀而有洪水之四岳舜納益稷之謨而曰禹亦昌言允以廣明目之寄而通血脉之用也　陛下倘以臣言不謬乞　勅群臣同心脩省仍乞　明詔下求民瘼備以

今日財用登耗之源災傷之等殫益之方虜賊倭寇之情狀及治兵理財一切弊竇凡在臣工皆討畢慮盡言雖失當不遽加罪庶幾物無隱情群策畢集而後宣布　德惠恤災節用散利薄征于以維繫群心而消邪僻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以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也其歡然愛戴四海一家本乎天性聖人亦自其固有者以感通之安攘之本固在此也惟　聖明察之

臣愚不勝惓惓

旱災疏

游震得

臣等訪得今歲之旱自大江以南至于閩廣勢甚闊遠誠有非常比者伏聞災不虛生緣政而起臣等奉職乖舛以至上干天和甘霖愆候除痛加脩省外謹列五事乞　勅該衙門詳議施行萬一小補地方幸甚

一曰申飭官箴傳說曰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照得南京國家鴻業肇基　陵寢攸在是以並設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門兩京並峙同符周之鎬京洛邑又有府廠內臣公侯勳貴事權不一力敵勢分故或倚法以朘削小民或越分以勞役丁卒行戶有和買之擾坊廂有供具之費是皆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也乞　勅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飭脩省查議裁禁務在清約成風四方為則至于在外郡

躬親於利害尤切有不得人其貽患不止于臣等前所云者仍乞備行各該撫按詳加訪其有貪污酷虐罷輭無能不勝任者許不時論黜再乞申　勅吏部加意受災地方遇有正官員缺即選才賢比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事例年限供職庶幾官必得人而救荒之政有攸賴矣　二曰節省民力切照江南財賦甲于天下而江南民困甚于昔時丁田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征無名之歛又再倍之其尤病者均徭里甲徵銀在官謂有書冊事例而營辦支應重復擾民經過使客之供億士夫人情之餽贈驛遞關文之胥濫船陸夫馬之絡繹無非取諸

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之奉謂之天字下程增秤耗紙贖之科謂之徵輸常例摧剝多端繭絲殆盡是以豪猾則投匿欺隱貧弱則獨累難賠遂至拖欠正供重厪部使催徵嚴逋逃愈甚再照上江二縣差額尤繁除係籍軍匠正役外有　內府各監局并工部匠曰匠役有　內府各庫藏并外關司舖戶人夫曰夫差論年里甲徵銀上櫃支應曰櫃銀一民備此三役而又暴取出于多門經用苦于無制是二縣之民窮且甚焉詢未詳前項所陳十不一二至于事情之僻遠弊竇之隱微其所未知多矣

乞　勅戶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戶工二部通查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之損曰貳篮可再享今民急無食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等愚昧以為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行停罷急紓民力以弭災患可也　三曰博舉荒政嘗聞救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蘇軾曰凶窶之救荒費多而無益者以救之遲故也然則得人而待之預其猶庶幾乎臣等考得宋臣趙抃之賑越也先期詢屬縣之詳民之被荒者幾鄉其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搆築可徵民使治之者幾所倉

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咨詢周詳先事為備社之所以為善也乞　勅戶部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備行各屬依倣前法審計預待其有事勢迫切民命急在旦夕者許所司便宜賑恤毋得拘泥文移申覆輾轉以致稽緩悞事庶幾有及時之益然今旱災地方闊遠無以江南屢歲未豐舊儲匱乏非賴　皇上浩蕩異恩厚加賑恤斯民不易存活除各該有司地方聽該巡撫衙門勘議題　請外照得南京城坊之民尤為四方根本乞　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

查　先動倉糧量行官糶少濟目前庶米價不致騰貴不及今急為疏滁與革竊恐江南之民無安日矣

薄穀且盡民歎愈急再議開放常平倉米以加賑惠其所不足則在該部議擬上　請施行　四曰責任撫臣切照江南應天蘇松徽寧十一府州無帶嘉湖二府物衆地大萌孽易生查得景泰年間巡撫侍郎李敏以撫內多事建請添設大臣一員分巡督理其後兼而一員事繁勢重官尊秩崇每多不肯盡心民務況遷轉既速則雖雅志有為咨詢未悉迨其諳習則　除書已下矣且南畿近因先任巡撫都御史歐陽鐸志欲裕民改行新法然事不法故條令繁多民不諳習後任撫臣屢嘗通變宜民而皆不久陞任未底盡一前後文移不同吏愈得緣為奸今照巡撫都

御史丁汝夔新任未久民情土俗諳練漸深當茲旱久似宜久于其任以責成功臣等查得先年南畿撫臣熊恕則以大理寺卿在任周恤則以侍郎繼陞尚書在任李敏則以侍郎在任乞　勅吏部查照近年題　准事例各處撫臣必須久任其有年勞積久相應論擢者亟　請加陞職銜照舊管事必使地方寧謐功績有成然後陞任此尤圖治之要弭患之先務也　五曰防遏盜賊易曰履霜堅氷至故事勢有積習之漸而聖人貴未然之防今亢旱已極饑饉必至饑饉至而無以紓之則益賊行矣乞

勅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備行各屬軍衛有司務在誠切撫諭使民感恩安業不思也變而又慎守關隘以詰奸慝善撫流民以防潰散嚴禁棲搶以銷邪謀庶幾民得安堵再照南京江防事體尤為重大而承平日久法禁弛怠容臣等再加詳訪另具　奏奪外仍乞先行操江巡江衙門慎重江防倍加隄備庶幾奏蕭不萌而地方以寧謐矣

時政四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脩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脩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苦不稍加更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　請用脩　聖明採擇

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于宣昭　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謾言數事或更至數宮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施任之始也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特　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廷辯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耳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腫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講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

化敝棄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効欲為一事須自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　天語丁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脩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君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

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大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積習之勢難使賢誼所謂豎蠶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申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

賤必申仍乞　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初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勅諭者又豈泥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

號令警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来　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緊從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録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内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

躭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理遠近嚴立期限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未有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揔撙之不精所之賤亦勿輕予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

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爽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推魯少丈者以無用見議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僩儻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因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

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規凡京官及三六年考滿五
得緊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
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
者乞將　詰勅　勳階等項酌　量裁與稍加差等
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
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
毋以一事緊其平生毋以一青掩其大節在京各衙
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
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
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
亦照吏部陞授　京職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

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
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
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參事久者即
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
職事可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
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
內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
無夷狄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
不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
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
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
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
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
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以為
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
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
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敢尚儉素以為天下
先仍乞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
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

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於
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不必
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
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民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實邊
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
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
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無并賦役不均花分詭
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肩破奸
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
濟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
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苦之民而自耗國家

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
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
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
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　定奪以後上下唯
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
伏乞　聖裁　一飭戒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莫
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
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
嚴飭邊臣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令等官頗稱得人
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
劄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

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
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
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
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
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按籍僉
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損無用
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懸
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
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
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
不能有為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

為之志屬任謀臣脩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
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今自守之
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耕牧
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
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
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
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
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
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
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

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虛文耳臣考之古禮及兵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為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賢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者分別　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醜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應詔陳言切務疏　王世貞

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　詔書內一款朝政得失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竊惟　皇上以　聖睿之資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法小廉朝野寧謐而又霈然下　德音求讜論此誠古　帝王之盛典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　湔拔復領事寄而夙嬰疾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　恩丘壑苟有一得敢愛其愚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逐忘刀祝之滅謹列為八事上　請倘以為可采　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法　祖宗以弘

[illegible]心臣竊惟我　祖宗功莫盛于　太祖高皇帝德孝莫先于　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illegible]

始臣愚不妄　瀆至于　孝宗皇帝永範而丕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于今過一[illegible]而謳謌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　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豔之寵節儉敦謹後乘無狗馬遘肥之嗜　御極十八年　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　朝退　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畫一以故幾益練少詹士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于游畋章有所指摘退　朝即　召中人李廣戒飭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

極圖說亟讀之且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為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為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　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兒力卿大臣不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進階　賜金繒以興廣儒遇糾彈即為溫慰自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恭翊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白靖獻戒愒許刻要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　命輔臣紬繹[illegible]匱之秘于　孝宗皇帝聖政略成一編朝夕呈覽

為　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悾悾　一正殺名以尊治體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恭行　天討掃除胡元登極之後名其　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勅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鬱攸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親　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　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　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

各門存　皇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思臣愚不勝悾悾一酌恩義以處　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脩玉牒臣云自　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萬位今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室之意往往傷于曲恩其待　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

疏遠軍亦可已矣又復設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一絕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　高帝及　太祖之後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於用義者也伏望　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悾悾　一正殺名以尊治體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恭行　天討掃除胡元登極之後名其　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勅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鬱攸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親　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　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　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　皇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思臣愚不勝悾悾一酌恩義以處　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脩玉牒臣云自　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萬位今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室之意往往傷于曲恩其待　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疏遠軍亦可已矣又復設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一絕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　高帝及　太祖之後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於用義者也伏望

之迄今未復　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屬在　國親
麗不億即有奇謀石畫不得與廟廊之議干城腹心
不得膺保障之托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
而顧乃畫才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
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鉤結
黨與為　國家憂如梁孝燕剌者乎伏乞下臣所言
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
得壅閼廢幾　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　宗親無戚
戚具爾之歎臣愚不勝惓惓一脩典章以昭　國
紀臣竊惟　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
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

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閣脩完進呈不知何緣
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之
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于不脩者
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　御頒行至於法
司上慴　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蹂
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　令旨或出題涉諷諫而比
以子罵父或奉　旨延遲而比以棄毀　詔書或奏
事不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
明言禁革著之會典中永以為戒臣又惟　太祖實
錄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
書未備以吕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

何若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欲下內閣諸耆
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為一書附之國史之末
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　社稷宜
釐其吠主之忠　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
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　國家治體關係非
細臣愚不勝惓惓一推　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
慶元年詔書旌錄言事及查舉　先朝大臣邺典海
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奮其忠力以為　國家風勵
一世之典無或遺於此或有事涉避遠或格小有未
合者臣請釐其一得以備採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
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大于韓國公李

善長頌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普
長楚營轉餉之功不下於鄭留中間以嫌疑獲罪王
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平之績遠過於絳灌
卒老牖下而時屬劻勷未蒙易名之典　文皇帝北
伐時失律者主帥丘福耳而固安侯火真等罵賊力
戰以死其忠節曖曖著實錄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
優加贈謚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官秩其
高風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
化行里閈其緒言足以繩往而開来副使李夢陽何
景明再上讓言力持權貴氣節卓卓即足以彰明　國是文
章足以潤色　皇猷臣以為此數臣者宜特褒以誌

昔迺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中詰慈一則上言
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間蹔嘗量移邑令慈與
引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合然其直節嶷行何可
遺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旌及于
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于下則位卑者勉脩一舉而
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惓惓　一昭爵賞以徠異
勳臣見　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
張大國恩淬礪士氣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
國家之財用稍詘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
異招以待下下不為異勳以報上斤斤守刓印之故
規而欲責人以撻伐之奇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

守仁在　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
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宰今復浪於多言夫書生
不諳故典謂伯爵為至重不知今世世稱伯者不下
數十人曷不取其　祖宗時鐵券校之其功不過下
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　皇上幸下
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　高帝
所未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綮之故取其嫡
系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北虜大者公小者
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　詔
者乎臣愚不勝惓惓　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

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趨痛
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士為之
梏腕且　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
他鎮不同臣愚欲望　皇上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
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以為
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
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
千餘名以為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
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
戚繼光馬芳者統之　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
詈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掖日逐演練嚴其賞

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
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中御史將京營
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
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
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
鎮緩急有賴而　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
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強戰無不勝臣愚不
勝惓惓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題又該吏部覆題乞
勅兩京九卿堂上科道及在外撫按諸臣限一月以

張鹵

裏各以前項事宜據所見聞開陳奏　進奉　聖
是欽此臣惟今天下事至急且大莫先此二者今天
下議論徒多而無裨實效亦莫先此二者茲　聖心
甚盛舉矣竊恐　獻言者猶不皆當實不免仍落故
套且容有基禍流毒不但徒仍故套而已蓋古之用
人惟隨時隨事隨地隨才舉一事無非求才之方舉
一世無非求才之地故垂綸者一日而恊卜扣角者
經宿而授政知之真即用之當也今一旦促柱徧期
令其各舉其旁求物色之功已不能如古人周至重
以近日習成舉論人才故套每一人倡即十人和使
倡之果必得其真則和之亦不妨於多然其人亦有

偶係傳聞原無的見且容有夾雜意見不本至公其
十人漫以群和成之欲吏部即據名登籍曰某某賢
某某才異時九卿督撫陞除惟取足于是外此者不
復索録此大亂之道也如近日巡撫鄖陽右僉都御
史孫應鰲舉境内人才而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何
遷亦在所舉夫以遷之黨依權姦貪黷賄賂江西巡
撫既已盡喪平生末路經營不復更知廉耻乃今奉
身歸里得脱堯舜之誅亦云至幸而鰲猶以境内人
才舉之不知在鰲意見其將謂何茲若不預為申飭
謂舉主無復如遷匪不敢信古人
治財亦有良法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所生財
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潦則秋旱
不加賦而上用足此桑弘羊之所以欺武帝也臣嘗
誦其言以為千古明白至論今日財用即周官法度
無補今之治財雖桑弘羊孔僅劉晏陳京趙贊之徒
亦不能生今之財蓋　國儲既虚民力亦竭今言理
財者謂但在節財不在生財夫謂在節財是矣但為
節財之議者皆開端而不竟其說指節財之事者皆
畧大而獨苛于細且不經孟浪之談復比比而有如
先帝丙辰中　詔求足財之道于時尚書吳鵬都御
史鄔懋卿各以裁減舉人坊牌及驛遞鋪陳船隻馬
贏頭匹銀兩之議獻致後于舉人銀兩或許蠲除人

學童生以所得補所減之數而士習壞或為加增長
夫水手以設處避原額之名而民病滋人人所共知
臣不暇細論至於驛遞諸差民既以血汗包賠竣役
乃復遡年按限追徵其額設銀數減半還官臣向知
高平時嘗追徵此等前件親見其顛連情狀雖極痛
心酸鼻臨之竟坐視其蕩田廬鬻妻子而不能救茲
若不預為申飭謂不有如鵬如懋卿之議復出臣亦
不敢信臣又惟今之事勢語用人如博利者急求明
珠若一誤認燕石為明珠則明珠無再至之理語理
財如治贏者必遠烏喙若一誤以參苓雜烏喙則參
苓無再奏之功使用一人而不能為　朝廷光重疆

圍干城顧使無似之人先以敗類用一策而未及濟遑儲匱竭　內帑空乏顧使不經之說先以戕民然則落落難羈之士可使若人之更敗而嗷嗷待斃之民能禁斯言之再誤耶臣是以不勝隱憂過計故今日明發入　朝一聞　明詔即激于中以此愚昧無知之見預陳　君父之前伏乞　天語丁寧　勅下吏部再加詳議要見遷之為人果是何品彙若干乞　勅下戶部亦加詳議要見昔之獻議果曾否病民果臣言不謬宜即將臣疏備細通行原擬應詼　獻議諸臣務要各出己見一本至公於用人則以如鰲如遷之事為懲戒但取真才勿拘方類即以一人舉十數人不為多合十數人舉一人不為少于理財則以如鵬如懋卿之議為懲戒但求大段勿事苛屑事可必行則嫵忽非所更計法可通變則今昔不必盡同以共求上合　天意仰副君心俯切民瘼則時事得因是以為推移　朝廷亦借是以為休美否則一番舉動竟屬空談後有施為人亦不信臣竊為　朝廷恥之其所不傾心罄力以共保斯言者誠亦無所逃罪臣備數諫垣亦當與議若惟圖隨衆塞責即於臣亦甚便然臣必為此說者以一念犬馬耿切之心終不敢惟忍圖自便而不為　國體惜也伏惟　皇上

睿察施行幸甚

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禦虜為急以仁民為大方今天下有三大患　親親則藩祿不給夫禦虜則邊餉不支夫仁民則公私告匱夫　皇上冊位東宮首念　宗藩祿糧之缺東西虜警會集多官安攘之謀　登極布令重軫國匱民窮之急則我　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若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思而念切　國家之計哉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尚以為安今日　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　皇上備言之臣等伏聞　宗藩者　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　皇上且將惻然動念矧　天潢乎廼今　宗室蕃盛廩祿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厚者猶可展祿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今者近在　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其中有識之士方抱長慮矧日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何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賈誼所謂及今不治必成痼疾者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顧區區一念愛　國不容自已嘗伏思之有一時教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時教養者何蓋宗　室最多之處貧困焉極矣子弟失教之素不檢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開實可資為生養之

今日切不可視宗學為緩圖也祿養之性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預養弗成勢衆易於變生臣極易於為暴苟不藉禮義以維之詎能久乎是以宗藩條例首載乎此而各處並未舉行者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本原則事可就緒今宜　申勅巡撫如例內所謂悉采　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　宗室中行脩譽著者一人為宗正以主宗學一應事宜專責巡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也三者如其議然後教授師生習學出學及稽考賢否并放縱傷教者參奏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著實舉行但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宜責在提學地方大遠并責在該道守巡

等官其　宗生多處特建一學果少處即宜於府縣軍民學內闢除空地一段創立一　祖訓堂并號舍以便宗生肄業宗學教訓專重德行宜訪其性度時加拘檢詢其素行立為勸戒凡貧宗饑困率由奢侈蚤為之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今貧宗多處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警覺蚤令習與性成若宗學條教脩明宗生各就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巡按特薦不次超擢然臣等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蓋貧窘　宗室於中有行誼最著宜加風勸者責令巡撫舉来在學於常祿外養以

一官之俸舉當必賞濫舉者罰其餘極貧無問

米脹之有貧不能葬者且呈到學量助其宗生固宜少課文辭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路延取醫師教訓是禮義貧富交相為養誠今日處　宗藩之急務焉但貧宗之勢亟矣或乞食道途或投身傭隸此固途人所不忍而親　郡王之支派伊遘者何獨忍之況祿厚者坐享貧迫者環視非久安之道也今宜因　宗學之建定議郡鎮國各仰荅　祖宗之靈深思一體之誼特開勸學睦宗之例凡祿萬石者歲薄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歲薄捐十分之一祿一千石者歲薄捐二十分之一扣存該處衙門悉收作

善最樂我　皇上特賜重書扁額以奬異之各分祿之數歲著為例此尤宗學所當聽屬之誼也凡此皆不過一時教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慮宜及今蚤為之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今貧宗多處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抑且地方有限在官府莫能為之謀即各宗自為生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曰聚則爭爭則亂無事既相尚以驕侈之風有事又相邀為挾制之術皆聚故也茲急宜散之於　宗室最多極貧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專責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其府州某大縣去守巡稍近地方可安插　宗室者奏請酌量分

討然後生計可活爭奪可弭但分封去原封不法便搬移原封除什物自行變賣外其房屋歸官變賣以助分封房舍皆限令狹小有制凡分封并有王府地方有司正官伏乞著為　令典例得管理　宗室有異常橫肆者有司仍許暫行拘管守住一面啓知該管　親郡一面徑自奏聞一一著為令焉此分封所當議者不容緩也伏見中土邊方宗甚貧迫地有曠閑其在各處宗富者連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鑽之地皆不可不措處也伏乞嚴限各撫按守巡查有官民無碍田地酌量歲可收租利若干各給貧宗抵折祿粮若干俾各令人佃種更嚴立查勘之法除

親王　欽賜田土查明外若　親郡以下係干校獻私占者　嚴勅撫按守巡查勘并諸人首告除以前不論外以後奏談歲收租利幾何可抵折祿糧幾何查果無碍仍給　宗室本主管業但抵折祿糧只許穀足三分之一其二分仍支祿糧若已穀足三分之一者凡多餘田土通行扣出給與別宗儻無別宗地方入官管理此利所當均者不容緩也嘗聞非族之禁士庶必嚴　天潢可混　祖宗在天之靈不能無忘恫者廼令花生子女禁止不與口糧而冒以花生混著汗混　玉牒者全無重罰豈所以嚴族類之辨歷　祖考之心乎若無嚴立保勘又不過紙上虛

徼隱難知誰能敵忽伏乞　申議除保勘舊規以外今後責任　親郡通行嚴禁凡　宗室及本家官眷親屬收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　親郡并官府衙門舉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縣官合賞銀五十兩或三十兩若已汙混　玉牒者所犯　宗室撫按奏請定行黜削此　天潢所當辨者不容緩也此三者皆百世經久之計雖非奇論實可必行儻當事者以遠慮為心庶幾或以一得可採議者又謂宜依　國初遼韓伊岷肅諸府之制祿米皆二千石郡王遞減又謂漢宋得應制舉及工商各治生為兩便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議但窮則思變變則

思通苟不措處久益難圖冀謀國者重加留意仰惟　皇上憐惻貧宗　勅下該部查覆務申嚴宗學之法刻期創建定議經久之計責在必行專乞　特賜尊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奬諭推祿宗學尚義睦宗凡事體應責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年一年奏報此　宗藩所當計處者一也都幽燕去邊咫尺邊事振則安邊事壞則危茲欲大振邊計非選練將士不可欲結士心非厚充邊餉不可先年邊餉之法藉商人中鹽屯田於邊高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邊屯廢而鹽課日增商困而官愈困焉去歲仰遵　明諭廷議籌邊申重理鹽法

之一策特設屯鹽大臣選用才望蓋誠有見於此而
思為救急之計矣伏考　廷議有曰奏請　簡用俾
之清理因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專為塞下
非為內地也迺昨　欽遣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南
一往河東等處往江北者無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
往江南者無理浙江湖廣雲貴等處屯田往河東者
無理四川等處屯田是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反在所
畧夫屯田鹽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
地之屯田原與鹽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田自
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有巡撫以專管則有分守屯
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巡按御史封疆既閫事體

亦殊今徧以一大臣無統之豈惟巡歷之難周亦且
查訪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詴地方添一造冊繳報而
已今仍宜責在詴部申明事體專責各省巡撫與分
守屯田道以下等官各務實修屯政嚴立舉劾外而
昨者　欽遣大臣請悉罷無山東河南浙江湖廣雲
貴四川等處屯田事務只宜各分搭九邊屯鹽地方
管理俾各清理鹽法外專意與復塞下屯田如是而
後仰荅　聖明不負初議何者鹽法清理一巡鹽御
史稍加久任可責成之若三大臣則專為清鹽法於
內而因以復屯鹽於外苟為不然甚非議遣之初意

愚中外人心之屬望者但九邊分搭管理或謂以
遠近分搭則江南鹽法即宜經理薊遼保定等處屯
鹽江北鹽法即宜經理宣大山西等處屯鹽河東鹽
法即宜經理延寧甘固屯鹽或謂宜以事體相關分
搭則又宜查酌屯鹽事例凡商人報中於某邊即支
鹽於內地某處者今大臣清理內地某處鹽法即宜
管理其邊屯田因各商支鹽報中地方以為大臣分
搭管理庶內外相關事體亦便若謂鹽法清理稍易
屯鹽興復甚難殊不知大臣設心惟思利國有利於
國不以其難而遂委之無利於國不以其易而苟為
之今三大臣之　遣專欲復邊商之屯中也議其難
者不過曰　內帑旦夕給邊專藉鹽引折色一旦赴

邊報中則在邊尚未得本色之利而在內已先乏給
發邊餉之資不知利不可以驟興法莫良於遠慮久
遠之計興復屯鹽為最即在目前酌處盈縮有方何
者凡在內鹽額初年以十分為率宜令八分仍納折
色二分赴邊庶在內折色尚多在邊脩復以漸其赴
邊商人必令厚利漸使樂趨待邊屯大興本色果賤
每年漸加以漸可多復焉若謂虜犯非時邊屯難種
今在邊屯軍非赤子耶果如所言邊塞將不保矣得
鹽商而邊屯愈固虜犯愈難但今屯鹽大臣必宜令
無領修築墩堡　勅書言事務俾屯軍鹽戶墩堡可觀
一應事宜聽大臣悉心措處惟當事者責而成之若

刊　社稷誠非久任不可遷大臣二考三考累有
勞績懇乞倍加　恩蔭特奬即本任漸進尚書　官
保之職俟後在內正卿員缺仍內補久任以酬其勞
統乞　皇上加念籌邊大計　勅下該部查議　欽
遣三大臣專職責令各兼邊鎮屯鹽重務久任考成
必期興復　祖宗良法庶邊儲不匱而官商軍民皆
利此屯鹽之當計處者二也伏讀易曰何以守位曰
人何以聚人曰財是天子所以聚人民守天位所需
於財用者至急也今者府庫空虛百姓窮困則民不
可聚矣不可聚豈特為民患已哉言及至此良可寒
心將欲蠲稅以裕民而度支無終歲之計將欲取民

以足國而百姓有雖咩之憂議者乃遂括天下府庫
之餘以充目前匱乏之用殊不知府庫不遺錙銖甚
非地方之福萬一變生不測官民將束手待斃矣今
宜酌量停止各處府庫搜括外其所以為急救之策
者惟在責成乎守令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邇
者百姓之不足實守令之不良致之也近年多慮守
令非才立為卓異勸奬綜覈名實失策尤甚自卓異
之名出而守令之職怠矣何者天下人材不相遠甚
今以某之才為異而彼不以異稱者在賢智之士將
欲馬曰治民生計者蓋如此至若今之催科原有額
數催科云拙徒不過縱杭頭攬戶之侵欺長猾胥積
揑之瞞隱滋奸須官解之施捱而小民不蒙惠也自

一立此名實緣掩過之葦實多飾詐匿情之風莫
則官風愈偽而吏治漸虛恒卓異之名誤之也至於
上下成風共喜奉承太過故守令奔走無虛日一以
能稱即致上司委用故州縣正官多差遣茲欲大振
吏治須罷卓異空名其迎送奉承與正官差委務查
近題事例嚴立禁革違者定行參黜一二示戒如是
則守令不緣虛名以亂實心不緣迎差委用以耗精
力然後各府州縣庶幾乎有實效矣夫政在養民義
先足國所謂實政者救今日之匱乏是也嘗聞守令
有五事曰治民生計也清民賦徭也通民財用也興
民禮教也防民暴亂也五者皆實政而簿書詞訟等

不與焉興禮教則倡德行重鄉約防暴亂則練鄉兵
嚴保甲此二者於置之一救之後賢守令自能力行
之廼今救民匱乏則莫要於生養賦役與財用之三
事者伏見近來守令無借口於撫字云自拙於催科
臣等竊謂欲撫百姓自有惠政原不係催科之拙與
不拙也所謂惠政必使嗷嗷赤子各遂生計或開墾
築鑿或勸農賑饑或蚕桑或樹畜或商賈或工或作
或山澤興利凡一應有生計可措者因地便民得所
欲焉曰治民生計者蓋如此至若今之催科原有額
數催科云拙徒不過縱杭頭攬戶之侵欺長猾胥積
揑之瞞隱滋奸須官解之施捱而小民不蒙惠也自

非精敏通才轍於錢穀莫考其要槩孔莫究其原要必嚴責府縣清查考覈凡見徵錢糧除災傷蠲免外設法追完逋負錢糧除遠年恩赦外其近年侵欺瞞隱拖捱者盡數查出甚則呈請上司追究如情節重大並許奏聞有錢糧不完不清者自州縣以上至分守管糧等官照例不得轉陞離任如不完不清至五分七分以上者戶部歲終照例查參降黜蓋賦有常經乃所以足國惟徭役輕減實可以便民曰清民賦役者蓋如此庶通若通民財用者蓋今民之困窮極矣錢法通行於民最便今不但南方未有行者即　輦轂之下且阻格焉臣等伏思官以錢為稅則民未有

不以錢為用者其在京須要責令　崇文門查照舊法以錢為稅外凡各衙門納官用皆須額定半銀半錢又必通行南北用錢地方凡係存留本處納官官用銀兩並額定半銀半錢若素不行錢地方限六書到日聽撫按官議處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撫按特薦量陞奬勵儻官有阻撓並令在京巡城御史及內外巡按科道等官參奏但錢之為用每銀一分只額限換用嘉靖通寶六文其前代舊錢皆視往時貴賤用七分之一庶錢不過賤民皆樂用嚴立諭禁不許故違有故違者當即重治更宜申重鑄錢之令兩京工部添設鑄錢一局委官造鑄歲鑄若干存留該處庫歲終奏報所鑄之錢例鑄　大明通寶四字以便通用嚴行天下每銀一分亦只用六文夫錢法通則民困可蘇民困蘇則國用可裕曰通民財用者蓋如此似此三者惟係撫按嚴責守令以上各官行之而撫按舉劾不必造餘文辭虛稱德譽只宜直書曰眷民生計能治幾分不治幾分賦役能清幾分不清幾分財用能通幾分不通幾分以至興禮教防暴亂俱如此類據事直書但失舉者必連坐妄劾者必降罰連坐降罰先後已經題准而當道並未舉行此後撫按舉劾不得雷同若有互相朦朧聽部院科道不時

查訪參劾庶幾連坐可行降罰無隱凡此無非嚴飭吏治裕　國保民之計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務停止奏薦卓異之名申嚴迎送委用之禁責成保民足　國之計申明連坐降罰并舉劾不用文字直書其事之條至如錢糧違欠不許離任以錢為稅及申重鑄錢之令一一乞　勅戶部嚴切議行之各該省直遠近俱要限期　奏報此民窮國匱之當計處者三也凡此三事最為拯救匱乏之中要務遭值　明聖躬節儉以先天下尤為救民恤匱之本馬掌伏讀　聖詔有曰　朕加意節省又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大哉　聖謨臣民懽動然佚欲或生於豐盛

儉德易隳於有終懇乞我　皇上仍賜加意臣等守
罪該科慮慊經久敬獻蒭蕘之悃少紓蔡蘿之誅
若三事誠不足以察微言之未必其能盡義不取於
和衆即盡言之未必其遽行仰賴　皇上念宗藩之
至急思以固未然之防懷邊鄙之至虛永以消脫巾
之患計民窮國匱之已甚務以眞聚人守位之謀責
在當事嚴議實行經畫措處於先稽考奏報於後力
挽之必勝身任之弗辭在　皇上遂親親仁民之心
朝廷定安內攘外之畧不惟艱難圖之已濟而且
久安長治之可圖矣　宗社幸甚中外生靈幸甚

竭愚忠以陳政要疏　鄭履淳

伏惟時方多故萬姓爰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囂煩
終乏及民之澤下實窮愁局蹐咯無樂生之心工賈
農商各失其業兵災徑賦率土靡寧燕雲遼代中原
之脊也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
也洪波蕩析而四顧無烟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疆
狼馮伏而嘯聚相扇漸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
劇而姦宄未殲搜斂日新耗蠹日甚請急日增於掊
克帑廋日罄於那移　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
鳴尤惻舟車盡敝飛輓多艱籽柚既空枷鎖猶遍民
已窮而手益不可息墾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饑莩宦
不安席迺圍蕭條閭里烽火闌河武衛陵夷卒伍

恣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恠人妖天鳴地震彗孛
見於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告凶於薪膽於宵
急無備根本潛搖殆有陳涉阿骨打之徒窺伺於世
雖李綱宗澤之才展布猶難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
等當慟哭流涕於　陛前　皇上應卧薪膽於宵
肝也夫饑寒迫身易為衣食替替赤子　聖主之資
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罔窮之懼則上
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人矣而今之最急孰
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陛下御
極以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濟濟多士豈無一當
聖心似可少慰承式之望矣憂虞閱歲天步艱難又
值不容靜逸之時矣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
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
孤乾坤否隔欲見君子阻於車鄰呈約巷牖寂無取
舍忠言重拆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懼姬姜違脫珥
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日　覲絕疇咨之益　便殿
覽接之期回話既懲趙普奚從而補牘內批徑出
簒轍何自以封還紀綱廢於因循賢愚襲於玩愒功
罪之欺蒙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善類既失於振揚
厘愆陰啓乎閹寺言涉宮府轍肆阻撓梗在私門堅
不可破始也童牛羸豕之圖不豫他日城狐社鼠之

計莫施速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風行勢協羣
移會使台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愠悔於孤立威福
倒驅於冠裳茲霜雖未氷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患豈
在明況旁觀宇內果何時也而處堂燕雀敝日雲霾
韋制優游遡風孔儳深顧隱憂誠恐川潰土崩一旦
決裂不可復救萬衆洶洶皆謂群小侮常明良踈間
自開闕以來未有若是可以永安者寧顧倚之由願
裕蠹而盡拱淵默遂可濟蹇亨屯乎　陛下不自以
宗社之憂為憂縱有忠臣烈士以憂　陛下之憂亦
何能上達以自效也伏願　早奮英斷之閎於以決
大計而勿為小故之所淆　弘昭睿哲之明於以任

君子而勿為僻昵之所惑　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
思栽培傾覆之命為難諶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
向背岩險之情為可畏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癘瘵
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廢政以蠻夷為閑門勁敵以
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
拂士　省納啟士儻翁大立等疏以求鯁議訏謀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親授　綸
綸都俞一堂乃成　朝著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
幾事一去不可為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
忻際清時迺見邪正相持賢人製肘太平未兆感憤
激衷冒犯　天威觸怒權倖自知弗宥伏祈　聖明
垂鑒臣心無他更　勅閣部科道諸臣再加看議如
果臣言頗或可採即乞俯　賜施行蒼生幸甚群臣
不勝敬應之至

援直一

赦言官以光　聖德疏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為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　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往直者每賜優容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

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及四旦嘗舉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雖律條有以為訕謗之罪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前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吏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則不能起人主之聽激切則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

基於此　朝廷之耳目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　陛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因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洋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御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　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

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吏言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則不能起人主之聽激切則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基於此　朝廷之耳目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　陛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因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洋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御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　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

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布

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怒欲罪之群臣有
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怒未解
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　朝廷耳烏可深罪
乎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
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
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　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
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
言遂令士奇就前草　勅引過命弋謙仍舊朝參令

百官言無以謙為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
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洋等不識事體縷縷下獄
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
沛發　明詔不日而赦之則豈惟洋等心懷感媿益
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
聖德懽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為
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　祖宗而貞
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弋惟在　聖
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　臣曾等胥瀆　天威無任殞
越之至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鈔　夏鍒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
察御史湯鼐任儀姜綰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
以言事放棄於外臣前處遠不知　朝廷之上以為
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為之君文祥
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
如此也自問不喻有疑於心自今年來始知　陛下
之意以為此輩徒欲迟已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
佑棄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以是而勸　陛下
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唐太宗
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者皆見
於載籍至今稱之使文祥等其言有益於國而　陛
下容之此未見　陛下之大儻其言無益於國而
陛下能容此見　陛下之難耳如文祥等臣亦不論
但人臣因言得罪又久在外恐非　朝廷之宜盛德
之事蓋人主之體每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為先發
人心之悅然後稱人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保鴻名
也如今之事未見有此　陛下本有納諫之實而小
在在外反成　陛下郤諫之名又為　陛下舉動之
累此愚臣因置後害為　陛下言也憂　明主而恐
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之臣恃　陛
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數小臣顛頷貶所
漂泊海邦或觸瘴毒親夷獠犯魑魅皆有憂虞而無

懽愜則不特　陛下有不得其所之人而群臣亦向隅之泣天生　聖于天之為民豈徒湛恩之中更覩此輩哉此又　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者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者并歸於人主之一身矣是以忠臣者固喜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臣之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願已之完好而遺主上以疵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尤人主

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　陛下之柱必有今日之事為此事以遺　陛下者　陛下之意未石大臣劉某者誤　陛下也蓋時有直士既非小人之利尤於權臣不便彼見文祥等既殫萬某又論尹某懽其一旦及已也於是有助之攘袂操戈自逐如魏某者出焉使人至此豈不愈有跡乎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不知臣是以不敢止也如某者不能久近一體加　恩及被魏某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亦已加察然後罷劉某還其家以儆有位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臣願　陛下行此二事以應天道以順陰陽　陛下誠然乎則大聖人之作為固耳目所未有簡冊所未載人心大回　宗社獲福不足以言其應也臣本無知識又無言責今將遠去思見　陛下而無由是故一著狂直以附傳言之義行古之道也

建言疏

何孟春

臣少觀古史聖君之世必無以言得罪者聖世之臣必無以言為諱其非聖世可知仰惟　皇帝陛下聖明來圖求治理省覽章疏採愚者之慮擇狂夫之言數年之間下興敢言之風上有弗咈之美三代而後臣不謂重有　今日臣生適聖君之世又為聖世之臣敢烈揚休情無已已而今月十三日事乃有深為　陛下惜者臣始聞科道官待罪闕下不信久之朝無諱言此其時也科道近來不聞以言得罪者既而詔下錦衣衛獄臣詢諸道路緣　忧于州劉遜違法事情科道為之分釋有乖　宸斷以至

於此夫　峴王所奏　陛下不加體勘便差官趁
劉遜赴京　陛下於待　宗支厚矣科道共論所奏
未委虛實乞免差官校　陛下又并科道下諸理臣
則以　陛下為過於厚　宗支也夫過於厚宗支猶
不失為　陛下盛德而外間傳言至謂　陛下素不
罪言者今乃有此事由科道前會阻俾臣之進不當
聖心杜貴戚之求久蓄　聖怒故耳臣益惑焉　陛
下前於科道劉子不惟不罪而又聽之此何謂哉
陛下本厚　宗支而過卒生臣下之言如此則臣所
以不能不為　陛下惜也科道惟習熟　陛下必不
罪言者感激自許以不諱言為職小大廢政然否之

際輒形諸論列事體差謬豈能無之十三日之事臣
非敢謂言者不當得罪而恐臣下自此以　陛下為
罪言者將遂以言為諱也科道在今職為言路　陛
下今因其言之失而罪之失止一事而連坐者五六
十人國體不無少傷公論不無少挫挫公論傷國體
而　聖治自此少虧矣編修羅玘御史張淳有見於
此曾各具本親齎冀徹　旋冕載回成命伏闕惴惴
以俟逾三日不得報臣用是復有請焉　陛下恩遇
有為　陛下慮者科道衆官逮繫久矣今
向炎熇猝犴迫隘毒蒸如炙萬分一有沾疾而瘐
者　陛下何以忍之論罪不至死而死當其在獄聖
世有諫臣如此臣不識　陛下何辭以謝天下伏願
陛下含垢納汙廣山澤之量早賜　詔旨從輕發落
使下不墜敢言之風　陛下亦終始全從諫弗咈之
美天下幸甚倘以臣言不足聽而復遲之　命下之
日又非臣所請者朝野觀望誰不乾沒為心自全為
計等水鳧於隨波同伏馬之食豆而肯更北龍鱗料
虎口捐不貲之軀以蹈不測之禍耶臣瞻　天仰
聖無任戰慄之至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臣聞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莫先於親親矣體辭臣
則次之蓋惇睦之典隆於九族篤天敘也四體之念
同乎百僚勵臣節也親親矣而小臣之情不通則耳
目成壅蔽之失政教多廢闕之虞臣工危疑萬幾叢
脞因之親愛不洽於宗族好惡每淆於猜疑雖欲擴
親親之恩勢亦有難為者此九經之相為流通並行
而不悖也屬者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胡世寧因言
地方弭盜事宜旁及寧府軍民獎政詼兵部題奉欽
依施行續詼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
都察院具覆奉欽依提解来京問理臣於此得以

窺　陛下之心美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　陛下不
以為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寄其
司行其言庸以體其心既乃寧王擬捨為言　陛下
以為嫌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
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一舉而九經盡其二矣夫以
陛下之遇寧王重違廷論有護衛土田之錫璽書褒
美之頻其隆重之極相與相孚之深之厚有耳目者
所共知也胡世寧非病風喪心何苦為言彼要皆有
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亦知　聖明之虛懷
聽納寧王之能聞過則喜也不意狂瞽之徵乃罹羅
織之厄伏念　陛下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親之恩

繼因宗室之言詔令御史提解来京夫何公文給驛
四月稽遲寧王復上在逃之章於是乃有官校之命
陛下於此亦投杼矣痛惟右件情跡中間大有可疑
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之不重則報
復之心未厭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寧焉
能址走胡南走越我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於溝洫
而人莫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授命也　臣願　陛
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寧王之事先諫江西給事中
徐文溥論其威勢日盛暴行大彰王因懲創思欲剗
磨該長史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擾貢我若曰禮樂政令漸不出自　朝
廷　陛下為太過即其區區一念之忱大抵防微杜漸
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王亦曰詞

在　聖明洞鑒矣使
於逃又何能曲荷
言目省則於賢仁有
君臣孚契之情與天
在王所者懼發摘其私而禍之速已故假危言以激
王之怒姑為是自塞一斗觀其稱元阿嚮圖所言御史
臺乃世祖所建我與祖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此王之
真心發見者也按察副使　祖宗所建外臺也言縱
狂悖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排擊引而置諸危法
也我即如其言則是上損國威下招物議張難撲之
勢杜將來之口一舉而四失焉臣愚之尤未解也夫

以聖如　陛下而狂直一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
外解體早遠之臣不足惜如　朝廷紀綱何積薪之
火漸炙敢言之氣銷鑠雍蔽之患既成猜疑之隙必
至所謂親親也體群臣也不相為用而相為厲階矣
伏望　皇上正政理之經廓弘仁之量曲垂寬宥矜
此孤愚將世寧釋之
行事件追寃沉匿　詔徵俯加甄用議處奏內應
其業　朝廷篤天潢之
聿興三無致頌矣

加意聽納以勵曠官疏　章僑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行為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

潛非所以昭　今德廣忠益也是故徒紛糾而實繫
每抗擊而不下聞者不足以為戒言者始足以為罪
其厭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於治今之言也病於
治何也君臣之間蓄疑成讎為言路大閒猶之夫
痺不仁殆成痼疾火而盧扁弗治也　今日之事夫
何以異此　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憂深瘝
曠斧鉞在念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戾臣未之信
也改元之　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
唯恐其不盡　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等景象
耶邇來　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深
再變而為呵譴之漸蓋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

既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便外不失於大
夫此法極天下之妙而實坐天下之拙也斯固　陛
下神聖諸臣莫及間有一二過言不足信遂執此而
槩棄之歟其始左右神姦日伺其便宣奏之際指摘
瑕疵而故墜　陛下之不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
不終誰任其咎我臣嘗披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
與各衙門常事　奏題可得　俞允外其餘法言異
言責難之言獨違之言是非臧否一大臣自夫有信任之說卒未嘗　面進一唯付之不理自
夫有信任之說卒未嘗正安陸之祀自夫有　內降之說卒未
嘗清錦衣之籍言　封拜曰不可玉田京山自若

言賞賚曰太私貴戚新宅將興也言　詔令虛文汗之未能也言　宮府異法協體之尤難也李隆佘曰可殺既朝審而復勘彥鵬數請行誅藉國圄以養生他如下羅載於法司卻崔文之齋醮票擬出自內閣章疏經由乙覽寡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尚何言哉凡此等類言官言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虞以為煩且瀆也自今言之暮投疏而入旦取旨而出應答如響略無滯疑言路之通似莫過於今日始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却之曰已有旨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擾曰如何又這等

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於言外但未之加誅爲耳則言路之塞實莫過於　今日　先朝拒諫十無一荅其荅者必見諸實事也　陛下開諫十有十荅其荅者徒托諸空言也正德年來縉紳摧剝之餘幸有　今日諫官一書生耳批鱗嬰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數羞比仗馬之立詎意意簿言無采徒聞梟鳥之鳴然則臣等亦自厭之矣惡用是嘵嘵者爲哉臣不佞不知所裁將吞聲而緘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靜言思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夫復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以匡予不逮匪言勿言勿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無侈於

靡以眩其名於天下各諫承行衙門按日覆奏有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　覩覽章奏委信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心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謨弗昌痒乃官事請先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昔馬周之諫唐太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

錄愚忠以光　聖孝疏

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敘

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補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以成至治以全　大孝則朕之志於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堯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不自滿假許令臣等修職盡忠一切有裨於政理者條具奏聞寔即成湯檢身如不及武王不泄邇忘遠之盛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簡拔擢任撫臣矢心戮力

無以仰酬萬一然鄙懷偶有所見不以上聞是
君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其
心焉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
而隨之又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終身
不衰至於大焉盡然而況於人乎前此在廷諸臣因
議　大禮各出己見未當　聖心伏諫號泣於　殿
陛之間誠亦有罪矣然揆之於禮則亦臣子事君父
之常耳豈可深以為異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
事中御史主事等官皆　祖宗　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樂善遠邁東平龍潛之日每見賢
人貞士輒隆禮遇則前諸臣者正　獻皇帝之所深

愛而致敬焉者　陛下如宥其過憫其愚從其寬貸
之調謫遠戍者復還原職被撻物故者優恤厥後是
即禮所謂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終身不衰
之意真足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其於　聖孝
豈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英資天授紹統之初
嘗　禮召輔臣賜之燕坐又嘗敷錫群臣渙頒　恩
典君臣之際禮遇隆重未嘗有乖但此舉措揆之堯
舜之德委有違戾　綸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感
激激烈以為　聖心必有不安於此者矣然湯武之
聖改過不憚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故曰用人惟己改過
不吝　陛下奚獨吝於是乎況侍郎何孟春學

熙等皆操履醇固學識閎深正宜置諸左右以資於
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王元正安磐張漢卿
朱澮馬明衡等皆淹養冲裕論思有體亦宜出入
禁闥以責後效至于給事中等官張原毛玉裴紹宗
王思王相胡瓊等身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流落尤
為可憫然此皆諸臣愚戇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
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咸與維新之
恩特垂　聖慈將前諸臣詔　賜優恤俾調謫者得
以及時效用物故者可以自慰無憾　聖諭之所謂
有裨於政理者宜莫急於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
人之佑助或亦不出於此矣干冒　天威無任戰懼

之至

體群情以保治安疏

李高

臣惟保安圖治之道無他要在通天下之情而已能
通天下之情然後能得天下之心古之善治者然也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
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其意以每卑之勢
相懸則上下之情易壅故曲為體悉多方以求通之
是以天下人心翕然歸往運祚之遠者七八百年次
者亦不下五六百年至於後世遠不及古一治一亂
要皆繫天下之人情通者治壅者亂曉然可屈指計

臣仰惟　陛下臨御之初信用輔臣召起遺逸廣遮

言路刻剝弊端大小臣工朝入章疏暮奉　綸音雖
不曲中人情允當事體在　朝在野欣欣望治蓋
陛下真古帝王之資故大通天下之人情以基億萬
斯年之運祚者也近聞在　廷諸臣何孟春等有伏
闕之舉致冒　天威宣諭梃辱臣等切惟諸臣雖狂
直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夫諸臣冠裳袍
笏從容朝署之間何其榮也身一伏　闕遂至幽囚
汙獄之中鞭梃　大廷之外何其辱也寧為此而不
為彼諸臣之情其必有甚不得已者　陛下之聖明
獨不能少垂察耶　陛下之明日月也少肯迴光內
照掩躬自省察諸臣今日之情果何為哉俯伏　闕

廷之下以干　朝廷不測之威其情必壅而不能上
達者知其有所壅　陛下必思所以通之矣尚忍罪
之耶惟　陛下之明不加之意哉以諸臣為欺罔將
見諸臣之情益壅則天下之情亦壅天下之情壅則
恐天下之心危甚哉人心之不可測也自古天下之
情不自壅皆由小人壅之今日諸臣之情桂萼張聰
之所激也蓋　陛下大禮之詔下未旬月而萼等敢
為　　考之號未除萬世之笑未已之說以簧惑　陛
下之聽上援　天子之尊以行胥臆之見欲　陛下
紊更改之政以快其曲學偏見之私在　廷諸
臣一體酌於　殿陛之遠而不能面陳見於章牘之

繁而不復取信故惻怳危迫而至於伏　闕諸臣豈
此豈得已哉　陛下當知所以體悉之不宜重壅之
也在易上下交而其志通於卦為泰上下不交而其
志不通於卦為否否泰之幾繫上下交與不交耳
陛下身為保泰之主其可不思所以通天下之情耶
且諸臣之所以為此者以　君臣大義百不忍負故
忍而就此耳　陛下從而加之罪使或此風遂長人
乃訓之朝署之間俛首結舌旅進旅退胥而為害是
豈　陛下之利哉況情之於人猶水之於川也通之
則順壅之則逆故傳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
之　陛下其可不加之意哉伏望　陛下遠法三代
之哲王近守　列聖之成憲博采群議不偏聽而生
奸大通物情不壅下而啓蔽惜人才如元氣繫人心
如命脉實　宗社無疆之休亦　聖明永終之譽臣
等不勝願望之至

述格言以資治道疏

臣觀三代而下君之英明者莫過於唐太宗臣之善
諫者莫過於魏徵當時勸行仁義君臣道合太宗謂
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人自歸
之此本乎魏徵之勸也遂致貞觀之治外戶不閉斗
米三錢可謂盛矣所上奏疏具在唐史宋名臣包拯
曾列三條進呈於君厥後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

鄭洛書

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天下翕然歸仁君德治道不下太宗豈非有得於拯之哉孰乎臣伏謂魏徵言於當時亦可采納於　今日輙不自揣竊附包拯之意亦謹釐五疏備列於左伏望陛下萬機之暇特　賜覽觀則其君任賢納諫之美其臣輔君進諫之忠可以堅見而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謂龜鑑拊髀古人責備廷臣將必有在亦廣學立政之一助焉惟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一貞觀二年太宗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徵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近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曰善臣謹按兼聽則公忠謟諛進偏信則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一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之帝王有興有衰有朝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讒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望卿等以為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畏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宜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

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諭臣謹按太宗欲通下情而防壅蔽魏徵告以畏民心而保君德交相儆戒爰至太平　一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為一體輕物則骨

肉為行路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民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壅蔽則思廣納以開聰鑒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賞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繹此十思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太宗褒荅之臣謹按魏徵告太宗十思而元之雖比隆堯舜可也　一貞觀十四年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為股肱齊體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尋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

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君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蓋信之則無可疑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既同魚水豈有變志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誠能敷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四五帝可六矣太宗深嘉納之臣謹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地天交泰之時也太宗嘗言為群臣思龍逢之誅又使群臣為己思

惰事之失可謂上下相信豈非魏徵此疏有以啓之歟一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見群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陷鑊胥臼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朕開懷納諫卿等無怖懼不盡言臣謹按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太宗思群臣不諫魏徵以愛其身畏罪為告蓋欲使言者無罪成太宗納諫如流之美也

容直言霽嚴譴以廣　聖聰疏　陳時明

臣切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宗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宗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朝驚駭夫劉宗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自古帝王暨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邪情狀責之而後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蔽也所以圖

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于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盡下而冀善言也所以畧小過而存大體也宗自以身荷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遭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憸佞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廉得崔文誘導經設醮事且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濫用　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款舉職事也當宗此疏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見疎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幸也詎意閱月之後復有崔文強辱之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家以假齋醮侵　內帑効崔文有是事當　命內司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諭左右而為先事之防家為　朝廷慮無不可也文被効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知之何以還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日非而其杜稷亦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驪黃昔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況

　陛下嘉靖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遇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利病許直言無隱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青史為千古　盛德事今家忽以言得罪恐非　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黷棄之而自點污之觀者以為何如哉伏讀嘉靖改元一　詔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麤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天理揆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　詔如出一轍敢固將傳之　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陛下之寶　陛下自當惜之可也詎意主而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犬搏噬姦宄是豈

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蠹粉也罕矣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還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日非而其杜稷亦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驪黃昔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況　陛下嘉靖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遇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利病許直言無隱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青史為千古　盛德事今家忽以言得罪恐非　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黷棄之而自點污之觀者以為何如哉伏讀嘉靖改元一　詔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麤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天理揆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　詔如出一轍敢固將傳之　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陛下之寶　陛下自當惜之可也詎意

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顧治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終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　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所為出漢唐宋之下乎就使宋言委任妄罪委當加天下之人先以　明詔為主而望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望焉宋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尚不知況可使聞於夷狄乎宋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　陛下之寵幸宦臣又以所蒙幸者習道

經建齋醮也宋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開異端也寵幸宦官非　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朝廷美事也　陛下雖曰宋狂率天下則曰　陛下阿私近幸之故　陛下雖曰宋妄言天下則曰　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宋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家言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已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顧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近傳布其于　盛德關係匪

亦足明其為党得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来未有不遵後日之悔者也況因文而罪言官虧　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思治之望首壞　明詔上玷　盛德阻言官忠藎之門長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言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宋為其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　上設齋醮因而溢費　內帑不貲給事中劉宋以為言文愬之　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　陛下于一時而寔使　陛下取議于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

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蹉跎南內抑鬱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于人心威令未行于左右無異端之故將宋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家言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已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顧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近傳布其于　盛德關係匪

亦足明其為党得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来未有不遵後日之悔者也況因文而罪言官虧　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思治之望首壞　明詔上玷　盛德阻言官忠藎之門長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言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宋為其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　上設齋醮因而溢費　內帑不貲給事中劉宋以為言文愬之　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　陛下于一時而寔使　陛下取議于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

其御勒以防不捍之虞今復假之恩顧拂逆天
心為之黜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循烏也烏
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
恐昨隸耨鉏不特起于秦指鹿為馬將復見於今也
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收回　成命存劉家以誘致
盡言罪崔文以湔雪　聖德于以疏通既塞之言路
于以招抹將散之人心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
海清寧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
盡言者矣亦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元吉言改過貴速也臣何罪言官知言出於口必觸
犯近幸但臣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

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　君父于有過之地當霧萬
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為累及身家萬
世之誅寧以得罪名教臣非不解人意而為是瞽言
也亦非瞑目宵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其
近且輕者而居之誠日夜拳拳於　君父不願　朝
廷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
疎遠而亮其衷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于收回使
天下之人知今日之罪言官累非　陛下本意也則
社稷幸甚天下蒼生幸甚臣待罪言署之臣亦幸甚

優容諫官疏

該禮科給事中劉家題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奉
衛道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家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封品調外任責
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劉家勍奏太監崔文以左道
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不下六七萬兩因崔
文有撫拾之奏而劉家遂蒙外任之除臣竊惟　祖
宗設科道等官寄以言責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
言之而當則採而行之言之不當亦宜置而容之古
之善治之君於直言敢諫之士或賞之絹或加之官
正所以作其慷慨敢言之氣而誘之使也誘之使
言尚有不敢言者況因其言而挫抑之乎頃者崔文
奸邪壞事劉家勍之乃其職也但其事不詳審言多
過實誠為有罪然亦薄乎云爾自唐宋以来諫官許
以風聞言事家之罪亦一時風聞之誤今遽斥逐之
無亦太甚矣乎慨自　先朝逆瑾寧彬相繼擅權一
時敢言之士斥逐略盡賴　陛下英明誅竄權奸收
錄擴斥士氣復振天下翕然稱　聖夫仁宗皇帝
李學曾以觸忌諱而罰俸章僑以觸芮景賢而罰俸
乃今又逐劉家矣遠近聞之莫不驚駭咸謂　聖明
之主豈宜有此臣仰窺之有以知其非　陛下之本
心也將無以崔文之奏左右之請重違其意而有是
乎夫文官言官也家勍文而　陛下逐家臣

為　聖政之累　聖德之累也大矣且文非獨閻劉家也近嘗排一
發李陽鳳等於鎮撫司　陛下令其面話未幾而稱
疾矣稱疾未幾而乞休實是俊之去雖名曰乞休實
文有以擠之也　陛下以文一人之故既失一大臣
又逐一諫臣夫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諫臣者　陛
下之耳目內臣者　陛下之廝役也以廝役之故而
去大臣與諫臣譬之人以一指之故而自傷其股肱
耳目謂之智可乎且俊已去矣家已逐矣為文者方
且侈然安於其位　明旨答之曰端謹老成曰小心
廉靜曰方切任用溫言善辭不一而足嗚呼彼文者

臣不知其何如人抑不知其有何才能而　陛下眷
之不知何以至此極也且方切任用者不過用之設
醮誦經而已經醮者佛老之左道左道亂政者必誅
文得免鈇鉞之誅幸矣　陛下寵護之乃為斥逐言
者萬一有權幸甚於文而姦賊如瑾彬者又敢敢指
而言之耶臣恐人人以家自戀結舌苟容壅蔽日深
姦邪得志豈　國家之利哉今天下誠不少一劉家
亦不惜一劉家惜之者言官也亦不惜一言官惜之
者　朝廷大體也　陛下柰何自壞之
耶伏望念股肱耳目之重收回　成命將林俊遣官

論　旨再四慰留將劉家仍復原官以存大體　勅
法司將崔文李陽鳳等通行提問明　賜罷斥則天
下幸甚尤望今後諫官言事雖風聞之誤亦特賜
包容庶幾臺諫敢言公論大明　國脉延永而　聖
治益隆矣

宥戇直開言路以隆　聖治疏

臣等近見邸報奉　聖旨劉家効奏事不以實輕率
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始從寬調外任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驚駭竊惟言官之進退係言路之通塞言路
之通塞係天下之理亂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世道
升降否泰之會恒必由之臣等不敢遠引請舉我
孝宗　武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往者弘治選任言

官人各思奮雖有觸犯忌諱者每優容之故十八年
之間言路開君子衆而幾至雍熙之治其在正德權
奸柄國中傷言官言出於口而禍隨之故十五年以
来言路塞小人衆而釀成壅蔽之隔然則通塞理亂
消長之機果可誣乎今我　皇上繼統以来首領
明詔召還忠直中外歡呼以為　明主出矣言路開
矣凡言責之臣孰不激勵思奮然童奏屢上而猶患
於忠讜之未盡議論雖多而未見其成功之有濟近
日以來又大異於前矣通者給事中劉家因論齋醮
而給及崔文且調外任科道諸臣交章論列莊誦
旨再四慰留將劉家仍復原官以存大體　勅
耶伏望念股肱耳目之重收回　成命將林俊遣官
論　旨再四慰留將劉家仍復原官以存大體　勅
法司將崔文李陽鳳等通行提問明　賜罷斥則天
下幸甚尤望今後諫官言事雖風聞之誤亦特賜
包容庶幾臺諫敢言公論大明　國脉延永而　聖
治益隆矣

宥戇直開言路以隆　聖治疏

臣等近見邸報奉　聖旨劉家効奏事不以實輕率
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始從寬調外任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驚駭竊惟言官之進退係言路之通塞言路
之通塞係天下之理亂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世道
升降否泰之會恒必由之臣等不敢遠引請舉我
孝宗　武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往者弘治選任言

官人各思奮雖有觸犯忌諱者每優容之故十八年
之間言路開君子衆而幾至雍熙之治其在正德權
奸柄國中傷言官言出於口而禍隨之故十五年以
来言路塞小人衆而釀成壅蔽之隔然則通塞理亂
消長之機果可誣乎今我　皇上繼統以来首領
明詔召還忠直中外歡呼以為　明主出矣言路開
矣凡言責之臣孰不激勵思奮然童奏屢上而猶患
於忠讜之未盡議論雖多而未見其成功之有濟近
日以來又大異於前矣通者給事中劉家因論齋醮
而給及崔文且調外任科道諸臣交章論列莊誦
旨再四慰留將劉家仍復原官以存大體　勅

陛下登極之初望太平可立致也不二年間而一旦若此臣等切為　聖明惜之夫人主之於諫官必廣聽以啓其盡言之忠必優容以作其敢言之氣狂直者宥之疎淺者恕之諫而不聽已非盛德事矣況從而黜之乎且宰以言為職而舉劾中官蠱惑之非乃其分也就使言或過當觸犯　天威　陛下亦當宥之以奬方来以彰　聖度然後人得以輸誠怖悃勉盡其職況齋醮之事舉朝皆以為非崔文之奸天下皆知其罪今乃右文而逐宰官府未見其一體黜宰以快文行罰不能無異同臣等實不知其可也原宰之心非有他也欲斥佛老欲祛奸佞欲　

人君節用其區區忠亮之心以　陛下之聖明豈不能察冒昧干瀆之罪以　陛下之寛仁必無不容意者左右媒孽其罪以激　雷霆之怒撟排下阱而肆中傷之計耳臣等恐自宰既黜之後人或以言為諱該有奸邪誤國纔佞害正事有大於此者誰復為　陛下陳之　陛下亦何由而知之然則宰之去留若輕關於　國體者甚重況清禁之臣　天子耳目所司　朝廷紀綱所在也豈宜輕於黜誦以傷　國體自塗其耳目自壞其紀綱也我夫宰言官也前此刑部尚書林俊大臣也宰以文而調官俊以文而傚借於俊不加勉留臣等恐

奸邪得志傾陷忠良天下之勢自此紛然多事矣長循默之風挫忠鯁之志恐非　國家之福也方今邊夷騷動而軍士暴露於外者不息旱荒太甚而生民死亡於道者相繼正　陛下憂勤圖治用賢求諫之時而元老謝退諫臣屏斥何以慰天下之望哉伏願　陛下收回成命復宰之官不徒宰其罪而且從其言留俊之去不徒用其人而且行其志則　聖德益新人心感激嘉靖中興之治庶乎有始終全美之盛矣

容諫臣以開言路疏

鄭本公

臣等切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忠言人君之量莫宏於容直諫自古聖帝明王致盛治于當時垂芳聲于後世他美雖多二者其最也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首頒　明詔內一款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可謂真得帝王為治之首務矣一時大奸大惡皆以言官糾劾而剪除畧盡大利大病皆以言官建白而興革頗多是皆　陛下兼聽廣納英識明斷故數月之間嘯美　至德稱頌太平至不容口中外臣工知　陛下銳意治道故進言者多原其意固欲盡忠于　朝廷究其實間亦有風聞過當者是何也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亦其勢然也　陛下于如此之言始則受而容之置諸不問所以處之者誠是也繼而厭

之又繼而罪之夫厭之已不克終矣罪之是何其
杜之過歟近者給事中劉宷劾奏太監崔文侵費
內帑銀兩續該崔文奏辯　陛下優旨待文獨令劉
宷查明銀兩来說所以窘之者至矣及劉宷自劾乞
罷又調外任處之不已甚乎夫　朝廷設官豈特奉
走承順焉哉有官守者欲修其職有言責者欲盡其
忠今宷有言責者也知而不言則得罪公議言之少
過又得罪　朝廷駭于前而贊于後為此官者不亦
難乎儻有事關　社稷機涉安危臣下俱畏罪而不
敢言倉卒之際不亦殆乎譬之人有盜者家童僕得
其過而謂主人曰某人盜若干某人盜若干與主人

所失之數雖不盡同原其意則惡盜原主人一也今
則怪其言之過而捷其身豈理也哉昔者給事中梁
本茂御史鄭珊論內閣印信一事　陛下始則令其
自查繼而釋之今宷之事正與本茂等類而言之有
據又非本茂等比　陛下昔之處本茂等既如彼而
今之處宷者乃如此臣等恐天下窺見　聖德之淺
深也唐陸贄有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
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
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由是而觀之今日容
實則美在宷朝廷而失在宷如罪宷則宷有直諫之
名而朝廷反得拒諫之謗矣伏望　皇上察天位

之惟艱念人言之當恤乞將劉宷原奏章疏再加詳
察其事果實見諸施行其言若過置而不問仍將本
官量情戒諭免調外任照舊供職如此則言路大開
言官作氣　天子之明可見萬里之外矣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李學曾

近該禮科給事中劉宷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節該
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動支劉宷
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着對品調
外任欽此臣等一聞　嚴命相顧錯愕莫知所以徐
而思之此非　陛下意也太監崔文誤之耳臣等伏
覩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委聽言官間有論事

過激舉劾過訐者亦無苛　優容不加之罪是以言
者爭先獻納頻忘忌諱先民有曰主聖則臣直又曰
君明則臣直信其然矣　今日劉宷論劾崔文傷於
狂直實　陛下聖明有以感召之也夫崔文從事齋
醮濫費財用劉宷得於傳聞即指而論劾其事之虛
實未加詳察固不能無罪但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之心則可亮也迹雖涉於輕率而念惟納忠言雖近
於謬妄而志在惜財　陛下誠亮之則其萬一有可
宥也然此事匪特宷一人言之內閣大臣嘗言之吏
部等衙門嘗言之臣等六科并十三道亦嘗言之未
幾復聞內閣齋醮日漸停減太小臣工莫不欣欣相

少讓　陛下樂於昌言而勇於從義如此無難致矣詎意奸深崔文啣寃于中旬月之後伺乘釁復有查明銀數之請誤蒙　陛下聽而行之寃因疏辯遂得調外之　命臣等故曰非　陛下意崔文誤之也夫文與寃雖有內外疏密之殊均之臣子也　陛下於文一則曰饒他以寬貸之一則曰宜照舊安心辦事以慰悅之至於寃則畧無假借非惟不聽其言又從而斥逐之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果如是乎況寃本以一介草茅所受者　朝廷之官所食者　朝廷之祿子之奪之寃何有焉第恐因言罹禍則人皆以言為諱殆非　祖宗設立言官許以風

聞言事防微杜漸折奸萌之深意也且此端一開則直氣自是而塞奸邪自是而肆志忠鯁自是而垂首將來雖變兆幾微禍貽隱伏或有大不利於　宗社者人誰敢言　陛下亦無從而知矣如正德年間逆瑾用事摧抑言官始令回話不已而罰俸不已而降調馴致雄鋭恣于內寧彬橫于外上下蔽隔　宗社幾危此　陛下於潛邸必嘗與聞今日諸臣亦有嘗所共見者可不鑒其故轍而忍復蹈之耶伏望　特弘天地之量　少霽雷霆之威收回成命仍復寃官則寃之感　恩圖報自不容已而　聖德之光大益有以昭于天下後世矣臣等無任懇切祈　命之至

容狂直廣聽納疏

臣聞古之人君其致治者必受諫受諫者天下必治其召亂者必拒諫拒諫者天下必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不修祖德智足拒諫言足飾非以其無當之材適致自焚之禍是商之天下以受諫而興以拒諫而亡此一代之明驗也唐玄宗撥亂反正姚宋韓張諸臣論諫建白靡不見用天下肥矣之言誠足傳美萬世天寶以後漸肆荒淫林甫專權伕馬有戒而祿山之亂成矣是玄宗之天下可賞者也　陛下豈未嘗如此一思乎昔唐臣陸贄

以受諫而平以拒諫而亂此一君之明驗也其他史冊所載無不可徵是故人君必以聽諫為聖惡諫為愚治亂存亡關係不細臣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人臣竭忠成全其君與夫拾君之失導君之過補君之缺之言未嘗不仰嘆　聖人之德上與成湯同符也　聖子　神孫率遵　遺訓重熙累洽天下賴之至於　孝廟尤稱盛德正德年間羣邪用事忠諫阻抑天下幾危　陛下即位之初首開言路除科道官以言為職忤百司庶民皆許疏陳得失莫不乘時自奮以答　聖明望治之心　陛下聖德謙沖所獎誘遂使正德之亂轉為嘉靖之隆天下臣民何其幸也當時論

諫既多不無雷同鄙陋臣之愚昧實嘗過憂以為匏蒸之言恐屢獻棄已而仰瞻　聖德無不包容馴至改元漸不逮始或應之以汗漫或督之以言詞甚或示之以薄罰一二年間遽不相似此豈雷同鄙陋者真有以瀆　聖德歟抑其狂直峻激有以犯　天怒耶然則臣之初憂今見效矣夫忠臣非好訐其君也食其祿不可不匡其不逮也君而誠賢則曰彼食吾祿者彼非自為也為吾社稷臣民也彼有蔽吾聰明而誤吾國家者可誅彼有狥吾意欲而竊吾寵位者可誅彼有為吾愛民情壽國脉正王法陳治道者則

告其君曰臣之進諫有失中君之納諫無不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然則諫而失者賢君猶當誘之以來天下之善況其諫而得者既不能用乃又從而罰之乎臣請以近事言之如東廠受民人趙紀告詞奏拏知府趙九皐科道官兩次會題正其非法　陛下乃曰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賊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来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来說章僑會本之外復獨爭之　陛下又曰趙紀事情待一干人犯拏解来京之日問理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

来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三箇月又日来賞罰無章　命令未善李學曾請定議條格并悉付内閣以杜私謁　陛下又曰朝廷政事自有舊規這給事中如何這等来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一箇月　天怒所加朝野驚愕豈但諸臣惶懼失措凡使明目張膽欲抒愚忠衷論大計者亦皆望風退縮不敢復焉　陛下如此聖明而使臣下有諱言畏諫之事矣以　陛下如此聖明而使臣下有諱言畏諫之心其為累豈淺哉況　朝廷成法謂東廠不得受狀駕帖不得出京非謂趙九皐不可提問也查得趙紀曾以前項事情兩具奏擾未嘗一言及人命贓私一

節該衙門勘破奸弊已經參看立案不許奸謀未遂乃輒添入事情捏告東廠此亂法梗化之民所當懲治不赦景賢不思例不應受法不應行乃輒具奏以惑　陛下及經論劾之章更肆無理之辯遂使　陛下反疑諸臣之言為不足聽諸臣豈不知人命至重哉豈不知贓罪可惡哉平時内外貪酷官吏科道嘗糾劾罷職未嘗少恕即如近日東廠管事千戶陶淳接受宗源銀兩歲逼鄉與至死諸臣曾以告之　陛下豈於九皐乃獨欲脫之耶　陛下於淳已明之獄止革管事尚未遽罪何獨於九皐之未經勘實者而致嚴如此耶臣愚以為此非　陛下本意必左右惑之姑飾詞以相應耳又況提解問理則有司存獄之既成自合請　旨何勞　朝廷之屑屑處置也其不幾於行臣職邪至於李學曾之奏中間所論多及貴近羣情衆怒讒言競興必有以激　陛下之怒者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不然則如景賢受狀之變亂　成法不以為罪而空言建白者乃抵之罰耶是皆臣之所大惑也夫臣而狂直輕率以犯　君上者罪也臣而緘默阿順以誤　國家者亦罪也然而犯上之罪得罪於一時誤　國之罪得罪於萬世今　陛下方赫斯怒詰責諸臣而臣復以狂言冒犯斧鉞豈臣之太不忌避哉亦恐得罪萬世不可以自逭耳

又況　陛下本来好諫冀克有終豈期不一二載遽爾大相遼耶故臣愚日望　陛下改之不敢謂　陛下畢竟如此也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之所以狂言不敢負賊其君之名也伏惟改商宅之興亡鑒玄宗之得失敬　皇祖之遺訓嗣　孝廟之芳聲俯察愚衷少加　采納并將先次會題及李學曾章僑所論重　賜詳覽與三四大臣商議改正收回李學曾章僑罰俸之　命更加獎誘如此則豈特　陛下君德增盛斯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

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弘聽納以別淑慝疏

王時柯

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距為孝臣從君命奚距為貞夫能審其所以從之謂孝子貞臣矣以此觀之則臣子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執是執非執孝執貞　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輩緣議典禮逢迎機會　聖心簡在傳陞吏官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薛惠湖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侍上言辨解連章論劾雖不避齒君路馬之嫌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　陛下之心豈不以為承順者之為恭而拂逆者之為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則逆而有禍誠不敢

為身謀坐視姦賊為　國家蠹爾臣聞典禮雖天之叙秩而惇庸則在乎上德罪原天之命討而刑賞則主乎君寅恭之恊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數臣者言雖過乎有激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　天威震怒　聖衷莫回于蔓等等益堅倚任之心于諸臣益致猜嫌之忿臣愚以為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疎尊卑貴賤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弼之不一而其實為天地中之萬物父母中之嫡庶子則一也今以一議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罪或掇下　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內聞之以為

陛下私于庶孽之邪媚忘其嫡長之孝貞抑且乏天地包荒之量而有日月照臨之私　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而桂萼輩坐要美官安享厚祿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群臣緣此坐罪舍其榮遇而甘僇辱自非喪心病狂何至于此而桂萼輩肆以巧言上激　聖怒已要忠誠之名而使臣工皆為誹謗已免取寵于上而使人人得罪于下已方曳屣　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已叨金馬玉堂之榮而使群臣蒙棰繫箠楚之辱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如此就使其論為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耻與同事蓋天理之復萌方

獻夫復膠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璁桂萼堅執前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席方之唇舌二人且不屑之而其假借人言以為已重二人且掩避焉是又欲為席方之唇舌而不可得者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為民而近日鯫飛薛天識者以鯫亟為嘉禾之蠹亦猶儉邪為正士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漢唐黨錮之禍其始也蓋欲快已史憤其後也至于亡人之國卒至其身亦有所不免此其載在史策班班可考伏望　皇上畏　上天之變守　祖宗之法　採忠直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薛惠等特賜寬宥胡侍復還原職以示　優容方獻夫席書從

其辭免以　全名節張璁雖已到任桂萼患病未出
乞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
人亦得齒冠當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
以自全者其計不出乎此臣觸冒　威嚴無任戰慄
隕越之至

乞貸直慤近臣以昭　聖德疏　張翀

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
語而翰林院編修鄒守益修撰呂柟感激於秉各具
陳奏詞指直慤觸犯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厮
出位妄言不修本業既知忌憚又来瀆慢好生輕意
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来說呂柟這厮不

修本業累次輕率大禮已定了巧撫妄言故違前旨
好生忤慢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来說欽
此臣等聞之子路問事君夫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
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竊謂柟與守益秉不欺之朴
忠職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可矜憫況之二臣者
皆以掄魁之選風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寂求
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淬礪激
昂願立于　朝以各行其所學一時正人端士動色
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豪英登延忠讜有以昭古帝
王聖哲聰明之政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
遠也乃茲相繼以言獲罪束縛繫紲事出不意竊為
耳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顧望畏懦隤陷　陛下于有過
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應奏不奏之律其誰敢議之
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刺譏之迹必置於理不少假
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諫鼓之置謗木之立蓺
非之采芻蕘之詢古之帝王尚欲取一得于千慮之
餘求無過于有過之內而　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
而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羅疎無取引喻失宜未
能盡當　聖心此在　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
深罪之也耶之二臣者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
但以事體舛誤關係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
盡言臺諫時或有言而未能盡徹　九天之聽用此

越職冒昧不敢愛身自古戇直之臣以言得罪皆足
以為　盛德之累故英君誼辟往往含垢納汚以示
包容彼非不能強愎自遂特所惜者後世之名耳
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跂足思見　祖
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言者有志之士人懷
疑懼　陛下以泥沙視今日之人材不甚惜此所謂
以有限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
史冊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聰虧清明之治索忠義
之氣孕危亂之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大恢聖度
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思壅塞之可畏特將三
棆鄒守益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廣大　聖政光明有以媲美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應詔陳言以彌災變疏　周天佐

臣竊惟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倚門條陳且欲務闢　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弘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

時即欲昌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況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　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有為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遺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　錫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

開言路以圖新政疏　王官

臣讀近日　朝報該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為建言回話事奏奉　聖旨各罰俸有差臣反覆思惟不勝驚懼切謂李學曾等所言俱剴切忠直其

於　新政深有裨補在　陛下當欣然嘉納以獎言者而乃罰俸罪責為阻塞言路計耶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以用言為先故人言之用不用言路之通不通天下之治忽所繫歷指前代明有關言路之通不通天下之治忽所繫歷指前代明有徵驗不敢備述臣請略舉我　朝之治耳目所及見聞者為　陛下陳之昔我　孝宗在位時御經筵勤學好問退朝之暇延訪儒碩咨諏治理至於臺諫及諸臣言議罔不嘉納而俯從之故其十有八年之間令出唯行信賞必罰海內晏然軍民樂業及其往也天下至今猶思之慕之而尚冀其復出也此無他用言故也其後　武宗繼立好尚武略不御經筵

之假惟異類邪術之人雜侍左右日與狎昵晝夜領領外事巡遊極諫忠言扞格不入故其十有六年之間政出多門賞僭刑濫海內騷然幾致大亂及其徃也天下至今猶恐之而惟恐後之繼今者復若是也此無他不用言故也夫同此天下一傳之間而忽懸異祇在人言之用不用焉關係良不小矣伏想陛下毓德藩邸之時已嘗知之方其　入繼大統天下臣民之所仰望于　陛下者不但直如　孝宗而已蓋將以堯舜禹湯文武而深望之也今纔二年耳詔令不信刑罰不中名雖嘉靖之維新實多正德之遺弊一時中外之臣咸懷忠良因事獻納各圖報稱

豈意　陛下以忠為妄以諫為擾以臣下養廉之資為　朝廷罰贖之具一至此乎臣恐天下之事其所由來有漸者其幾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蔵于細微而非常人之所預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聖人于幾則兢業以圖之今日之罰俸雖小然無已則將箝忠良之口壅耳目之司必有禍患之來奔潰決發而不可收拾前其幾甚大也　陛下於此將欲為　孝宗耶為　武宗耶將欲安天下耶危天下耶為　孝宗以安天下則臣民安而　陛下亦安矣為　武宗以危天下則臣民危而　陛下亦危矣夫豈泯然身外之事不切於已者　陛下可不早見而預防之哉伏望　命於其所將李學曾等特　賜優容收回罰俸之　言事理一一聽用行令益恭厥職勿替初心仍將嘉靖二年以來大小臣工奏章通行查出　燕閒詳覽如欲　陛下時　御經筵日近元老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如欲　陛下讀大學衍義溫習講章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如欲　陛下停齋燕慎近習遠聲色重刑賞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以至一事之建白一政之匡救一　命令之封駁務必考究可否採擇施行用集衆人之長以成一人之治庶乎慎終如始鑒武宗之愆成　孝宗之美中興之道無踰於此不然

則權移左右害及臣工深成欺罔之奸重致敗亂之禍其去正德之世無幾矣又何以　新政為哉臣愚犬馬懷私不容緘默用是昧死冒瀆伏乞　陛下試垂聽焉

乞遵成憲保全諫官疏　鄭一鵬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為盛德為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者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情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成舜以無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

沉湎酗于酒德自常情觀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不以為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群臣皆為黯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臣且曲加奬勵不如是不足以来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　祖宗以納諫為家法　太祖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　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　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

諭楊士奇曰近日覽群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来朕每聞群臣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訐直尚書李慶請罪之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煩瑣免其　朝參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有過當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命士奇書　勅引過命謙如舊　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則當時諫官言事雖訐直煩瑣者不加罪也　朝政有缺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于奏事時當　陛面劾土木之難給事中王竑面劾群奸至手擊錦衣衛指揮使馬順以死則當時諫官皆得面劾也故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謇諤之風以開億萬年之業端在于此洪惟　陛下臨御以来兢業思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竭忠悃以為千萬載一時也比来勵精之勤頗衰于往昔聽納之美少渝於初志近給事中鄭繼曾以言事忤慢致蒙　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繼復調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　陛下慎重綸音以示天下以傳来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夷稱為堯舜主斯我　祖宗所樂聞在　陛下新政

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柰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有餘在　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搆以奇禍遂使諫諍路沮姦佞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為仰賴　陛下改絃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為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邪且繼曾所以感觸諱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誰不愛身重祿縱有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為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　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

惜保全恐虧今聞以
舜禹配　祖宗天下四
失罪諫諍之臣無逭為
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
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氷霜夏隕山谷崩墜
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于元旦之日南
直隸以達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
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　陛下於此
之時正宜下　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
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
氣臣未之聞也且近来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

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　聽
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曾若復補外誠恐群
臣以為　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
言路從此沮塞姦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
可知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惜思
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曾收回　成
命俾照舊供職以為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
以言罪諫官訐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
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虞周實　社稷無疆
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臣聞人君以用言為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
當計其言之邪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
其理之所在何如耳矧言官職司獻替義存舉正言
及　乘輿　天子動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法固使
之然也豈得謂之沽直近名而必欲其喔咿脂韋以
自媚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不以求言為先務後之
英君誼辟乘時有為而其間言路之通塞治道之否
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圖治虛襟受言
海內欣然庶幾復見帝王之盛而行之未久持之靡
堅一二年来頓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鄧繼曾上言

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斃
釋放夫一繼曾不足惜也第　國體所關為可深惜
耳燕之衆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轉相驚愕必
謂清明之　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流
傳四方關係非細況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啟盜賊
肆行民窮日甚此正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
為罪哉臣切聞之人君之度天寬地容人君之德海
涵春育今宥一繼曾於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以言為職者也而以
言獲罪於繼曾何罪焉使　陛下始言下之獄矣而
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所以優容

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弃制於近習之私愛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於　陛下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未之信也使　陛下始焉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繼曾以言職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於　朝廷而朝廷竟不之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藎者皆集於繼曾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未之信也況天下惟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矜容愚狂以作上氣若謇謇諤諤者不蒙甄錄而悃悃欵欵者竟見摧折將相顧驚駭率為誕謾諍臣噤口直士咋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一長敝俗競成求疵索瘢無所底極刑獄寖繁法網太密甚傷清議大鬱輿情豈所以望於治世者耶亦豈所以望於　陛下者耶臣與繼曾竝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不當以言為諱知　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言為罪耳他固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矣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

臣等近聞兵科給事中鄒繼曾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陛下下之錦衣衛獄夫繼曾之言寧過當誠為有罪矣而　詔旨太峻譴責太嚴驚駭物聽不亦為已甚乎恭惟　陛下御極之初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有拂意逆耳詆訐狂妄之言尚能容納其時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為古之聖帝明王亦不過此是以　先朝之積弊大害一旦悉舉而更張之而天下帖然以無事夫何未及二年之久而　陛下聽諫之美漸不克終前既怒劉宬之言而深斥之矣茲復怒繼曾之言而繫之獄焉臣等深惜　聖明在上而乃有此舉動也繼曾身在言責有所見而未安於心者不得不以上　聞以效一時之愚　陛下不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今乃因之於幽禁之中苦之以桎梏之慘若將有大辟重辜而不可少恕焉者不識　陛下何忍於繼曾如是哉

臣等竊知非　聖意也蓋恐欲竊政弄權之人假此以激怒　陛下或摘其剴切之辭而目之曰此乃彰　聖上之過也或指其狂直之語而名之曰此乃譏詔旨之非也凡可詆毀無所不至　陛下不察赫然震怒而墮其計中耳殊不知近侍之威權既重則　陛下之耳目自壅臣等恐忠直由此而解體臺諫由此而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言將來　主上之過失孰從而規之　朝廷之疵繆孰從而舉之臣下之奸邪海內之休戚孰從而指陳之假使其時或有弄權盡政荼毒海內如劉瑾假寵納賂濁亂朝政如錢寧江彬諸人　陛下何由一一知耶況今天下災異疊

見東南之死孚成丘盜賊之生發不常人民之艱難已極　陛下視今日為治耶為不治耶正宜重軫淵衷思圖治理豈宜輒罪諫臣自生蒙蔽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明大乾坤之量思　祖宗建立臺諫之意　赦繼曾狂妄之愆復繼曾原任之職以開諫諍之門以作骨鯁之氣使天下知　聖明之世決不以言罪人尤望自今已後凡有奏章必付閣下票　旨詳議而行務使事體歸一如此庶幾納忠之人猶有效忠之願破奸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將靡　社稷之福多矣非特臣等之幸也

有狂直以安　宗社疏　葛鴻

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　朝廷之理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興任人而治者也頃者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再疏引辭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　旨　陛下怒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于不任股肱一則罪建言官顯示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忽之機　乾坤轉移之漸所繫至不小也　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　國無老成人古所甚惜況堂堂　天朝耆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者忍令一旦棄之邪若以廷和為執拘則古人在中書有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引燭焚手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以為執拘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揆織造　勅書乃為　陛下社稷謀非狥其欲而身是圖者　陛下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拘耶若以廷和議禮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于古未嘗無考據于事未嘗無兩全非如造妖猩惟之徒駕邪說以熒惑　聖聽者至如功在　社稷則　睿旨亦嘗許之矣胡廼以萋菲之言而遽聽其引去邪傳說之告高宗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繼曾所言所謂逆于心者　陛下若矜其狂而求諸道未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詞之忤

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使繼曾所言悉為過當　陛下亦當念其官以諫名理宜廷爭于以少霽　天威用存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結舌亦將焉用彼為矧其言若有可取　陛下乃加之以徵纍臣恐將來人懷覆車靜臣杜口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崩水湧雷震天鳴或白氣亘空或五星聚室至正旦地震徧滿寰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內而列卿人相食外而邊境乏軍儲此皆　社稷之憂天之所以警戒　陛下深居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者至矣臣每　法宮之中系

知曾一言及否也今流民嘯聚為賊已漸不可撲滅各邊夷狄亦聞窺伺萬一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多餓殍當此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啓沃之方廣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進言者罪其狂哉伏望　皇上仰思　天命之難諶　俯念四方之多故收回廷和致仕　成命使之展布四體益竭忠謀左右大猷胶肱王室將繼曾速　賜赦出以旌直臣從此日坐便殿召廷和輩數人與之揚確政事清心寡慾端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過誤公好惡以登材俊抑偏聽以杜私門罷傳乞以重　王章節浮費以養材力振敢言之氣用

廣聰明停繼造之官培植邦本如是而　天變不消天下不治者臣未之信也若以臣言妄誕棄而不錄臣恐將来多事方勞　聖慮豈臣所能預言亦豈臣所忍預言哉伏望　陛下省納臣言必見之施行臣不勝幸甚

宥言官以存國體疏　梁世縹

臣等竊聞人君以兼聽廣納為明以藏疾匿瑕為量明無不照則邪佞不敢奸量足有容則讜言日益進是該逆耳之言明主之所亟求而直言不聞識治者至以為甚於災變之可畏也近該給事中鄧繼曾以虜言不聞於內閣而建言遂失之疎狂儻非涉之於疑則必聞之有誤要之忠直之過也　陛下責之於慢誠是也下之　詔獄得無太甚矣乎臣等聞之既驚且駭將信而疑以為　陛下即位之初既詔科道官照舊言事矣今茲舉也無乃　聖意之少違耶臣等竊惟國家之治否由言路之通塞體勢所在關係匪輕自古視人國者每先之此固　陛下之所洞鑒者也夫繼曾之所論建其中詳悉固未及知觀其大意以王言為重耳臣等敢以為本無邪心也非為身家謀也在昔商書說命有曰王言惟作命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蓋言所係之重且大也如其善而莫之違則一言有興邦之利如或

未善而莫之違則其害又可勝道哉繼曾之心疑有見於此又以身為言官職專封駁言不激切不足以動　陛下之聽用勤效忠之益遂為納約之規是誠可罪也原其情誠非為身家謀也實本無邪心也罪亦可恕也況夫古先哲王每以為聰明有限治亂靡常從諫者昌自用則小於是乎植旌置鼓立木垂轅以來夫諫矣慮其不諫也於是乎假之以容色喻之以德音又恐其言之不直也又於是乎有金帛之賜衣馬之賜惟欲必聞其過而後已以至於言之難受者則每置諸包荒之中亭之所無者亦必以為先害之戒固未嘗厭薄言路而罪之也古之諫官言及乘

與則天子改容事開廊廟則宰相待罪又未嘗以言受責也故唐臣陸贄進言于其君曰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表我之能恕今繼曾之言直矣狂矣能恕能賢乃　陛下之美德今茲罪之得無少損矣乎且我　祖宗以来設官分職獨專以言責寄之科道百餘年来扶持紀綱悚懼奸邪多有賴之未聞以進言而下獄者惟正德年間乃始有此其時其事鑒戒顯然　陛下之親燭也豈以為盛德事耶今一繼曾固不足惜所惜者　國體之所係治否之所關耳蓋人情畏懦者衆剛直者稀自茲以往事若有大於此而難言者誰為　陛下言之哉夫天下事至於人不

敢言則國事之可畏者至矣言之誠可於邑況今災異頻仍饑饉又甚天見變則五星聚於營室地見變則震動聞於四方人心危則盜賊充斥於各省尤可傷者鳳廬江北父忍食其子夫忍食其妻道無完骸野無生意此仁人之所不忍道也　陛下正宜大下哀痛之　詔廣求消弭之方不憚於省躬不難於聞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為聖人蓋帝王盛過庶幾上答　天意下回民生甚不宜以言為諱而況可置之於法也哉傳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唯明主可以理奪在昔誼王或聞諫而怒後悔怒而賞之書之史冊後世以為美談如蒙乞霽　天威將繼曾出之獄而薄其責恕其罪而復其官用以嘉夫忠直因以勵夫將来則　陛下納諫之美名容受之盛德光前軼後垂世亘光而休明之治此其基之矣臣無任懇切之至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盛德疏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亦莫大於斷邇布海隅窮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　陛下尋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專權　陛下一察其奸即賜罷黜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英斷雖古之聖帝明王從諫弗咈去讒弗疑與三代以下英君誼辟聞善如轉圜不為佞人所惑者何以過此真足以配

休百王垂光萬代也臣又聞御史張衮因春時和欲　陛下憲天行道乞將因議禮充軍為民降調諭德等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奉　聖旨該部看了来說中外欣然翹望再造之　恩既而奉　聖旨曰罷豈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芥蒂於中那書曰后從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為聖人蓋帝王盛節莫過於此尊親要道惟斯為極孝固在此不在彼也豐熙等學識偏隘不能上承　聖意罪固狂愚迹　陛下震之以雷霆之威放之謫之已足示罰歷之以歲月之久慮之危之其悔已深從而宥之當有可觀請者雖頻未蒙　俞允今日正　陛下當憐愍之

也何者伏　閱諸臣傷于急迫因簒物故為類頗多已非盛世之事矣今死者不可復生幸而存者尚賴回春之舉臣愚以為　陛下之聰明仁恕諸臣之在竄逐者終當仰被休光但恐鬱鬱於行伍卒徒之中依依於下寮編氓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無一人焉歲月既深易損易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棄之易　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固甘於　陛下不無有損張衮之言所當急從也臣又聞御史喬祺極論內使谷大用不當取回康陵司香欲　陛下防微杜漸收回　成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中外駭愕延竚追奪之　命日久未

見舉行豈左右者為之先容　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易曰履霜堅冰至蓋之初六則曰蹇承孚蹢躅蓋履霜之微而知堅冰之漸因承之蹇而逆蹢躅之孚皆喻君子之于小人貴防其漸也谷大用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　睿鑑不假臣言也　登極之初執而付之法司真足為曠世之舉而　聖恩浩蕩竟逭其誅已不足以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從而用之禍機所伏誠為不測今日正　陛下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從巖起用王堂天壽山守備臣嘗抗疏論之未蒙施行未幾王堂且守備南京矣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有谷大用之　命臣愚以為　陛下之聖

神文武左右者欲顯用奸惡固有所憚而不敢惟其鑽刺竄緣甚秘而援引招置甚巧今歲用一人焉歲用一人焉　萬幾之煩豈暇畢照一墮其計根據將日深威福將日移　陛下他日縱毅然去之不亦晚乎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宜再誤喬祺之言所當亟行也夫日月惟至明故其照臨之所及不以遠而弗及天地惟至健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斷而不移伏望　陛下不以遐遺推廣原復衛道丘養浩之心將充軍豐應余寬等為民張漢卿郭栱等謫官呂栱等慨然召還一體敘復寬免不以遁泄充大罷黜崔文之斷將王堂一體黜退谷大用發罔

香另遣內臣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　陛下之至明與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為天下皷舞懽忻翕然稱誦而已也臣過蒙任使遠在萬里犬馬微誠昧死上于　天聽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先任給事中楊言題稱王邦奇奏告不實事件節奉欽依楊言輕率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除外伏念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人臣之罪莫重于依違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觀望多而紀綱廢壞古之聖王深為此懼于是立敢諫之鼓設

進善之旌復置言師以言為職不匡之墨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曰從諫弗咈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小人巧于揣度其言委曲逢迎君子期于責難其辭忠鯁剴切時之治亂亦係于茲　陛下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往者給事中衛道御史立養浩魏有本曾存仁相繼以言獲罪　聖恩通賜保全蓋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　聖德含弘光被萬有邇者王邦奇流言動衆大肆猖狂　陛下勅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悚惕莫敢出聲揚言冒昧上陳似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言以盡其

職也因事以效其忠也臣等皆以不言為羞揚言顧以敢言獲罪下同輿皁備受嚴刑情既不申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哉況其官為給事以言為職參與會問之末初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猶愈于不言者乎狂悖輕率不猶愈于觀望者乎今使不言者守官觀望者任使而敢言者出之外任恐非　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以言為諱禍幾病蠱誰則發之舜之好問好察不以葛羹而或遺禹聞善言則拜固嘗屈已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國將興嘗諫又曰君仁則臣直又曰主聖則臣直有如臣言　陛下仁且聖矣

貰而復之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設官之意宥狂瞽逆耳之愚痛懲壅蔽依違將楊言復還原職庶幾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所得多矣

宥言官以廣　聖德疏　沈漢

近該試監察御史魏有本題為明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郤典朝廷已從寬發落魏有本這厮如何又行論救輒来奏擾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着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此先正之格言而實後世為人臣者之

龜鑑也馬永武臣也身為上將手握重兵折衝禦侮戰衆安邊其職業也顧不務此而出位妄言　陛下罪之誠是矣而魏有本復為之論救者豈以永之職為當言耶又豈以永之所言為是耶蓋以永之在邊智勇過人韜畧出衆士卒感其惠外夷畏其威寇陛下干城之將也其為陸完奏乞郤典所言雖非然陸完已死矣子孫已微矣聲勢無所可托富貴無所可求其心猶可亮耳昔齊威王使章子為將以應秦師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齊王不應後章子大敗秦師左右曰王何以知章子之不叛矣曰章子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君哉魏有本之意以

永不過受知於陸宄尚思圖報於既死之後不忍負之又況荷　陛下生成之恩覆幬之德其圖報稱於國家者又當何如耶故有本畧其言而取其意錄其功而悲其罪是以為之論救耳今　陛下遽斥逐之不已過乎夫有本諫官也非馬永將官之比也官以諫為名則天下之得失利病皆得而言之其言是固當從之其言非亦當容之何者以諫官之職在於此也　陛下責馬永出位妄言而有本之所言則非為出位　陛下責馬永不修本等職業而有本之建言正修其職業今　陛下於有本之言不惟不聽之又從而尤之則非　祖宗建官之本意亦非　陛下用

有本之初心似與近日責馬永之　明旨不合也漢唐令主一遇天災必求直言敢諫以明　朝政闕失今　陛下上法高宗遠媿堯舜近因四方奏報災異詔令臣工同加修省其有利弊興革事宜還會官議擬来看即是　聖帝明王克謹天戒之盛心也顧方求言而罪人言是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臣恐天下皆以言為諱杜諍臣之口塞諫者之心甚非國家之福也以是而欲弭災致祥胡可得乎伏望　皇上恕狂瞽之言開進言之路少霽　天威收回成命　勅下吏部復還魏有本原職使之照舊供事則　陛下無拒諫之失而益廣從諫之量威德無疆

令名永世矣天下幸甚

仰戴天恩恭陳末議以隆至治疏　馮成能

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来　聖德含宏虛懷延納中外進言者悉荷慫容此誠堯舜翕受敷施之量四海方切頌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內閣傳奉　聖諭朕即位以来賴卿等輔弼近来科道等官不諳事體本內敢屢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處来說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驚疑茫然莫知所自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来荷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言之心偶因一二言

者辭涉疎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耳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感激無地但嚴切之播於群臣而容納之仁言未宣昭於天下恐千里之外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諱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来也臣至愚極陋屢進狂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願以身狥國家者當此之際正言路通塞世道理亂之機故敢仰窺　聖意懇効愚忠惟　陛下垂聽臣聞君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後有不世之直士尤必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成也故漢書云明主下惡切諫

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治功昭當時而芳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　陛下聖明御宇化理維新諸臣際遇昌期各思靖獻是以數月以來章疏籍籍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臣人各懷忠者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或有激於意氣涉於風聞而靡跡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不諳事體者臣等反身循省誠愧竦汗下仰服　聖明矣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諸臣志在效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其心之不欺則無論其言之當否在燕蓄而並容即

其諳事體者行之不諳事體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司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然謂耳目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哉天地之容物也非必鱗鳳也應鸑虎豹無不畜焉非必珠玉也蟠木礪石無不具焉君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使非純良憨直並列于朝嘉言迂說並聞於上其何以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離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開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次則上下無度是非利害並存於中係乎上之所導耳故明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進若責而詰之則忠言日希而讒諂者至國是將日非矣天下之患尤不可言者安可勿慮也昔唐太宗嘗責王珪溫彥博附上罔下而次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之公等勿因是而不進諫言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其益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舜者何有於太宗前者之　諭固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豈無悔心道之使諫若太宗之諭玄齡者況今災變頻仍靈雨大水若大同之水雹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

正側身修行下一詔求言之時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無容師帝王之遐軌渙發　德音昭示天下凡朝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廣開衆正之路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風播行於廊廟而懷忠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願行其志則忠言日聞　聖德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熙皞之風復見於今日矣夫人君德莫大於改過明莫大於從諫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已私者則曰諫官彰君之過不知攻君之過者正所以彰君之美也不一察而惑之則

蔽之禍將無所不至矣惟　聖明其坐照焉臣愚忠激切干冒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陳末議以重臺諫疏　王時舉

臣切惟糾正百僚察舉奸弊臺諫之職也凡人之情恒欲諱已之過而已之所以處人者又孰肯盡言以招尤也惟臺諫之職則發人之姦奪人之爵甚至律人之罪咸任然而不辭或機伏隱微事關利害雖身冒艱危即抗言而無忌罪是者則有辱臺之罰此其職宜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使其持之不專而人得以撓之任之不重而復有以禁之臣恐智巧之士皆將緘默而苟容之矣非所以廣聽聞而防壅蔽也

臣猥以庸愚待罪諫末即臺諫之當重者條為二事仰瀆　天聽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施行則憲體崇而言路開矣一懲報復以倡敢言之氣臣每見內而科道外而撫按凡有糾劾我　皇上必下之該部覆議者何哉蓋以言官之論列或出風聞人才之難得尤宜愛恤故必廣之咨訪考其素行可留則留可去則去公是公非自有定議未嘗專以言官之言為然也故被劾之臣惟宜杜門省愆以聽　上命上聞也伏望　皇上軫念耳目重寄敢言為難今後凡被劾官員希圖報復輒將言官指摘論劾罷斥者查照律例重加究治庶諫臣不致搆陷而奸邪知所警懼矣伏乞　聖裁一重再劾以發未盡之奸臣查得糾舉官員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蓋以生殺予奪悉聽　上命若　旨下而復劾之恐非肅將明命之意其制固未嘗不美也但　皇上之所俞允者乃與衆共定之者也初非有意必於其間也惟其善而莫之違也固云美矣第恐佞巧之奸恃爾縫而漏網狙詐之徒依城社而脫罪封疆之臣掩覆敗以為功有一於此其關係豈眇小哉苟盡誅之曰業已有　旨而不敢再劾焉則奸愈長而弊愈滋矣非杜漸剪萌之道也伏望　皇上無聽並觀取人為善凡各部覆奏事宜如有未盡之奸悉聽言官再劾則人無遺奸而忠悃得以悉輸矣伏乞　聖裁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五終

怡之能直適足以彰　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　陛下當亟賞之何乃復以其直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天下莫不誦之頃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事之忠也今諸臣方各慶幸得　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志詎知曾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收錄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効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況　陛下之罪怡者固以其疏内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擇罪之誠是也然臣等叅閱其疏内亦有云惟願　陛下萬有千載永保四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

邦協和庶幾臣之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恒何如也既可摘其違抗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有改絃易轍毀方爲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戇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懽之好今惓惓爲之控訴于　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有可原或恐　宸覽少略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原于　聖神之德猶爲少歉天下後世其謂　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于此而緘默不以

上告是臣等亦有負于　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于言也仰望　陛下廓　天地之量廣　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豁周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而　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開言路杜奸萌以全　聖德疏　王嘉賓

臣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伊始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厮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爲民當差不許欺縱欽此臣驟見不勝駭愕切思　陛下即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少卿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爲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既使發爲民當差而復廷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之臣日漸以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竊之漸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臣時見報即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之儀即有疏諫未暇覽乃遲遲數日今各舉已竣事萬機從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途左右然而不容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

利害而陷　陛下於過舉也臣請即不可者爲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之官所以補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爲職者也例當隨仗糾拾凡主上言動少差皆得而言之若夫筆楚言官而嗔其言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矣一生萬幾叢脞而政事廢矣故臣謂石星一事啓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可者四也壅蔽之患前史載之詳矣故一也古人云仗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而立而培養成全則在大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委靡　陛下即位几以建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邮録

之加恩於既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即能謇謇諤諤正色危論此實　陛下育息之人物是猶萌孽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迁杖是摧折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嘗觀古中世之主欲止人之言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恐名色一立非所以訓臣下臣竊惑之其不可者三也言路者國家之命脈繫焉其通與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則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使言而天下之事去矣聖明之主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一事是杜衆正之路而開群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也壅蔽之患前史載之詳矣故我　朝票旨付之內閣擬之昨石星之旨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咸以　聖量含弘天覆地載縱石星有未當諒亦包荒而處處之如此如果出于　聖衷已非納諫之美如出左右所擬或生壅蔽之奸竊弄之漸殆不可長此其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　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即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覃布

欲其沾造化之仁固然也爲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小心以拱掃拂之役可也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陳時政者而李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浦之蔭襲錦衣縢祥則爲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　朝廷置之不行此輩防遏之嚴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爲正德中劉瑾事可爲明鑒言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　陛下不早加關防則將來之害不可捄藥此其不可者六也小人之性睚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又其故態也近日縢祥輩每被言官摘其壞事之跡欲起而

之者屢矣石星之疏所謂察讒譖者則灼見其肝肺而深中其膏肓也其所假而激　陛下之怒者不過即其語涉　聖躬以爲言耳遠近傳聞石星當廷杖時有内臣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事必非虛即其詈罵之跡益見其讒譖之實矣假使石星不幸而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誤陷　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是則由前言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邪之滋長誠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吉甫之頌宣王也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人不以無過爲難而過以能改爲貴語曰君

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臣願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平旦而思之留神俯察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棄之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條陳邊事誤遺　旨意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然知石星一事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至于有闕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右有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祥王本罪過明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金瑛懷恩王岳之儔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大臣　面議請　旨俱不留中庶上下之情可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俯伏待罪無任隕越之至

宥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益疏　鍾繼英

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譬一元氣然其消息盈虛機相爲運也言路闢則君德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思以隆君德而昌國祚則未有不開言路者也敢諫之鼓聞善之旌止輦之受勤切懇至如將不及抑獨何心哉蓋所以防微決壅運元氣以葆天和耳日者吏科給事中石星見歲序更新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之疏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有以觸　天威而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職爲民夫復何辭然

臣謂石星非敢於訕謗也乃恃　聖量天寬不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践祚以來旁求耆碩博采謀謨無論大小一有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已以從之内外臣工孰不頌我　皇上含弘之度博大之仁迥出千古也茲乃于石星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天地萬物一體聖人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愒然已耶夫　國之所以隆替者機而已矣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靈則銳氣莫伸日挫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機乎且臣之于君

言其所敢言者不足以為異而言其所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於臣宥其所可宥者不足以為難而宥其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聖石星遞者肆言無忌揩摘秉彝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　俯賜優容還其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願我　皇上赦然以　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忠言之譽則言路闢　君德隆　國祚昌而元氣之周流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駱問禮

伏覩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　陛下命錦衣衛拏打一百棍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擾幷將各監局大使裁革又該尚書劉體乾言事蒙　陛下責其不遵　明旨奏擾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異竊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皆　陛下所賴以昭盛德而定大業者乃不思敬慎圖報自抵罪戾　陛下既以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不能無慮者方今寇盜頻興災傷荐至所缺者財用所急者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官邊且信任大臣優容言官乃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籍籍皆以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而縱宕

賢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若此亦無詞於衆口且古帝王未有輕用百棍之刑者況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耳萬一不幸致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哉即二臣所奏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有不容已者　陛下乃幷各監局之科道而革之怒田一移乙天下人心洞若觀火雖至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初度懋堯舜用中之初心信任大臣不以蔓菲之私言而易股肱之大義優容言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摧萬世之紀綱慎倫德無間隱微釋成心有同氷霧如一財用之微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該部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即於刑推而萬幾莫不皆然則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大業亦可永固矣若夫劉

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一刑法之小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即於刑推而萬幾莫不皆然則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大業亦可永固矣若夫劉體乾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大小諸臣毋以二臣為戒二臣所奏應否畧其言詞之戇而取其用心之無他若監局錢糧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　國體政計為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帝王並　祖宗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懸望之至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龍尚鵬

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之臣夫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于言官狂躁者必杖而遣之彼戇直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辭然推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爲萬世法乃言官復競競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沽名也蓋恐心思或懈于憂勤則佚慾易長耳目少偏于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本無他　陛下

忠諫路絶則諛佞成風時政之缺失不聞而朝士之忠邪莫辨事關　宗社沉默苟容　陛下孤立于內廷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士猶逡巡却步中切危疑況逆耳之言嘗蹈禍不測即使忠智者決擇于其間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朝廷拒諫之失亦且　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爲民固待之以不死也萬一草莽餘生或斃于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不能容直臣其於　聖德之累豈小哉先哲有言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爲英明之主也山有猛獸藜藿不採　朝有直臣而世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路與城門並開其慮甚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狂直曲　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懲乞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自　上裁但責其論事持大體不爲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心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肯杖言官許即時執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著爲令使奉行者不得依違則直臣接踵于飛章于　禁闥驅群邪壅蔽之患燭四海理亂之源

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逐臣乞給復冠帶不終絶之使克責改圖若矜其愚姑從邊遠録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　陛下特恩中外所跂望而不敢必也再照文武官員凡於　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拏問夫　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動周張皆戰競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贖本無大罪乃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擒重囚倍常窘辱此在頑鈍鄙夫或强顏不大慚若施諸直節奇氣之士摧折多矣乞　勑所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于朝見後具本參劾候　明旨施行考之前朝罵辱不及于公卿鞭朴不行于　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爲

美談願　陛下留神其稗　國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宥法官以重風紀疏　蕭廩

竊惟　京師五城例差御史巡視欲其禁伏姦暴綏輯善良以奠安重地但　輦轂之下權貴實繁雖以御史執法之官亦不能勝其撓法之衆必賴　朝廷主張於上時有震撼曲為保全然後風紀可以振揚職任庶可克盡近該御史楊松巡視西城偶因少監黃雄違法等事未敢擅究先行奏　請雖其為言不無忿激之過乃其為心則欲守　陛下之法以安

上罪松奏事不實降其職級調之外任夫黜罰之餘猶叨敘用之資是　嚴譴之中實蒙　寬大之恩矣　陛下輦轂之民非有他也隨該黃雄奏辯仰蒙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六　十四　徐軒

聖懷虛廓容如大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法不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級留用是使之困衡心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渥二臣雖捐糜無以為報矣臣等竊思　國家設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敷陳之又設十三道御史使之執持法紀凡群臣邪辟彼皆得而彈劾之惟其以言為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然事或得于風聞或又切于目擊則不惟責不容詰而一念忠赤必欲達于　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可少慰也問禮所奏于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瀆但原其心以為我　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舉　西奏

來秦嘗以指斥　乘輿而輕罪一言官乃令以叅論

之制感激躍踴竊喜隆古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在目故發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雖可罪其心則無他也至若楊松論劾黃雄之事臣等不及知但按所奏以為當今法紀凜然　肇毅之下雄敢恃强喝衆歐傷平人問訊閭傳景元持票突入則雄用計開脫情所必有松執此具　題固責任當然其心亦無他也是二臣者在問禮欲為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自知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為　陛下申三尺之法故不自覺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宥其言原其意則問禮所言於時政不無少補松所　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之內兩被降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

恐傳聞失真皆謂言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風倘　國家有大利害臣下有大姦惡誰復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夕憂懼而不容已于言者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疊見淮揚水害甚慘　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乞請莫支閩廣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哨聚如故當此多事我　皇上敬畏　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處者頃因言官論列廣求足　國阜民之方務人各一疏用備　采擇雖蔓莠末賤皆得盡言蓋時勢至此不得不然耳　皇上求言於前顧罪言者於後似非所以鼓舞群工而使之有懷必吐也　法紀人心所關甚重伏望　皇上俯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　成命俾臺禮楊松仍以舊職供事果其罪難竟宥或量行罰治以警其後至于黃雄既蒙　聖斷降發更乞　明諭大小中官自後各宜守法以供職役或有亂法干紀如雄者許言官據實劾奏則骨鯁直諒之臣接踵而出雍熙太和之治計日可待矣臣等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禮臣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臯

臣嘗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鑒海岳效靈

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成全其君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之闕大哉　皇言所以貽謀燕翼垂萬世　聖子　神孫之訓者深且遠矣仲虺詳陳咸有一德之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　祖宗彝訓之外也仰惟　皇上起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　祖為先志以勵精為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以謂　陛下蓋將更張　武宗之故以上繼　孝宗之治而遠復　聖祖之盛也然自　即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

之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嘗供事華蓋內殿親見殿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或指以示臣曰此　孝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章奏必於此閱之遇有懷疑未決必召輔臣至此參詳可否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昭　今聞以垂無窮且召見之頃傳宣賜茶或撤賜御饌君臣際遇至今美談不知左右近臣熟知　先朝典故者曾爲　陛下言之乎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　先王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以昭眷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近來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引疾乞骸章疏屢上　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擬有几杖之賜以爲　聖世之光不意頃因太監崔文家人之故謂俊廢格　詔旨令其回話其與　陛下起廢之初慰留之　溫旨大不侔矣萬一俊執奏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掛冠玄武祖帳東都　陛下雖無簡棄老成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哉臣觀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　藩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　陛下豈肯令　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豈肯令　陛下加拾遺補過之忠以廢格　詔旨之罪乎又豈肯令　陛下變勉留之　溫旨爲雷霆震擊之威乎夫自古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隔絕中外疑阻未有不亂者也　陛下即位二年于茲雖無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幾甚可畏也伏願憲　聖祖之言舉　先朝之典虛顧問輔臣之禮隆體貌大臣之禮養　聖主遷善之勇全老成執法之忠鑒愉邪非亂之由消近習保奸之禍務使君臣如一人之身宮府內外如一家之勢則政以道成氣以和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我　聖祖降鑒效靈之訓可驗於今日矣

謹天戒急親賢疏

湛若水

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瀕危者屢矣當斯之時科道因老臣棄不親賢之至矣以今視昔可不爲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以及事臣職在以經術勸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　聖學修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時下詔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　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月莫非徵召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

醫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爲不急之務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得者急親賢之謂矣所謂五事者謹君德一也定臣志二也審用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道備矣我　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文華殿入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　陛下今日尤爲嘗務之急也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臣

一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者蓋非家豁而戶曉之難也其爲道至約而其爲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　陛下誠能修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爲之統領求在館在朝在野之賢明先王之學者俾侍直於　文華殿之側　陛下每日朝罷即御　文華向晦乃入俾群賢者日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爲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此薰蒸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矣臣於此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材能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情性鼓舞化機畿甸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聞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爲之者如春風一鼓百物皆生風俗於此焉厚矣　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氣絪縕天地之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

交君孤立於上臣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日弛用非其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　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舉也同舟共濟有安無危上自　陛下宮闈以至戚畹內外臣庶天下幸甚

優老乞言以裨　聖政疏　何天衢

迺者　欽蒙着臣備辦綵幣羊酒親詣致仕大學士劉健家宣諭　皇上優禮老臣至意臣欽遵親詣存問訖　恩加着舊禮遇非常凡在臣隣咸知砥礪竊以古之優老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蓋五帝雖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三王則養老乞言之禮並舉行之故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夫貴於天下之老者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其於國家治忽之源生民休戚之故知之審見之真而其言也如龜卜蓍筮足以輔君德而裨政理也是故古之聖王優其禮不以人君之勢臨之而曰乞言尚其德也此所以上行下效治隆俗美不可及也已後世養老若安車之召徒舍魯邸臨雍之拜祇取美觀是皆無養老之實心安望其乞言乎無怪乎治之不古若也仰惟　皇上首出庶物瑞應昌期毓德　潛邸之初已繫天下元元之望及嗣登　大寶更新政化而於耆舊尤加優禮覃恩之　詔存問高年民七十以上

賜賚有差是與先王養老之政異世合符天下翕然稱　聖人中興之業在是矣然而乞言之詔未聞于天下豈徒隆養老之禮而未乎尚德之實耶臣竊疑焉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是以不能復帝王之治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有禹湯文武之德舉　國家而還於唐虞三代特易易耳夫何憚而不爲哉臣竊惜之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四朝垂四十餘年　孝宗擢居內閣與今致仕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等委身匡輔弘益居多故在當時眷遇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皆同心翊亮既而爲權奸所擠遂不復用今劉大夏已物故而劉健謝遷韓文俱在林下又如大學士王鏊劉忠楊一清亦皆　先朝耆舊廢退以來於茲有年之數臣者在古謂之　國老在今民之具瞻屢有臣僚論列已蒙　陛下降　勑遣使賫子存問殊恩異禮無復加矣臣愚以爲謝遷王鏊劉忠楊一清年歲雖老精力尚強　陛下亟起而用之必能有所裨益萬一不欲勞以職事或　召至京師賜之以延問亦必能有所獻納劉健韓文景迫桑榆命懸朝露況今咎處災異迭興正　陛下求言之日若不及早乞言以爲圖治之規臣恐一旦相繼凋謝非惟諸老愛國之心無以自見而

　陛下法古求治之志亦有孤矣伏望　陛下追隆古之休風慕聖王之盛節特降　綸音遣輶使下造大學士劉健諸臣之廬奉宣　聖意其條陳所言隨使上　聞以備采納則曠世之墜典興創見於一時盛德之光輝高出於萬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

敬大臣優臺諫以隆　聖治疏　李錫

臣竊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爲君則元首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體貼親切比擬明著垂之簡冊萬古不磨是以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爲人有元首而無股肱耳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

聞胥無所資動作不前險夷莫睹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爲人哉是知元首至焉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大臣臺諫亦猶是也是故人君知股肱吾籍之以遍用也則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耳目吾籍之以聞見也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戕其股肱也不優臺諫是自賊其耳目也戕股肱者敗賊耳目者危此皆漢唐末路之弊政君天下者所當深以爲戒者也上古君臣之間都俞一堂稽拜杭禮所以敬股肱也野木朝旌闕門明目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宜今龜鑑

洪惟我　朝酌古定制列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百寮今之六卿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耳目也　陛下於即位之初遍徵故老斂衽重臣所以敬股肱者至矣側席求言虛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以爲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並矣夫何始勤終怠判爲兩途開元天寶迥然二治漸不克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尚書趙璜不奉　欽賞之詔爲國計也爲大體計也於已無與焉　陛下一入都督陳萬言之奏揆其屬官下之鎮撫使璜跼蹐待罪古之敬大臣者似不如是也以至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慎大柄密大號之奏是固醫國之良砭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而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章僑因東廠接受民詞奏揆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

急務也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三箇月何以作言官之氣禮科給事中劉最糾劾太監崔文蠱惑　聖心侵尅內帑風聞言事言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佞輒令劉最查明來說且內帑銀兩外官不與父矣　陛下令劉最查者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最之劾耳豈真有意於國計而欲會計之分明哉竟調外任尤爲已甚夫不敬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不優臺諫則豪傑皆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　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共理天下也哉伏望　陛下頓悟前非速遷今是體　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

以股肱而待大臣而體貌之有加以耳目而待臺諫而優容之必至以執奏爲忠以敢諫爲愛勿疑其違拂勿計其小過勿聽左右之惑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勿偏於愛惡勉留林俊以共致昇平慰諭趙璜以宥其屬下孫交愈加敬禮李學曾等免其罰俸劉最仍留供職則　朝廷有雍穆之風天下仰享嘉之治臣工幸甚　宗社幸甚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奇

臣聞爲治之道君有賴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資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爲君者不以禮

貌禮待其臣則爲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斲其所學則廉耻不立廉耻不立則節行不修其何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爲　陛下言之

邇者郭九皐爲東廠接受密告之詞葉寬翟璘爲陳萬言奏　請房屋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皐則差官校拏辟來京葉寬翟璘則拏送鎮撫司打著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猶言之不已者正爲　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皐知府事未見其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貴尊尊之

九皐遠在外方其罪狀臣所未知若葉寬翟璘不過爲　陛下愛惜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不察其心以其違拘而執之有如昔臣杜衍之封還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沆之引燭焚詔者則　陛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朱熹言宋朝有超越古今八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亦君道之常也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行此以超越乎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主之下哉臣惟冀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　國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爲然今日拏一官明日拏二官則人皆重足而立諫者皆以言爲諱

有識之士皆思見幾而作愈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
自古未有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
試興思及此獨不可爲寒心哉臣願　陛下察臣之
言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節養臣下以廉耻將孳孳
郭九皐之官校追回將葉寬翟璘釋放今後諫官言
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俸之臣悉從寬宥免則
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惟恐廉耻之不立惟恐節
行之不脩有愧于　陛下之禮待也人皆如此欲治
化之成何難哉

博采群言恭陳親政事宜疏　高儀

臣等竊惟人君之繼統乃天命維新之會而初政之

宣布尤人心屬望之時洪惟我　皇上纘承　令緒
丕紹　鴻圖　御朝聽政已四閱月群臣獲覩　天
顏者莫不交相慶忭以爲唐虞三代之盛將復見於
今日也是以矢心滌慮各獻其悃謀猷入告如恐或
後如今大學士陳以勤首先獻納條爲十事要皆切
於新政以爲　聖明保大嗣服之助已蒙　温旨加
納其他如吏科都給事胡應嘉等之請　御文華殿
接見群臣　親議政事兵科右給事中魏時亮之再
申前議欲乞親勤政兵科左給事中馮成能之議親
儒賢勤體要禮科左給事中王治議　朝講之禮以
圖治安禮科給事中周世選之請　御文華殿或

會極門　召内閣及九卿科道諸臣商確諮問刑科
左給事中孫枝之請　御便殿遇大政大疑即　宣
召輔臣及九卿大臣　特賜詢問江西道御史龐尚
鵬等之請　御文華殿延見宰輔及九卿大臣與翰
林科道皆與聞朝政巡按直隸御史周弘祖之議勤
政事以勵治功巡按山東御史李叔和之議敬大臣
以圖治道巡按直隸御史顧廷對之見輔臣廷訪大
臣或同游泳和或燕對無時　明良喜起庶事咸熙
國家萬世太平之業端肇于此至于御門之規日奏
數條不過沿習故事似涉虛文惟我
日即出　御門今既久臨　朝宁威儀已復　祖宗

之舊矣但　朝堂之上體統森嚴拜起唯諾勢相懸
隔若止循例而朝一朝而退　上有懷而不得下問
下有見而不敢上陳切惟情意既不相接見聞未免
日壅其凡諸司奏牘中外事情豈能一一盡白於
聖衷而頻然了悟也即今　山陵已畢典禮就緒
經筵日講復　賜舉行諸凡大綱大體亦既燦然明
備矣而惟　便殿親政尚未之及似不容緩伏望
皇上仰稽　列聖之盛典俯納諸臣之忠言自今
開講以後每日　常朝罷即　御文華殿除内閣輔
臣日侍講讀自應隨入供事外其六部都察院大臣
仍乞　皇上不時　召見即將　覽過部院題奏本

內係干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
計與凡一切大政令合當詳議者　特降清問許令
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即議擬可否於是　皇
上加以　睿斷　親賜裁答倘有事體疑難者雖再
三商確然後答旨亦無不可也科道掌印官每次各
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令公
同評正至于輔臣講讀之餘仍乞　皇上親發　玉
音咨詢治道或將各項章疏應該票擬者令其即在
御前看詳　面請　裁斷如此則　萬幾之理日熟
于　聖衷而四海之治可運于掌上于以軼五帝三
王之盛于以紹　二祖　七宗之休者誠不外于是
矣臣等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勤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何維楨

臣聞臣盡心爲國當以帝王之道事其君君盡心爲
民必以帝王之治責諸已蓋帝王之道本諸心帝王
之治本諸學帝王之學本於上下交而後成臣諦觀古昔盛時君臣非自能神聖也其
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君以此責難於其臣曰念哉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臣以此責難
於其君至於成湯則有若伊尹太甲則有若保衡太
戒則有若伊陟祖乙則有若巫賢武丁則有若甘盤
文武則有若呂散成康則有若周召上下君臣交相
儆戒不敢荒寧共成此學以臻大道運諸心以達於
政當是時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莫不同心
一德以欽厥職百工庶政惟和六府三事允治德普
天下聲施後世自時厥後教弛道湮人心陷溺蔑不
知所以盡君道臣不知所以盡臣道徒以智術相事
使功利相征逐挾法制以杷持天下而籠絡斯民其
相與有爲者又不過隨世低昂殫慮於章程法守之
末以致力於補偏救弊之方所謂脩已治人之理天
德王道之要不復講求其間英君如漢文宋仁有可
學願治之資而不遇其臣聖賢如孔孟周程有好學
輔治之實而不遇其君君不遇其臣則不能以成其

學而達之治臣不遇其君則不能以行其學而濟夫
時自漢迄今道汙治陋極矣肆惟我
文寬仁恭儉嗣服　大寶敬承　先帝遺詔以椎廣
德孝信任輔臣以斡旋世道日就月將遜志時敏節
戒佚遊罔失矩度法行近習教肅　宮闈恩威出自
淵衷取舍裁于　宸鑑納諫從言懋昭帝王之度謙
虛弘重允裕　聖學之基大小臣工夙夜祗承三公
輔政協德和衷卿士大夫靖共法守衆正盈　朝姦
邪斂跡　上下際遇之隆時運昌泰之會二十餘年
實所曠睹敬而守之帝王事業可坐而致然臣竊慮
之難得者時保時者幾察幾者學蓋天命無常理亂

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時泰運昌然幾微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上下儆戒之不一則變故之所由生況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喜怒好惡之微用舍予奪之機端人正士視之以進退其身壬人憸夫伺之以作止其惡世道汙隆國家興替所由繫不可不慎故臣敢以交脩進學之說進復列君道臣道今日所當盡之實以告　陛下然臣所謂學者非有異論不過

自　陛下之心與群臣之心求之而自得之耳　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戊丁成康之心辭臣之心即皐夔益稷伊傅周召之心法以達天德率由帝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唐虞三代之治可運諸掌伏望　聖明詳鑒臣言當以帝王之治自任而責難於群臣群臣當以帝王之道事上而責難於　陛下上下交脩共成德業則世道幸甚　一曰盡君道人君一心萬化本原君心正則天下治而享國長久君心不正則天下亂而天祿永終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殷高宗宅憂三祀既免喪弗言群臣諫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高宗悅而言乃命傳說曰爾惟訓于朕志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於是學於古訓道積於厥躬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四海之內咸仰高宗

之德而享國五十有九年稱爲盛治　陛下諒陰不言恭默思道同符高宗茲者　先帝服除即吉正可言乃雍之日伏望　陛下鑒高宗允懷于茲之心及今與諸大臣言每日　視朝之後請　御便殿　宣召元老講讀近臣咨論經史道理以爲政治本源間召九卿各衙門大臣問以職掌責令奏封凡有嘉謀嘉猷悉以入告及於中外群臣有學術純正德行老成堪資啓沃者舉十數人或隨時召見或輪次入直朝夕納誨相與講求帝王之心法以達天德率由帝王之治法以弘王道　陛下恭己淵默靜理化機則自深宮以至大庭莫非戒懼脩省之地自旦興以至

晦息一皆憂勤惕勵之時思平天下之在絜矩則公好惡以欽厥止思喜怒中節由於慎獨則致中和以贊化育思帝王一日二日萬幾不可以太康則必如堯舜兢兢業業戒逸欲于有邦思天祿永終由於四海困窮則必如禹相告戒罔淫于佚以執厥中思后從諫則聖不可陷于酒德之愆則必如湯之不邇聲色而好善言思君臣咸有一德則必如湯之不邇聲色以協于克一思君子有大道惟命不于常則必如文王望道未見而視民如傷思王者所云無逸則必如周公之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以保文武之業而無失此數者皆君道之所當必盡臣望　陛下

以此責成于巳仍　勅下部院與諸大臣擬議上
請乞　賜裁定宣召日期毅然行之責成此學共圖
治理則協德率憲享國永年匪惟無俾高宗專美于
有商而都俞喜起天保卷阿之盛可復見于今日伏
乞　聖裁　一曰盡臣道高宗命說曰惟暨乃僚罔
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蓋
人臣必以道自盡而後可以道事君必交脩於下而
後可以責成於上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臣觀由
漢以來人君不能致治康民實由臣僚不能盡道匡
正有負於君無論前代即　先朝事可爲近鑑　世
宗先皇帝聖智英斷足大有爲使得賢臣同心輔德

則嘉靖設邦可致盛治顧曲學褊夫瞷時競勝黨同
伐異典禮罔正元氣已索繼而權姦顓政逢悅諂惑
比周恣肆荼毒生靈天下蓋岌岌矣晚幸　先帝悔
心殛寘渠惡一二元輔維持斡旋而勝負消長之機
亦蹔且危我　皇上御極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二年
以來人心轉淑世道改觀然酷烈之餘四海困窮未
甦災異孔亟未息職思其故實原於此調元保泰正
在此時今卿大夫忠清敏慎守正奉公大異往昔迺
精神志意未孚通於上下法紀執物尚睽滯於多方
群邪無邑踵故襲常所督責者簿書職守之末而開
談布公之體未彰所計量者體貌勢分之常而儉謀

各衙門之長每五日堂事畢率僚屬于後署坐論職
事當否有無怠玩庇護互相救正若倚勢怙終及欺
罔姦私即當聲責繼以繩治俾人知警畏爭赴事功
其朔望大臣會日各屬衆多難以共聽擇公所訂同
爲會相與講明道術辨析義利扶植綱維即心論學
即學察政無得侈談玄虛以滋盛世之惑省郡之吏
至自外者亦得預會以詢政俗在外撫按與司道郡
長亦倣朔望之會以究軍民休戚以察官吏賢否事
關　廊廟亦即以入　聞司道郡邑之長貶乃僚屬
亦倣五日之會忘告規勸節用愛人盡心脩職有不
共不恪者有常罰是使心志交孚於聚晤德業相勵

於觀摩視履稽謀可以覘性術之邪正治理之得失官常賢否糾激薦揚考覈黜陟咸據於此如是則大夫師長不敢逸豫而切于憂勤中外遠邇不敢欺玩而一於畏敬書曰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又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是上可以匡正　君德下可以康濟民生臣言若迂實切治理伏願　陛下俯賜詳察　勑公卿大臣及時裁酌擬議上　請期在必行交脩定志興道致治所繫不細伏乞　聖裁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張通判

臣温純

　　臣謹圖覽本　顧問以隆交泰疏下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　朝或憲老或問章奏令憲老乞言不可復矣　顧問或形諸章奏即潼唐宋之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為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　朝講勤矣言路開矣臣姦斥矣獨　鑾本　顧問一事雖言官往往言而該部未暇為　皇上請者豈外以　皇上即位之初服制未闋在古有三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　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覽之將涉於勞而無其要乎今　先帝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遵訓　成王訪洛叹事仰望我　皇上我　皇上必思有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六　三十二　張通判

以荅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　顧問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　皇上於講筵之暇以石州殘破下　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　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　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儻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如也我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盜寇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求糧之苦我　皇上誠於此時勤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脩攘大計為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採而行之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三　張通判

一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　覽本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乂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　問對可悉也伏望　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　勑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

瀆其關於　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
御覽即時　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
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霽　天顏俯賜
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內
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
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孚於休哉

用人

酌事理以公考覈疏

王恕

一查得諸司職掌內九年考滿教官考不通經者別
用府衛教授州學正縣教諭府衛州縣訓導俱係教
官教授係從九品學正教諭訓導俱未入流謂之用
者但不令復為教官而以品級相等官內改用也教
授合改從九品稅課司大使倉大使司獄巡檢等官
學正教諭訓導合改未入流河泊所官稅課局織染
局鹽課司大使副使倉大使副使等官景泰天順年
間教授有改稅課局大使等官者學正教諭訓導有

改除倉官河泊等官者近年以來不分教授學正教
諭訓導俱改除河泊所官非惟太拘其實於教授為
降等有乖別用之制合無今後教官考不通經者教
授改除從九品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教諭訓導
俱改除未入流河泊所及大使副使等官不拘衙門
如此則改調有等選法疏通　一外官九年考滿到
部有司官繁稱陞二級簡稱陞一級教官考通經者
府州縣學官舉人及數乃陞衛學官并選貢衙門學
官無舉人亦陞丁憂復除者舊例俱以後任定其黜
陟頗有不均且如有司官前任事簡歷俸少後任事
繁歷俸多陞二級固為相應若前任事

任事簡歷俸少止陞一級不無有虧教官前任府州縣學日多後任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少照衛并選貢衙門學不論舉人而陞固不相應前任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多後任府州縣學日少論舉人不及數不陞亦不相應合無今後有司官九年考滿不分前任後任但任府州縣學日多者陞二級事簡歷俸日多者從府州縣論任衛學并選貢衙門論如此則衙門停當人心悅服一

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多者從在外所屬例該考覈合屬官員雖開合干上司考覈詞語不開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者案候行查田報之日有司官引奏復職教官具奏入選不無守候人難合無今後有司官雖不開稱職平常不稱字樣其詞內有勤能端謹等項字樣者即以稱職論有頗可等項者即以平常論有無為無守誤事懶惰等項字樣者即以不稱論初考二考不必行查就與定稱否引奏復職三考仍候行查至日定奪全無考覈詞語照舊行查教官舊例止以到部考通經有舉人定黜陟不以上司考語為殿最雖無考語即與具奏入選差錯官吏俱照例參問　一舊例外官考滿前任日少許通理前任日多另歷三年是說丁憂起復并連調改除官前任後任近年以来部將考滿給由到部

復任轉考者亦以前任後任如前論之此其因襲之失合無改正今後止以丁憂起復及更調改除為兩任照前例查考其考滿復任轉考者不必論前任後任多少　一考滿官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給由者參問准作三年考滿牌用給由不無往返人難合無今後考滿官雖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考滿給由者免其參問准作三年考滿不必補造六年考滿牌用候九年考滿通將後六年事蹟攢造牌用給由為便　一吏員出身考滿官或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或該本等用者或該降者入選之時考中該陞者陞該本等者本等用該降者降不中俱降雜職內巡檢與府司衛倉場大使俱係從九品官巡檢以軍囚及數陞司府衛倉大使考中方陞不中降雜職此諸司職掌不該載不知防於何時一向因襲而行且以正從八品并正九品官考不中一例俱降雜職似無分別是以入選官懷不平者往往纏告合無今後吏員出身考滿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考中照例陞考不中本等用其原該本等用若考中該陞官告願就雜職者聽如此則選法一而人心服　一知印資格兩京五府知印從八品出身六部都察院知

印正九品出身在外都布按三司知印從九品出身在外知印係農民衆充役滿赴部冠帶辦事半年不考就除從九品職事在京知印係役滿承差請一旨點做役滿冠帶五府者考中除從八品職事六部都察院考中者除正九品職事考不中俱降除雜職且在外知印不考就照資格除授在京知印考中方照資格除授不中降用事體不一況知印原非書辦文案人役與吏典一般考招擬多是不中往往降除雜職是資格高者反畢資格畢者反高似非所宜除都布按三司知印照舊不考就選外合無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知印臨選之時止考行移中者照資

格除授不中者降一級用如此則事體適中而彼此皆安一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三年六年俱赴部給由惟雲南布政司軍職首領并斷事司理問所官府州縣首領官貴州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官并軍職首領官三年六年考滿俱赴本布政司給由考覈就彼復職牌冊類繳候九年通考赴部其各處閘壩河泊稅課司局并驛遞官三年六年考滿隸布政司者俱赴各該布政司給由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雖有專責差占及奉例納米等項三年六年之間亦要一次赴部給由考覈不許託故遠者查由亦就彼考覈復職牌冊俱差人類繳本部比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　奏復職九年通考官不分遠近俱赴部給由係是舊例及查得成化六年為申明舊制事本部題准今後除邊方軍馬錢糧所係官員考滿申請定奪外其餘不係邊方大小官員務要依例三年給由雖有專責差占及奉例納米等項三年六年之間亦要一次赴部給由考覈不許託故遠者查理究問有規避黜降已經通行外成化二十等年又該戶部題准被災去處三年六年考滿官員依例納米准令給由以備一時救荒又經通行去後今奏前因誠為有理除雲南等處地方窵遠有司大小官員照舊本布政司給由外其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等衙門今後有司大小官員三年六年考滿俱要依例赴部給由考覈驛遞等官在外者仍赴

本布政司給由係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俱造牌冊繳部查考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　奏復職俱不許仍前一槩納米以玷名節如遇地方災傷缺糧賑濟許令有司預先別作措置或臨期多方區處如此則考課之法不致廢弛而備荒之政不誤矣

重守令疏

李承勛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重之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重之之目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雖當久任而州縣之任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拘以

九年亦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
三年素履無改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
毋以妨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遞遷故欲久任之
法必行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天之生才
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才毋以
一眚而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有
速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吏部重守牧之職而欲
公薦天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為州縣正
官尤為親民擇之尤不可不慎而精況京堂之薦舉
有限人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於數人未若博求
於天下方今撫按於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

但賢才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真
也用之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而論之其僚佐則
有同知通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於州
縣正佐首領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
或有志行高潔甘於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
以僚屬相與則賢不肖著於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孚
於鄉見聞之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
卑不限數之多寡總以聞於知府而明揚焉至於布
政按察二司亦莫不各以所知屬官鄉宦為薦因其
所薦之人吏部加之以訪察之嚴察之以衆人之舉
隨才量地授之以官不舉者申飭賢之罰謬舉者嚴

連坐之法則求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
精矣夫士莫不願伸於知已既受知於君子則凡中
人之才猶知自勵而況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
職猶稱乏人者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
然使待遇之不隆猶為未也夫守令之於統治最重
者莫如撫按其參謁之禮蓋著為令矣比來守令不
問賢不肖惟以奉承為臧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
雖知為過禮而內喜喜則忘其惡以禮自處不諂不
瀆者雖知其為正而不悅不悅則頃忘其善或者爭
一跪伏之末節而構成大隙又於是從而媒孽其短
假耳目以求其瘢瑕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

無稽之謗指慫為貪以正為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
醜矣　朝廷見其羅織之詞以為去之猶有餘辜而
豈能盡知其中不能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遽去而遷
就為之所使有道之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污故
有高飛深逝之想而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
耳流俗之見乃謂某官之賢如彼近被挾私一劾遂
致如此況吾曹衆人可不曲意依阿乎至於公事之
是非生民之困苦天災之迭至真知其可憂者誰歟
真以為已憂者誰歟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於此
不急改絃而更張之誠可為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網
使各遵守弗得違越在上者固不可蔑視　國憲而

責其過為承奉在下者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者更隆以殊恩或榮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　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如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脩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誠亦未嘗無不可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本覈實之論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在吏部都察院堂官忠赤肯任怨而已　臣願　皇上明勅各該堂官如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憂國之真心者而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攸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超拜佘都御史按

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科道以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處巡按亦間有劾之者矣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勸懲之典獨缺如此使郡縣得人則可如匪人也不遺殃于民乎夫守令既經簡擇得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圖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為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繁尊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靜以觀之分巡分守或於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覆按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大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於是褒其

何遠之有　臣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任人圖治疏　彭韶

臣聞欽致天下之善治當任輔弼之賢臣欽求輔弼之賢臣必稽平素之才德蓋無才則不能當大事無德則不能制流俗故必才德兼備然後可置諸具瞻之地而責以治平之功此古今之通論也兩無足取而苟以充位非徒無以厭服人心且適足以破壞天下事矣事至破壞彼之奸諛固不容誅所可惜者勢已難為徒為國家之禍而已臣謹以才德之大綱論之處已寬仁存心正大夙夜在公白首不欺侃侃立朝之節孜孜體國之誠見善如已有視才如已能如此而後謂之德非含糊苟且以為忠厚小廉曲謹以為雅操之謂也知無不為為無不當苟利社稷以身徇之出可以折衝禦侮入可以脩政立事上則致君為堯舜下則澤民如父母如此而後謂之才非精於簿書巧於結識奔趨敏捷搏擊嚴刻之謂也得其才真德而用之則朝著精彩人心悅服四海仰之而有望外夷聞之而有畏豈不興善治乎苟非才非德而用之則善類喪氣豪傑解體夷狄相傳以竊笑群小得志以橫行其不去治而亂者幾希矣切見右僉都御史張岐近由副使陞除以協管院事　命下之日物論諠騰不以為當其故何哉正以其平素卜之也雖其得進之由踪迹譎秘人莫能知然其立心行已則皆知之矣以言其聲望則實輕以言其資歷則尚淺以言其德則公誠正大之全無徒外貌悻悻而已以言其才則濟人利物之不聞徒趨跲搏擊而已蓋為人機軸似冦深而才不及步驟類吳禎而險過之桯身攘臂殊非偉重之才暴色疾言直為儇薄之器居上則凌下居下則欺上趨由之遺風也有勢則附之無勢則虐之張當之故智也是非任情躪轢同列不學無術用詐行私以奔競為長策以苛刻為能事安可任風憲之事而處非分之地哉夫都察院之設所以肅百寮而正百度定大事而決大議振揚紀綱禁絶奸惡天下百責皆其攸歸非若五府六部各司一事而已是必宏才碩輔乃可無忝厥任今以是人居之臣恐其威柄在手剛愎自由非惟無以振紀綱而反壞紀綱非惟無以禁奸惡而反長奸惡尚何肅百寮正百度定大事決大議之有哉近日廷臣所以舉之者豈不以其居官有激烈之聲而疑其有禦虜之畧耶臣竊以為不然夫古人所以善典哉幹事者以其安民和衆能得士心沉幾先物料敵不遺故也如岐者暴躁無狀淺見寡謀人雖畏威而不能無怨事雖苟集而不能無愆俾之專治方隅必然要功生事其可望之和恊將帥以抗戎虜手其能必之約

東數要以清兵政乎其能保之捐軀殞命以死緩急乎臣揣其能用之邊鄙且猶不可居中用事將如之何臣雖非先見之呂晦敢希直諒之胡銓不避斧鉞言之無諱然臣與張岐非有一日之怨片言之忿直以清議難容不勝憤激耳蓋一人之進若甚微而用舍之所關為甚大也一官之命若無妨而風憲之所繫為可惜也願乞下臣此章俾六科十三道公平是非則臣虛實灼然可見萬一不以為非伏望　陛下以職掌繫風紀為念以用舍關治亂為憂將張岐別行敘用如王竑李秉葉盛者乞俯詢外庭斷以　聖心或再行收召或取回治事則公論伸而用舍明用

舍明而善治得矣昔宋靖康之際有臣李綱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於唐恪耿南仲之徒乃迭陞兩府遂使百備廢弛人心頑鈍夷虜乘之以亂中國方今四海全盛有金甌之固非宋季之比然昇平日久兵威不振夷狄跳踉敢入邊鄙有識之士亦未嘗敢釋然不隱憂於心也所可望者賴得人以扶持之耳今宜進賢如不得已不啻千鈞之弩勢不輕發可也苟或於用舍之間仍復草草則法家拂士益疎曲學佞幸充斥雖政事日更法度日張臣恐無補於治矣譬如人有大病方虞邪氣之入顧反委之庸醫豈不誤哉臣竊念出位越職乃臣子之小過忠君憂國實臣

子之至情古人有以布衣而憂天下事者人不非之況臣忝厠班行誠不自量不忍自默若得入圖治以隆太平於億萬年使臣輩犬馬之齒得優游於無事之天而已他非有願望也不勝惓惓

知人官人疏

胡世寧

臣讀虞書皐陶謨有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推安民之要又在於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用群酌古今事宜遵照　祖宗舊制擬為知人則例五條官人則例一十五條上塵　聖覽以助虞思之萬一昔宋臣范仲淹上百官圖於宋仁宗曰如此為

敘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且曰進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仲淹當時官非言路任匪銓曹豈不為越職當罪也然其區區愛國之誠不遑自顧傳諸天下後世皆以為忠而惜其不能盡用也臣之愚誠竊亦效此伏惟　聖明垂意省覽天下幸甚

知人則例五條　一論人之才術當以誠心體國愛民為主而才與守兼優者為第二等無是心而才守兼優者為第三等無是心而或有才無守或有守無才者為第四等　一論人之心行如大臣科道翰林及在外方面正官當以

奸詐冒嫉為重而貪墨為次其部寺屬官方面佐貳及知府以下則惟罪其貪酷而偏詐之人尚未可去

一凡尚書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政使按察使兵備提學知府以上各項緊要官俱令到任一月後各舉一人自代吏部擇其舉多者擬奏陞擢庶多得人　一兩京大臣及在外撫按官俱以能薦賢稱職多者見其知之之明異日可備吏部之選吏部堂上官尤宜責其擇人多訪不必避嫌　今內外臣僚皆以因循保守為賢其有盡忠為國擔當幹事不避流俗者朝士則衆怒群猜不能存立在外司府等官亦多被衆忌流謗考劾因而誤黜以此盡沮忠

直之氣萬一　國家有事無人肯當是皆彼職名不閒於　上故也今宜法古御屏記名故事密訪內外臣僚中有盡忠體　國才堪委用者親記其名一二則彼不為奸謗所陷而真才得用矣　官人則例一十五條　一內閣三員或四五員舊當寅亮輔弼之任今又總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重遇缺宜斟酌　先朝李賢等事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練達事體公忠體　國知人有容者推補　一兩京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約共十四五員為一等有缺宜於兩京大理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糧副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布政使共四十餘人內推補　一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為一等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

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　勅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翺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十八年陳鎰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為　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參政參議高者陞副都原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領　勅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為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

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五員內推補仍須

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深勞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為躐等蓋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權方能久任久任方能脩葺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為　國家久安長治之計　一兩京府尹并在外十三布政司左布政使共十五員為一等俱要用歷練民事不厭煩勞者循資遷轉此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遷陞六部侍郎并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不必更陞在外巡撫以致遷轉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其心行雖公廉而才力不稱者遷改相應職事奸貪者即時罷黜如天順年間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

暄皆由布政徑陞今若止陞侍郎副都不為躐等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　制誥脩史牒最是清要之職唐宋以来多重此官以備卿輔之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纔取入翰林我　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来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詹事春坊等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復進中允郭璡由察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

御史皆歷陞侍郎尚書兼詹事學士又如張顯宗由翰林歷陞祭酒出為布政郭濟歷任春坊復陞知府王珣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歐陽謙由御史改編脩復陞郎中徐旭由御史陞郎中祭酒復改脩撰羅汝敬由侍讀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今宜遵復舊制不拘內外郎中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衆者許大臣言官論薦　內閣吏部召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儲卿輔之望矣　一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缺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

聽使非其人人主誤聽其言則聰明惑亂是非邪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其言又為拒諫取謗天下至於御史又有巡按在外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　祖宗朝如王翱由寺正擬庸由知府左遷陳祚由衆議康慶由知州落職皆復陞御史虞祥王鐸羊富由教職冀凱由州判官皆陞給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馬守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陞郎中復改翰林歐陽謙由御史入翰林復陞郎中是皆唯才所宜不限資格所以得人而又核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史等官所以肯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偏私浮偽者不得

混於其中以惑　上聰明所以天下常受諫納之福而　君上不受拒諫之名今宜使大臣于內外郎官及聽選進士中各薦所知必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方授此官三年之內考其敢言而忠諫有益舉刺得宜及巡按在外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等官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於事體或過於激烈易至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覈其後效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附勢妄奏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得忠正之人而　朝廷納其忠諫有益於天下矣　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方武選禮部儀

制等司郎中亦須妙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平常不稱者即令外補　一通政司鴻臚寺官專取聲音洪亮於本衙門遷轉已有舊規其有才堪教官兵備所管有司巡捕并衙所官有犯撫按衙門遷轉已有舊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　一兩京坐堂僉都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各寺卿佐并各部寺屬官照常循資選轉然人才各有所長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調不妨　一在外布按二司官宜只於本地衙門遷轉雖有資格遲速不同臨了總算有甚懸絕不得已者方推鄰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衆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

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員缺宜於附近地方資淺人員內比常早陞以酬其勞遠　一各道分巡僉事　國初選定道分九年方改後因改道不常凡遇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豪强貪猾任情作弊害民地方受患今皆宜如廣東等處事例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須考其三年任內奸弊盜賊豪强貪猾之有無以為殿最本司若有進　表等項公差止於貼堂副使或分巡各道僉事內差遣其分道三年之內不許改差　一各處緊要兵備及提學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內推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

管此方其職任內事務不許他官攙越如提學所管教官兵備所管有司巡捕并衙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委其提問不必改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至於練兵捕盜應該勸賞等項財物許其措置或動支官錢如此久任專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年深勞著者提學推陞少卿僉酒等官兵備推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別任不宜姑息　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

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部郎給舍
我　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
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
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為定制知府見上司不
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
淵由知府即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即陞檢討所以人
多樂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為
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地方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
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馬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
退上馬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
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

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京官七品以上在
外在閒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
掌印官於衆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
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
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
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
之人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之操有處事之才三
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
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
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之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
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上者即
陞四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衆政副
使等職知州九年以上者即陞衆議知府郎中僉事
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
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
正識治體者選為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
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
年六年照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雖
遇凶荒盜賊可保無虞矣　一在外知府知州知縣
與凡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註於原籍相近地方
廣西雲貴有司尤宜查照弘治以前事例只於本省
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

地方曠官日久緣係知人官人事宜謹　題請　旨

擴大公以贊　聖治疏

霍韜

臣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在至公苟權有
偏重人競其私則忠賢沉屈下僚庸才倖登要秩賢
否混淆甚非所以贊　聖治熙鴻績也臣伏覩　陛
下宵旰孜孜圖惟治理十有四年于茲矣是宜百官
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治政無不理矣乃今郡邑有
司未見其慎職賦私未見其改勵政治未見其振飭
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變災皆臣等不職
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謂天下不治皆百官不
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吏部之罪也臣未敢備舉謹

自推陞官員一事開具積年錮弊為　聖明陳之凡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惟具缺員　朝廷特旨陞用考滿黜陟取自　上裁吏部例不考覈案牘具存可質也自成化末年權歸内閣萬安劉吉等咎招權賄言官攻焉自後小京堂推陞遂屬吏部甚至兩京府尹光禄寺卿太常寺卿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矣惟光禄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專要且重職也推陞惟會戶兵兩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重權所在人易行私故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於吏部之門語云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乃感恩吏部不知歸恩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大理光禄各寺

卿少卿順天大理等丞惟吏部專擅推舉故科道部官欲陞小京堂只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内閣即可安坐得之矣或暗託腹心於吏部或借吹噓于内閣小京堂官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卿丞之例而勢分邈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雅正之士不肯低首權門輒縮細人恒奔趨以竊位所任非材真材不任吏部權重之弊二也天下知府只百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為不尊矣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寄命焉權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寄命焉權不為不重矣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　朝廷不能裁其可否重權一付之吏部矣科道官有得罪吏部推陞知府彼即緘口以去矣部屬官有才宜内任或彼讐讒即陞遠方知府無所於懲矣百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　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會官推舉　聖上睿見洞察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公出諸輿論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禄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專權焉甚非所以昭大公也夫卿丞之職秩也況由是進焉六卿之長亦其選也可勿重乎伏乞　聖斷著為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光禄寺卿皆秩三品者也遵照　聖上新定會舉巡撫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焉兩京太僕寺卿皆秩三

卿太僕寺少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丞南京通政參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具缺即會九卿推舉内外才望官八員請　旨權用吏部毋得專焉於八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科道官中舉四人焉在外參政參議副使僉事運使知府中舉四人焉惟求内外均平使人無重内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官無專陞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陞京堂使人知競勉守職毋疎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絶吏部握權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事中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厲已也謀沮焉曰是煩數會也僕

僕廢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美秩皆知出諸輿論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推陞知府亦照推陞僉事例馬凡缺一員推資望官二員請　旨權用推舉不當着再推馬有隱蔽不公言官糾正馬自是人知郡守之重思所以奮庸矣自是科道官推陞知府自知　朝廷寵權不怨曰權數擠我矣自是吏部官不敢憑私報怨擠才望官于遠郡矣自是郡守得人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於吏部矣是天下之大公也惟人情甚不利馬吏部徇私者曰我善剌自舊例實削我權不利一也小人油滑者曰我善剌自今權要不能吹噓一人矣不利二也權要欲逐屬託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七

自壓於輿論莫行已私不利三也吏部四司官不得顓陞京堂不利四也於治體有大利馬吏部官不得市恩植黨傷　皇朝治化一也科道官知直已守道不畏吏部不畏內閣以背　朝廷二也六部屬官才德昭著皆陞美秩外任官勞績昭著亦陞美秩蕩蕩平平之治於　聖治有光馬三也人思供職紀綱自振治化自淳四也於斯議也臣又欲上　聞惟慮事體未練不敢輕率或召梦更之嫌乃今謬承　聖恩署掌部印推陞各項官員日不可缺積年錮弊尚有悉宜條陳改革者但臣力未及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吏部何以勵勸百官何以贊襄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體　聖心惓惓圖治之美臣等曠職寫食何以逃罪乃謹畧述推陞事例馬凡缺一員推資望官二員請　旨權伏惟　聖明詳察馬如可施行乞賜　明旨行部著為定例永承式馬姦臣不便已私擅議改更科道官指實糾罪亦臣愚區區仰贊　聖治之萬一也

慎考察辨邪正疏

毛愷

臣聞帝王之治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道必明乎黜陟黜陟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庶官正庶官正則政務舉而至治成是以尚書稱述堯舜之治亦惟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此誠治化之本致理之經也漢唐以來考績之法未嘗不具黜陟之典未嘗不嚴而得人熙績之功遠不逮古此其故何也蓋唐虞之所黜者四凶也皆天下之所謂不肖也所陟者九官十二牧也皆天下之所謂賢也漢唐之所黜者未必皆不肖而所陟者未必皆賢甚者名實混淆是非反易有以不肖為賢而反陟之者矣有以賢為不肖而反黜之者矣是以黜陟雖同而治理不效也仰惟我　皇上之德神聖卓冠前古敬天勤民惟日孳孳至於進退人才尤厪　聖慮茲當京官考察之期正　皇上靜攝致齋之日深惟治本灼見政幾特　勅禮臣俾　諭部院考察官員務要平允公當以俟黜陟一時臣工懽動中外皆謂　皇上聖心之

一王言之大真如天地之於萬物長養生成栽培傾覆無所不用其極雖堯舜之聖何以加諸一時當事大臣必能仰體　聖心恪恭　皇度以彰平明之典而唐虞熙績之盛可以復見於今日矣但近年以來清議不甚明公道不甚著人心不甚正士習不甚端是非不易分名實不易考邪正不易辨苟於黜陟之間一有不當其賢不肖之實則於　皇上平允公當之盛心不無有負此臣區區杞人之見不能不慮也臣不敢浮議泛說請悉指其明著之實而以往事證之且如　朝覲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

年考語其分遠其數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數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外官尤為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已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為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污濫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攀援而無恥者柔媚庸懦而無為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為難知也職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投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厭其實或中傷或致為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必使有不可解救之數或乘權要嫉妬之隙而巧為遊說必使有不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撫拾妄奏或買囑吏皁之輩媒孽誑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訐之文或言其行檢不脩而不言其果有何事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墜或謂其貪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某人之門或加帷薄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畧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出者未必盡當也至於不肖者自知其

不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蒂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托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讚刺而曲為寅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為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為陰險狡獪之計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晨等當事者初擬退黜竟賴寅緣而倖免荷蒙　聖明洞燭微情旁咨輿論或收録於既棄之餘

或顯斥於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　國法矣臣愚以為圖善於既事之後不若慎於未事之先近日以来臣聞外議以為多有浮薄仍踵故習旦夕奔競彼此扇惑流謗生讒文非餘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為善者未必留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　聖明在上　天語丁寧官僚咸餙罔敢不恭必不至如往日之弊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聞義不容默伏望　皇上俯察微言　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鑒久積之習考其素履不惑於浮

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為衆所共棄者雖盤據貴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為衆所共與者雖娼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真偶有虧漏人心所不服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舉論以明　國是以正公法則於朝廷黜陟之典不虛　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成矣

上下一心同濟　聖治疏　湛若水

臣近觀進忠言者或斥奸邪之惡或規　聖政之缺皆蒙　聖德包容而未見繹改近幸未見憂悔二者蓋未知安危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不痛切而猛省也臣得以近事明之　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譬以舟喻諒云同舟共濟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一大舟也治亂安危未有津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夫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猶夫舟之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猶夫篙師榜人為之左右也內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為邦本猶夫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在柁之張弛柁之張弛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凡在舟者莫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莫不安有恃寵外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

之自以為安而鮮不失者如　先朝之跡而不知鑒也可謂智乎故欲濟中興之善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者莫若親輔導知學之臣欲親輔導知學之臣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故一正君心而萬化理矣諺云同行同命君臣內外以之今　陛下不親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朝綱不振宰制不施初政漸不克終近習漸為蒙蔽天戒屢見不實脩省科道大臣交章未獲舉行臣恐如舟之柁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盡惑　上心不引之以聲色則引之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近幸奪法司之微刑罰借差紀綱廢弛是皆所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

禍者矣大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以為進退者也今人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矣天下萬民莫為匡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危也伏乞　陛下察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聽用科道百僚以輔理戒諭左右親幸之人使勿壞事鑒舟以自溺則內外臣工庶咸有濟於無涯之福矣臣非糾劾之官然職在以學術開導人主誠有所見不敢不陳

謹用人以免物議疏　許復禮

先該本科給事中張原題為懲貪暴以儆在位該兵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朱宸周傳陳昇等俱革了任著帶俸閑住該衛掌印管事員缺你部裏便從公訪

明具欽

推通曉文義練達事體立心操行素有譽望的七八員來看欽此隨該兵部覆題推舉得署都指揮張銘等八員具疏上請奉　聖旨再推七八員通寫來欽此欽此中外人言績咸謂人數過多必有夤緣請託之者如正德年間事也甚者又謂投獻莊田遣人打點物議紛紛莫知其故臣等待罪該科豈容循默切惟錦衣衛係近侍衙門掌司法令然掌印管事官又日侍　宸嚴統率官校總理庶務尤為一衛之樞紐必得廉潔之人而後官校不貪必得簡靜之人而後官校不擾必得謹愿仁厚之人而後官校不躁且酷外

又不知其何如矣是不惟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亦且不足以服退者之心矣伏望　皇上慎重此選乞

又卷之三十七　三十二　揚禾

聖明睿欽

言夤緣請託則亦何異于彼我將來之事貪私之弊

勅該部詳加訪察於　聖諭遍曉文義之外務得廉靜謹厚之人奉公守法不矜材智不弄威權不黷貨利者斯可舉用如得其人雖不必多補員數用一人而可以抵數十人矣況成化弘治年舊例該部推舉三四人題請　點選一二人未有七八員之外復推七八員者推選太濫致使退閑降級依憑城社者群然跂望人人自以為可得無怪乎物議紛紛也如有前項夤緣請託果如人言者該部即行指實參奏或臣等科道官查訪得實奏　請　拏問庶奸詭懲而賢

材得矣然舉正於既用之後又不若精選於未用之
先為得策也緣係覆奏懲貪暴事理伏候　聖裁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用

臣聞舜之無為歸於得人然舜之所以得人由其用
人以公也今考虞史所載舜命九官每下咨於群
臣夫舜聖人也而其用人猶不敢自用如此誠以知
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以我用人固不若以人用人者
之為公也臣伏見　陛下近来用人往往不由該部
如以某為禮部尚書某為鴻臚寺卿某為本寺左少
卿都給事中呂經潘塤俱陞級外任或蒙　特旨或
出內降遠近惶惑莫知所由殊非有虞疇咨之意也
皇明疏鈔　二六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薛朋

臣愚以為　勅戒百官各司其職者　陛下之事也
至如舉其人以上請者吏部之事也今京官之二品
與外官之六品　陛下皆躬親授其人而吏部不得
與聞則是吏部之職廢而　陛下行有司之事矣非
徒上壅　聖慮亦抑有傷治體且　陛下豈以某某
四人者為賢而特用之耶臣聞為人臣者易進者必
難退患得者必患失其等自甘躁進不卿清議彼方
乞哀於昏夜人則已見其肺肝試使捫心能無泚顙
是此四人殆所謂小人者也　陛下將隆唐虞之治
顧得若人而用之非所以厭衆心而訓有位也臣又
惟近日此輩傳陞之事始於一人而遞相效尤不謹

其檢遂至如此自茲以往人之效尤日甚一日馴至
某某將如之何至於呂經潘塤待罪諫垣似無深過
陛下聖德優弘專務開納亦當諒其狗馬之初心畧
其對非之下體若獲轉遷宜從資格令来陞任特異
尋常此固天地曠蕩之恩經等隕身不足報稱然使
天下後世將謂　陛下疑察臣下特假此以踈斥言
官而凡依違苟容者亦將鑒此而循默在位臣實惜
之誠願體念建官之意而思知人之難將某某等遍
行罷黜以沮倖進呂經等照舊供職以廣言路使四
海仰日月之明百官效股肱之良用人公而治體正
而有虞恭已之化將復見於今日矣伏望　俯垂采
皇明疏鈔　二六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潘升

納幸甚

慎選撫臣以安地方疏　解一貫

臣惟各處巡撫都御史係一方之保障而邊隅又地
方之險要者也得其人則不惟其身無害而且地方
無事　朝廷攸賴非其人則不惟取殺身之禍而且
貽地方之害於無窮上屢　九重宵旰之慮前日都
御史許銘被害於甘肅今日都御史張文錦見殺於
大同雖曰強兵悍卒大肆惡逆亦由二臣者非其人
是以平居既無撫馭之策臨難又無克亂之才遂使
將卒殺之如猛狐兇然而畧無所難也上為　朝廷
之羞下貽地方之患任非其人其害一至於此臣竊

見邊年用各邊將官皆由衆官會推而用各邊都御
史反不由衆官會推只以腹裏地方為高以邊隅地
方為苦往往推陞都御史皆先用之邊隅俟年歲既
久而後陞遷腹裏或在京在外不問其人為何如但
年資稍相應者遇缺遂陞用殊不知職任有輕重地
方有緩急邊隅之職任較之腹裏為重邊隅之地方
較之腹裏為尤急腹裏安平無事之處常人皆可能
而邊方決機應變之間非有大材大抱負者不能
也輕重緩急之間較然矣今乃一切顛倒任用所以
致亂職此之由昔人有云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
之道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伏望　皇上軫念邊隅

地方險要邊隅都御史職任重大各邊一有巡撫員
缺乞　勅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選務要平日
熟知邊情曉暢戎務威望素著文武兼資者俱以副
都御史重任或以腹裏僉都而改陞或以腹裏副都
而改調或在外地面如宋之胥中有甲兵而後推或
在京堂上如唐之禁中藏頗牧者而後用年歲既久
功效攸著則無以侍郎職銜而久任之職任既重用
又得人則足以為一方之保障而地方可保無事

朝廷可保無虞矣天下人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未聞有借材於異代者惟材者不用而用者不材是
以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今各邊巡撫都御

史如兩廣有盛應期順大有劉澤宣府有張緒大同
有蔡天祐遼東有張璉延綏有周金寧夏有張瑭甘
肅有寇天叙雲南有吳祺貴州有楊一瑛以愚料之
奇材固有冗材亦多幸地方安寧無事可見一有如
今日不克負荷者多矣前車既覆後車當鑒臣願
陛下鑒既往之失為將來之戒寧先事而過憂無後
時而有悔乞　勅該部會議如某邊某人如某人不
云則仍照舊任用如某邊某人不如臣前所云則急
另推官往代將本官改調相應地方如今日蔡天祐
在大同懦怯無謀受制于賊惟　朝廷急　賜罷黜
以警其餘則典突徙新賢于焦頭爛額遠矣臣又聞

各邊巡按御史其職任雖較之巡撫為稍輕然亦有
地方之責今都察院差撥猶前巡撫然不論輕重緩
急專一以腹裏地方為上差以邊隅地方為中差巡
按邊方者必新任之御史而巡按腹裏者必老成之
御史也殊不知朝廷用人惟當權輕重緩急豈可
以此為上下哉若邊方得一老成練事御史與巡撫
協力其為地方之助多矣臣又願　陛下勅都察院
今後差各邊巡按御史亦必揀老成練事曾在腹裏
巡按過者然後差往則巡按亦得其人而地方亦有
賴矣

脩大政祛流弊以隆　聖治疏

臣聞治天下之道大要有二文與武而已文以綏太平武以戡禍亂雖古聖帝明王所不能廢也然而用舍予奪雖懸之天子而進賢退不肖上以紓九重之憂下以恫群情之望使守正靜俟者無久淹之苦而竊緣奸巧者絶倖進之私是惟在當任者之公與明矣但近年以來吏部每失於專擅而不公兵部多至於徇情而失當忘人臣匪躬盡瘁之節負　聖明勤政願治之心亦已甚矣故有或聽權貴役使而陞非其人或受囑托而心懷貪得或陰厚鄉里而援引要識或竊緣相知而那缺倖進波蕩風靡相習成俗矣今復緘默不言臣恐弊久患生不能仰答　聖治是

重貽罔上之罪矣臣敢冒干罪戾昧死為　陛下言之且吏部者天下文官之所從出之地夫何遍者有副使纔二年即陞參政者有僉事纔二年而即陞副使者有員外纔二年餘議者有知府纔二年即陞副而即陞知府者有歷任七八年而未及一轉者有才力不及而却陞兵備副使者有陞驛丞為典史一選十數人而弊端甚多者有已選縣丞地方狠須不肯赴任假勢囑託而擅自復選者有陞遠方軍民知府久不赴任寅緣而即調腹裏者有出身吏部大肆貪瀆而却曲為陞擢者有吏部官互相排擠傾陷而無退遜之風者有凡遇好缺異次求討如乞丐者有序

該陞遷自分不便而不肯就者凡此皆因循之陋習頹風日下吏治之不精百姓之不保有由然也至於兵部者天下武職之所從出之地夫何遍者有營求漕運嫉毀同僚而即陞總兵者有託親勳要而即推備倭者有交懽權貴而即陞都督者有因公至京營求而即陞都司掌印者有未諳邊務而却推邊關總兵者有邊方將官而却總腹裏戎務者有推艱避難不任邊城而營求畿內守備者有貪墨無恥都司通省差人大索軍官謝禮而陞為參將者有以雙聾將官坐營而號令三軍者有案候用而經久不行推用者有將

御覽揭帖高下其手而賢否不盡開者凡此皆漸染之弊政蠹壞日深邊務之不脩保障之不固有由然也夫以天下機要而莫先於吏兵二部今乃積弊釀奸如此是根本之地固已不清乂矣邇者幸賴我　皇上聖哲神謨洞鑒此弊易置兩部大臣更化善治天下想望太平於變風動之機惟其時矣但弊端滋甚一朝頓革是惟在於得人以理之也伏望　陛下痛懲邇来相沿之弊聿新立賢無方之規將文選考功武選職方郎中合無不拘本等挨補常格凡遇缺人務要廣詢博訪惟求慎重有立堅定有守之人然後用之仍照例乂任必公廉昭著者擢之京堂以酬其勞中間若有委靡不立而聽人役使徇

情失守而懷利自便者亦乞昭示黜罰懲戒今後庶人知警也若惟循常襲故日復因循在吏部而使好官美職能自擇而致之如取諸懷袖在兵部只沿資循格而陞遷如常是賢否無別賞罰不加則凡国上利已之事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此則今日之積弊而革故鼎新以成　中興清明純美之化是故有賴於　聖明也仰乞　宸斷特　賜施行著為　令典務使着實舉行永為遵守不得朝四暮三廢於半塗而視若泛常如此則　國有常典人皆奮勵私意忘而弊端絶本源清而忠良進文恬武熙海内乂安　宗社億萬年長久之業端在是矣

財用一

民財空虛疏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鹵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於凍餒而鹵年必至於外逸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　宗社之憂迫於中而剥削差科之患苦於外勢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　宗社之

憂非小小利害也臣猥以迂疎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宗室日蕃武職日濫冗食太多冗費太廣是也而徵納通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官吏剥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蕃多是也除在官之財不足四弊先已具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剥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為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

既製為　大誥省貪録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為官吏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刃於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為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寛恤之仁也柰何官吏不體　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蠭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　勑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

入已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産輕則為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貴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才知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槩加罪則誠為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況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為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杓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迨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悞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既不知耻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幷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時使薄斂以勸百姓為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為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匱其財斯可仰惟　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

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泒紛紛而出如斫柴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夫鋪夫閘夫淺夫之類因事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　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鉄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泒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禄寺厨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泒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竊以雜泒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寛民利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暑

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
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
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
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
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可
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約遠者出銀近
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
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
仍照　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
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　京師近地
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

急物料量為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
家之治可保之無窮矣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
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此必然之理為治者所當
念也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
器皿之類定有制度上得無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
罪甚至處死籍沒立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
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
日侈起自貴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
相尚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
婚姻喪葬燕會贈遺之禮竭力營辦甚至稱貸為之

官府習杓見聞通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相誇則官
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蓋風俗既以奢侈故官吏俸祿之所入小民農商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
用故官吏則務為貪饕小民則務為欺奪由是推之
則奢侈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
部查照　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定為制度通行禁止
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
管理者即以不職罷黜臣又聞　京師四方之極君
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　皇上敦

民志不惑而　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昔孔
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
功不成　國初離亂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無
供養有餘承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
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
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
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
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
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
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
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

效臣愚以為該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　勅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勅書令其查揆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器種子賬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無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浦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辟三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資矣

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裨

會計足國裕民疏　韓文

切惟因地制賦乃立國之大經量入為出實理財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脩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斂財賄必以九式均節之降是而漢後唐盛世或度官量吏以賦民租或計丁受田以立租調是皆能推本末之義以適斂散之宜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疆理之盛遠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哲王不可尚已然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

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為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時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藉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侗於征需已極而郡縣

旱潦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悞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此也　臣猥以菲才叨司　國計值今天下倉庫空虛軍民疲憊晝夜思惟策無所施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必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乞　勑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悞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

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裁革冗役以節冗費疏

該總督糧儲侍郎陳清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各奏太倉銀兩蕩然一空略無積蓄合用措置等因查得先年各處抽荒開行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粟者有軍職納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鹽糧者有給度牒僧道者有採辦礦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富室者各循例行之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　孝宗皇帝節行禁約蓋懼弊端之復啓而杼治體有不便耳豈惟我　朝然我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考之前史可見雖以宋元晦之在浙東其救荒糴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度牒數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我異端不可長我衣以祓舟帶以炷燈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無如之何也近日都御史楊一清等勞及納粟之例太監秦文等微啓開礦之端給事中徐忱謂禁例不必拘戶部謂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各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四海自　祖宗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其帑藏充牣亘古莫及宜乎取不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乏遂至杼此取之州縣也而州縣困憊取之於民也而民窮財盡取之隣國也

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吾隣乎倣之前各例也
而又有言其不便者有甲可乙否言人人
殊誰適從我所以諸臣之奏非不切至　朝廷命下
近及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曾何一人有所獻納耶
總理財賦固戶曹之職而經制國用均之為大臣宰
相事也　陛下固當內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今日
何道可以生財何術可以經國考古今之成迹某人
可法按近日之故典某事可行或采擄陳言兼收遺
策俱要講求明白區畫停當雖意見各出不必雷同
而事理重大所宜畫一且沃焦棒漏之勢緩則事不
及濟期以億萬之積不出數月之內庶供用有賴而

倉卒不至無辦夫生財尤莫先於節用近年冗食之
費積聚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　陛下
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
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
入既虧於原額而歲用仍過於常數姑以近日言之
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
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
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皆邊方
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

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　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　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　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扈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

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　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為節以勤儉愛惜為本以奢靡妄費為戒蓋因生之有限用之無窮若不樽節於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樽節之道未有不自　君身始者伏望　陛下念天命至重　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履儉約為天下先俯將臣等議擬條件　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奢以為豐伸縮以為贏濟一時之用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仰望之至　一裁革冗食查得近奉　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

革尚有未盡亦有已蒙裁革仍復冒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為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哉合無勅禮部將光禄寺遞年科徵鷄鵝鵞等項厨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皂囊為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　皇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　勅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黄紫三色及軍民下賤不得衣羅縠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為　陛下躬行

儉約其效必肇於此矣蓋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憂　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皆為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　勅司禮監　御用等監凡百　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朴素使度數不增於前而法可垂於後再乞　勅光禄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奏　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　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

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　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豆料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禄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以十分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費出無算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承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

累稱不敷索取於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禄寺先年增派廚料等項俱敎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為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其他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草料之例近京闡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為今之計若不急為裁節年復一年噬臍何及合無戶部約　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為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　上用物件及　王府寶冊等不得用金非　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

員悉遵　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和買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曾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光禄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敦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擬辦事體實有未宜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討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

查出奏　請施行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楊廉

竊惟太常光禄二寺厨役所以備　郊廟之祭薦奉宫闈之膳羞實賓饗四夷餼廩百司共職固不可缺太常寺原額一千五百名見在一千一百七十三名光禄寺原額六千八百餘名見在五千一百餘名雖於舊額未充而其數已不為少自正德以來因循日久奸弊漸生占用數多買閑例起膳夫為貪饕窠窟之具官廩充遊民豢養之資煎和烹割之業荒而操鑾執七之人病矣且如尚膳監等處占用太常寺者一千四百七十餘名已去四分之一而神宫監等處占

用太常寺者七百一十餘名遂至三分之二應役不敷勢必濫收不已公廩浪費有識之士咸欲一振舉之而未能也茲幸　聖人在上百度惟貞　威斷大行近習斂畏于是廷臣目擊其弊屢有建白該部職方司數上其事節請施行茲者臣等奉　命從事悉心查理各官亦能仰承　德意盡數退出事酌其繁簡之宜人均其勞逸之節造成執事文冊以為定式并將冒濫者革退占用者取回一時弊政似為肅靖臣等又以為法立而後有司得以守其成令行而後奸人無以乘其弊謹斟酌未盡事宜條具上塵　睿覽乞　勅部議著之令甲永為遵守則天厨之冗食可以少節而天下之民力亦少舒矣先是行人王禎奏曰臣伏讀　勅諭見　陛下祗悼災變不忍元元受愆引咎自責雖殷王之罪已周武之大賚不是過矣且猶深惟弊端詳察闕政顧　勅諭頒降謂守令之選未聞得人謂儲蓄之政未見實效謂軍功冒賞而負寃謂神祇有慢而虐民謂刑獄寃濫而無訴謂激揚報復而不公有一于此足傷和氣以招災珍然臣切思之　朕天下之變當究所以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所以致治之本今日災變之作實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之不和實由民生之不足民生之不足實由浮費之太多故耗竭民財以致是耳且浮費之

弊有三一曰裁抑無制二曰設置太冗三曰禁革無素此皆不在　陛下之臨御而在　武廟之積習不在　陛下之經費而在冗食之虛糜　臣請備陳其詳　勲戚甲第通衢連雲而莊田客店布散畿輔其侵奪民利遺害多端內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林模倣內苑其藏私告訐動經百萬此則裁抑無制之弊也官吏太多而添設冒濫虛費廩禄不知幾倍杪古此工匠厨役醫卜技藝新增舊積又不知幾倍杪古此皆設置太冗之弊也　國初杪異教私度者有禁杪游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募作之徒坐京師以冗食者不計億萬此則禁革無素之弊也以生

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惟聚斂繁急民怨起而災變生矣苟欲救今日之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杇揚湯而止沸耶臣知雖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大豈無循良賦斂力役之期會惟辦事為急曷得以便宜而停免雖欲廣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縱有賦稅京糧邊儲之起運其存留無幾曷以為糴本而備禦至杇重祭禮審軍功清冤獄公舉劾雖可彌災而囤和況未必如　陛下所求者自今言之　京師天下之根本也而冒功陞受夫豈盡革刑院天下之觀法也而立比附律致措有由觸數伸求條陳毛舉如奢靡未盡撙節孤貧未盡矜群臣懷異見而不和

逐臣在摘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繆戾臣故曰弭天下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之本也今日百姓凋敝已極非因循舊弊所能賑濟必　朝廷為更化而後可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非易常變古之謂變其弊政參酌損益以復祖宗之舊制以建經國之遠圖而已夫人情樂因循而憚改更畏任事而避浮議且恐弊政一更而浮費冗食之徒必多不悅先為架虛以眩惑　陛下之聰明者其大本在　陛下定聖志而獨斷于上其輔臣專圖任于下務求長治不為淺謀總計天下之廩祿一歲所入者幾何熟計天下之財賦何其官吏數兵數工匠諸役而不可去者幾何其蠹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為禁革其莊

田非　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賦稅折降藝略俱備者方許承襲量加管事而祿祿不逮者仍使備操以待後襲其他以倖途干進者一切停罷則士各自勵職有增減庶可省十之二三矣于以銷冗兵擇其精銳汰其老弱內而京師園營禁兵時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縣各處僉派少壯之民兵以備城守杇王畿之內蓄精兵一二萬以輔之則內無不重外之而遏陲鎮壘

屯聚士馬精強俱堪實用其緣邊所在招集土民之驍勇以為屯軍而又選文武才略之士為將以統之則外無不實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亦可省昔之少半矣儧道不放度而又將自息游食有所懲而驅集南甸凡無名之賞賚不急之工作皆為浮費所當裁革規畫既詳立為經制頒之天下　勑諸有司命臺諫以糾察擇監司以舉行　陛下奮乾剛以昭懲勸信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法則賞以勸功繆吏慢令則罰所不宥終始惟一不少更改且又抔無併之弊減科派之繁以崇教導以課農桑歲之所省不下數十萬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變不

生百姓獲豐阜之樂天下仰吏化之治借使有水旱之災盜賊夷狄之警蓄積多而備先具矣況濟之以鹽利益之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餽餉助軍需不必發內帑之銀加估備糴外自有餘　陛下可高拱無虞矣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有餘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招敵附近何為而不可致　陛下今日之治蹤史稱漢文之富太倉之粟紅腐難食都鄙之錢貫朽不較求其所以致治惟本在恭儉　陛下恭已侔舜克儉類禹　天德之美遠過漢文而富庶之效未臻無乃浮冗之費未省耳此臣所以諄諄而陳于　陛下也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一曰召佃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閒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兼領又患寫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我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　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

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切惟其收成非聽令擇便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惟前項荒田零坵隔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二

年稅糧以為牛犋種子之費候三年成效一體徵納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另為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為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　一曰蠲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計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無徵糧稅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

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本戶
錢糧誰肯鬻妻典子為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
各官俸糧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處置
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年亦
無賠納之計若各官俸糧再無關支之望矣今南京
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住過
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
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
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
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傷事
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堋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為

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
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
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
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
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
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又住日用無
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
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為愈也如蒙乞　賜
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
矣　一曰薄徵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
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

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
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伍拾畝每歲納
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
得為重但　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
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
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莪莽
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
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
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
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
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遍查三項田地

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
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
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
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碍如云
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切恐
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
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
等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視屯
田監察御史唐勲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遍查各衛
堋荒田若干頃畝堋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
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

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堋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堋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杉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堋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伍釐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備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二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咸熟年久俱當陸作五升三合五勺

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己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父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槩庶幾可清矣

鈔關禁革事宜疏

嘉靖九年五月初三日本部尚書梁　等具題奉

聖旨是這監收船料等項雖稱具數造冊奏繳但所收多寡未免有侵欺之弊以致上虧國稅下害小民

無憑查考你部裏還議處停當開立禁革條件奏來定奪通行各鈔關遵守以除宿弊欽此欽遵查得嘉靖十四年為應　詔陳言以裨　聖政以回天變事該本部置立印信空白稽考文簿三扇發去鈔關委官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填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日將一扇存留本關備照一扇委官收執一扇差人解部查考等因又為陳言以裨　國用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楊爨題該本部議行各鈔關委官自文書到日為始附近府州縣內行委佐貳官一員與同稽鈔人役查收錢鈔不必另設號紙就將原立稽考文簿一扇交付府州縣委官令將收過錢鈔眼同各役

登簿呈報主事查見實數并將文簿二扇即時親筆
杖前項項下照款填註明白錢鈔照常發府州縣收
貯季終解部類進差滿之日仍將簿籍三扇應存留
備照解部俱照舊施行如有不飭廉隅不惜名檢者
是謂衣冠之盜聽本部從實參行吏部不待考察即
時罷黜以示懲戒至杖皂隸門子書算等項聽各該
有司審編照常送役不許自行收取更換致生物議
仍要嚴加訪察如有積年欠當及各項作弊情由徑
自拏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裝載薪
米并自用物件不得一槩混抽等因嘉靖七年五月
本部尚書鄒　等具題奉　聖旨是各鈔關收受商

稅船料雖稽考最嚴密而宿弊實不能盡除差去官員
亦多苛刻取盈往來多怨今後務差老成廉靜的去
嚴加關防覺察若再有貪鄙不惜行檢的你部裏便
參行吏部不待考察就行黜罷欽此又為改收權稅
以便商民以濟
主事將經過軍民船隻應納錢鈔自嘉靖八年十月
初一日為始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
銀一分傾瀉成錠轉發各該附近府州縣官庫收貯
按季差委經收人役依限解部轉送　內府承運庫
交納等因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俱經通行各
遵去後今據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議得該關權
稅上以裕　國課下以通商民誠非細務雖飭躬勵
行存乎其人而救弊防奸當嚴於法顧
創制今日之所規畫良法美意無以復加　臣等仰承
明旨因舊為新謹將禁革事宜開立條件上陳伏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鈔關主事着實奉行以除宿弊等
因奉　聖旨是便通行遵守故違的着該地方撫按
官查訪的實糾舉欽此　一出納官銀其弊有四或
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得以私取或傾煎
之際隱匿多餘或類解之時巧為那移必須互相稽
察庶得奸弊可除合行各該巡按御史杖所屬府州
縣內選委廉能佐貳官一員每季一換每日赴廳聽

鈔關主事督同公平稱收當即封記完固送本處府
州縣收庫積至千兩仍同傾煎成錠鑒斷分兩并委
官銀匠姓名復寄該庫候一季已滿照數對查明白
差官類解本部轉送　內府交納掣取批關銷繳其
所委官文書到日即便離任供事務要彼此前後交
代接管違者治罪　一各關船隻往來歲無定數而
納料輕重舊有定規隨船隻計梁面之闊狹因梁面
查料銀之多寡歲久之數固有可稽但日逐放過舡
隻收過料銀出給船戶收票俱有掛號簿籍止在鈔
關收掌若不互相稽查亦難保無弊合行各該主事
今後裝釘號簿每樣二扇并收料文票俱從彼處官

司編號用印鈐記送廠收掌一扇委官收執遇有船
戶納料就將船梁丈尺并料銀分兩明開票内仍照
票數目填寫在簿掛號對同無差將票給付船戶收
照每日分別船梁闊狹料銀多寡類箕總數令收銀
委官於本部發去稽考簿内逐一登記明白年終通
將號簿發彼處官司收貯每遇起解料銀之時主事
一填寫掛號以備清查其類箕總數各另申呈稽考
照稽考簿委官照掛號簿各開船梁丈尺料銀分兩
總數申呈本部彼處官司内將原填號簿一扇印封
就付解銀委官一同齎送到部逐一查對磨箕無差
方與類進如有不明聽本部指實參究治罪　一船
料則例原以裝載貨物多寡為率後從簡便乃驗船

梁闊狹定收料重輕大抵自五尺以上始權其料至
有一丈二尺者但船隻大小不齊一丈以上者船漸
大而料愈多一丈以下者船漸小而料愈少又丈尺
外而不無零數若逐寸徵求則所收料價箕及毫釐
一則驗船之時則例多端在下之人得以奸亂一則
會總之際數易差失侵尅難保必無合行各該主事
今後丈量船隻務要躬親驗看不得信憑下人瞞官
增減誆索財物其所收船料各照彼中原定舊例止
以成尺為限此外若有零數悉捐以與民不許逐寸
科取致生事端　一各鈔關止取船料惟山東臨清
杭州北新關兼收商稅凡各處車輛船隻裝載貨物
經過或彼發賣各照貨物精粗定收稅銀多寡且有

事務候接管官員到彼將錢糧文卷交割明白及應
行事宜逐一面授方離差所違者聽本部參究雖有
事故亦不准理　一各鈔關合用筆墨紙張心紅油
炭等項日不可缺大約每月用呈文紙二百張價銀
四錢刷票裝簿紙二千五百張價銀一兩五錢毛邊
紙二十張價銀一錢墨三塊價銀七分五釐心紅十
兩價銀四錢更樓燈油三斤價銀七分五釐糊封皮
麵二斤價銀一分五釐煎銀炭一百五十斤價銀三
錢銀鞘鐵箍價銀貳錢鎖銀錠字匠工價銀一錢共
該銀叁兩九分八釐一年十二月共該銀三十九兩
五錢七分六釐合行各該主事每日於本關發問商

人罪犯紙價贓罰銀兩內動支行所在州縣兩平收買如有不敷就於船料銀兩督同委官明白動支奏繳不許耳行州縣動勞里甲官銀買辦送用違者參究治罪　一各鈔關書手門庫皂隸等項人役往時多用積慣市民為害百端近雖查革宿弊猶存合行各該主事行令各該府州縣每關於均徭內審編門子二名庫子四名皂隸八名隨照彼處審編年分更替仍行各府每年撥吏一名在關書辦收掌卷宗州縣每月送吏二名填寫票簿計筭銀兩務要嚴加則樽節可計歲收比歲徵加多則查交納某年某項錢糧歲支比歲徵較少則計本年餘剩若干收支既

明歲儲虛實自見即為次年歲派實徵通融節縮之計由是財用可節遠費自紓誠我　皇上中興太平之一助也本部尚書夏　等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已經通行欽遵訖今照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已有成數擬合會計　進呈案呈到部臣等謹按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之數大約太倉歲徵該銀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五兩及查本年歲入實收銀二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一十六兩雖稍多於歲徵緣係節年解欠及括取開納事例等銀原非歲額經常之數及查本年歲支通銀四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兩乃比歲徵數加一倍蓋因連年擾

容留客商販賣貨物及收買糧草等項事害人者悉聽主事鈐束拏送所在官司問罪一各鈔關有等無籍之徒專一招接船戶索騙銀兩為生每遇船戶到關引駕報單指以打點納料多派銀兩誆收在手止將料銀傾銷上納其使用之數倍於正料內將一半分送在官人役一半入已故有船戶落鋪戶一料成兩料之語船戶人等明知其弊但以往來必由之路慮恐結怨不敢聲言故以攬載之時多取商人納料等項銀兩甘心投托為害亦多今給告示張掛曉諭今後商人雇駕船隻止許交與工食水脚所納料銀本商備辦足色銀兩徑自到廠照數

邊募軍防秋折放馬料商價諸費不次增添若非加意裒益將來年分或不可支又如京通倉糧歲運三百七十萬石先年常有八年之蓄本年官軍工匠月糧歲支二百八十餘萬京通積蓄僅于五年其餘雜料糧草等項用多不節亦可類考臣等聞昔周官歲斂民數穀數說者以為此周文武成康致太平之要務而歲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蘇軾亦謂此萬世之計蓋有餘則蠲逋負除租稅不足則裁浮費去冗食自朝著以及百司庶府莫不以節用愛人為心而其足用善物與凡失物辟名者各有誅賞太宰職之是以上下各足本固邦寧今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而

遠近紛然求討不已此由不知一時出納之計登耗之原故不能相與量入以為出也臣等遵奉　欽依查照原擬謹録會計　進呈　御覽欲俟　命下本部備行在京各衙門并各督撫巡按等官將今嘉靖二十九年一應財用通融均節去煩就約準昔善今廢興漸復　國初十分餘三之舊以仰合古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致太平為　國家億萬世無疆之計若內承運等各該庫監所領自來不入會計今合內外庫藏倉場會計繕寫裝潢成冊隨疏上　進伏望　聖明萬幾之暇　俯賜留神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

議處全陝屯田以足兵食事　潘潢

臣惟陰古兵制皆寓於農故國無養兵之費官無供邊之勞久安長治有由然也後世惟唐之府兵最為近古我　朝屯田寔倣府兵之制然法久弊生　祖宗良法美意寖以墜失臣昔任陝西糧斛副使職司錢穀講求屯田頗得梗槩及任提學副使巡歷八郡三邊周爰咨詢因得悉其詳歎鉤其肯綮又以考校之暇弔取屯田地畝實徵諸冊磨勘會計著為屯田議亦嘗呼召諸軍面與商確又得悉其衣食之資俯仰之計數年以來頗得其情諸軍亦日夜引領冀此法之行但臣職司學校不與錢穀遞來虜賊屢行大舉入寇延慶備禦之計必先兵食而內帑所積連年

為宣大山西請發已多恐難支給獨有興舉屯田乃當今急務矧全陝地方袤廣田多膏沃昔人所謂沃野千里者正今屯田之區而漢汚金完諸處尤為腴厚若委任得人查照興舉使屯田之利皆歸於軍一舉而兵食足矣臣嘗稽屯田紅牌事例因窺我　祖宗法意大都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者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上倉以及城操者是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也其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廢乃因地徵糧百畝及給於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養十人也於是田始不足及之耳故折色行而足也乃為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

軍始貸糧借而民始困　祖宗屯田之法至此弊矣
夫　國初餘米上倉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屯軍收
穫輸納無搬運守候之費操軍支糧亦近便簡易無
有侵牟欺隱之弊及徵糧於官倉乃在府州會城去
屯遂遠有至數百里者又立催糧旗甲知數人役軍
人赴倉支糧往返益遠於是搬運守候之費侵牟欺
隱之弊百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仰
給內帑頃者邊事逾多請乞頻仍雖內帑亦不能給
則其弊極矣今臣所議屯田法因軍人以支納為害
即其百畝之業立為簡易之條軍既不納糧於官官
亦不給糧於軍可復　祖宗屯種之制合唐府兵之

法而在官之省什三在軍之利什七雖不能十人之
田養十五人亦庶幾十人之田養十人矣比今二十
人之田養六七人者其利蓋倍蓰也臣嘗呼老校退
察其疾苦咨其支糧於官則一石止得二三斗今
六斗始納一石其衣食皆曰軍之納糧於官大率十五
得此百畝之田無追呼逼勒之擾稱貸附益之費自
種一二十畝可得花利六七石餘八十餘畝佃人分
糧可得二十餘石少亦不下十七八石是常有二十
餘石之利衣食有賴俯仰無慮矣故曰在軍之利什
七又嘗取支糧文冊計之八斗者歲支九石六斗六
斗六斗計之二軍共省四石八斗二萬軍可省四萬
八千石故曰在官之省什三此皆於支納之間節其
搬運守候之費革其侵牟欺隱之弊奪諸豪猾奸宄
之手而歸之官與軍者也議自西安左等四衛始計
四衛見在屯田二萬七千餘頃見在軍一萬八千餘
名每人該田一頃常餘田九千餘頃除指揮千百戶
及儀衛司旗校無地軍人并馬料支給外尚可剩田
五千餘頃以陝西見行地圖頃軍法募之可得軍五
千餘人計全陝屯田不下百萬餘石以此法推之再
因地致宜可增軍數萬少不下二萬此皆不煩帑資
不借民糧而得之者然軍復家給人足可使之樂於

赴邊而無逃亡之患故曰一舉而兵食可足也　臣竊
見屯田僉事職銜曰提督屯種又伏覩屯田　勑旨
曰督率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遊惰致有荒蕪是
此官之設原以耕種為職不以催科為急今乃追併
逋負敲朴並施害及妻子禍至雞豚如徵租稅然不
知糧將以養軍先以病軍使之騷然喪失樂生之心
亦將安用屯田哉故　臣所議之法除去其害而其詳
開具如左然此因陝西地方衰廣故為此規至於山
西地土狹隘東西不過數百里而山石居半通計一
省之田不足當陝西一衛有難用此議者若夫宣大
之邊田土久荒則宜用營田法　臣已於偏頭老營之

間得荒田東西百里南北二十五里除山石外大都可得田五六千頃已經業行鳳門苻嵐兵備副使劉璽張鎬會同議勘及委保德河曲知州知縣等官王朝珍齊恩等丈量發給候丈揆完日另行請給牛具種子給與偏頭老營二所官軍耕種并另上營田議外伏望　皇上軫念全陝地方重遭虜患急缺兵糧臣愚講求此法先後七年行茲　勑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可行乞行陝西總督巡撫官勘酌舉行庶兵食可足邊圍可固臣區區狗馬之心亦少盡圖報之萬一矣

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節省疏　劉體乾

臣惟近自北虜陸梁肆為不逞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然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顧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各該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戶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急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征斂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　當今財理之第一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於今則歷年遷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又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蓋已冗矣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神宗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

倍用又緊管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宦之
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
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之乞　恩帶俸者漸濫未
有區畫極之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
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
匠人并寫字及以大工陞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途轍
不一蠅營狗竊窠臼且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
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　陛下者也且
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月糧一石馬
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糧一石直
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於一官則有輿隸廩

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
少少者哉臣又思之土地也戶口猶夫　祖宗之土地也戶
也猶夫　祖宗之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
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
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廝僕之費視
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鞿者哉此其蠹國
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於
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其無所忌憚者
一至於此也然此但自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
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
禮見周公於凡王之饔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
一一為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
聖人防奸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倣成周之典
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
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
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　上請裁定頒為令典

定擬俾當備造文冊　奏繳仍乞
庶見為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謂革冗吏者一也臣
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潛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
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
二十年以後本寺供應日增歲會銀兩又多拖欠以
致不足等情臣近又得本寺進　御果品等項原無
額定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
票隨出明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賣與本寺行
戶以備上納臣固知　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
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之滲漏乾沒於其
間也蓋其經制之初槩有品度而供應之際自難以

稽察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真偽不敢辯其是非而貪
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堯舜在上憂時
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其無所忌憚者
一至於此也然此但自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
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
禮見周公於凡王之饔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
一一為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
聖人防奸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倣成周之典
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
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
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　上請裁定頒為令典

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　奏繳以防冒
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
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會計之事又得以
行朽其中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
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者一也二
冗既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者自至
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矣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
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
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　德意悉力奉
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焉在彼能省數十萬
金之費暮焉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為

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
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
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
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
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
急於督併然箠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辭之
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
徒事虛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於
此時輒為迂濶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
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
三後世也哉使失今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
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

護貌延歲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輩貪緣僥倖
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應革應清相干衙
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為阻壞者許
臣等科道訪知指實參　奏治罪仍徧　諭京城內
外諸司除係干緊要軍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
裁減如是則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
則克蠢彼醜虜宥之則為舜之格有苗不但如漢文
帝不宥則為殷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
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
三後世也哉使失今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
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

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千里之灾或連年之歉財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不重煩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上塵伏惟　陛下憐其眞昧無所知之罪留神採納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眞昧無所知之罪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無任　

省冗食以裕　國儲疏　黃重

近該戶部題稱准兵部咨開各該監局未及兩月之間收充軍匠三千七百餘人歲支食米及冬衣布花數多乞要收回　成命免致蠹耗倉儲以後陳乞一

切報罷等因奉　聖旨人匠已收充的罷以後朝廷自有處置欽此臣等嘗聞蘇軾有言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前項人匠所謂事之害財者也臣等屢奉　明旨豈不知將順於萬一哉然而弊端一開後患實大故不敢不別白而申言之也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政令不一各該監局官員恣意行私濫收匠役辦納月錢私自占用以致倉儲歲月不繼　陛下戕祚之初　明詔查革中外相慶以為美談數年之間倉儲稍裕利害得失效驗昭然今者何為而復有此　處置哉夠左右之私而忽久遠之計臣等竊以為

請給料價疏

臣等伏蒙　欽命督理巡青稽察錢糧之出入之利弊節據安仁坊等草場商人柯奉等呈開先等辦過倉場草料未蒙戶部給領價銀安仁坊該銀五萬兩有零明智坊該銀二萬兩有零北新場該銀五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五千兩有零臺基廠該銀二萬兩有零天師巷該銀二萬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未估者又不下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既竭產業已盡借貸無與呈乞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到臣臣惟　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富家者　京師之元氣今之商人其初則

京師之富家也正宜加意優恤勿殫其財力使元氣充實根本堅固然後可以資緩急之用此古人御外理內之術而我　成祖填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其時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者一百餘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甘受箠楚是故鬻產之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聞於路雖有千百金之產者莫不廢業生理曰恐若商人也　聖明在上輦轂之下可累其民如是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蓋為邊情重大年例客兵奏討無已及各項料價多有勢之懸之苦既有專職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乞　勅該部虛心詳議或復舊規或專委官員如以臣言非是亦別求良法以圖經久若將前項銀兩

辟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為重者京師之民居多逃竄日衆萬一有警辦納不前豈惟下陷小民抑且上誤國計矣臣等再照設法善而後其行可久委任專而後其事可濟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錢糧各省大戶解銀到京自行召商上納此舊規也後因攬頭多侵欺之弊大戶有賠補之苦守候之費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解到銀兩較之時估又有羨餘以資別項支用二也嘉靖五年隨該山東

巡按御史題將前項銀兩暫寄太倉盡為緊急那移而商人之價始有三四年不得領者矣為今之計舊規恐不可復也臣愚以為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主事一員將解到倉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有通關查照給事中譚大初題　准事例隨即給散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算如有羨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便之下可累其民如是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蓋為邊情重大年例客兵奏討無已及各項料價多有勢之懸之苦既有專職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乞　勅該部虛心詳議或復舊規或專委官員如以臣言非是亦別求良法以圖經久若將前項銀兩

仍入太倉而徒曰截出通關挨次給價又落熟戶
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臣等非不知庫藏空虛亦非
不知尚書方銳悉心　國計極其難處蓋為　國家
之根本慮耳故敢冒瀆　天聽伏乞　聖明軫念商
人之苦根本之重亟　賜議處庶於　聖治不無少
補而臣等之職分亦得以少盡矣

講求財用疏

靳學顏

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等題前事該本
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
照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據所見于凡財用有
裨事體無礙可以弘濟今日缺之者無論巨細作速
條列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

于塞責又不可仍前遲延有辜　明命通候條議完
日容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行酌議覆請　宸斷施
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頃者覩時多
事奮欲效諸臣攄吐胷臆有所論　奏緣臣平生踈
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侵尋並將少時聞
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行題　請責臣等以言臣不
容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
言而臣復為之竟其所未悉者如斯而已其于　國
計事為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之至
臣請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

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遼而守以不滿
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戍不增防患
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
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築之役者若以其
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即
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
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于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
軍士有逃亡焉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
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旱給則僅僅充
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
脉一有鍼砭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

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
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
今世方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
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贓罰銀兩因攬
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
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冤抑者解矣若巡
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
兩之費不啻也贓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惟
關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
行用事關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
同之擾故臣巡撫贓罰從此免解可也臣於理財中

單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國家者之用兵一開釁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憊財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訛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

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詘乏故佞人得以扇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戎之無策不獨其馭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天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特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遑防解嚴敵計日容我圖日踈而不悟也莫大乎禹景之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

繕洛陽則目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　朝自　成祖北征至于南望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隣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氓日衆至今增兵益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蹙宇迫感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

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繒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　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舊而無其實我　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祿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疎榮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　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兵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

所無而我　朝為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鈔
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宗室老
之輩奏亦屡以煩而見之施為則病其窒或中有礙
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于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
所能竟其說焉至于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館閣之臣討論綜
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
臣愚惟有見于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
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
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
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

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
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悍
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搤
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
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
四方爾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羞撿京
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為實何
也應急濟事所與負強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而誰
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
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擺守爾故曰次之至于清
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
擾民矣夫惟邊兵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
為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

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
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敢
為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熱計而
獻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
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
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
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用也而酌量于損益之間以
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辟邊非
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
實而後其名如省冗發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
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

蹟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兵土官之借調正一千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有即山之捷嘉靖中羊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夷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已之役腹內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何免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又幺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成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無餘也餘池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得制比土民之輸筋膂竭筐篋終歲而辦官捐親戚去墓墳嘻亦已甚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募義勇餘者且不知在山東者臣已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兩而民不堪命令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亡也而　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賞其馬之半而歸其值于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于邊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亦自已已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勾攝之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鬪之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于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輒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或曰懲噎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噎不可恃以為療饑之資也若乃京兵臣嘗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無益也謂京兵依託　肇毅滋育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閒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

主臨傑馬為繫甚重今乃懷生顧養銷輓積弱為邊
兵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羌胡威蠻夷乎
哉臣愚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
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大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
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
一戍于京卒未為苦也不數年而成編而京卒之怯
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空其
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焉不數年而畿輔
之卒皆親軍之兵矣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固之
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宣府之
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衆即敢扣嘩巖而

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
前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
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
在腹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
指掌之間而通融甡酌斯其時矣適今不為巨見夫
內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
一員洩之以尾閭而益之以畎澮也何益于計哉臣
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
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
臣聞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
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

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
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
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
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慴處不勝其
束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為慮者豈
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耳銀雨不足耳夫銀者寒之
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
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
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
致用則一焉今獨柰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
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

則銀益獨行鑛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
而收之時其貴而糴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
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
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
益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
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
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
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稽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
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
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

良嗣無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
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銭
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
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
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
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
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　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
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曰位而制
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
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
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　國足

用之一大政也柰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
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
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
富室之積足相擬矣　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
彼富室之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
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
無形而造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
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
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
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
姓之爵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自
之告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
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
伴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
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
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
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輸[illegible]兵漢廷與之抗亦
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
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
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

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
民間之算非　天府之算也夫　天府之算以山海
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為役
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
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
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
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
可[illegible]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
發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
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
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轀之例通陸路者資以
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
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自

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誚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剌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永食者孰非營軍裔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

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豪爾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為姦獘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厲衙不先之于買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下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　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

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無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欵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撞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

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欵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　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無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　令各處稅糧課程臧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

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　帝王以元氣為本錙銖以造化為錘鑪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王與齊民貿豐筭本利較銖錙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沐服中原乂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問閭之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者百姓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之

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輿圖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胶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棗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猘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蓄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

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厥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倉本焉寄圉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為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蓋富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

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勢
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
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
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
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曰多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
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
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
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
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
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為則
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裹盡

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
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為令歲歲修
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
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于官
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
皇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
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
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
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
留意臣本腐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涉迂
闊不知其不可冒萬死至瀆　天聽伏望　皇上

勅下該部再加採擇可行則行有當圖之以漸而勿
疑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不可行而罷其議臣亦
以仰塞　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不勝幸甚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山西清吏司案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及南北
直隸各府州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
撥莊田及農桑稅絲人丁等絲折絹及本色絲綿各
留本處與解納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
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

麥三十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
運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鎮
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下解納
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銀一兩共
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六百八十
九兩四錢八分秋糧除奏豁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
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
及地畝花絨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徵起運秋
糧米一千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
合零內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
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
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二千二百八十七石零折斗
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　內府各監司

光祿寺神樂觀及在京　宗人等府部院等衙門坐派米豆約共五十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鎮各倉口坐派民運本色折色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七錢六錢不等共該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色布銀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內除存留及起運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草七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九束每束折徵銀三分五釐并南草三百九十六萬七千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二項共該銀三十七萬八百七十兩零在京五場草并備

派　內府會無稍草等項折徵寄庫銀共約四萬五百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縣屯田地畝收牧地子赴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鈔各鈔關船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共不過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及扣二八項扣省等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及查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京文武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折絹布鈔冬衣布花并各營將官家下雲

上馬匹折色口糧料草　內府各監局會無買辦秉兒等項神樂觀樂舞生及木冬麥太常寺猪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京五場草召買草東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邊近年歲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兩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糧等項銀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并兩淮兩浙等處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放外此外尚欠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零并無坐派年年挨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

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兩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金省之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三錢二分七釐今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各鎮軍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年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數多隨行參酌事宜條為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撙拮未得熊盡如原議之
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案呈到
部看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久之謀尤當
酌損頒圖臣考先臣王瓊任戶部尚書開宣府鎮討
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
八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
處然猶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
查宣府鎮原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
而已屯糧秋青草束皆日漸消耗以至無徵即此以
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
戶部諸臣未有以陳于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

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責而不加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用自
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于今日矣顧臣等雖庸駑
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于今日矣顧臣等雖庸駑
諮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
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之急無三年之艾臣前所計
畝入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備而在各邊所儲猶日
亦未給此臣所以不得已而為通時變之說也臣不
肖之輩濱而再條開措處于後蓋窮則變變則通若
拘先執滯坐視而不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
賜察臣不勝幸甚邊方幸甚　一南京倉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本色該臣
部議會同右侍郎萬士和查照總督糧儲衙門
准議宣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六萬

每石折銀五錢共支在庫銀三萬兩以江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實徵八錢民且稱便今歲會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未及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內改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解南京戶部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類解太倉庫可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百十四兩先該本部題取十萬兩但于內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十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定爲歲額　一漕糧奉　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兌運米改折九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兌米改折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兌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內將輕賫席板并耗米等項折銀和解接濟邊餉彼時戶部止照常議折兌運七錢改兌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不查處以致二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發邊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尚書方鈍題　准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已有前例相應查照改折徵納且任江西巡撫時查知江西兌運改兌皆

每石加耗四斗又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賫折銀一錢八分楞木蘆席折銀在外大約兌運一石民間徵銀一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係一六輕賫較之三六二六若爲輕少但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王傳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五錢以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皆督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解回抵補　王府祿糧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此各和折徵之數亦不背　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潛糧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折倉原額三十萬石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折撥天津倉改兌米六萬石及　顯陵承天二衛兌運原議改折兌軍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二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兌米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百六十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議單每軍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名以免運不操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銀

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料銀二兩四錢通共
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
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
十一兩但于內有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
石六斗者大約亦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查先該本
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蔣機題為陳末議申漕規以
裨　國計事內欵開補缺船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
應減運軍行糧及免改米席板楞木輕賫等銀照數
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船題奉　欽
依去後今該臣案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內該本
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欵開議補缺船以濟全運乞留

河工銀兩補造船隻原係輕賫銀兩每石加耗米二
升折銀一分歲得餘二萬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
靖四十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銀兩准留
三年收貯淮庫補造船隻去後本部失于查明參酌
議處以致復將改折輕賫席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數
准解漕司補造船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
失開議今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少
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賫席板等項總算折徵每
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解赴太倉
收濟邊餉其減存料銀與行糧扣價約共一十
二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十
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凑前原議河工銀
并嘉靖四十三四五三年減存料銀查追補造船隻
已自有餘其外十萬兩仍通行查催一同漕折銀兩
解赴太倉庫接濟邊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
逐將應撥運糧軍旗不行取補則月糧無支而減存
料銀置之停閣且運軍行糧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
支給其餘各衛所俱于本處倉分及淮徐鳳陽等倉
支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行各總將改折十
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定數造冊發
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處追徵庶不誤事而可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米

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賫幫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
約該漕軍三千二百二十餘名各旗軍行糧皆例于
本衛造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米內坐
支每名三石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折
該折銀五錢外應加腳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共
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太倉庫
接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軍行糧查果有司坐派
南京倉米內支給亦行照例一體查扣解部　一南
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五
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一
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

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寧縣庫見貯南
都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
一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十兩四錢九
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二兩八錢六
分零二縣寄庫銀共四萬七千五十三兩六錢九分
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
三百四十兩五錢九分其總巡刷卷項下盡數扉部
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分一各省直
直隸府州所屬遞運所除坐派支關夫船外尚有額
設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處防
送軍囚囚徒而設今俱各無短解及差壯快人役管

解並不用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
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夫
徑役銀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　一各省并直隸府
州縣各編有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
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巡邏地方等役近来因循習熟
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跟用合
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
食在官革去募役通將扣過名數及原額若干造冊
一同解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為飛牧蓐生
馬匹而設今駑騏馬各派養寄養民間自行餵養牧

養放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徵
役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出冒濫合通行
府州縣但有額派徭編前役者俱各查追役銀類解
本部太倉庫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
門清查永為歲用開報　一各處攢造稅契銀該本
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一二而各該司官多以原無
定額因而侵漁乾沒者多其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
虛名俱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銀今查止順天府
武清縣歲解商稅餘銀四千兩張家灣鹽商牙行五
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餘兩近皆

奏　准暫留本處餘或有軍門去處查解軍餉亦不
及十之二三俱各私自費耗隱瞞如徐州一州亦歲
有三百四五十兩近訪知州葉露新頗能操守充作
該州公費支用省派于民如此詰之各處不下數萬
相應通行差去御史逐一清查盡數解部以充邊餉
以後年分仍行各該巡按御史查解不許隱瞞其僻
遠去處原無市易者亦不許一概取討　一各省府
州縣近奉　明詔嘉靖四十三年以前拖欠盡數蠲
免中間多有徵收在官者及侵欺問追在官與各遠
年應解站馬價銀及沿河皇木未用箚夫銀兩為數
尤多相應通行各撫按查取各州縣庫簿清查解部
一工部原有大工不時坐派料價府州縣不知查

出一時節年重徵在官及三十五年該部尚書趙文
華建議總作四司料價派徵前料多有仍舊重徵重
收納解不明積貯在庫相應通行撫按衙門清查但
在隆慶元年以前者各照見在盡數改解本部充補
邊餉以上大約計可取解八九十萬兩臣所謂通時
變之說者以此仍有不敷容臣等另行計議陸續上
請　一京師積蓄全在太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
糧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年餘耳不無可憂蓋
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議行改折後又
累次空運邊鎮及河阻歲災倭警糜船各因而議折
以致月漸耗少若不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病而

三年之艾終不可得矣何者漕糧四百萬石內除薊
州三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
京通二倉一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
其缺乏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
可也　一蓉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
五石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
非原額亦皆始于庚戌之警共該漕糧一十四萬四
千八十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兌運水陸輸
給官軍甚亦累臣先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囤
運倉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
昔年改為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應
仍　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蓉二鎮軍

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額相應改正輸京通二倉
其缺乏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
可也　一蓉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
五石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
非原額亦皆始于庚戌之警共該漕糧一十四萬四
千八十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兌運水陸輸
給官軍甚亦累臣先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囤
運倉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
昔年改為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應
仍　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蓉二鎮軍
餉即議行比照大同事例于隆慶三年為始預發

銀兩秋收之時委官抵石糴買上納昌密二倉
復歲收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漂流拖欠一二
十萬石每歲多收十萬糧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
可必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倉題差主事監
收糧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攢守支告
艱各又差去主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故亦減少本
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餉銀兩不敷又歲各取解十
萬餘兩抵數以致今皆蓄積無多臣思此二倉皆在
運河之北相應議覆原額于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
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于轉運　京師則有備無患
而不至于坐困矣　一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倉

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
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掩括無遺別無善後
良策不知夏稅秋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三
增數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祖宗之制其
周乃今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
輒行請發　內帑失量入為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
熟算後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
雖講而兵馬未覈出納未清無以時勢陵夷屯牧不
修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
出入者則在　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
評計之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無幾有補
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
紛仰給于　內帑矣　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
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　今
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
之雖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
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
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
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為
出而勢不可得者況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
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

官民糜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
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
有專設營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
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富而
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
臣協心一體以圖振勵有為于　今日而後戶部始
但而丕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于掊括計
部而救藥無術矣　以上所議臣所慮遠圖者以此
係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
出入者則在　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
積貯究極本源須內外一體着實施行而後
有濟至于冗役冗食之費原經建議輒復停罷而主
節　而救藥無術矣　以上所議臣所慮遠圖者以此
馬增添數多秋青屯糧減少無徵皆非

之舊清查覈實酌損因革與天下稅糧原額已完
餉不敷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議開另行
題 請至于漕糧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
蠲免歲用不敷無銀糴發其前應復舊漕糧乞于隆
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買事宜乞於隆慶三年查照
施行伏乞 聖裁

財用三

足國裕民疏

臣等切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
周官嚴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
出酌盈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以一日不講也近
蒙 皇上軫念積蓄匱乏特 諭計部以處理充
之計仰見 聖明憂民憂國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
所以贊 廟謨於萬一況臣等待罪該科與聞 國
計者乎但錢糧之數目浩繁而出入之頭緒紛沓有
未易以旦夕曉者昨見該部條列八事以 上亦可

謂幾於詳盡矣然臣等勿羙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一
二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 皇上陳
之臣等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
之道則不過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
者舒而已唐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
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
則開其源與節其流理財者舍是無別法矣方今山
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艫千里飛
輓窮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頃
年以來侵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養馬寺
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賦罰商稅等

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撥活之者亦既無不盡矣況今
閩廣鋒鏑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
而江之右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開
財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
蓄之計舍樽節其何以哉昔人論節財之法有謂在
于革冗員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幾也嘉
靖四十年焉帑藏匱乏之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
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壩驛之流以上曾未
有一議及之者其焉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
如錦衣衛恩蔭之葷腫接肩摩各衙門帶衛之官日
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

則不可不焉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
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
制也況　京師之衆皆取於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
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柰何其可以易視之查
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
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
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贍人等或係各
監局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止
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人而
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
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

視此　鎮為名未必不由此矣伏乞　勅下該部
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明白哨探詳慎謹遣
其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指名參治其各邊鎮行糧
應否照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大錢糧固
貴於節縮而尤貴於措處查得　舊制太倉髒發之
銀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處足於民運與夫各
鎮屯糧秋青馬草等項奏給耳邇来各邊多事以屯
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久矣一遇缺乏即行　奏討
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無碍草
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脩邊牆而人不為怨者使
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以少省

太倉之萬一哉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
巡撫示以　國儲匱之凡有地方可以措處如屯種
馬草之數不拘多寡儘力區處或於各年民運施欠
之中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
措處過錢糧若干督追完過若干施欠若干以上年
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　奏繳其有區處
督追數目過多者或　特加廕秩或從重獎賞則激
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準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
其亦可省十百於千萬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
見非敢談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之意至於
聖明之大則惟在於　聖明留意焉再照

民瘼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原係一體則視之詘
容有二馬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空逃
移過半其糧運之額俱累見在人戶包賠官軍師生
俸糧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具撫按疏中亦
臣邦義夏間差回所目擊者如欲　奏罷
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弗全與豈非
以國儲為重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
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糧運之襟喉非他方可比
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
今不處誠恐枵腹之久或有脫巾之呼其於糧運關
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況聞商稅數十年來原

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以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耳
運糧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災變輕重量准二三年
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糧正數
則公私兩便而嗷嗷望救之衆亦且幸寬舒於目前
矣至於招撫營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以任之
庶有能濟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表素號清修亦
稱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
兼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待者伏乞　勅下該
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改之別用另推
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於所屬府州縣官亦須行
令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人而招徠

有道輯寧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查理倉漕夙弊以裕　國計疏　王國光

雲南清吏司案呈照得　國家收運錢糧立法周悉而其節目之煩在漕運有輕齎以備兌運有勘處以慎漂流在太倉有斛量以均出納有官攢以司放支載在議單各宜遵守但遞来奸弊漸生大失初意若不及時查理誠恐将来愈無紀極呈乞議處施行等呈到部看得前項事宜除臣等可以徑行者逐項裁處外其有事係

事上厪　睿覽伏候　命下通行各該衙門遵照施行　一議官攢以杜冒濫臣等查得吏部職掌内開

題請不得不行改正者謹條列五

在京倉場副使守支五年之上者比照遼倉事例另立行款赴選攢典守支六年之上免其省祭在部守選又大同宣府遼東甘肅等處官攢俱以九年為期或八年前後遇例差官經盤數目不少准令起送又查近年題准事例在京倉場每厥支剩正糧千石上下即盤與見年代放官攢起送甲斗發回俸糧截日住支又查遼倉官攢守支有七八年者繼選之官不得管事株守則通同為奸回籍則竟至老死故陝西查盤御史蕭廩議將一年已滿官攢即將仕内經手錢糧呈詳撫按逐一查盤明白交與接管官攢有守支方即與起送如有情弊就便追賠擬罪又經本部

場時備驗糧斛多係破損乃偏加較量每石一
升至二三升者啓官揩措勒之弊致運官賠補
及其支放又不均之甚因委官脩補六百餘張發自
復較一平準分散各倉是以該年運官納米一斛
大約可省二升一石即省米四升一百萬石省米四
萬石計四百萬石省米一十六萬石有餘往皆群小
偷盜真為鼠穴但恐以後年分仍復舊習啓弊容奸
相應速處合無咨行漕運衙門查將應造木斛真正
物料照數分給各幫頭船順齎前来送付東官廳交
收具呈總督衙門照依　欽降鐵斛查數成造務期
堅固較印的當分給各倉收放則可多可少隨壞隨
修無後時之誤免低昂之害矣　一申舊例以重輕

齎近據通倉坐糧廳呈稱據各衛所呈驗輕齎銀兩
中間十分之三沿途支費俱係把總關防執照並不
經由管倉管關洪閘等差部官及地方兵備糧道以
致官旗把總通同侵肖是乞議處等因到部該本部
查得議單欵開輕齎銀兩每幫先給十分之三聽倘
中途起剥支用仍行各把總官務要催督本總船隻
相離寫遠如遇盤剥俱要呈明督押
官河管閘管倉鈔關及兵備等官查與前後
無批廻照對公家所需真同鬼戲合將坐揚
嘉靖三十五年起至隆慶九年止領解一
銀兩入開轉送漕運衙門將逐年逐總解去銀兩

物稍誤屢運把總以下聽漕司及就近官司查參坐
以侵欺問擬等因通行遵守去後今據所呈運官支
費止有本總印信執照別無稽查係干漕運錢糧宜
容聽其自便行私合無申明議單事例自後各該運
官凡有起剥應支輕齎銀兩務要照例呈明就近部
屬及參政兵備等官查實扎名給與執照方准動支
若到京之日坐糧廳查無前項執照不准支銷俱作
冒破無錢糧皆為實用而奸弊無所容矣　一查解
納以清隱弊據通倉坐糧廳呈稱羨餘銀兩例該一
分解淮二分給軍近該言官議將隆慶二年以後一
分銀兩差部官類解不許運官領解以杜侵漁但隆

慶元年以前俱係各把總及運官徑自領解中間有
無盡數赴漕司交割漫無稽查今查自嘉靖三十五
年起支領過銀數職名造冊見在呈乞備行查覈等
因到部臣等查得一分銀兩雖係各衛完糧羨餘實
皆小民辦納正供起運之時分毫不欠且又在部領
豈容奸徒侵費訪得隆慶元年以前嘉靖三十五
年以後各把總領出前銀不下十萬餘兩或買補原
欠或買貨營運或放債官旗解淮者十無一二查得
無批廻照對公家所需真同鬼戲合將坐揚
嘉靖三十五年起至隆慶九年止領解一
銀兩入開轉送漕運衙門將逐年逐總解去銀兩

目親自清查要見某官交割若干其官未經解項係捏遞虛領某項係那移別用有無補還中照提追者徑自提追應參奏者指名參奏以後年分止項銀兩本部查委司屬官一員督解前去並不許各總領解庶綜核詳悉而奸欺自革矣　一累派流以便處補查得議單款開見貯通庫并以後年分係二分給軍羨餘銀兩凡有漂流奏到并印信執照及上年未完漂欠者一面准令動支補納一面嚴行查勘若有假捏情弊務要追出前銀照侵欺事例擬罪若起欠掛欠即是侵欺與漂欠事例不同不得藉口告

援前例等因通行遵守臣等看得前所謂并有執照者以所奏未能速勘回報先有執照到部以一事言之也但開載未明徃徃奸猾運官假作漂流捏買執照地方官員一爲權奸誑惑妄行出給是既已侵欺于先又復誆騙于後換之法紀豈容輕假然或又以原係彼運之欠於情似亦可通殊不知水次交兌升合不少一路盤剝之費又准動支此銀十分之三若能完納復以其餘給賞處之亦云厚矣乃名係侵欺更爲補買是濟惡而誨盜也彼奸運者作俑而不誅詐以媒利乎合無申嚴議革事例以後凡有旗漂流船糧即赴所在督押司道陳告當正

方許動支二分給軍羨餘若未經奏到雖有執照係假捏不得一槩混支以滋冒濫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　國計疏　鄭大經

宋臣司馬光嘗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言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　國儲內匱官帑之挽括無遺民病誅求海內之空虛日甚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毋乃也政不修而財源日塞邊儲加益而覈實未嚴以故斂之甚動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已屯田之法專官而經理之矣查覈之令詳義而布告之矣以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講求修舉孜孜不暇逸矣第善政修復于廢墜之餘奚濟燃眉之急切實稽核于尺籍之著難窮影射之奸近閱戶部題覆每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待哺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國家全盛之天下四海雖多故尚稱乂安財用缺乏至此萬一不逞之變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生意外財用所需爲第一急務當事者何以應之豈直諉于難爲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悉心曲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乏無異燕雀晏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

臣等待罪該科任人事宜職得與聞敬攄臆見用備

采擇少資　國計諸凡職掌所關者俾令各陳所見

一查勘少欠錢糧即赴所在督押司道陳告當正參革仍急莫先于此而芻蕘畢集庶或有裨于

艱一萬一也　一曰重榷務我　國家通商裕國
財貨舟楫會通之所置關榷稅部臣專　勅往督之
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　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
乎其間年来當事之臣固有潔已澄源通商利國者
然操柄行私蔑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
取之民者無為遺利乃不盡利于國顧充嗜利者之
囊橐舛亦甚矣近年題　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
範亦云密矣但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即
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他況錢糧掌于部臣委官不
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栁稍
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劾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
呈明緊鈔　在他開務尤可類推矣當　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
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良可痛恨
茲欲緊行加額必至横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尤恐
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
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
堂官考察一如　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
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
府委官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差不許推
故匿直廩禄之虚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内
添註如故匿直廩禄之虚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内
外各衙門咸有可議者年來錢糧訟之屢行裁革報
到裁減官員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茲繁擾在
京各衙門俸薪皆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
之供應大者姑未論即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
五百餘兩每員額設弓兵七名或八名約計工食五
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即此

臣不職者回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以定去留如此
則勸懲不忒而人心競勸矣榷務之不可不重者一
也　二曰革冗員我　國家因事建官宜無濫職可
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寔多因事增置而
添註如故匿直廩禄之虚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内
外各衙門咸有可議者年來錢糧訟之屢行裁革報
到裁減官員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茲繁擾在
京各衙門俸薪皆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
之供應大者姑未論即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
五百餘兩每員額設弓兵七名或八名約計工食五
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即此
類推矣當　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

堆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而員額多
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簡而官全設者乞轉行南京
吏部將各衙門量其煩簡悉從裁酌員下俸薪勅限
停徵庶寬一分之惠近有在外革去訓導揭稱所革
俸省無從查考夫省官本以省費漫無究竟如此合
無通行查革已徵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沒
兩京衙門裁革官員及裁省俸薪　勅下該部一併
查銷庶官有定員食無冗費而于　國計未必無少
裨益矣冗員之不可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
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凡以按歷觀風拯民疾苦
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定員不可更置也通

来綍節俟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使轍跡聯絡道
途迎送之擾供應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省而
使大吏纔一舉動體統自別驗回有不得不然者比
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德
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德所推官
每見巡按苦于無事可為而各差巡歷者一周閱
喜報畢集夫直隸僅八郡耳實不逮一大省巡按者
二員各差脊得按歷之臣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
西安兩武巡開二差乃其專職巡按可無與已至于
夕　寺務可兼者通行酌議稍加裁省南直隸及各
省兵備之田水利等差可議併者一體裁酌至于是歲計不

經理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相沿不已尤
員至于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行酌議可重
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之力而
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梦錯矣至于禁止迎送之
條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
無擾矣均乞　勅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
遣之不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催勘報夫懲貪之禁
不嚴則民生奚賴查勘之報不結則文具徒施遷因
貪黷日熾凡撫按糾劾有司抨击甚者欽奉　明旨
提問追贓以禁貪黷以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銷者
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事者相梦焉殊非所以

彰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通行查檢
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干未完若干監追贓銀
完過幾分未完幾分逐一查門行各該巡按衙門嚴
限完報及遵照近日題覆幣遺事例速行歸結則法
今之布既足以昭大信于天下而尅剥于民者亦可
取之以償于民矣差內追完贓銀揭報該院以憑稽
考有事由誣揑罪非自致顯有的據者亦須明白
詳議奏　請定奪毋重相徇之私而忘大公之義均
二一併通行庶事有歸結而法無枉縱勘報之不可
不者四也　五曰酌開納夫治有經常事貴通
變而行之惟其宜焉其宜焉方今財用匱乏是歲計不

之哉毫釐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而倉卒為計雖有賦一節為足以救目前之急竊恐邦本所在關繫匪輕年来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魃無處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剜肉充腸氣息somewhat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也哉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夫名器不可以假人而鬻爵非盛世事少知皇上亟加之意臣等不勝懇乞之至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駱問禮

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用乎憂其缺則思致其盈陛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　德意者非節用乎然　九重之尊　萬機之繁四海九州之大非指揮可見即　陛下欲刻意崇儉群臣欲勵行徇國將自何處始今上下大小之用習為故常即一事少缺人皆呶呶不曰廢興則曰固陋不曰天下之大何惜此小費則曰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不惟拘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於衆人之口衰益失宜措置乖度從而反費者有矣蓋自古帝王之治有一定之經制布在方策班班可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措手足然舉而言之則人又將笑且誚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共知者而臣幸稟

國家受一事之福其于　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

勅下部院一併酌議見之施行臣等不勝懇

不遑議詘為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嗚呼數年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財則恒足者即此而已宋臣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此而已今誠急舉其議　勅下戶部統計天下一歲常賦之入若干析為四分存留其一以三分待　國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干如某處以某事用若干某事以某人用若干開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小臣工使各出所見其項可去其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奏送然後會議畫一某項果可去某項果可減某項雖不省然比之某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不牽於

眾論去冗剔蠹必受其三分之數而後用而　陛下亦愈自節抑以下為蒼生上為　宗廟中為　社稷苟可省者不以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實同符帝王無舉經傳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庶其在此何者蓋統天下財用之數合天下眾人之見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然而後適於儉則不惟當事者確有成算不至倒施而居常習故者亦知其不得已之意可無他議得垂永久況天地生一世之財自足一世之用今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

制其出決無不足於用之理唯今舉動三加省故陵夷至此誠宜操切振勵而亟返其始也雖若固陋急迫不足展舒而久之漸安適則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翁者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智哉斯言誠以孔子之意行古冢宰之法成王周公復生莫之或加矣然方今　國計急若燃眉而臣且為此書生迂闊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經久節用之實莫能出此出於此則泄泄於始敷敷於終無名之徵刻剝之實司可取辦一時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反袤負薪同歸於澈而國將不可為矣今　國家司且之計不可謂不用矣以彝倫之堂為錢貨之地其始也不待

有識者皆患之而今則有識者亦視為當然矣市井無賴朝得十金夕可舞文官府納褲蠢稗目不識一丁足不履京師而義然冠服且有官守之責名器之濫漸不可矣分遣臺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知各郡縣先已坐匱此等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策　皇將為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為之所而欲以苟且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議詘為　陛下言之抑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蓋歲有豐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之上下故曰

制入　詔制其出決無不足　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為出贏一用三

財之所以愈匱也誠定為經制以常賦之三分
矣仍於每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盈縮如遇常賦
登則又當加損要不過其用三之數蓋量入以為出
而必不可量出以為入也魯君問年饑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之可謂無策矣然帝王經
久為國為民之良圖卒莫能外此臣故不避譏誚為
陛下終言之如蒙乞　勅該部議擬施行則其盈縮
甚酌之間尚當冒昧一二如曰書生之談必不可行
也則亦當更求其說如上下相顧坐嘆而已則日甚
一日恐更有不可為者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清查欺冒以裨

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
不理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
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
下財用日竭在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
下群臣各陳所見以為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
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慚每于奉　命巡
視　皇　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于
所見有裨財用者為

一查內監錢糧浩大積弊多端其收納開支漫無稽
考宜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官將本監各
庫廠作年例買辦開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扎
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
明回報間隨據內官監揭稱　先帝時凡遇傳
急細巧　御覽器物雇覓各匠攢修及時買辦進
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
銀兩本監量為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
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貢花草果品之類俱是
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些須聊以濟急所以不敢
言者別無別意蓋為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
切于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或云楊村寶坻
二處為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澇泊所在
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

牧馬匹本監題　准採行廬舍苫蓋　皇木之用每
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些須以為般運廬舍之費或
云山西廠臺基廠等畔租者案查先朝將本監各監
年老內官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空閑餘地自行耕
種以為優老之需日積月滋漸為園圃本監量收地
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飾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
隆慶元年九月內該細庖廠官呈稱本廠街衢高峻
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
議令官協力修飾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

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圍鰲山添顧匠役買辦物
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宮後苑藥欄欽安殿

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
該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　供進時鮮蔬菜
品并修理南城河南金海亭軒龍鳳船隻鞦韆等項
及傳造寶雕渾貼金雲龍堅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
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
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
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細毛廠
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庫北平房共三百九間廠內
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
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內外三十廠房共租
銀五十四兩畫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

之一二耳至于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
猪房猪獐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家口慈家屋琉璃
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廠　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
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鑄鍾廠臺
基廠淨車廠稻田廠楸棍土廠通妙宅隆福寺琉璃
窪黑窪北果園柳花園洗花房河西花園土城花園
外面漆作蜂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
月報內備用廠金廠廠外氷窖廣通寺張越房西安
門北小石廠海眼菴廬溝橋狼伐地亦有租銀本監該
管地方廣濶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
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
報及查先蒙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陽洊
題　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逐月查盤
庫廠積貯合干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
確數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
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明隱漏參差等項從重參
治及令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
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漏參差許本官
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該監供應御用器物
費雖浩繁照各庫關領工部辦納且有年例定額而
成造匠作又不係雇工覓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貽累
之難據查隆慶二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

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
裁減止用九千餘兩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
待前項房廠租稅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細尾
廠店房係內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
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曾經
題　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為民害夫何以　朝
廷之土地視為己有濫收租稅充入私囊懼言官聲
其實之罪動則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己而以

　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　內府不足用則皆為公費也亦宜報之于官明白支銷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

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
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
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
求儒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
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蠹　國病民應留
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幣補
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
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查出參奏及照楸棍
一厥逼近西山該監假借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
撫按等官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已經該部
覆奉　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瀆仍舊侵奪取

煤射利各廠之中惟此一厥為害特甚誠如國害民
之尤者也仍乞　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
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
山地盡數給還庶　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
君之奢侈四方係之以安危　朝廷之嗜好左右視
之為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切觀該監開稱成造
圓鑿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船鞦韆架傳造金櫃白
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廷
者也昂取戶部銀兩在　廷諸臣將謂充足　內帑
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
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于無經

小、鄙餽以為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分之八
是、如成造圓鑿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
費無經其工可稽而逐年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
若此他可知矣況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
以正　宮闈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
欺冒則　內帑用足何事取盈于遵輸而司　國計
者何至為責官蠲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
效忠少冀有裨　國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
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
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之冗費也悉亟
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　陛下者

是即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
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　國計日裕矣

節財用恤小民以固邦本疏　國計

臣切聞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
以聚人曰財古之聖人豈志於為利而樂於貨財哉
蓋言財者民之心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是以
君子寧是理財一事而人心之向背　國家之安危所
由繫焉可不重乎以故皐陶告舜惟在安民而孔子
論治國之道亦不過曰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
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者必先於節用然則有天下
國家而為臣民之主者可不知此哉恭惟我　朝

有四海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之積其　帑藏之
前古莫及加以　陛下即位凡百節省其於　賞賚
錫予舉無妄費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可也柰何
頃年庫藏空虛一歲之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所出
此在平安無事大較已然設或　國家稍有多事不
知將何以應之臣是以日夜究心反覆謀計將欲取
之　內帑而　內帑供億已竭矣欲取之省直而省
直掇括已盡矣開納之例雖為濟時之權而所入甚
少屯鹽之法雖為經國之計而獲利甚遲所恃以救
燃眉之急者不過復取之民焉臣思　國家取民
之法稅糧之外既有雜徵雜徵之外復有派料誅求

已盡於錙銖剥削直入乎骨髓而近年民生之饑饉
荐臻災傷屢至子遺之黎日不聊生以民財之耗民
生之困至於如此苟復追徵不已過焉窮逼誠恐饑
寒之衆奸宄之徒鼓譟於一呼勢成於群合雖有智
者知不能善其後矣事之可憂莫大于是書曰致治
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有
天下者可不急慮哉夫利國則害民愛民則病國然
則將何處乎臣聞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乎節與不
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為　今日計亦在
節之而已舍是蓋無策焉節之道何如一曰汰冗
員二曰革冗役三曰裁冗費此三言者乃古人之所
已試今人之所厭聞要之節財至計實不外此請為
陛下陳之　何謂汰冗員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故書謂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
謂官事不攝焉得儉一以防多事之擾一以省無實
之費也　祖宗朝法古為治官有定員僚有定額近
年事漸繁密官亦漸增兩京內外各有濫設之弊如
兩京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管糧管馬等官及
王府空閒官僚驛遞巡司邑丞郡判之類不可勝計
且在京武職冒濫太多徒取充位其間冒功陞賞老
幼不堪難以悉紀又如錦衣衛傳奉帶俸廕授等官
千百有餘皆歲支俸米占役校隸冗官之濫莫有甚

於此時者也若不痛加裁革則以有限之財而供無
窮之費匱乏之患何日可已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
勅各部院大臣通行各省撫按及錦衣衛堂官從公
計議其於文僚某官可以兼攝某官可以裁削某事
可以停罷備考武職原黃冊係軍功世襲如有冒功
墜職及老幼不堪者具　奏革退至於錦衣等官除
該該無干　國紀外其餘傳奉帶俸廕授等項
一概革或止冠帶榮身隨藝供事如更　聖恩優
容方當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量為減支半俸更乞
一成命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冒功希賞奏帶
錦衣職銜者加以上罪則事體不煩而　國家錢

可歲省數萬矣　何謂革冗役臣照得　國家設立內外監局匠作之所皆以供膳服而備器用是故不可缺者然必人通其藝事稱其食乃可收用通年不遵　祖制工匠技藝舊續新增不知幾倍於昔又其間私補替黜占役影射頭緒繁雜奸弊叢集冒費國計不可枚舉冗役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先年諸臣屢曾建議率欲清查議管官司各惟便已從中阻格　國家綱紀為何如矣伏乞　陛下洞燭弊源赫然奮革　勅下該部併司禮監會同各該衙門掌印官協心經畫從公議處弔取戶部食糧文冊先祿寺見支直米手本各衛軍匠冗大二縣民匠冊籍赴

各監局逐一查對詳細點審要見某監局原額某匠若干陸續增添若干其間有名無人老弱殘疾私補替黜影射占役徑與開除其應留人數再驗精曉何藝內有不堪用者即行減退果係堪用應留人匠分別衙門藝業明白取具各該掌印正官執結備造年貌籍貫文冊分送本部并司禮監及光祿寺巡視科道等官循環備照如有逃亡事故不許徑自私補若果缺人公同再議則不惟工役有人而歲省錢糧亦非止千萬矣　何謂裁冗費臣考　國家賦民田土稅糧之外有鹽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已不為不重三近年以來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

丁庫顏料光祿寺廚料太常寺特料以及器皿等項隨時坐派不可勝數其間指一而科十者有之用千而作萬者有之名奉公家利歸私室冗費之弊莫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及時裁處慮恐江河之水難實漏匾也況今江河已竭哉伏乞　陛下以　社稷為重以斯民為憂　勅下各該部寺查自嘉靖以來節次派出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應天府順天府及南北直隸府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果品及見追成造解京軍器與夫　內府一應物料已未完數會同五府六部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從長計議某

料合當存留某料合當蠲免某料合當量減某料合當暫停凡可節財裕民久遠良規議處停當上請　聖裁其果係急用者仍望　勅下內府并各該衙門會同該部計算各庫有無合用若干方纔奏行該部料酌各該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去辦納如有似前多派侵欺冒破者該科道官重加參究減一物則事有一物之餘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日計者小積計者多不必加賦而帑藏日見其充足矣　以上三者皆所以節之於下耳至於身先作則尤在於

上一望　陛下念　皇天之眷顧恤黎庶之艱難在予惠困躬之心施節以制度之術凡百用度務從儉

明如昔日收珠今日買玉皆無益之費公當減省當
往事不可追矣買玉之事不可急止乎乞俯聽臣言
速行罷止以後凡有妄費動思撙節則富庶之效可
獲小民之困可蘇萬萬年無疆之業端在於此不然
雖以泥沙焉金无礫焉粟亦未能有濟也惟　聖明
裁之臣愚不勝懇切企望之至

導成法明職掌疏　劉繼文

竊惟國家莫重於財賦而財賦莫大於內帑蓋凡所
積貯皆以備供用之需而出納繁文日玄弊易生遠運
小民尤難完解故自　皇明肇創之初凡　內府庫藏設有
科道巡視以監出納以釐宿弊所以爲財用計爲生
民慮者其意固深遠也迨我　皇上踐祚以來敬
天法　祖凡所規畫一遵　成憲乃於　御極之年
首納撫臣之　請特復監局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
不懽忻鼓舞咸頌我　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
是過遵行已逾二載積弊漸除民方稱便適因言官
論事不合偶觸　聖怒遂革監局科道此原興之自
我　皇上議者猶以命令不信爲我　皇上新政惜
續該尸部以供用庫錢糧申明爲巡視科道職
掌題奉　聖旨這庫與局同遵旨行欽此伏覩　前
朝之典仍從計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
勅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令科道照舊兼管巡
視庶法行自近　宮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仁
沈荼無異則既奉有　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

恩以普　法令不致紛更而　國體攸全矣

豫處　國計以保邊圉疏　蕭廩

臣奉都察院劄付一道內開戶科給事中雒遵題前事戶部覆奉　欽依行令臣等條陳理財事宜在外限三月以裏到部欽此財用誠為　國家大計詘乏誠為今日深憂科部題覆誠為救時忠言　聖明欽依誠為　經國至意臣子於此苟有一得之愚自當百拜以　獻矧煩勒限開導敢自任情緘默乎顧臣待罪言路一年有餘矣先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題行會議臣時不能一言非不能言也竊嘗攷理財一事由嘉靖中年以來諸臣之題請部臣之議覆不

知凡幾矣自今觀之果無一之不行者乎即如今年群臣之條陳部議之條件不知凡幾矣自今觀之除臣等所奉清理遵費而外果有一之見行者乎夫上有求言之意下有盡言之臣而事靡成功　國鮮實效何也毋亦事關重大者不敢言故所言類皆瑣細而不足行與言涉貴近者不得行故所行類皆委隨而不能逐與引前事以觀其效良可觀矣則雖使白圭持籌計然畫筴臣亦竊疑其無益何也苟無神諭兌運之謀則亦竟為盈庭築舍之舉也況　事屢陳不無條貫錯雜一年屢議不無事體周章徒使

不能行之議故臣之不言非敢自異諸臣竊以謀可省而　國體尤所當重也況天地生財本有此數今日雖云困詘之極百費未能悉充然苟力持節省之心要以數年亦當漸復至其所為節省亦豈必多言哉惟在　聖明再加之意而已　陛下誠弘投珠抵璧之風　益嚴匪頒好用之式　常存為天下守財之念　時厘四海困窮之懷則　慈儉之實自足以格臣民之心而凡內外之蠹穴倖門自將改弦易轍共圖節省以仰符　聖心矣所出日省則所入日增浮費日省一分則　內帑日增一分固必然之理也欲求長策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且　內帑之一

金郡邑之百金也郡邑百金之供閭閻十家之產也　陛下誠為　內帑惜其一金即為郡邑省其百金亦即為閭閻全其十家矣　慈儉發於一念覆育偏於萬民以裕　國計而所以培　國脉者胥此得之又何事於他求耶此則微臣所知亦臣之所欲言者也外此則非臣所知亦非臣之所能言者也臣嘗遡事先帝又嘗蒙　恩任使查刷光祿錢糧豈不知　陛下用費節省比之嘉靖年間十減六七然猶狂瞽昌言以是為言者以為　聖性恭儉誠視　先帝籍口近時勢則與　先朝迥異　先帝籍　累朝豐裕又適四海敦盛之時故雖四十年興作尚可

賦役

乞恩分豁土地疏

彭韶

該戶部奏差巨等前去直隸真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或等所　奏上地緣由除另行回　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為恭我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　陛下焉且以臣

等所勘真定土地言之真定在唐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無數畝之地明矣我　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額入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　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　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

一向不曾起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
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　英宗皇帝
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
不曾科糧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
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攬擾民間方將前地并
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
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
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
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
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
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潦則高處或可而

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鹹薄者數年一收截長
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
堯舜行錯法於前我　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
皐陶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授役之
人歲歲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
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為
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餘糧差何暇復計臣
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
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
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厚自然

富貴兩全冀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　聖朝上德
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
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
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　陛
下遠以堯舜為心近以　祖宗之心即　祖宗
賚之施　聖恩區處外其地畝永為定例　特憫其祖宗開
墾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
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
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　聖訓豈敢偏向所念
者　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犬馬拳拳
之至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萬鏜

竊聞之古昔聖賢論為政有曰近者悅遠者來又曰
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今順天等八府皆畿
輔近地而順天設於輦轂之下根本是託拱衛居先
尤為切近者也堯典紀治功平章協和之有序周人
制政役遠近征舍之有差逮及漢唐宋如關中洛陽
汴梁皆其國都所在而當時創業中興之主推恩於
民每加優厚末世反之卒受其敝蓋根本切近之地
方其平時與遠惟均似在可畧及有緩急惟近足賴
乃始見之蘭絲保障往事昭然明君慮之於遠故培
之於先優之於平時正欲得其用於有事也慨自正

德以来群姦擅朝蔽惑　先帝毒流海内而順天獨
先當之譬之蚕食而近者之利侵剥必多譬之火焚
而近者之害焚灼尤慘人不聊生皇皇思亂幸而
聖明御極刻弊單恩垂死者始有更生之期思亂者
咸切興治之望然而饑渴所傷雖飲食易甘而元氣
難復羸憊既甚雖藥石少效而勞頓莫勝臣等昔止
耳聞今乃身歷不意所見更有甚於所聞非大加拯
援其何能濟尤慮乂壞極敝之餘恐貽欲速無漸之
戒謳歌喜色不敢卒期但得無疾首蹙額足矣湛恩
異澤不敢過望但得一視同仁足矣知其弊而未有
所處便乎此而杉彼或妨可言也而未可行也不敢

泛陳可行也而姑可緩也猶將有待今將清補戶以
均買辦專選委以均賦徭務公貯以均天費溥徵解
以均雇役蠲夫價以均　恩例五事條陳撫理度勢
皆所可行而必不可緩者伏望　聖慈念此根本之
重地憫此偏累之疲民將臣等所言特　勅該部查
議施行不惟一視之仁有以全民命於　今日而保
陣之效益將固　國本於無疆乃臣等之至願非臣
等之私幸也　一清補戶以均買辦竊照在京宛大
二縣并通州各行鋪戶不拘有無優免俱合取勘當
差先年節奉　太宗皇帝及　憲宗皇帝詔旨甚嚴
成憲具在弘治年間又經題有十年一次清查事例

自正德四年清查以後到今一十三年所司因是時
勢難為過期未舉臣等以為人戶消長固應清查而
今日當務之急又不止此無名之派日繁交納之費
日重藉勢力而濫免者日多因靠損而貧難者日甚
此正德年間積弊所當痛加釐正者也往時冒濫職
役之人多係京城内外之籍近已革退即同編民行
戶若增差役自少此更化以来　德意所當着實舉
行者也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照例奏差科道
等官督委各該官員將京通二處鋪戶逐一清查仍
將當釐正者釐正以祛宿弊當舉行者舉行以收新
效此因清查之期以寓興革之政人情不駭事功可

成　一專選委以均賦役竊照　國家取民之制不
出於賦役賦役之等必稽於丁糧故每年一次審編
均徭文冊計算地畝人丁兼論家貲生理因其富貧
分為三等九則酌量輕重派以銀差力差條約法禁
非不嚴明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其如良有司之難得
何哉況本府所屬州縣官員多係監生出身舉人亦
少進士絶無且地近京師奏告之易而緣事者多節
制之衆而差占者多往來迎接之繁難而扶傷告病
者多署印半是佐貳教官甚則陰陽醫巡檢間有一二
賢能官員此委彼差不得停息雖本府佐貳官亦多
棄與專職奔走不暇而況於州縣乎以此往年均徭

造冊到府者十無三四類多襲舊循訛或又乘機
奚賦役不均因而缺誤小民怨訴無憑處分雖云遣
時勢之難實亦乏循良之吏幸今　聖明在上百度
維新向時冒濫職役占免丁力與憑藉聲勢隱蔽糧
產之人近皆革除漸知退伏供役之丁輸稅之地比
之往昔理合加增所宜乘此事會大加檢覆着實清
查此非任得其人而事權稍重者不能也臣等又惟
均者公平如一之謂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
縣在州不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則所均當
益廣矣考之往年卷冊州縣有里數相同而編差之
多寡不同地丁等則相同而出銀之多寡不同差役

名色相同而貼丁之多寡不同紛錯百出難以悉陳
其間偏重者縱不能移之他處獨不可均之一府耶
此非任得其人而權可通融者不能也及查均徭期
限每年秋收既畢即當審編編定文冊該於十二月
前送府新舊人戶該於正月初接役前此州縣先後
任情殊乖畫一亦當預行戒約庶不慢令致期照得
本府治中王槐原無專職管匠通判王秉儒本務頗
簡又皆更歷州縣練達民事相應委用其王秉儒先
因給假回籍今已限滿合無本府移文催取前來候
今秋收歲將畢之時行委本官與治中王槐分定州
縣前去清查審處凡可除害安民許令便宜而行如
有事體重大各就議處停當回報本府再加參議奏
奏定奪限在十一月內通行造定送繳以後年分州
縣俱要依限審編造報違者聽本府徑自參提各官
既膺前委責重事繁況當革故鼎新尤須心力專一
各該衙門不得復以他事坐委致妨責成待事完之
日照舊而行庶選任專而人得自效賦役均而民可
少寬矣　一發公貯以均大費竊照本府所屬昌平
州境內　祖宗之陵寢在焉正德年來本州地畝人
丁多被名　陵內臣官軍占買隱蔽民戶稀少靠損
日深無以歲時遣官謁祭夫馬供饋之繁不在本等
賦役之數比之他處偏累已多去秋又有營造　康

陵之舉凡督工管工內外官員參隨并各色匠役人
等廩糧寄養　神馬并各該人員騎用馬匹草料裝
運搬囤碾剉供送腳價人力皆須雇覓內有虧折又
當賠補月日既久見貯茶引所各年折銀二千二百
三十餘兩又委官收過正德十六年春季分　皇店
遺下商稅銀八百兩此銀幾為群姦所竊幸而入於
公家見今空閒尤當動支乞
勅該部再行查議合
無照先年　裕陵及大石窩工上事例先將前項店
稅銀八百兩行令該州委官赴府領回以應目下急
用有餘送回作正支銷不足具申再於茶引所折銀
內取給其日前用過之數除正德十六年十月十三

日以前原係本州與所屬三縣正派應付月日以甚以後月分係各州縣協助遲誤而該州代為那借應用者逐一查明具結開申本府聽抄該所折銀內支給補還若已經協助不許混開事完之日通將用過銀數下落備造青冊二本送該部并本府查考其原派協助九州縣俱行停免如此不惟該州少寬於獨累而各州縣亦得以均沾矣　一溥徵解以均雇役查得在京衙門公差官員例該本府撥人跟用者每年該一百八十二名共支工食銀一千三百一十兩四錢謂之長跟皂隸近年本府因見宛大二縣差役日繁外屬州縣亦皆困敝及思前項官員俱係在京

公共衙門而所管理又非本府專司職務乃獨出辦皂隸事體似有未安議欲改派畿內七府兵部未曾允行蓋以本府不出京班皂隸該辦長跟工食是指一事而言未盡通融之理查得本府每年額派國子監京衛武學公侯伯下訓導等官膳夫齋夫共該納銀八百九十餘兩刑部都察院光祿寺太醫院共用庫子一百一十餘名大約占均徵銀一千三四百兩此皆在京公共衙門獨於本府取辦至於本府并宛大二縣官員俱係常朝京職榮薪似宜領於兵部亦止取於所屬每年共該銀九百九十餘兩通前四項共該銀四千五六百兩其五年一次點差科道等官跟用皂隸二十四名不在此數而陸續因事奏差亦

經題准與凡日行公差官員取用短差皂隸又不可以數拘但此等差役於部分各有所屬兵部隔別豈能周知當時本府查議欠明致難裁決今若以此較之則本府所費不貲本府雖嘗派行覇州東安等九州縣就近協助然各州縣困敝之餘在本等猶難支持分外之派於隔別豈能相濟以此多致遲悞獨累該州辱官鎖吏揭債賠償艱苦百端屢行申訴伏思先帝上賓海內之所共哀山陵舉事亦海內之所當共赴也以之獨累順天且猶不可而可累此一州乎該州平時被累已不能堪而更堪此大累乎夫寧神

在得億兆之歡心以　陵寢所在而其民不惟不棄休庇而反令其愁怨亦豈所以安　　陵寢哉查正德十三年奉戶部劄付為分豁負累應付以恤窮民事該蘇民困以安　皇陵事又為便應付以昌平州房山縣各稱　裕陵并大石窩工人員廩給腳價獨累本處人民該部議行本府將牧貯批驗茶引所課程折銀給領接濟今　　康陵新造工大日久比之　裕陵脩理及大石窩供應尤難誠宜急處查得本府庫內歲辦各色銀數與真定等七府山東山西河南三省所出京班皂隸孰多孰少自不能掩但見京班長跟齋夫膳夫庫子柴薪名色之異而

不念取杉民膏民脂者之同也此在本府全盛之時猶為過重況今州縣人戶大半逃亡里甲日見消併困極之餘其何以堪查得前項七府三省所屬州縣共四百一十三處除膳夫等項本府照舊派徵外已勅該部再行查議合無自嘉靖二年為始將前項長跟皂隸工食銀兩改作京班名色照數分派七府三省每一州縣不過加銀三兩有零其數已足每年解部交納聽宛大二縣委官支領給散誠為衆輕易舉縱火可行　一蠲夫價以均恩例卷查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奉工部劄付為催儹各年在迸并不到官吏甲夫事該惜薪司揭帖將正德十五年以前本府拖

欠檯柴夫二千七百七十名開單轉行撫按衙門督催甚急節該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詔書內一款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處實徵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綿花絨屯田　皇莊莊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兵二庫蠟茶銅漆銀硃鹽課廚料戶口食鹽豬羊雞鵝備用孳生馬騾山廠柴夫後府柴炭軍器沿河軍衛有司蘆蓆芟草夫價及閘壩泉溜洪淺等夫并椿草等料及曠役等項銀兩一應歲派辦奏派但係該納官錢糧物件拖欠未徵者盡數蠲免以蘇民困欽此欽遵竊本府派辦有砍柴夫有檯柴夫名雖人夫實皆納價今砍

柴夫已經蠲免則檯柴夫事體正同意者該司以詔書內不曾明開檯柴夫字樣又或以為此乃內府正供緊用人役難以宥免不思錢糧名色甚多詔書豈能盡載當時慮有所遺故又總括之云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納官錢糧拖欠者盡數蠲免廣大如天地無所不包昭明如日星亦甚易見檯柴夫縱不在山廠柴夫之中亦當在總括該免之數今各項錢糧非　詔書所載而蠲除者多矣何獨杉檯柴夫乃幸一字偶闕而不與免邪且砍柴夫　皇莊子粒光祿寺廚料甲丁等庫料物俱係　內府正供之用而漕運糧米尤為軍國重大之需悉從除豁何獨

杉檯柴夫乃指為緊用人役而不得免耶需據本府委官李會等執稱該司每月雇夫扛檯木炭等項伊等及各州縣委部人員即皆辦納工價銀兩當年已完今拖欠者多係各官名下認納之常例非等待雇夫之急用也若係雇夫急用日不可缺豈有正德十五年以前而可等待至今者乎詳其所言實為可據且此項柴夫先年因欽就近徵收故止派順天等八府比之各項錢糧獨為艱窘今天下通賦一切蠲除而畿內八府始而迎立　聖明繼而奉接　聖母快親既先杉萬國任勞亦信於他方縱不加恩豈當虧抑況計拖欠夫價多至一千六百餘兩今冬復

當本府派辦之期又詵銀一萬六千八百兩若欲一時併取夫非疲民所堪就使嚴刑驅之不過那新補舊舊者縱完新者必欠黃放白催徒招失信之謗而舊完新欠實無濟用之益合無將前項夫價已徵在官或被經收人員侵匿者本府行各分管官嚴督州縣查追起解轉送詵司上納其原係小民拖欠者伏望　明降德音照　詔書事例一體蠲免舊逋者民既幸於寬恤新徵者必將樂於早輸　恩信既全實用亦濟矣

查處皇莊田土疏　林俊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来姦猾

無藉之徒揑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倖勢要之官具奏建為皇莊臨近居民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撫按等官查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委官親詣各該　皇莊處所從公查勘通行去後續因傳奉事理該部執論及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等因題奉　欽依是畿內根本重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来姦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揑作空閑該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侵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禽事兼管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錢銀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開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施大欽此節該部院等衙門題奉　欽依差臣等前去查勘臣等切照　皇莊及　皇親功臣各項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為害則中官禁卒旁午人欲盡規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委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猶少奸徒盤據窟穴是以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計動行沮撓此實累朝弊政至於　先朝至極叢輔軍民剥膚摧髓之害莫有甚於此者也茲者伏荷　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　俞允之音繼因該部執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

人心不勝歡慶但先經該部具題節行撫按衙門去後續因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而杉巡撫衙門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為勑擊豪強則杉巡按之體為切至杉檢覈田上則杉巡撫之職為宜必須彼此會同方杉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曰近在畿甸然地方遼闊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分理今、皇莊并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於近年以来歲增日益踰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秖因一二處奏辯告爭　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尚有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舉列郡　皇莊之

多百年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議先行撫按衙門遵照先今即奉　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投親詣各處　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及審有無侵占混賴等弊開具畧節聽候臣等領　勑前去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容行體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明或奸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或冗官玩法稽杉奉行俱聽臣等會按施行應奏者指實參奏如此先後有

序而施為不至杉叢脞輕重有體而事理亦得於周詳尤望　天語丁寧戒之　勑諭令各該地方官員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俱聽臣等委用有公勤幹濟者許臣等薦聞闕茸廢事者許臣等劾治庶足以振起庸常儆飭怠傲而事乃克濟矣

傳奉勑諭查勘畿內田地疏

節該欽奉　勑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来奸猾無藉之徒妄將

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刻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無帶督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皇親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豁徒投獻者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

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擢敢有玩法廢事及
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乘
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者五品以上并勲戚
指名參奏六品以下徑自拏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
載不盡有益於　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會同從
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
須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
損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
之欽此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劄該
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先為　開讀事伏覩
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
皇明疏鈔　卷之四十一　十六　會通館
各房倉場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
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該禮科給事
中底蘊奏為應　詔查處　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
看了來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
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
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
愕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
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
以京師為重者我　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為興
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
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　列聖相承益隆
無替夫何正德元年來奸猾無藉之徒多將畿內近
逸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為　皇莊況管莊內
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
之人出入住來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
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　皇親駙馬功臣人等
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
幸賴　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
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　詔有以仰見　陛下強本
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
復許　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
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伏望　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
皇明疏鈔　卷之四十一　十七　會通館
地將近日傳奉　皇莊官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
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
權公同查勘庶幾克奏等因題奉　聖旨這畿內根
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之
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
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擾害利
歸群小怨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
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
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
元年以後朦朧奏討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
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僉事兼管

督理該徵稅糧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
莊的解部類進係　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
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不還欽此欽遵隨該
臣等題為查處田土事奉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
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
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
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勅
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
并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
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

郭楠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鄰并該
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
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槐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
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
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
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
侵占地土隨就斷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
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
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等猥以菲才誤蒙　委任奉
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希　明恩俯詢民瘼
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　皇莊及皇親功臣

田但係奸民投獻勢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
召佃還官歸民一切遵照　勅内事理該徵稅糧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
莊的解部類進係　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
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不還欽此欽遵隨該
臣等題為查處田土事奉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
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
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
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勅
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
并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
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

郭楠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鄰并該
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
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槐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
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
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
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
侵占地土隨就斷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
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
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等猥以菲才誤蒙　委任奉
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希　明恩俯詢民瘼
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　皇莊及皇親功臣

為　陛下陳之惟　陛下俯垂聽焉臣等竊惟天下
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
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
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于
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
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為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
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
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
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為之制
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
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稽述洪惟我　太祖

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倣效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杪　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　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潟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滄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　祖宗　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求不起科之例不

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縣占為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脫月削至杪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杪並充糧草困杪重出饑寒愁嘆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賊盜桑善者轉死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以其勢以轉為

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規避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脉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　祖宗　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　宮莊田　宮中莊田其地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　宮莊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一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

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　先帝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婁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　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隆縣則有大厥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

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鍋口
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西當口皇莊此皆正
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
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
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
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
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騎馬廟皇莊清苑縣閻
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
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
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　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
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十

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
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
大壞於是有　符驗之請闌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
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
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
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
駕捨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
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鰕螺蚌蒲之利
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人
杪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
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
非所以奉　重閘　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
宮闈二切公用自有成規況　九重之內錦衣玉食

何欲不遂顧可屈　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畝
之業辱　宮壺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
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
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
及菀賜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為皇莊也且　皇
之一字加於　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
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　皇莊假之以
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　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
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為　皇鹽即此三者足以傳
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　陛下躬堯舜之資舉文武
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

以累　陛下大有為之政甚非臣等所望於　陛下
者也如蒙　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　勅該部
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
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為
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　勅令有司種植桑
柘以備　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秉耒以耕后妃
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
蠶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者改元之春臣等恭覩
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　皇后
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
而親蠶之禮實為我　朝百年缺典誠願　陛下

賜建興克配　皇祖特　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
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　奏后親蠶儀以進待明
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　帝王之高
致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
見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海內富
庶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為
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
以千百頃計者臣願　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
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為在官地土不必
更屬　宮闈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
盡削　皇莊及各　宮莊田之名一洗　累朝之弊

永垂百代之庥萬一以為　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
缺敢乞著為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
分進各　宮以充支用即為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
必虛受莊田之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
小也哉昔賈誼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讓未
遑千載之下賢者惜之臣等仰見　陛下聰明仁聖
至性天成堯舜之事蓋所優為此事甚順而易特在
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為不
惟不免賢者之惜殆恐不能不貽　宗社將來無窮
之憂伏願　陛下亟召輔臣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
之臣等不勝大願至於　皇親功臣
欽賞莊田臣

等獲有一得之愚又不敢不重為　陛下言之　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　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畧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為公侯伯者又皆一時開運佐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為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為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

田之所出以為世祿今既官給之祿秦何足與之是重出則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　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　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侴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

體大失群心今臣等仰遵　勅旨既已退給明白非賴　聖明在上地方罹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多伏望　陛下特　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為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　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各滿其願雖畫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為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熟計再賜　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為定務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　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蔽欺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脉欺奏討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　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　勅旨將　皇莊及各　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　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畝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澤亦

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
陛下不承　祖宗萬年鞏固之基幸開中興千載
明之運念　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勵精
圖治約已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昧進
言無任殞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　宗
社幸甚生民幸甚

乞正谷大用侵田疏　楊廷和

臣等今早　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
御座商畧大政仰瞻　天顏和粹潤澤俯聽　玉音
從容委曲真大聖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
使而遭此　休明之運荷此希闊之恩退至內閣更

相慶忭以為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
御馬監草場地土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踏勘太
監李璽等免其提問俱已仰遵　聖意擬施行惟
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
先帝假勘地之名混佔產
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
兩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
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彰　聖諭以為地土乃　祖
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佔以剝害小民致其嗟怨
則非　祖宗設立之初意也　聖諭以為踏勘奏
既明大用之惡狀益著若不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
來況今水旱相仍人民十分饑困追其所侵賦銀之
半毋以少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
盜臣孰若散於窮民以溥　朝廷之恩澤伏望俯納
臣等之言以正　清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賦則
可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
臣等幸甚臣無任忠懇激切之至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臣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
也古之人君制民恒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

富孚之恩信以固其心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人之
言方布而輒已惠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盻盻然有望
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臣等查得先該
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　聖旨是畿內根本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妄將軍
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為乘
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剋害利歸群小怨
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
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
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
滕朧投獻及額外侵佔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

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
畿內之民罔不歡忭鼓舞以戴離照之明思享太平
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政何以加此乃者給
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沈希伊受茲　欽命會
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涿州薰皮廠地土已明應
該給主罷革又該戶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胥昧
奏辯之徒臣等又嘗據法駁之是衆見之明合與論
之公所以奉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大信
也況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愛民田獵盤游之事一
切屏却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產者宜照數還主係
官場者宜盡數革去管莊官校通行取回禁置之人

咯實於法戶部覆夏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奏　聖旨
這鷹房地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不必奏
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　陛下服御
器物動遵禮度供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年諮立薰
皮廠即宜革罷管廠內官郭添等并家人郭英等生
事害人如戶部覆夏言等之請及奉　聖旨這地土
已有旨留用了罷欽此則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
前也臣等切惟去年之
論下可謂公且嚴矣群小乘機藉勢赶害軍民之情
罪可謂無所逃矣今　旨惠念民窮可謂切矣
公者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忽不在大治當慎徵

納賄之漸端　王言不信於天下公道首壞於近習
叢向之民疑且不安橫暴之害久而益甚忽讒召水
旱之災流移增盜賊之黨臣等謂馬俊趙鸞朦朧奏
辯眩惑　聖明干預　朝政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
之法誅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攅置積年通同生
事害人之人並宜拏問以懲其後其原塲并侵占軍
民勳戚之地俱各罷革給主召佃以昭　陛下至公
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況誅戶部逐一
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惠民之德以副
海宇之望　陛下竟兩答以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
復聽納之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也臣等

待罪訣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徇私請失大信以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勘之明俯從訣部執奏之切法行自近罪俊與霖以懲妄奏欺蔽之姦令出惟行盡革鷹房草塲薰皮廠等積弊以除勢要侵奪之患其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投獻機置生事害人之人從重究治使愉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厚澤流而民患息大信全而至公昭矣

議處王府牧地以餒防裕餉疏　蕭廩

臣近巡歷固原勾校兵食查得海剌都地方有武昌王節度之宜哉況臣觀海剌都地方接連靖虜容通松山虜巢虜之窺伺浮渡甚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

剌　楚之制馭議察甚難即今訣鎮亦常為此地分布秋冬兩防然封疆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防之恐或不力官軍可藉而其招納不可藉則其衆之必將不嚴萬一奸究之聚愈多狡虜之慮或易小之則有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勾結之虞外防一隳內地俱搖當此之時豈惟　楚保其虛名　國家損其實利倘固原一蹈其不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臣私憂過計竊以為訣所牧地不惟　國家當收之以入兵餉以毋養後患在　楚府亦當獻之以助兵餉以豫杜後憂如蒙　勅下訣部轉行總督衙門將前項牧地清查頃畝酌量荒熟二等徵租充餉仍將

懸諸數千里之外者今　楚府封國原未並邊乃遥設一所於窮邊之重地訣所官軍既不孳牧乃尚被數百以群牧之虛名此於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地甚饒耕稼多獲而門官之所牧者不過四五百金至於科差輕省禁網闊踈則為奸宄之所依若又不知其幾百千計也此於利害又不相權矣夫　國家捐數百里之地以為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以養牧卒將以展親而其實乃為蚊蝱膏腯將以考牧而其實乃為逋逃淵藪此豈　聖祖錫予之意亦豈　楚王節度之宜哉況臣觀海剌都地方接連靖虜容通松山虜巢虜之窺伺浮渡甚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

剌　楚之制馭議察甚難即今訣鎮亦常為此地分布秋冬兩防然封疆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防之恐或不力官軍可藉而其招納不可藉則其衆之必將不嚴萬一奸究之聚愈多狡虜之慮或易小之則有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勾結之虞外防一隳內地俱搖當此之時豈惟　楚保其虛名　國家損其實利倘固原一蹈其不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臣私憂過計竊以為訣所牧地不惟　國家當收之以入兵餉以毋養後患在　楚府亦當獻之以助兵餉以豫杜後憂如蒙　勅下訣部轉行總督衙門將前項牧地清查頃畝酌量荒熟二等徵租充餉仍將

誌所章去武昌護衛名色改為海剌都守禦千戶所
庶乎軍政有統而邊防可飭年例可省而兵餉亦裕
矣蓋臣聞嘉靖中　秦府嘗請河埧地曰　高皇帝
以賜先臣也尚書梁材執奏不可曰陝西外供四鎮
內奉　四王視　國初生產物力千萬不侔豈得空
地更給　藩府秦之請地稱引　祖恩又其適封也
尚不之許而況於楚乎故雖以義斷之似無不可矣
又臣觀嘉靖以來　諸賢藩或發帑助工或辭祿助
餉莫不憂先大計　楚之富固天下稱最其賢亦天
下推先也臣意其感時效誠雖在重利亦當不惜而
況於牧地乎故以理度之亦必無不可矣　照固原

一鎮控制三邊而環鎮內外莫非莊牧其時擅公家
之利而陰為地方之患者多矣除　肅沐莊田與苑
馬牧地先經諸臣建議外尚有　慶府群牧似亦當
併議者查得韋州群牧所先年　欽賜草場一區坐
落枸子山邇来日闢日廣荒熟地不下三萬頃而容
納流徙亦不知其幾百人臣向巡諸鎮凡告追逃軍
逃民者大率充馬窩占為最而枸子山即次之海剌
都又次之而訴所官軍見在六百二十有奇歲費俸
糧七千四百餘石其所歲入不過十一是亦利害不
攍者但　訴府國處河外地在國中似難輕議盡削
而緊請　韓府之地少國貧　肅府之改租充餉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一　終

征榷

代題議處鹽法利弊以裨　國用疏　章懋

臣聞鹽之為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　國家經費之所資為物雖微其利甚博不可以一日而缺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而未嘗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民齊因相管仲而鹽筴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菲才叨官臺察欽蒙　聖恩差往兩浙等處巡視鹽課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

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前課數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即生死肉骨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為催總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軍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而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派均

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　二曰輕減鹽糧

初嘗命鹽司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固此樂也厥後鹽司又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為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為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有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為幸矣　三曰申禁鹽窩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苦乃令商人輸粟邊

倉而給引鹽以償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為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說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為害非輕　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禁伏望特賜　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　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

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什中止截一二輒
自越關到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
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
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亦
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賣此商人之倘官挾私所
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難
便窮治但律中已有夾帶餘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
必先嘗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曷若禁之於未
然乞　勅該部移文各該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
照依出鹽場數秤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
前項奸弊着實窮治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

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
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覺舉皆問贓
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致阻滯矣　五
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影射者臣既言之矣
其有肩挑背負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坐船
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　欽差內外
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
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往地方貨賣此皆
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
一種海手無籍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十五為群乘駕
小船出沒江上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

往來客商閒雜人等亦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
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
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
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
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
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運船即行江面闊遠頃
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
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
天色未明亦與遭風着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
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
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為之所乞

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
餘及應捕人等巡江為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
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亦皆遍歷務使鹽
徒盡散官鹽疏通而　國家常獲其利矣凡此數事
皆為　國家之要務其前二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
蓋以民為邦之本也其後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
蓋以財為民之心也能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
尊君親上事必有終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
財無散失則聚人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足矣長治
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臣學識寡陋不能有所建
明但以職居言路不容緘默感一得之愚上瀆

聽如蒙准言乞　勅該部看詳事理參酌時宜擇其可行者賜之施行天下幸甚

處治鹽法事宜疏　陸深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壅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盡亦甚矣　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俞竈以辦稅置倉以收鹽建官以莅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輸轉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

今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況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　恩典動以百萬往參其間馮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為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為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徼倖勞逸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業已許之然終非法意臣以為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

立法之本意靳惜　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

盡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榷鹽之地兩淮最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此二處為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則竈丁苦於兼并其一則今日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曬土為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遵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曬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今之場蕩悉為總催者所併而鹽課又為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

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覘一赦而已使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為常以殺人為戲驟不可剪則比之勢要差為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虎踞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　朝廷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徼倖勞逸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業已許之然終非法意臣以為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

上之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

通課足而鹽法不行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已作故得備而論之

梁材

鹽法實邊疏

案查先為乞集群議大脩鹽政以實邊儲事該四川道監察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引輸粟二斗五升官征薄而商利厚鹽價平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七分常股挨次照支三分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正德年間漸至四錢五分雖題准淮鹽六錢但近年以來有等奸商投托勢要則有占中賣窩之弊鹽商上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管糧衙門則有例外勸借

私增斗頭多收火耗之弊及搬運糧草則有各場官攢取索常例刀豎留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搭配支勢所不及又有他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責其實效一則清理屯田之廢一則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糧草漸充商人易於上納而不艱宿弊革則飛輓簡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蓄聚以漸而成運司鹽課以時而製合無定立年限如嘉靖十年以前報過引目且照舊秤掣但不為常例勿令縱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并管糧等官務以屯種為事清弊為先使商人有利無害推輓永便而來帶

慮山東鹽惟令折銀上納如遇年豐願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其便乃若秤掣餘鹽立為程限其數雖多無過正引中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則徑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仍將餘鹽價值查照先年巡鹽御史戴金奏准事例量為輕減酌為中制若欲盡去餘鹽惟開正課然自今伊始責之撫按官員盡復屯田之額大收屯種之利數年之後庶可議行等因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洪武年間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年間每引輸米二斗五升成化年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近年以來漸鹽增至四錢淮鹽增至六錢商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

不失原額歲豐收成商人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紊
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量處餘鹽查照近年事例每
鹽二百斤准南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
之數定為丰市之法仍要嚴禁各商勿令縱打大包
餘鹽數多無過正引斤數間有商若無奈或時難收
買不願附帶者聽從其便其所入餘鹽隨時盈縮不
必拘定一例不可法外抑勒及於未秤掣未發責之
先亦不許追令稱督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
解少者少收多不為功少不為嫌淮浙正鹽正價太
重亦合斟酌先令而為之中制淮鹽每引減去銀一
錢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

邊尤甚今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
錢本鎮止開浙淮二鹽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
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定一錢
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餘課可無盈邊鹽
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折中而處也然此
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商人艱於上
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　祖宗開中召商圖省飛
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政修舉必須數年之
後又有如都給事中蔡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
乎屯田之壞久矣整堡不修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
我禾苗固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賞不時

剥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耒鋤亦有可耕之
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冊籍不清又有為豪勢要
乘機而侵欺占沒者矣今欲大加整頓為力甚難兼
以邊方事情不同腹裏急之則生變緩之則長奸況
有各邊火傷若復分命大臣整理未免煩擾故其要
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合
無各另請　勅一道伏乞　天語令各邊巡撫官督
同管糧官修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專理其事
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提綱挈領詳條逐件
着實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占查理侵欺尤須修築

屯堡遇有警備嚴謹烽堠量為防護毋致虜掠使得
盡力農畝以抵秋成徵收糧草即其所入自可足邊
管屯官員勤能者旌賞怠情者黜罷每歲秋成十一
月間各邊巡撫等官興舉屯田事宜如開過荒田若
干清出勢占若干追出侵欺若干徵過料草料豆麥
粟等項各若干懲過官吏若干逐一具本奏　聞仍
勅本部查考通總分別等第　上請以示勸戒夫以
久廢之事而欲責効旦夕勢亦難行亦要酌量時勢
舉行有漸期二三年間務使屯政興修邊儲有備又
何患資引鹽之利哉夫鹽利屯田均為濟邊二者常
相須而不可偏廢也臣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罰
量地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

正數下商免其附帶所以制餘鹽之濫使所入隨賣至於興舉屯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不待正數引鹽之利而自有充食豐盈之効此時餘鹽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也等因題奉　聖旨這鹽課屯田事宜仰每計議停當都依擬行欽此又為議處邊儲事該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題稱　國初之給邊也有屯田之歲入有鹽引之飛輓有近省供邊之歲例是以歲有餘積邊儲富厚而威振四夷今日屯田不興鹽法大壞乞要從長計議等因該本部議擬合無備行都察院轉行兩淮并各處巡鹽御史會同巡撫都御史及都轉運司等官拘集年老知因商人耆宿人等將都給事中管懷理所奏鹽法先查各運司有無餘鹽數目或數目多少明白要見餘鹽課銀就彼掣賣與盡行開邊商人有無樂從江南江北見定銀兩應否再行增減餘鹽銀兩徑解各邊運司是否便益若欲盡行開邊復又阻滯致使臨時有悞邊儲卒難措手或備開餘鹽其數幾倍或另給照引其引幾何餘銀既盡解邊或遇各衙門奏　准支銷作何抵補餘鹽既稱有壞正課應否盡行裁革使官商兩便鹽課不虧而後已前項二事承委官員逐一勘處參酌輿論揆度時宜務求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拘於目前而經久可行不惑於浮議而事體歸一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再議鹽法歸一衆論以圖經久事該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題稱必欲盡收餘鹽在官一以足軍儲一以息私販一以贍貧竈一以寬商困一舉而四利具焉但戶部復本俱未及此等因該本部議擬合無比照節年事例會推剛正風力大臣一員前去兩淮長蘆山東地方將都給事中管懷理先後奏詞逐一勘處要見餘鹽或盡開邊方或就彼解邊孰為有益或增添引目或另立照票孰為可行某運司餘鹽須增若干方可盡收某運司餘鹽須定若干價方為便商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鹽法係足邊急務　祖宗具有成

法近年全被內外勢要官員通同奸商賣窩賣窩以致阻壞流弊滋甚你部裏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處清理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使盡一可行文書到日限三月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又為議處邊儲事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御史馬卿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綺題稱餘鹽裁革不如收買為利餘鹽官買不如商買為便餘鹽解價不如開邊為益餘鹽照票不如開引可行餘鹽的數止可與正額相等餘鹽引價要當計利害定擬嚴禁夾帶以妨阻壞嚴緻追引以杜影射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曾翀會同巡撫都御

史周金唐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鄭坤郭圻督同山
東長蘆運司議稱十事一議占窩一議開邊一議添
引一議守引一議殺征一議緩罰一議轉輸一議官
市一議臨德納穀一議私販禁例又該巡按山西監
察御史王昺會同巡按御史姜潤身督同河東運司
議稱每年餘鹽有多寡無定數故或倍開餘鹽或另
立照引在淮浙則當酌處在河東則一無可議至於
鹽銀徑解各邊之說在河東去宣府不遠舊規固已
行之在淮浙長蘆山東則勢不可行又該巡按浙江
監察御史虞璿督同兩淮運司議稱餘鹽不可革盡
餘鹽夾帶者絞若再增刷則於　祖制有違餘鹽原
無照票總在正鹽包中若又另立則與引目相背為

官收糴不若聽商隨場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切
恐天時人事不同將來難繼淮浙正鹽減價無非所
以利商運司徑解邊銀衆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山
東長蘆所議大略相同兩淮之與河東則皆欲其仍
舊其議嚴禁夾帶嚴繳退引占窩守引緩罰納穀私
販等項事宜計慮周詳皆於鹽法有補既該各官會
題前來合行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
行巡按巡鹽各該監察御史除兩浙河東事體聽其
照舊遵行外其兩淮鹽引合依各官所議每包共計
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為正引原定
價銀六錢近減一錢該銀五錢內二百六十五斤

者絞今則已難行矣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雲
龕戶餘鹽每二百斤為一引給與糧米一石景泰元
年將長蘆引鹽用遮洋運船回還附搭赴儀真掣鹽
所收貯俱作存積之數以備開中弘治二年令守支
客商收買龕丁納剩餘鹽以補官鹽乃
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過私販以通官鹽乃
祖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處餘鹽實今日救弊之宜
欲革餘鹽則商龕俱困而私販必致於盛行倍收餘
鹽則旱澇難濟而遞引不免於壅滯正鹽例有引目
餘鹽夾帶者絞若再增刷則於　祖制有違餘鹽原

除鹽淮南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錢五分該銀六錢
五分淮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該銀五錢兩淮
每正鹽一引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斤原定價銀四
錢近減五分該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斤為一
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銀四錢五分紹
興批驗所四錢温州批驗所二錢長蘆山東每包共
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為正鹽長蘆定價二錢
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五斤連包索為餘鹽長
蘆南掣鹽所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去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

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有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鹽淮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如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以上正餘鹽斤數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嚴禁各商恪遵前數不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引律問罪就將夾帶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鹽畢日將引告繳所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

巡鹽御史年終通查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退引若
干未繳至三五千引之上掌印正官參奏提問不必
待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
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中無郎中去處行令
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草若
干方與准行隨將本商籍貫年貌并納完糧草數目
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併照簿填寫事完將簿
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
嚴加查究干碍內外人員一并參提從重治罪其守

引一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鹽數
目即類行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鹽紙贖等項照依
每引三觔扣算預先動支差官解赴南京戶部依數
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
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造之費其緩罰一節除前
該帶餘鹽外但有數外夾帶鹽斤仍照前議問罪追
價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勘合已完商人到
遲違限或因喪疾等項事故聽巡鹽御史審勘是實
准與開豁若有規避照舊罰穀上倉以備賑濟弘治
七年長蘆山東額鹽積滯臨德二倉空虛故運使宋
鍼建議令商人就近納穀以通一時之變既而竟莫
能行所據前項引鹽相應照舊開邊報中私鹽不禁
照官鹽不行律例昭然奉行未至本部合再通行各

該撫按官轉行各該軍衛有司常川巡緝私鹽擊獲到官查照律例從重問擬發落若有不行用心巡緝及受財縱放等項情弊聽從撫按并巡鹽御史參奏提問治罪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千引有零內除水脚竈丁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斤折納價銀解部見在竈丁實辦并召商買補逃亡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零每引俱以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十五兩每包帶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淮北大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四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四萬引有零每引俱以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

斤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三兩八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南北掣鹽所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四萬二千九十兩三錢山東鹽運司額鹽八萬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斤每引銀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該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上正鹽共銀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

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餘鹽一百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正鹽既以開邊餘鹽隨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亦可行但查餘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竈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鹽隨鹽收買之法必致齟齬不合似此餘鹽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為旺竭其餘月分為衰閉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縣數月缺煎

或沙灘崩塌淋曬無地運司難以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耽延商竈兩困本部合再通行巡鹽御史今後商人到除正引該帶餘鹽照數秤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院陳告查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竈丁納剩餘鹽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鹽御史臨時設法區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用違者問罪監追完

日發茶浴等因

淮鹽利弊疏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鹽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令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

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襄餐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　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肩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飢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仍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

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為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

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十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

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嬴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勳戚　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

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富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准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求今日之急則有下策區區修補近年弊利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

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每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為實利則額鹽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　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可也蓋私鹽行由鹽竈戶不葬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華近年大包之弊華近年勸借米麥之弊華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無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遷同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

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
又與接濟利病切為欣戚邊方腴粟共為一心兩都
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
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故邊地愈
闢邊方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
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
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
竈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雖餘
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
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
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

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何行乎行之而嚴
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
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
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日握其喉
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之徒勤逋逃益甚法之
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
復加七錢尤重矣質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
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
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
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
可禁邊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

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
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
盛行矣官兵擒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
洋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船千百為聚行則烏飛
止則狼跼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軍敢遠望而不敢
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
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狠死刑不忌
前年流劫幾至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
受餌利而為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
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為聚白日挾刃徑行州
縣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

下高拱焉得知之即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柰何再
及數年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抗拒日銳拒捕之
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
罹罪辜以逃生出不意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
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猶豢所極逐有不可
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
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窮弊源惟末流之防猶
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悵衛引為陂堰鑿為溝渠以
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沒其淤土厚其隄

防則愈沒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
鹽法事例叢瑣無益賸置利祇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令

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輙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治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効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兩廣鹽利疏　黃佐

照得兩廣用兵全資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於商而不取之於竈蓋實丁所辦之鹽則專客商支給並無額外徵備軍門之數商人支額官鹽有限收買私

鹽數多私鹽之利遠過官鹽數倍自天順成化弘治至都御史葉盛韓雍吳英宋昊屠滽秦紘閔珪唐珣鄧廷瓚劉大夏潘璠熊秀并臣等相繼總督軍務於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勢難革而法難行所以或奏　請施行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於行鹽地方各立鹽場廣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彼投稅者正鹽一引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五分餘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一引更有多餘鹽斤許令自首免其沒官每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槩也相沿行三四十年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

年用兵勦賊買糧賞功等項甚為有賴正德六年兩廣監察御史解冕條陳十事內一件議措軍餉查得先該戶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課提舉司鹽引從梧州往廣東地方并湖廣衡永二府發賣每鹽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艾璉雍見得收積米多議令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四引官鹽一引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御史秦紘案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仍前照例抽收此外又有多餘鹽斤准令自首每引抽銀二錢蓋正鹽一引止帶餘鹽一引乃　祖宗成法一引許帶餘鹽六引巡撫權宜茲欲止帶一引則軍餉無

處措辦合無酌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抽收軍餉如往南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清遠肇慶及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發賣每引納銀七分其在廣州雷廉高瓊等府縣往欽州靈山嶺運廣西發賣者餘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官鹽俱免納銀但有夾帶多餘鹽斤盡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不致虧少等因已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查照兩廣係古百粵之地民猺雜處寇盜縱橫歲用兵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連年水旱相仍人民饑饉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

供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處有銀兩各有頭目難把別項動支遞年征勦因地方廣闊山嶺險遠所調漢土軍卒多則就用十萬之上少亦不下六七萬之數方敢行事況賞犒出軍將卒并各處守官兵及修城船打造銀牌買辦紅料硝黃制造軍兵器械收買馬匹鞍轡等項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賴於此舍此再無出辦之路論之者但知鹽利銀兩收有前項數目執稱甚多欲要減免其費出之多關係之大遇急無辦之患臨時缺乏之憂皆所不顧是以不及其事者隨人意言之甚易殊不知當其事者利害切身值之亦甚難也自正德二年查盤起解之後倉庫逐無餘積此一舉動輒就告缺乏況商人許令自告仍有不盡之數令自首則私鹽甚行肆無忌憚又何可言是縱客人以罔厚利虧軍餉以悞大事其為靖安地方之計甚非所宜鹽丁萬無相干以此而恤鹽丁非臣所敢言也況鹽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問罪鹽免入官惟以此數而責令出辦法為甚輕而賦納亦甚易俱欣然樂從略無難意今益商人而縱私販虧官課而悞大事以此而措置軍餉又非臣所敢知也但用兵惟此糧無以聚兵非賞無以勵功書曰倚乃糗糧倚無敢不遽汝則有大刑孟子曰師行而糧食古有明訓今惟欲希寬恤之美名而不顧地方之大患論事者臣固不言其非盡善之謀其行檄議處者或亦似無遠大之見此其經久可行之法否乎即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則軍餉日虧錢糧日減遇地方多事聚兵無糧賞功無物臣等束手無措未免具奏　請給內帑縱蒙俯允而往返稽延悞事非細況前項事情行之年久上下皆便商人甚為有益絕無怨言決難輕議設有餘積收貯在官足彰　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侵欺有罰誰得而用之孰得而那移借貸伏望

皇上念邊方多事軍餉關係甚重乞　勅戶部查議

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令後遇有裝載鹽斤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聽臣行令各該盤鹽委官仍照遠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數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糴糧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沒官犯人照例罰發充軍各該官通同受囑容隱不舉事發俱問擬枉法贓罪一體照例充軍仍乞著為定規永遠遵守其事體重大非臣愚所敢擅便伏望

聖明裁斷施行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為改亂如此私鹽之禁猶存奸貪之罰有在倉庫已充軍餉自足逐年用兵行事而供應自無缺乏之憂矣該戶部覆題兩廣地方逐年用兵其軍餉貿糧賞功等項常費甚多故先年提督都御史葉盛以至本官俱以錢糧無從出辦知私鹽商販數多勢難盡革法難盡行或奏　請施行或便宜處置取彼之私濟我之急則亦甚為得用而御史解冕在彼巡鹽甚酌奏處使得止帶餘鹽三引其夾帶者不准自首則鹽法固當如是軍餉或有不足及宜處置今又具奏相應依擬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照本官受　朝廷重命總督地方凡此事情俱得便

轉行本官并帶管巡鹽御史今後遇有商人裝載鹽斤前往廣西湖廣江西行鹽地方發賣經過梧州南詔等府聽從行令各該盤鹽委官仍照遠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每引免其納銀一錢五分其外夾帶多餘之數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糴糧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俱要盡數盤出沒官人犯照例問發充軍各該盤鹽委官通同受囑容隱不舉事發俱問擬枉法罪名一體照例充軍若總督衙門并布按二司守巡官收支前項鹽銀不能體公舉法至有泛濫許巡按御史舉奏如此則軍行之資既有所出商販之禁亦得體而可經久常行矣

浙直鹽法疏　周用

照得蘇州府太倉崇明崑山常熟南連松江浙江海鹽一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松江分司虛設私鹽既行徒黨日衆盜賊隨起若先年施天泰龔騰近日王班顧董琦董璉王棟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鹽既而結黨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讎殺雖旋剿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衆販鹽失今不為之處將永禍患尤

大處之法惟在浙西鹽貨流通餘鹽皆有下落使鹽徒解散方為有益緣各鹽場俱有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外松江分司鹽場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亭有浦東袁浦清村清浦四場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場內除清浦天賜堋海外實該六場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二引折一丈引各四百斤共五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其轉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餘兩內二縣水鄉竈丁無徵鹽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於二縣秋糧內包補華亭縣迫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餘兩

前項鹽課俱係竈丁出辦餘鹽却不許變易前項無
徵課銀俱係二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鹽亦不許轉
買食用餘鹽既不許責又不許買官司又不給價若
不私相轉販何以存活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
私鹽宜塞其實商鹽未嘗不塞私鹽未嘗不通然商
鹽之塞官自塞之私鹽之通官自通之蓋商鹽以引
目為名利在買求夾帶既不繳退引官司以盤掣為
名利在縱容夾帶又不追退引所以商鹽但求苟免
捕獲其實滲漏影射居多故謂商鹽未嘗不塞官司
巡捕私鹽一向通同作弊其實家戶俱食私鹽故謂
私鹽未嘗不通鹽法至此豈惟商鹽不通併商鹽亦

俱變為私鹽各處私販鹽徒相聚為害難以處置所
以處置之方專在處置餘鹽且竈丁煎鹽辦課即是
民戶種田辦糧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惟竈丁辦
課餘鹽却作私鹽一切有禁況鹽貨實出天地自然
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為今
之計莫若將松江分司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場各
該若干本場竈戶每丁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
排甲法則立為三限修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
運司前來住劄及時聽令商人入場收買責令總催
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天色晴乾雨濕逐
日開紀另報運司查驗量為遲速課銀未完就於地

頭嚴禁鹽貨出場中間若有先自辦納課銀停鹽擅
價者聽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并巡鹽
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貿陸路
肩挑背負并水路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
及越過行鹽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
開禁各竈丁既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
人既知餘鹽許容平買必不營求夾帶其餘人等亦
知餘鹽不禁轉賣必不冒法聚衆興販前項越境淮
鹽無處發賣不禁自止日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為商
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
縣水鄉竈丁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

徵之數如或鹽貨流通價值低賤仍聽竈丁免納折
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為存積亦可漸復召商開中以
實邊儲之法或謂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来亦
自不同如洪武年間煎鹽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
俱屬官物其後鹽課立有定額其外餘鹽亦有本場
收貯給與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鹽一是原領在官
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
此後煎鹽工本既不出於官竈丁餘鹽又不為收買
惟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處置但餘鹽決無委棄之
理鹽徒決有聚衆之勢官司決難去通縱之弊地方
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末流之

弊遂至于爭民施奪誠為可慮伏惟詳議早見施行
則民生國計幸甚

處鹽法以濟邊儲疏　郭鋐

近該兵部尚書張璁等會集　廷議以禦虜防邊內
開足邊急務莫過於清理鹽法欲查照先年高明黃
瓊事例推選精通鹽法有心計都御史一員專一整
理長蘆山東淮浙四運司鹽法仰荷　宸聽俯賜俞
允臣等待罪該科反覆計慮輒敢冒陳臆見切惟
國初主鹽課以佐軍需巡鹽有御史司鹽有運司有
提舉司所以綱維而統理之者官亦備矣因鹽法不
通雖常節差重臣請
勅前去清理但令雖密秖事
殫文移往來動經以年其涉歷不逮利病未悉未免
顧此失彼坐糜歲月其事務難周不便一也各該司
府州縣官員隸屬非專服聽易玩每遇文移多假他
事延緩清理衙門亦以官專事冗莫能盡法相因苟
且俱致廢弛其體統不嚴不便二也又四省巡鹽御
史皆以天子命使勢既不下且各以專理鹽政為職
中間必有區畫自分彼此意見不同動遭滯碍而亦
難遵守其法令不一不便三也是以皆先後相承墜
故襲常簡命雖篤建立則疎飾虛器以糜重祿徒增

額外之擾耳查得嘉靖十三年四月內該戶部尚書
許讚等題為再議鹽法歸一衆論以圖經久事奉
聖旨這鹽法係足邊務　祖宗俱有成功近年全被
內外勢要官員通同奸商買窩高以致阻壞流弊
滋甚你部裏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
照成法查處清理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使盡一
可行文書到日限三月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臣
等有以仰見我　皇上神謀睿斷經國早民之至慮
矣吏以持法法以昭治得其法以振汎之則官不必
備而事無不濟　國家之鹽政條貫精密品式具存
法未有不善但行之既久積弊漸滋始鹽一引納米
二斗今則加至數倍未已矣始召募者皆正商今則
豪右之鬻鹽者日集矣始商利其有成樂趨事今者
行文拘牽展轉逃徙矣始課羨額盈足裕邦費今則
逋欠殊深軍需久耗矣司國者可目擊凋弊漫弗注
意也哉各省民運積欠地方委多災傷各邊歲用不
敷奏討日告危急餘鹽之開邊解部法孰為良年例
之賣窩買窩弊何以革某運司餘鹽須增引若干方
可盡收某運司餘鹽須增價若干方為便商弊在運
司者責之巡鹽弊在邊方者責之巡撫使事體得歸
一宜邊儲有數年之積不狃於目前而經久可行
不惑於浮議而官民俱利在今日所當深求根極要

領之論固不必循襲故事而拘拘於清理之設也
望　皇上勅下吏部將清理鹽法都御史暫為停止
申　勅戶部查照前　旨行令各該巡鹽御史會同
撫按官將應革事宜裁酌量立嚴限奏聞准復即令
該部會同多官博稽往迹裁酌衆謀從長議處具
請定奪則官無冗員事無費法人心不搖邊儲自裕
動可戰靜可守雖有黠虜侵軼之患無足慮矣惟
聖明留神采納臣等無任隕越仰祈之至

覆處鹽法以濟邊儲疏二　李如珪

先該戶科都給事中郭鋆等題前事已該本部覆題
奉　聖旨變亂鹽法起于餘鹽邊餉不充私鹽盛行

正由於此這餘鹽着革了只遵照　祖宗朝鹽法舊
規行便查具來說欽此臣等伏覩　大明會典內一
款鹽場竈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夾帶餘鹽出場及私
煎貨賣者同私鹽法百夫長知情故縱及通同貨賣
者與犯人同罪又一款凡起運官鹽每引二百斤為
一袋帶耗五斤經過批驗所依數掣擊秤盤但有夾
帶餘鹽者同私鹽法若客鹽越過批驗所不經掣擊
關防者杖九十押回盤驗又問刑條例開一越境興
販官私鹽引至二千斤以上者發附近衛所充軍
原係腹裏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其客商收買餘鹽買
求掣擊至三千斤以上者亦照前例發遣經過官司

縱放及地方親隣里老知而不舉者各治以罪迫追
官員乘機興販至二千斤以上亦照前例行法律例
昭然永宜遵守近該臣等會同各衙門官員參酌議
擬餘鹽事情委屬未當欽奉　明旨變亂鹽法起于
餘鹽邊餉不充私鹽盛行正由于此這餘鹽着革了
只遵照　祖宗朝鹽法舊規行便查明來說欽此查
得兩淮額課鹽共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一百斤兩
浙額課鹽共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
十九斤二兩長蘆額課鹽共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
十五引八十六斤山東額課鹽共六萬五千三百四
十八引一百八十四斤七兩並無額外餘鹽之數本

部每年各邊開中額派并補歲用不敷俱係前項正
額引鹽至于餘鹽委係近年新增應該革去但嘉靖
二十年以前開中者商人有已納餘鹽價銀在于運
司未曾起解有已下場買有餘鹽在官見今聽候掣
掣納價所據前項鹽價并一應事宜似應通行議處
欲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兩淮兩浙山東
長蘆各巡鹽御史即查嘉靖二十年以前開過各邊
引鹽如商人齎領勘合投到巡司派場支鹽價銀在
於運司未曾起解者或已下場買有餘鹽在官聽其
掣掣取納價者即將前項價銀作急差官轉解發太
倉鹽庫收貯以為濟邊之用自嘉靖二十一年以後

開中引鹽每引遵照舊規只許正鹽掣挈其額外餘
鹽盡行革去如有夾帶多餘之數就便秤沒入官應
變賣者運司照依時價變賣價銀解部仍嚴加禁革
販賣私鹽有罪人犯查照律例從重究治如此則宿
弊頓除人心警畏鹽法疏通而邊餉亦攸濟矣奉
聖旨這鹽法為餘鹽所壞積有歲年坐損邊儲國計
非小前後變法官員既往姑不追究你每既查議明
白都依擬自嘉靖二十一年起開中支給掣挈禁革
事宜你部裏還立科條備行各邊各運司務在着實
如法遵行欽此臣等遵奉　明旨將各邊并各運司
開中支給掣挈禁革一應事宜逐一查議明白開立

科條欲候　命下本部轉行各邊巡撫都御史巡鹽
御史及管糧郎中并運司務要着實如法遵行伏乞
聖裁　一今後開中引鹽如有權豪勢要之人投書
囑托及積年無藉之徒占窩賣窩買窩等項作弊各
該官員即便拏問從重治罪應參奏者徑自參奏其
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若有阿諛奉承聽受囑托
及狥私作弊者悉聽巡按御史訪拏究治　一本部
置立印信文簿八扇行令管糧郎中無郎中去處行
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銀數
目若干方與准行隨將商人年貌籍貫登簿給與勘
合實收事完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

候查驗若有詐冒嚴加根究干碍內外人員一併參
究奏　請定奪　一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每遇
開中務查本處急缺糧料草束城堡方許定與數目
令商人上納選委廉能官員監收完足呈報重覆奏
官查盤明白其糧料草束務要新鮮乾潔不許揑和
糠粃沙土及腐爛不堪等項亦不許將積有餘剩糙
草去處希圖價賤重復上納及孤城遠堡通同作弊
并假以按伏免支等項為由有名無實冒破錢糧致
使利歸奸狡軍士不沾實惠　一本部移咨都察院

轉行兩淮兩浙山東長蘆各該巡鹽御史自嘉靖二
十一年以後開中引鹽每引遵照舊規只許正鹽掣
挈其額外餘鹽盡行革去如有夾帶多餘之數就便
割沒入官應變賣者運司變賣價銀解部轉發各邊
應用仍嚴加禁約興販私鹽者有罪人犯照依律例
從重究治

陳言鹽法疏

王朝用

兩浙轉運司查稱成化二十年以前兩浙運司額鹽
俱是徵納鹽斤聽候客商報中彼因徵鹽留待年久
走滷消折負累虧丁而御史林誠欲將成化二十年
以後鹽課一半折納銀兩每年十月解部亦是權宜
處置非立法之本意　臣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
南而鹽利尤為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

北而糧芻尤為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糧召商報中鷰之飛糧輓芻誠為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勢有六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　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竈丁亦不甚充額鹽尚有四十萬有奇近来民間生齒漸繁而竈丁閒曠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濱竈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請煎燒易于辦價況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

價者亦一時優恤竈丁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来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竈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于關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有奇每引折銀三錢三分共該解銀五萬二千七百有奇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項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鹽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兩之數若并割算餘鹽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該銀一錢共增解價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有奇較之折價解京已增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兩此其

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銀到部轉運發邊未免限于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亟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耕者所獲除納完稅糧之外自有通功易事之理竈鹽既減半折解則納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為變通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于犯法此興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蜂集而来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必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又於私販是禁則忍淡不

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為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哉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来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賣官引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已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收竈戶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徧充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鹽價可得而平私販亦不待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時巡鹽御史有奏開殘引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有旁引私

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為
要所有先年　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
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商為名是矣寃
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
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
率多辭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
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
販易息邊儲充實　國課不致于缺少商人得利鼇
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
前年分解過價銀到部者名為空額與例消礙不開
外以後年分有額課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者不必
方之幸商竈之幸也

罷征邊關商稅以通貨財疏　劉頡

臣切惟　國家安邊徼而無損於生民不貽禍於
來世在　祖宗立法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
事之臣哉夫　祖宗朝當先為之矣有待於今日興利生
一不稅其二征於彼不征於此非不廣濟防之費也
亦非無所為漫不為之所也其體國之深憂慮患之
至計有非私智邪謀瑣瑣小夫所能窺測其為　聖
子神孫萬世帝王基業之慮蓋不淺淺焉臣嘗稽夫
古帝王之治天下所以抑末固非利其利也關譏不
征所以禦暴誠不忍病民也我　太祖　太宗奄有
寰宇法古以治內而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外而府
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有河泊所之設鹽鐵則
有場冶之設至於木竹有工部抽分廠之設舟船有
戶部鈔關之設其取利於民極為纖悉而周密矣顧
於治邊諸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　陛下纘承丕
緒遠追古昔近法　祖宗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
皇店之數凡以病民而固邦本之心而　陛下之心即
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而　陛下之
政一古昔帝王之政天下臣民稽首欣慶其老羸者
咸願須臾無死庶幾見　德化之成也今太監李能
不能仰承　德意圖惟治理顧乃陽假修築邊關之
名陰謀清漁獵罔利之私計欲於山海關抽取往來
客商門單使用以備城堡整葺修築之費上以煢惑
聖聽使　陛下聽之而無可疑下以掩蓋公論使天
下非之而無可舉事若出於至公心實慊夫規利信
有如該部之所奏論者誤蒙　陛下允從其請而亦
禁制其弊不許侵欺此　陛下之心雖有在於利國
實又懼夫病民真公天下之盛心也然古人有言

聖一利不如除一害誠使李鮭之請一出至公而
私有利於國不病夫民臣有知其決不可從也何也
夫商賈小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海之遠冒關塞之
險以負擔石之貨正欲圖錐刀之利以為生耳且所
經過稅務部廠驗稅抽分輸於官者屢矣令復抽取
門單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沿
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稀少民用不貲未免仰給客
商今若又使客商告病則財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
民用又安所取給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又況　祖宗
設立邊關止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小
有坍塌摘撥軍夫隨時修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貲費

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備
虜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小民錐刀之利以為
國家飲怨生禍之胎也此其不可者三也矧財者民
之命民之有貨財猶其有脂膏骨血也今使剝民之
脂膏吮民之骨血以戕賊其命則怨心橫生而禍不
可測矣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變今使激
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奴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
卒夫豈不為　國家盛治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
孟子有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
為暴臣願　陛下慎勿蹈其言也臣愚莫識忌諱
伏乞　陛下重念邊關干係匪輕毋規小利致肘經

江西把總王佐奏切照缺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而致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敷分償債主經手官旗畏債主逼討膽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舡隻逃回膽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舡糧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賠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斜面重大以致拌欠籌解

借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腳貴輕貲不足借債賠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營幹己事假以雇腳買糧為由誆借債負貽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貽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衡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區處設法改拔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觀古之漕運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臨淮置倉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良

策以臨淮置倉為言是猶以一木而救大廈之傾也李沆之法以江淮發運使副各一員分主六路歲終課其殿最而賞罰之今漕運衙門止一總督一參將一僉書一把總一指揮一千戶一百戶一所管運軍十二衛所而已事權不一責成不專此李沆之法不可行也臣愚以為宜仿李沆之法添設漕運官員分理運務庶事權歸一責成有專而積債之害可除矣臣又聞運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謝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近今年久因循廢弛

劄令漕運衙門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為我　陛下條陳之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月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為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緩於催徵恒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饑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以至　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

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數兒妻軍十人領舡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

亡者仍又賴此雇人牽挽中間恐饑輸力者不與鑿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齎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雇車及進倉使用幷買蓆板等項之數近来車腳大貴使用頗增萬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給事中王弘誨題稱各倉收糧官攢人等通同作弊將好米攙和糠秕及將米中攙和沙土等項名色通同侵盜以致小民納糧艱難本部郎中幷漕司把總官各一員領　勅處分以平之車戶腳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識者追思徒興感歎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曬揚恐悞期限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曬揚太重或以易換蓬篙索纜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掛欠今若又將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軍赴行有鈔買也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已先年間鈔買值錢儘數買辦紮薪蔬鹽之用即今一歲所得不敷一飽之需縱若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據加米一節先年屢常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

一時之急亦可以少濟揆之事體此亦相應如蒙它勅戶部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移本部監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候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明著事非由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幷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止原券對衆燒燬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員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斂或因把總衛總等官營幹私事假公侵漁以致累債就便指實參奏以從重譴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清查著為定例

撥運倉糧疏

劉大夏

臣惟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通塞亦由乎天時若遵泉濬渠築隄撈淺之類皆可以人力為也至若雨澤之愆期泉脈之微細則由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為也思得揚州一帶河道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接濟去年湖水消耗河道淺澀運船阻滯比到張家灣等處部值秋雨連緜腳價高貴每銀一兩糶糧八九石原領兌米雇腳不敷以致軍士

借債實船轅補上納至十月終方得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有未到衛者今年楊州地方仍前乾旱河道愈加淺澀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慮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即今張家灣等處腳價比之去年有兩時月頗賤所宜議處乞　勅戶部公同總督糧儲內外官員從長計議出榜召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趁今路乾之時令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上納管糧主事等官躬親監臨平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弊就與該倉支與糧米淮作腳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升則人嗜利而樂為之

運納運勾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日若遇天雨却令將該運京倉米糧照斛照數於通州倉上納每石仍照今次納過腳價米數令其抵斗稍加斛面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願為之出備合用整倉蘆席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遲悞而軍士亦得以便息矣

贊運糧儲疏

唐龍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用把總尤漕運要宜裒集衆聞參合三事一曰立團造竊以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為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粟崙州縣猶易解納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月糧為造船之用是奪其食而奪之無惓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厭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尅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

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造其湖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為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居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為七年每年實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為畫一之道也合乞自嘉靖九年為始查照清江滿事例於荊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滿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荊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俟除豁免其辦納永為定

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　二曰慎舉用天下之事履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以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兌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爲之斯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說正如是也況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歷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爲之則人人思奮譬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

官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情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畧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內熟知運事者推補題奉　欽依推用其爲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至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　三曰嚴事例竊惟輕齎乃正糧腳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不虞濟軍士之急也柰何近年輕齎之法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

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士有卒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籌借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輕齎銀兩同正糧派徵幷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齎一時兌足行糧亦即給領俱限同軍士交割在船輕賚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逢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以時盜賊不足虞而軍士得沾實惠

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漕例疏

俞諫

漕運糧船先年海運至京俱經文武大臣建議開濬會通河分十二總遂罷海運其歲運糧四百萬石內蘇州邊儲獨遮洋一總尚留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軍船俱於小灘鎮等水次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仍由海道以抵薊州天津二倉上納成化間又因海道不便姑自小直沽開通新河一道當將遮洋海船每二隻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隻旗軍六千三百名時船隻運道雖改

衛所官軍俱仍舊役雖或愛禮存羊而其地理之遠

近往来之总緩軍船之狼狽糧運之稽遲誠有如御
中趙戴之所言者矣至若河南一總上下淮江催儹
甚遠不免顧此失彼而趙戴又復言及皆切漕運要
務查得南京淮揚等一十三衛官軍昔因習知海道
在於遮洋今日既由新河儹運却乃空身自南趨北
不惟途路艱辛人情事體甚為不便抑且江北船多
摘撥江南就兌加費過江一三脚米而南京行糧亦
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惜況遮洋近年議准折色
數多軍得減存但辦料數少食糧則多亦應區處及
查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二倉不惟道途甚近抑且
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允便所宜改撥合將遮洋江北

淮大高揚長淮五衛旗軍三千三百一十二名照舊
不動外將此直隸總下德州天津等九衛旗軍一千
七百六十四名併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
州左泗二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抵南
京速運共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石
舊額仍於遮洋總處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
酌派以蘇軍困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
下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分為上下江
二總就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仍每船十名船不過
百亦各存與過江米六升却將原一三裁去七升各
軍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糧下江者兌蘇松常鎮四府
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浙江不盡之糧通為十二總其
南京二總每年却分浙江二處儘總撥兌餘船方撥
江南至若浙江等總軍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酌派
事不大害不必槩為更張其改撥遮洋行糧查照議
單壯直隸者仍舊二石徐州左泗二衛俱照淮大二
石八斗如此庶水軍左等八衛得以就近領兌江南
之糧免駕空船赴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投催儹亦免
往来督兌之難則遠近適均水程順便而糧運不致
稽延且行糧腳米亦得以少省矣

漕例疏

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来定
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行中都留守司衛
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分為十二總歲
運糧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
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楊子大江
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州清寧東昌臨清
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
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儹運也其直隸德州天
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
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
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

一重於更南漕運官軍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
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
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
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
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掣閑曠其北直隸一總
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
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戡存辦料官運輸流代運赴
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今將掣
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
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
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閑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

見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掣回在衛餘丁七百名照
舊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
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
處衛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每石連加耗
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
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輳補舊規不致破
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桔之
利最為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
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積
餘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于此查得南京兩總所
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

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雇船裝運儀真
上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
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竝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
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
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屢經議奏
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
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
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
船隻不過壩與雇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
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
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

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
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為
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
運軍甦息矣

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

王宗沐

據管理漕務右參政潘允端徐州兵備副使馮敏功
海防兵備副使陳耀文會呈奉臣劄付前事督同淮
安揚州二府知府陳文燭徐尚persona得遮洋總先年原
領南直隸淮大等六衛北直隸德州等九衛官軍俱
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內六萬石於天津倉
二十四萬石於薊州倉各上納其船雖稱遮洋止淺

海三十餘里即抵劍倉程途不遠今議海運以南糧自淮安出海達天津計程三千三百餘里非暴若遮洋之比止宜特設海運一總至於糧米非就近撥派則起運不便船隻泝海遠涉利在乘風非堅整巨艦不可以赴洪濤非高大蓬椗不能以任風力而駕船之人非沿海衛所習見海波者不能駕使所據應運漕糧合無將附近淮安揚州二府共該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每年盡數坐派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四百二十六隻外裝把總運官船十隻細估合用打造木植等項工料每隻計該銀三百七兩零及查原屬遮洋總下淮大等六衛官軍為數原

少又有事故缺補不足領運應將額兌淮揚二府糧米江北揚州總下通州鹽城二所浙東總下寧波台州温州三衛浙西總下紹興衛下江總下太倉鎮海二衛各濱海地方官軍撥湊定擬仍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各軍固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止令各衛所每船派撥旗軍九名仍將原船餘下軍人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年於淮安山東地方顧水手一千三百八名每船分配三名攔頭執柁以足十二名之額其海運把總細訪江北衛所並無堪充官員似應就於原委試運山東各衛所官員內推舉庶委用得人等因

到臣據此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該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題稱乞將遮洋議復以圖海運仍要廣集衆思裁定歸一之說該本部覆議遮洋一總議革未久所當亟為查復無宜訪求海運故道以備緩急近據天津管倉員外郎胡泉揭報山東撫按差委靈山等衛指揮王惟精等五員各駕海鵬船一隻每隻裝米四百石水手八名工價一百兩自淮安開船沿海灣泊計四十日至天津告驗交卸回還等因觀此則淮安海道似有可通但未經有山東撫按具題九所經由道路及防護官軍必須查勘停妥又遮洋一總其名雖存然先時止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自嘉

靖年間又於內開一小河以抵劍鎮今欲一旦涉海運餉須另造船隻撐駕水手併坐泝其處漕糧通應漕司拘集各總悉心計議具題前來方可通行會議恭候　命下一面備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先將遮洋一總照舊議復原額其海運船隻水手及坐泝糧米等項作速計料又海道係山東地方一面移文彼處撫按細加查勘經由道路果否通行防護事宜有無素備速行議處明悉具　奏以憑會議上請　宸斷等因又准本部咨為勘報海道事該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巡按御史張士佩各題稱勘試海道先差指揮王惟精等運米二千石自淮安入海至天津

交鈔後差鎮撫宋應期等運小麥一千二百石自淮
州入海至天津上納中間程途不遠運行便利乞要
循行傍海潢道以備海運該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
移咨漕運總兵都御史即將近便地方漕運量撥十
二萬石以上作速運赴淮安如各處赴瓜儀兌運事
體曠揚乾槩務在四月以前趕東南風柔始便利涉
工部即動支節慎庫銀一萬五千兩差官解運漕司
轉委各兵備等官分投雇覓堪用堅固海船裝載前
項漕糧其多寡悉照山東二次委官運過則例不得
過多以致遇風難於轉柁此書冊所載海人契緊之
語一面選委督運把總及千百戶等官管轄旗軍無

同慣熟水手駕運其雇覓水手銀兩暫於淮揚商稅
內動支一萬五千兩如商稅銀兩不敷前數即將淮
揚等府所貯撫按贓罰湊補後不為例其領運把總
指揮等官若一年無欠者漕司即從優賞獎薦二年
無欠者仍聽特薦破格超陞各項差撥防範事宜開
載未盡者俱聽漕司與山東撫按等官臨時悉心訂
處可徑行者徑自舉行應奏　聞者具奏　定奪等
因節經題奉　欽依備咨准此又准山東巡撫都御
史梁夢龍咨稱查自淮安起至天津止共計三千三
百餘里內或口岸或島嶼可以灣泊去處或礁石或
淺灘應該迴避去處俱設立標記及精選慣熟水手

四百名分裝糧船指引海道分委官員海防等項事
宜開款咨行前來該臣一面酌量派撥近便地方隆
慶六年應運漕糧淮安鳳陽二府每府三萬石揚州
府六萬石共一十二萬石雇募海船選委指揮千百
戶等官管轄旗軍無同慣熟水手由海運納俱已齊
集候夏初遣行及一面督行各運糧把總赴淮計議
緣各官交糧回運恐致悞事隨行管理漕務參政及
徐海二兵備道公同淮揚二府掌印官逐一悉心酌
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
方總兵官保定侯梁繼璠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士
佩議照　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脈血脈通

則人身康漕運通則　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
之軌也我　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
壅夫何近年以來事久弊生千瘡百孔又以黃河泛
濫漂流數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
矣以故都給事中宋良佐職長該科目擊時弊有此
論列欲復遮洋一總以通海運計遮洋止是一程稍
掠海面本非放洋遠涉然揆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
散之船復建一總以行海道為　國家備長遠不窮
之法爾查得遮洋總原糧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
年因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革將軍船分派各總之

國計大有裨益且經各道府會議僉同相應通行邊
議開立條款通請　聖裁且發帑雇募今歲既已試
行則派糧造舟明歲自當定運河海並輸　國計更
裕自此　聖明足食之慮稍可少紓矣夫自平江伯
開濬會通河以來海運之不講已久其後科道之條
陳鄉會之策試名臣之著書欲舉行者不一而足然
卒莫之能用也近臣備員山東嘗條斯議而適巡撫
都御史梁夢龍經濟抱才忠誠體　國毅然以未試
行底績無壅事獲上聞恭遇　陛下聖明英斷輔臣
恢張　廟謨遂出帑銀委督漕司募載而今四方始
知海道之可通行矣然議立於初見之時則群情未
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縉紳之慮
不過云海上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
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
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迴避靡地
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聞可駭昔
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
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
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
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
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
驗即以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

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後
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
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於是者
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
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
據岐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
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
以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泗是有水通利而無險
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
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而南
通大海以為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　神京

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實塞不通焉豈非太
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
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為之
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
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
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
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
於海者彼以夷陋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於事河也
彼又以為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
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
靡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

停此腰脊咽喉之壅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不
可攻也若我　朝太平重熙累洽主於河而協以海
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後腹下取
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
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
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
則東西相衛也至宋時直犯大名則已稍南矣我
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壯向也乃
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闖家口支出小河近符
離靈壁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壯而直東南途益遠而
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漠武之

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
為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流大臣之
與　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變色
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
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啟門焉
防中堂有客而看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
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豈其肯誤　聖
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臣以為趨
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
議而詳布其愚惟所有　請銀造舟張官改額皆係更
革統乞　聖明采擇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

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
或欲即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惟意所欲復久廢而
足儲蓄誠於　國計至急且切不當復惜更費以
失久遠之利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一定運米查
得隆慶六年分奉例量撥海運漕糧一十二萬石原
因試行為數額少不成一總規制今且造船實運自
應定撥額糧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揚
州二府歲運兌改正糧二千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為
額盡派海運以復遮洋一總之數除隆慶七年已有
截留缺船糧米二十二萬六千五百八十七石七斗
六升聽備支運外其自隆慶八年以後俱行淮揚二

府各將額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終旬調集
各該官軍赴淮并募攔頭柁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
近便水次如揚州府屬儀真通泰如皐海門泰興江
都七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二州縣糧
米運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邳睢宿
沭鹽城寶應九州縣糧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
海州贛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地糧米就於本州
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管糧官
押同糧里就以隨糧原徵水脚銀兩雇船裝運定限
二月終旬齊到前定地方戶部管倉主事督與官軍
對船交兌開幫以免入倉煩費如有過期者照依議

軍無糧事例參究若二府地方遇有災傷改折
臨時揀派附近鳳陽等府糧米湊足前數以為定
而鳳陽等府水次則當坐於泗州盱眙為便益伏乞
聖裁　一議船料照得每年定派海運漕糧二十萬
一千一百五十石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
四百二十六隻外造漿把總運官共船十隻通共船
四百三十六隻臣先行道府各官拘集匠作及有海
船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漿水并什物等件約虛
二百石外實止裝糧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
百七兩零臣恐多開隨委造船廠并料先造樣船一
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九十兩適臣移駐揚州催儹

糧運彼時親率漕務參政潘允端海防副使陳耀文
及知府等官徐尚等詣船驗看咸謂板植堅厚釘艙
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改造臣思旗軍領
駕則視為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
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則海船
當以十五年為改造之限乃得適中臣查海運雖自
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便且清
江衛河二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即常年買木召匠
打造尚且不前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二百隻
錢湊用備行浙江等司府各候前船及
專委督糧道參議劉翻督理其餘二百三十六隻在
於集木儀真地方設廠專委海防道副使陳耀文督

理合該催王官員聽三道自行選委務期如前式堅緻
其有違壞者責在三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真稍
賤每隻量減銀四十兩實該銀二百五十兩共銀六萬
萬兩儀真造者每隻仍給銀二百九十兩共銀六萬
八千四百四十兩二項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四
十兩臣查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二百石是
海船一隻抵河船二隻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
合將各衛所額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造補
即以各船料價打造海船計算前船內清江廠造者
該扣三百九十隻每隻料銀二百二十四兩五錢七
分零共銀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浙江廠造

者該扣二百五十隻每隻料銀九十二兩共銀一萬
三千八百兩下江廠造者該扣二百二十四隻每隻
料銀九十三兩二錢三分四釐共銀二萬六百一十
六兩二錢以上通共該銀六萬九千九十八兩五錢
俱應於清江抽分并浙江布政司及蘇州府歲額軍
民料價解用但船未及號料價無徵先儘臣前題漕
庫收貯向在贓罰等銀借足三萬兩及借動清江廠
寄庫抽分年例正造大料銀三萬九千八兩五
錢湊用備行浙江等司府各候前船及號改造之期
扣解料價補還尚有不敷銀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一
兩五錢臣又查今歲浙江改折糧二十二萬六千石

該扣減存軍行糧月糧抵料賞鈔共銀一萬六千二
百四十七兩八錢八分湖廣改折糧一十萬六千一
百三十二石六斗五升該扣本省減存軍月糧抵料
銀三千六百兩并前折內該扣應給各衛旗軍行糧
銀五千一百八十四兩共銀八千七百八十四兩又
河南布政司未解班匠銀六千六百九十九兩零俱
係正額造船之數均應催解此外仍少銀一萬七千
六百一十兩六錢二分別無區處必須暫為借用方
克完造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准將廬鳳巡按御史
例解贓罰銀六千五百兩淮巡鹽御史贓罰銀九
千兩并巡撫例解贓罰銀二千兩及借備賑府州

縣贓罰銀一千兩六錢二分奏足料價待候清
運積有減存等銀補還起解仍乞轉行湖廣浙江河
南各巡撫都御史嚴督布政司掌印官勒限查將前
項行糧等銀刻期徵完湖廣銀兩就彼收貯聽臣找
解湊造海船二百隻浙江河南二省俱各解淮發造
緣此銀皆係扣定必用之數一面先將在庫不拘何
項銀兩借解以濟造船一面徑追前銀補還原項其
湖廣分造船隻完日并辦桅篷什物責差原造官員
暫撥附近衛所減存運軍樘駕仍量給月糧以資食
用及行沿途稍添人夫挽拽務限明年二月以裹到
淮庶不誤運事完通將用過工料錢糧造冊　奏繳

稽考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十一萬之
但海船所用之料即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增額外
之費其不足者又漕司折糧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
者不過一萬七千餘兩贓罰耳然臣又計之河船清
江廠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二廠五年一造而今海船
則十五年一造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即今加貲一萬
七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二萬一千餘兩　國家開

一百六十年久廢之海運而簡省若此誠轉輸之便
途也伏乞　聖裁　一議官軍照得海運糧船四百
三十六隻合坐派衛分定撥旗軍領駕查得原有遮
洋總下淮大等六衛及通州鹽城二所浙江寧波紹

興台州溫州直隸太倉鎮海六衛俱係邊海地方其
人習知海事相應摘撥分領前船定擬淮安衛三十
隻大河衛五十隻高郵衛三十隻揚州衛五十二隻
長淮衛三十隻泗州衛三十隻鹽城所一十八隻通
州所二十隻寧波衛三十隻台州衛二十隻溫州衛
二十隻紹興衛三十隻太倉衛三十八隻鎮海衛三
十八隻俱倣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猶恐
各軍雖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
非素所經涉況駕使海船惟攔頭一人執柁二人最
為要緊又必須久慣行海者方能不懾合無止令各
衛所每船撥軍九名就將每船餘下軍人三名應支

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歲潛司於淮上及海門
等處雇水手八百七十二名山東雇島人四百三十
六名分配每船二人執柁一人攔頭便於趨避以取
足十二名之數待後各軍習熟海道漸次減雇仍將
原軍撥補各照臣於今歲募船三百隻已分為六小
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為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分攝
以行今既實運自應照遮洋事體設把總一員以便
統束請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山東原運　題
過有名各官如千戶韓禮鎮撫魯礦百戶孟得賢等
五員內推一員量陞都指揮體統莊充海運把總仍
鑄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其領幫官俱委山東原運
各官率領島人赴淮給與行糧起運中或有缺聽臣
於屬下沿海衛所選補以上把總運官待有成效俱
照戶部原題事理陞擢各該衛所止委指揮千百戶
押軍至淮交割免其入海自願者聽至於各船軍士
內有怯弱不慣行海者許以原支行月糧添湊自行
雇募熟識海道的實之人代替回貨之利替者得之
為足用若有餘積專備海船限滿復造料費不得別
項支銷伏乞　聖裁　一議防範查得海運既通米
船來往商賈漸集則他盜之防所宜預加料理除淮
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彼處原有額設備倭
官軍五百餘名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
聽本官調度操守并迤南各沿海地方臣於起運之
蓬什物在河船原係旗甲自辦今海船新造必須官

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海口經行山東
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已經臣移文山東天津
巡海司道等官責令各該備倭守禦等衙門申嚴防
護派土舶之船指引開行其在船應用軍器酒司仍
動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十斤
手銃四把弓二張箭二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
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糧船歷行之途至於天
津迤東係海船入口之地交卸糧米督發剥船催儹
回空俱係榷北犬牙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統容
臣備咨行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可徑行者徑自施行
應奏　請者徑自奏　請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潛消

以不誤大計伏乞　聖裁　一議起剥查得海運糧
船若進天津河口則恐底尖膠淺除水大徑行外若
水偶淺澀已經移文戶部酌定俱用剥船起剥自天
津至石土二壩每糧百石給與水脚銀二兩九錢就
於本幫輕齎銀內動用乞　勅該部轉行天津管倉
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為始每年凡遇海運
糧米船到天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員呈管倉主事移
文查取河西務剥船照前議定水脚剥運糧米前赴
石土二壩交卸轉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糧輕齎銀
兩聽臣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剥船水脚者

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回
南伏乞　聖裁　一議回貨查得海運旗軍柁工水
手冒險轉輸比之漕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
土宜四十擔今海船赴納難容帶載若已卸糧回南
似無妨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每船許帶貨
物八十擔聽便貿易回淮以示優恤乃聽天津管倉
主事每船給與裝帶貨物數目照票一張免其納稅
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臢鹹物并違禁硝黃鐵器如
違定行從重治罪伏乞　聖裁　一崇祀典照得海

運肇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雨考之五行蛟
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二者性皆畏
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肇事未嘗不講
也況是類是禡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衆而又安
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臣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
以鐵鑄而以雞雙成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一
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看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
祀乞　勅該部查議合無行臣每年令山陽縣於里
定編經費銀三兩[illegible]猪羊祭祀每歲開船漕司親
行致祭仍行該縣於均徭內編僉門子一名常川看
守以防傾圮伏乞　聖裁

臣聞立法雖善而積久則不能無弊況弊已極而漫
無可為之法乎運士以實漕政疏　王宗沐

改則未必有功惟尋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完法此
自古圖治之所必先而在今日漕運之尤所當亟者
也運額之缺惟是漂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
然實運軍糈之所由也故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
盜於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諸
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
弊既多防檢難盡自鑿舟沉偽稱漂溺得利而遁轉
相效尤然軍士之所以為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
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
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支行糧三石六斗是
一日二升給之也今自正月起以至於十　月盡無

日不在運中而止與三石之行糧是一日約得九合
有餘之米而漿洗衣服薪鹽醫藥歲時釀飲皆出其
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
給於月糧而今又有梱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
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冒法侵盜夫亦苟為衣食妻
子之圖而豈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臣所謂其情有
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
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為優恤
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
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之民力以為不堪欲請解淮

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為太倉之數而
甚當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請
但臣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為輕齎以
待剥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
太倉臣乞　陛下軫念運士疲困已極　特勅戶部
將輕齎銀數酌為二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
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為三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
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為二四山
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
改為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
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　朝
廷為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臣得稍以軍

法部勒之每五船定為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為
甲長每船置一圓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
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
絡遇淺與淌五船更相援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
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亂盜賣四船旗甲連
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告所在官司即給賞銀五
兩仍許赴　衙門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
治中或暫雇民船一體入編甲不得過幫幫不得過
衛衛不得過總剩四船則自為一甲剩三船則分附
各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督本管之甲而把總則通
加提撕焉兌米入船之後即將圓牌送監兌主事花

押發各縣帶挨甲前行過淮之日臣行查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及沿途兵備衙門分查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陰收檢防之實彼其感　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此法既立漂流掛欠當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更新矣臣為此　奏尤恐戶部據守成法不允臣請臣請逐言其詳　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佐　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也其去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為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改更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久生弊遂成偏累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支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夫惟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民據田廬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兌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卧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曝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鬬於急湍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

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恤乎冒禁騷擾法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浸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為盜者償相胥而潞此待盡之術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部勤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　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　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為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凋不侵不盜以為可久之圖不致仰屋宵旰則其利為甚溥何惜不為此也臣切於為運士披瀝艱辛不覺情詞煩褻干瀆　天聽伏惟　聖明憐而賜俞行焉臣無任祈乞屏營之至

條列漕宜四事疏

臣會同議照漕運為　國家大計關繫至重自今歲之運早而且完則固仰賴上下大小臣工共奉　廟謨而粗革故習矣但孔穴多端非逐一理塞之則弊將復萌事體煩瑣非悉心料理之則利或見遺是以輒陳鄙見列為四條皆有關漕計至切若仰瀆　天聽即令發單開兌期日伊邇伏乞　陛下勅下戶部

速見施行則　國計幸甚臣愚幸甚　一恤重運ノ
地臣惟欲漕事之整者莫先於恤軍而欲恤疲累之
軍者莫利於改折今　國家漕計已幾百七十年其
官軍之疲困惟漕臣親歷而深知之故臣於初任時
曾經題　請百萬改折矣隨該科臣列論謂不可行
也但科臣所持者　國家經常之大議而臣所　請
者乃漕運權時之急策且臣當時所陳不言暫改折
以蘇衛總而言可以足　國儲之病弱之人不云節
飲食以護命而云節飲食以得仙則臣之立論近於
迂闊固宜科臣之見謂不可行也然其事終不可已
而以行止開漕政之興廢此臣所以惶恐進退而終
不容不再　瀆陳也改折百萬不敢再　請其各該
允所乞　陛下特恤重遠之地查得漕屬有糧司府
惟湖廣江西為遠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
州四府為尤遠且經過洞庭之險贛石二十四灘之
惡四處之到水次幾同淮安之抵　京師而風波不
與焉故往歲四府屬已糧米催徵既難水次又遠軍
船四月畢允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
邳徐白河守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
至爾今歲湖省漕糧過淮雖早緣因改折況今例限
十二月開允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裏港
淺澀難入長灘上長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

當念臣查湖廣永州府屬祁陽縣糧一千五百七十
六斗衡州府屬衡陽衡山來陽常寧安仁五縣糧二
萬六千三百七十八石二斗長沙府屬長沙善化湘
潭湘陰寧鄉瀏陽醴陵益陽湘鄉攸縣茶陵十一州
縣糧六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共該糧九萬一千四
百八十七石二斗江西贛州府屬贛縣寧都二縣共
糧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七斗二省通共止該糧
一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為數不多臣之
陛下每年坐准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
蘇其困又免其患此臣所謂遠地之當處者也　國
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免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

皇明疏鈔

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為重江南歲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
祖宗派運豈不知之舊哉以蘇州一府
則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厨也失今不稍加優
言之允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
府類是可推夫江南　朝廷之厨也乃用其力以至於不可索而後委焉此臣所以迂
闊而深為　國患計也臣乞　陛下每年坐將十萬
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
其重累著為定規臣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
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尚蒙　朝廷坐
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缺　旨改重用而

可不加一念哉此臣所謂重地之當處者也如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此二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
石八斗定為改折以處此數郡在　朝廷不過尺四
十分之二而在列郡則誠得一分之寬今新條派撥
責在漕司容臣將此二十萬石零輪流歇運以恤無
軍無船之衛所而休息之則不惟郡民之供運者獲
省數之利而衛總之疲困者亦蒙休養之恩此所謂
一舉兩得者也臣又恐戶部以為　國額未可稍裁
而太倉或患缺乏臣　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候戶
部於會議之時斟酌如果天下無災傷而改折少則
悉數折色解京如果災改太多則臨時詢采如淮安

皇明疏鈔

熟則解糴大米如臨清熟則解糴小米附運舟以入
多寡臨時註定則於中又得不窮之策而臣言可安
行矣其改折價數聽戶部酌定奏　請再照政責處
遠處須先時令歲各處水旱除淮揚已該臣具　題
外臣處通衢訪得今年大水沿江大率俱民臣浸民
不堪命而湖廣之岳州荊州江西之南昌九江以及
應天下流一帶尤甚但事關各省舊規非漕司所敢
類　題今兌期不遠而勘報難齊若非　朝廷破格
處分則恐臨時悞兌併乞　聖裁　一懸預兌之令照得漕運之所以
濟欠多而　國計歉者蓋緣軍士之盜賣也臣請立

保甲之法仰荷　聖明采擇五船相察則沿途盜賣
不可復行以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餘臣據
各衛所陸續開報每船多寡不等俱有餘剩及各押
空船回南運官至審據執稱因各船剩米之多　京
師及通州張家灣各處米價太賤等因到臣看得官
軍慎守　國家憲法不敢盜賣固其本分職業然彼
亦望剩餘稍得利爾若物賤於所聚一時米價太輕
恐無以鼓其守法而慰其歸途故臣乞
兌之令如各旗軍剩有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
上納太倉許容即充明年運米之額悉照見年糶揚
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亦許不拘多

寡一體上納名曰預兌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
票一張巡倉御史類數印冊發送漕司將納過之糧
聽臣派撥各歸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石正糧
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收其減存人官其所
支之米運官於糧長兌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
其米已經賣盡而倉前富民有願聚納者亦照此例
其兌還之米聽其自擇其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者
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糧之數比照納粟事例斟
酌多寡立為數限或給與冠帶榮身或許其列銜管
事以示獎勵悉聽戶部裁酌奏　請不願者聽臣必
為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省軍而官又收減存之

入一利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牽挽實勞今一石入倉則　國家先獲一石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力二利也運士所以累年沿途盜賣者正為米入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明年於兌所獲贏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驅之盜賣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運矣此三利也宋至熙寧時運事狼狽舉辭向而任之創令民間造船包運一赫然不知其中實難行而旋罷也今許各軍預兌則把總之有餘銀者富旗甲之有餘糧者倉前富民之有家財者爭先為之歲必漸廣無民運之獎而全收民運之利此四利也臣久為此　奏又恐

各衛剩餘無幾而未敢遽上也近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准戶部咨該客雲管糧郎中侯國治呈稱本鎮蒙撥各衛歲額漕糧一十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除收正數外臨清衛剩米二千五百四十五石零濟寧衛剩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衛剩米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衛剩米一千一百八石零儀真衛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揚州衛剩米五百六十五石零高郵衛剩米二百八十二石零安石連耗三升給銀五錢共買過餘米七千二百九十九石七斗計用過銀三千四百九十九兩零此之鎮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據山東把總王秩江北把總侯熊均有督運之

勞內侯熊總下三衛原糧本少羨餘無幾若王秩所管四衛剩米六千餘石通應申獎以旌其賢等因備咨到臣讀之不勝快覩但即剩米而官咸價以市之此在邊鎮或可爾若京通二倉官不為收其勢必賤以與人然何以愜軍士之望哉且　國初漕運立轉般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為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復言之而亦誰恐復言之故非朝廷虛懸不費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士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潛計終將復壞臣豈敢苟圖目前了事而不為　社稷深長之慮哉此臣所以繼納粟之

奏之後而又有今　請也再照運事全賴把總而能悉心為公者殊乏其人今把總王秩糧多而剩至六千侯熊雖糧少而亦有羨餘其志趣可知且以侯熊之身不勝衣而精敏過人凡百支銷諸獎清絕王秩之處事老成而操守恪慎孤懸在遠奉法愈虔則雖無餘剩固宜優恤　臣乞　陛下勅下該部將此二臣欽加都指揮職銜仍管把總事以風勵各總則應預兌之令者宜必多矣伏乞　聖裁　一矜運官之情　臣前謂衛總之疲累者猶未及詳言之也夫今之所謂運官者皆　二祖時功臣子孫定員後不加益也今之所謂運軍者亦　二祖時定伍而今之充發

皆沿邊沿海不復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以問發死罪充軍立功降調者一運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故監追調遣逃亡者每衛不下十人今已一百七十餘年總計所去之數則不待至親當潛計雖旁觀者可默測而知其耗也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簡且至於無官有軍可簡其勤不力矣而簡且至於無軍其勢不得不取疲癃殘疾之人以充之而欲運事之修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嚴厲之中而別存寬恤育養之法其元氣不可得復也臣

查議軍森嚴如犯該侵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逃避運者不議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違限與欠掛欠不及百石以上者臣乞　陛下恤運官之情勅該部查議每歲於此等輩類　題咨行漕臣悉不許其更番押令再運如果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容臣類　奏除免上年所犯之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照前遞降僅完本年不能無完舊欠者咨臣追補又加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可以責新運之效而衛所官保全亦已多矣今歲各衛門參行之贖乃至有一官而連降七級指揮一旦為總旗者此於法誠然然其中間亦容有難訴之情而未蒙矜察況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恠其與之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臣固非敢廢法以縱之玩

也伏乞　聖裁　一定海哨之法臣惟　國家都燕憑海為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縣隔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遽越江南而至山東也但先事之防則謀　國之所必慎而未然之事則利門之所必爭今蒙　廟堂許以每歲十二萬石通運矣其中鼠竊之警亦豈敢保其必無哉而況傍岸行舟風波不患則我與人共之故今日設法預防尤所當急臣乞　陛下定海哨之法勅下該部查議允運船所行沿海地方分為四段臣文登自文登而淮安兵船出哨至即墨自即墨而至文登而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壯直隸撫按官酌

定　奏請分為幾哨每哨各造船二十隻以歲之小滿日為始臣先發十隻以印信循字牌至即墨交與把總却將即墨上哨所到循字牌給與淮兵帶回為驗循哨既歸即發環字十隻而齎帶即墨循牌以去為驗其在前哨皆依此法有不到者各以軍法處治其哨兵之在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銀三錢今議加一錢其在山東壯直隸亦聽彼處撫按酌定俱以立秋日為止每船給兵十五名器械具備有警截殺赴附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被奸萌自息矣

臣又查得淮安東西二海所派縣海中原額班軍共九百五十二名今止存四百八十三名節年俱不到

營累經行提竟無一人至者臣乞　陛下軫念海運將此二所軍士撙充海上會哨之用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則以充海運練之既久精強而卹習他日二所固淮安之壯藩也是不惟海運可以安行而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伏乞　聖裁

議復臨德二倉糧疏　徐栻

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欲足國者必裕民之生而後可以固本欲禦患者當慮事之周而後可以經遠我　國家都燕維鎮西北密邇邊陲藉兵爲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　京師以充糧饟固根本而爲強兵之資復於臨清廣積倉德州德州倉每

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廩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單可考此我　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奉　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一時偶見室礙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比臣備員山東詢前米不及往昔四分之一是以該運地方有災

夫存留乃　宗室祿糧官吏師生俸廩軍士月糧等項所需原不可缺若停免此項而不爲措處將何支給如江省自隆慶五年災傷共該減免存留糧銀約三萬一千三百餘兩臣奉宣　德意務令小民均被蠲恤而各屬申請乞補者紛紛且至臣隨督行布政司查將紙贖及軍餉驢腳等項餘銀如數補給稍克有濟然似釐各郡邑之庫藏矣不然有司固知存留錢糧難免仍舊追徵莫敢控訴所謂黃紙蠲白紙催所由來久矣小民何由霑　實惠哉此東南之遺民每遇荒年既困而又重困之也至於漕渠仰荷

皇上威靈　宗社福祐當事諸臣皇皇求治令固安流速濟矣但黃河水性湍悍徙決靡常自古紀之似終未可必恃矧聞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胡以備之　臣誠抱杞憂爲竊思欲裕　國安民爲有備無患之計必須求復　但宗舊制先將臨德二倉修葺添增俾可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必各該地方之無虞河渠之不阻哉又須設處糴補而後可若專令會派該運地方設處似尤有難焉蓋各省庫藏自隆慶元年查盤起解之後搜括殆盡中間縱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地方不時之用爲天下長計者不可使天下庫藏皆空虛也　臣愚竊謂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

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餘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各衙門量支無礙官銀湊買或每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糴俱攢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年為始遵照近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如二倉囤積不足即於徐州天津等倉一水聯絡相通分貯尤便若慮米有腐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換出陳刷新必於原額約二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依

原　奏報數實分數將起運糧米　特賜減免以示寬恤即於各倉內先將支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銀糴買補還或漕渠阻梗亦可預為支運候運到之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如此倉有餘糧帑有餘銀一可以霑蠲卹之　洪恩一可以備河渠之不測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之騎不過旬日卒遇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而毋歲四百萬石之運常保不失正額垂之數年京通二倉當餘六年之積矣斯我　祖宗經制富彊之遠略不盡復乎宋臣呂祖謙所謂先王有預備之政蘇軾所謂為國有萬世之計者端亦在是臣偎樗庸不足以與聞大計濫役江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三終

右目擊時艱實一念芹曝之愚也伏望　皇上軫念當　龍飛體元之始正人心屬望之時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乞賜施行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四　楊博

輿圖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伏覩　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垂黜陟之宜遂啟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奬薦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第以為官資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

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題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弊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剋革然必法有盡一方可行之經久及此可謂仰體天心洞察民隱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勝踴躍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率以遠方殘破遠方困憊盜賊猖獗災沴頻仍衝繁難支刁疲難治為下

稍易者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略觀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觀盜賊則思撫循而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觀邊方殘破則思保障之掃蕩觀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觀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觀刁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是修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定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候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　請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設賦並繁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進塢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悍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樸產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

訟棄本逐末頃者旦有礦寇宵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爲善地揚衝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況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爲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冥谷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

救弊補偏誠爲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竄名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頃稱安壤南昌省會衝繁吉安健訟奸猾至於豪右剸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叅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爲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忍

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瘼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爲襟民習獷悍而月洋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爲濱渤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爲柷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爲逋逃淵藪福寧屬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與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力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係乎撫鎮諸大吏

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慓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吉之即今　宗室日繁徵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率皆窺竊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荊岳潛汚之間頻遭水患盜且秉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田甲於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爲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鐃寶慶舊靜庶幾可爲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介嶺海

期昔稱饒富然地遠法疎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聯踪哨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欒諸郡民淳務簡稍為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寇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食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粤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

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為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招徠墾荒歲久莫延田土半為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禮軍餉支給不敷昔皇明肇鄂蠻巢穴其間興安西延陸峒與武岡接壤為猺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為其蚕食將無民矣寔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敢猖盛越城劫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還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戡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

省統轄非易宿弊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

多礦盜啟富則汝蔡為優勁強則河洛為最是故

祿軍需均當規筭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晝夜慎圖之哉　一山東臣謹按山東齊魯舊壤海岱奧區濟兗東患在役重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武濱霑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之衝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郯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富歲猶多通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頻海多鹽徒臨淄之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岢嵐保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不畏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遼遠環列大行上下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

仰養內地之民使之裕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

至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歎也矣　一陝西臣等

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收且終

馬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稍饒裕百需給仰供應
難延慶平涼臨鞏一入無論貲産鋒鏑
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
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
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
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
為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
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跋汙隴
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汚之墟夙多田種
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
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者所當觀釁

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與區上則
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酋石砫土司互為
刼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
重役繁供億稱詘叙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
且大木多産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疲重嬰土寇連
結施州諸夷屢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
衝疲民朴務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
經始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里遼邈巡歷
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
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率有司恃廉
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

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事則互
築驁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
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之路供億惟艱武定當新
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露
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稍治至
于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
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
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
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
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
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倚殺素稱難

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畢節思州石阡孫
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
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雲南無貴
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建言陝西地方重務疏

徐恪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興題開一流民貧苦本可
矜憐但久聚不散或生他患是滋蔓之勢不可不早
圖也臣切見陝西漢中地方背倚終南面看巴荆其
山之厚類七八里皆草木茂密人跡罕至蓋寇賊之
淵藪也東南接湖廣之襄鄖河南之南陽西南連四
川之夔州保寧山多地僻川險林深中間仍多平曠

田地可屋可佃及產銀礦沙金可淘可採考之圖志乃漢高興王之地人性猛悍且遠年豐收通逃多徃以故賊寇竊發無在此中自　國初迄今凡幾作矣釋今不圖後患莫測臣嘗推求其故兵法有云強弩末勢不穿魯縞令漢中居陝西之末勢平時則政令仍令復還原籍應附籍者俱令偏成里甲如此則其以遠不易及有事則軍馬以遠卒難到吾既有可乘地方之延袤實過山西官員之裁省略當貴州不惟彼又有可恃則其嘯聚理亦宜然至於南陽之在河可以推姦究常持之勢抑亦可以為地方經久之圖南荆襄鄖陽之在湖廣夔州保寧之在四川皆末勢若以後仍有他虞臣甘受妄言之罪或當道設疑沮之地也所以羣盜前後倡亂不一大者謀逆僭號如撓可容臣與之明辯然此實關地方安危人心向背劉千斤石和尚至勞王師而後誅小者叛亂如野王非尋常細故比也故臣敢不避煩瀆而懇懇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備咨到臣竊念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參議河南布政司參政布政今又誤蒙　聖恩濫此委寄其荆襄鄖陽南陽地方俱在所轄民情土俗頗知一二若割南陽及漢中保寧夔州荆州襄陽鄖陽七府州縣添設鄖陽布按二司臣雖至愚亦知其有五不可者荆襄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通聚復衆上厪　命本院左副都御史原傑往彼安集原傑仰承　德意裁率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巡守等官登山涉水往來踰年相度地勢設立鄖陽等府州縣張　置吏招諭流民籍其丁口編成里社使就約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矣慮及

為一省就於鄖陽添設布政二司照依貴州官不全設將前撫民等官一切革去則添設之官適足以當革去之數至於在彼都御史就令巡撫每年止是添差一巡按御史爾事定之後將在彼流民可散遣者仍令復還原籍應附籍者俱令偏成里甲如此則其地方之延袤實過山西官員之裁省略當貴州不惟可以推姦究常持之勢抑亦可以為地方經久之圖若以後仍有他虞臣甘受妄言之罪或當道設疑沮撓可容臣與之明辯然此實關地方安危人心向背非尋常細故比也故臣敢不避煩瀆而懇懇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備咨到臣竊念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參政布政今又誤蒙　聖恩濫此委寄其荆襄鄖陽南陽地方俱在所轄民情土俗頗知一二若割南陽及漢中保寧夔州荆州襄陽鄖陽七府州縣添設鄖陽布按二司臣雖至愚亦知其有五不可者荆襄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通聚復衆上厪　命本院左副都御史原傑往彼安集原傑仰承　德意裁率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巡守等官登山涉水往來踰年相度地勢設立鄖陽等府州縣張　置吏招諭流民籍其丁口編成里社使就約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矣慮及

側靡常添設行都司衛所官軍分布要害以鎮壓其
邪心又以巡按御史吳道宏熟知地方事情係留撫
治其老成謀國之計周矣後蒙　朝廷復用太監韋
貴之薦以吳道宏為大理寺右少卿提督撫治蓋
特恩也及吳道宏以憂去始用都御史繼之十餘年
來流離之民俱為土著生有產業死有墳墓男婚女
配各遂所願安土重遷絕無他慕即今撫民等官俱
在閒散故閒闇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撫民之嘲由
此觀之其不可設一也若依所言一如貴州官不全
設撫民官員足當其數其經歷司照磨所理問所司
獄司官吏亦不可缺衙門公廨倉庫牢獄必須創建

所費不貲銀物或可仰給他處其土木工程未免勞
役彼民向因設立鄖陽一府民間謠曰立了鄖陽害
了襄陽蓋指一府之民供二府之官民之嗟怨一至
於此今又添設布按二司并首領官吏供給浩繁民
或不堪因而激成他變亦未可知況上至兩京戶刑
二部及都察院亦須增置鄖陽司道內外紛更何補
於治其不可設二也假使立成一省大於山西數倍
不過損彼益此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其於一統輿圖
有何裨益徒使錢糧軍馬為之紛更戶口版籍為之
變亂非若貴州為雲南門戶貴州不設則雲南不通
一舉兩得其可同日而語其不可設三也且如南

北距汴梁不過五百餘里河南都布按三司足以控
制雖無提督撫治臣亦可保其無虞其漢中保寧夔
州臣雖未曾親歷然以輿論度之鄖陽西距漢中約
有六七百里夔州保寧又在漢中之西南約有五六
百里荊州北距鄖陽亦九百餘里若以五百里之南
陽為河南之末勢則保夔漢中荊州之於鄖陽又為
末勢之末勢者饑荒所在盜賊竊發雖通都大邑亦
難保其必無況於偏方惟在立法防禦而已如野王
剛之稔惡乃彼守土官因循縱弛之故本於別省無
干今懲其失遂謂各府為末勢欲盡分割立省真失
火之家三日不食之計也矧今天下如汀州之在福
建贛州之在江西處州之在浙江潮州之在廣東亦
皆常有寇盜倘遇好事者亦比例為言則紛更之弊
何時得已其不可設四也至於鄖陽僻在萬山糧餉
需皆仰給於別郡陸路則岡嶺崎嶇水路則灘石
險今輸輓之民既已勞費疲敝撫民等官又以閒
散被朝若更增置藩臬分理庶務則閒散益衆勞費
愈繁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然設
官為民非以厲民若以閒散之官而役疲敝之民遠
昌江山不測之險轉輓粒粒艱辛之粟以優養之適
所以厲之爾於民何益其不可設五也昔宋神宗因
輔臣之言創制置三司條例等司司馬光皆力言其

不便以其紛更無益故爾夫豈好為沮撓哉臣之所論亦不過此孔子以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孟軻氏以可以言而不言為穿窬之類臣雖不佞不敢不盡罪名教第恐所見或偏未協與論又與河南布按二司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會同都司多官會議可否務合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袾連事多屬民稈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札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同並開政體俱可採録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駝虎所都加以　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會事實啟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鏜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容勘得潞

職司綜理民情難無整飭戎務守巡官分理他處按治不常遇有警急輒難卒至近日青羊山之盜兵連四省財費萬計蓋有其由合無添設兵備憲臣一員在此駐劄脩治武備兼管分巡庶國威振而人心自懾盜賊弭而境土永寧等因職等會議得今之潞州古之上黨仰惟　國朝初設潞州治民純事簡政令易行柰何近年以來　宗藩疆大生齒浩繁風俗頑悍獄訟蜂興及今若不因時改置誠恐豪疆之勢日盛刁頑之習日深甚非更化以宜民也且澤潞等州皆　宗室封藩之地恪守　祖訓而深居不出者固有好生事端而凌轢有司者甚多加之軍衛雜處頑

頑難治小則媒孽州官之短大則劫抑州官之威致令不行率多坐此若知府勢位尊嚴人心畏憚較之州官不侔遠甚宜即改州為府斯為執要御煩況生員人等所呈與知州等官所議衆口同詞合無依此所擬將潞州改置為府俾澤遼沁汾四州長子等一十七縣皆在所屬與太原平陽大同三府並列而為四府體統一而政令行官位尊而疆悍服又增縣治以分理民事添學校以疏通人才如此則風俗丕變教化大行釁端不生而盜賊亦不起矣又議得青羊山賊負恃險固招集疆梁為患不止一年動兵連及

致釀成今日之禍尚可晏然而莫之處乎合無從議處添設兵備憲臣一員人智足以應變者一員常川在此駐劄整飭武備兼管分巡仍將澤潞等五州并屬縣編操民壯奏請舉田本道聽其分班團練操習如此則綱紀大振良善免漁獵之虞軍威丕揚奸惡消狗鼠之念事體兩得民可久安等因到臣參看各官議勘與臣所見相同竊惟自古帝王為治建都立邦以宅中圖大必隨地之宜因民之俗衆建郡國以分理之形便地理之要會遠近有所屬於是乎又察山川之形便地理之要會建為州牧方伯以提挈綱領為國楨幹夫然後紀綱

有統條目自張上德下情有所宣究文事武備足以威附而國家賴以長治久安唐虞三代之制固已然矣漢唐宋之世鮮不因之至於我　祖宗之有天下建邦啟土張官置吏治內攘外尤為明備可謂度越前代矣然一統之大廣輪之博中間亦有經理未及建置未稱者則又在乎　聖子神孫繼明紹休有以振起而恢拓之此潞州之事所以有待於　陛下也伏惟　聖明特垂意焉緣係建府治以一政令設兵備以保地方事理未敢擅便合行建置緣由區畫事宜逐一開坐具本專差舍人親齎前來請　旨　一潞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秋時為

黎國為潞子國秦罷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
宋元為隆德府至我　朝洪武元年以上黨縣省入
是為潞州鎮長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六縣而
直隸布政司然其地極高與天為黨因名上黨山川
峻險地里遼曠盤踞太行之上為天下之脊當河朔
之喉東蔕鴈門寧武偏頭等關屹然為京師屏蔽蓋
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故其民
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勇悍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其地勢風俗使然也唐
玄宗為別駕於此李抱真為節度於此其雄藩巨鎮
從來已久宋太祖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末

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臣初
抵潞觀其城郭弘大民物殷庶街衢廣衍西北諸郡
鮮有其比況以磐石之宗日益繁盛自　藩簡王位
下令分封為陵川等王府者十有六為鎮國府者六
十有三為輔國者七十為奉國者二十有二有潞州
衛有潞陽護衛兵民雜居錢糧甲兵獄訟各項事體
重大今屬一　知州官秩既卑權力有限縱使才能亦
難展布誠不足以禁制奸豪抗抑權勢佐貳之職類
皆雜流末品殊不足以分理政務宣布德澤無之僻
孱弱不振如此而不為盜賊所窺者本之有也昨當
在一隅令不行威不振比歲青羊山蛇鼠之盜不能
制服頗費支吾萬一更有意外則官府束手　宗室

驚恐不免重貽　朝廷大憂為今之計改府立縣
誠有不可緩者況稽之衆論允合詢之人情大順諸
王聞之亦復欣然同願蓋將來利害不待智者而知
但無人為　陛下言者倘蒙　采納乞　勅該部再
加詳議亟賜施行則地方可保安寧而足以翊衛我
國家億萬年丕顯之基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伏惟　聖明遠覽而深念之則　宗社幸甚一潞
州城周迴一十九里廣三丈高三丈五尺代更歲久
無人以特脩葺磚石剥落間有闕陷中穿之處遂成
徑竇人畜可通來往晨夜無所防禦本衛雖有指揮
一十六員鎮撫千百戶共七十員率多闕茸非才太

半緣事原伍旗軍五千七百九十四名而逃亡事故
者三千三百餘名三關輪班操備二千二百五十五
而不赴者常半騎操馬一千二百九十八匹而見在
者八匹而已武備廢弛未有甚於此者夫以軍城重
地百萬生靈鱗集蟻附　宗藩邸地基布星羅府庫
錢糧積鉅萬計而城池不固武備不設蕩然無守警
之巨富之家金帛盈集乃獨居曠野無垣墉扃鑰之
固無子弟奴僕之疆無械刃器械之防而主人又復
孱弱不振如此而不為盜賊所窺者未之有也昨當
山賊猖獗之時城中　宗室大家俱欲鑿壕自防倉
皇無計念之可謂寒心今山賊雖平人心未定近日

諸領兵官召募鄉夫鄉導人役凡為官府出力以備
賊者往往與山民構為讐恨釁連禍結紛紜纏糾莫
可究詰加以開設新縣修闢道路工役重大有司無
所稟議必須添設兵備副使一員常川駐劄本州專
一提督開創各項衙門整飭戎備修理城池安撫良
善鎮壓奸宄俟三年之後事體寧一方令帶管該道
分巡如此則委任專而事功易集權勢重而地方可
保無虞矣伏惟　聖明留神特賜裁納臣愚不勝惓
惓　一府治之改衙門辟宇一無所更其正堂棟宇
高大軒豁皆前代創構見得凡百規制不煩增拓惟欲添
蓋經歷照磨兩廳及各官私宅四所左右隙地綽然

有餘其縣治及兵備府則有上黨縣舊址三十餘畝
又有潤德麗德等里空地三百餘畝皆在城內可以
相度創建既無妨礙民居亦不須用價買所據各
項土木工程大約費銀可五千兩而足查得本州見
收商稅銀實有五千餘兩在庫合無准令動支買辦
物料雇募夫匠儘數經營不須科索民間一錢不致
起倩民間一役況磐石伐木燒造磚瓦事事近便不
貧無力者則勒令脩築拔草備極苦楚班滿之日空
有皮骨而已前項民壯之役誠無益於邊備徒有損
於邦本臣愚以為潞州改設兵備合無將澤潞邊遠沁
汾五州并屬州縣民壯盡數掣回蓋三班輪流戍守

郭開設二縣凡二十三處俱入隸則可居太原平陽
之次比之大同則已過之又屹然關南一大郡也恐
議者以為諸役並興不免勞費故臣敢不避煩瀆輒
獻其區畫之詳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　一兵備之
設專主防禦然無可握之兵猶不設也查得山西邊
操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始於正統年間編僉太原
府額編六千四百一十二名平陽府額編八千八百
三十三名澤路遼汾沁五州額編五千九百一十一
名通共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名分為三班輪赴偏
頭鴈門寧武三關操備及脩築隘口原因邑邑之變
邊關有警建議編僉無警放回至正德年間提督軍

臣議令分番操備遂成戍守無復休息今山西通省
民力困於此役數年以來幾不堪命矣臣聞各州縣
應民壯者輪及所班或鬻田產子女或貸農具耕牛
以給路費一次往返動經半載一夫耗費奚啻十金
則二萬之衆常年所費不下數十萬計重出於田糧
科差之外又無月糧花布之給其苦數倍有甚於軍
況到邊關亦不能折衝禦侮徒滋色辨役告之弊其
貧無力者則勒令脩築拔草備極苦楚班滿之日空
有皮骨而已前項民壯之役誠無益於邊備徒有損
於邦本臣愚以為潞州改設兵備合無將澤潞邊遠沁
汾五州并屬州縣民壯盡數掣回蓋三班輪流戍

川駐邊實數止是一千七百名在邊關有無不爲抽
撥而取聽兵備官調集路州操守則脩禦城池防禦
盜賊建設衙門皆得借用而民亦懽然樂從如蒙允
勅兵部查議　特賜允可實爲便益并通將該省民
壯盡免邊操而止令於本處官司管領操練以爲內
地防禦俟邊關有警聽調則山西之民困庶幾少蘇
仍乞　勅該部查究源委斟酌利害輕重定擬可否
以俟　聖明裁斷臣不勝幸甚

請復重地憲臣以圖治安疏　張佳胤

竊惟留京根本重地江南錢穀要區臣自受　命以
來亦嘗揆諮政務勉效愚衷中有綱領所係首當議

復者兵備官員是也臣查得　嘉靖三十四年因倭夷
潰墨議設應天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廣德州控制諸
郡行之七年上下相安至四十一年該工科給事中
林命議革臣驗已往之多事慮將來之隱憂竊謂北
官不宜罷也臣看得撫屬地方如蘇松常鎮四府幅
幀僅足二千里設立兵備一員已稱利便惟應天徽
寧池太安慶廣德六府一州地里遼曠將近四千中
間崇山太江盜賊淵藪軍民負險習尚兇頑較之
松要害甚明然非臣創說也先巡撫歐陽鐸巡按宋
茂熙游居敬節次建言後議將安慶屬江西九江兵
備道近年又議將徽州屬浙江金嚴衢兵備道仍令

徽州府徵銷銀六千兩解送該道募養浙兵兩割要
郡分隸兵司正欲保障江南庶輔京邑似爲得策矣
何隆慶四年十二月內礦賊從浙江昌化突入寧國
池州沿江刼掠殺傷官兵去而復來如履堂室該道
之兵曾無一至是金嚴衢道之不足賴明矣如近日
安慶官軍揭竿閉門幾成不道事已撫定該道始知
及臣檄捕首惡並奉　明旨究問行催該道竟以寫
遠未至遂別委官是九江道之不足賴明矣廣德州
原係直隸別省雖有此等州分然皆統於布按二司
廣德僻處一隅無人統轄今該州羣吏用事頑敝日
深貢遘刁頑有同化外臣每見該州文移倒置欲馭
無從不得已而批行鄰府亦終掣肘不服拘提則兵

備之設何可無也況今東南習俗日就薄惡即如太
平府軍民於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內因汎木價糶衆
呼譟打進府堂拆毀民房後因和解竟隱其事太平
素稱淳郡且然他可知矣臣歷官北直隸並在外省
分見數百里之內守巡兵備星列豈有地方環
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似非所以重股肱之郡嚴鎖鑰
之寄也臣屢求其故一則爲地方供億可裁一則爲
官員鈐束不便若論事理之當然不宜惜目前之小
費況六府一州共舉無難且費有常規豈庸過濫官
主方面自愛者多臣所謂前官之必不可罷者此也

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可採議擬請
賜照舊復設兵備副使一員　勅書關防隨例頒
給臣查得前官關防係整飭應天等處字樣但應天
京府稱名未妥合無改徽寧等處原任兵備駐劄廣
德殊覺偏僻合當駐於池州適中之地江洋山谷易
為聲援應該統轄府衛州縣除應天府外其在外所
屬句容等六縣並徽寧池太安廣府州及新安建陽
宣州安慶各衛職專操練兵馬巡緝江洋盜賊撲捕
山澤礦徒兼理錢糧庶務仍不時巡歷地方其金嚴
衛兵備所管官兵行令該省自養原派徽州府餉銀
存留新道募兵之用至於安慶府衛既設立兵備則

九江兵備不必帶管庶幾官有責成事無廢墜矣該
兵部覆議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吏部查照添
設副使一員前去住劄池州府治除應天京府上江
京縣外其徽寧池太安慶五府廣德一州應天在外
句容等六縣及新安建陽宣州安慶各衛所皆屬統
轄平時操練兵壯查理錢糧隄防盜賊仍不時巡歷
地方如遇江賊礦徒竊發相機剿捕本部仍照議定
擬責任請　勅一道及次咨禮部鑄給關防令其欽遵
行事至於柴薪俸糧之費俱於所屬地方缺官俸薪
銀內動支一應兵備事務俱聽巡撫操江巡按等衙
門節制其安慶府舊屬九江兵備徽州府舊屬金嚴

衙兵備道遥制空名悉皆罷去浙江金嚴衙道原派
徽州錢糧盡行撤回聽本道養兵支用江西九江兵
備道照舊仍屬操江都御史至於金嚴衙道九江道
各官原領　勅書相應一體換給等因
荒政
旱災疏
汪文盛
臣竊嘗聞古之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其倉廩不盈倉
財地不出實則田野荒蕪田野荒蕪則倉廩不盈倉
廩不盈則民乃草菅將捐其地而走矣臣又聞能積
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者可禦水旱之來當患
而為之備既災而為之捍者可免流離之苦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救災卹民古之道也臣謬以疎庸之才
濫叨牧民之寄莊郡以來勉思報補夙夜兢惕未知
所云為照福州府地方所屬十縣濱依山海崖谷多
而膏腴之壤狹陂渠少而灌溉之備疎居里無甚裕
之家蓋藏有幾隣粟無可通之路轉販尤難故於歲
事之盈虧尤切民生之利害前年以來陰霾尤甚雨
水過多田地崩陷穉穫不廣所產枝圓果木根苦火
浸枝幹折拔于颶風子實垂結而殞落瓜菜薤芋虛
名無補蕎麥麻豆酿地匪宜嘉靖五年春正月至於
夏四月連雨日夜不止平疇蕩為巨浸者浹旬禾苗
坐見淹沒者過半五月中旬以下當有兵荒之象也

海之為言晦也濁黑而晦乃其常性今清固反常赤又難委於吉矣山體本靜旂鼓宜經什今乃飛鳴是不靜而攝動者之職於法為眹也井泉竭地道泄也夏無蟬鳴濕不能化蚋襲也土不反生蛙蜊結也天告於上地告於下物告於中人有訛言野有諱語稽諸數端恐不但旱荒而已揆厥所由匪降自天皆由臣不職不能慎身奉法平政召和以延民命徒為民之牧食民之粟飲民之水以致上天降罰不於罪身反耗數下土一郡之田盡受赤裂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言禍亂有所由起也今臣待罪福州已及三年食不止福民數升之粟飲不止福民數杯之水為

民不利上干天和重傷國本如此則夫旱災之來其由臣身也必矣臣之罪惡上通於天矣且各處倉庫空虛一時區畫無術日夜憂思如坐炎火雖分憔軀無益矣臣又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閭版籍繁而食地淺為者寡而用者多上農之夫中豐之歲公私並用已有不及在昔如此況於今日乎小民廢於生穀半年輪輸之利腴田苦於蕪併不知儲峙之法故一旦饑饉萬目睽睽衆口嗷嗷奔走告急乃其真情昔管仲曰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十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遁去在昔如此又況於閩民今歲之旱乎將來之勢意外之患可以逆見臣所以不敢避斧鉞之誅而上瀆　聖明之聽也伏望　皇上軫念邊陲衆其困苦視萬民如赤子勅戶部從長議處將該年稅糧蠲免轉行鎮巡等官多方設法處置穀米以備賑濟料理邊防用戒不虞仍乞　勅工禮二部將各年未完并本年生派暫且停止候有收之年帶徵古人云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是大有望於　今日也竊又念臣牧郡既已無狀腆顏就列心甚不安乞將臣早賜罷黜以謝人然別選賢能官員前來拊循彫瘵之民舉行救荒之政則下民幸甚地方幸甚

議救見災預防後患疏

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于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病勢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　皇慈大施拯卹民于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穫知復何如軾謂當急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待救之于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

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得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薾然無異于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緩寬其財力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擇莊門戶而遽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譬者輒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旱稅苗皆寬恩宥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蓋

次年帶納逼之所致至淳熙初乃以海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事之所當監者也臣敢通録如前上勤　睿覽望詔在廷蚤加規畫臣聞漢宣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於君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　詔令為荒政者甚備具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皇帝陛下特　勑該部詳檢而速行之　敬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飾詳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極詳悉

後諄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瀆　天聽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　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僨咎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既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顧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惟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臻良有攸自贊所謂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新恩之常祿可以

補困窮追巨罪之逋臧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後章跡一聽于公可消前戾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糧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遞減之上荅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

各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惟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饉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彭韶曾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高祿厚

額設皁隸遞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奏多
寡次第已經題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
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皁隸應合
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遞減之意四品
以上祿厚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
能以更積禹脩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
自四品以上悉遞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
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強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
添皁之資即當裁割以備拯恤若夫　乘輿服御
宮禁用度應體大禹克儉之德內帑何患無餘中貴
外戚百凡賞賚無論舊例除茲歎歲俱各省免候災

傷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
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多不容而臧貪或得倖
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
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
多流徙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撫
為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
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
疎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伏者宜委諸
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
稍重路分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臣
在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貪苛之
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撫按體察者惟
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
追效古人伏望　勑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
員有賞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
倉大舉惠民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
流徙流民不至于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德一

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
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鄭之子豹
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
晉之粟故後莫不以秦伯為有德于晉而以晉之閉
糴為負義夫秦晉敵國猶知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
一統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傷所在不收今舊
穀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
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
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檢察所部官吏
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熟
相近地方有米願糴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
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
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臣子與國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為監司而遏糴
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勑下
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販無災州縣

還有隣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約課務不得
邀阻收稅則商旅皆願出于其途有無一通價值自
減而饑民獲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
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
合將旱傷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課錢
盡數蠲放使彼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
未接之際免其催徵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
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慰
彼戀土者亦將首鼠兩端逮春徂夏日月尚遥豐凶
之期豈能自定戶有負逋各懷憂畏寧無相率而逃
失業既衆贏弱者餓死溝壑強壯者聚為盜賊盜賊

一起猝難討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謂使彼
預知免催徵者惟　聖明留意勑下該部行撫按官
于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第先後奏　聞曠然
天恩以示論之徵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
拋荒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催薄災可以
不仰官司重為拯卹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大同停徵稅糧疏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苦去冬今春斗米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
殫至於先年奏報災傷欠真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
罪豈可以此遂以為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
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
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
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其
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
欠而奪西隣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
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
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施於在民者乃可覓徵臣愚不
註速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
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耶亦為當
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處地方
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
過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
民既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
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為異
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
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　王府祿米此
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獲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
倶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動調人馬輒搜括

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絶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内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比有強虜南有殘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令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致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第兄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　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若以為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　陛下也昔者　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鋭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内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稽其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宫闈不得占據貴戚内臣不得濫竊一跡不見則以身為之去就繼之者如復如是則

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是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　宫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　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何穀放支臣愚以為區處之策惟力請　内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是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令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　朝廷之上内外官僚日有濫

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内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子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明示敷政優游固為之體然于臣等小臣厭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　勑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即加罪譴明示天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二疏不允則以身為之去就繼之者如復如是則

臣照得西安鳳翔等府所屬耀州等州三原等縣去
靖十年分夏麥全荒秋禾又歉人民饑餓轉相啟效
待斃仰厪　聖慮憂惕靡寧發太倉銀三十萬兩特
差臣前來賑濟夙夜皇皇體悉奉行不敢不至其任
人三法審戶給銀各事宜已經會議施行及共　奏
外切念饑餓貧民如在水火之中必多方救之庶可
全活臣又遂稽古典中酌政體下究民情旁採衆論
裁定訓平糴糶官通覓私債節用度撫逃移審屯寨
恤老羸收遺棄賑粥糜給醫藥瘞道殣戒浮費停勾
攝禁閉糴重祈禱凡十五條俱已遵奉　勅諭便宜
處置事理布行司府州縣示之以法守申之以訓言
皇明疏鈔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以上者擬給冠帶榮身減價二千石以上者又擬表
為義門是則非臣之所敢專者例該奏　請伏望
皇上俯念救災恤民難拘常例勸義勵俗合用殊格
乞　勅該部查議覆奏特　賜俞允俾臣得以遵奉
施行地方幸甚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便看了來
說欽此該戶部議得救災恤民難拘常格今欲勸民
存粟之家減價糴糶收養遺棄子女請給冠帶榮身
表為義門所為激勵人心具見本官上體　皇上一
念愛民之仁下全赤子百死一生之命濟困扶危委
曲周至誠編良策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管理賑濟兵部尚書唐龍將後
開條陳事宜通行所屬各該掌印官員逐一着實舉
行如有富室義民將所積粟糧每石減價一錢糴至
五百石以上者或能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以上者
俱給與冠帶榮身至二千石以上者奏　請表為義
門有司以禮相待謹具題奉　聖旨是救荒事宜都
依擬便着唐龍通行所屬着實舉行　訓平糴貧富
相周有無相濟此隣里之義也今被災饑民　朝廷
給銀賑濟已有更生之望矣各州縣官員務要善言
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先扣本家食用數足其有餘
皇明疏鈔　卷之四十四　三十四
者照依時價糴與饑民以救其死若每石肯減價一
錢尤見尚義減價百石以上者官獎以羊酒給尚義
大字一幅二百石以上者加紗一疋三百石上者加
段一疋羊酒大字俱如前給五百石上者臣具　奏
給與冠帶榮身二千石以上者奏　請表為義門不
願減價官勿以強但訓行平糴之法若有擅富要利
坐視民饑不與平糴者是為奸民之首里老舉呈饑
民告發官發銀兩儘數糴運上倉仍問重罪不貸
蠲官通饑民未納賦役官錢俱各停免若里老人等
指稱掩欠奪取賑濟銀兩者許饑民鳴告將里老解
赴　臣處從重問罪　寬私債饑民得銀止勾延喘而

已若富豪恃強挾逼賑濟錄兩以償私債者饑民告將恃強之徒用八十斤重枷枷號從重問罪仍加倍追給銀補饑民凡民間私債俱俟年豐漸以理還

節用度貧民給銀有限縣官切戒之務令各省節度命但日得粥糜四五盆聊以延喘足矣毋使買酒買肉一時費盡以致來日不繼饑餓而死悔將何及

撫逃移民之於土猶鳥之於木荒歲逃移豈其得已凡我良有司遇諸被災人民逃出外境者務曲意招集俾各復業倍與賑濟銀兩所缺牛種俱官給之官不註給須勸借於有力之家借種一石收後令還一石一斗借牛工一人令還人工二日若他處有逃

來我土者亦要一體存恤安插得所俱是　朝廷赤子若分彼此大非仁人君子之道仍將招撫過復業人戶姓名數目呈報查考

審屯寨軍民一體各該災重州縣多坐有西安等衛及鳳翔千戶所屯寨其間軍餘極貧次貧丁口從公查審一同百姓賑濟恤老羸隆冬時月老羸之人尤不耐寒饑民內年七十以上者州縣官添給布一疋就動支庫內無碍銀兩收買布疋給過姓名呈報查考

惡收買仍具動支銀兩數目及

收遺棄凶荒之年多有遺棄子女州縣官務要設法收養俟歲熟訪而還之毋令失所若民家能收養

原奉　勅諭俱許臣兼制已經奏行各布政司轉行各該守巡道及該府州縣遇有陝西人民往彼處

糴買米麥及彼處之人搬運米麥前來陝西俱不許恃強之徒遏閉攔截致令饑民艱食甫妨朝廷德意救災恤憐之道固如此爾敢有違犯者許赴所在官司具告即為轉呈巡撫處以憑從重參究提問不貸　重祈禱旱乾水溢交脩乎人而崇禱於天荒政之大者即今旱熯復饑麥苗已種者十之三四未種十之六七而況已種者復有枯槁之漸可畏也已為民父母何以為心州縣官各務省滌愆尤脩明政事及汎掃壇場竭誠祈禱務期雨雪霑足庶幾已種之麥苗可活其有未種者亦可補種豌豆大麥等項民其有廖矣

皇明疏鈔　卷之四十四　三九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四終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五　楊守陳

禮儀一

廟制疏

往者欽蒙　勑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為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為七廟別為殿於　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　仁祖及　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

皇明疏鈔　卷之四十五　二

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泉於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　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為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為　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　德祖不祧以為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即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劉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

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諡景皇帝有功
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
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已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
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
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
簡而諡爲獻祖幷諡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幷祧獻懿
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
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
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
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

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
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
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
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
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
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
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幷祧僖宣二
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
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
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
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　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爲四
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
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
契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爲
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
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
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
即始祖　高皇帝號太祖復號　德祖爲始祖豈先
王之禮　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
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
尊至祫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畢

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
西相向而畢已如祫之儀矣今祧　懿祖則以　德
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
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
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
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
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　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
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容遍　太廟而祫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
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

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于太廟之初室曰疑曰是非得失有可鑑者條列于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夫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不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今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寔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說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以爲典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　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

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穆之先世自帝嚳以泝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穆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耶若以僖祖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禮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爲太祖契穆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

知所始而欲以穆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遵奉爲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于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祫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羣廟之主皆

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爲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緣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略倣周人

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唐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國邑晉則范宣蔡謨羣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眞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

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禹氏不郊鯀矣今攷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謂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之

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辯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契稷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於一時不廟鯀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為太祖文帝德盛而為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為祖有德者為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強為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情文不順名實尤乖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與若祧主之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例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為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強為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名實尤乖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與若祧主之

藏則歷代因時損益固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歷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為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為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闢羣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辯力排羣議而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太常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張浚等亦以因大行祔廟之祭定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為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傅良葉適皆以為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廟殿於太祖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議狀曰今羣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于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祔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主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廟則不惟宗廟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如太廟之盛是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

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强弱於冥冥之中使
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
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
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
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為始祖以為得禮
之正而合於人心又況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
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
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
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
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
黜其所追尊之祖考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

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生存之時乎蓋議者之為此
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
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窟已自竄於戎狄公
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
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
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
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
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
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
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

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
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
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
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
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
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
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
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
事情故熹竊以為羣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
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無事也臣按羣議
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
今我　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
當作別殿而不可徒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
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之所無所謂藏祖
未毀之主廟則為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仍
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
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為尊祖而實卑之者矣
今改歲暮時享為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
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
有一如熹之所擬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
矣今祧　德祖而熹尚在亦或無異議即其謂兩廟
威靈爭較强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

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来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為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矣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虚誕耶謂祖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為太祖熹力以祖有功乃為文王無乃失其旨歟況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辯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羣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為恩僖祖為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循后稷

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羣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
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其平昔之言抵牾而二篇
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
今之議者徒以熹為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
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為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
首廟之主則為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
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且享祫祭
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
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
言焉敢不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徇人鑒
尺寸各有長短知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

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
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
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為此議續
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
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
者本朝推僖祖為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僖
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已得天下自已
力為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
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
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
是高於世俗之儒竊詳願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

論此事則深服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
心之所同然固有不約而同者今但以程願之說考
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
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
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
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為
太祖伸尊祖之禮也亦有旨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
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為天下基
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為太祖可
矣何必祀契稷也然則復立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
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耶願之此說不

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
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夫義理之心人皆
有之自孔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隆晉蔡謨唐張齊
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
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
願相合為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韋玄成以下
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心獨安石與願有是
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
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為
公而獨考程願一人之說以為公論以判百年不決
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面

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聖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豈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為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順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冀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

盡其功德不為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當遷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是不忍遽奪據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考祖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嘗作韓文考異於祫祫義考下曰今按韓公意本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其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祫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居第二室則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太宗立時即祧懿獻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主於初室祫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頗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歷二十年至真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寮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替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為不可但欲仍舊藏主夾

室而祫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為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為尊不相降厭則諸廟皆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伸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

是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契稷廟為太祖莫有尚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中於景帝廟以景帝為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焉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

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為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祫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已意為愈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意質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議契稷而為始祖也較然矣我朝　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　太祖擬之敖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是每代各祫之室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桃廟疏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論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

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蓋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奏僖祖為祖為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　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為高祖以上蓋無可祧之主洪惟日則　德祖尊為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親在今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　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

倪岳

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祭
禮有加近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
之成此即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
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謂姜嫄也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
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
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
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　皇太后祔葬　茂陵
所有　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

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　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
勅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　神主於　茂陵獻殿
以同　憲宗純皇帝祔享　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
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
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謹
議

乞明典禮以正尊親疏　何孟春

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欽奉　登極詔書下頒遐
域風動乎尚草之德令行乎流水之源凡在命於兩
間豈勝忻於一遇臣伏覩　詔書朝廷政事得失天
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有地方之責

軍民利病言之職也除節有具陳外其
日者邸報傳至茲地又得仰承　陛下降詔以來明
目達聰諫從言聽弊無餘舊化出維新臣前此所言
有關於　聖躬者已行之矣臣今何辭以副　明諭
邸報中司禮監傳奉　聖旨朕既以興獻王長子入
奉大統王墳在藩府其立祀幷稱號爾禮部便會多
官詳議了來說欽此臣待罪邊遐不獲預聞事蹟報
中一條進士屈儒奏內有尊　聖母為皇叔考興獻太
聖父為皇叔母興獻太妃
王妃等語則恐是禮部會官之所議屈儒此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則是禮部所議尚未奉
俞命也臣惟秦漢來帝王或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
本生父母得失之迹具載史冊漢宣帝以武帝曾孫
繼昭帝後不敢加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中興亦
自以為元帝後不敢加號於銍鹿都尉南頓君守禮
抑情此寔為得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
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祖父犯義侵禮此寔為失
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光之議論因
爭其君欲尊本生父母而發宋英宗時執政有進邪
說者三省臺憲咸起爭之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
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之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特

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名也者天下之辨也所以別嫌明微而不可不謹也夫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　陛下天縱聰明此禮自應諳悉今日多官詳議更復奚疑事尚未報豈非　皇叔考之稱尚未當乎　皇考帝考其皇某親之稱宋英宗時諸臣進言援古誼今斷斷不可極為明白今日之事服當降等名統至尊　陛下決不為此若邸報中所傳考字或是錯寫不然臣愚亦竊不能無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白虎通曰父矩也度以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曰母牧也言有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德曰匹父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此其所以別也今欲稱　興獻王為皇叔考於古典禮有何引據宋英宗時有請濮王加皇伯考者宋敏求上言父之與考特存歿異名耳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祖與考有君德而成之也晉武帝稱景帝唐玄宗稱中宗宋朝真宗稱太祖曰皇伯考是興王業獲尊位乃可稱伯考也呂公著亦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然則今皇叔考之稱其可加　興獻王乎或疑考字誤必且稱皇叔父義亦未安荀子與史記並載周公自稱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詩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箋曰叔父謂周公也詩人追述成王封伯禽時周公尚在故稱叔父者是生稱之辭既歿則未有稱叔父者又經書稱伯父叔父同姓之稱也前代帝王多不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西晉則封皇從伯父堅為義陽王皇叔父幹為平原王亦生之稱宋英宗時有請濮王加皇伯父者宋敏求以此為證云不如從兩制禮官初議止稱皇伯以示萬世然則今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　先朝已諡之親王乎宋王珪司馬光等所議正今之所當法者而議者或不然何也爾雅曰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黃幹曰古人以父之兄弟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曰伯父呼父之弟曰叔父今人但呼伯叔去父字非是故大學士丘濬亦曰伯叔同輩之稱也合如爾雅加以父稱議者之見殆在此然此秖可用於生稱親之辭也既歿則否呂中不省何人妄改宋程頤代為彭思永疏傳會庸見仍擬已諡伯父稱皇伯父而新安胡氏信之彼烏知此宋真宗稱秦王為皇叔仁宗稱楚王昭成太子並為皇伯臣伏覩前　陛下稱　先皇帝為皇兄誠於　興獻王稱皇叔如

昔人所議亦允愜矣天下者　太祖高皇帝之天下也傳至　憲宗皇帝　孝宗皇帝暨　興獻王而　孝宗皇帝以嫡長有天下傳　先皇帝於宗室中特簡　上聖授之大業　陛下於　興獻王雖天性至親顧復恩重然所以光臨　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　先皇帝之德　孝宗皇帝之所貽也宋蘇頌言前代帝王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禮者三帝漢宣光武於其父祖惟營墓置園廟令丞以異於諸侯晉元以父恭王無他子立皇子裒為琅琊王奉恭王祀其後皆更立王終晉不替是又今之所當取法者多官詳議當備載此前聞以為故實若

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　今日也報中又一條司禮監傳奉　聖旨朕既入繼雖未敢顧私親但母妃在藩府無人侍養便寫勅遣司禮監太監秦文內官監太監鄒恩御用監右監丞方永前去奉迎欽此臣切惟　陛下大孝格天不忘本生思欲養以天下惟日為歲顧　慈壽皇太后在上義難兩隆故形於辭意宛致如此真大聖之孝也　聖母計日在途伊邇　三宮慈顏自天来會都給事中邢寰奏內宮闈制度外臣非所敢知而慎防左右毋容小隙檢斥讒慝勿造異端俾　皇太后　聖祖毋母各綏福祉永遂歡心又　陛下大孝之所宜深為體察者也臣聞君舉必書而書事必謹其始已上皆朝廷大政大典言必施之廷告天下之所傾竦事必書諸史冊後世之所談說一得一失所繫匪輕昔濮王之議與議者謂其君甫畢祥禫未遑廟謁不當遽與斯舉乃致數年紛紜弗決竟罷莫行今　康陵土猶未復正德羊尚未改祥禫尚遥萬一　興獻王稱考或父未合於古有如臣所云者舛酌先後而緩　陛下再加熟慮重令講究謹之重之斟酌

行之務協輿情庶全公論使下免私謗上銷後悔臣　千冒天威無任悃款惶悚之至

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寧

臣向以久病成痼陳情乞休荷蒙　溫旨容臣調理痊可前来聽用臣感　恩刻骨亟圖調理柰緣衰朽之極病痼已深醫療反甚自分痊可無期此生無緣得覲　天顏負恩終身莫之能報雖死不能瞑目每念古人既死猶以屍諫況臣未死何忍忘言茲者輒因時事有聞敢瀝餘忠上備採納臣昔於　陛下踐祚之初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　陛下臨御以来子惠黎元洞燭分差序我　國家　列聖承傳家法嚴正高出前

聖體仁矣明矣邇因　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　聖心不得已赫發
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臣
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為主
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
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
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
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
而明則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
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
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

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
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　日月之明而大
為　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　主上本心
寔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
鞭朴行於殿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　聖德之
美也臣願　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席書以達禮
受知　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眞得古聖王知人善用
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
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為例竊緣結託不
由衆推以得倖進者　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
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

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
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　聖明於是
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
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
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之幸也　皇上聰
明仁孝親定　大禮追崇　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而
躬致　廟享尊崇　聖母為恭聖皇太后而日侍問
安　陛下之事　皇考　聖母已無子臣父之失
皇考　聖母受　陛下之朝享亦無畢歸尊之嫌禮
義周至確然　聖謨下詔以來人心允愜　天意潛
孚已致風調雨順時和年豐如昔孔子所言明王孝

治之應災害不生而禍亂不作者其兆驗矣然而議
者欲正　兩考之失追改　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
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　陛下
入繼大統雖由　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
初朝議大協實由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擁翊之
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　孝宗敬皇帝聖
治之蔭臣知　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
盡行而　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　陛
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忿亦以此意
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　兩宮二廟均
享　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　主下

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廟雖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為天子也亦未嘗不以天下養也雖尊其父為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此兩考之義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為繼統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不忍忘也我　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號慟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正德而為權奸所誤天下凜凜然十有六年之間惟恐　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日得　陛下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聖明敏　孝宗也故雖間遇天災流行百姓寧餓死而不忍思亂時議紛更羣臣寧冒死而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之言而遽改初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遂謂　孝宗無後非惟　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聞也竊聞禮時為大順次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時宜而其事之興革必順人心縱今議者所言禮也而於人情則未順羣臣所執雖若為禮其實欲過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乎　陛下而乃忿議者之創論不合沮　陛下之用人無方至於激烈之過而聚哭于　廷則

已非禮不能無罪矣昔盤庚遷殷本以利國而羣臣不悅胥動浮言盤庚再三誥諭以口舌代斧斤此殷以卒遷而商道復興庚為商令主也今聞　陛下宣諭羣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王之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體信任以共圖保民之政而亟行之以祈　天永命於萬年　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重　陵寢所邪佞以安　宗社疏　胡世寧

臣頃因時事有聞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　陛下孝思純篤追慕　皇考無已乘機上言　陵寢宜遷改蔓

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愛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　聖心至孝為所感動一朝改移羣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　國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　聖孝為名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昔聞追崇　廟祀之禮未定深虞　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志不通致災殃民為　宗社邦本之憂已述鄙見為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具本欲進間繼聞　明詔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恐有未孚敢將前本附上伏願　聖明俯賜採納蓋臣前奏深辯追崇之為禮者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遷窆之宜慎者亦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成

陛下之大孝所以效臣之愚忠也臣惟　皇上一身
宗廟社稷之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
蔭福於　陛下之身者　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
家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固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
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此士民之家所以重
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舜都蒲坂
而崩于南巡遂葬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于南巡遂
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
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
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
當戒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葬其　皇考妣於今

皇陵衣冠蓋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　帝后我
太祖統天大孝豈不欲備禮改葬　京師以便祭掃
然亦曰慮泄山川靈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
陵之制而已見於　皇陵圖大略可考也此我　仁
祖之陵既蔭　太祖興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
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蔭我　太祖享國日久　子
孫萬世為帝王也今　獻皇帝之陵比於　皇陵已
蔭　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
靈氣而蔭我　皇上聖壽萬年　子孫萬世為帝王
可也昔人謂死者寃氣升天體魄歸地今　獻皇帝
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陟降昭

格蓋無不在而　陵寢之在安陸者未為萬世體魄
之藏豈宜輕動也況查安陸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
餘里使遷　梓宮陸行在途未免震動舟行則遠涉
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
聖母　聖心懸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
動也即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為子孫長久計
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天造地設
山川大聚完美可為帝王宅兆者舉天下蓋不多也
故我　太祖初定　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
太宗下藏天壽山蓋自始封燕國至於紹極征討往
來閱歷山川數十年而後得豈易能也有如奉迎

梓宮至京一時難得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主司
恐以遲慢為罪而遷就附會以未全吉之地為吉而
誤　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　陛下考思誠切或遵
奉　聖母太后懿德至情必欲遷葬亦須期以數年
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如　天壽
山比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啓遷　皇考
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如彼邪佞之說從古有之
二年為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信有之
今士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為其子孫長久
之計者罔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為大言謂此小術不
足信者是其愛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為欺

罔非忠實也臣前疏妄言今日急務以　孝親為大以保民為本而保民圖治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諍回士風而變治體以盡復　祖宗之舊向使　皇考　聖母不崇以至親至尊之號而受　陛下之朝享則為卑臨尊於禮為不順於心為不安此　聖心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崇者天理人心之正也天下萬世之公也今則　陵寢已安不宜輕動　稱號已定不宜再更　明詔已頒不宜數易　聖孝已遂別無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寵妄言不已臣願　陛下明禁斥絕此輩不許再言而惟君臣協恭專以任賢圖治保民為事以永固　宗社於萬年此誠今日急務也

守禮儀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伏見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小宗之議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誤蹈前代覆轍此　皇上舍已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羣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　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姦人妄以強說欺　君上激　聖怒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為欺朕冲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至于臺諫百執事畏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　陛下之疑而所司以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　陛下以為孝羣臣順令以為忠若長此而不已則　陛下獨斷于　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論羣臣依阿于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非　國家之福也昔魯元不忍父之寢疾憚于易簀蓋愛之至也而魯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致隆　獻帝非但一簀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念魯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為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也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上累　獻帝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欲　陛下正統罔搖異說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嗣既考之嫌而於　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宮闈無僭越之嫌而在　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羣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　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旨慢則　睿智清明之心有所搖奪而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者況

視　朝講學孳孳圖治在　廷之臣莫不感激　詔思佐太平大禮至重孰敢為欺欺之一字非獨不敢宣之于口實不敢萌之于心獨一二姦人變亂黑白指忠為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不加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諛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以為大小臣工宜披

肝瀝膽仗節盡忠守師丹司馬光之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怵於威嚴遷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祿而　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羣臣忠愛之情信而用之其忤旨去　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弼正闕違而如冷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志堅定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宮闈而　聖德　大孝光于四方太平之治尚冀可圖也昔　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以羣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於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　陛下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三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聞也所宜上下交修畏　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可泄泄柄安自諉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　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潛然出涕愧無匡救以報　先帝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面從背言死有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　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則臣屏伏田里亦與　寵榮千犯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陳愚忠以裨郊議疏

頃者伏覩　明詔下頒欲更定合祀

從周人分祀之說指意所歸若有定向矣然猶責之大小臣僚各陳所見不許隱默豈非以事體關繫至重　聖心尚有所未安欲求衆論之協一耶臣等迹雖疎遠忠愛惟均況　詔諭懇切如此其忍負之竊惟合祀之禮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一年所親定者慮後世之或輕改也永為定禮之訓垂戒惓惓蓋眞　大聖人所作為得於精神心術之微驗之天人感格之際觀諸古今會通之典合乎因革可久之宜萬世當遵不敢輕議羣臣言之至矣盡矣豈容復贅然臣等一得之愚又謂斯禮也有不忍改者一有不當改者三有不必改者一有不易

改者一皆就天理人情事體時勢之切實處而論之非若昔之諸儒爭是非之危言計禍福也　陛下幸垂聽焉往歲　明倫大禮之初議也誠孝本切乎天衷與制無愆於　祖訓當時羣臣不能將順　德美遂致　聖慮獨勞乂而後定臣每恨之若使今日之事所繫稍輕有可將順臣等亦何敢故生異議自蹈欺罔使後之恨今亦如今之恨昔耶顧事體與昔大異昔宜將順今宜匡正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自已也臣等又惟　陛下仁孝恭勤聰明睿知清心寡慾好學右文凡所躬行自皆足以比隆堯舜垂耀簡書何用規規於此一事必欲模倣成周然後為慊哉

伏望　聖明將臣等此章付之廷臣詳議上請俯賜允從萬一　成命已下亦望不吝追寢如往歲太禮三易詔而不以為嫌則我　皇上事　天如事親事　聖祖如事　獻皇帝　盛德愈光昭示無極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學愧通經才非博古徒以忠悃所激莫能自裁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無任懇切俟　命兢惶待罪之至　一不可改者二竊惟周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圜丘方澤壇而不屋禮出古書何敢妄議但此禮行於周則可行於今則不可蓋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祀天是先於祀地其序為順我　朝用夏建寅冬至則歲將暮也今以夏至祀地是先於祀天其序為逆或謂曆用冬至為歲元此特論其生氣耳至於祝告之文必曰嘉靖幾年某月夏至某月冬至夏先冬後截然不易後天先地於禮何如此其不可改者二也我　聖祖大祀文所載每以臨祭風雨為憂故創　大祀殿以為之備自後雖值風雨禮無阻違則是係於　天者　聖祖不能必也　陛下能必之乎且今定都于北風霾雨雪更有加于南者恐未能如成周泰和之世風調雨順而海不揚波也今若泥於周制為丘為澤撤去殿宇卒遇風雨何以處之況昔者天子出入兵衛甚簡儀物不繁文尽心禮教素明罄勞易使故雖郊社

一歲並行而費不及侈以盛寒盛暑舉事而人不告勞未審今之事體人情亦能如周否乎此其不可改者二也　一不忍改者　一臣聞父母既沒而子不忍讀其書飲其梧巵以廣孝也讀之飲之且不忍而況忍毀之乎小者且然而況於大者乎今兩京　大祀殿之初創也我　太祖　太宗皆既竭心思乂方就緒當時惟恐其不堅永也　陛下若念堂構之為重締造之惟艱則修葺猶懼其或後追慕尚切於未遑而顧忍有他議耶今人言籍籍謂分祀之說若行則丘澤在所必復而殿宇難以復存萬一有此於心安乎當其掀揭撤毀之際震撼擊撞之餘雖行道之

人過而見之亦將疚心酸鼻況為之　聖子神孫者乎此其不忍改者一也　一不當改者三臣聞令制大祀殿內正位設　昊天上帝　皇地祇配位設太祖　太宗共在一堂之上精神常相流通猶子於父母朝夕常相依附也今若從周丘澤之制除去殿宇則　上帝　皇祇及我　二聖神主必將請撤而各藏之是猶子與父母一旦暌離恐非　二聖在天之靈之所欲也此其不當改者一也古人舉大事必順天時量人力時訓舉贏以為深戒今各處凶荒荐臻畿甸之民至於父子相食發賑則　內帑難繼蠲逋則歲用莫支乃者計出無聊而鬻官免試之令且

下矣若再更改郊禮則兆域之闢除丘澤之修治與夫從祀百神壇壝之分合儀物之增改紛然百出決難中止不知費財若干萬而後足勞民若干年而後成此何等時也而乃為此彌文以重困公私自耗元氣耶此其不當改者二也周禮一書所載經制多矣如封建井田肉刑宗法皆其大者今皆不可興復而獨取分祀一事行之是既不能純於復古又不能慎於從今於義何所取哉此其不當改者三也　一不必改者一自合祀以來設若　天道弗順人心未安不得已而告于　聖祖改之可也今行之百數十餘年　帝祇饗答百神景從海宇奠安　宗支昌衍

正典禮第一疏　張孚敬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迺即　勑議追尊　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　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王妃者其公私實較然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　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　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厠立　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　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　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計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　祖訓奉　遺詔迎取　皇上入繼　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　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　孝宗　興獻王長子也　興獻王　孝宗親弟也　皇上　興獻王長子也今　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　皇上之有天下直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

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　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　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　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況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統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

知曹敞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為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

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　興獻王立廟　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興獻王不失其為父　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　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于不議禮令　皇上虛已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

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　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　命之至

正典禮第二疏

張孚敬

臣叨逢　聖明議當代典禮為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思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為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　聖覽然此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和交章擊臣目為諂諛詆為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

上聞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為非而非禮亦以禮為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議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

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顧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　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録與或人問答之詞以　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孝宗而以　興獻王為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為言者何也臣答曰此孚敬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孚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

為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為嗣則哀帝英宗
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為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
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　孝宗皇帝既嘗
以　祖宗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為之子也
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　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猶
未之誕生也是　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　武宗賓
天之日我　皇上在潛邸也是　武宗又未嘗託為
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
我　皇上為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為

武宗之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既以大
業授之　武宗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
子以絕其統乎　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矣其
心豈肯舍已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
其統乎茲議也　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
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
則知　興獻王與我　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　武宗之後以
承　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美曰　興獻王
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議之公也又
嘗三復勸進之箋美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
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曲前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

者　武宗也是　武宗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
則我　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
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
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
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為矣
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為嗣謂之繼
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
曾有自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
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
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問者曰議者謂　武宗
以大業授我　皇上有父道焉故　皇上執喪盡禮
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為世故止稱　皇
兄又謂我　皇上既兄　武宗自宜父　孝宗茲言
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
為也方　武宗賓天群臣定議以迎我　皇上也遵
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　孝宗兄也　興獻
王弟也　獻王在則　獻王天子矣有　獻王斯有
我　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
者也果若人言則　皇上於　武宗兄弟也固謂之
父子也於　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　興獻
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可乎問者曰我　皇上嗣
興獻王藩王也今嗣　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

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孝宗於我　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為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　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之曰　武宗為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　武宗而重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與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

　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　皇上不當考　孝宗豈以　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益王子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為禮者將使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今之為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為父子謂之崇大統也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

皇上於　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　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　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　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則我　皇上將不可入繼　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為　興獻王長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為繼統非為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　大統有不得而為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將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為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

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為此詔以坊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孚敬曰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為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

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桃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為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毀廟不嘗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丹　興獻王主於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正統而奉公義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為此詔以坊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孚敬曰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為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尊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

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已也問者曰或以　興獻王如子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　崇仁王為後之說者也以　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　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　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為天子母又為臣妾竊恐我　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議者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為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躋其非者也孚敬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

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嘗知其為子乎為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為父而以史皇孫為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為之子有哀帝平帝為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乃崛起者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為南頓君立廟

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為父而以南頓君為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尚可為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為人後者為其生父齊衰不杖朞為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為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

上乃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闢於人而不當聞於人也如之何臣答曰子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

上也如之何臣答曰孚敬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為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為忠矣問者曰子之言說為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為無益也故聞於

上也尚嫌於迎合也則必臣救其惡然後為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為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為邪說也柰何臣答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孚敬小子何能敵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其心而已

俾乎敬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乎敬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乎敬不敢為終身謀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乎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為終身謀也

正典禮第五疏　張乎敬

臣等聞宋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為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為多竊謂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七疏又不啻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　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　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略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　聖覽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為訓者蓋父子相傳為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有故為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　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　皇上而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獻皇帝之子也　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之謝也擅擁立功者欺天甚矣　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為濮王允讓第

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宮中命曹后撫鞠之二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為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為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為　帝未嘗命　皇上為　孝宗子也　皇上為之子也況　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人為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乎　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其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廟祔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例穆位又郊

祀錄德宗廟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奏可今　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　四曰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降為期同於伯叔父名曰輕今　皇上尊稱　獻皇帝為皇考　章聖皇太后為　聖母是明為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輕矣　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　皇考是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　孝宗皇帝於此又坐　獻皇

帝於此　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揣諸
宗祝竊恐　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　六曰禮慈母
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
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
之稱夫豈可苟乎今　昭聖有　武宗為之子復以
皇上為子　章聖止生　皇上而不得為之子為茲
議者果為全　兩宮之好乎啓　兩宮之嫌乎誠母
為母伯母為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
言矣　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
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

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
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
謬以　皇上當考　孝宗而不當考　獻皇帝故謂
不應為　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
相助匿非不亦異乎

正典禮第七疏　張孚敬

臣等切謂今日典禮之議與禮官屢疏折辯明白伏
候　勑旨召對猶恐無徵弗信謹將證據古典并愚
情未盡之條列于後伏乞　聖明留神垂察一古者
天子無為人後之禮臣等謹按三代以前天子無嗣
者皆兄終弟及無立後之禮防奸臣利於立幼非社

稷之福故商書九兄弟相及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
至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為嗣宋仁宗又立濮安懿
王子為嗣大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
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
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
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
得古人意思觀此知古者天子無為人後之禮今議
禮之臣畔古禮書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後此
欺妄一也　一　祖訓天子無為人後者臣等伏覩
祖訓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
曰必兄終弟及則不立後可知曰須立嫡母所生者

則倫序可知蓋兄終弟及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立嫡
母所生如嫡長無嗣則立次嫡弟之嫡長不可奪者
太祖高皇帝真稽古三代之禮以垂萬世之法者也
今禮官必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後不惟畔古
禮書雖　高皇帝訓亦不之遵此欺妄二也　一與
為人後者孔門所鄙臣等謹按天子諸侯無為人後
禮自古為然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為人後
者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賁軍之
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此可見為人後者
孔門之徒所深鄙之今議禮者不以　皇上為入繼
天統之君而忍比　皇上與為人後之例如閭閻中

乞養過房子一般是何說哉況古禮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實大夫士之禮未聞以臣下敢執　天子爲人後者此欺妄三也　一　皇上入繼大統之君臣等伏讀　武宗皇帝遺詔云朕　皇考親弟　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謂之嗣皇帝位是繼　武宗皇帝之統初無爲　孝宗皇帝之子之說至　皇上登極之日始變其說以　皇上爲　孝宗之統使　皇上違　武宗皇帝之詔背　孝宗之恩遂至父子君臣皆失其道此欺妄四也　一　禮官以　皇上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稱

章聖皇太后爲本生父母臣等謹按儀禮喪禮篇云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也必以尊服服之又曰爲人後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也不貳斬也夫於所後父母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期年同於伯叔父母名曰輕今　孝宗皇帝本　皇上之伯慈壽皇太后本　皇上之伯母反稱之曰皇考曰聖母而爲重爲　獻皇帝本　皇上之父　章聖皇太后本　皇上之母而反稱之曰本生皇考本生母而爲輕爲輕者反重重者反輕議禮之臣亦各有父母者試以其身處之於心安乎此欺妄五也　一　皇上止宜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太后

亟去本生二字改稱　皇伯考孝宗皇帝　皇伯慈壽皇太后臣等謹按唐玄宗稱中宗爲皇伯考宋真宗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及伏讀　武宗皇帝遺詔云朕若天子之姪則稱天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陛下生可稱伯父死獨不可稱伯考乎今　皇上以倫序入繼　大統於　孝宗皇帝宜生稱伯父死稱伯考今禮官以廟中無伯考之稱棄禮書背　祖訓九親王此欺妄六也　一　皇上宜別爲　獻皇帝立廟京師臣等謹按漢宣帝別爲父史皇孫立皇考廟漢光武別爲父南頓君立皇考廟禮也又按漢哀帝曾立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蓋成帝

子故師丹以爲不可者以共王爲本生父故也今禮官強執　皇上爲　孝宗皇帝子比之定陶王爲成帝子以　獻皇帝爲本生父故來邪說紛拏此欺妄七也　一　禮官又以今日事體比之宋濮安懿王臣等謹按濮王允讓第十三子初名宗實仁宗未有嗣取宗實入宮命曹皇后撫鞠之年方四歲親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子養之宮中二十八年與　皇上不同況仁宗立濮王子爲嗣大儒朱熹已曾并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今禮官務牽合強比此欺妄八也　一　皇上宜迎　獻皇帝神主至京別立　新廟臣等謹按禮記曾子問篇古遷國載群廟之主以從禮

也今禮官以為史籍並無遷主之事此欺妄九也
一　皇上入繼大統遵　高皇帝祖訓不當輒稱
慈壽皇太后懿旨臣等伏覩　祖訓凡皇后只許內
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況
立君繼統實遵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慈
壽皇太后固不得專制干預者也今禮官輒陷　慈
壽皇太后違　祖訓以干預外事此欺妄十也　一
壽安皇太后不得終三年喪臣等謹按禮經嫡孫承
重者為祖父母服三年壽安皇太后止生　獻皇帝
又止生　皇上今　獻皇帝實天　皇上實承重嫡
孫當率天下為三年喪禮也禮官乃定為哭臨一日

皇明疏鈔　卷之四十六　二十
夏尚實刊

之子說者其始變於奸權大臣一人而已禮官附之
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顧事體之大禮義之非者也臣
等仰惟　皇上聖明其純孝之心如此何忍負之是
以奮不顧身與之辯明其兩京大小官員知朝議之
非者十有六七阿附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
少有私議輒目為奸邪風言謫降并考察黜退不知
禮者憑為舉人恩主攘臂交攻不容人語又如九卿
六科十三道官連名之疏豈議論同哉如九卿之首
自草一疏不令衆見止以空紙列書九卿官銜令吏
人送與書一知字有不書者即令所私科道官指事
劾之雖大臣多啣冤而去無敢聲言至於科道官連
章則亦猶然者掌事一人執筆餘者聽從勢有所迫

故也今在　廷助臣議者不為不多瞻前顧後但領首稱是默然喟然而已夫古者三公論道九卿分職臺諫明目達聰今獨無愧於心乎此欺妄十三也

廟議第一疏　張孚敬

臣伏惟　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　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　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　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　新詔傳宣愚衷丕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禄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　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

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　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　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為小人所破壞邪

廟議第二疏　張孚敬

近該署丞何淵稱　恭穆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入祀　太廟臣等據禮反覆明其不可節奉　聖旨待會議來朝廷自能審處臣等知　皇上雖孝心無窮而禮之大閑不肯踰矣續該禮部會議　上聞奉　聖旨你部裡再會多官上緊議了來說臣等　命驚疑措躬戰慄切謂此禮初議成以　獻皇帝宜稱皇叔父興獻大王矣臣等敢曰非禮也既

而尊稱　興獻帝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加稱
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請去本
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達禮
義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也者理也天下
之中正也不及不可過亦不可也　皇上作之君作
之師建中以為民極者也假使　獻皇帝於禮當入
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之言也今者未
聞　皇上審處之言而但有再議之　命宸衷淵微
誠不可測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邪前日
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邪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
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後議當議當而後禮制行

矣臣等愚昧徒知　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　皇上
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
者援古之禮經揆今之制度均為有礙臣等萬死不
敢以此誤　皇上也切念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
方定不可復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
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　皇上哉
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　皇上大孝之心不明
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今日之惓惓者亦惟恐
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惟
聖明垂察焉

議樂舞疏

臣近因纂修大禮全書謹書　皇上安陸廟祀先嘗
命用十二邊豆樂用八佾以為　天子之禮樂備矣
及觀大學士費宏奏議　世廟樂舞止宜用文舞以
為　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為尚輒敢去舞樂
臣愚以為茲議尚存遂非之心實非公共之禮也臣
嘗稽古王制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
者孔子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士大夫且然況天子
乎　皇上入繼大統尊為天子追尊　獻皇帝為天
子父廟用十二邊豆樂用八佾以天子之禮樂祀
獻皇帝所謂祭從生者禮也闕一非禮也樂記曰鍾

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
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旋揚襲禮之文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
者能述是難言也議者以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至孝惠廟止奏文始五行之舞至孝文廟又
奏昭德之舞謂高祖以武功定天下故兼奏武德惠
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奏文始昭德臣愚以為此不
足證也按書景帝元年詔曰制禮樂各有所由歌者
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
五行之舞孝文皇治天下厚德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丞相申屠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因請群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可乃致廟祀遍天下而卒毀焉茲議也所以為漢之君臣也夫漢自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嘗命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肯行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文帝遺詔不欲天下為三年喪以日易月然本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皆非達禮樂之本者豈可援以為　聖朝法乎

臣嘗聞樂舞以佾數為降殺未聞以文武為偏全若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三代之君揖讓得天下者宜莫如禹書大禹謨曰舞干羽於兩階干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觀此可見古之天子皆用文舞武舞者也又邶詩曰簡兮方將萬舞魯記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宋儒朱熹云萬者舞之總名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觀此可見古列國諸侯皆用文舞武舞者夫樂舞之數天子八佾佾八人為六十四人諸侯六佾佾六人為三十六人降殺以兩大夫士亦如之　國朝稽古定制　太廟文舞六十四人各執羽籥武舞亦如文舞之數各執干戚總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舞三十六人各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

數各執干戚總七十二人夫　獻皇帝為王在興國樂舞已應用文武七十二人今追尊　皇帝崇享世廟乃止用文武六十四人而佾數反不逮王國宗廟矣而可謂盡尊崇之禮乎況今　太廟之祭異世同堂誠如所謂以武功定天下者兼武舞不尚武功者止奏文舞則夫　太廟萬舞有奕昭格　列祖豈真　高皇帝得兼用武舞而　列祖俱止宜用文舞邪又孰從為之別邪此誠臆說非經典也夫　太廟祖廟也　世廟禰廟也　皇上對越之主得備天子禮樂以祭其　祖獨不得備天子禮樂以祭其禰邪使八佾之舞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

而闕其右是　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世法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今名正言順是宜事成禮樂興矣曲禮曰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伏承　皇上問及於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也今之事君者孰不曰願　皇上為堯舜之主至議典禮乃輒引秦漢以下不經故事為　聖朝法不亦異乎乞再　勑禮官會臣重加詳議上請　聖裁必加佾數更增武舞庶得著之大禮全書以貽今典不然則樂舞未全典禮猶闕恐非所以昭　聖德光萬世矣

再議樂舞跡

張孚敬

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能備然後能祭此孝子之心也昔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皇上追尊　皇考獻皇帝別立　世廟祀以天子禮樂所謂祭從生者文武周公之道也有一弗備則廟祀不虔其何以盡　大聖人孝饗之心乎初議者於八佾之樂減去武舞止用文舞謬引漢景之詔為證夫既不知漢人所謂文始昭德者固未嘗無武舞又不知　國朝制度雖王國宗廟亦未嘗去武舞是皆先有懷二之心故卒無歸一之論也　臣已援古證今反覆明辯其非矣誠恐　皇上勞於顧問憚於更張則九佾之功虧于一簣毫釐之差謬

於千里者也或又方諸孔廟亦止用文舞八佾夫孔廟之祭本古釋奠先師之禮宋儒歐陽脩所謂學官四時之祭是也唐開元始詔舞用六佾猶諸侯之禮也至　國朝成化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十二遣翰林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是固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樂亦彌文矣今　皇上乃以子祭　禰非祀先師也　皇上以天子有事　宗廟非遣官祭告也得比之而同乎考之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云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胡安國云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者干羽之總稱也婦人無武事而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夫仲子乃魯惠公愛妾以為夫人不得入廟無祭享之所別為立宮以祀之非禮也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可也今　皇上為　獻皇帝立世廟禮也雖別廟得同群廟者也又何降用文舞而同于仲子妾婦之禮乎夫斯禮也昔爭帝而復爭皇爭廟而復爭路廟成矣而復爭謁廟之禮焉禮成矣而復爭文舞武舞焉　臣等非好爭也爭以禮也禮不備則不可筆之於書不可筆之於書則不可傳之于後誠大闕典非細故也是將使　皇上大孝之心不能明于天下後世　臣從建議之後亦將無所逃罪矣伏乞　聖明垂鑒

覆正祀典疏

倪岳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者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黃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惟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　國朝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　首詔天下改正祀典　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

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　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翁惝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為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絶之此給事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　今日者也伏乞　聖明敬事　天地孝事　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　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　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　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為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為辨析窮加考究以正萬年之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為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

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千載可為明戒但緣佛老異端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　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即今　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

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
大帝之象每遇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
員祭告夫日月星辰並曜於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
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
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
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
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九
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
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悾誕之說也雷聲
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王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
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

現之日　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
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　祖宗以
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
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
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
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潼帝君者謹按圖誌
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
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
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
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
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

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
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　京師舊有廟在北安門
外景泰五年闢而新之　勑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
初三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潼以
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祠之　京
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
為一誠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
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
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
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天師中和四年封三
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

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
有封號迨入　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
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
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
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
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
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
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
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
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
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其家可也所

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二青龍神　國朝宣德中勑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蜦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

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　京師連年水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蜦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人自衰息無足崇奉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　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

則遣廷臣祭告今　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　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　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

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災虛玄苟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脩鍊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　國朝御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　京城艮隅幷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　兩京歲時春秋及　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

彼提督　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屢遣内官陳善齎往武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其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荧惑　聖聽糜費内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　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　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真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

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　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　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辰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

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玨顧倫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誥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　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遘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

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洒掃又於　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王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曰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王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靜上帝遞年以来每月朔望并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

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　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　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於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王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眞錄及　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王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懿仙妃　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神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王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王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弒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幷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儉而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

請　勅廷臣會議郊祀典禮疏　夏言

臣聞之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帝王之祀莫重於郊謂之郊者以祭天地之所在而言也斯禮也載在禮經炳然可述考諸前史班乎具存是故欲求徵信則有古先哲王之舊章務取折衷則有歷代儒臣之正論臣學慚稽古才乏通經未之有聞何足與議顧親逢聖人之在位竊幸禮樂之可興昨者伏覩　陛下特降勅旨更正社稷配祀之非歸　太祖太宗之主於廟而以勾龍氏配社后土氏配稷誠可謂視高千古

智出百王矣既足以安　祖宗之靈又足以章神明之德光復　聖祖之舊永垂来世之規是豈俗儒淺陋所能窺其際哉臣用是有感而興觸類而長竊謂明主欲舉三代之治宜觀萬化之原尊奉神靈敦與天地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洋洋聖謨垂憲萬世伏見我　國家以天地合祀於南郊又為大祀殿而屋之設主其中是制也殊戾古典弗應經義殆非所謂事天明事地察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獻焉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圜丘之丘也丘圜而高以象天也祭地於方丘方丘者北郊澤中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之燔柴也北郊之坎曰太壇以之瘞埋也此古之制也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此分祭天地各正其所九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況壇於南郊雖以就陽亦因高之義也即圜丘以祭天者貴乎高敞上覆所以昭天明也即方丘以祭地者貴乎卑順在下所以承天統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當為耳至於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二至之日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辯茲未敢縷陳也臣參之諫諍職在論思躬際

昌辰獲事　明主不敢隱其一得之愚以盡萬死之分仰惟　陛下為天地神人之主操制禮作樂之權聖本生知才不世出誠宜恢定大禮不揚鴻烈上對高穹下理萬物立萬世太平之基實有在於今日臣又聞聖人舉事貴詘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之大事決之於衆自上世而已然矣伏乞　陛下特發渙汗下臣此章令文武勳戚大臣九卿百執事俱得上議務使各盡心極慮稽訂三代已行之盛典不得舉漢唐宋沿襲之弊事破除元始永明間姦邪黷亂不經繆處無當之言以仰承　陛下大有為之志以復

制考詩書禮記所載郊社及尊祖配天之文及漢儒匡衡等宋儒劉安世朱熹等南北郊之定論假以旬月次第上陳俟衆謀僉同羣心協一然後付之禮官責之輔臣仍會同九卿科道等官考訂折衷務求精核斟酌定擬必極情文然後　陛下躬率羣臣請於皇天后地告祀　宗廟修掃地之儀建配天之祀以成一代之典以答上帝之心以光祖考之業將見皇天眷佑百神俱依綿祚於萬年釐子孫於千億中興太平之盛德大業當與天無極矣臣無任戰兢隕越謹昧萬死以聞

申議天地分祭疏

臣夏言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　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畧開陳奉有　俞旨令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日以來側聞議論紛揉人懷異見殊為可訝及昨覩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之遺訓稽　國朝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為

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蓋天之祚君實為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　陛下聖諭議及於此蓋敬天之誠禮神之至實為天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沉瘞埋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来久矣宋

儒引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証之以為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来復于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宮

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
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
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
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来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
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今之議者以社
為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
社大社為百姓而立王社為籍田而立亳社則遷國
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
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
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
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

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
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乎
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
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
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昌見其不可也程子
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
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
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
別祭則以天為尊以地為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
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為敵矣乃
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為黷不可以菲廢又謂夏至
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

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
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
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
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
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
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
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
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於南
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
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
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

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
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
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
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
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
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蘇軾言祖宗
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
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為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
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强訓為合此蓋臆說又
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為黷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
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

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濟之言而徃徃以　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　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　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著典爲可尊也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　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當時學士解縉固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　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況　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　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遵　祖初制

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正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　祖宗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　太祖天造草昧規模宏遠討猷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於振起而拓充之雖我　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　聖子神孫者乎豈有泥於　祖宗已然之跡遂一成而不可變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則所謂天子者豈盡專指創業之君言邪信如諸臣之議則守成之主皆無所事事矣雖有周公孔子之聖亦不敢言禮樂矣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皆無所用其力矣無乃失之遠乎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者既而曰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之此言私心害之也欲中人以禍而不知　祖宗之大法故韜徃徃自蹈之而不知其施諸人無足怪也臣請得以講明之非以曉韜且以曉在廷諸臣也夫律有奸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爲奸作弊以欺

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暨　大祀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言官議禮本非變法以此爲紊亂朝政恐非律意矣變亂成法之文屬在講讀律令條下曰九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判決事情未一款若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變爲更改變亂成法者斬此所謂成法者即　太祖所定之大明律令也未聞以禮樂制度爲成法也韜嘗奏言有祿人受枉法

贓八十貫律絞欲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十兩即拏解来京絞諸都市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為真犯也此則非成法矣臣嘗伏讀　太祖御製大明律序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合黥刺者除逓黨家屬併律該載外其餘有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贖罪條例科斷臣又嘗伏讀　皇明祖訓如曰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將劾奏如曰以後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者亦要即時劾奏皆處以重典若此類者乃我

皇明疏鈔　二八　卷之四十七　九二

豈惟臣下雖我　皇上亦豈得遽變之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臣備員諫諍使萬一有干　祖宗典憲亦豈敢輒犯哉臣雖至愚或不至此也至於毀周禮一書尤為妄議臣不暇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辯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為之也韜名為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譌訛之說也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歆始誣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昔秦人焚書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僅而獲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

河間獻王德乃以考工記補五官之缺漢臣詆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實劉德一記累之也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乃獨知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不幸身為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為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則皆置市官當時漢儒訾之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是劉歆一法誣之也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為　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　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

皇明疏鈔　二八　卷之四十七　十一

禮為王莽偽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為韜懼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夫諸儒講明之功莫大於朱子程子朱子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大法在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又曰周禮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大法在其中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他如文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至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又曰吾視千載

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東萊呂氏曰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統端於內治達於外樞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之所以好要而百事詳也范氏曰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是不可不講然則韜之學果純於程朱數子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為莽誑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

重於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偽為邪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為周制之土苴而莽集其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創始夫莽既偽為是書矣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邪其說不得而通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韜謂　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襲王莽贓亂之舊邪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則　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倣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邪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為純王之學可以輔　聖主邪是故韜之言臣不敢以為是也獨怪夫韜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　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韜奏止之及韜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

文是韜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邪殆不可曉也臣竊憤懣以今日之事乃　陛下光明俊偉超軼今古之盛舉而不得羣臣同寅協恭之助實韜有以啓之也但在廷羣臣之奏或謂事體重大憚於改更或謂合祀從來久遠宜仍舊貫或以費財動衆恐傷國力此固私憂過計之言自是一說亦何不可之有獨怪夫韜合附會背畔決裂以聖人之言為不必盡信則不免於欺矣且建白者言官之職議可者執政大臣之權又惟天子得以獨專非臣下所敢與也況臣前疏固已言之矣臣又竊惟今日之事職掌者禮官則考

訂折衷以求定論者當在禮官也謀國者大臣則議擬奉行以身任其責者當在大臣也至於羣臣則既各以所見上陳矣但前月仰奉　明問旬日之間即以疏上竊恐考究未必盡精意見不能無異中間固有詭辭詖說黨邪惑衆者殆不足深校蓋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憾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　皇上恢弘天度開張宸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己私仰體　聖心深求古義以奉　明詔所

據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　太祖列定之典備載存心録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矣但大祀殷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饗帝則胎合周禮然　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爲我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畸君世主膠於淺陋疑苟且之情不遷於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　皇上中興大有爲之志以光復我　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知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顧不休哉伏惟　聖明觀其會通取厥中正斷而行之以幸萬世臣不勝戰懼昧死願忠之至

申議郊祀　二祖並配疏　夏言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　聖制南北二

郊俱以我　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廖棄蕩然而　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畸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

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柰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關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　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等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

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就猶為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　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斷羣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　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　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昔我　太祖高皇帝春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也柰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灭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無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辯崇配之序仍以太祖

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為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　太

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
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
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
宇掃獮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
全付於　聖子神孫者則　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
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祫並席尊卑不協於
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
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宗之心乎豈所
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諭曰朕原因缺
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為問嘗遵復　皇祖之始制露
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

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
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
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　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
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
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
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
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稱也明堂而曰帝
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
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
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

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
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
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
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
祖也奉我　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
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　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
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全
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
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仰惟　陛下
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有為臨御十年
于茲敬　天法　祖敏學懋政二帝三王之美萃於

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蓋所謂無聞然矣題者
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之言以分
祀為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為是矣　二祖
分配之禮　陛下既勅下禮官外廷之臣聞者歎服
無不以為是也乃內閣輔臣則又疑以為非而爭之
卒使掀揭宇宙炳如日星之事而　陛下不得以宣
昭誕布雷震而風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
知所措也今中外臣工方幸快覩盛事間閭父老願
少須臾無死以觀大禮之成而數日之間未聞　睿
斷殊切憂疑恐　陛下萬一惑於異說斯禮稍有乖
戾則不免上損違孝煩傷至明失天下萬世之望臣

今默而不言則負罪大矣臣聞大哉聖人之孝在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陛下以大孝之心上承　太祖　太宗之德臣敢不以大忠之言仰贊　陛下之決乎孟子有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戇罔識忌諱不敢為　陛下建此議非　陛下仁孝格天英明邁古亦不足以行此事臣區區之愚不勝激切倘蒙采擇伏乞斷自　聖衷明諭閣臣所宜將順仍依已降勅旨施行建百王不易之成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　太祖　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濮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臣歿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參酌古今慎處廟制乞賜明斷疏　夏言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既而曰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為寢廟而子孫遂為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為太祖特立廟為恨此朱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為確論者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為　四親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齋次其西為饌次門東為神廚其一時制度儼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矣而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　神謨　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為非古之制也恭遇　皇上峻德憲天聖學稽古　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於　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　御劄宣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屢矣　臣等恭聞　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　臣等躬逢斯盛仰奉　明旨

敢不思所以對揚之乎但臣等廣集衆思猶有一得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有定則不可以意為者即今　太廟南有　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甚遼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為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

禮況古今七廟九廟制度皆同　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　羣廟隤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屬也議者欲除　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

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　臣等所敢聞也且　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妥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於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非禮也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摹倣而為之是又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容大碢七箇闈門容小碢三箇

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烏在其為儉約也況　臣等恭覩　世廟之制蓋損於　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　羣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　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之盛比隆　太祖而　憲宗又我　獻皇父也二廟規制視　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　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　太廟之主自我

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各為立廟將依古制為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　太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　世廟森然竝建　七廟於　太廟之南豈

惟地小不足以容殆恐　宸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　臣等所未敢輕議也　臣等竊謂即使各廟既成　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衮循紆曲之途而欲一日之間徧歷　羣廟為之興俯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恭然疲殆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群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

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為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為如不祭也況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之廟而不一至　群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臣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為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疎祇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為隆

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強為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闊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来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懿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

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

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来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　臣等所未敢軽議者也　臣等仰惟　陛下孝思純至天鑒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退託謙冲下咨廷議但　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

聖諭以為　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　太祖太宗以下　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　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　臣等愚見則以為列祖同享　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　世廟猶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　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恨矣　臣等竊見今歲孟春　陛下更定特享之議正　太祖南面之位以為　太廟之　始祖又為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　臣等仰服　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儀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況向来恭聞　陛下有諭輔臣衛劄云　祫典宜正　廟制難更大哉　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　臣等復議九廟九間同為一室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尊之敬請以木為黃屋儼如廟廷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　太祖居中盡北　太宗而下　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之制則　太祖　列聖各得以專其奠足以申　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　臣等以為足以作則萬世而未可以為遷就權宜云也彼朱子所謂宋太祖僻處一隅與夫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

容鼎俎者事體大有不侔　陛下博觀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廟重事　臣等愚昧未敢定擬伏乞　聖明特賜裁斷

重　陵寢以培　國脉請　聖斷以息羣議疏

夏言

近該光禄寺厨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　顯陵迎請　恭睿淵仁寬穆純　聖獻皇帝梓宫入葬　天壽山以全　大孝一節即與先年革職錦衣百戶隨全罷閑光禄寺録事錢守勳之說相同近又據緣事監生詹啓温州府武舉生杜承美為民兵馬周容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仕僉事甯和相踵具

奏即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其心之出於公私誠偽固不可知然據其議論皆自謂効忠以贊成　聖孝之意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再至三始終未敢輒議奉行前尚書席書固已備論杉前今大學士李時又嘗極論於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鑑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如引　本朝故事　太祖不曾遷　皇陵　太宗不曾遷　孝陵此論亦正是皆合文武大臣多官之見要不出此豈忠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之智乃盡不若隨全錢予勳王福陳昇蕭時用輩哉識者當知其不然也臣竊惟遷　陵之議意者本出於　聖母

萬年之情　陛下終天之慕凡在臣子豈昧將順所不敢率輕議者非謂才識謭薄不能奉行畏難苟安有欺而不肯也亦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求不得有所詭而不考也亦非敢沮抑人言推避　國事顧一已利害有所憚而不為也惟是竊念　先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　顯陵之役建造經年規制已備恭覩　陛下光臨　大寶十年于茲百禄駢臻即已然之福而徵諸地理庶蔭之說似乎　神靈已安比者屢頒　聖制封其山為　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丕顯似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蓋以關係　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来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樣宮土壤非吉為詞自不能不感動　陛下之哀衷上靡　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　卜一部會官從長集議昨該尚書汪鋐具奏又奉　旨一併會官詳議了來說欽此　嚴旨不勝悚懼夙夜思惟祇見事體重大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況遷葬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塋萬一欲改祔　梓宮重易衾服禮必　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　陛下震位乙虛以為咎在顯陵固未必然又謂　陛下龍飛江漢以為福緣顯陵亦未必然蓋　上天篤生　聖人為中興太平之主必能生　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握其機者乃若　先皇帝玄宮乙閟體魄乙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求枝葉繁茂之道是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故今日之事誠在　聖明留神加察　淵謀獨斷上同　聖母早夜籌慮自有以致其決耳慎勿輕為群議之所搖惑況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於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謾人家惑於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說以為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葬地

非吉豈請遷改然猶有取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十字以為至論當時熹明知壽皇所塋不吉以為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重如此況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吉為必可塋又未知　顯陵果非吉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達事體即便重復會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亦未能復為他說也　臣待罪禮官敢不恭承　明命廣集衆思但事體重大輒難議擬如蒙　聖明採擇　臣愚伏乞　英斷特罷會議亟賜停寢實為　宗社無疆之慶仍乞　重降嚴旨禁絶細人自今無得妄議　園陵重事傷　國家大體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寀等題為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雖非長者豈自已變詐如何交與鬼神不序昭穆何得成王禮着作急擇日奉安　神主朕難躬事或太子代攝行事悉照　先朝儀節出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俱准舊行具儀来看欽此又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都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恪讀　綸音罔不喜動顏色皆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于奉先也如此真天地神人之福也　臣濫厠言官無由補報一得之愚敢昧死　上陳　臣聞

聖王繼天立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莫先于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於祖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于禰親親之仁篤尊祖敬親仁至義盡王者所以莘人心以立人極正綱常以昭萬世者莫要于此　臣謹按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親蓋子孫之於祖考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祖考之精神萃于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孝法帝王　睿智夙成　神謀獨斷觀會通以行禮廣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工告成之始　臣仰見　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莘其神自數年来每祭皆于　景神殿聖心常有所不安今　廟成

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妥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歡欣交孚不言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孝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展其思文武百官皆得躬逢其盛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至止　廟庭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祖考之心豈能如　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乘隔災變頻仍而可追覩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維新敬　天事神靈貺響答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缺典歟前此妨於

國郊今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譴災傷迭報今日當以省禮爲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循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禄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受命之所自故繼統之君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在則　太祀郊成誠禮之不可廢者竊照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大祀　天地次日例該慶成　賜宴　皇上因禮部請念災傷之故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爲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而不舉哉自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而可追覩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維新敬　天事神靈貺響答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缺典歟前此妨於

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
郊也宋朝因郊肆赦蔭補賞賚為費不貲郊祀禮畢
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
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
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
未聞其以為非則又知災傷之不可省郊而廢宴也
竊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恤發去帑銀遣重臣
往賑濟之其為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
得宜使民沾實惠汶不負　簡命爾況禮行于郊而
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為
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二日之樂而不克承　天靈之

貺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
俯察愚言　特賜俞允　勅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
年曠典一朝載覩神人胥介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
之盛矣

議舉典禮疏　王治

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　龍飛物覩大小臣工莫不
欲披瀝丹誠以贊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
懷憂芹曝思獻久矣初以　先帝新棄群臣　陛下
身當大事　聖孝純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進瑣言
以瀆　天聽茲者　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愧無博古通今之學幸
際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莫嚴於　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於親近乎輔翼侍從之臣莫要於致謹乎
深宮燕居之節謹條此四事昧死　上聞儻蒙　采
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一曰議
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子宗廟尊崇於始祖萬世不
遷如木之本群枝生焉如水之源萬派出焉故隆於
此其次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壓於　祖也　先帝
孝心無窮追崇罔極尊　成祖如　太祖並萬世不
遷蓋以　成祖戡定內難再造洪業故倣周文武世
室之制永孝思焉已為義起之禮矣若夫　獻皇
德肇慶誠優入聖域追崇之至固世德重光也但以

貴雖曰　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
與　祖宗諸帝並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叔父然實
嘗北面事　武宗矣顧乃設位於　武宗之右此雖
先帝天性之愛有加無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妥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雖當進饗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養猶並舉之不以為瀆者嘗非孝思之極有
以體親意於不言以為或者　獻皇儻不便於饗彼
則必樂乎饗於此耶夫　宗法至重不可不明名分
至嚴不可不辨魯祀僖公躋於閔公之右春秋譏其
逆祀彼固諸侯均之君魯一國者但先後少紊猶為

乘禮況　獻皇生為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安於
儼然處其上乎且漢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
斬於稱皇稱帝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於父子天性
之經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得天經地
義可為人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人情而酌其中漢
宋之制不及於禮則　先帝追崇　獻皇隆至誠萬
世不刊之典魯制過禮貽譏於經則　獻皇入廟稱
宗廻　今日所當更議也先年　世廟生芝事誠奇
異安知非天地　祖宗之意鑒　獻皇不安之心無
以自解而　先帝兩朝之奉未得歸一故一旦產此
奇莖以示吉兆以昭　獻皇萬世廟食之祥當在此
不在彼耶伏覩

　先帝遺詔祔享　獻皇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別祀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義
始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
天之靈矣不知　獻皇廟祀及今　先帝入祔之時
亦斟酌改正否耶且　獻皇祔於　太廟也雖親於
祖宗實壓於　祖宗終不免有祧遷之時若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稍遠然禮專且尊實為萬世不
改之祀但事體重大非一介小臣所能窺測伏乞
勅下多官博采詳議務求至當可質鬼神可俟百世
於以妥　獻皇之靈則　先帝孝思之心為益慰而
陛下奉承　宗廟之孝為益光矣伏乞　聖裁　二

曰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臣惟自古帝王勤學好問
視朝親政汲汲皇皇無敢暇豫者豈好為是勞苦哉
蓋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
理非勤政無以周其應臣切聞　陛下嘗閱資治通
鑑古人成敗具在此書試觀前古有縱逸豫而不蹈
災危者乎有勵明作而不享治安者乎則勤學親政
斷斷乎不容已也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殿御門各有成規午朝兩朝各有舊制經筵有禮
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妙選宿儒大臣奏事面相
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覩　聖顏和粹齋莊剛毅莫

不慶幸以為　陛下必繩　祖武克勤厲精以培萬
世太平之不基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衰慕方切
臣子忠愛之道且當欲盡禮節哀勉襄大事保和息
慮調護　聖躬為急非敢遽以此責備　陛下也但
不日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
寬朝講所宜亟舉矣臣愚以為朝講之儀似宜預定
斯　陛下便於以時舉行群臣得以如期趨侍伏乞
勅下該部稽考　舊章條列儀注或刪去虛文或增
補未備於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哀規於朝也務
有訂議取舍之實事猶望　陛下朝夕勤政始終典
學毋憚於難毋怠於易毋因一人一言一事偶然不

當　聖意遂興輕厭之心庶乎　盛典不為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萬世治安可坐致也伏乞
聖裁　三曰議親輔弼之禮以成德業臣惟人主必
待賢才以弘化人臣必遇聖主以立功上下相須誠
甚殷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老成推恩舊學　盛
德至矣一時諸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欣慶以為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如濟巨
川者飭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振衣裘也誰不思效寸
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疏感激之詞
矢報之心許國誠矣然榮之以恩尤貴親之以禮感
恩於言猶貴酌之以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接遇稀疎

爵秩優崇而志意間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
其舊勞云爾非任賢圖治之謂也諸臣於　陛下承
被　恩賚云爾非簡在亮功之詡也不惟失臣民望
治之心且無以明諸臣感激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縻
之哉洪惟我　太祖平安天下之始　召杜墩等置
諸左右更番直替四時燮理亦分屬之　成祖創置
內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優奬臣下猶
為篤至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子之詣親無睽離
阻隔之患議處天下之事如議處家事之真切無干
撓掣肘之難此所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望
陛下取法　祖宗親賢樂善信老成如蓍蔡倚輔弼

如股肱早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奏召
見閣臣面相可否臺諫隨之許其糾正俾各輸所見
聖明參決進退著為定規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
副其志雲龍風虎之喻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四曰議謹燕居
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宗廟易於齊明以心存於
對越也於朝廷易於端拱以心存於照臨也況公卿

在側臺諫在下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邪媚自
無所容雖欲放達游騁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境
靜心閒百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不知富嚴繁華何
嘗凡此皆人情所易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
人所需六藝之學射御居二　臣非敢謂人主獨可一
禁忌屏絕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
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起也此
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　聖皇致慎忠臣進儆防之惟
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於冠服嘲笑之間嗜好
起居之細皆當從容中禮以建　皇極而表萬方近
日人言嘖嘖若謂　陛下宮中閒燕所御有非諒陰
所宜者臣意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

預備太早　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一陛下雖天縱聖神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　清閒之燕敬謹齋明調適服御愛惜精神防嗜慾於未萌使周旋而中禮考求家法參酌　典制優重　中宮相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淑哲使掌服御而知飲膳典器用而知　起居各許其隨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察謹厚內臣使約其徒凡無益之事溺情之物毋迎悅要寵以瀆　聖修焉庶幾　燕閒之際非辟不干法宮之中化源澄澈所以正　朝廷正百官萬民者綽然有餘沛然莫禦矣伏乞　聖裁

重大典疏　王好問

隆慶二年正月初五日該司禮監傳奉　聖諭孟春享　太廟遣公希忠代行又該禮部具疏上　請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待罪言責因事納忠固義無可逃者也謹以遣祀之禮於義有悖者為我　皇上陳之夫　國家之大事在祀而　帝王之出治以孝竟舜之道後有作者弗可及矣而究其所存不過曰孝焉爾何也蓋人主責天下以忠則宜先天下以孝而孝思之大又孰有過於　大祀之承者乎　陛下奉天長人自履位以來振持紀綱躬親　郊廟而納諫用賢恒若不及天下喁喁然稱仁孝矣即今時享禮為祀典之首其在　九廟之神將必篤　孝孫之

慶而為介福之報　先帝之靈亦將鑒　孝子之虔而有申錫之休意氣之流通真精之感孚固有合一而不可解者矣　陛下以一誠之孚顯顯以臨之祖宗以一氣之親洋洋而假之嘉禮之大以成純孝之美斯章矣今以爵命之臣儼然承祀行　天子禮而　陛下深居　九重燕然自逸非獨中外臣工一時失望臣恐　宸衷之微容有所未安也記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夫以　天子之禮無故而以臣下代之是主祀者為非類矣以是而望神之假也豈不難哉昔武王率諸侯以祀文王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蓋言萃天下之孝以為一人之孝也今　陛下疑命之始正萬國會同之期自方岳以至侯伯肅雝而至者畢集也孰不欲觀薦獻之禮而執奉璋之事乎　陛下於此率百辟而臨大祀是其孝即武王之孝也所以慰人心篤先祜者不外是矣使因前　旨偶出而憚於改圖臣知無以答天下之心也是豈　國家之福乎或謂遣祀之禮　先帝嘗行之是蓋倦勤之年而非　聖心之所願也故　遺詔尋悔焉　陛下志存善述則　先帝之情當仰體之也而顧可以為效耶臣聞之經曰后從諫則聖又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故明主不畏逆耳之言忠臣不避斧鉞之誅臣等自　先朝肯

養以至今日所以自奮而圖報者惟此身也 陛下聖明之主而有燕安之心 臣等碎首闕廷此其時也伏望 俯從衆志收回前旨時享大典仍傳 命親臨則 大祀有主大義不悖 聖孝益隆而天下可法矣 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禮儀四

考正孔廟從祀疏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俯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俯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

願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子弟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 聖覽伏乞 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謹具奏 聞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

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
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為專門訓詁之
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
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
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
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殊又
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
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
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
目為經師使有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
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黄金可成鑄

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
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
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
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
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
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
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溯端邪
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
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
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
家之宗而身為賊徒可為世鑒

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
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
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
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
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
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
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
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
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
邪貪墨恣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
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眾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
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裨聖學若五人者得預
祀則漢唐以来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
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視爵罷祀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
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
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
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
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
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
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

壁所畫又多遷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
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
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
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
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譖子路以沮孔子乃聖
門之蟊賊而孔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
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
蔡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
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有
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
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
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多大抵瑗於術祀放於會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

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
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
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
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
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
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
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
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固豪傑之士
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
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
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多大抵

少年未述而亡者此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illegible]
之說程子每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illegible]
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
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
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
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
侑於宣聖之廟其為缺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
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
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
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為樂祖
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

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
意一自唐宋以来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
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魯子之父魯點子思之父
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
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
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
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筆
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
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
封顏無繇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

為虛文矣

議孔子祀典疏

臣恭惟　皇上欽定　四郊祭祀禮儀遠法　帝王
成典近復　聖祖初制茲　命臣領纂脩事　欽定
名曰祀儀成典復　諭臣雲雨風雷以及先聖先師
祀典俱當以序纂入臣仰惟此典定名祀儀成典所
宜備載一代之制以為萬世法程茲雲雨風雷及古
聖王祀典　聖明已有定議臣竊惟先師孔子有功
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
妥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　聖明

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
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　一謚號臣謹按
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
謚為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公元武宗加大成
至聖文宣王宋嫮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
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
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
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
謚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
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
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

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
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
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
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
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
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
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
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
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
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
大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不
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神而
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易若事之以
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
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
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者君之
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
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著習俗之見也考
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
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孟夫子既無爵謚則稱
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

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
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狗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
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怪矣吁此所
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
議其非者必曰我謂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
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
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
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
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為文宣
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

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令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為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為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於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牧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末加聖人是謚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吳人潛因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

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非

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之舊非

三九二

無有所謂，而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
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
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姬燬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
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
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
狀長短豐瘠老少美醜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
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
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
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
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
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

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
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
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
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
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
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
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今甲可考也
列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
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使親見其人而
不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造意信手而
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

制令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
無以此　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
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　天子臨視之所宜
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
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
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
繼述之大者　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
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
副內籩十罍全豆十盞全　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
部尚書周洪謨議　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為
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
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
夏寅曰籩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時論奏
故增為十二籩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
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
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
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
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
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
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惟孔子而為之者

八佾十二邊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等其心八佾十二邊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

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来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遂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黜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百督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

謝鐸奏曰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設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来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

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莱無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奉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

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
臨歿之時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
珣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
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
伯程珣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
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臣謹按　孝宗
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
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
止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攷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
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謂釋奠先師如詩

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
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
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
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
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
又不拘儒者之節前後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
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
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

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
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
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
諸人共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
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
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
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以贖之護免所著

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煨燼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我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我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

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申奏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

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

寶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與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遠瑗林放申振三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

殆非前修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
私於通我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
朱子白文中于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奚
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
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
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
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
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
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
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趙
論已詳大約以為以著述而不得比於瀛洛云爾臣

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
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
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
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
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
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況宋
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謂瑗無著
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
作朱熹之志可知也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
經世書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

太宗編輯性理
大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範數雖止入其半之
而著者況之所受者何自哉觀其論源

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也之
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朱子
矣　日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而亂天下也
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
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
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
韓愈也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薛瑄從祀議疏　霍韜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
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
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
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
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

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
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
師孔子之教雖不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
歿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疏註闡
明遺經觀其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
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頗悟非及
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
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
分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
見非真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
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議庶乎

將亡未嘗不為中國快也迹其封豕長蛇之毒其身得免於　聖祖之誅罰亦已幸矣又安可進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　聖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亂華之禍慘故　聖祖除暴之義彰既以大義驅之當時諸儒臣懷其一日豢養之私值我　聖祖御極而不能明大義以佐下風乃使以大義絕之臣竊恨嘗而不能明大義以佐下風乃使元主得與　帝王並列以瀆我祀典此臣之所甚惜也夫　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主無預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謂德利濟群生之謂功自伏羲以至於湯武功德並隆者

夫誰曰不宜彼元世祖者以夷主華蕃其醜類於夷狄信有功矣亦有德矣中國之民何賴焉顧瞻之帝王之列乎古語有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元人非徒無益於中國而其為災為患殆且百年舉而祀之臣誠不知其何所據也且自古聖帝明王皆未嘗一日而忘夷狄也在虞則曰蠻夷猾夏在夏則曰禹征三苗在殷則曰

高宗伐鬼方在周則曰薄伐獫狁薄伐西戎防夷之慮若此數聖人在天之靈萬古長存一薰一蕕一朱一紫豈容混而無別以與虜並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尤橫漢高帝困於平城力未能報而遺後之人唐太宗深察厥害降薛延陀威加北荒使之不得逞宋太祖以北漢之故與契丹兵爭而幽燕之地籌之終身而不能取此三君亦未始與夷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虜之雄與之同堂共亟使三君有知必不肯自同於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京師胡元之故都也一旦廟貌既新崇搆有煥規模復正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垂典則明大分而嚴大防也昔越范蠡滅吳或祀之江之上吳之遺民至今猶議其非吳伍員入楚或祀之江陵而楚之遺民相與屏斥其像以為此吳楚百世之故怨也則夫為中國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　陛下

德格上下道貫幽明胎代祀典至詳至備非臣末議所能裨也顧禮行有日四方瞻仰伏望　陛下審之以分辨之以禮斷之以義特罷其祀以釐正大典使中國之民憮然思曰夷狄之不可冒處中國如此中國之不可輕假夷狄如此改觀易聽轉移人心皆將若吳人之視范蠡楚人之視伍員其為世道勸豈不多哉夫興義旅而滌腥羶　聖祖行之於前定祀法而斥僭偽　陛下行之於後其道同其功一也臣愚

請革祀元世祖疏

臣惟天極尊於上地維鎮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於天

陳棐

聖人於中國是以華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畢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而非人力之所混也故内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華如夜之不可為晝履之不可加首此萬世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也臣見近泰北虜衆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年犯

綏荆矣而我邊氓通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虜是以夏從夷也履霜堅氷漸不可長臣愚切謂　今日治禦安攘之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在於自嚴内夏外夷之辨以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之鬼不可祀於我　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遏其人臣竊謂非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奉　上天以纂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於今上下數萬千年歷百君而所系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帝王之統也擇之甚難而之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厠於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夷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温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鉄木真而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迫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且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斁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是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為夷

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我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若以為功是有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若以承統是得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也我　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　神功聖烈所以掃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關以来中國所無之夷狄復開闢以来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元之祀

廢不自紊華夷之限而無以深著　聖祖驅胡之耶臣嘗捧誦我　太祖諭中原之檄曾曰良古

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
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哉
聖祖森嚴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　聖祖興於
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首驅逐之夷狄生既不
可以居中國而治天下死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
我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本心
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攷國初　太祖高皇帝因禮
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大有功德於民京都
有廟春秋享祭宜令太常寺掌之　上諭五帝三皇
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獨不言
元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

非　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莊誦　大明
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
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於
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下列位號乃及
元世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於
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黜也夫祀此
胡君既非我　聖祖之本心原議定制也而乃冒列
祀典以至於今日者何也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
之也諸臣多曾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
假元以帝統諺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
顧胡國蔡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天地之大義臣為
王臣諂臣濛惜之也然　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
聖祖固見於　詔諭者嘗曰朕元末布衣是知　聖
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低元迹姑亦暫祀之
耳　睿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　聖子神孫即與
胡元渺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孰料寥寥
百餘禩襲常踵舊視若當然因而弗改臣知　太祖
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胡鬼於冥漠之中矣夫禮
樂必待百年而後興制作當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

黜祛更正不能不望於今日也仰惟　皇上道合重
玄權操三重　郊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
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
孔廟之從祀者曾去吳澄矣以其嘗仕胡君也而胡
君之鬼顧可祀於帝王之廟而不去哉我　皇上崇
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屢闢除之夫佛氏誠
宜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強有
力干取大器梟雄稔惡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
顧廟貌而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　皇上聖
神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祀於帝
廟如胡佛之鬼決不可崇奉於中國也胡佛不可以
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哉自伏羲以迄唐虞
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統也秦晉宋齊梁陳隋
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

此儒賢之定論而我　皇上明晰之素也今帝王小
所祀皆正統者變統皆弗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紀
乎秦晉隋有元之一統非元之夷狄而顧不可同元
之祀秦晉隋諸臣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
而宋太祖尤深譬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於宋之
子孫何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
以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乃使
之共座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非
惟宋祖讐之也　諸帝王實羞之諸帝王咸以神明
之胄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後天翻地覆有
胡元一大變也今并使腥羶之鬼被髮左衽之裔列

之於一堂臣知諸帝王之心必不安也羞其與夷狄
並列也非止羞其為夷狄也羞其為禽獸也何也
大明一統志我　朝欽修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
實蒼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是胡
羣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以褻精禋之
享乎　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之章能
去此胡祀無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忍
令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之
初建修撰纔陳已嘗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當時禮
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而中國則中國之
陋說竟使陳之正泰洎格未行迨及流患失春秋

譴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
中國則中國之是明指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荊吳
之類耳進於中國而慕義稟命臣於中國也如是則
中國之焉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如胡元之
真夷者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
不識夷字遂至背盭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甚於
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侵亂之禍者也如曰待勝國
當厚臣謂　太祖於元之末主縱之北遁封其孫為
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夫彼原
為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我立之廟而顧
以堂堂中國強祀夫漠北胡鬼以示厚哉如曰係國

初所行臣謂制度禮樂因時損益我　皇上登極以
来所釐正者顧非　國初之典秩耶惟求其大當而
已胡元竊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也　太祖起而驅
之漠外無遺蔓焉是我　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父
居而存之而　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父祀而留
之耶惟我　皇上乾斷奮然議斥其祀是　聖祖驅
胡元在世之君　皇上驅胡元既沒之鬼掃蕩廓清
之功　皇上當與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議
斥胡君若此臣因此有大惑者焉　國朝於歷代
帝王陵寢之祭傳制令官各有歲時甚重典也臣竊

俱實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考所祭之臣聞胡元汝皆返葬漠北絶無陵所不知何憑祭之谷不加築爲陵不知去我　朝邊圍之外幾千百里也今遇每祭但權於府西廟壯掃堦幄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實無陵既非祭地而祭於空地以禁關之弟而望空祀一蕞曾竊穩之胡鬼其誰曰宜手況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夷天限隔越封疆其何所望乎臣以爲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通罷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決當除此祀典之決當正既而承乏言官無竊禮省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已幾三年籌度如彼其乂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

建明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輒不量力勢獻一得於　聖明之前以求不負於心不負於所學不負於中國帝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令行該部會議備考　太祖檄諭并諸番元之旨質以春秋內夏外夷謹徵之大義將帝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黎華傳爾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毀其木主送之塞外永絶根本仍　勅該部查所謂元世祖陵委實在何地方考經據理較之伏義以下帝王見有諸陵應同否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國家輿圖之外即議罷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鑒正祀典之大義

嚴宅里皆此意也我　國家以風教爲本以綱常爲治自　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干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廟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雞鳴山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闡如漢紀信生於西羌焚於滎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瘞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燕市皆無其所生之地而廟祀之表章之與於斯爲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瓚生於莆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嗇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覆奏奉　聖旨陳瓚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有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　天語褒嘉海內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驚旒裳之心

勛何據而敢為此言也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開國功受封至永樂改元始舉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巳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来屢効勤勞今勳尤著於是各都督僉事桓封普安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巳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為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

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九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其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為証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書大備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為世所祗奉　眷顧且餘奏　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帥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陋於不知其情鉾軽而於我　開國之一　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真緺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燭於臨境其綱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

氣之興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烟二十四之圖畫炟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邦尤重故品題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祖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功多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

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
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無廟祀其
神會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
之間尚不可輕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
勛而知此經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歛避況後
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望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
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
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讓讓之精爽安食
家廟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
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
代禮樂崇隆於　聖明之世為史籍萬萬年無疆之
光矣臣以事于　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　聖恩俯賜鑒納則
輿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曆律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臣聞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
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歲
虧盈之互易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
星辰步算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
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
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遲留伏見爽其候
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浹生靈而災荐至矣
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然曆之来由
訖周末凡十改也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也由
金熙宗而訖元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
測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算思無遺智法無
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善言天者不數世
而輒差是曷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
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
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
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漸差而移於東日周
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漸差而移於西天日之差而

於中星乎驗焉堯之初昏鳥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六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退餘五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十度六躔六度三十七分也日躔黃道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元辛巳至統上言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於此者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重乞可御史朱節之奏　賜臣中秘所藏有關曆學之書及　國朝曆志准臣親督曾　奏改曆中官正周濂等及疇人子弟內掄選諳曉本業善於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緊氣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錄　上之仍勅該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如善立差法之邵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其參訂同異重建曆元許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可也

陛下應天順人入繼大統之年曆元可更且仰惟　陛下在重光陰在荒落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以定未立之差法固有待於今

方今天下洽沐　聖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
或可執一籌以備驅策也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
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
治道達於禮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
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誦竊嘆以為我
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乃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
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薦諸史冊禮樂百年而
後興信有由矣荼惟　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
紹　聖祖之丕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

四郊迺者　宸翰飛洒親撰　圜丘樂章昭煥乾文
發揮道妙被之絃管協乎律吕眞有以動天地而感
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
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
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
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
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宮
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
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
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
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
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吕從坤故
奏黃鍾歌大吕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
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
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
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
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
意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吕
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

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
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
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
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
玉戚弗合之於制麾帗旄旌旗弗辨之於俑其於樂師
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
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九享食奏燕樂歌
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鍾鼓在庭各從其類無
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
雜俗混淆優侏儒簸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
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

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皂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隊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鑒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忽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復其初宗廟朝廷之制未合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

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堂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為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然臣聞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接諸樂書條為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繹其義附錄進呈仰冀　聖明俯垂采擇

學校

論太學疏

李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

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成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已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

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　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頹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具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耻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混任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攻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為太息者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纘成大統凡一舉錯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錯非當錯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錯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錯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無益乎　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　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　天聽不勝惶汗之至

脩明教化疏

謝鐸

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故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百餘年間承繼相仍罔敢有墜　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

于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制禁令之間或可以為教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隱而不為　陛下言弘所有事宜條列如左其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歷為要而會饌次之其他不以為迂泛不切則以為窒礙難行然臣切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駿奔仰瞻之際無所示趨

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謂會饌所謂撰歷者一切皆為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備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　所謂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者竊惟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國子監官以至各省提學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既病且衰力不逮志已甚愧負杓初心任非其人曷克更圖杓後効願乞早賜罷黜之恩以為師儒不職之戒然後力求道德之士以為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為虛也至杓提學等官雖一方教化之司

實天下人材之責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杆格而不可達蓋其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副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責公道或假託以市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不奔在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衰而在下之人固亦視其好惡以為向背因其勸懲以為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　所謂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亦稍清矣　所謂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者臣以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係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為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之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自　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

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

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隱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闡誠足以羽翼吾道論行檢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為不可幾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疵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於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亡君親而不恥仕虜迹其所為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　勅升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例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為無少補矣　所謂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者臣愚切謂天下之道非託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雖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旋加脩補而切於日用猶或未備臣愚乞　勅各布政司將切要

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又本監東西書庫屋既墜陋地亦卑濕以致各類書板朽壞日甚所損非細臣愚乞　勅改為東西書樓上以為安置之所下以為印造之局不惟書籍之藏頓極清高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矣　所謂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者臣以監生之會饌猶百工之居肆不惟朝夕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相觀有以收斂其放心誠國學之舊規　皇祖之明訓也自景泰初以柴薪缺少暫且息停遂成化中致饌堂損壞遂甚

廢弛臣愚乞　勅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蓋造以便朝夕往來碓磨甕桮碗碟等件逐一脩造以供日用飲饌柴薪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資之買辦務使經久可行不致半途而廢如此庶幾國家養士之恩不為虛文而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嚴密矣　所謂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者臣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為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克治其本猶當塞其源猶當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分

為兩途相無撲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為撥歷之多少也然　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蓋已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反而為少少漸反而為多蓋又不止往歲三分之一而已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為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臣愚欲乞轉科貢為六七更納粟為三四庶幾易窮

則變變則通之意雖於敎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於甚極也

桂萼

脩明學政疏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子曰與其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昔先儒張載有志復古而不遇其君故其言曰縱不能施之天下猶可驗之一方臣竊抱此志久矣於治縣時已將平日所學節為事宜見諸行事頗覺士民信悅真可見人心未嘗不古也遭逢　聖明邁師古道臣職司邦禮則學校之政實與聞焉過不自量謹用斟酌逐一開坐以備採擇　一臣聞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以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行不出彝倫之外士不出畎畝之間是以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是賴焉蓋未有不重農敦本而能養士以成俗也漢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者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尤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後世教養之政岐而二之故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蓑笠而子弟衣

輕裘見達官貴人雖惡人必竦然起敬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而赧然媿之者是雖冠服如士人言論則道法其孝友之實曾不如塗之人矣合　勑諭提督學校之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又每於考較諸生之後仍查勘實父老以耕讀為事者量加賞獎以廣子弟孝友務本之心至於興脩水利以便農民招徠逋民以辟土地責令該有司官着實舉行如有司有不盡心本農敦風俗者聽其糾舉如此則庶幾不出畎畝之中而成孝友之俗學校之政實賢駸然有復古之漸矣　一府州縣提調官談論講

鄉行簿付之里老春夏秋冬循環開報於各生員名下書某人孝某人弟某人睦某人婣某人友是凡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有一於身者明白開具事件朔望日送提調官稽考其鄉行有缺者官員不許起文赴選士人不許起文應舉欽降三等簿用此填註一府州縣教官禹諸生立會友簿令其同志者每會七八人或五六人五日一會每日先將所欵講求經傳隨意手錄畢即將本文諧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通章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意思逐項錄于所抄冊子之端其作字俱要齊整每日務滿字八百以上此致知工夫也次將本身所處倫理

上體認擬議自家行之父子兄弟朋友宗族有何事未盡分處或欵行已之道而所遭人倫有不可通者何以處之此是力行工夫也逐日抄記至五日一會友之期除將所錄看文字會後就將所處倫理與同志者蓋心商略朔望日提調官至堂查勘以驗勤惰申稟施行即此可驗課倣其三場文字諸士子所賴以出身者正不待督責而自勸者也一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人之心也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至于失之久而不復則名雖為人其去人之道遠矣士之有志于學者存諸此而已何以存之曰敬何以入敬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聖人所以純一不已與天無間者不出一敬但無所存而自存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由此觀之雖文王之聖未嘗不畏故學者將入乎是惟畏為近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皆是法也惟畏而後敬敬而後心存心存而後可以窮天下之變辨天下之事雖投之膠膠擾擾而能不失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蓋其見之明而力之定也一小學之教乃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調攝童子之心志使之不放動蕩童子之血脉使之不滯養之於蒙昧之時所以責其大成於成人之後也今宗伯禮樂之教雖缺而因朱熹所

集小學亦可沿流遡源始學其可廢乎合行戒令天下提學官勿以科舉自限其生員或失講于先宜即收拾他書一意以此熟讀精講庶幾不為屋厚基薄而其人品始可觀矣其小學即今社學當修明其制臣嘗倣古小學之制為圖列于左方乃古小學變制也傳曰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有所出持令經重相分頒白不提挈蓋古人率民以行不外乎出作入息之期而養之鄉井村落之內至於冬月則

餘子畢入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以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視今之教者或嚴立課程急其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令其思索以損其魄甚至父子相夷以傷天性師生較利以為勤惰此小學弟子所以同歸於無成而閭里風化所以卒至於澆漓也為此臣嘗治縣時辟存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

祥道楊復等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各采色煇煌令可娛目以一師長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後即授一圖指示緊畫令其通曉即此可以見禮器即此可以辨雜服矣又次為句讀堂內榜管子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讀次以孝經刊誤教以句讀令其粗熟即已必令無苦乃善仍講朱熹小學數條又次為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數授之亦不宜多令其意通暢而已又次為聽樂堂日習

肄笙磬投壺詩章射禮樂或教以歌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日講一事則所以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者無所不有而非僻之技亦無自而至矣以上四堂一遍則日晡矣復自書算堂一名名略復舊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而一日之事畢復於門塾左右序出如此則人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免笞責之苦雖古禮崩亡亦未必無補於萬一也由是選入儒學而舉以科目則真才出矣一諸生業舉子志在仕進經書粗解章句便擬題目作文字競為浮華放誕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至破裂經傳不特買櫃還

珠而已若此之類雖名曰仕人其設心與龍斷之徒何異故近代作為科舉活套亦自稱絕江網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為恥也放心至此尚可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哉今申戒天下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齋嚴肅使方寸常惺惺地然後取諸儒讀書法近思錄諸生體認一過則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問孔子於洙泗之上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間豈至既讀書後與未讀書前只是一樣人物張橫渠云反讀書後自家又見得別求今生徒知此言有味者寡矣近議者又紛紛以為讀書無

益於學問至以傳註爲贅者正緣其始未知讀之之法後有所得而懲之太過耳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臧禮教龔黯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故必申令提學官講之於初如讀易漢藝文志作易十二篇及東漢末世尚圖讖士罕習易獨費直以易教授鄉里取彖象諸文置之每卦每爻之左以便講證然乾坤二卦尚依舊云其後孔賈顏王之徒皆因以作註疏音釋正義略例遂不復古十二篇之舊矣程頤傳即因此易其後嵩山晁氏獨覺其誤至朱熹呂祖謙乃釐正復古十二篇朱熹與其徒蔡元定玩卲雍先天之易及參同契諸書得易卦作

各爲一書至元時儒者乃始刊定以本義繫程傳歸古易十二篇之舊而程頤卦下之傳列序卦下方未之及也今讀者皆當依此讀之則由隱之顯循循有序讀一過而尋溫十一過矣讀此書者又當先將啓蒙精熟體認此乃朱熹蔡元定契緊爲讀易者作不讀乎此與未讀本義一般如書典謨註雖經朱熹改定尚有冗處其夏書以後蔡傳雖詳亦多牽合處在反之於心從吾心所安而已其不可通者不可强也如詩朱熹傳註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註疏無由而知當時朱熹傳經一本註疏之訓

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註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熹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註中疊客之說讀詩者濕平陽之農耳又如閟宮篇註中疊客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客當之豈不甚爲可笑也夫觀詩求作者之志大抵於其辭有剛柔而得男女抑揚而得上下君臣有規諷之義父子有慈慕之情朋友切責兄弟相須以是定之無有失也若夫大義雖經孔子刪定必善可爲法惡可爲戒然亦或譏評論刺之不可

準者是存讀詩之人蓋亦孔子春秋之意也至其置辭命意淺深婉直亦因其人求之斯得之矣聖人制禮甚嚴制樂甚和順民之情也求詩太深不知樂者也諷詠而得者詩之本意也如儀禮今存者僅十七篇於士冠婚士相見之禮喪祭聘覲之儀亦畧可見矣一禮一樂有本有文經緯乎天地品節乎人情莫不得義理之安文質之中郁郁乎無以加焉故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至於禮樂所欲增損者蓋寡故曰二代之禮不足徵也吾從周是經朱熹考證已定楊復一圖尤爲明便其文雖甚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合今諸生有志者相率於清

之日不擾之地畫圖周旋其間亦可以親見當時郁郁之盛不但讀其書而已我　國家有大制作必將求其人如周禮不可講乎孔子曰為國以禮古之王天下者於議禮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故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者也正月始和必布法於天下下自閭里上至朝宁無異道治也教也政也理也刑也事也相資以成治化故一貫而無舛夏曰夏禮殷曰殷禮周曰周禮天下世守之曰守先生典籍名之曰禮禮者品節之義也人之生也因乎天地之性固無不善然天地之生廣矣氣化不齊賦性斯異不無厚薄清濁故玉者

繼天立極凡所以脩道立教者蓋品節限制之使用其中所以統而言之不過曰禮而已蓋當是時四輔三公日夕相與論而守之惟謹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是也而分之以六官其經制規為聯屬不悖乃所以相成非所以相制故其勢合其事一可以久而無弊也後世事不師古或師之不能純用其意於是相成之美反病其矛盾而不能成天下之故不達則又徵以為古之聖人於是乎有相詩之術焉故自漢以來其禮率以刑法相制以是把持天下於是刑名法律之說滋蔓而禮於是乎湮嗚呼以此罔民雖欲使民免而無恥且不可得況望其治乎合中令天下諸生皆當講求以成用世之學但二經廢之已久此典禮所以不脩也合無先令國子監及各處提學擇選賦質通敏年力精壯者令其著功習學不拘年分但能講解温習者即與起送吏部選用各學教職其舉人能速通是經即補兩京國子監等官則不出二三年而三禮之學大行矣如春秋先儒論春秋當以左氏考經之事以經證左氏之謬今諸生專用胡傳而程傳公穀左氏或漫不知省夫豈可哉合令諸生通看各傳其提學考課當無論得失以觀其職如小戴記以註疏為主此　太祖高皇帝之舊規也近時一用陳澔註夫澔註率出意見殊未有稽使漢儒之

意亦不能自合令天下諸生先考禮經其朱熹經傳通解亦畧可考二陳禮樂書尤博洽於三禮所講解最為可觀合令提學考課諸生之時一以二禮為主其二禮所無則求吾心所安而已陳澔之註令脩正改定者數種惟大學士張璁註有章句近是亦嘗與討論而璁之所註多不可改合令進呈刊行　一鄉射禮所用以觀德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所以考見子弟德行者率於文字間求之於是去古益遠矣令三代之法尚可考求以觀人者莫如射合令提學於考校之後每春秋各一月如周制於春正月冬十月奉行鄉飲之餘率諸生一肄習之容體必比于禮

音節以比於樂以求循聲而入之規則諸生氣禀之偏學問之疵皆可以具見矣其儀備於儀禮不容復贅

風俗

維持風教疏　謝鐸

切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臣願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所繫仕途不可以不清也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冗員風教之濫冗員不可以不革也臣願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捷徑風教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臣願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近覩禮部尚書傅瀚等爲地震事題准各

該衙門條陳所見臣固知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蠹餘官司之黷濫生民之困苦軍士之疲困災異之迭見邊境之失寧是皆　宗社安危之所關而　朝廷宵旰之所急者顧以啓沃論諫各有攸司而出位言高尤在所諱惟是四者關風教學校之務也臣雖不才職專學校又豈容終於隱默而不一言之哉用是條列所見輒敢冒昧以陳惟

聖明加之意焉天下幸甚斯文幸甚臣不勝戰慄俟罪之至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竊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柰何承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於

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魯哀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廡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奈何忘君事讐若吳澄者親爲有宋之遺臣靦顏胡元之官祿名節掃地復何言哉後死之誅止宜以律春秋大義斥其用夷變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大夫之列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愜服也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臣非不知重復瀆言之誠爲可恨特以每當奉祠對越之際輒起懍懍願不安之心心所不安又不

得不發之言耳如蒙乞　勅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淺　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臣愚竊惟科貢之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得人柰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簿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多爲防閑而實則闇節內外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矣臣愚乞　勅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裁每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爲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雖

近有之但近近来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聰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来貢之際又聽其自乞願授教職往往名為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

勅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凡此二者挨之人情格例未免窒碍難行臣竊反覆思之積弊之深如此必得出自　宸斷力加斡旋然後科貢可重士途可清而所以維持風教者不外是矣

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臣愚竊惟京國四方

之極天下所視以為準則者也切見順天應天二郡實為京府太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為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於所屬轄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為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奈何今天下附郡縣分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臣愚請之雜處殊亦可憂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嚴考覈以正士風疏

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致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

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　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竊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柰何近年以来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為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變為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臣願深監前弊預塞其途雖云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

行矣往年為因此輩不諳文理尼撰各衙門寫本者俱各雇人令逐視為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雇人艱難為辭日前派害其極如此如蒙乞　勅內府等衙門事例許令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國家養士不厭其多但緊關所在恩幸之濫進啓曉之雜處殊亦可憂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嚴考覈以正士風疏

胡世寧

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　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諭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為毀譽啼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至巡撫下至州縣皆不暇為　國忠謀為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畏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厪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　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山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托公事倚勢害人擾鄉里、默以名聞以俟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等官

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勵忠勤獎廉退抑奔競汰冗軟其有忌疾賢能曲為謗毀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官違道干譽為事者許科道彈劾　廷議訪實而奏黜之比或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嫉誤被謫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次陞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趨正而真士輩出能為　國家任事矣

欽遵　聖訓嚴禁奢侈疏

臣惟　皇上舉行曠典親事耕耤率先天下將使天下之民男勤於耕女勤於織以為豐衣足食之本既又頒示　聖訓列為條目　勅諭部院刊布天下將使天下之民重本抑末去惡遷善以成禮義廉耻之風此　皇上惠愛元元之心至矣盡矣臣伏讀　聖訓內一款一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撙節愛惜勿得賤棄儲之以備凶歉臣仰窺　聖諭蓋謂民之於財非勤無以開其源非儉無以節其流勤與儉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故既率之以勤復諭之以儉洪惟　太祖高皇帝著　大明令　禮儀定式凡官民服飾冠帶房舍鞍轡墳塋器皿床榻各有等第無非示民節儉使不得縱欲敗度夫奢之為害不止貧而已也官之貪民民之為盜上之虐下下之慢上禮義之風熄

廉恥之道喪皆自奢侈為之故　太祖高皇帝諭禮制以防逼民欲如此奈何承平日久人心玩惕雖有　令式罔知遵守財愈匱而奢愈甚民俗之弊極矣　皇上聰明天縱洞燭幽隱故樽節愛惜勿得賤棄之訓如遍歷閭閻而熟見之者真法　祖奉　天興道致治之要務也臣忻躍感戴自不容已是用忘其固陋謹以　令式所載及　皇上所諭至意敷張演繹列為條款開坐上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責令御史守令着實奉行俾天下之民既務於勤又務於儉自京師以達四海翕然從風則禮義可興教化可行而治效可立見矣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

伏覩　大明令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各有等第上可以無下下不可以僭上職官妻女一品至三品服渾金衣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四品五品妻女服金搭子衣首飾用金玉珠六品至九品服銷金衣并金紗搭子首飾周金珠惟耳環許用玉珠以上許通用綵繡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紵絲綾羅紬絹素紗金首飾一件金耳環一對餘止用銀翠帽頂帽珠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珀靴不得製造花樣金線粧飾庶民並不得用羅絹涼傘許用油紙雨傘凡鞍轡職官一品二品用金粧飾三品至五品用銀六品以下惟用確石鈒鉄庶民不得僭

五門兩廈九架造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房三間五架門用金漆及獸面攀錫環家廟三間五架俱用黑板尾蓋屋脊用花樣尾獸梁棟斗拱簷桶彩色繪飾寬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飾其餘廊廡厨庫從屋等房從宜蓋造俱不得過五間七架一品廳堂五間九架屋脊許用尾獸梁棟斗拱簷桶青碧繪飾門屋三間五架門用綠油及獸面攀錫環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許用尾獸梁棟簷桶青碧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攀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止用土黃刷飾正門一門三架黑門鉄環已上品官房舍除正廳堂外其餘房舍

金惟用銅鉄粧飾職官一品二品器皿許用金五品至五品惟酒盞用金六品以下酒盞用銀庶民惟酒盞用銀餘者禁止　一伏覩　禮儀定式凡衣服花樣公侯駙馬用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僊鶴錦鵬八品九品黃鸝鶴鶉練鵲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虎八品九品犀牛海馬凡文武百官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帽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并織綉龍鳳紋凡官員蓋造房屋並不許歇山轉角重簷重拱繪畫藻井其樓房不係重簷之例聽從自便公侯前廳七門或

正自文書到日以後違式新造者許地方里老鄰佑指實呈首即將本犯并工匠依律問罪房屋拆卸入官如是地方狥情不舉事發一體究治年終府州縣各將改正追問過緣由造冊繳報巡按御史轉報都察院查考其奉　欽賜第宅亭院不在禁限　一今之富民男女衣服首飾僭用太甚徧身錦綉盈頭金寶恬不為異合無行令巡按御史督同府州縣掌印官嚴加禁約今後但有前項違禁服飾許地方里老鄰佑捉拏呈送依律問罪服飾追奪入官如是地方狥情不舉事發一體究治　一今之富民器皿率用追奪入官如是御史不能盡職虛應故事　勅諭內事理參奏罪黜

幾浮費可省風俗可淳　一富貴之家率于院落栽植花木粧飾假山元宵做造鰲山花燈舉放烟火爭奇鬬巧所費不貲及端午打造龍船競渡無時遊玩湖山寺院男女混雜合無通行禁治其浪造假山等物通追入官仍將追治過緣由造報　一京師乃四方之表職官乃庶民之表法行必自近始必自貴者始乞　勅巡城御史嚴督五城兵馬遵將　今式所載并前項禁約事宜一一着實舉行違者指實舉劾如是御史不能盡職虛應故事臣等詢訪得實遵照　勅諭內事理參奏罪黜

臣竊見禮部尚書嚴嵩近為河南道監察御史桑喬等論列奏稱懇乞　天恩辯明心跡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臣讀其疏竊為嵩恥之且惟廉耻節義以治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罪乞恩求退而已是非虛實付之廷議用舍與奪出自　上裁不復飾辭強辯如嵩之為者大臣進退體貌當如是耶故當其時在　朝多恬退之士人臣勵廉耻之節風俗淳厚世稱治焉伏自　陛下臨御孜孜化理側席求賢以恩禮遇大臣以廉耻勵士氣宜其報　陛下者厚也然而奔競成風貪夫日盛雖貴臣大官而亦有懷徒隸無耻之心者藏行既彰致招論列輒為具奏辯誣欲以明其心跡此皆鄙夫細人飾辭文過名為辯避實幸　陛下或偶信之不加譴責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跡既明是自謂無罪也是自謂不負任使也是猶可以冒顯秩享重祿也而曰乞　賜罷斥豈其情哉是以貪且詐者報　陛下也此風既又習以為常損傷大體恬不知愧非所以崇禮讓勵廉耻之化也仰惟　陛下乾剛離照至斷羣臣之賢否言官之是非如物在鑒洞照無遺誰足以欺罔　天聽而嵩九卿大臣　陛下之知尤親且切者豈待諜諜自辯然後其心跡明哉況嵩貪跡顯著更將何辭自

其被　命典禮以來　眷任隆重亟宜竭誠秉公仰

答　陛下恩遇萬分之一而老惟貪得志非報主持身多穢見利垂涎甚不稱典禮寅清之職頃者考選譯字童生賄賂公行貪淫無節始則開口以邀其金繼則增價以厚其利中外傳笑誰不知之此其跡甚顯著故御史桑喬等指以論列而嵩乃謂被劾事情中間容有未白于其心者強顏飾非不顧清議嵩可謂無愧耻之心矣伏蒙　陛下不究其罪不奪其官　陛下遇大臣以禮如此臣愚以為奏辯之風不息則無以存大臣之體廉耻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行士趨日下往而不返　陛下惕勵憂勤任賢圖治而朝有奏辯之風士乏廉耻之節　陛下雖欲臻唐虞三代之治當誰與共之哉伏乞　宸斷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　恩求退是非虛實廷議自在用舍與奪　聖斷自明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隙論列不當者一惟　陛下察之罪之此于　陛下禮義廉耻之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伏惟　聖明裁擇臣工幸甚風化幸甚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嘗見人為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發為議論樹勲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寒者固多乃趨動於利欲恣其性情蓋喪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其

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旦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羣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事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也然鑒往逆來切慮未必無一二復蹈不韙者昔人謂禮者禁于未然之前法者施于已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覲聽聿新之始旦等謹將官箴節縣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惡乞　聖明俯鑒嚴命曉諭使其焉發軔第一義將不至于迷途而失逾遠矣諸士幸甚官民幸甚

育三道德功名富貴是也顧人所志何如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焉光明俊偉之業若但志在功名而隨世龔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歉多矣若或見之不立而甘心于富貴則以俊良登而不免焉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寒微平生韋衣蔬食亦常安矣一旦登膺則率多侈靡蓋由於紛華易悅遂爾慕效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于人債負求償則廉耻必喪矣是終身之累也故必早見于此極意節嗇即衣馬僕貲之需亦從減省淡薄能甘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貧士爲善富者能敦此道尤善也

抗志陵犯以自蹈其非禮可也一弘器度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內事若呈一藝叨一命輒自滿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溢淫虐蔑不敗也必須養以恢廓大其局量位高而益謙虛功崇而彌退遜斯爲服聖之訓得君子之道也

臣等計議方畧會本具題節該奉　聖旨卿等便同各營頭目每從長計議賊果入寇如何可以出戰勦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賊若不来亦當如何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然有可憑恃毋事虛言欽此計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虜寇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垂方既厪　聖慮令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

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来内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奨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繼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

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来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来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来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奨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　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

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無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　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兒醜虜交捷去来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

勇無以剋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無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　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已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　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

于謙

防患疏

切照福建浙江湖廣貴州廣東等處地方近来為因旱澇相仍民多艱窘有等官吏不能盡心撫綏却乃生事逼迫以致盜賊竊發良善被害上干　宸慮勞師遠征仰賴　天心助順將士効力所在寇盜以次削平各處地方漸就寧謐此誠　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慶臣等切惟大易有思患預防之言虞書著儆戒無虞之訓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制治保邦之心未嘗不先事而慮今　朝廷凡一應軍需財用糧餉物料大率取辦江南軍民儹運供給今賊寇頗寧人心甫定之際所宜維新　命令以防患於未萌看得湖廣貴州苗蠻巢居穴處其性頑獷易動難安其靖州曾定等處餘寇未盡剪除福建浙江山深林密產有銀礦頑民往往尋跡竊取稍失防閑輒便讐殺近雖温州等處地方各起盜賊已曾擒獲千連抄提人口該鎮守官侍郎孫原貞具　奏要行寬宥本部依擬覆

奏　欽准免其抄提令其復業誠恐舊役未除驚疑未定因爭小利復起釁端又無原調殺賊軍屬多已散回各衛各班捕盜領軍官員亦有取回原任者萬一不逞之徒踵為嘯聚重議征討轉餉撫捕不免事出倉卒人愈勞困雖　皇上聖德遠被萬方決無此虞但防微杜漸不可不慮近雖節有欽奉　詔書事例并本部行移各處鎮守等官令其隨宜招撫叛寇悯安軍民未免循常不能聳衆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本部差人分投馳驛賫與湖廣等處及鎮守等官令其各為謄寫於各府州縣土官衙門去處張掛曉諭軍民畨夷頭目人等爾等先前或為不才有司激

變或為豪富大戶凌逼或土官倚恃暴橫或守臣不得其人或為賊黨哄誘或為賊人虜掠不得已從賊還鄉里者亦有陽為順附陰持譎計者且爾等自受國恩將及百年祖宗墳塋父母妻子完聚保守足以衣食為良民久矣今一旦舍順從逆去安就危其所以不為官軍殺獲幸矣自今益思保全之計輸誠順附各安其業　朝廷體天地好生之心廣一視同仁之量前罪俱置不問共享太平之福永遠無害若或陰持譎計竄遁山林圖為目前之謀不顧後日之禍則命將出師設法擒獲首從必殺無赦悔將何及爾

等雖一介編氓或生蠻種然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吉避凶世之通論爾等不可不審死生凶吉之理其各司府州縣宣慰宣撫長官司等衙門官員自茲以往亦洗心滌慮奉公守法撫愛下人不許貪婪酷暴肆為凌虐以致激變小民重貽後患如若仍前有違一體處以重罪如此庶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意外之患矣

撫治荊襄疏

王恕

荊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刀耕火種易於收穫各處流民僧道往往逃匿其中用強劫奪置立產業官吏不敢科徵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橫

日熾荼毒生靈謀為不軌仰賴　皇上聖德神威賊寇俱已殘滅茲不乘時處置抑恐餘萬復滋重貽後患臣請得而備陳之襄陽府惟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螃蠏溪格夔坡潭頭坪馬腦關扒峪梯兒崖豆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王女廟長口榔口馬欄青峰壽陽桕林前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移流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劉千斤等一起衆皆響應比先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丁差遣各邊備禦征進并為漕運之用止留老弱殘

疾之人不堪防禦致賊窺伺為患且其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乞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為調遣撲滅其該所原撥運糧官宜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衛另行照數撥補至若均州地里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谷城化光相為唇齒本州地方流民視竹山房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此驚擾自然之勢本州原設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年間奉　勅修理官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俱不差調臣以太嶽太和山宮觀所在用工

即今煥然如新中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實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名餘丁三千餘名雖有輪班修理之名其實歇役在閑合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操練振揚軍威遇有本處并隣近縣分賊盜生發聽巡守等官調度勦捕各處并邊方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差調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修理遇有大營造之時仍令正軍盡數用工此乃保障一方軍民防護各山宮觀之善術也又若均州南漳谷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流移逃遁之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潛住為非均房二處各有千戶所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

惟遠安縣西堦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南抵荆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荆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窵遠況本縣止有里半人民遇有生發絶無救援照得已革荆州護衛官軍見存荆州三衛帶管莫若於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在彼與民相無修築守禦地方如全所不勾就於別所湊撥遇賊生發隨即撲捕庶軍威彼此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然又有可憂者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荆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闊道路險要因無巡司盤詰以致各處流移逃遁人等往往来徙開種結蔽停藏

為非如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俱強賊出沒流民經行之處務必每處設立一巡司禽獸亏兵一百名令其往来巡視凡住種年久附籍已定之民聽其生理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造作非為者拏送治罪以至僧道之徒亦皆善以處之蓋控制有人則流移不敢聚衆闌防嚴謹則盜賊日漸消沮此自然之勢也至若設立官職以備非常而要害之衝尤宜加意今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襄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所設官員俱係裁減然此州縣土民雜處與土民參雜住種少而地方實廣況其間流民軍餘與土民者甚衆良有以也今因官

者其數甚盛詞訟紛紜盜賊生發不全設凡有公差考滿輒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侵漁百姓乞將前項裁減衙門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撫安人民緝捕盜賊不惟撫捕二事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王越

臣伏覩　勅諭曰哈密城池累被土魯番殘破夷衆見在苦峪等處寄住經畧累年尚未克復寧妥爾至彼與鎮巡等官從長計議處置務將城池克復夷衆安挿得宜爾受茲重任宜輸誠效忠殫心竭力多方

調度隨宜區畫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俾夷虜讋服地方寧靖以紓朕西顧之憂臣等竊惟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　聖祖開創之國陝巴實殘元的派之孫夫何鄰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為敵境此所以貽　九重西顧之憂也臣等濫膺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但興滅繼絶自古帝王經治天下之大道事體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略宏規悉照廷議舉措其間委曲事情量從簡便伏望　聖明勅令兵部仍會多官計議或臣

等所言可行或別有良策具請　聖斷早賜　綸音

臣等仰遵　廟算俯察夷情進止遲速隨機審處期得夷衆富強地方寧靖庶盡臣等犬馬報稱之愚茲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懷夷狄在順其情哈密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土魯番速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都督罕慎恢復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害國勢益微　朝廷為念哈密乃　太宗皇帝所封之國不忍坐視絶系以陝巴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王俱係

遠投拘留之使顯絶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怨本酋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　綸音未達於酋耳往時殊錫未入於窮廬虜情誠偽有未可必但本酋今已奉書通貢悔心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見近日勅諭賞賜必愈感激納款有加此正勢有可乘機不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三種大頭目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愿輔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衆其同宗根基再無可立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堅收繼絶之功必其計慮周

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領經略重寄責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據陝巴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及陝巴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須還發精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又須責諭奄克孛剌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守母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屋累遭兵燹殘廢殆盡勢調軍夫與之修築險遠可慮今各夷欲自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只糧牛具種子舊有定例亦須驗給令自變運事體亦便其奄克孛剌既與陝巴心志

未孚終而後釁與之結親誠為通好釋嫌善計都督拜迭力迷失等乃哈剌及頭目原非哈密之人最為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去及將家口給還各夷無所顧慮倘生叛意外通強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為處置以除厲階其回回等項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為哈密聲援與夫小列禿野也克力乂罕禿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似為缺典況陝巴復國之初正宜溥其恩禮以結諸夷以敦和好各官又以自行措辦不勞內帑興此大典奚惜小費凡比皆區畫安攘之術下以帖服夷情上以寧安宗社為計之得執有外於是哉

余子俊

保固地方疏

臣奉　勅命臣以彌盜安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與凡可以裨補軍機重務者條陳以　聞臣謹會同鎮總等官計議奏　請其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彌盜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隘臣聞陝西城池自古無水宋時東引龍首渠水以入城隨復湮塌我朝成化六年復西引滻河之水自古地丈八頭起修石閘一座樽節放水二分到於西門穿城而過足充居民之用多餘者泄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淤沒之患勢所必至且係三邊根本　親藩所在不可不慮莫若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道以泄城壕之壅餘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於渭不過三十餘里節財省力實在於此衛國之計也初渭南華陰縣民告稱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貪圖深井之地圍場空闊易於打獵水草便利易於孳牧土地肥饒易於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為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冰入套所在守臣不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為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夫深溝陡崖

邊墻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縱有達賊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為慮邇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為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考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墻壘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　奏允仍守塞門其餘四

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
我固便利彼無隣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
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邊營中山坡永濟
堡移於迤南土紅寺鎮靖堡不必那田塞門却移於
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
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快
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
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之
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必須民間運納谷草
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
臣觀淳化縣三水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華昌

漢中等府并蘭縣俱山林曠闊實為藏賊淵藪所在
派民多有隱匿罪犯拋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
以成家業官司區處嘯聚扇禍況蘭縣　親藩所在
知縣正官猶且不及百戶品級所以行事之際難與
軍衛抗衡為今之計莫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
開設三水縣立知縣等官而隸汾州陞蘭縣為蘭州
立知州等官以隸臨洮金縣即隸蘭州然後今流移
之民各附籍於本州縣各克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
科此彌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埋立石
界電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移
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

田致招賊寇邊禁既已懈弛民人動遭刼殺況自邊
墻至煙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
開末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
令軍人代種或因歲年旱澇人有逃亡而徵租無逃
亡則往時覆輸可鑒為今之計當思種萊之舉比之
兵連禍結勞民傷財孰為輕重況堅壁清野古人禦
寇一策即今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
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萬人之將如都指
揮以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人百人
之將如千戶百戶之類陝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將
能稱厥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

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故被奸徒
排陷搆禍不能申理者或遇勘問官員畏避嫌疑不
肯辨明者以致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
缺員職此之故今後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過
自新撫按從公奏保不許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
乃違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有自新之路政無不
舉之理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
鄖陽鎮所管西粟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
里隔遠山林險惡人煙稀少俱係客商往来上津鄖
縣必經之處最為要害盜賊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
彪火蠍兒等已有不軌之萌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

有殺虜之迹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即今無籍克徒私販茶鹽仍無忌憚及照鎮安縣地方兩河口要害大畧相同必須預為處置方保無虞乞將山陽縣附郭鄖陽巡檢司移於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於竹林關開設巡檢司僉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鄖陽俱隸山陽則兇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之患此守隘之計也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馬文升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

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昔武於荊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高奮武於荊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書詩稱之以為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不可一日而不修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

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雖耻未雪邊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原數勾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

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僱做工每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雖費不得實用員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允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敷放冬春各全支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王親占為已有亦有被軍民開

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放牧無處存住未及一二
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
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
況六箇月止關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
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
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臣今操馬雖
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
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
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盔甲多不如式
亏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
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卷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

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
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
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
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太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
實況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
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
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
總兵俱蒙　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大抵多係
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畧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
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
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

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
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
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
雖習放銃而銃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盖四月
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拗
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盖
亦霄壤之不侔矣鞍轡啣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
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
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
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
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虜大衆

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
入似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
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
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
之謀乘隙而動乎夫　京師以大同宣府為藩籬大
同宣府至　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墻之外即係虜
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
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
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
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
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為

其精將欲其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周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題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升

臣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於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修兵威丕振可以懾服四夷潛消奸宄矣且古為將者必學之於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五經七書皆

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況我　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為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略堪為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略素諳固有其人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已廉謹或愛軍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屢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編定仁宗自為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方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樣亦多差訛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為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乏良將將何以禦臣等職典兵政　國家安危所繫若

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為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如蒙乞　勅內閣儒臣撿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進乞　勅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刷印數百部　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及副參遊擊守備內外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毀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為虛文若罔聞知巡按御史時將查考若有帶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落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臣聞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為東方重鎮各城有守備等官有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修舉也柰何邊官廉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失修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修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撫按等官點視指稱修理反又科害軍缺則雇人頂替器械多那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為得計前

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衛官軍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是嘗一一點視如城中鋪舍多無門牕梁口間用土坯灰刷四月之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嘗少數人馬軍可以調用步卒疲弊不堪明甲可以禦敵青甲不能遮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輒稱邊方多事未暇修理公差數多率難備辦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倘卒然有警邊備如此可為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稽考難以一一參究往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修整不可不急乞　勅該部計議行移鎮巡等官嚴督所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堠及將見在人馬軍器械替出不堪甲查照舊例　奏請允換堅完器械守備之具也之數官為修理既不勞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各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季查盤外如盤鐵木植甎瓦等料俱資軍國重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撫按等官以備稽考年終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若有短少就將經該官員參以侵欺之罪其巡撫等官亦要不時點閘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寄所官員就加懲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住俸督催完日照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干礙總兵參副等官一體參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

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矣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圍獵野獸為生數年以來多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參等項或散布疋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迫科擾土人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土人潛將鹽米包裹刀箭甲葉陰於牆下空野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事情啓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採杉木買辦皮張為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查得每年進

用杉木止該十箱人參三百斤狐狸皮張暫時賞辦不多衛所官員却乃多方科擾目今前項出產地方被賊搶虜空廬空廢田畝荒涼不能存活正宜厚恤伏望將各項供應暫且寬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賊情稍寧之日行令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墩營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釁者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旗軍人等量為枷號滿日與守臺巡哨俱照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參奏拏問

廢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洪惟　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又有折俸鈔貫冬衣布花恩至渥矣遼東阻山隔海官軍俸鈔布花皆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便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欠數多者蓋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造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煖近来船隻損壞者無人修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化十三年海運不通官軍絕望　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剥軍自養廢職者衆信乎其然也如驛遞鹽鐵所軍俱無月糧止賴賞賜土官達官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專賴俸給又無迯哨守臺晝夜在邊尤為寒苦近因各處災傷荷蒙皇上憫念元遣使發倉賑濟所以固邦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預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　恩典查得自成化十二年前共拖欠官軍俸賞鈔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斤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司起倩車輛運送及暫量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艱難節行本司查勘定奪造船僦運補解去後但彼處

官員視為泛常略不用意夫米食切於人身不可一日有缺今遲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人不惟難彼處積無用之地陸路既稱難来海運見今無船則窮邊官軍何所仰賴哉臣聞遼東舊時收成糧食頗賤商賈販賣易換有無尚不免於饑寒今兵荒相仍商賈少通使軍士號啼饑寒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馳鋒敵之下亦恐生意外之慮合無不為常例將前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作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解或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為便易委官解送前来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六歲布花鈔貫另為

處置或暫折收賚銀兩運来支給候造有船隻之日
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
又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
為先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為首民生最重邊方
尤急所以戰勝攻取守固皆賴於此　聖朝垂意邊
儲因遼東屯糧不足發銀糴買召商上納　欽命巡
撫官以總督之布按二司官以分管之委在前官員
職任重大者多好逸惡勞卑微者惟畏勢貪利甚有
黃緣為奸乘機逐利撒放糠粃穀豆糴買腐爛倉糧
官銀多歸於富家錢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
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辨驗奸弊敗露一清積

蠹邊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腐虛閣於
貧軍未蒙實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閘地腐
爛相積邊境急缺糧儲如前屯等處倉糧不及半年
之用海錦等衛有十年之積密雲等堡全無一月之
支今遼陽城中每銀十兩止糴米二石五斗前項堡
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人上納近
因賊情緊急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恐缺軍餉會
議於定遼金復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一萬餘
人往迴一二千里每米一石雇腳盤費多者要七八
十錢少者亦不下五六十錢河東之地遠近騷然各
官雖用心催儹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畜馱

負力疲財殫卒難畢集事勢至此尤為可恨欲減米
數恐虧損官銀欲增腳錢恐庫藏缺乏即今傳報聲
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使
餘軍逃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
邊儲厥後河開農興尤難為用乞　勅該部行移巡
按總理糧儲官員相度賊情緩急酌量路途遠近聽
其隨宜增減米數腳力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
難至各倉拖欠折罰糧數行令布按二司管糧官躬
詣各處枷追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
價折納銀布入官另為處置以便目前支納俱先定
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廢乎邊

備之克修也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
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兌數戍邊每歲春秋番
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
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
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
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
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
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
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

忽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
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
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
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
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
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
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
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踈失咎將
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
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
為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

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
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
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議行武舉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
收拾斯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
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
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足以備一
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
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遠其用武臣也甄別軍
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陝督府之崇班外

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
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饒廩奬勵武臣作興士氣意
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
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麄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
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
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
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
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
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
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詘於文者或優於武亦
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

於鬻旅樂毅出於騶賤黯布雜於輿臺衛青廝於人
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
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
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
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
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
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
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
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
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歛氣挾術以赴功名之
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

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醒擬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

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三矢以上者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舜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九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伏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慊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恩借才於異代也哉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臣久在病中誤蒙　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又蒙加臣太子太保兩奉　温旨稱臣過當臣感　恩刻骨不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初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臣敢據憑愚忱妄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伏願　聖明不棄芻蕘特賜　親覽　一定武略竊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伐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

之內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即聽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　聖明深體先王保邦至義及查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勅詞立為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　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無行以散其脅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襲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先年重例處死　一崇憲職令各邊腹裏兵

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為難　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為異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令訪實選替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者必須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補其難然後人肯用力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寬其文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為練兵捕盜募用死間先發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扼腕如昔王翔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盜賊可弭戎虜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

本不為害臣愚不敢敢隱初任德安推官凡造倉積穀造鋪造監與凡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穀數百者自備弓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迎泣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救故臣不揣以為事當如此也　一重將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不敢近邊宋失邊險戎狄最強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伏讀　祖訓我　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延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筭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撫總兵選任既當尤望　陛下體　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使得成功矣　一增

武備徃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間時則輪番一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警則併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補比之命將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伴矣　一更賞罰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

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
大勝彼大敗奔遁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
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
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為勢
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為敵所敗此邊
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
傷虜四五人即問充軍殺虜十名以上不報者止
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
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
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
惟以退縮保守為事而不必其至京其則速為之勦剿該襲則早為勦保而不必其至京其

虜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
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送殺之尤可痛
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
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
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虜二十人
以下亦不問充軍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
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
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虜數
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
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
時問決不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
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衆證某人該策某人當先
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
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
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
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
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
心思奮　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
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
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
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

若譬殺不聽分解及為叛亂蕪併者則命其隣黨合
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黨率從而蕪
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
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
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為一則統為一該令分屬
則令分屬其該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
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
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　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
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
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為奏決而不奏決不該
推勘而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

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
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遍申合干上司各用厚紙大簿
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
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
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
自不亂是皆要在　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
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
效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
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即為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
輕為誘執如上下凍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
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

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即鎖去量治仍即放還其與全
茗州許榮高雙殺三十餘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
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
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構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
琏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
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
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
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
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三代占
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
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
却奪即與參將二司率兵夜遁臣危旦夕而所屬土
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為臣守城旗鼓
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
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賜事臣為文召之即來提
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
府自願為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盂信義
雖蠻夷為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
撫道過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勳差人來訴臣即輪
前責其家之占田圍縣罪惡深重　新天子英武同
符　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
告未久彼即移文來首田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

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
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為惡松潘番又為兵備胡澧伐
木修城署黜以俟臣至盖番信澧澧信臣為之傳播
故未久而即遠孚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
彼土官該管上司攄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為地方消
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已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一
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
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
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
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
奉　太祖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

閘池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新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繁於　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

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察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歸　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天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糧每常邊糧不肯趣賤預買及臨用乃發銀責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

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支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亦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揩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　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黷貨致令富勢小人冒奪軍功超陞世襲重職天壞　祖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　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

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凜凜總兵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剋減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為　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南降使非　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

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戕之豈不甚可畏哉　天命我　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　詔盡革此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安然有識者猶恨不籍其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之困戕其首以梟邊境而快

憤軍之心也我　皇上勵精恭儉八年之久而天下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恐法度不時加嚴儆則易至于漸弛奸弊不重加杜絕則易至于復生伏願　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大臣計議自今嚴立　成命載諸　天府頒諸天下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方其有真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有戡亂平賊奇功　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廕外其有聽容子孫弟姪夤緣似前冒陞者文官除名再不敘用武職揭黃永不許襲至于軍匠夤緣再有額外

濫收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革邊遠充軍永為定例如此則奸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用漸足而民窮可救實為　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即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新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戴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筭亦不貲臣嘗有言不行

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以革而復推有恃為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于　國儲不少也　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舍身為國推奸禦侮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朝文職止有李承勛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忌不宜輕出　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議久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註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昊則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賫緣權奸奏遣至京而黜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戎入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而為番使寫亦虎仙等反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又為憸人聶能遷等反問流謗逮至充軍臣嘗有言不行

請此二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二人者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惟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閑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澧其人德行追及古人忠信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為考察所黜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作一行旌別以勵士風幸也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終

武備二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若不預為處置使其痛遭挫衄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得寧治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酋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為左右哨掖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扶邊劄營作為家計聲勢聯絡遥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免蒐散膽落號哭奔遁再不輕犯庶乎內外軍民得以安妥臣愚以為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無復役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氷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為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備

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意不為無見臣非不知来去戰守乃禦戎之常道犁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況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為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滅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為也臣愚以俟今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釁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一面選人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少一

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叅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為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為中軍大同遊騎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騎兵又次之以為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本隊官軍於墻外二三十里列車為家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為營以待務使聲勢聯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捨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嚴備不許貪利輕敵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囘以為羽翼賊若糾衆餘孽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為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為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囘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踈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遯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須潰敗比至套內見其妻孥傷殘襆橐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

虜之計莫快於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部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之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惴恐

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挍極捕使之嘯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絶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

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　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要我方有賴於彼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徭海寇乘閒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亦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驟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憔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

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遷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數萬今茲復調暗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絶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

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徭僮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馬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羸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膚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

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寬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奸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兇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眾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尚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眾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

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
王受等聞臣奉　命前来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
殺害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
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
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
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
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
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来查勘開爾等更生之
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
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兄殘酷暴慢

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
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
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
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
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
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
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
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
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来查勘開
爾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

以改惡從善捨命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
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来投到決宥爾之死
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　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
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
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勦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
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
盡率其衆掃境来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
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
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
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

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見大略相同其間雖有
飾說亦多真情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
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
有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
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
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
皆合辭扣首為之請　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
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
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
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

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又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来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内已經略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

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令爾方来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領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安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黑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来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来動之斯和者也臣以寡劣謬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

脩舉武備疏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誤蒙　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顧兵事未可易言而無患責乎有備謹以道路一得之聞叅採士夫衆人之見條為八事上塵　聖覽一預畿兵以重

聲勢順天府霸州文安縣等處古為幽冀人習悍彊且密居畿内寇若周官六卿六遂漢為六郡良家之地也但以後世兵農既分舍其長技彼既挾無所用必且恃力乘人為寇攘者矣況京軍脆弱且甚宜思所以增壯而羽翼之徃聞有招軍之令急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為軍已失國家定籍倉卒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既無父兄産業以箝之又無室家妻子以繫之昌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然則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為居平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保長於原編大夫内有年壯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紀其年貌貫址以備鄉兵之籍仍須善加撫諭不得張皇震驚每選五十名推身家衆服者一人或省

祭義官為鄉長俾其各相聯屬鈐約自為教練不許任其縱逸別生事端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勞即放歸農生業秋冬務閒兵備官周歷閱實而再試之賞其勇藝而教其不能畧如周官寓農大閱之法每處三日亦即放歸仍令所司復其身之役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胄鎧器械該部各預儲給庶使各邊夷虜知內外皆兵潛銷窺伺　朝廷氣勢愈益尊崇隱然有金湯之限矣一練外兵以為羽翼山東德州武定山西寧山陝西潼開等衛設為直隸蓋欲犬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居重以馭輕彊幹以弱末立法之初未為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伻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隸以形分勢遠而久不簡稽重以世胄誅求迫急尺籍雖存而逃派過半矣正德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為大理少卿操練畿輔民兵又分行巡按官閱實直隸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內豫潛消外憂但當時補偏救急未有著實振舉而施行之者況燕趙涿易古稱悍彊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年故事推舉內外文職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韜畧實心廉慎可以為國安養軍民者加以參都少卿之任一以提督直隸民兵或行撫按及隣近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撫按各督同該道兵

備守巡等官著實清查挑選軍丁內精壯驍勇者為一班次壯勇者為二班老幼羸弱者為三班逃故者隨時補伍務足原數民兵則行移各該撫按清軍官協心勾補務足原數民兵則盡數精選壯勇弱者革退另補復召募教師分投教演操練一班二班軍兵馬步弓箭鎗刀等藝使之精熟過人一可當十十可當百足以衝鋒破敵橫行無礙其有成效者悉聽便宜區處所在無礙錢糧供給衣裝什物犒勞厚其饋廩或將老幼羸弱之丁量追工食一半以為津貼止令分班更休防守城廓其隣近軍衛有司所管軍餘閒民中武勇過人有父兄戶籍者亦聽從宜精選召募別為營房一體安插教練

慎選守法知兵善能撫馭軍衛有司官分投率領提調指揮府佐官領五百名之上遇有緩急征調行移提督衙門分投調用可以一呼而集有功查例陞賞平居教練以武藝精否而上下其衣食使之團營結衆足以相保歡忻足以相死赴敵足以相救金鼓旗物器械堅利精明更休以期徵發以信先期以賞後至以罰兵威振揚在在有備可以潛消外夷姦宄覬望之心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將伐謀亦不出此一防制達官以需調用直隸保定等衛分俱有達官舍目其驍勇悍彊狀貌氣習與漢人不同所謂非我族類未敢保其不異但必安插既久勢難變更

惟在所司宣　朝廷赤心以置其腹時衣糧賞給以安其家固立紀綱嚴飭武備以一其携貳反側之念合行巡撫督令兵備及該管達官軍衛有司一體鈐束於霜降閒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觀武藝而犒勞之常操不必拘演常調不必遣行惟弗得已而後用其長技如鼂錯所謂兩軍相為表裏之術也又須加意推誠諭信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釁也　一區處屯丁以防虜患訪得大同等處近郊多為戎馬蹂踐遺棄屯田并荒閒地土率多膏腴可獲子粒之利其四衛餘丁就地耕種或立浮莊俾習虜寇小則率

衆抗敵大則走藏軍堡若使官軍與之相為犄角清野堅壁協力拒守俾其進無所掠旬日必將引去是蓋足以憑藉聲援為吾羽翼且不煩糧餉而濟者也適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抵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在堡類皆將徒單弱雜人無所賴藉以為之守城堡既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為今之計宜行撫按衙門督行該道兵守等官再行查勘種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別項科差索取仍於堡內官為起蓋房屋安插居住家口不許任意星散般移令其無事則率衆耕牧虜至則登陴拒戰有功者量加犒賞以固其志該道官時往巡行

了辦亦不必差官增此一番勞擾也合無降　勅一道與各邊巡撫巡關官督令兵備等官各嚴加閱視邊關城墻缺口去處如有倒塌低薄即加增繕脩補務須堅實使邊軍可恃為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不時躬親點閘若有逃回等項拏問從宪治罪如兵備仍前怠緩或委官代行致令虜賊乘虛突入以貽邊患者撫按官照例從重參究施行

一鞭策武臣以冀自効查得見行條例軍職有犯監守常人盜律該斬絞罪者俱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帶俸差操此例似為腹裏衛分而設若兩鎮三邊諸處又何發焉夫操持宜責備乎文臣而磨礪宜

激异乎武職使其闢苐廣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阻於時勢之未乘禀氣麤豪或至於跅弛而不檢一發他方置於無用其於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為兩鎮三邊地方凡若此輩犯該立功充軍者巡撫衙門查訪得實務秉公心不必定發別處俱於軍門酌量聲息隨宜調遣令其懲創奮發立功自見如果有功即與議奏通為末減以贖前愆或有非常勲績一體拔用若屢試不效者仍與重治庶幾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當有如古名將出於罪戾者多矣　一專責委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犬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柰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制其防惟利大征剪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草

潔已恤民節財薄賦所以固其元氣設立兵備江防海道所以除其癰瘭者也適来　朝廷隨時設官務為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伊孰武官以通私賂致兵政不脩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固避嫌疑營幹他務以苟需遷轉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轢官屬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若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饑殍里甲散之四方来必不轉而為盜而洞庭湖又聞時有盜警失今不治將来隱禍深為可憂合無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各該兵巡等官務要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阨塞謹其哨堡軍民村寨各令移家於原設緊要地方住劄

木巢穴克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必通鄉導相率走藏所殺類多住種愚蠢苗人是生民膏血飲為軍儲秖足以飽用事邊臣漠堅之欲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下耗邊境帑藏上虧　朝廷至仁蓋無一可者昔宋儒楊時以為邊事之興多出於襲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馭幸其有事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之憂此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選方略正坐此欲求太平當治胡可得耶宜申勅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

詖器械遠近相聞團結應援以防其侵軼發打手官軍不時出哨巡邏裝伏擒捕以遏其寇盜督察土官多方構害需求而使人得所查究江西諸處游食經商藝術之徒出入夷寨導誘而構之生姦果其自作不靖讐殺地方兩廣則行鵰剿之法雲貴則行撫之法使深居醜類以無事相安兵革不煩大興而帑藏免於浪耗其果阻塞官道攻刼倉庫城池殺虜人衆方議大征若有無故虛張事跡聿開兵端以啓邊釁致令損師費財以貽地方之患者聽撫按指實參劾從重處治

預脩武備疏　江律

切惟安內攘外固莫先於將與兵臨敵制勝尤莫先乎食與器自古人君欲保治安民者未嘗不以是為先務也我朝創制立法內而畿甸外而府州各設衛所選將練兵以衛乎民各衛所復設倉庫儲糧蓄器以資其用又慮夫紀律不嚴軍威不振特　簡命文武大臣以總督之參贊副將各有其人管屯管操各有其職訓練以時糧蓄不乏良法美意度越千古柰何承平日久兵政懈弛將以統兵徒擁虛名而韜略蔑聞兵以克衛徒有虛數而逃絕過半糧儲有官專理而倉廩未皆充盈近該湖廣荆州府知府沃頖奏稱本府倉糧虧折二千餘石　欽蒙差官查盤是其驗矣荆州一府如此其他倉糧可知軍器徒破物料兵革未聞堅利近年各處有司解到弓箭是其做矣有司供應如此軍衛造作不言可見伏覩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千百戶總小旗俱有降減之條今各衛所發清勾逃軍不計其數而親管頭目恬不介意降級減俸未聞也欲官皆守法軍無逃亡得乎侵盜官糧監臨主守厥罪惟均成造軍器不如法罰所必加今各處倉糧虧折如荆州府者不知有幾軍器堪用者十無二三惟憑紙上虛文查盤核實未有也欲糧皆充實器皆利用可乎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體元更化講學脩德紗契乎

皇明祖訓理財用人不庶乎大學格言唐虞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可以投戈止武垂拱無為矣以臣愚戇尤謂未然近日大同宣府累報聲息烽燧之烟未盡滅也浙江流賊刼掠郡縣門柝之聲未盡無也況虜性詭莫測今雖稱遣使進貢安知其非假投順之名以緩我兵備乎又安知其非因通好之便以熟我道路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其邊方機務不可少忽而天下武備亦所當脩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臣願　陛下當　國家閑暇之時為思

患預防之計乞　勅兵部通行内外總兵鎮守巡撫
等官申號令以肅軍政明賞罰以勵軍士存恤訓練
作興銳氣督令各衛所簡襲兒男比照京衛舍餘一
體隨軍操備暇日講讀孝經論語孫吳兵書俾知忠
君親上之義折衝禦侮之道嚴加考閱務臻實效仍
行各處巡按御史從公訪察軍職官員才行操履勇
怯勤惰照依文官事例各出考語備開揭帖二本每
遇年終一本繳送兵部一本繳送都察院以備參考
其間果有勇略異常者具實奏聞或遇推選將材或
遇倉卒用人　朝廷因以循名責實而將得其人矣
及行各處清軍御史清查所屬衛所逃軍數目將親

管頭目參問如律庶官知警懼不敢害兵雖未遽足
而逃亡之弊可少緩矣倉糧軍器除京衛外其餘腹
裏地面悉照邊方事例差官查盤但有虧折不堪照
例追問發落庶法令嚴明監管盡心糧雖未即克詘
雖未盡利而侵盜之弊可少革矣然四者之中食所
當先苟食焉不足則雖有良將銳卒堅甲利兵必饑
餓困嘗安能奮勇前驅以挫彼敵鋒哉各處之衛邊
方尤重苟邊城整飭則是藩籬完固屏翰堅高雖或
虜寇跳梁安能自生羽翼以窺我堂奥哉近日之議
委官就近糴買豆麥於各邊倉上納則糧無虧折而
民兩稱便邊儲豈不漸充乎假之以歲月期之以積

久臣知將不必選而率多智勇軍不必挑而率多精
中鹽糧或曰開度僧道不過趨辦於一時率非經久

銳饋餉隨處皆足何有千里挽輸之勞器械隨處皆
精何有一器不適于用我之兵威既盛我之武備既
脩靜以制動逸以待勞犬羊叛逆擾我邊疆可以不
戰而屈之可以一鼓而檛之可以永保太平之治可
以長無外顧之憂矣

修兵政復舊規以固根本疏　管律

臣惟安不忘危明王之所以盛弊不知救庸主之所
以衰既往之迹昭明可考　陛下勤學鑒古篤治準
今洞察高出百王謨猷遠追三代曩嘗發　綸音有
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面事情羣工聞　命
無任懽悅至今傳為美談咸恐無所建白以負　陛

下也臣以諫為職敢援政之弊於今而關係天下之
至重者言之惟我　太祖高皇帝剪胡元凋弊之俗
定萬世不易之規罷中書省而設六部華樞密院而
置五府五府之官設左右都督各一員同知各二員
僉事各二員統領天下衛所分掌在京軍馬上下相
維體統不紊歷代之兵制莫良於斯至如公侯伯但
帶銜隸籍以便支祿府事一無預也比時員缺寧

命六王之仲子為署都督分命書事未嘗輕及公侯
伯誠為慎重權任成化初員缺定襄伯郭登嘗奏舉
都督指揮六員蒙　欽依補之猶能率循舊典迨今
承平日久事漸乖張而其掌印者既侯伯僉書者亦

侯伯應任之臣不過三四而已缺多廢久與六部事
體頓殊然以　國家兵馬綱領之地坐擁豢養驕侈
之徒利不知興弊不知革但騁侵漁之術而為溫飽
之圖此舊規不復之大弊一也至於京師為天下根
本之地五軍三千神機團營乃四方觀望之兵存強
榦弱枝之勢寓居重馭輕之機今乃坐營坐司皆委
之侯伯中間謀勇才略堪任營事調度布置頗服衆
心固有二三其人餘則聽人指揮一丁不識幸今無
虞恬不致慮固也一遇有警則多籌能料者誰歟直
前效用者誰歟不待臣言固莫逃於　陛下之洞察
也況我　太祖高皇帝嚴肅軍政凡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單身還第軍士各歸
其衛又降律令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私下接受
公侯所與金銀段疋衣服錢物及非出征不得侍立
於公侯之門　聖謨洋洋具載典策今以此禁暴禦
侮之兵資彼呵前擁後之具名雖管操實乃僨事此
舊規不復之大弊二也執此二大弊臣恐非　社稷
磐石之計亦豈勳戚帶礪之福乎矧今天變屢失其
清地變屢失其寧人變屢失其常為　陛下消弭之
要亦非一政臣以為兵則政之大者何也蓋國之有
兵猶地之有險地有險人不敢踰國有兵人不敢犯
是故易有師卦洪範不去兵政所以有天下者立武

以衛國戰兵以保定使當時平而妄動輕用固易激
變使或世玩而廢弛不修亦足招亂故周公克詰戎
兵之戒不能默於成王極盛之日也惟　陛下負不
世之明可望祛累積之弊乞　勑兵部會執政大臣
早為計處從實體訪於侯伯之才德聲望果堪委任
者委任猥鄙劣陋果當罷黜者罷黜各處帶俸都督
有年力勲績者查取到府任事不使虛糜祿俸在京
在外都指揮有才識超凡藝勇出衆名譽素孚可以
備急緩之用者按成化年事例奏請　上裁量修署
職俾之坐府坐營如此則人才奮勵威武振揚可以
固根本之重可以折覬覦之奸可以消灾異之患上

續　太祖　太宗之緒遠垂　聖子　神孫之謀如
以臣言為非臣再以時勢論之今夫郡縣無高城之
據深池之阻而盜賊之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兵
馬精壯在閑疲癘在役而敵愾之氣視　國初何如
也今夫武備朽箭折弓殘旗破鎧而器械之嚴視
國初何如也宣大二鎮乃　神都北門宣府原設官
軍一十九萬大同原設官軍一十二萬今兩鎮之間
僅十之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衛所可以例
推而強弱之勢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廣川流賊諸
酋夷虜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　國初
何如也今夫賞不及於勞臣恩偏重於權倖而鼓舞

之術視　國初何如也兵政一弊於今日益泮渙而
弗振矣且　祖宗於兵政重任都督而不輕授侯伯
者豈無謂哉蓋都督流官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
深恩之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之世爵難襮有犯不
用別有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忽禍每
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業之難察臣愚
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
久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陳時明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

畏發於國之所不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戒者
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
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
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隣渤海兀
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接沙漠則蒙古余孽彼
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以慮彼者不可有一時
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宣大遼東諸鎮皆　祖宗所
規畫陣以重垣限以深塹警以烽燧戍以重兵雖虜
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疆慎守
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去
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治

與朶顏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　國初嘗以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與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朶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籬使之東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北虜在我祖宗時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已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来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鄙其衆增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朶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

比矣數年前嘗聞朶顏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北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虛聲以恐喝我邊上將士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献女結歡亦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乎往日害我愈將陳乾把兒孫實為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為之蓋三衛之衆朶顏為強諸酋時向北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北虜亦追趕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入無空田故連合為一共来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日就親密況薊州等處雖設有三堂若一巨鎮然衛所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為邊鎮實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倚伏

東北諸胡數来朝貢熟見我山川險易納我姦人備知我士馬虛實此虜千　國家真癰疽結於脇下而豺狼伏於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挾不逞之姦潛導北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曠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驟任其縱横臣嘗考之前史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遼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喜峰口今諸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疎力微又嘗考之元史金太恃居庸之塞冶鐵鎖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太祖距關不

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右軍循大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灤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雄霸而南破清滄濟南等郡往者已已之變熒荆白羊失守虜騎直犯　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衆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湯洪等追至關蘇馬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且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　國初殺伐之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復塹高山深谷恐我縱之使入據險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抄或為邊將所劫如近世威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

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虜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閉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轢我將士蹈藉我城堡安行直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啓其輕我之志歆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隙此臣之所拳拳也夷狄嗜利如蠅蚋之赴腥羶麾之復集寧知紀極遭挫則遠遁有獲則復来近西邊稱虜騎萬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絡駐牧威寧海傍然未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誤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我無備耶虜雖犬羊之

其形耳甚長近見延寧地方原野蕭條而又有大臣在彼總制宣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之事勢殆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儻虜以散騎迭入延寧境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来宣大塞以疑我北鄙納姦人反戈之謀因兀良哈同利之衆突入我東北空虛之處重兵據我腹口輕騎駐我郊牧餘騎掠我郡縣扼我運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已之變

喜寧導也先直趨　京師由小兒為虜謀出紫荊抵臨清幸虜無大志得利即返當時若從其姦計其禍盖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如大學士丘濬者欲以大寧都司移於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此老成郁慮之圖也但保定當紫荊之衝實郊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衆為遷邑之舉事亦不可輕惟在　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變斯為善處之術臣聞為　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項以流賊之故調發邊騎入剿邊

虜強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愁慕中華有天上之歎昔有唐中葉府兵法壞而為彍騎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安祿山見廢弛遂有輕中國之心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者乃使封常清詰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陝西哥舒翰潰於靈寶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殺害巡撫大臣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教場吶喊寧

武因點名潰散其他偪強不服者又往往告兵情易動如此勢已寖寖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唱於其間豈直為患邊陲而已哉前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況近年以来水旱不時　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成群小則流剽鄉村阻劫道路大則攻圍城郭敵殺官軍隨滅隨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覇賊起覇賊方息而礦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乎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增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是之謂土

崩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斂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起於長垣黃巢起於冤句其後巢賊自嶺南回蹈江越淮直陷東都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廷垂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踈脫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有離渙之迹古曰明者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如已暴著夫人皆能見

之亦能聞之不待明者聰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至任其自来而不為之慮也大抵禍患已来從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祥亦不能大為災害今日之計上策莫若修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修文事者親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謂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避狂瞽之誅謹為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易萃之彖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宋儒丘氏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既濟之彖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宋儒程頤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必危晉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蓋教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天下既平猶今日遣某官某處練兵明日遣某官某處練兵蓋無寧歲且制為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　天子自為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為備邪我　太宗文皇帝

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祇承　德意故大啟燕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令歲出閱平明歲出興和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不憚一己之勞而為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　國初南京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大銃是為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隸五軍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壯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

而命兵部尚書戎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為十二營此則後来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敝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伴工匠為名一任恣意於差占之役老壯不閘有簡別之期勇怯不聞有去留之等去歲北警　命於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銳而設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之團營猶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

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一甲士柰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數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擴悍之士隸禁籍矣又懲唐以来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宋都汴去邊尚遠餽輓亦便猶以兵不可濫蓄財不可浪費今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　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蠲免之恩有司慮　國計匱乏率多廢格而止當催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刑使閭里窮民質田鬻產男賣女歲租僅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轉為盜賊況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壩搬撥之勞有開渠脗淺之患當夫秋冬之交河水

流澌猶裸身杭淺入水牽舟不幸舟敗米漂則貨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迸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於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　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

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

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覈其逃
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
營多以功勳之胄為之此輩生於統袴之家長於婦
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
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
坐營重任彼建樹太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
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
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
人及積年識字先棍撥置剥削行伍賣放軍役營務
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
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胄非卓

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
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人所管部伍
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
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
官處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
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禀於提督
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禀科道
官處參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
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熟
者幾人聽力强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處
驗看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為責治重則呈禀提督官

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具揭帖送
科道官參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千隊坐營官逐
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武藝
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用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
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黜罰提督
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
另選且計數奏　聞請　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
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
以求其精疎雖五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蓋刀鎗
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
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為尚尤以膂力為先蓋

武藝可習而能膂力不可强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
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
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取之其四都司兩班
京軍士宜畧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升為京軍即
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津遣赴京常
住待其衰老仍遣於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
不必赴京虛耗國儲亦畧倣大學士丘濬輔郡之議
該班京操將士就於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
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北乃
宣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將
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

士戍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為一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近世名臣大學士李賢嘗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賞賜月糧亦宜畧倣前世之制稍為之差等團營聽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工將士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

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於每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之號就俾於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於邊上夜不收人從中選其遞年出塞及工於刼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於該營操則別置於一處使之常為戰裝一遇有警　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於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寇

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上遊騎偕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惰不得肆為禁旅偃蹇獷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復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於教練之法臣不避煩瑣為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砲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

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銃即其器杖真如兒戲昔　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往迎也先容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嘗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已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鬬之

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技之而徃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罰命強者兩相對射避即撻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為馬趨施諸韋稍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隸之夫格鬭之法如手搏然精于手搏者他人雖勇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鬭之法其枝兩避箭扑亢擣虛固自有方平時不習一旦臨敵則眼目眩徨手足軟顫故有平日挽強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

奪稍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於神鎗火砲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忖量其高下之勢蓋槍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徃閒旬磕之聲殊無徵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衝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奸宄之漸可以省國儲無用之費國勢有雷霆之威泰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既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若此施為雖似紛更然于緩急實為有賴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　下廷臣會議務求國勢之莫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謬之見亦其大略耳若夫條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圖非臣之愚所能為也一得之愚上瀆　天聽惟　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該科竊有所見不敢不言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一終

武備三

備舉團營事宜疏

臣等切惟蓄威昭德人主之大權治重取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　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為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馬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　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幾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　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為居重馭輕之畫深哉邈矣而不可

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欠精是以士卒太減於　國初之額時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托謹以在營切要三事會同太監麥福看議得卒必精健而後兵可強故論選軍馬必膽壯而後戰可力故論惜馬兵強馬力使不置之以操練之法則武藝不閑戰鬬有怯亦不堪於用矣故論訓練伏乞　勑下該部議處將軍馬錢糧通作一家計算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惟在劑量事情斟酌時措要於武備脩舉足為國家

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操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看得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技石超距奮勇以衛國哉及今若不早為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虧餉糈兵無益臣等以為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者有三單無定用夫軍役戰勝攻取須

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舊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栈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矣鍾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弊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勒捐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是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

多有富實奸猾之人員作為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得以躲閃由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　勅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員三大營并團營官軍各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揀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尪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病逃故為事久不回營等項弟男子姪亦要查出照冊從公揀選但冊者即與收補其內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輳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栈木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內兵部為脩武備以壯　國威事題　准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改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　一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小

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為可惜臣等會看得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餧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個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個月似料穀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個月草與料皆為不足矣馬給於官非着已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賠錢以養馬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

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
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　祖宗以来諸司之例隨時
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来尚隨場牧
放今草場半為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
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
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
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
着已而不肯賠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
已則馬之為命豈不冤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解徵到
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
死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

顛越之筭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而掌財者意不
急馬各競其職以為勝故如是耳使通做一家幹事
則草料馬匹皆切已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
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肯惜此小草料之費而致傷
數十兩之多之馬哉伏乞　勅下兵部再行計處合
無將存操馬匹再添三個月之草按月給籌半根六
個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添六個月之料三個月
之草通融放給亦可救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
場乃為牧馬而設今所牧租銀以之養馬乃為本等
今則收貯太僕寺為買馬之用似為不倫且自嘉靖
七年題　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

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三分八釐二絲六年共該五
萬七百三十六兩二錢二分九釐二絲至今並無分
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無兵部
再行計處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
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備營馬草料不
敷之用臣等又查薊覇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
有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覇州尚有地五
千二百四十頃二畝二分四釐五絲若肯通行召民
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二項一年共該租銀三萬六
千三百四十八兩六錢三分三釐二絲通為給軍養
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似為便宜何謂給

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草
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
者以領馬為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倖差撰務取
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于貧此等貧軍賃房
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
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
餘而自養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矣馬
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斃得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
差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團營軍士從公
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行查出賃房貧軍所領之馬
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不致損傷似為便

宜何謂餧養無法士卒關出草料散出各處從其自養莫有稽考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餧以實草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奸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與人關到折色徒為自養之具而惟啖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做膘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生羸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糟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餧養之法終莫救其害馬之獘臣查得在營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有中膘者有無膘者有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膘之馬合無

兵部科道官再行點軍退貧軍仍赴京操練每一把總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處一一點視皆以熟草細料餧之餧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個月之後點軍科道驗有膘息者免其會餧其有膘自養者科道仍行嚴禁不得餧以酒糟若被地方兩隣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似為便宜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守亦可設用倘事勢緊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二萬隣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亦不必濫給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將

團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允給一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一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术巨萬不能敵由是觀之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士馬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疊乏敢戰之氣安望其出奇取勝以禦侮哉此訓練舊規除下營走陣法度整齊進退可觀旗幟金鼓號令俱有節制及累年在營舊軍武藝頗習堪備征伐無議外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未曾操練

軍士其數尚多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揀選雖精徒為無用查得　大明會典載有教練軍士之法九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九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為試中臣等以為自今之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督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馭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為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已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

後二日操演調隊比較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倦則藝騎精趫藝騎精趫則膽氣增倍膽氣增倍則遇敵不懼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強更以諳曉韜畧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顧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視驗以其所教軍士試中為率不及六分以上者奏　請罰治其試中軍士等及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請議南京守備事權疏　王廷相

臣聞聖王明見萬里故設官有維制之禮智主炳於

先幾故授事有終始之慮蓋下權之偏重不可不防而勢久之積威不可不慎也臣愚無狀往年誤蒙聖恩勑臣叅贊南京守備機務臣歷任三年隨事體察因顯究隱竊見外守備之權實為過重雖近年科道諸臣交章論列然皆指其標末殊未探其根本臣請為　陛下言之南京守備　朝廷大要為保障留都守護陵寢而設但是武職大臣皆得推委觀永樂正統以來襄陽伯李隆西寧侯宋琥豐城侯李賢寧遠伯任禮皆得任此可見非曰舉此重地必國公而後授也小民之愚不能家喻戶曉使知此意但見其終身任事便以為彼所管轄無所逃避死心承順莫敢誰何平日行有過惡鄉官士夫結舌緘口無一人敢行私議指揮千百戶等官恣為捶楚無一人敢出怨言故殺平人生者務為自保而不敢訟死者之冤甚至寧得罪於　朝廷而不忤其意寧庇公家之事而不敢遠其私何也以其終身任事積威之勢使之然也夫以留都重地遠隔江淮使將兵之人事權偏重以致人心畏附如此殊可寒心若無改絃之謀終非燕翼之善伏望　皇上恢總攬天下之權除臣子積威之勢不得以地方之遠而不察不可以事之未

然而不慮易曰履霜堅氷至書曰有備無患亂臣賊子其所由来漸矣漢之郡將坐失荆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鎮以當時君臣不致遠圖疎於預謀故爾臣愚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議處自今以後南京外守備官查照先年事例不拘公侯伯皆得推用仍限三年或五年為任滿將滿之期兵部即請推官更代曾經守備過者不得復推務要平日存心忠實老成知事之人疏名奏　請定奪以為定規如此則守備無終身之任而積威之勢可以絶軍民亦知其任之不久而黨附之心可以消矣

計處清軍事宜疏　王憲

該本部題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判送據主事王學益呈稱照得清理軍伍係國重事　國初各該衛

所在伍有缺俱得徑自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革節該本部題　准吏部咨例各衛每年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州縣攢造底冊一樣二本一本留部一本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名清勾仍每年將各衛所軍額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冊一本送部以憑清勾冒漏等項查照各司府州縣亦每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立前件攢造實有事故文冊送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冊名數多者如府軍前衛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衙門歲該造送文冊不止一二十項每項費與此相

上下俱於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繁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況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千少亦千餘而計所解到軍士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數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為未便各該承委督造軍政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諳文理及見前冊歲以為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為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惟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橫出或有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故

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冊謄發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冊亦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解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有隨解隨逃者有偽為批印回銷者雖近有勘合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尋冊籍浩繁日力不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

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強湊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無干者其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為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回答雖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計行平民或被枉而積考既踈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為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　准住勾外其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刊刷備將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名周堅白厚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經送

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府州縣逃故軍士單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每所釘作一冊照依發去冊式分別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作八格每格填寫一戶上列橫格開寫軍祖姓名貫籍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来歷先管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

將原額軍役填滿外各空格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照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送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官督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寫軍格下新充軍由填寫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并各司府州縣亦行照填註以憑查照雖至百年可免更造各司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冊回答及不許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軍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老者即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無勾者即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廻

及例免者開造小冊連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縣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若將有勾軍丁自到日為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參問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氏扶無者查照軍政條例及節年題　准事例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立住勾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堪解者候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單留該州縣候出

幼解衛及老疾故絕逃移跟捉者候三年不獲者該州縣另冊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三年不獲仍照比例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官員職名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單後各取親押若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另佥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隣佑窩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清軍御史五年一差務要五年內發去軍單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吊各司府州縣原收住勾冊查審內有捏弊者另冊送部事完即許復　命不必定以三年為限各清軍官員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為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單繳冊單限期

幷遠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猶未損於舊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不啻減百而存一所省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千萬矣回咎之在有司者嘉靖十年若猶以為煩而自本年軍單既銷之後所嗣發者歲各無幾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矣且此單一出不可妄銷而不改之例既嚴捏故之條尤重住勾之冊尚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單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詐寫之端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之漢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冊籍不至於填委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承行不患於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法不憚於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迂踈變以時宜不謂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矣及照各衛先年造報清勾軍冊舊例於新選官幷復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腳力近該本部題　准止許　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差順帶亦照例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腳力但各衛所里遠近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期到部與進表官員到京相左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利於齎文討馬不肯帶冊討驢又南直隸各不係衝要府分俱無人肯枉道齎送以致多滯今既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咨吏部於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於各布政司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遞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照例不支廩給水路應付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一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扛擡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填勘合行各司府州縣查驗則驛遞既可不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先項清軍事宜於各軍衛有司等衙門雖極簡便而該司稽考填寫各項文冊則實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寫恐致誤事合咨吏部將該司冊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為便宜緣係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理合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判送到司查得宣德十年該本部題　准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差人勾軍止將逃故等項軍人姓名貫

址造冊送部轉發清勾成化十一年該本部題為陳
言類送軍冊以便稽考遠年欺隱軍伍事行都察院
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都司衛所南京北京衛所
各於本部委官俱着落各該軍政及首領官將各管
旗軍逐一查出要見原額旗軍若干見在若干逃亡
若干改調若干發在原充軍改調来歷年月貫止節
次補役戶丁正餘姓名備細通類造冊每布政司攢
造一次直隸府一次各一樣二本照依遞年清冊差
人送部轉發清勾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為仰承
恩命脩舉邦政事內開一定冊式以防欺隱切照勾
軍文冊先年雖曾降去式樣柰世久人玩合照依都

察院咨到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冊式通行
天下攢造花名總冊一本以防欺隱一復有司回答
冊以便查考切照天下有司奉到勾軍文冊清解畢
日除清過軍數呈清軍御史奏繳外另造回答冊送
部查考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為陳愚見以清軍政
事內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無勾軍名照例住勾
以省費用以杜紛擾宣德四年逃故軍士除奉例開
伍不勾外其餘俱作奉冊清勾之數三年一次造冊
送部轉發清軍其成化元年以後逃故軍士作照例
充軍知情原保里老隣佑發附近衛所充軍又查得
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為清理軍伍事內開一應軍
冊聽候吏部新選復職官到部原領文憑又憑查對相同

陸續封付前去各衙門交割清理陸路應付驢疋水路應付紅船一切廩給馬匹等項幷革其撫按公差應付脚力之人情愿帶領者除本等應付外合量加驢匹以為駄囲之用嘉靖四年該本部題　准今後該司預將前項軍囲分別司府封記本數只候各處進表官員事畢回還行移禮部開送本部如上半年不係　進表之期遇有各處公差回還告討脚力者就便搭配公文責令帶領止許本等應付如囲數委的重多量加脚力仍於原来批文將領過數目明白開坐係各省者賫至布政司交割係直隸者該府州縣交割嘉靖八年該本司主事廖雲龍呈稱軍囲壅滯要行議處該本部題　准移咨禮部着令　進表官於公事未畢之前赴本部分領軍囲照依應付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主事王學益呈稱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一節為照事有急而必變法貴簡而可行所據清軍一事積弊已久凡有議者皆思變通而推原其故則以其繁而寡要費而少益爾夫繁而寡要則難稽費而少益則易玩以下之易玩而乘上之難稽是故文雖詳而弊無由察禁徒嚴而奸不可止也今主事王學益具呈前因一則免遞年清勾之擾一則省衛所攢造之費弊端釐革公私兩便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備行五軍都督府南京兵部在京各衛幷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各府州通行各該軍衛有司衙門悉照本部題　准該主事王學益具呈事理施行各衛所依式樣攢造軍總文囲幷清勾軍單完日各用牢固木櫃鎖封印記選委的當人員用心管解在京仍限本年五月以裹南京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限本年六月以裹浙江江西湖廣福建限本年七月以裹四川兩廣雲貴限本年九月以裹俱到部都司掌印官員務要催督如有遠限不到各都司官與各衛所官一體從重參究以後年分該送軍囲仍照舊例俱限五月以裹到部及行各司府州縣如遇本部發到各衛所軍總文囲務要置立木櫃整齊堆架別庫收貯以俟百年不咸各官去任之日俱要交代明白如有疎遠接管官具申該清軍御史如無清軍御史申巡按御史具呈都察院移咨本部參究其各都司衛所及各司府州縣賫送囲單人員如有遠限損失等項俱照例送問量治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清軍御史嚴行查屬着實舉行及以後清軍御史悉照本部今次題　准事理定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五年內發軍單畢日許令回道不必定三年為限則費省而人自便法簡而弊可稽行伍漸充軍民不枉而軍政庶乎可脩矣及照各該　進表官員幷撫按等公差人員領賫軍囲委有未便合咨吏應依擬合候　命下備行五軍都督府南京兵部在

部自嘉靖十一年夏季為始每季於新陞除官員系
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
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季所有冊
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各省送各布政司交割直隸
送各巡按御史交割轉發清理照例不支廩給水路
應付紅船陸路應付本官馬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扛
夫幾名則不獨可省驛遞應付之擾而軍冊軍單亦
不遲滯其該司當該吏十名止二名係揀撥餘大撥
委多不諳書寫亦合移咨吏部查照該司令典名額
俱用揀撥前来庶無誤事

稽古今成法以備戰守疏　程文德

臣竊惟今日之事莫大於邊防二年之間屢奉　聖
諭憂思虜患惻若恫瘝聞者莫不感動昨復奉　旨
行取都督僉書經軍門聽用以為先事之備聞者又莫
不嗟嘆私相告曰我　皇上深居九重而念切邊陲
如此吾屬今年可無憂矣然臣猶有慮焉邊者集議
邊事凡兵食諸策皆已詳盡獨捍衛一事猶未之及
臣恐兵食雖足士馬雖強而臨陣終不能當虜衝亦
徒勞而無功也何也蓋虜將接戰必先馳騎衝動則
進不動復退其勁悍慄疾之狀人見之而辟易腥膻
膟羯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既已披靡虜然
後虎翼而進則我曾不得試一技而束手為戮矣則

我之不利常由於不能當虜之衝也然則捍衛非所
當先講者乎今之捍衛惟恃干楯人馬蹂踐干楯何
在乎臣於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為捍聯以鉤環
其上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虜不敢衝衝亦無恐
而銃砲鎗弩且惟意可施左右夾攻則相機可動萬
一不利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於外守在是
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馬不易之制也雖蒙
勘議未竟施行遂使古今百試百驗之法當此邊防
如焚如溺之時而不得一試以坐觀其敝及其敝也
則又東西委咎竟未如之何而已靈不令人抱憤發
狂而歎為邊人大慟也哉故臣拊膺激切不忍不言

然無徵不信恐復無益輒敢歷稽古今成法以明車
之必可用虜之必可禦誠不忍坐視車之受誣而終
以虜為難制也惟　皇上垂察馬臣嘗考之三代以
前見於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至如軒尹吉甫之
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荊也
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故也玁
狁即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冊者若漢衛青擊
匈奴用武剛車為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陰為偏廂車
地廣為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祖壯征柔然車十五
萬輛遂度大漠柔然畏怖不敢復南向唐馬燧為河

止則為陣宋宗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匈奴柔然金人皆壯虜也禦虜曷嘗不用車乎昔武王問於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壯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野人為主用車而主人也易曰師左次無咎又有樽俎式人而主車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糧有所齎真宗時國於契丹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卸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為所向之地

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為痛快若為今日而發也車曷為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考我　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尚書余子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畧謂自古命將出師禁暴誅亂非車不可今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　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造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冦至車戰為宜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營車空閑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虜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遏或尾擊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而其開具式樣圖本於後又有樽繩式樣意亦為伏兵據險而設爾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翕然以為可用今宣大猶昔也總制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九戰皆用車也而於虜為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於守為要平沙曠野漫無憑依絕壘孤屯懼心生矣虜復雄奔誰能禦之誠得車為營衛則在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為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在自全聲援四集虜必可戚古今明效不可誣已不然雖將如孫吳士如賁育恐終不足以當狡虜舊勇之衝而徒為暴虎馮河之悔無益也且禦虜而無車則古人固當弗為矣奚其必出於是也伏望

皇上俯垂究度　勑下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隘口把截及平地劄營處務要仰體　聖心先時預備或有緊急暫買民間小車脩改一面晝夜製造則兵糧既裕於往日而捍衛尤出於萬全今年或可無長驅之患將來遂可收掃蕩之功何其快哉或

謂車便廣野不便險隘臣則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少異耳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耳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關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入也能得志乎或又疑車或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報虜將迫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捍也而況於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臣故曰車之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古今所載則皆經驗之方也棄而不用病可

瘳乎臣備員車駕每念及此輒復不寧況　聖諭惓惓苟可少裨臣何忍默伏願　聖慈矜臣之誠宥臣之罪行臣之言臣愚何幸臣無任悚息祈望之至

修舉農兵以保萬世疆域疏　葛守禮

臣竊惟我　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壯虜初定經制內設雄關外聯重鎮表裏相維計慮至悉防備甚完確乎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其時尤恃朶顏三衛為藩籬後乃夷情漸異交通向導陽順陰背於是壯虜得以近邊窺犯不時而我之登埤戍守亦無虛日矣庚戌之後　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夫有常備則有常兵何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

兵以為待土兵練成則調兵遣今既二十年矣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而越兵復来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果土人在籍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鄰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國也至漢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筭乎夫人情安於因循故議罷客兵則衆相沮抑亦不覩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拋室家妻子而羈縻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胄幾蝨無所輪替何能自安此為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来在途

不免驛騷約束縱弛劫掠亦所必至寄寓男女相雜市肆用强嚴禁不戢此為人居之害不堪者二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之費亦將二百萬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富家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召募累皆思南遷此為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維均今那西而補東顧此而失彼亦非通計也而尤恃朶顏三衛為藩籬後乃夷情漸異交通向導陽此為三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来虜犯東又復數次每来必入客兵固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兵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虜殺敗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雨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

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為計也臣愚以為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勑下畿輔撫按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畧倣唐家府兵之制從古寓兵於農之意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甲分為守調二號除火器弓弩鎗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為處給不妨農事遇便演習調守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戰禦即給客兵行糧守守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搶各出與戰壯虜既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及虜知有備而自之雖厚其賞賚所費不多彼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為　國家增愾抑且為地方復讎鼓舞易從勇氣自倍子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哉但須禁其擾害時其訓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餘津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定擬聽調人數幷諸凡未盡事宜通乞　勑下該部幷各撫按官從長議擬奏　請着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臣熟思時務備虜為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為要謹攄一得冒昧開陳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經畧邊務以圖久安長治疏

近該總督宣大王崇古題稽古酌議緣由條列八事該兵部題奉欽依刊刻成冊令送應議諸臣會議重覆斟酌詳議上請奉　聖旨是你們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欽此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禦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重臣而丁寧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下委任之重乎夫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覩故不敢苟安于目前而必思預防於事後事無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備耳難成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為之備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脩措隨使恩可施威可加羈縻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曝肉以餌鷹空拳以搏虎恩流於納幣威由於構怨而曰任事曰久任其誤事豈小小哉今有隱憂者不在奄豎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蕃不謂其將来之無患而深患板升之未歸今日之舉非非和叛服雖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若以為即可相安於無事之天不敢保也若非乘時

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整頓有以待之為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穩妥防守未免於疎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為　陛下陳之　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莫若增險國初設大寧城於山後設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東直抵於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屯戍通為一邊山川限隔虜人不敢踰河而南牧雖時侵擾亦易以禦中國之人亦不敢逃虜去亦即思歸以無可以生意自後棄大寧而守東勝宣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然猶賴

都御史余子俊秦紘楊一清王瓊馬文升劉大夏等經畧諸臣修築崖墻深廣壕塹審擇要害增減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來亦可拒也逃亦可復也因循極弊於嚴嵩父子二十餘年間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望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墻塹之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其慘毒財物悉歸穹幕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板升日衆以中國之人為虜之用日移日棄逾退逾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為臣者受恩深重忍漫然目覩而心安乎　陛下寧忍坐待其困

敝而不知救乎脩邊以設險求其遺迹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矣　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來可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兵兵非不足也傷殘於搶殺戰歿之多流移於饑餓刑役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其數不足其用練習未豫而優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實兵實兵必須息兵方可揀擇強壯稽查逃倩嚴買閑私役土著之民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質楊一清戴金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有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內選領用工工完即罷不復為例其原設屯

戍操調軍伍悉仍舊差而愛養之萬勿役使并那減糧食致生怨尤今既禁而搗巢赶馬媚虜私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冒功陞賞則必藉此鼓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作如之何其可也以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揀習技乃為可恃所謂效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自倡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　一曰足食古者寓兵於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費不以煩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於田則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以全取勝先陳屯田之利　國家有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率四人食一人

馬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未必皆可墾而可墾者必多以其可墾者以召募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畝額而量徵其科稅就近轉輸爲力則易乃查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等開種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足而　內帑可省軍民樂於有養而逃移亦少此足食之議也　一曰理財國之大計財用爲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工之費足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有屯墾之費其在軍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之費其在虜則又有入貢之費有

撫賞之費有補市之費必皆支動於官而不可取辦於軍仰給於內而未能遽行於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天之生財止有此數而請發無窮一或告乏何以繼之　臣請戶部會計開納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以若干存留京用以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并各項營繕錢糧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工一切暫停南京兵部牧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查存不許冒濫支借以備邊用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以備召軍買馬之需仍將各處查

盤錢糧已未解到數目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糧已未支完數目通行查明　請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期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後逸伏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儉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濟邊務之急固　祖宗之疆宇保生民於熙皞是大慶也此理財之議也　一曰用人夫邊鎮之才雖殊腹裏東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忠謀庶勤強幹爲用總督總兵文武大臣固皆極其選者尤莫重於巡撫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往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之令巧爲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

廢積弊至今今若詢舉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今邊防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非兩考不遷總督總兵備將領凡係邊臣俱要久任者超遷超遷者久任人有固志事有遠圖然兵備分巡分守副參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揀改調腹裡堪用者腹裡陞著邊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　一曰重任古者藩鎮節度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給發偏裨將領參贊官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機自

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
易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持奏者之議論不同同
事者之意見相左是以節制下移於抗違督率每撓
於欺玩號令不獲自由兵餉難乎急應精神耗困於
文劄之煩冗志氣消沮於展布之艱難欲運籌惟惧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得乎臣請自今假以便宜
之權獲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請可以自處
徑自施行言官不必苛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效
巡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於追論一節人所深畏
是以欲言復寢欲為未敢必須朋姦黨惡誤國亂政
方可追論若心誠為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

容挾私傾陷播弄胸臆致傷國體臣請毋得槩及庶
乎人無顧忌而經畧可見事有責成而委托無負此
重任之議也臣之末議何敢自是一念惓惓實懷隱
憂　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政廢弛之
久每一思　先朝經畧諸臣為謀之忠痛連歲生靈
搶殺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為久安長治之策
而未得今　聖德格天大開太平之治故使從古所
未服之虜首倏然款順又如王崇古等毅然自誓且
當行儀式之間與夫臨時條貫之末臣愚獨以為我
皇上所以躬
太平有道之長　勅下吏兵二部慎邊疆之選嚴久
任之法不拘常格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其
在武職惟以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
例超遷不分文武實盡懷柔處置得宜勿啓釁端大
昭　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徠板升之術以此
為功特加顯擢偷惰憤事重行論罪　勅下户工二
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選差廉明邊官管理仍差風

力御史稽查毋惜暫費毋使破冒以便二三年接濟
期於成功為止毋分彼此共圖實效合行事宜通行
邊鎮督撫鎮巡等官作速遵奉修飭整理勉圖安攘
毋徒空言玩愒更祈　申勅大小臣工各秉公忠宮
府相為一體中外不宜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
以國事為重保邦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
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振戎機疏　張鹵

頃惟我　皇上嘉納輔臣條奏數騰
大閱累朝曠事一旦施行臣自幸得備後驅鞅以再
覩成周洛水裳華千載一時之盛殊不勝至願遍日
來乃見當事諸臣不于與華事宜大較而顧庸心于
當行儀式之間與夫臨時條貫之末臣愚獨以為我
皇上所以躬
心久玩法度久弛諸臣有避難而不肯為諸將皆安

常而不知變固欲借　六飛蒞臨之會為六軍奮起之機凡諸臣有留心軍事平日阻于無故而不可言縱言而不可行正當於此悉陳以無負　盛會臣愚所欲言者除將帥賞罰一節今月初四日兵總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奏老疾辭任本到科臣即諮向兵部尚書霍冀面議謂我　皇上今茲之舉正欲分別諸將功罪以明勑賞罰使寰賢而整飭營務有功則論功行賞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可辭使寰不肖而廢格營務有罪則明法勑罰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得辭且萬無使寰當無事時則優游十五年以享大將之尊至此却脫然遠退以使他人代當其臨事之難之理繼該部覆題見其亦不擬寰謝任復荷蒙

明旨著寰策勵供職舉一寰而四副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之官莫不皆然此皆首待我　皇上臨時視其功罪重輕斷自　宸衷以為賞罰激勸臣固無容預及至于京營大端可論有五若失今不振則不可復救五者何　一論營伍消頹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況此在士大夫不詳究則不盡知不盡知則不深憂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尚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巡視管先查見在役占人員

不精強內選取三萬聽征謂之東西官廳精兵其大營餘者謂為老家兒兵但以備差遣修營無復恃頼至　先帝嘉靖庚戌又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雖易新名仍憑舊額至各省班軍　先帝時但執役土木為時滋久今雖脫役入營其將領軍人渾忘本来面目俱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戰兵亦不過祇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實不副名數不及額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按閘買差替役老弱無用之人尤不暇悉計即明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當元年左給事中孫枝巡視時臣詢其營中軍額枝尚謂有九萬二年給事中陳行健替代數祇存八萬今臣一聞不勝疑畏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之七猶所不及夫總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　先帝嘉靖之末及　皇上隆慶之始其間揀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況此在士大夫不詳究則不盡知不盡知則不深憂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尚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巡視管先查見在役占人員

家馬諸營附之至景泰因大營兵不精強內選取十二萬聽征謂之十二團營精兵至弘治又因團營精

衆行重究再將有事營務官員應准跟伴名額即終身跟伴不許擅易別名請　欽定為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即充罪者家屬一名為正軍雖貴官不赦欲嚴勻補總協巡視官當通查三營缺額乞　勑下兵部兵部據所題缺額乞　勑下各該清軍地方官員始以地里遠近軍數多寡為降級為民拏問之例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来欲嚴旌別雖士馬闐營盡難驍銳而於舊謂東西廳三萬之精譚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照名換易不得仍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為填實者一也　二論教演虛餘古稱

兵不練猶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六花八陣固所難言至虜惟恃弓矢為長兵在我刀之外又有槍盾鉤斧鎲胷碎腦及鳥銃佛郎機諸火藥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　成祖北征但用神槍一技即所向無敵豈神槍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即以此等為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火砲三聲為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場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為般弄為將者更不知出一另著發一新語以真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即所般弄者且

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譁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真如臂指可得　京師所以謂安定門外砲聲為誑費　朝廷糧賞之異故今昔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謂若守令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變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將兵以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但命將統之又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父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營將領並加挑選會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其驍壯籍其年貌付各取選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一次以一二萬數拆為

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遠腹去京三五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更番回征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各營戰兵另為加功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琥来自遠方者即可將之俾其于神槍諸法鳥銃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衣甲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因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干城以光復　祖宗廳兵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二也　三論

將不聯屬今三大營以文武二大臣總督即古謂大將副將四員即大將之偏裨每營佐下把總十員即營佐之部曲將把總下管隊伍名即把總之部曲將

管隊下五旗甲每旗甲下軍人五名是以旗甲約束五人把總約束管隊叅佐約束把總副將約束叅佐大將約束副將正兵法所謂徹上徹下以一統十以十統百以百統千以千統萬而為節制之師向總協者止知大將之尊憎于節制為副將者亦僅與兵三千而下視叅佐則無別叅佐之兵尊為部曲而上于副將則無預夫上下相別以其相臨今副將視叅佐之任既無異則統馭之體勢大將遇副將之禮節不同則大將之威玩而又不達夫古人兵制大將入營兵自為營各照本管領之又自五人為伍五伍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哨二哨為總陸總為營務使技藝相攙物采互辨統領各別庶部曲適均分數易定此

營伍之不可不急為清肅者四也　五論軍法不信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厲威嚴則勢屬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即闖以外將軍治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也恨將帥者皆姑息成風寧上負吾　君而不敢下繩軍士使　皇上今日不為是舉雖日戮一將而求其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蓋輦轂之下人心易搖人言易惑萬使威行而搖惑一動則群起非之不可不急為歸一者三也曰激變當是時竟無能為當事之臣一引任其責無怪乎舊套活法寧不可破而軍中法紀盡以陵夷今　皇上既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臣願再為新其號

操法入場則隊伍錯亂散操則喧譁無紀點閘則攙越不倫平時如此其于臨敵整治萬所必無所以然者以分數之不明也且如軍中以騎兵為首而馳逐風雨在步卒迫不相及今各營分屬止于三千或雖獨用故以馬步相兼而更不知在大將合營馬步固當兼用而三千一將馬步仍貴相別又兵法五兵五者長短輕重刺衛之技互相錯綜雜用如五行循環其制明白易曉如今長槍特為隊圓牌特為隊弓箭特為隊火器特為隊甲什旗物分辨無章以此治兵尤為可笑今當令騎兵自為營以知兵驍將領之步兵自為營各照本管領之又自五人為伍五伍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哨二哨為總陸總為營務使技藝相攙物采互辨統領各別庶部曲適均分數易定此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厲威嚴則勢屬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即闖以外將軍治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也恨將帥者皆姑息成風寧上負吾　君而不敢下繩軍士使　皇上今日不為是舉雖日戮一將而求其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蓋輦轂之下人心易搖人言易惑萬使威行而搖惑一動則群起非之不可不急為歸一者三也曰激變當是時竟無能為當事之臣一引任其責無怪乎舊套活法寧不可破而軍中法紀盡以陵夷今　皇上既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臣願再為新其號

令兵部當會同總協等官詳為條例如後有玩愒驕慢者某事當盡某法當抵某罪亦上請　欽定為例再明使悉知當　大閱一臨則將帥固當待罪而聽禍謫于　君軍士平日亦當畏法而聽禍謫于將轉怠玩而為嚴威固于此尤為至要此軍法之不可不急為一定者五也夫此五者自待罪兵科即于該營事宜經年窮究乘今事機故敢　獻迂談伏乞　勑下兵部即會同京營總協及巡視科道官員再加詳議其于言不盡謬者乞為請　勑下該部及該營諸將一一查照施行如諸將仍有不以誠心上孤　德意容臣先指名參究以明示懲罰庶積弊一新　大

舉斯稱由是六軍嚮往四海風聲萬年室家皆為我　皇上既同之福禄不則若徒　一日之觀瞻而無救從前之積弊則其弊將更有不可勝言者伏惟　皇上裁察臣不勝至望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二終

武備四

陳愚忠効末議以保萬世治安疏　胡松

臣愚江淮賤士撰遼小才遭際　盛時早預　朝列猥以待次任使　日頃值　思改臣為山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且　即　望書令所過之處事干軍民利有當興害有當除者使得奏聞臣愚夙夜孳孳常思捐廢軀貢有以報効然事非重大言涉細微亦何敢仰瀆　高明自取呵譴比者巡視學校延見吏民課試生徒時以暇日亦往往窮有所聞知虜且縱恣又以幾在隱伏言涉張皇祇恐無徵不信將

伏謬妄之戮竊者賊果大舉深入直踰大原而東至於淹留旬餘縱橫馳騁其目中無復中國臣愚親執堅銳捍守城圍見其志得意滿跳踉咩嘯竊不勝痛恨悲悵乃訊之間諜問之俘繫詢諸所嘗往來雲中上谷士大夫其於邊計頗得其尚祈思欲効之　冊扆上之則懼犯忌諱以為遠臣越俎而妄議下之則恐蒙誚讓以為　定釋予殫作解事者展轉畏惟欲上屢却然不勝區區狗馬之心終不能已念古之忠臣蓋士雖在畝畆韋布之賤猶不忘君而思所献納雖當治安無事之日猶痛哭流涕為人主長太息況臣身為大夫受　朝廷簡拔厚恩且

目見國家門庭之辱及聞主上宵旰之憂而獨以區區猜嫌乃隱情匿已此豈　國家所以蓄士之意抑豈臣子所以報答　君父之義哉臣是以發抒胸臆殫竭見聞約為十有二事上塵　天聽如蒙　皇上居高聽卑俯鑒臣恨恨納忠之心恕臣喋喋多口之罪乞　勅各該所司重加詳議倘得賜之施行寔亦　宗社無疆之休非直四方萬國億兆群生之祐而已冀土賤臣螻蟻無識忘觸死不知忌諱實不勝殞越待罪　一懲苟玩臣於六月中在山西見吏民捕得虜人所遺間諜稱虜自去秋搶掠興嵐等縣得利之後從春首以來即走其部落傳箭調集諸種所部人馬所期南侵深入此其消息不為不大矣大同鎮巡與之密邇比鄰可諉曰不聞而已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廣設方畧簡閱人馬繕脩器械務為不可勝以折其氣而待其來如其力不能禦則當屢疏具言其狀請　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隣兵以併力捍禦而乃暗然養亂束手坐視待其諸部既集擁兵壓境　狂翼已成勢不可遏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遷其間諜絶不設備頗聞陰納賂遺款令纫殘已地竟不聞發一矢交一鋒使之長驅突入如蹈無人之境至令旁觀之士竊相詬咲至擬之猢猴之避死蓋南方有猩猩馬其力能

群猴群猴畏其威徃徃相率跪伏以待噉彼猩猩固擇肥瘠輒置足礫其巔以為識其猴被識者陰移已猴之巔規免噉夫受闕外重寄為　國家封疆之臣力能則當効其官不能則當死其職此臣子之大義也而　至若猢猴馬豈不辱　國而敗乃事哉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又道日冀還拜其心汲汲而思去既不肯以地方為已責而總兵官王陞等又欲僥倖苟免嫁禍於人以致賊敢於深入不復忌人之乘其後如此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侵中國仲尼深罪齊桓晉文之不能討而孟軻氏亦以為五霸三王之罪人律以春秋之義則大

同鎮巡豈非　陛下之所當深罪者哉倘以臣言為不謬伏乞　勅下科道重行綜覈將各失事鎮巡等官械繫来京重寘法典以風厲諸鎮庶他日虜騎復臨不敢效尤苟免以誤蒼生傳曰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此之謂也　一脩障塞臣聞天下有常勢勢有所不可雖英雄豪傑有所不能為皆必用其長而乘其短然後可以得志夫古之言禦夷狄者要無慮數十家即更僕不能悉數然其大較有二不過曰攻與守而已就二者言之則守為至要而攻其必不得已者也何者蓋昔之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今則大異

矣彼得休養生息而吾則征役困敝彼得威敎專行而吾敗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恥歸於上而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加以十餘年間侵盜驅掠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敵堂堂之陣秉正之旗與之一角於疆場者雖　朝廷之上嚴令剿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鋭氣而歸其所掠老耄羸弱行不能逮彼乃視為棄物委而敵我而我則因之以為利邀之以為俘以巧於張皇奏功闕下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氓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遠遺醜虜之咲哉以斯積漸故使緣邊

之民男不得耕婦不得織窮愁無聊轉為彼用日積月累暗長潜滋故彼之長技日益月增而吾之長技日削月折夫增益不已必至於強盛削折不已必至於衰弱此自然之勢也而邊臣日事蒙蔽不以實聞至於殺戮數十百千而其形於奏牘者纔十之二三爾此天下深識遠慮之士所以扼腕而痛哭而扁鵲之於桓公所以望之而走者也臣嘗終夜不寐熟思所以制禦此賊而反覆古今儒者之言惟陸贄劉晁最周於理而切於用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於所長以乘其經而其所言用長之道則在於脩封疆守要害嚴隊伍簡

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晁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利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迟速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乘其勝也在制之而已此真中國萬全之策十古不易之論舍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決戰於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頗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況將帥無死之氣士卒有生之心而欲取勝於夷狄乎中國與夷

狄鄰猶以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貧狡兇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鐍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於閨闥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與格鬬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臣愚區區之私竊以今日禦虜之策莫先於守而其所以為守之計莫急於脩邊而邊之所當脩莫大同之為急今議者或以財用不給畏勞憚費而因仍苟且俾一日之無事此乃偷安養禍之臣非天下之忠計也且夫聖人之治天下必酌於緩急之勢而為之權方今　聖人在上百度脩明海内寧一計時之急莫

若夷狄之患也聞之通德臨清諸倉實有數年之積方患紅腐若有司能越拘攣之見而以明年諸倉漕運盡令折銀并其船剥雇賃蓆耗之費與官衛運卒行糧之供總計其中即每石可得銀八九錢於諸倉初無所損於運防大有所利則亦何愛而不為　國家久遠之計邪若此之不足然後別加詳議或出太僕之馬價或損光禄之歲供或議開納之事例即雖和省中外百官之俸文自六品而上武自五品而上宜亦甘心焉曾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而不能辦此一力役哉且虜今時時聲言將犯畿輔與山東數路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事勢固虜之所資也況德倉固在河壖

無城墉又方有燔燒焚燬之患所宜預防者乎苟靳於一勞之費使虜貪利數入令山西既已殘壞其勢必及山東山東之北亦俱唇齒之地也自古及今有百姓貧愁而盜不起者乎有盜起而國能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君國恃民足以肥民瘠而君安得肥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吚慮也臣愚竊伏念昔者齊桓晉文宋襄此三公者衰世之諸侯爾猶恥戎狄交侵而已不能救故城郭城楚丘仲尼書之以大其功而詔萬世況皇天所命四海之主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能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剥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廟　陛下熟察　一懷攜貳臣始聞之故老　國家自設有邊關以來論兵甲人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年鎮巡諸臣失於撫馭致其背逆至於前後所遣問罪之人又復累同覿望苟且姑息其所措置未能服其心而除其本以致驕慢傾蹇日甚一日始數年之前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使之必致其死然猶未嘗不戰通来教場鞠為蓬蒿金鼓幾於絶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繩縛則群起而噪呼脱巾而詬詈昔人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事勢之而莫有為　陛下言者豈以其事不可處而付之無如何抑思之而不得其情也蓋此曹性習固自匪良而上之所以處之亦失其道夫以窮邊蕭條之地驕惰不耕之人其所賴以為養者獨糗糧爾既不能以時給予而貪夫債帥見其地之難處人之難馭方且設事端假筏伏以求糜而償負有顧而之他之心彼驕悍之人如之何其可使也臣蓋嘗反後熟計而思所以處此者蓋有機焉而機之所為施則其道在朝廷而不在邊圄何者撫鎮之威久已不行驕悍之夫久不知法乃今急之則變生而緩之又不以為德

則夫所以懷徠感動與其震疊悚怵之者獨賴　陛下之恩威爾蓋　陛下之尊如天其言之溫煦則春和之雨露也言之猛厲則盛夏之雷霆也其於感物為最速而以之震驚莫不怖懾惶駭是以德宗下貞元之詔則彊臣悍卒至於感泣憲宗適事機之宜則悍將叛夫無不輿疾討賊何則其言深切懇至其意惻怛至誠是以服其心而奪其氣夫以二君中才之主爾而其感人動物如此之速且至若以我　皇上之聖神文武其於動物感人豈二君之所可望乎臣是以反覆熟思切原　皇上倘為中原蒼生之計遠為　宗社無疆之畫稚心置腹明行　詔諭具言其

所以不効命戮力思死封疆者本緣鎮巡等官失於撫馭至於芻餉不給又皆不以時奏報故　朝廷不及悉聞自今以始當　詔有司足爾餉饋給爾器械繕爾墻堡以安爾室家爾等當如爾之乃祖乃父生死太平共効忠力豈不休美若能奮勇殺賊則高官大爵所不少愛即雖不幸以没亦必重加卹典褒爾忠魂其或執迷不悛有言不信必將拿戮不赦殄滅其家夫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豈非爾等之所深願孰若事夷狄之人食犬羊之食使妻女為其淫汚宫室為其侵墟哉其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脅從或私自逃往者許令来歸自首所帶牛馬夷器俱

聽自得仍給銀五兩或三兩以為牛種給之曠地優復數年使得休息而又申嚴禁尅之法力行綜核之政慎選撫鎮守巡之臣以譏察而作新之斷之以必信待之以終久彼亦具人心者也感　朝廷撫慰之勤必思所以自效畏　朝廷誅戮之及必將轉為忠勇如是而猶不悛焉然後聲其不義以與天下棄之則天下之人必將惡其不義起而戮之矣古今天下曾有身負不義而可自立於天地之間者哉今議者或以方今所患財匱何暇及是嗟乎此誠不知權者也夫所貴乎權者謂其能稱輕重而取舍焉者也今使人誠給銀五兩也則萬兩可得人二千十萬兩可

得人二萬若使善於撫馭勤於訓閱而配之征騎則皆我之勁兵也就與絕其歸路使彼為賊之間謀鄉導以致日侵月削陰虧潜損其失利不知幾萬萬倍智者權其輕重而取中焉必以臣言為可通矣伏乞　聖裁　一蕃孳牧臣聞之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有其資者所為易也故國之強也以兵而兵之強也以馬我　祖宗遠監前代兩京則設兩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諸大鎮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此其内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強兵資國攘夷康夏其規謀計慮閎遠矣柰何法久而弊滋事遠而人玩官之所養既有名無實而其養於民者又無益爭

損此其弊雖五尺之童能言之即更僕不能數也昔考之唐史蓋昔隋煬之末其國馬為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繞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力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及至玄宗用王毛仲為閑廐使亦致雲錦之盛夫此其人豈獨天降地出也顧人主所以委任之意何如爾故人主心也內外百執事四體百骸也紀綱脉理也故主心有定則脉弗壅底而四體百體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為不然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即集合鬻不過數千匹且多瘠損蓋孟軻有言今之為政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居室者求木於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夫天下者一家之積也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一

慎選授臣聞天下有難處之事而常無善處之人今之大同最號難處蓋中外士大夫所共聞見而莫敢以告　陛下者也其鎮巡之官謂宜慎選忠誠謀畧為天下所共推者使之往即其地以彈壓其氣而消弭其心比年所用之人未能盡厭天下之心何也當事者蓋亦知其地與時不易以處每遇缺員推補或取諸閑廢或求諸疎遠不問其堪與否也其心以為彼實在廢籍與疎遠吾姑以是授之彼當無所歸怨

將萬萬人無數萬馬臣所將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慷慨至於流涕臣竊悲之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與俺答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於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今又益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蓋不下十數萬萬匹彼將日夜長養步作此其銳何可當而其勢何可及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預畜今議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為不然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即集合鬻不過數千匹且多瘠損蓋孟軻有言今之為政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居室者求木於

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夫天下者一家之積也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一慎選授臣聞天下有難處之事而常無善處之人今之大同最號難處蓋中外士大夫所共聞見而莫敢以告　陛下者也其鎮巡之官謂宜慎選忠誠謀畧為天下所共推者使之往即其地以彈壓其氣而消弭其心比年所用之人未能盡厭天下之心何也當事者蓋亦知其地與時不易以處每遇缺員推補或取諸閑廢或求諸疎遠不問其堪與否也其心以為彼實在廢籍與疎遠吾姑以是授之彼當無所歸怨

方士馬北天寶中止十之一屢有虜人来稱四節慶

毋闕武備如此則庶明勵翼唐張王不得專美於前矣昔郭子儀嘗與代宗語吐番之猶退而上書謂朔

而初無汲汲焉為天下求才之心而彼在廢籍與嫌
遠者且喜高官大爵之及已也亦姑拜命而殊無皇
皇然為　國家任事之誠不惟不任事而已方且但
多稽延日夜鎖尋圖惟所以移徙遷陟而冀他命其
視地方曾邊鄙火窟之弗若而又何暇經營展布勞
来安集為　國家無窮之計耶是以紀綱日壞驕橫
日積而使後来者愈艱其處自今以往請毋拘資格
如推巡撫內之則科道部屬而上外之則藩臬方面
而下至於郡守推總兵則自指揮而上至於參遊其
才識謀畧忠誠勇信為海內所推奬者即以付之毋
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微遠而或遺且棄要為天下

得人而已昔宋仁宗世患元昊契丹之侵暴則使范
仲淹主西富弼主北皆極一時之選故抗強敵而臣
黠虜竟遺數十年之安乃今付授若此臣實不知其
說或者固謂才識謀畧是矣而又何取以忠誠勇信
乎蓋非才識謀畧則不足以運帷幄之籌而制閫外
之勝而自非忠誠勇信則巧於避免重於顧愛其肯
以其身為　國家宣力而致命哉然又必須假以便
宜豐其祿入使之各得以收募死士豢養家丁而又
久其秩任期非十餘年不得遷徙如巡撫之官始則
朽頹廢蠹不適於用而當事者置而不省莫以時備
儻其謂之何今以臣所見揆臣所聞當今之計莫如
為左右都御史或帶尚書職銜總兵官初則授之署
都督僉事又之乃得實授又久之乃進同知又甚久
而功日益高始進以都督此宋祖之所以不輕與曹
彬以使相者真駕馭人臣之微權也彼是二臣者知
其不可驟徙必不敢為旦夕苟延之計以希遷陟必
以其地與事重為已責自然親愛其下而莫之侵尅
此非真能愛其下也捍衛自全之道在得人之死力
而不得不愛之也夫然後其下亦將知有定主而親
愛其上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
於是乎在矣不然鷹門之山川風土固無恙也何李
牧不嘗能守且大克捷而今消沮敗北若是也此其
機無難要在　陛下一誅賞鼓勵之餘而起爾夫亡

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自古豈必求才於異代哉
若夫遷授既定上下相安但能保境息民務在寬其
文法自非大干紀憲請戒言官毋妄行糾論以壞其
成則　陛下可以高枕海內可以帖席矣一利器
具臣聞之漢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夫戎
狄之勢悍譬猶虎狼彼其欲得之心則固饑狼餓虎
也彼饑狼餓虎見物即攖故雖機械橫設將不暇避
而豈空拳徒手可暴而搏也今邊軍裹耗不能適伍
固不可卒復至於器具亦往往不足即雖有之又皆
朽頹廢蠹不適於用而當事者置而不省莫以時備
儻其謂之何今以臣所見揆臣所聞當今之計莫如

多造戰車衆置火器廣備強弩為便蓋虜人最善馳突故常以驍騎踐我軍我軍一不能支則衆皆靡然爭利邊隅所以徃徃失事至於殲及將領而莫救者蓋以此也惟車最能捍禦而不為之動又利多置強弩廣設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以即我此實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臣聞沿邊故亦置有戰車然體質重大非得十數人不能移徙即雖平原易地尚費推移如遇險阻即跬步不能以寸是委敵之藉也臣近出巡過潞安見前兵備副使陳大綱所製戰車甚為簡便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物即遇險阻兩人可舁以行今潞安庫中多有之可具以

為式夫此不惟有資於戰而又大利於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饋餉之給何者虜見吾脩邊必將惡其病已時出其騎以擾我人吾既業有此具故方其不來則可以實土轉陶比其來也則可以為營為壘吾但謹其烽候時其瞭望以防之如趙充國之留步士屯田而頻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彼胡能為也昔晉咸寧中馬隆之為京州依八陣畜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為營路狹則為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克敵李靖於唐最號知兵及與太宗議伐高麗亦首及於此且謂為兵之大要夫隆與靖而為庸將則猶可詆也使二

而號稱知兵則是豈可不為留神哉臣愚伏乞　勅下所司詳議如以為可請於諸邊各置萬餘輛既可用以擺邊而補墻垣亭障之闕又可與施之追襲而制崩奔衝軼之勢至於所謂強弩尤不可闕臣嘗歷考漢晉唐宋諸名將所以服匈奴而致大勝者往往以是蓋不可勝數然其制有所謂大黃三連弩者有所謂遠堂連弩者有所謂一弩而十矢俱發者有所謂弦大木為弓羽竹為矢遠可及千步者又有所謂伏遠弩者其力亦可以及數百步許今官府既無而民間亦多不知製造臣愚欲乞　勅下工部選有心計知慮屬官教令巧慧工匠以意製之須給各邊令

多造或下令吏民但有能獻善治強弩法式者並許首官自陳官試其法可用奏予一官而於所謂佛郎機者亦准車數且或倍蓰之如此即雖不能必於取勝必不至如近日之挫衄敗北消沮退藏者矣夫中國長技其可恃獨火器爾今虜既深入實多得吾缺且亦畧有工人於其中所少惟硝與黃頗聞謀者言近使其黨之臨清收市果然則虎而傅之翼也乞下山東撫按官嚴加詰禁自今諸來市易者必驗其所執之文令兵備官籍注其數於所執以防轉貨庶姦人無所逃遁仍通行所在一體禁緝伏惟　陛下加察　一廣間諜臣他日讀兵家言至尉繚子說秦王

以不過一下三十萬金天下諸侯可盡間又讀史見
漢王之於陳平捐以金四萬斤不問出入竟能間項
羽而疎亞父臣以是知古之英雄豪傑欲得志於天
下者其不計惜戔戔之費每如此此其所以威海內
而卒無敵於天下也今山西郡縣計得虜所遺諜前
後不下數十人且言人人殊大抵要非一時一部所
遣則其儔黨之未獲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
下千餘人可知也臣始竊惟區區醜虜地既苦寒百
物稀少何以遽能得人之死力若是其後衆互譯問
乃知彼雖夷狄然其賞罰必信無愛錫予諸遣諜得
實者大之則使統部人馬次之亦不失其妻孥牛羊

之奉彼貧民無賴安得不棄此而就彼為之耳目以
求利益哉臣愚欲乞　勅下撫臣厚養死士作充投
降設為教誘之辭以聳彼聽使之得見親幸苟其得
見則斬其名王酋長與用事之人如不得見亦必采
聽彼諸部強弱虛實與其協和與否而陰為之備今
說者欲以調到延綏諸處人馬留之防秋夫又集則
有饋餉之難多屯則耗閑廩之積苟養得數人馬縱
之以去致之使來則可以得其要領早見而豫為之

備即彼伏當亦可罷比諸數千人坐食之費相去遠
矣臣又聞夷狄相攻最為中國之利始者黃毛韃子
與朶顏諸衛及西海亦不剌部落實迭此諸種故有

二人使之專一竭精殫力討論利害之實以闡所
而告　陛下如此則言者之意得以窮盡其說而
陛下之聽覽可以總其要而受其成矣伏乞　聖裁
一清耗蠹臣聞宋臣蘇轍有言豐財之道無他但
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今沿邊諸鎮所以害財者其
途甚廣其弊甚深臣固不能盡知亦不暇悉數臣請
舉其所聞見而其餘可以類求焉　國家之設
大邊其初雖仰給隣省之常賦然屯田鹽法所補至
爲不少屯田又弊勢難卒復然尚有可諉者謂虜數
內侵地荒不可墾也至於鹽法一事則固任其大壞
極弊而莫之省憂其又何說焉蓋頃歲以來運司以

商人困敝不得利改議每鹽一引止令輸粟一斛若
銀則四錢有半此誠通商惠賈之術安邊足用之道
其何不善之有柰何法立奸生利不歸商賈之家而
顧以充豪猾之橐聞之邊人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
其文書未至則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托撫臣
撫臣畏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一
二千引其餘多寡各視其勢之大小而爲之差次名
爲買窩每占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
之息至於躬身轉販真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
正所謂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緡曾不得而自有夫
引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則可坐致六百金萬引

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
六千金之利至於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
之不若其支鹽也則有伺候需索之費至其行鹽貿
易也又率爲餘鹽之價所苦人情何樂於此而爲之
乎此邊人耳目所共聞見所以失人心而召禍變虧
國計而積耗蠹皆由此道也臣嘗細求其故其弊之
所以不可反者蓋緣比年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
可又處則日夜畜惟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
時有喪敗摧北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
故以重利猶人至於負累商人厭棄
知恤而亦不暇恤不惟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
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
人猶樂工而亦莫之恤焉豈不可爲痛恨也臣愚伏
望　皇上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宜改屬巡按
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每引可得
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着令凡沿邊之
人無問車芻石粟皆得詣吏上納則彼號稱商人者
既無勢豪之占擾既已樂從而彼所謂勢豪者知其
無利益自將舍置而不顧如是而商不輻輳財不裕
饒臣請伏誅妄之戮若御史仍前所云不能爲　國
家增課祛弊以濟時艱許吏部都察院及兩京科道

奏糾劾重寘法典其於邊計雖未必遽充當亦稍

稍有所補助此外更能秉令中熱羅十餘萬石額積
客兵毋令輒以按伏陰耗必不至失我軍之心而召
外夷之侮如此日也何者昨虜人壓境乘間挑戰邊
人紿之曰　朝廷遣大將調集諸鎮人馬數十萬以
與汝殺而彼傲然不信且曰今汝本鎮軍已數月不
得食矣即調到諸軍汝將何用供給失邊臣耗　國
計而使猾虜輕侮至於此豈不可為痛恨故今日之
計必先厚自貯積以壯我軍之氣而遥折其心即屯
田之利將漸可規復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
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少動諸葛亮
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豐財

積穀豈非古今之要務哉夫虜得利以數十萬計牛
羊彌滿於山谷子女充牣乎穹廬彼諸郡之人聞之
視之必且爭相告語轉相誇詫將日夜治其器械練
其人馬猶漁人之治網罟獵者之調鷹犬以期於必
得而我或泄泄然自若也豈不貽後日之深悔哉伏
乞　聖鑒　一嚴備禦臣聞之語曰蟻穴不窒將為
江河毫木不折將尋斧柯此言微必著而積漸之為
害大也是以聖人通變於未形哲士知幾於微眇矧
今事勢暴白幾會顯著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何者始
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警疆場不寧然皆不
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虚

實謂我軍莫能禦也去年之秋遠踰關南深入興嵐
靜樂之境夫興嵐靜樂雖腹內然其距偏頭寧武諸
關猶未甚遼遠則亦猶有所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
踰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役又越數百里而
遠且虜猶狗豕夫狗豕之盜食物也於此得便則於
此數來苟有人馬從而痛朴擊之則必懲而終莫敢
至臣姑不暇遠引只如正統中也先入寇無已賴當
時清風店一戰而勝乃胡人痛哭以歸蓋自是不敢
南牧今幸虜暫退誠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
勿以虜退而少息凜凜然常若百萬之壓境日夜蒐
補簡閱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宜決斷而力

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以
庶幾十數年和平之福臣實不勝大願且比獲諜者
時時首稱明年將暑臨清澤潞平陽諸處其衆頗多
於今其日頗久於昨虜雖究殘然頗質信其言當必
不誣願　廟堂毋忘此虜臣謹按比先年民壯之設
實懲已已之禍本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其法甚美但
沿襲之久上下愒玩雖有常數而無常人至使羸孱
衰耄之人濫充抵數其所以為役者不過為豪門厭
養官府徒隸將作傭奴而已其於建置名義絕不相
蒙甚非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臣愚乞下該部申
戒天下撫按官從實稽簡而稍增其數務在贅力驍

雄如其名稱然後藉其年貌藏之所司自非病死六
許輒易務令各占一藝時加演習官募業師轉相教
誘庶幾人皆可用士不虛設至於山東河南北直隸
與江北諸州縣城隍樓堞其固而可守者姑仍舊貫
自餘並令繕脩以防衝突其遠年積貯軍器聞已久
不試用悉皆朽蠹頻歲摧枯斷折徒有其名與數爾
併乞行撫按官從宜脩理或因舊以為新或損多以
益寡至如近製所謂佛郎機者郡縣不能得有亦行
該部發式務令小大並製遠近俱有藏之於幫守以
其人語曰百足之虫至殞不殭以其扶之者衆也此
誠所宜預戒彼諜者知吾日夜預備有以待彼則其

狂志異謀雄心陰計庶幾可以逆折不然彼日得我
人長養而狎習之而又配以子女彼貧民因以為家
轉相煽誘恣行蚕食雖或不能大有所就吾恐奸雄
桀猾之徒相挺而起矣何者奸雄桀猾之人其常心
不逞而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夫先之以戎狄而繼
之以吾民此其為患必不細矣昔宋慶曆中契丹將
敗盟賴富鄭公與之和且曰朝廷勿以既和而忽其
守備決不敢懈夫以慶曆之盛夷狄納款猶以為
為守衛之資在客鎮則反以增耗蠹之實大非所以
便人而益國也臣愚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請令大
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人抵補兩省輪戍之卒各
賞上之則命為千夫長次之為百夫長每月給糧八
斗或一石使之統領民壯訓教鄉兵俟三年無過給
之冠帶又其積有年勞謀勇漸著許得一體奬薦漸
階派品如其才堪大受力能禦侮即雖雄邊大將亦
皆由此選是故廣求才賢消弭奸禦之一道也伏乞
聖裁　一核屯戍臣聞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是以古之聖王有見乎此
故能通變於無窮盡利而不倦也臣聞故事山西河
南兩省歲發吏卒數千人戍大同名班軍豈非以大
同為山西河南之門戶大同安則諸郡安故雖損內
以益外而不暇恤耶然臣嘗竊伏聽於衆庶今流弊

已極不可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也何者每班軍未行
其統管把總若指揮率頭會而戶斂之市買其地之
所有名土儀蓋自總兵而下至於守備數各有差及
其到鎮曾不使之操執弓矢跋履行陳而乃撥送
宗藩給俸鄉貴又吝即脩濬塹墐斬艾草木軍既不
耐其水土加以糧餉不繼飲食不以其時往往疾病
以死然亦月支行糧四斗有半在本軍則有廢棄家
室之憂在大同則無毫毛防禦之用在本鎮則無以
為守衛之資在客鎮則反以增耗蠹之實大非所以
便人而益國也臣愚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請令大
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人抵補兩省輪戍之卒各

斂彼成卒所遺每月行糧已足支募軍半月之食然後扣追二省歲應輸戍之糧以補應募之人之食而又明厲科禁嚴立限期即令領班指揮若把總管解交割毋使稽緩侵盜如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貿易保其妻孥彼必不苦於供給太同失業之人得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於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又得人以為守是一舉而三得事半而功倍也比諸羈旅不常之人愁困無聊之士往來道路計日懷歸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哉雖然臣竊又有言焉必如臣計臣請從中斷或謀之山西河南之人而後可何者彼大同主兵者見斯策之

行也必將惡其害已闕其贊覿而損其役占巧為異說以齟齬其中則臣前所謂窮則變通云者終無盡利之日矣伏乞　聖裁　一預積貯臣聞之晁錯曰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民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則雖慈父不能以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臣始誦其言以為太過至於近日乃知其信然不誣何者自頃山西被圍纔旬日爾然人情皇皇已皆狼狽相顧假而圍之月餘又或數月不解此其急當何如也推察其故蓋以民間積蓄本自不多而官庾所藏又苦不富即此一處而天下其可知已謹按

先年戶部奏行積粟條例其意頗善徒以吏緣為奸奉行弗至而上之人亦不聞其有所甄拔餒羸故使良法美意曠寢廢闕至於今臣愚以為嚴行申厲重糾倉窨夫郡縣儲峙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今法自以不得為贖罪者有力入粟其稍有力則令入金名工食所以緣人情也顧吏因為利不以歸官府之帑藏而以充私室之橐笥是教之偷也為今之計莫如改令諸得贖免者皆入粟而為之差等如法應杖七十者而有力也則令入穀十石五斗矣其稍有力則與減十之三四其他徒流並準此以為之則而又明　勅撫按之臣時巡稽籍因以觀察其人之廉與貪奉法與否其有仍前贖金者並以贓罪論罷其餘

江南嶺表諸處地或下濕不可久貯者令撫按官盡一具奏務期有備　陛下採之與議著在令甲令該科記籍毋輒輕改如此則積倉相望四方有備師行糧食即雖兵連禍結當亦有資於轉運比諸倉卒齎發乘急翔貴收糴無幾緩不及事者其利害輕重豈不相懸絕哉詩曰如彼飛虫時亦弋獲臣願　陛下聽之采之而勿以為薄物細故也伏乞　裁察　一撫傷夷臣聞之世儒曰選者為人而擇官官者為身而擇利此並衰季之流弊非盛世所宜有也今山西太原所屬諸郡縣雖稱附邇邊徼然以大同為門戶本自中土其地頗廣遠賦頗繁重而民亦卑蕃始土

數年前注選者猶皆科第之英與其才望之士歟以來以其近邊多事也其所注擬率多耄荒之人左遷之籍此曹精力衰倦智謀昏憒其日夜之所惓惓要不過歸老之計而已即今邊事方殷呻吟未息必須蚤休賑貸加以訓兵積穀勸農除器百責實萃豈此輩力所能辦雖或間有二三可用之人彼見地之疾病困憊日以多故又皆有望望欲去之心如此則國家何望而百姓何恃也臣愚欲乞　勅下吏部將山西諸州縣正官行撫按官澄汰除賢而才者使之久於其職其餘送部改授其剛請於新進士中選擇銓補令其勞來安集綏懷招附彼其人雖未必人人

且賢然以彼年力加之方起布衣會有京朝之望其必奮勵無疑而又申飭監司嚴加督察以俟功能殿最治狀傑然而後隨材器使以補科道部寺等官彼其人習知地方百姓將於已責而不可遽解去也必將深思熟慮周旋竭力於其官即時有科索徵發其勢既得行民亦罔不戴而其下亦無敢緣為奸利故雖不必與金輦帛以為惠惠之所及廣矣是誠捄時之切務也雖然此特就郡縣之吏言之爾若夫文自總制而下武自守備而上其官漸尊則其責愈重其權重則其事頗難今皆知其重且難也求能無於其職而思死其官且能矣亟省令久任如遇

即於其中察其可者而遞遷之彼既熟知利害必不肯自貽伊戚將見職錢穀者惟思所以豐峙職兵刑者惟思所以訓練而無敢復懷苟且若　陛下憫其久且勞請時有以錫予而慰之勞之如古增秩賜金頒裘錫帽與籍其名於屏凡則大小文武吏士將感激恩遇必有為　陛下建破虜之奇功垂萬世之永利者矣雖然前諸所陳凡皆治其標末就時所急言之爾若夫其本則宋儒朱熹所謂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其備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是雖弗越儒者之恒談而實古今不易之定論伏惟　陛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益兵據險以衛中華疏

臣　韓邦奇

臣遵奉　勅諭除選軍行鴈門兵備副使呂陛見令召選馬匹行令山西都司都指揮鄔祐兵備副使呂陛行太僕寺卿郭五常陸續買補馬二千七百餘匹兵甲并器械臣動支官銀共二百三十九兩六錢六分四毫脩葺過三關八角等處軍士什物盔甲弓箭旗鼓響器等項器械完備墻垣壕塹臣行令兵備副使呂陛將坍塌邊墻壕塹瞧馬品字坑窖并通入小路逐一包殘補脩剷削截斷桃它各深濶徙峻墩臺城堡臣將沿邊一帶添築墩臺一十八座堡寨五

一處崖窖百十餘座臣又以老營堡舊城狹薄不堪容衆固守軍皆分番終非土著臣謹以召募新軍三千餘名常備將輪班官軍放回本處防守臣親詣本堡督同先任兵備副使賈啟沿山履野逐一驗看經畫於堡東展築城垣一座城樓門各三座起蓋營房三千五百間分給新軍居住大小官房七十間仍將舊城幫脩俱已完固糧草臣行令管糧主事許登瀛見令督催糴買其軍職官員貪懦無為役占軍士以致操守不嚴備禦無法者查訪明白之日另行指實參奏各候年終造冊奏繳外臣惟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武寧以東十八隘口及

山岡平漫之處雖虜騎可通然有險可據若得人以守虜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虜切近為鄰則漫然平曠虜騎可以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疎然前此虜賊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為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廣人稀無所據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塞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迈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於前老營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迈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犬羊無知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若

之入寇姦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衣下馬不能攻堅城堡今則整備鏖鑼攻宅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輕險雖或深入不能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於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為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為之鄉導有中國之人為之細作中國之人遺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虜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虜看如此也度我

度彼勝負從可知矣臣聞之萌芽不剪滋蔓必長霜不戒堅氷斯至今大同之兵既不能為三關屏蔽也而三關之兵馬不增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今年得利而田漸不可長大起於細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後虜且生心矣臣等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虜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一則兵力強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彙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虛空為可乘者也虜果狃於常勝妄興異謀圖入中國惟此途為甚便臣等嘗詳察華夷之界自大河以西石隰岢嵐靜樂寧武至鴈門歷紫荊居庸

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嶺固天所以限華夷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来類皆守於險外以為重險之固紫荊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參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鴈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有重兵復設三路參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踰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無有加焉寧武以西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於此地建節　國家亦守於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游擊并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

騎兵惟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荊鴈門之險今老營等處既以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虜騎長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為藩屏哉我國家設險馭戎自遼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老營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臣等以為虜若無妄興他志圖入中國必由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臣計之岢嵐州實華夷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參將益兵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添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

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為一堡各設一守備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阻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於民壯中戶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為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領之駐劄寧武其偏關仍設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鴈門石隰二兵備併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冀寧道及參遊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必管理庶得專意經略邊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

六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之
千匹發銀十萬兩工程可計日而定也其山西汾州
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墾田山西三關防守遇有
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三關之兵威可
振而大同之勢亦遥為之壯矣如蒙　勅下該部再
加議處如果臣言少切時務伏惟　聖明俯賜采擇
馬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供億艱苦乞早議處客兵疏　唐龍

臣據陝西布按二司守巡洮河道副使陸杰參議魏
綸榆林東西二路管糧副使張大用僉事張邦教呈
稱切照延綏地方二月以來套虜擁衆未貢已而掏

毀饗水等堡臺殺虜守墩軍士節蒙兵部題奉　欽
依議諭京營宣大寧固陝西等處官軍一萬八千員
名本鎮奇遊二兵六千員名正馱馬共二萬八千二
百匹陸續到鎮家總制軍務兵部尚書唐龍親臨本
鎮分撥守東西二路虜賊出沒營堡按伏截殺日支
行糧三百六十石豆料八百四十六石草二萬八千
二百束俱在本鎮營堡主兵二萬七千員名班操官
軍六千員名正額月糧俸給之外以一月計支該米
一萬八百石該料二萬五千三百八十石該草八十
四萬六千束即今三路草場本色糧米僅到十分之
三料草不及十分之二蓋以榆林四墜沙漠五穀不

時四月已盡舊草漸無新禾未長派運之數民間買辦不出必至倍價遠購淩及膏血速其逃竄此其艱苦四也該府僅可役者十州縣爾役以數百之夫脚亦既窮一州縣之力矣況何止於數百耶套虜侵迫無常兵馬須用無算豈能日遣數千之驢數百之夫脚以繼未可盡期之月日此其艱苦五也邇者禁旅西征援兵四集及蒙總制軍門鼓舞將士指授方略旬日之間總兵官張鳳遊擊將軍梁震各部下斬獲首級一十五顆奪獲達馬一十九匹夷器六百餘件賊鋒少挫威武振揚探賊大營漸退北向但部落頗多河套廣遠將來聲勢雖未敢必其輕重而目前供

億之艱似宜從長議處及照客兵戍鎮以來老家營主兵糧餉盡關折色所給不能供其所需秋高馬肥萬一虜復侵肆首倡鋒鏑未有舍本鎮官軍而先遣援兵者也今朝夕不繼妻子無聊何以作其義氣取其死力客兵一日之費糧草計銀五千九百四十二兩又蒙總制軍門招集勇敢三千名亦有行糧之費雖蒙分發南京運銀二十五萬兩淮鹽二十八萬引止勾三箇月餘支放今賊勢稍緩破費先已不貲虜賊叵測若或緊急缺用倉卒奏討不前何以善後是使虜處其逸我處其勞矣再照設兵將以衛民安內斯可攘外茲欲竭力遠輸竊恐點虜之膽未必盡破而

內郡先已騷然瘡痍之民良心易喪意外之慮誰以逆觀合無俯念供億艱苦暫將寧固陝西宣大人馬分布鄰境遇有警報聽調啟行會兵截殺京營人馬早賜撃回專責本鎮奇遊正兵與近招集勇敢遵照分定按伏要害地方相機戰守務出萬全漸次區畫本色重恤主戍庶免師老財訛之患而土地之兵或可嬉騰思奮矣臣等與有地方之責擬合具睊通呈定奪等因到臣查訪相同為照虜酋擁衆到於榆林

響水等堡地方攻燒墩臺殺虜守墩官軍勢稱猖獗境用繹騷特屢禁旅徂征大張撻伐之武援兵會集共成擒角之師所以為邊方計者至矣盡矣夫軍馬所集芻糧從之榆林地方沙漠多係不毛歲復凶荒連遭大歉前項芻糧本處羅買既盡鄰近搬運亦竭以草言之束重一十六斤估銀一錢五分榆林鎮城止有草二萬餘束僅彀京軍六七日支用六七日之外則何如也該督餉侍郎張瓚行委員外袁淮主事楊銳及管糧副使張大用僉事張邦教分巡副使陸杰分守參議魏綸分下招易之令尚無報買之家督催之人道路絡繹包運之費閭閻嗷嗷以前客兵多是那借生兵糧草料束支給主兵權關折色銀兩誠不得已而然也夫對敵殺賊全恃主兵若將本色糧料那給客兵不已使主兵今日東去買糧明日西

買[illegible]是已有陪累之苦矣安望其死力奮戰爭功[illegible]
近該遊擊將軍梁震等伏　天威斬獲首級十五顆
奪獲達馬夷器不等彼虜驕鋒少挫衆氣寖消然賊
騎雖離境上而營帳猶在套中是固有叵測之勢矣
但深入宜在秋高遠遁必視河凍若將各處客兵停
勒鎮守直待冬月彼虜過河方行班師自此猶有五
六月之期地方豈堪百數萬之費竊恐疲衆糜財賊
未勦而我先坐困矣再照京營官軍與諸邊軍不同
但當遠布威靈不可輕犯鋒鏑即今中堅既馭先聲
載揚是亦足矣若復曠日持久淹留荒徼雖為攘外
安內之謀將失居重馭輕之體況京邊地方水土不

習人馬氣蒸疾病易生此尤有可慮者及照宣府頃
聞有警其地且遠表裏部下遊兵亦宜量移聽候徵
調大同原屬相援其地且近趙綱部下遊兵則應仍
留協同防守臣審度機宜酌量事勢似當如此故爾
該地方守巡管糧副使等官陸杰張大用魏綸張邦
教實以軍餉之需難繼地方之霧易生故爾各官又
稱專責本鎮正奇遊兵與招集勇敢相繼戰守務出
萬全漸次區畫本色重恤主戍此又知本之論防禦
之至計也伏望　皇上特　勅兵部仍會同各衙門
將副使等官張大用陸杰魏綸張邦教等會呈緣由
及臣詳處事理本於事機參以　廷議通行奏　請
早賜施行

仰　聖斷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疏　曹忭

臣伏覩邸報近該北虜無道入寇內甸深犯　幾輔
皇上大奮乾剛斥諸不任事之臣乃從中指授方畧
不旋踵間驅逐犬羊奔竄出境　京畿數百萬生靈
仰仗　天威赫奕　神武布昭不致淪胥塗炭皆我
皇上福祐也臣遥在江藩遞聞驚憤緣臣本書生未
諳戎務顧復自念虛叨　皇上耳目重寄適當疆場
多事之秋又值　明詔臣言之際苟有一得之愚敢
自隱忍緘默以負我　陛下虛心之訪坐視時艱而
莫之救正哉臣且不敢毛舉細故煩瀆　聖聰臣切

見今日之所以釀成外患而漸至邊務廢弛不振者
非言之不詳計之不熟也失在於空言而不能行虛
文而無實用耳臣聞之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臣
嘗讀宋史至司馬光上五規其一曰務實臣愚以為
切中當時之弊蓋方彼時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當
時敵人亦得以輕易視之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時我
已渡河矣方今　聖明在上海宇全盛蠢茲醜虜氣
已驕盈天道好還行當殄滅固不足以重煩
之慮然臣則以為議論紛紜茫無定着當事之臣祇
以虛文相應及至緩急便無措置如此不已歲復一
歲其流之弊臣不知何所止極也夫自醜虜為患以

来　皇上焦勞宵旰廣集衆猷一時建白臣工先後相望其所以言防守之宜備禦之畧亦燦燦然明著矣然而言之未見其底績行之未見其濟事何也言之者一人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也諸臣之建議也　陛下不以為不可採而悉下之該部看議是帝堯詢謀僉同大舜好問好察之心也該部據議題覆　陛下不以為不可從而悉下之諸當事之臣即便施行是又周武遏苗萬祐周宣薄伐于襄之心也然而言之者一人議之者又一人也已而下其議於當事之臣則其事又有合不合利不利有宜於昔不宜於今宜於此不宜於彼宜於守常不宜於通變

若是則勢必齟齬為諸臣者方且眩於明實牽於掣肘寧因循度日無敢違衆聲言是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也此所以玩愒之弊日已深而慮患之未日以近也臣愚伏望　陛下大施聖斷　勅下廷臣乘時虜騎遠遁敷求實心任事之人責以循名採實之政求言雖廣用言必當如脩邊必求脩邊之實如練兵必求練兵之實如屯田必求屯田之實如馬政必求馬政之實如清理錢糧冒濫必求清理冒濫之實如召募民間勇敢必求召募勇敢之實如此之類難以枚舉言求行事事求實一言之行求一事之濟一事之施求一效之臻則精明治功煥然振起而壅承習弊一朝頓革安內攘外之弘綱守邊固圍之大要誠在是矣臣又惟禦虜與牧民不同治邊與治民不同此非得於嘗試曾經慣歷及在地方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身所親到關隘阻險夷虜情偽與夫料理緩急設施先後便未能真知灼見縱使言之鑿鑿可行亦恐不如身親經歷之為真也自今以後仍望　陛下急　勅總督鎮守等官將所管轄地方一應禦虜事宜悉心講求多方區畫有何措置可使內地無虞有何整頓可使邊疆不擾徑自條陳具　奏

馬群策畢舉外馬謨謀入告而機非遥制事有責成處處預備有方何至臨期無策臣愚偶有所見故敢披瀝誠悃為我　陛下陳之伏望　留神省覽生民幸甚邊圉幸甚

宣府軍務疏

于謙

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兼贊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秉公具題臣聞軍士有強弱者必先於慎揀選軍職有賢否者必在乎公進退切照宣府等處團操軍士中間有身體雖壯而膽氣怯弱弓馬生疎者有身雖矮小而膽氣雄壯弓馬熟閑者此等之人把總管隊官員深知其詳遇警出戰必先揀選其把總管隊官必公其議論第其優劣某軍有勇而弓馬閑熟某軍無勇而弓馬生疎雖有私情不敢苟且為其生死

係不雜於竝進庶幾人馬相得兵將相識倘有警急致其憂也關係甚重各不敢輕查得宣府見操軍士先該提督軍務工部尚書石璞選其精壯者一萬一千餘名定為頭撥每名月加米一斗其餘定為次撥三撥照舊支給月糧八斗近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鎰奏要左右參將楊能楊信各帶官軍一千員名協同獨石馬營等處官軍修理邊備其參將楊能說稱當書比時挑選軍士止是出於已見不曾詢問下人一時挑選不精因而各隊軍士強弱不一如今過口恐有緊急聲息須用合兵剿殺賊寇當與鎮守等官選揀身力精壯弓馬熟閑軍士一千餘名其所選堪中軍士次撥者多頭撥者少其

至又有領馬軍人馬堪與戰人無鬬志者將好馬在配選中軍士暫且過口候回還俱入各隊混同操練臣看得不堪過口軍人名為頭撥食糧雖少其實精銳不懦選中過口軍人名非頭撥食糧雖多而實佐惟人心多不肯平誠恐遇警不得實用當與總兵官紀廣詳議要將見操軍士重別揀選精壯弓馬熟閑者定為頭撥遇有警急當先殺賊其餘定為次撥三撥分兵應援都督紀廣惟推頭撥官軍規矩已定曾經具奏不可更改臣切詳論無當否合與情者為確論法無定在協公道者為良法為總兵者自合廣詢衆論俯順下情務使見操官軍強弱不至於混淆勇

怯不雜於竝進庶幾人馬相得兵將相識倘有警急庶克有濟今都督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掌兵柄如兒戲視邊備若等閑操練無法紀律不嚴人心愈見其懈怠兵政日覺其廢弛似此因循故常遇警豈能成事再照各城堡見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多有年力衰憊之人素無膽略濫分兵權況即今邊報不絕人心未安挑選官軍尤為急務若不早為處置誠恐有悞大計臣職居言路不敢緘默乞　勑兵部從長計議合無令臣公同各處鎮守等官着落把總管隊官將見操軍士挑選身力少壯弓馬熟閑定為頭撥伍如頭撥軍士馬

匹矮小者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騎操其管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年力衰憊無謀無勇及曾經告發剥削害軍等項官員就便黜退令其隨操或守城管事另選有謀有勇官員專委把總管隊常川操習以防調度仍將挑選過官軍數目明白開奏如此則官員知所勸戒遇敵可圖成功緣係挑選操練官軍事理具題該通政使司官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切詳禦侮之道莫先於練兵練兵之要必分其強弱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曰兵以治為勝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此言兵不貴多貴乎精多而不精莫若少而精之為愈也切照宣府地方正係

京師要害去處達賊不時出沒騷擾而迤北差遣使臣朝貢往來於此經過宜簡練士卒整肅兵威以捍禦寇盜藩籬固以防不測之虞以為經久之計豈期總兵官右都督紀廣不思　朝廷委任之隆地方付託之重賊情之奸詐難測軍務之關繫甚大止知利身利家並不為公為　國元事因循苟且以致軍士強弱混淆而無簡練之法人心弛懈自肆而無鼓舞之方無事則苟延歲月有事則倉皇失措庸常怯懦之名彰彰在人耳目而秉公職任風紀委以參贊當邊方多事之秋值虜情不測之日因見宣府各城官軍簡練不精建議要公同各官重復揀選此實整飭邊備振肅兵威安邊禦侮長策為紀廣者當協心比志和同計議而行却乃不恤人言偏執已見以因循為得計視邊務如尋常執稱規矩已定不肯採納輿情推原本心不過將各衛所精壯軍士私役在已或辦納月錢或種田養利懼怕盡數送出以失私役以此不肯揀選執拘混淆況揀選軍士定為頭撥次撥三撥操練正係　京師見行亦非李秉公臆見若不照依李秉公與鎮守等官內官相王議奏事理趣此邊報稍寧上緊選揀萬一虜寇逞彼兇奸仍復擾我邊境軍士素無分別強弱混為

一途未免彼此負累進止兩難不能成功尤恐因而壞事又況獨石馬營等處地界接連尤宜謹慎防備簡練兵卒乃為至要合無一一准其所奏差人馳驛齎文與李秉公同總兵鎮守等官都督紀廣楊能楊信孫安江福及內官相王各該守備都指揮等官計議設法將所部地方城池官軍人等作急躬親選揀精壯之人定為頭撥其餘分為次撥三撥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匹矮小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其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老弱怯懦庸常害軍之徒就便黜退隨操另選勇智善戰衆所推服管率軍士各官不許聽從囑託互相容隱虛應故事迄無成効仍將

選定撥次備造文冊在總兵等官處收掌查照備
總數馳奏不許仍前齟齬遲違如果紀廣似前循私
偏執推調就延不即整飭宜從李秉公指實參奏提
問懲治

預備大同邊務疏　于謙

該右僉都御史李秉公題稱虜中差使臣鴻臚寺序
班楊昇男楊玉說稱也先老營只今在安哈喇莽地
面住坐統領精兵兇在沙窩一帶藏住等因會同總
兵官石亨等議得也先假進貢為由遣人瞰我虛實
而又糾集犬羊之衆日漸近我邊方侵犯之謀既已
彰露隄備之策不可一不嚴其大同地方雖緊急相離

京師萬遠卒難應援兵部節次行移總兵等官郭登
等令其計議應否遣將增兵而各官執稱糧草不敷
幷虜使来朝不必增添難以定奪合再行郭登等計
議如果應合遣將領兵前去調遣戰守俚自具奏定
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懷遠操備待明年春緩
急定奪欽此欽遵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及都
司衛所管軍管操等項都指揮等官孫英等議得賊
籍有清勾之擾既食長辭又斂盤纏況今兵燹以来
鄉里凋零至極軍戶又不能足民戶因而靠損本府
州縣官吏里老累次於臣等處告稱艱難若得近於
大同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賞奮
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　祖

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
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止可排營列陣不能
爭先趨利數内亦有精壯好漢為因無馬俱各步操
如蒙　聖恩憐憫邊力寡弱乞　勅該部量撥精銳
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前来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
每馬就馱行糧數斗糧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
其餘馬匹聽臣等於步隊内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
士數少即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幷大同
府民壯查照原来量為增減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
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為人無浮冗
供給不至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四州七縣之民生長

宗制法難於更改但因政務有經有權事機有急緩今者止虜之於西狄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事機急緩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如蒙准題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大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為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供役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分開豁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

肯井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恐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恐毀其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鬬此與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而兩得也緣係計議回奏請　旨調發京兵及改調軍役事理具題該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事理又該鎮守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題前事通抄到部案查先為前事已行勘議去後今抄前因欽照奏要量撥精銳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就帶附餘馬數千匹前來守操一節查得在京各營官軍見蒙　勅諭選揀一十五萬團營操練聽調殺賊其餘次撥官軍又有運糧等項差占數多況大同各城蓄積糧草有限供給

彼處官軍尚且不敷節有奏報聲息未有十分緊急若是添官軍前去操守不無坐食邊儲愈見凋耗無且　京師守備為重官軍難以輕動合無候有警之日另行奏　請命將兵前去策應其前項馬匹合無行移太僕寺揀選一千五百匹令郭登等差人關領前去給與選出步隊精銳官軍行彼處舍餘民壯騎操應用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所充當軍役一節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時等項緊要人數又無

具數不多難於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令不為常例存留外所據清解各衛軍旗合無准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數造冊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為由生事擾害

議和虜不便疏

于謙

據鎮守大同叅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為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窮廬虜騎已至於關下　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　臣等切惟　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

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　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少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　臣等之愚見也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　于謙

臣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切照陝西地方外控諸夷內藩諸夏誠社稷安危之所係非他省比也邇復遇饑荒再加兵旅時勢難為除蠲免賑濟事宜已經會本具題外　臣等復有一得未盡之愚不敢不獻　臣等聞疆兵以足食為本攘外以安內為先陝西一省之民供四鎮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不免於

亡變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靖猶可多方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旅方殷甘寧之聲息且至秋高大舉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蓄積猶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既搜刮殆盡腹裡又侵削無遺一旦有事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鄰境有收猶可糴買就食也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禾一空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　國家於歲用不蓄米糧及遇不時告給俱是發銀徒以輕齎便事也然亦不過買米而已至於各邊糧草缺乏召商報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米嘗他有以益之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買用

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矣附邊既盡則腹裡不得不
擾矣財費於　內帑利歸於商人害及於百姓未有
能濟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腹裡糧運而已矣在
等惟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給勢必取
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不絕糧給如蒙　皇上憫
念邊關重地兵荒荐起事勢危急　勑下該部會集
廷臣將臣等所言再加詳議如果少有補益地方不
獨目前近利早乞　綸音嚴限各該撫按官急將河
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例將附近河南湖廣原
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該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
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也若其永久之利

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
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
原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
以後再不解銀著為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
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臣等又查得
河南陝州地方年豐粟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
過七八錢況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
八九錢之數改為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弘農潼關等
衛班軍改為運軍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計處
其河南西安府一帶遞運所仍議添設牛夫車輛腳
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遵行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

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
地方俱聽撫按官行分守官督理預使糧道驅逼軍
儲充實或賣價以助邊或抵斗以借民或空運以給
軍或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其所施無
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末自定雖有水旱虫
蟻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足為今日之岌岌矣伏惟
聖明留意宗社幸甚

論散處夷人疏

李賢

臣聞皇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赤
子親之也夷狄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

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先施惠於禽
獸者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恐為之哉切見
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藏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
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
倍蓰矣且以半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
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
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者寡此非俸
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
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
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米粟並進歲入　京師
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
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　京師者幸也若運至

良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恤貧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棄籍而鬻者不可勝計而達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也若夫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

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效死以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恥以養廉矣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氷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絡繹不絕　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久處不去腥膻幾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慌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居胡地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驚而達官羣聚　六、師臣常恐懼不安寢食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　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　國家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臣材識不遠偶有所見昧死以言

備邊疏

黃仕儁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天惟生此以供朝廷及百官俸祿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之耗是夷狄本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植邦本為供應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譎詐莫測必以還我　上皇為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庫不劫而虛民力不用而敵國銳不攻而靡觀　上皇歸時虜使未起而運糧之卒即各遣歸各邊見其散軍而戒嚴之意不無十緩三四非墮緩兵之計歟見其和成兵緩大起無厭之求今日求某物明日求某物今年遣使增數千及其久也多而無數使輅往來絡繹不絕又其久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

其短在我以召禍釁欲曲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之脂膏枯竭又恐秉我不虞以啓後日襲虛之患至於不可磨滅去歲也先大同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官石亨言累年我使來貢求金銀銅錢等器織金蟒龍等衣寶石珠珠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興兵遠來蓋求物不得遂致入寇則將來必有厭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詢侍郎趙榮等言脫脫不花固不毛有南侵之意至於也先奸雄黠狡則有莫測之機觀其遣使數千拆牆強入皆恃去歲土木之利逼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興兵南來紐於多勝未遣我軍敵殺之苦痛挫衄戾之氣順之

則和拂之則寇況西北諸夷今已蠭附而今所求器物又皆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和以為苟安之計弛伏望　聖上念　祖宗創業艱難今日守成不易勞心焦思兢業圖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逼城而危其意推原所由皆因權奸所誤非區區醜虜之力乃能至此昔我　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罰師至應昌　太宗文皇帝肅將天威掃清沙漠皆不聞彼以狡悍而能禦我今　皇天上帝以中興之運付之　陛下正猶天命　太祖　太宗之時也況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修德勤政順天信人則天自順乎我人自信乎我彼雖狡悍

蚤不足削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暫而不可久利於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敢扈而高宗討之有周之時獫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方獫狁可和而利於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譎詐無定和不可恃故直舉兵討之以寧華夏延祚數百二君至今稱為中興令

主　陛下誠知京師天下根本軍馬幾何士卒操演精緻者幾何將臣素著謀勇者幾何從而親書姓名倉卒調用庶不失人某有將才淹在卒伍之下者拔之某事措劃隱慝我軍士之心著罪之京軍貴多欲備調用今而數少何以增之軍士日練本期克敵今而多怯何以銳之獷虜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

西北諸夷聞風降附何以聞之如各邊徒擁將名久妨邊務者即別擇能者以代之久被忌抑一籌莫展者即特命以伸之某處將臣不智必致相激非國之福也即以所記將臣領其事俾不智者知所畏某處兵寡而將勇為可托某處兵衆而將怯為可憂某處衛堡不堪策應某處堪宜益兵添將相機無守把某處將帥頭目剝削士卒相繼逃竄邊關空虛罔不以聞某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某處宜廣蓄軍餉節被管糧官員有名無實某處武職鎮邊年久精忠可褒某處文職貪酷宜行體實又如各邊官員猶

鼠一家軍士疲憊每年亘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
至於都司方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利病
四方有無休戚每年亦分遣大臣詢察以憑黜陟邊
事內政既皆修舉若狡虜敢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
必發　勅也先酋以禍福令各遣使不過百人以通
和好倘過其數則其短在彼臣而責之庶或守分不
敢違約使若侵犯邊境則必縱我銳兵奮其勇武大
舉勦殺痛挫鋒鋩彼勢力自散退保無脈正如　太
祖　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擾我疆
場以犯我士馬哉由是戒飭邊關無通其使不惟莫
測我之虛實以開釁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費以固我

邦本中興功業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垂休無疆
矣倘不此圖以應無厭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
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邊力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
關逼城之患而我京軍僅足以自護而不能策應邊
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掣援　京師坐困雖有動王
義兵莫由內應又恐他盜亦聞風而起如此思欲走
檄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　京師急欲調用
則又有將無兵況民兵素不識弋伍募之雖多亦奚
以為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願　陛下留意焉
　建言邊務十事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盛於今日也古者如
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
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
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
皇至於漠外委以與虜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
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
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於
虐燄而不入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今
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

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
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又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
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　其一
曰戰陣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
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
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
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犬以俟其陣最低第二
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
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
狽又虜騎之來奔竄唐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
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雷而進韓
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

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趍趄也　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門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遏虜之出名為關寨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墜隊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墜隊如古者晝堠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効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攷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以信其言者也　其三曰

通使使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陸賈富弼者所為蘊忠誠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諛人駔夫為之我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　其四曰睠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短淺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日之禍可鑑矣　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

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墜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黜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板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其民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二年朝　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於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坐主夫恩不加於倉更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

主則舉者慎矣民豈小家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緩爭　其七曰選將夫人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者若石亨湯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中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

矣　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權隔腥羶近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自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忘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陟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

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　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　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而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嘖諮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　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　意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

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詢於箕子魯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士且未易徧觀而況於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　　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餌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實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出世之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　　其罪幸甚

商輅

邊務疏

竊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各邊操守率多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邊城有此二弊則必難為守禦矣今日居官者皆以遣使為請而謂邊方之事實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安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臣觀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有漫散赴京或因頭目帶領父已寅緣前安內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拜河之　　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　　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　京師聚眾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為諸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禦賊寇使其成家業為久遠之計其為益孰大哉且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之家將口外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空閑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等官占為已業每歲役使軍夫布種收利其守城等項軍士非　　力耕田雖有餘力亦無可種之田即今邊報嚴　　不官員雖不敢役使口外軍夫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家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常有占種田地數多及私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宿弊仍未盡革若復姑息因循不即檢給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田足給而邊境愈見空虛夫

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者皆已行之明効今日守備之要莫過於此若舍此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而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各隊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荼荆倒馬一帶官軍怯弱關内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荼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遣衣食不給畧無顧忌賊寇若来不過為逃遁之計然此事屢有言者而本部未即施行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鋭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下策何也蓋邊

方失守則關隘警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縱有　京師軍馬虜寇在邊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皆利保定等處官軍薪草之給因此占留若或有此尤為不可先事着所宜早圖也凡此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防禦大同事宜疏

李承勛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天祐題准分守大同東中西三路地方左右參將都指揮僉事徐輔李秦葉宗等手本各開報前来照得左副總兵張通會同鎮守大同地方太監張紳總兵官都督僉事彭楧議照本鎮各路迭報虜賊衆寡不等起伏無常或東西交臂往来或恃衆入邊住牧紛紜錯雜接踵不斷緣此酋首既集犬羊之衆習連境上持久不退潛蓄異謀非止一日圖我之心必不少置防範機宜豈容少怠除行各該將領分　衛以備以候戰守及督所屬整飭烽堠戒嚴武備幷令邊腹衆外晝夜謹慎用心瞭望及差人分番遠哨有警預飲人畜肅清四野仍各飛報前来視其緩急大小隨方厲兵捍禦外等因與同太監張紳總兵官彭楧各具本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鐩題為

大賊壓境請集廷議以預防虜患事節據倒馬關守備馬雄呈據斥探夜不收鄭亮等報該鎮守大同總兵官彭楧批廻開稱虜賊大營俱在威寧海子大小厌河等處住牧及有零賊在邊出沒等因切惟天下之事每患於見之不早而敗於備之不預書曰惟事事有備有備無患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蓋機不可不預設而變不可不先也胡虜為中國之患自古所不能免自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自是而後屢屢犯邊搶掠我人民殺戮我官軍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正德十一年搶至居庸關北口而後止嘉靖六年正月十七日又復南侵殺我官軍六百員名

竟無遺失獲利而歸亦本當遭一挫折輕我之心由此益肆南侵之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目今收牧威寧海子等處養精蓄銳欲乘秋高馬肥弓勁之日大舉而南臣以為威寧海子等處離宣大二鎮不遠赴期可到若非在我隄備有方計出萬全鮮不仍覆前轍光兩鎮糧草空虛兵馬削以我軍屢遭挫折怯氣尚存全無鬬志不知臨期何以禦之言之實可寒心聞之往年遼東朵顏等三衛夷人乘大虜寇遼常往營中偷盜馬匹故大虜達賊時加隄備雖欲南侵意尚狼跋近朵顏等衛達賊犯邊殺死馬蘭谿參將王道部下指揮李鉞等一員千戶一員軍人二十餘

名而未聞有大營盜馬之信是彼又少一敵也何所顧惜而不來耶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兵法亦既言之矣臨變圖策者緩不及事先敵致勝者萬無一失北虜之難敵其說有五馬生長邊外日以騎獵為生拍弓馳馬習以為常一也日冒風雨夜宿鞬橐　時饑寒二也富者保老營而住牧貧者借弓馬入寇邊得利而歸分半以償性蠢貪利不惜死生三也牧良馬洋器械窺我虛實乘我無備洶湧而入四也熟知山川險易擄去人口以資為鄉導五也我軍之不能取勝者其患亦有五焉一曰任將之不專古之人君之命將也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而兵法亦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蓋萬人之命皆係於一人若非假以權柄伸縮由已則臨敵之時誰肯捨生而用命故斬一退縮者則千萬人知畏古人有媿人亦可驅之使赴敵者用此道也近日邊將動輒顧忌遇有報到聲息每以自全為計賊之來也　以散搶掠剽營遠望不敢前縱遇戰有退縮者未嘗輕誅一人人心何所畏懼甚臣愚以為急　勅兩鎮總兵官彭楧等明開虜賊在套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退縮者聽其斬首則官軍皆知軍法之嚴而無敢有退縮矣二曰烽火之不明蓋墩臺之設所以哨瞭虜賊動止為遏方之

耳目也近日各邊墩臺雖設有官吏徒有名存實無濟事虜賊臨邊或因下墩取水或因當夜而寐甚者捉鎖墩軍問我虛實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故炮火未聞而賊已過川矣近堡人口頭畜收斂不及多被殺虜滿載而歸由舊路而出邊方失事率多由此臣愚以為虜賊之志在於搶掠　石使傳報有節炮火分明遇有聲息各堡收斂人　壁清野使彼則四散刼掠一無所得則必攻堡而我亦有備人馬困憊空北而歸雖不與之戰而彼之志亦隳矣所謂以逸待勞者此也三曰邊儲之不實蓋邊鎮無不以兵馬為先而尤以糧草為急語云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冒饑

而於賊恐無能也兩鎮軍士辛苦萬狀止靠月糧至日別無生理矧父母妻子之所賴衣服日用之所需皆仰給於此而月糧折色給銀七八錢米價騰高則止糴四五斗自救不暇遑恤其他聞號即行腹常不飽安望其勇於赴敵而樂災傷錢糧多從蠲免臣愚以為宜行鎮處寧使凡百從儉無令邊備空虛則食足而兵可強虜無足患矣四曰器械之不精傳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近聞各鎮軍士禦敵器具搪塞日久自衛不及何以望其挫強虜而成功也臣愚以為宜行鎮巡官員令其及時整理如或軍貧不前則聽其隨宜

處置務令鋒利則禦敵有具而不愚其無備矣五曰失援之法輕孫子曰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各路將官顧慮太過自分彼此如往年宣府參將關山遇敵於白羊堡力戰一日兵寡難支總兵官傅鐸領兵出城相向恐尺坐視不肯應援以致損傷數多至今尤以為恨及其終也止於閒住而已則怯不宜勅各邊將官但有虜賊入寇併力剿殺如有畏法自保逗遛不進致有失事者厥罪惟均必在不宥則人心知所畏警人力齊而虜可破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大虜任牧時將飲

雨禦虜方略實亦不可緩也臣本書生不諳邊務其得之見聞者不敢緘默伏望　皇上軫念邊鎮重地早下廷議如何而可使北虜太遭挫劫如何而可使我邊兵糧大集以消邊鎮未形之患以紓顧之憂衆謀僉同上　請早賜施行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　威疏　李承勛

照得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歐珠浙江太監梁瑾題為緊急夷情及夷人譬殺乘機攻劫敢行叛逆等事又該禮科都給事中等官張翀等監察御史熊蘭等及該兵部節次題復俱為前事各節奉部知道又奉　聖旨是這進貢夷人大肆狂悖圍城

劫庫放火殺人拒敵官兵據門犯闕逆謀顯著巡視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關防臨事不能擒捕以致奔逸入海殺死備倭官員情罪俱重本當拿解來京但有事之際且都住了俸着鎮巡官督率各官調集官兵嚴加防守設法追捕務將首惡及餘黨日下擒捕究問明白奸失事官員分別等第奏來處治還通行各該備倭衙門一體防禦毋得推託致悞事機其應否入貢事宜禮部看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着鎮巡等官省諭說彼回還本國其餘俱依擬行又奉　聖旨禮兵二部會官議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及宗族夷當都牢固監候待報發落這裏

情還着鎮巡官上緊研審明白来說又奉　聖旨是
這地方巡視海道及府衛所寨巡捕等官正為備倭
而設因循日久人多怠玩致令倭夷不畏中國法度
縱橫往来殺人放火甚至戕害方面官員擾害地方
事情重大着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参了来說彼處鎮
巡等官幷南直隸巡撫都御　督所屬用心議處
設法擒捕又近該兵部總議前項事情題奉　聖旨
是這進貢番船進港日久各該官員不行遵照舊例
上緊盤驗以致夷人在於中國地方殺人放火戕害
總督備倭官員失事重情馮恩等幷張芹着巡按御
以懲戒将来恭照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　朝廷
史提問明白奏来處治不許回護容隱賴恩雖無地

方之責提督欠嚴本當究問且饒這遭着改過自新
以圖後效劉錦既情有可憫贈指揮使與陣亡的張
鏜胡源子孫各照例襲陞一級劉恩及詹尚等都量
與優恤其餘俱依擬行欽此除欽遵外臣等看得前
項夷寇敢於中華肆行叛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
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
毒生靈占據城池刼奪庫藏　兇官府戮官殺將辱
國損威莫此為大及查據前後奏章俱各事涉掩覆
而言辭多遁情狃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
亦不過按據来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主故常所
以屢瀆　宸聽多是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

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
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惇奏稱倭奴打攪上國
至殺官兵不伏　天誅偷生盜境仰仗　皇威勦殺
幾盡幷將賊首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及長箭船總等
物差刑曹參判成洗昌等齎
等八名管押前来獻之　闕　將搶回人口王漢
悚慙肆閙中外顒喧物議以為堂堂　天朝統御萬
國而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弃職守反外夷人
之不若方且務要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究治何
以懲戒将来恭照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　朝廷
潘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海市備倭衙

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防禁禍亂寧紹府衛
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夷寇縱橫来往於封
域之內殺戮攻刼於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累無
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
訪聞前項二起倭夷到来之時實因各官從事怠忽
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　刼殺又一籌不展狼
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　門訊　日本之國號封我倉庫舉火自焚舶司差官為賊鄉
導闔帥墮地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刼沿
餘姚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逼令
獻賊府衛之官司何在且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

餘人而寧紹兩郡居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意攻掠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蕞爾島夷篾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面官員執虜指揮貽　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詞亦曰其間情節隱碍尚多不敢　鉛令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悞　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於不振功罪恐亦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卒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等風夜思慮實懷啟憂伏望　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無係裔夷猶夏事關國紀特遣近臣素有風

力才望者一員領　勅前去寧波府地方逐一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參詳奏來然後重行誅賞　大明陈罰庶人心以定　國威以伸而東西遠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載照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潛從外夷正　本朋叛賊法所必誅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来入寇　敗露將置重典乃以金寶厚賂逆瑾竄匿福城郭抄掠居民　任為海邊州郡之害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聞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船市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懷憤搆此禍端實為戎首若不明正典

彙首海濱則將來射利效尤之徒習為謀叛靡賊倭仲林絕伏望特　勅兵部將今次朝鮮國報獻賊倭仲林望古多羅二名俱遵照　明肯送都察院詳審明白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江解赴　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鞫前項搆禍緣由及詭稱差遣先後行勘合真偽来歷具招奏聞　石其宋素卿行宗設黨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寔有中國從叛之人俱合一體梟首示衆仍要拘審鄉隣里老人等根查宋素卿本宗及平日知情與交通貿易或為鄉導奸細之人鞫問情真照依律例問擬奏　聞從重嚴禁以杜後患其餘審無他情上請　聖裁合咨編發不近海道遠方散布安插決不可令返國使遠夷知我虛實引惹邊患遺禍無窮再照　臣等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魏以来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来舢艦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焫城郭抄掠居民　任為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　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防備近年之

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
是以數十年来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柰何邇来事
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畧
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
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尤甚乃者宗設
作亂大是叛逆得意揚帆而去該部題奉　欽
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
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着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
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　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揚
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
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

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時補　供給損壞堡圯者
即與修築官員之不才者即　奏請罷黜易置法制之未備者
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塹不
測之虞可以壯　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外諸國
名載諸　皇明祖訓者有五而日本與焉其下
註曰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　為不軌故絕之及嘗觀
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定
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汙　朝廷規牟大利不
當與之通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祖訓謀萬代如
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　貢事宜關係重
大臣等未敢擅議乞俯查明奏　禮部奏請

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
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　勅兵部亟行福建鎮
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
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鞫蓋夷
情譎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
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各
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　　
住之竟脫天誅況此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
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隅掩我不備況有侵狂漂掠之
虞尤乞通　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搠官兵修理
戰、繼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　國朝、

邊防二

禦虜方略疏

馬文升

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即遷都壯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

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貨畜以資彼之厚利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　京城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　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乱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然時或遣人稱貢未敢大肆猖獗其後虜酋脫羅干之子大節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於神木二月以詐大敗

師衰於大同輕我之心由此益肆南侵之謀豈嘗
已即目欲寇榆林其勢欲併于一彼之奸謀詭計日
深而我之修攘戰守或輟國之安危實係於此臣等
叨掌兵柄日夜憂惶每思至此實切寒心竊以禦虜
之道惟在內修外攘二者而已內修莫先於足邊儲
固邦本外攘莫先於選良將修武備武備既修邊儲
既足將復謀勇而兵皆有制則虜可破而邊可安矣
但今主將未甚得人偏裨罔肯用命遇賊入寇往往
敗北生靈遭其殺虜地方被其蹂躪賊勢愈加猖獗
軍威未見振奮所在守臣憂惶莫措若不委托大臣
以節制諸路則此虜何時可破邊方何時得寧蓋自

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勢已
衆為患亦深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
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不下裴度一往督
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
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　朝邊東三衛
達賊為寇　欽命都御史王翱往彼鎮守重以軍權
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邊東遂靜兩廣猺獞久叛　欽
命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
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　欽命都御
史王越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
我　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東則侵犯大同西則薄掠

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
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
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此勢愈猖獗
宜照先朝事例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
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賊若入套則往延
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其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總
制為主提督為客則威權頗重虜寇可滅矣國家安
危之所繫得其人則四夷畏服然虜賊之来疾如鷹
鷂不可測度縱馬一騶候忽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
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
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被虜

圍可以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
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
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遮胡虜之亂
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虜之亂
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
籍此具踵而制之可也夫兵欲勝敵謀貴素定故孫
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
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兵
節如鷙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有不勝乎
今各邊將臣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有小寇之
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

紛虛張賊勢所在上司不察虛實輒為代奏濫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然則　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旅未精壯虜仍復侵犯安危未可必也若數路精兵俱集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以奇兵三千分為一陣可分六陣老家兵可分三陣為犄角之勢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賊遭挫必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矣又恐虜賊誘詐聲東寇西若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

可不深為之慮也然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即敗也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奇之選終以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賊不敢與戰亦為可驗況遍来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十頭目為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剖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違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罪則庶乎敵可克矣又以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既有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公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城堡關塞相犄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而內臣如此之多何也且每員軍人役占並有數千大半納錢絕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凉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將此外俱無此等守備之數乞照遼東等處事例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韋祥不動外仍將薊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照例

分守東路參將高英中路參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營塞守備內臣俱暫取回則庶乎官不濫而邊不擾矣

上邊議八事疏

臣比奉　詔旨令赴臣再會議禦虜方畧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疏之所陳事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　陛下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筭

臣　王鏊

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太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為無事無事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雄黠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變倖亂政賞罰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能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有勳畧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唯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或亦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祖有意武備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即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王鄧愈甕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潁國公傅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為勸而反為恣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

者　詔擢張俊起為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如有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近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將之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准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

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將衆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佥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蔡紘請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　陛下如不以為然即請下廷議如以為可乞依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復臣以為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遥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事先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於後孰肯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

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日穰苴斬莊賈景帝時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　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也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叙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戰功而或不得錄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有司之誅求利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死而趨戰乎況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為當此之時　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宁載至大同等處驗兵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為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得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

豈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為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費臣以為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於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則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

皇明越鈔

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氷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為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為己有豈唯無益固有所損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寡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掌用此術而蕃軼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而可以計破　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劾營取勝近者王越之在紅鹽池亦用此

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況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掌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攻擊隳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愚臣以為非愚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貶項羽首千金豈亦愚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加

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寡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掌用此術而蕃軼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而可以計破　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劾營取勝近者王越之在紅鹽池亦用此之以法則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

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徃徃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招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来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踏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挫虜謂我不能行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罰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

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徃救之猶懼不及然而上下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自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事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採擇之

社稷之幸臣有預焉

陳言攘外疏

汪循

伏自成化以来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之餘三十年日甚一日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困至極邦本必搖當國者必察其病根所在斡旋其樞而勿拔其根轉禍為福可也顧乃君恬臣嬉將驕卒惰毀法改度任情挾私內外交通上下蒙蔽日天災愈甚民困愈極醜虜陸梁蹂躪宣府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遷延於外司馬以空文調度猶豫於內聞彼潛遣哨卒十餘深入境二探我虛實此其志不在小也臣恐一旦得其形勝直以猴虜二萬入據通州則大事去矣此正　陛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時而或未之察近者所遣主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號為頭目徼倖邊功希求爵

賞加以軍士羸弱衣食不充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謹陳外攘之策有四一曰重主將二曰選將士三曰審戰陣四曰明賞罰所謂重主將者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輕君重將也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三軍繫焉其任甚重將令不嚴軍不用命其害莫大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貶抑以信其權如漢文帝之屈亞夫孫武子之斬宮嬪亦惟利益天下國家耳後世將一出外朝廷徃徃遥制其命鮮不敗者夫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間之則敗剛愎不仁者叅焉則敗況其臨陣對敵設謀取勝奇出多方變在不測而可以文法拘之乎臣来自遠方

主將賢否不能深知但既委之以中貴而又繩之以
文法中貴　天子信臣依阿不暇朝廷復以文法遥
侵其權雖使孫吳復生恐難成効臣願　陛下重主
將之選必求智謀之士如孫吳者堂堂天朝宜不少
此自古將相未嘗借材於異代鑒唐魚朝恩宋童貫
之失追回太監苗逵使閫以外將軍主之假以時月
責其成功如其不效然後按法行誅庶幾將得其人
而戰必勝攻必取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
民間將無常員拔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為急然應
募者率多游手無賴之民雖一時不得不假其力後
必逃亡終無實用聞成化間已曾招至二十餘萬今

無存者是其驗也臣惟天下知謀驍勇之士未嘗之
人惟選之有道練之有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
醜虜不足滅矣如臣鄉里民人有周榮宗者智力有
餘能使雙刀慣鬬弓馬嫻鞭器械俱善運用嘗習私
鬬百人莫當又有新安衛舍餘劉瓚亦勇敢之士緩
急可用徽州山邑臣所知者二人所不知者尚有其
諸山西陝西雲貴湖廣等處用武之地如此之人不
知何限乞勅文武大小群臣各舉所知訓練調用戰
陣有功不次擢賞則兵自精將自出矣所謂審戰陣
者所貴乎良將者在乎隨機應變因時以制敵也昔
田單以火牛而潰燕師岳飛以麻劄刀而勝拐子馬

此皆度勢運謀以攻其堅而奪其枝也中國之長多
以神銃火炮今聞醜虜黠猾不結行陣分騎散進挠
我長技不能成功彼所長者乎馬耳我馬既弱不閑
戰陣聞其腥氣縮足不前以羈縻何以取勝今欲
奪彼之長當以所選將士更相訓練習為步鬬臨陣
之時先以壯士萬餘擁盾直前勿令仰視以長刀斫
其馬足而大軍乘躡其後則彼之技窮而敗不旋踵
矣所謂嚴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
顧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
四者雖聖君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故賞必
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莫不奮激競赴敵

場者豈厭父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於前欲罷不能
耳六韜曰將受命于君出師臨敵無天於上無地於
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皆在主將令也近年主將非
人而復慕以中貴援引勢要家人子弟隨身立功邊
軍殺賊掠買首級報功陞賞少不如意輒加挾逴邊
軍喪氣風聞京師明知其故無敢言者以此監司遇
有勦級必行勘駁將士之勦經稔不決亡軍之卒晏
然在家進而殺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縮身全而無
罪王石無以自解之將不得自專軍法有所不行戰
功何由而立為今之計必在主將得人賞罰之柄悉
以委之遇有勦級頒賞次者與之以爵願得財者賞

之以銀降　勑給賞出納不吝其有故違將令慢期
失機一切僨事者並以軍法從事夫然後將士一心
而戰無不克矣

備邊事宜疏　倪岳

臣惟論天下之事當審乎理之所必然與勢之所必
至當擇乎古人之所已效與今日之所可行固不可
肆奓大之言以流於欺誕亦不必矜一已之能而恥
於雷同斯事有可成而非徒空言之為責也往歲虜
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時被寇鈔
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乱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
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

易於駐劄而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
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
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
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凉固原諸路
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二百里近
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為之一空村
邑荒凉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
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
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
源源而来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
憂取於我者得衣食之原屢起盜心據於彼者得窟

穴之固遂無去志而虜勢之不輯者日甚一日誠思
之不寧者歲復一歲於今矣乃者上厪　九重之憂
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
大肆勦除庶乎少酬委託也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
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迈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
朝宁葦帛輿金以充牣於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
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其實則殺傷我士
卒悉泯而弗聞掇拾彼之器械仍虛以呈數甚至濫
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
以奔竄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捨而去為
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

門之斷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
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馬
致其死力共況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平居不習夫
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
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
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潰
千鈞之努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馬
保其必中我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
宣府大同亦邊也而去　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
喻則此當為陛楯之最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
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知

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筭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也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閭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丰粟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鳴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

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自以不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費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逐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

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我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為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為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皆以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胷憶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況欲復地於河北以為之守必須稍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瞭日待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為之一空邊陲為之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幸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裹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

守彼或往来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必致我之困憊虜酋安望其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秉勝而西逐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圍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為之頻壞遺孽既不可盡遽舉於是益多是果何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　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

而關陝為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　京師為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捄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島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兵戎之大計以雞中之小見妄騁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為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啟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國紀又

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謹擬事宜條例以聞聽其言若迂踈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又安也　一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參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

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遥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彼此相援豈不難哉又況制於監臨之人寢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禀於　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無以效其力智者無以效其謀此皆任浮鮮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旅高橋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

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寘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延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相錯而得以立闔闢之勢蓋東抵延綏之猴岭西抵寧夏之肩頂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詔諜新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褫四夷之魄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而

畧其小過推赤心以委託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二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有也　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蓋以兵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寧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六七十里城郭窩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又況二邊墩臺相離三二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逮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橋轉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突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為太息臣愚以為當於閒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為守少於此者徙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

以為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為隔穿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取直使近或添置令密虜寇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入收保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莫能窺我虛實人畜入保既不得剽掠之利城保有邊截之虜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為邊患者未之有也　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以來皆籍民為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膽養亦薄所以維持萬寓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為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弊

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
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
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
卒安得不疲乎徃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
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復調莊浪之兵
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成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
千則又徃来乎其間夫客兵所在来則紛紛去則纍
纍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暗於一清軍廩每至
於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為城堡之中兵員有常守
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
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

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
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厲則罷遣而復為畎畝之
閒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己父母妻子復係其心
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
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逐同世軍今
復食點恐誠怨咨盡若於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
賞以来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在於本
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効勞之日有限歸間之日
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
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況其生長村疃熟於
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

聞比歲用兵荐罹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
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
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徃之
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
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為周給量撥閒田使自耕食凡
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
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遮鄙之用二法既行數
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內
而仰給無所費外而供億無所勞甚為利便益可知
矣　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蓋以
人君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

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為少矣其
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號或止增其食祿賞雖
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諱
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
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於　朝廷而非諱
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穆武一劒之付肅
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衷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西
蜀不足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
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
者不蒙失機之誅權要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
不罰孤寒者功高而後録罪薄而先誅是以恩威失

宜兵紀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況守邊之要覘邏
焉先荀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
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
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
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
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
知當時獎謹有加酬賞亦厚良有以也近時所用徒
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
以希功或實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
以支吾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

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羣言左右皆曰
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徼幸者不得以妄求
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
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孥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
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
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酌賞
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
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
營於彼或堅壁於此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
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
罰之道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潤諜之道也

五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蓋以耕
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
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
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
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
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脩曰前世用
兵者未嘗不步營屯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
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詔罷兵而
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曹操乘兵也許下時
強敵四面以今視之宜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
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

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
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
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
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
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
運路未脩其後武帝益脩渭河至漕下萬餘石隋文
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
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
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
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

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焉耳
焉臣愚以為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
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
卒恥於為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為然也
今宜變而通之使皆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
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為貸之歲田之入什一
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
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
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
也苟以虜寇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
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穫自如而虜不能

為吾患矣至於漕運尤為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
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
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
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
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
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腫徃古
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
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壯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
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
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
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

濟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
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
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避險可
漿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
而永永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
方之物無不可致者矣夫屯田既覈其實漕運亦復
於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　陛下欲有所為隨所意
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
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備邊事宜疏

董越

臣聞中國之與夷狄猶天冠地履其分截然是以古

之王者雖曰以不治治之然於其桀驁不庭化導不
服者未嘗不示之以威若高宗之於鬼方宣王之於
玁狁是已洪惟我　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
命統一華夷　太宗文皇帝潛龍幽燕深知夷虜入
正大統屢出巡邊當時西北諸胡聞風畏却施及　昭
宣邊鄙無警夷狄之衰古未有也比干　先帝始復
北狩然賴　皇天眷德虜酋悔禍不踰年遂固封疆
皇上嗣統以來懷柔備至然犬羊常性雖在馴擾而
蓄觸不忘所以比年北有大同諸路之擾西有河套
之憂邊陲為之絡繹宵旰勞於念慮王師縻於薄伐
洪億費於轉輸較之　祖宗以來事勢又似有不同

者豈夷狄昔衰而今盛耶臣常推原其故矣曩時公邊諸將多勲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制勝皆嘗親經指授而深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晦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鬬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輭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鬬輒爲所輕夷狄啓釁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鎮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

不廢旦以一卒之食一升一馬之芻數東矇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當之今也兵一切不用而惟輜重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太明況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託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軍士恣嗟不肯戮力夷狄啟釁此其四也其餘節皆非　祖宗以來所以制治馭戎之道故臣敢逐

死條其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閑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逾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且以近日西事論之都御史王越等奏稱陝西延綏寧夏等處各報虜酋孛羅忽乱加思蘭等糾率醜類潛住河套分投剽掠已經四年在廷成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徃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未幾以疾賜還今之將臣老壯不能皆一萬一遣者又如輔之有疾

不知復以何人代之臣愚以爲乘今無事之時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塞中外則自尊國威自立矣漢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之畏却宋得韓琦范仲淹在真定環慶而西賊爲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　其二曰增土兵臣嘗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竭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效死勢或縱於偷安或勝於一定或疎於控制或隱於上

人之勇却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徃年滿賊昔
牧命将出師討之嘗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
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徃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
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為可以獲利可以立功比至元
惡或禽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嚮導計畫坐困之功
豈長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
千里沙深水小欲直搗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
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
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又間近
年各堡官軍一遇虜来即堅閉不出俟其将去然後
追之名為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

以為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加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
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以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
顧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
愚無可用矣昔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旄弱賊常
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
兵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田千里裹糧
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
姓苦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
費國家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為自今征伐宜精選紀
功官員責以逮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
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

粟十餘萬解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
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又曰有罪不罰雖曰堯舜不能
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近者二邊用
兵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
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讀以往事
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
偽首級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者河套之捷亦不
能無類此者賴　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
貪冒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為自今征伐宜精選紀
功官員責以逮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
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

喪師辱國者則寘於法不為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隱於　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耳將帥得人則兵不必多餉不必久自無老費之憂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無僭濫之失其於控制之法又何至於偷安孰泥而煩　聖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墟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尤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踈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墻迤肆出入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少踈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敗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為不足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隱於　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耳將帥得人則兵不必多餉不必久自無老費之憂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無僭濫之失其於控制之法又何至於偷安孰泥而煩　聖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墟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尤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踈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濬邊墻迤肆出入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少踈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敗我士

馬池官軍殘害上屢　宵旰之憂特　命地方之臣整飭經理臣雖闇劣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前人經畫具在臣逐歷延綏一帶邊墻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過事情會同陝西鎮巡等官廣集衆思無狹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約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

附整飭韋州以邊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賦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繫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槍役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

圖則近忽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之地唐
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
堠千八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鎮兵
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
後永佚夫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始
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當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
就延綏則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
棄為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
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復
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

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
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如
或近年入而遽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
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
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
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得為上計尤愈於無
策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未敢忘戰者
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
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
將恭行天罰雪恥除凶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

安而委患於他人哉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六

邊防三

備邊事宜

李東陽

竊惟比歲逆虜乳加思蘭等糾聚部黨并合羣類據
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葦秦固原近又覘我
大同逼我萬全　朝廷命將出師　天威所至雉伏
鼠竄然其擄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況惡草難
生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馬健
賊比無所獲當必復度河曲縱今不然明年必來所

寇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衆議者恒以夷狄刼效固
其本情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為喜事
圖永久者為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三邊去京
師凡數千里　國家承平富庶已越百年居中夏之
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兵革之難無惓
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所築近在洮延
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
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貲蓋匈奴盛衰不常多
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遠至于元遂僭一統為
天所厭極盛而衰自我　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
踰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雜亂交離其蘖數
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以來未有衰於
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力馭衰極之虜雖草薙禽獮

亦不為難惟　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狥醜類有所不恐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為國大患至于民罹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安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也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如是以戰則必克以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為人所待其不顛倒錯亂者寡矣今　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饑廨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輒失措城堡旗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常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獎或者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

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劒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遁陣誅及裨官及其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綰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貶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　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參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羣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單其心官奉其職繇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墅可固練習可閑斥諜可明號令可信雖廣而八荒遠而萬年可以高枕而無虞矣區區小虜惡足為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敢掇其大端為　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于後惟在　陛下斷而行之耳

一令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為守禦惟陝西自撤東勝以來河曲內地棄為虜窠深山大沙險反在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而力寡載糧而運則道遠而難給遂使寧夏外險反備南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

險故也然虜始入寇近邊比歲得我逋降覘我無備頗敢深入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為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中界沙地餽運難繼或以叛立城堡民力不堪蓋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頴城受降乘黠毀之虛范仲淹城大順藉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今宜裒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勵士卒使賊勢挫衂乘間而入何患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內邊之給併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一屯田

之制古今所重今沿邊諸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為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諸道並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蓰之山谷陿隘車轂不通驢騾所負芻米所至狼藉石米之費或踰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貨而壹其入價大抵士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為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以其為弊不可勝言豈經久之利哉臣按趙充國之杅湟中諸葛亮之杅渭南皆以擾攘之際責有成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廣

加開墾謹防抄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寖以積牧五歲之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天下可也一馬者士之所資況與虜戰尤為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為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為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敕茶給蕃甚有賊殺其人者蕃既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而西邊闕於用甚為非便臣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漸少唐兵益壯今宜勅

禁巡茶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恤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一臣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況擢者已官絕者不繼謫者多竄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止兵之制猶有古之遺法當時召募甚得其用通者驅之版築編之衛所即成真軍甚乃坐名僉補使其世守故召募

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既判則籍農爲兵猶得已況驅迫維縶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恤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令有闕墝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所轄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爲首尾如一鎮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主將非受命于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宰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且爲諉託以避罪臺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爲玩事甚爲不細臣按

趙充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頲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戍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後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今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救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隣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弭矣　一胡虜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其帥然帥逐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畜其莊

之利甚微而在下之觖望甚衆人有遺力亦此之由況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彊利固在我臣按兎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伏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士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一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椽吏動數百人徃徃怙寵特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讀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興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瀰其後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況制勝則所費不訾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生長疆

塞觸寒苦習戰鬬誠爲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朘削得首級則苦於需奪須鈐鎮則敢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蓋省行糧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操作養以專邊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　國威不失也　一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勢脅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實可哀憐國家之例雖以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露而主

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過贖功則無復有所憚矣
臣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建虛張竟為罷黜此古
之所已行者宜　嚴勅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
惡者以軍法狥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御史
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来則民怨獲伸士
氣始振矣　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
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故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
管奪哈密怙其禁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
外以為良策恐小人者投抵釁隙邀功利損威命以
啓覬覦之心維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来則容之去
則遣之慎固封守以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得其

要也哈密之使還在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
蓋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不可不慮今宜
擇近邊隙地置為官司給牛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
恩惠憤其仇讐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
下諸郡復其力役使為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
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議防虜事宜疏　許讚

一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冦
也鴟張烏合動稱十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
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
駕馭皆為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與雖下

而未見響應者豈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
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擄
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於虎口
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俘功攘利之具既幸脫
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李任意索
取艱辛萬狀方得達於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旬月
上者僅抱窮愁為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冤抑喪亡矣
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
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為醜虜刻死
以終身矣為今之計莫若渙發　綸音不拘常格廣
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

者即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来歷願歸者給文
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卹不願歸者編之行伍
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
之應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消勒以憑
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為衆所信服能楷其黨歸順者
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
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
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
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攜貳之心
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
墳墓生為他世之人没甘為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

二曰團結地方民兵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强者厚集為陣老弱者分布抢擄不過數十成羣三五為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為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潜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況已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

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抶辦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為利已之計反以滋剥膚之災其誰敢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膽畧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為小甲五十人則推一人為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為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　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為變賣縱有隱瞞亦不許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

執不乘機構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為重則視身為輕耳如是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　三曰脩築以扼虜騎臣聞先日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

殺掠臣嘗考古人畎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於分田授産而捍禦外侮亦其疆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惟吾子戎車是利今比虜之俗善於馬中國之民便於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脩治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逞馳逐者因勢審形盡築墻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脩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為基址而四隣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絶堅固可久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

奪之姦有事之日窒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害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四曰稽查功過以勵職業臣伏見二年之間虜勢猖獗殘害晉省　皇上痛念民難赫然斯怒九選將勵兵督儲發馬所以剿滅茲虜之策既悉舉行其杉三晉之民諄諄然令其脩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一應民間避害全生可行之事無不備行防禦矣以上民間事宜部院必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布按二司官巡等官夫布按二司官即古干城連帥藩屏王室之官也巡撫一人管理一省守巡二人分管不

過一府兵將攻戰之事固自別有機宜若夫脩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圍結民壯寨隘險一應民間遠害全生之事以方面重臣獨不可為乎且嘉靖二十一年屯堡未立固難論矣虜退之後即令民間修堡守巡官員躬親巡行盡心督理脩築高堅者自可保民不行親歷督理苟且者見今被虜攻陷夫布按守巡上而巡撫之所委用下而府州縣之所奉行今連年巡撫二人州縣官不下二三十員俱已嚴加革黜改調而言官尚以一二不堪官員歸咎吏部巡撫之下州縣之上布按守巡宣上達下責任重大夫豈漫無相干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山

咎談撫按州縣守巡官地方被虜攻破屯堡若干空殺擄人口頭畜若干數通行嚴加查出開坐明白奏聞區處以後如圍結脩築二事若果可行仍行撫按責成布按守巡督理如有失事照前一體究論庶藩屏守巡官員職業脩舉可以遏虜勢而安生民矣

重邊防以蘇民命疏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刑科給事中王希文奏原籍廣東莞縣人生長海濱習膠陋學雖於國家大體素所未諳然閭閻隱情頗嘗備歷荷蒙聖明恩育選置諫垣臣豈不知要領之當言而細碎之可畧亦以泛言不若聞見之為真舉遠不如指近

之為切況天下之務莫急於邊防而邊防之害莫甚於海徼天下之民莫困於力役而力役之竭莫甚於東南臣謹以耳目所見聞者披瀝言之且如番舶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古城琉球爪哇淳泥五國貢獻道經於東莞我　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渝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為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

其載在　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多帶商陰行詭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方且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郎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

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狼虎之
叵測賴有右都御史汪鋐前任海道副使併力驅逐
肆我　皇上臨御威振絕域邊境輯寧凡俘獲夷酋
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為番舶之害可永絕而
疆圍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
嘆矣撫按上開後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為無
見然切以　祖宗數年難沮之虜幸爾掃除守臣百
戰克成之功一朝盡棄不無可惜若使果皆傾誠奉
貢則誰不開心懷柔以布　朝廷威德設有如佛郎
機者冒進為患則將何以處之乎其間守巡按視夫
頻煩官軍搜索居民騷擾耕樵俱廢束手無為魚鹽

不通生理日困皆不足論以堂堂　天朝而納此輕
瀆之貢治之不武不治損威誠無一可者臣竊仰
陛下控馭西北諸夷恩威並用誠若知其跋扈之狀
必不輕從此議也幸今番舶歸未報至然守備已先
戒嚴刷虜民船海島生釁邊釁重大誠為可憂如蒙
皇上重威守信杜漸防微乞　勅都察院轉行巡按
御史除約束備倭不致侵擾外仍乞申明　祖宗舊
制凡進貢必有金葉表文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
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頒民不許私相接
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
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

以聚生鹽貨可通而瓊儋之利皆集矣又如珠池
節雷廉二府雖隸廣東然地極一隅接壤交趾因其
竭蚌間產名為珠池我　祖宗四海為家雖設監守
然不過防民爭奪而已非以為寶也故採無常期取
無定數蓋以非日用之物而難責於惟正之供如載
在會典不與物料為例不與歲辦同征班班然可考
也正德年閒逼豎用事毒流海濱監守漁獵牙爪助
威誣商船為盜珠肠鄉民為匿寶傳奉採取擾害百
端蠹食不堪致成激變屢經撫按重臣奏請我　皇
上御極沙汰冗員珠池以監亦在裁革民閒騶躍欣
幸以為中貴之害可永無而採取之禍可恒免也何

不數年而革者復矣採珠數解不盈其數而又再採
矣一時守臣不體　欽奉固為有罪然驅無辜之民
而蹈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計以斗斛之盈
若人力可為則誰不奔走奉承以供　君上之用設
或天產有限雖舉網竭澤亦何以足取盈之數乎其
間雇覓夫船蓳累里甲橫行海島刼奪客商服役踰
年荒棄生業風濤頃刻呼吸存亡皆不足論但以
明明盛時而貴此無用之貨且寒不可穗饑不可粟
似非有急者臣竊仰　陛下於一切珍玩屏斥不好
若誠知其採取之艱難必不再為此舉也今雖經行
暫止然　成命尚未收回領過官銀刻期追取船夫

畏罪潭海逃生地方之患誠為可痛如蒙　皇上軫
貨重民計大畧小乞　勅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除
採取已罷工食停追外仍乞申明初年　詔令珠池
監守歸併總鎮責以守巡多方防範嚴禁民間不許
僭用珠餚不許私相貿易盜採獲有贓仗者從重問
擬則珠池不守而民自不敢犯矣監守既革則侵漁
可免窮髮之民得以樂業而邊備無空虛之虞矣凡
此二事臣素所縈念痛心為　朝廷惜大體為民生
惜微命有不容於不言者緣係重邊防以蘇民命事
理未敢擅便等因奏奉將原獲佛郎機銃四管併造
手車四輛責差巡檢何儒帶領楊三等呈送梧州軍

門轉進於　朝廷已蒙依擬就差何儒等齎進外乞
勅該部候齎至之日驗之如果可用則多為鑄造依
臣所言用之禦虜用之守城無往不濟臣又切照南
畿根本重地防守不可不嚴操江雖有船隻或未盡
善合無照依蜈蚣船式樣創造數十艘易今之船使
稽用銃一如其法訓練軍士久而慣熟則防守益固
乞　勅該部再行查議如果臣言可采特賜舉行則
緊急之際未必無萬一之助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備邊六事疏

李傑

竊惟四夷之患自古有之惟在中國所以馭之有道
爾然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為

生以畜牧為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遷徙為
難得而制其為邊患雖三代盛時所不能免觀夫西
高宗有鬼方之伐周宣王有玁狁之征蓋可見矣洪
惟我　朝混一區夏疆土之廣超漢軼唐東起遼海
北跨大河西盡甘靈山川形勢悉歸職方亭堠障隧
鱗次櫛比城池堡砦碁布星羅其於備邊之策可謂
詳且悉矣比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
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成效千里騷然
上勞　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
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
繼且其來如颶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

獲而歸況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
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得息臣謹
條陳當今備邊之九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夫地
之有要害猶人有軀而其獲風寒不過數處也故得
其地而守之足以控虜之咽喉而牧騎不敢深入試
以北邊觀之宣府大同皆當虜衝雖或一至而不敢
深入者畏吾有以襲其後也然則守得其要受患輕
矣揆今患之所急惟在西陲豈非所守尚未得其要
歟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為固置張仁愿
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
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自延綏

以至窒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刮按漢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平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兹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下皆不守此乎何以不陷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故晁錯論備邊之策必先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宜種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漸完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以實之蠲

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戍邊民之困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陳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能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藉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為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則悲痛傷心望轅裹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也　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三

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可以戚而婬可將則將之不可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衂哉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迪馭將之道誠無越此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鬬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捐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勅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斬首虜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

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關隘不救被虜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脩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為憂喜而惟以武備之脩廢為安危今天下全盛比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董董自守以言乎將有鳴鏃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　朝廷必為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可言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更云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在

敵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　命重將一
人俾專守一面仍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事恒
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
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遞相推
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脩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
勇者十五六萬人為一營各舉將略之優者一人
統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
騎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
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必克矣夫內外
之武備既脩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

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
境之足慮哉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疏大同事宜　史道

會同先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左都督梁震等為照
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盡高山一百四十
餘里俱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草直與虜境通連故我
太祖高皇帝汛埽腥膻之後即以此為胡馬奔衝之
會特建此雄鎮猶砥柱之在中流將使虜酋不敢背
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荊等關然以一城孤懸天外漫
無重山疊嶂之險容或我備少失其固虜騎長驅直
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遭殘蒙患特甚諸臺

年四月以至十月塞草暢發之餘秋高馬壯之日縱
橫侵擾四流奔刼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出則彼
来必須動調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按伏糜費額外
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然而邊民罹殺擄之
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置
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
真為我　國家億萬年永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為無
所顧忌英見遠慮謀國未為不忠但其舉動之間罔
識通變重拂羣心事方草創之初輒構非常之禍自
是之後聞有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搖手閉目未敢出
聲以應殆色變於虎之談矣先巡撫都御史樊繼祖

增展高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已若兩腋生羽之
漸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
於事會之違不可遽逐本年二月間時方大虜壓境
該總督尚書毛伯温奉　命總督三鎮軍務前来首
倡是舉合衆為謀籌度兩月乃於召募聽其自来夫
役豐其糧糒以至木料磚石等項一皆預為計算分
處停當召募一加遠近鄰應三日之間執姓名以願
從斯役不下數千餘人又為揩授總兵官梁震前去
先年原擬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聳水草
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明白開議以憑施行
震等依蒙遍歷夷險高下逐一審勘某處可以創立

新築棄舊堡可以全棄不用其舊堡可以相應增制
各議擬前定臣與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梁震及管
糧郎中詹文光分巡僉事郭時叙等親詣前項境外
各該處所公同重復審擇可否一併參酌停當總督
尚書毛伯温隨會行邊使尚書翟鑾巡按御史皮東
山議得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原設鎮胡廢
堡四匝溝岔道路崎嶇如遇虜衆攻圍轉輸救援一
時不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脈肥厚地勢
高阜就創立一堡與關頭址車房等處相距虜賊不
敢似前直犯腹裏採掠安子等山及聚落等處地方
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僻除非

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岡之地則四望
豁敞守得獲矣又紅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諸邊
適中之處原額舊堡規度狹小氣緊不雄況經歲年
之久風雨披塌遂成立土合當開展擴充易舊成新
中間多增軍馬於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
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真有一呼千應之據也又
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係常年暗通賊虜
便路不有所處則紅寺雖在未免孤立無助西二十
五里有護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於此立堡則東
北五萬餘衆勞數月中間事變誠難臆料其所關係
有非輕細仍會置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
投書夜伏住二邊緊要墩臺及山岡高阜去處兼

非止兩處乃於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
村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
五堡展築者一創脩者四紅寺改名弘賜堡南車房
改名鎮邊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改名鎮虜堡
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參將處所週圍丈尺
宜用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馬
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軍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
二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三百步
軍三百共軍六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邊等
四堡各把總一員每軍一隊應有管貼隊官旗舍二
員名共該把總官八員管貼隊官旗舍一百四十員

名又議得五堡雖立若於堡外不有隄防則賊之往
來馳驟何以距阻不設眼目則賊之動靜何以預知
堡中之人不惟出入未便而守戰機宜亦何所憑應
於西北一帶深挑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臺各該旗
軍哨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之勢而賊馬不
可遽入墩臺之密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以
飛傳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
所俱係往昔賊虜常川住牧之境今即於此地坐驅
四五萬餘衆勞數月中間事變誠難臆料其所關係
有非輕細仍會置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
投書夜伏住二邊緊要墩臺及山岡高阜去處兼

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穴深濶營盤以為官軍伏
役樓守之所虜賊不時入犯各該將領督令防護官
軍控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每每悵快山奔不
得以遂貪墨而各該守備分投管領理料得以從容
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草料俱於管糧郎
中唇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口
糧俱於通判張烈收貯總督軍門原發銀內關支仍
於本年四月十八日為始齊力興工除總督尚書毛
伯温特委宣府坐營指揮劉環犒賞外臣復行令僉
書都指揮張勳山西河南領班都指揮李承祖勝瓚
不時齎領米麪肉酒分投前去各該工所唱名給散

以示存恤慰勞之意至五月初五日鎮邊堡城完初
八日鎮河堡城完一十四日鎮川堡城完二十八日鎮
虜堡城完六月十九日弘賜堡城完臣等又會行副
總兵戴廉游擊王陞戴昇并續委參將紀振守備指
揮閻桂各將所部兵馬分投摘撥一半架梁一半協
同各路軍民夫役長挑壕塹一道遇土則穴逢石則
鑿東自陽和西抵高山俱棲陡山一百六十餘里深
一丈三尺疊土為墻一丈四尺上下二丈七尺寬一
丈五尺沿壕外面每二里餘築打墩臺一座共六十
餘座每墩起蓋房屋二間合為一間其各墩應有鍋
釜器皿旗幟號帶弓箭盔甲鎗刀火器俱各置辦完

全逐一布設隨於每墩會同各選撥官軍六員名令
其常川輪流哨守一邊有警一面酌量賊數多寡差
掛青黃白色號帶傳示諸路瞭望之人依照傳報預
為戒嚴收斂一面擡撥一人下墩踰壕星分馳報各
該分定城堡以憑會報合兵又弘賜堡稍東南十餘
里五堡分中處所一山特起舊名平山絶頂之上曠
然平地高腴之田連山幾於千頃升巔撫首四望五
堡俱在目中萬一各堡有事於此覘瞭賊數多寡去
来方向極為真的即可據之進兵援勦況乎緩急之
際標號昭傳合散呼斥遠近可以畢見臣等會報總
督尚書即於其上創一小堡名為會遠中設公館一

所以為會發兵馬之處更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
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哨守五堡及鎮城之中朝
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入出多寡有無之縱不可
逃矣各堡公館及參守衙門并官員大小營房至八
月十九日以後俱已報完臣等又會同郎中唇文光
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一百石料三千
三百石草十萬束鎮邊鎮虜鎮川鎮河四堡各糧三
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以上五堡共糧二萬
一千五百石料一萬一千五百石草三十萬束行令
陸續運送責委都事王濟衆等收受堆集縱或事出
倉卒亦足為備臣等先於四月內會行坐營都指揮

白欽推官王文道指揮黃鐘斷事邊僕盡將地方寨
墜之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除將餘地查照近
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路衆將五十
頃守備每員十頃把總每員五頃管隊官每員二頃
每軍一名一頃共該三千九百四十五頃臣隨復各
照員名地畝分給牛具種子行令衆將及守備等官
督勤趁時耕種然而漫草荒沙一望無際之鄉盡皆
嘉穀秀實之境會逢比歲雨暘時若遂成大熟今即
登場入堡各該新募軍士俱各携持妻子安插在內
從容坐食亦若安土樂業率以生生無窮是期矢死
邊陲為終矣再照五堡設於大同迤北一帶空濶之

處房翰一方足為全鎮巨防尤宜添設通判一員住
劄弘賜堡內專一管理各堡錢糧詞訟并查革一應
奸弊設有倉場則當有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僉派斗
庫人役鑄給印信其召募新軍合將弘賜鎮邊二堡
附大同後衛鎮川鎮虜鎮河三堡附大同前衛各食
糧五堡主兵官軍三千六百一十七員名馬一千八
百匹臣會同管糧郎中詹文光議照以一年計算本
折色月糧冬衣布花四季哨備行糧并馬匹料草共
該用銀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客兵宮
軍以三千員名馬三千三百匹往還按伏截殺約算
二箇月行糧料草共該用銀一萬九千六百三十

兩二項通共用銀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兩二錢二
分此係的不可少之數又弘賜堡應設神機庫一所
合用一應神鎗佛郎機銃炮各該新軍俱有隨伍居
住餘丁一遇賊衆侵擾亦可併力戰守合用盔甲弓
箭鎗刀等項除臣自行設處贓罪紙價等項無礙銀
兩動支四千四百五兩三錢九分已經督令成造給
軍外恐未足用必須乃得一千五百餘副方克有濟
伏望　聖明俯念安邊重計早賜勘明實分別等第
勅下該部詳議移行巡按御史覈實支給前項有功人員
上　請推　恩以酬厥勞其設通判及倉場大使等
官印記銅牌等項各該事宜以致合用歲額錢糧神

鎗佛郎機銃炮盔甲什物并借欠過一應該補銀兩
及原擬未給馬匹再乞　勅下各該衙門查照酌議
一併速為給散前来以終善大計邊鎮不勝幸甚
等不勝幸甚

陳膚見以賛脩攘疏

王嶂

竊惟夷狄之為中國患由来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
顧敢杕悖驁若此意者　上帝赫怒故驕其心祸其
魄假手於我　聖武之君一肆芟蕩以貽　聖子神
孫萬億年之安乎不然何縁我疆土虔劉我人民
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心耶邇來陳選將練兵繕

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爲勢之分也法制之來之也心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鐵以爲椎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撓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邊分戍之而聚爲者蓋寡矣及寇之来則又分某兵于某處按伏某兵于某處應援某兵於某處防禦畸零隔越正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況虜騎之来無慮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顏牧復生無可爲者故不爲往昔楊琳孔瓚溝之敗蠭則爲近日丁璋石湖嶺之覆沒勢則然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賊竊窺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衝也大同固爲重鎮矣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爲之翼其次則偏頭寧武鴈門之兵所當蒐補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參遊等官移鎮彼地更增戍于安定柳楊二堡以爲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于大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延緩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于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爲左援而寧夏爲右援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如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信地而束兵以坐觀不以虜已出境而迂轅以自適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寧於東則西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擣其巢穴賊牽於西則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種孳產畜如是而犄角之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羽檄紛馳而延調于戎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之素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機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衝擾偵探若之賞給而使之必明必信則所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筭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運掉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于不腆之虜蓋寸寸而守之不若振其吭之爲要惴惴焉以防其擊固不若批亢擣虛之爲得勢也此今日經畧之要機也若以爲固原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縣遷未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延德而虜橫今遷榆林虜勢遏者正得扼吭之

也雖然如法制之東何哉兵也者將之利器也將
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以折軍之法嚴諸將領
夫兩軍相搏鋒鏑交加不死則傷今禁將領之折軍
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馭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
一有驍果之將出邊墻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
釁議之而何敢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
夫戰之與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
勢也是故有勇兵無勇將無勇制率皆遲迴顧望以
偷生免罪為計養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
勃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
可言也至於摩蚾蝨挫持將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

不得搖其手何哉蓋豪傑之士率有俠氣不可繩檢
故古人見怒莊則式之見螗斧欲擊則避之此意可
想也今呼甲肯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窒其
防欲勇敢之不變為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
將昭晓物計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越於禮法
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
以作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請除寡謀僨軍
邀功浪戰者罔赦若有雖折軍而奮勇克捷雖出邊
而具有成筭者悉從寬假以開放其鷙擊虎搏之心
恥貪殘刺軍逗遛失機者罔赦餘悉簡節疎目治之
盡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
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噬人矣五代廂軍驕甚動
無責其成律無持以苛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曳柔

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劒治之遂帖然定者此明徵也
若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有艱于衣食抑揚勸
率之道似或闕焉至于治兵備糧執不以為至急矣
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之議
治無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動
而逋亡繼叠徒充吏胥之橐為生民一重擾耳況風
土不諳即胥不勝而無濟于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
大同之變蓋常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伍之
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皆不審事
實為空談者也今之議畜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
倒支發銀言挖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倉之儲有

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錙為銖用雖竭幣銀以輸邊
譬之以填海也況軍士所急需者菽粟耳菽粟告罄
積金如山曷用哉夫然後知漢晁錯實邊實粟為有
見之言固可務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今邊境蕭條沃壤盡棄人散財匱久矣何
司計者不立根柢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
於法之廢臣等則謂必盡寬其法而後屯政可舉耳
已燃眉之計空竭內儲割心腹且無益肢體哉若謂
王制無不稅之土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齊土
茂田忍捐于奧草之蕪沒而固靳于我軍我民之播
愈嚴而事體漸以弛故寬大之政達人尚焉而況於
荒莽寒瘠之地尤宜施也臣等聞往年邊卹豪戶墾
藝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糴不惟大車小

負運度廩之充而架梁防護尤足為捍圉之固瑣瑣
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蹤紛紛焉
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以此
鼓衆怨而遂歛然起矣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大急夫
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而人益攜今
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焉用者其由来豈一
日邪言至此誠可悅憤臣等乞　皇上渙發　明
詔沿邊壤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
頃畝悉與為業永不徵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
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種具三時藝獲仍督令遊

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刺將官墾藝廣者兼得多蓄兒
士以護其世業以壯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
其奸盜毋擾生擾害仍　勑撫巡等官時加優恤勞
問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二年之內殷殷屯屯
可以平鞫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優給于有事之
日以恤兵事田畝者皆困倉糧不蓄而自充秉耒耜
者皆干城兵不浚而自足何此之不為而顧為不得
已燃眉之計空竭內儲割心腹且無益肢體哉若謂
王制無不稅之土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齊土
茂田忍捐于奧草之蕪沒而固靳于我軍我民之播
佃生息乎忍容將領錙銖為軍士朘削而不欲其且
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若謂懸餽待炊不啻涸轍之

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忙
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爾可乎擬議貴精咨訪貴
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足為王帥之師友以贊軍機
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土民有義勇絶倫者許招
致麾下優其賞給為軍鋒之冠候立戰功奏　請補
用可乎此皆　朝廷馭將之大創固非小臣所敢妄
議然　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頹弛之弊以建萬
億年永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事柄之
歸不可以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
以為議復河套于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為狂
易人矣但兵也者勢也弛之則垂翅而委地振之則

動于九天之上信得豪傑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次
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所恃以限胡虜者
黃河一帶水耳險為彼據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
以畋牧孕育于其間異日醜類益繁則驁橫益甚其
蠢動浮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固復
我故疆事　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狼望
之北者異矣至於郊坰密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不密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井陘之役夜
半之噪何如哉疾癘已發蓋不待徵徃籌于劉石之
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釁潛移
默奪要在柄事者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繫
冥籍者皆傭販之夫將領承世廕而司軍政者率碌
碌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已也乞大　賜振整
自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備不虞則克詰
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猶有說焉
急治其標故不得已而投攻伐之劑然保和榮衛為
元氣之護毋曠恒燠緊馬夷狄其標也民其本也急
于攘外之東而忘其輯寧之治饑凶之謂何而催逋
之使揚鑣兢馳于宇內征督不已繼之箠楚箠楚不
已繼之械繫有司承望以苛急里胥寅緣以肆姦民
之騷擾不可甚乎周書有之用顧畏於民嗇是獨不
宜深長思乎臣等進猶有說焉重正治官乃肆征弗

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小大臣
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廉隅之無
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　主憂臣辱之義而
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傷庶
內治脩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下等竊叨南垣仰
報無由感切時艱有懷欲盡遂以猥馬無濫之辭昌
言　天聽幸　賜鑒納以裨涓埃此實　宸極臣等無任
翼蒭天包地育之至　恩也瞻仰　寰
懇悃戰越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六終

邊防四

備邊十策疏

胡世寧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已從人求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故能四海無虞爲代稱仰今我 皇上聖德上合堯舜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 詔求言如此其切者是即古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如此臣在臣工敢不敬應臣切見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士風頹靡奸弊百出地雖廣而民益窮兵雖多而財益困文臣雖多忠勤憂國者少見武將雖多智勇出衆者罕聞且自古偏安小國猶有人才

能禦外侮兵亂凶年未見民力困於今時者故雖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上歷 聖慮下殫民財其大勢有如中年以後之人軀幹雖大肌肉雖豐然而元氣已虛血脈已滯雖 陛下爲元首獨明於上而羣臣爲股肱耳目者悉痿痺聾瞶不堪任使顧不如彼侏儒少壯之人故使人身如此倘更有風邪乘氣虛而入此時必須調理國勢如此倘更有盜賊乘民窮而起此時必難支持故善養生者及未病而藥之庶可保其遐齡善治天下者亦當及其未亂而制之庶可祈天永命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天心儆戒端爲此耳臣愚不知 聖明宵旰曾念及此不也左右臣僚有言及此否也臣本愚陋幼生艱苦有親不能自養有身不能自立叨親於今十年臣心感激無已臣身欲報無地顧臣受詔之時初任外職未知 朝廷政務未敢輕率進言今蒙陞職南京又逾一年臣感恩愈深欲報愈切仰稽 明詔求言尚及諸人況臣叨祿竊位感激如前非諸人比何敢負恩終於緘默故今昧死忘愚晝夜思索得今軍民利病時政邊備所當興革十事謹以上陳 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至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

於豢養狃於因循簿籍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奸避事爲老成以黨惡招尤爲忠厚其惹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陛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非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拂其意者或本寮幹惜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州

縣皆不暇為國忠誅為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冀
其P看顧鄉官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
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
小民卑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
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
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治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厪宵旰之憂者
此也臣愚乞　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長
強禦之人凡迪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罔託
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默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科

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
院考察務要勵忠勤奬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
嫉賢能曲為謗毀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
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官
違道干譽為事者許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
其或考察之日有徇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
願　皇上以　祖宗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困急為
憂念此輩士無財以養之則敢念此小民盡財而取
之則逃民逃罷散常切於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撙
節之　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
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
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為子

孫造福以為長久之計庶幾國用可裕而民生可遂
矣不然內帑空虛國計困乏臣等雖竭盡心力百
方調處終不能救其萬一伏望　皇上軫念時艱
特賜施行　一曰崇節儉以恤民力臣聞天下之
財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故生之者衆而用之者寡
則財恒足今天下之財生之者寡而用之者衆則財
恒不足矣　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戍夷內營城闕財
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遇兵
興便憂缺用甚者賤鬻官田行古衰亂苟且之法
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宗朝同此土
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戍夷內營城闕財
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
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
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節則雖虛必
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
者能節儉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儉故
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
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
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
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
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群臣屢言　朝廷屢禁
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
願　皇上以　祖宗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困急為
憂念此輩士無財以養之則敢念此小民盡財而取
之則逃民逃罷散常切於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撙
節儉之　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
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
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為子

惜財谷為已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
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儉之弊立
法厲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
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三曰從
權宜以足邊儲臣聞今西北二邊備虜軍多糧儲缺
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齎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
若責運送到彼交納則路遂艱難民累逃竄兵法所
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齎價錢就彼糴上則
邊儲踴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財竭者
此也臣念此事最為難處乞　勅該部計議通算山
西陝西近邊王府并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

司府州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比照公侯
伯或京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伍錢或七錢每歲就
於秋糧折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
收責令就彼分給缺官日月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
西陝西糧從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虜退事閒則抽
軍就食虜來事緊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攤課物
亦乞留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乞改派別布
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則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
矣　四曰立簡便以收鹽利臣聞各邊軍餉各賴鹽
課近惟河東鹽官自賣最為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
商中納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

述鹽引值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
五月糴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
買窩奸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
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
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
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
要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
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
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
多夾帶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　朝廷為革三
事設官稽掣委　欽勅大臣為之整理

而三者卒不能禁下至稍手遲卒旁午紜紅徒增民
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逋逃窩
納益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攖鋒此
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
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還豪右填實塞下今山陝
富民多為中鹽徙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
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鹽一引折納價
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邊儲每一大引不過
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
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
將一半折銀民情稱便乞　勅戶部計議合無今

淮浙鹽課通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水鄉舊價乃
畧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為中制定立每鹽一引
納銀幾錢遞年立限徵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
准作俸祿價銀却撥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
鹽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改撥長蘆鹽賤處
所許令每鹽一引自買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
發賣俗場直集凡竈丁有鹽客商有引者會集一所
委官監買仍令把截歸場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
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即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
令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
引限以地方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
皇明疏鈔　卷之五十七　七　同卷
餘丁或佘有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
立法則　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
得前驩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
欺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
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稱製之官不必設鹽
徃意外之患不必虐待後日父事定鹽課歲額止令
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為公私之便省
上下之費蓋不一而足矣　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
臣惟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
民財有限將何以給竊聞　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
士李賢憂議及此　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為
惜乎當時大臣多為身計無肯為國忠謀奏行　祖
宗之法以將順　睿皇帝之美者昔我　太祖高皇
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
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　欽
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
杖罪解兵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
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
次擢用固不以　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
司奏征討官富論功定議我　太宗文皇帝聖諭有
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賞者
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
皇明疏鈔　卷之五十七　八　附
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
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　祖宗報功之厚立法
之嚴是即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
私罪徒流　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
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　太祖定
律之意更以　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
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
徃者不過来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
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臣謂　聖皇法祖
憲天此事誠當為處況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
比試亦為虛應故事故此輩自脩世襲之官不須才

能不畏罪黙忍為貪驕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令軍
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
為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
虜之跳梁真可為之流涕也失今不處後益難圖然
此弊　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瑀請抑
武人身為所殺魏弗窮治國遂以衰今若言彼觸忌
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彼得肆然甘心矣故寧緘默負
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臣愚昧死不敢惜伏願　皇
上復　太祖之成法佩　太宗之格言繼　英廟之
盛志為後世之永圖特　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
罪悉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該罰職者充軍

其降級充軍者非真有戰功不許擢用　聖恩若念
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
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　明
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
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校前去會同撫巡
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曜馬彎弓
持槊舞劒開一武藝者即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
者即令替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
武勇者借襲無者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
孫襲職或弟姪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
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

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減而所任者皆壯勇
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
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
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
慮矣　六曰閱軍實以脩武備臣惟今天下衛所原
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
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
者年年勾補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
難或購買孤遺以作清出之尸丁或替娶貧婦以為
軍人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於箠楚或因解
軍而產破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辦軍極苦而無益者

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差占者多操備者
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
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
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
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
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
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
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及衛所紅料等項之費大
畧費米叁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遣儲勞
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
馬匹草料投限勢要買閒止納銀三二錢耳此以民

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五六斛要費三二錢天下若
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由梁集歸附未必
皆是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悉
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
因茲輕重不均人愈玩法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
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常逃回
彼此無益理宜通處乞　勅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
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
戶絕累經清報兵部者既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
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人首實者追解邊其見
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者若干遞年勾補若干其

勾補者即係不肯復役緩急難倚之人合無此等軍
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
并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
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算各衛實在若
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
該充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
問充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
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充軍者
望體　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歸
念其或一時難責則令里甲鄰各依鄉例認任相
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

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給本軍以為盤
庶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
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要役占之弊嚴加禁
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
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
軍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為虛矣　七曰廣收蓄
以儲將材臣念　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虜
一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
故耳　朝廷累下　明詔訪求諳曉韜畧弓馬熟閑
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
一人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閑弓

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則必可成
功者況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
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
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臣前所言汰冗食以
選將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
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
益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為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
獲將材又彌盜賊策之上也乞　勅兵部計議通行
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
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
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

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擊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即發邊方以立功自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為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邊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為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　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蓋汰冗食以選將校閱軍實以脩武備廣牧蓄以儲將材三事果能施行則各軍衛將領皆能戰者矣臣為自古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起於征遼唐季叛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況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臣愚以為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寧夏甘肅量皆出征不遠屯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令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一面奏聞一面徑調該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能侵越矣　九曰

重將權以責成效夫兵食雖足經制雖定然而將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萬人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強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愚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數

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唐陸贄所謂鈐鍵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　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惟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為總兵遴選壯教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將

而無嬾惟　勅是遣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宜拘泥資格而用已衰之人亦不宜驟與崇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體　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　十曰用間謀以覘虜情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地利不知虜情則動乖所之為彼衆襲有敗無勝譬如瞽者之射雖挽強弓發利矢何益於中我臣切料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嘗

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虜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深入也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我則為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為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虜之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為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為所餌而逐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為所擊而肆

行槍掠此彼常得志於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詰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擣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為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

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猗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為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覘而所獲彼之左右我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為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攜貳之有陰為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庶不濟矣

趙伸

一曰興復哈容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

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
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
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土番
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
為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
年迨我　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
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
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
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夷使入貢方物悉令
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
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

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峪
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伯季文右通
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
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
鎖擅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州守臣
秉聞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
王弘治元年尋為阿黑麻殺之兵部具以　聞請降
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
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沙陝巴襲封忠
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憑賜而阿黑
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即嘗刺其賞賜又嘗虜

部落頭畜遂殺阿木即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
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張某都督僉事侯謙率
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蒲速兒等并遣在邊
往經畧焉既抵甘州議令寫亦蒲速兒等四十餘人
通事先以　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
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
勅以往迨又未同張侯等遂以　上命詰嘉峪關清
各衛又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又通阿黑
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
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
張降外任侯住俸閑住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

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何阿黑麻復令牙蘭率衆
侵擾哈密于時兵部探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
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　勅甘州守臣棟
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
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
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
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
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
督寫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為患日久而當其扃者

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巳降以重失信
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輿

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
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
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
乎要之興師外夷亦為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
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
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
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
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況哈
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
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頡干陰謀跋扈北
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

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為守必須仍得元之
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
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為生
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
肅州並聽往来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
人應發兩廂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
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
總兵于肅以協威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
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計京師住迓之日若干不得利
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
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
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經
畧乎扎　二曰征勦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
爾禿厥兩種因與本酋小王子讐帶領部落奔據西
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成功蓋深山大澤
水草便利　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
與莊涼諸路相衝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其西
壯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

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
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
不剌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
制之官初本為套虜駐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
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無理而甘州守
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縱有警急又須諮議總制衙
門往来耽延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
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勞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
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来太事姑息怯懦者
多戰鬬者少我兵強弱虛實虜窺之熟矣逐使我
翻為彼龍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
為鄉導非惟不攻而反為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
今日為然我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
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彼
知己百戰百勝是故兵法有選能為巧辭善說能移

入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為間知山川形勢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驕健能猱騰鶻擊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窓覘宜於卒伍之間選是人馬俟之潛入審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死生之道又則審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為專差戶部侍即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隨軍向往遠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右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左則顯戮之且蘆川之役不下西海往年兵部尚書王某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功成靖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匪其人馬而已得其人馬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為權有專制不得阻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拘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

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質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制虜甘州守臣又非無為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裁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其責成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我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末學愚臣所與焉也

三曰申嚴守瞭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嚮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剌都地方青牽臺墩以至尖山墩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九座直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砲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往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帶彌漫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砲火處處舉放安會靜隆雖得小寧而固原鎮戎先以動搖石鹽常萌雖云有備而定邊興武一帶先已殘破宜令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炮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使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禦操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砲盾甲弓箭

煙筒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軍爪探夜不收與巡
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冊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
止照舊各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
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
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
所謂爪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
抔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
如瞭望不真以多為寡虛張聲勢以寡為多貽誤事
機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號
會止固原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
錯雜利害相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

如賊人来自各邊折衝入境或三五人至三十五十
人以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
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
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箇燒柴
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
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座其或
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
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書
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
為進止收斂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窰洞
堡附近阨塞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土達土人

各顧利害但有亏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
價銀領馬者給與五兩不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
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東南文飽
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塞之地固其所也
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況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
轅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四司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
有鹽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騎操牧馬
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潼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
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
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棚廠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

者而騎征草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賣尋襲如舊
則孳放無地而牧軍因得以籍口奏討紛紜召商收
價報中糧草假以黃綠則撈摝不時而鹽課于是乎
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
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
苑自夫壯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靜內外搖動甘
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
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
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按部發寺轉發順
天等府寄養本為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

緩等處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免借領用事雖係
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
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
中監兌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
不分又近相剥明白分別等第追收贓銀若是尅扣
草料糟下倒失益責潤已查訪的實不分又近官降
一級軍杖一百充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
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
事有成雲錦為群可以西陣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
何我古人領苑孳牧之功有以也即今甘陝行寺苑

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木
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
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一百引中者一匹
八十引輸發三遍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
祿糧脩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為定令並車
不用如係牧馬倣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
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
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群
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
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
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

即足矣盩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
河三茶馬司必須倣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
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户彼
以茶為命我以茶為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為禁
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許令開墾免其糧
差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自
正德元年為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
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於稽覈
輿情不堪是則馬之為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剥
削到骨衣糧賞齎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徵銀警之病
人殘喘命在旦夕頓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

死矣　五曰急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
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頃今事勢
不同舉措亦異或薄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容
價值屢增於鹽引頻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

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
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
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
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
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貴寓復取利銀二錢矣復
以長蘆雨淅無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
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

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頓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情所在豈假強為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為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為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宣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宣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蔵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

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為接濟利病均為欣戚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愈闢邊防愈固農政以三邊城堡倉場遠近要害

者搭配均勻只令兩淮正鹽者往中馬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六曰歸重於權嘗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為延

寧門也固靜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奥皆其主有曾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備禦之說扃鬻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況掄選本于異材調度出于不敗之地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寧夏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有黃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營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壕平漫處處通賊蓋迎其鋒則彼衆我寡擊之資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擊之隔虞羅而投鳥穽是故攔邊末策也揚兵

當事也賞厚非恩也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
校之以七計為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算為奇正
以為本奇以為用處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四
面八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為首能而示之不
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各
鎮從違為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為異同或以興武花
馬定遠韋州一帶為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蒙城山城
一帶為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剌一帶為一路
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為一路曰簡卒伍曰
繕甲兵曰脩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堠彼
不我侵則勿啟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圍則度其

勢之虛實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為主客出兵
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
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
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逼臨延寧山後
則為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之大款出入決不兩立
宜令延綏鎮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
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騷
踐各鎮兵馬回營隄備脩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
七曰優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

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
應城操中軍等項為因下戶正軍不敷無取先年招
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
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
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
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為曰常
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為抽選其聽繼餘丁
在衛又有幫軍買馬曷料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軍
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祗禁坐戶軍併等役況閫
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罟雖大事竟無補召
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賚功為已有

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
因而取掟名曰萬勝視今之世匈糗不屑賜予不及
萬骨摧枯於草野主將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
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填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
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為我用臣以為兵貴精不
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戰之兵孰若簡閱
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但不責令
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
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
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無之騎征步軍
無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柰何延寧備禦者
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釣豹捕鹿或官馭私貨壓倒馬
匹或饋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賠

人執役或與豪右為傭執鞭或托　腹心令其包
月利固請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賊虜
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為也商鄜防守是矣惡
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礦徒囉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
令何益也　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宣大
賊不過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務之
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没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
延寧以為固請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
在控制宣大以為山永遼薊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
邠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
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為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

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群大勢向往虜衆
名寡何以的知不信則弛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
徵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
警急于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
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
愈加信矣愚以為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
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叠出　明詔革之盡
不徵兵只在一守為今之計宜加參酌著為定令先
矣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　特旨或出改正或
自併功或因報效愚以為議擬者有例可循覈實者
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
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土漢官
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

勳勞者為上一等照例奉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潛
入曲寨誘陳大義轉禍為福納叛招降則另為一等
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虜勢則另
為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
情為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為一等又有
守墩守墻爪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
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
為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崖窑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
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
器數多則另為一等必遍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
為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為數等毋得此

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為加賞某為給賞同一陞也
其為量陞某為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以下
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
取功名有不樂為之用者寡矣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翀

頃者日本國差来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客
素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讐殺
因而橫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
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琥巡按監察御史
歐珠陳德鳴劾後報到臣等聞之招顧驚愕竊惟外
夷入貢我　國家著有常法其来也接之以禮其
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備固不以逆順為之準

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穢惡不可勝言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寔為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宗設等舡隻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遍相訕詆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況在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兩是之理真贋未分強弱已判譬之群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縶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詘信而爭傷及人類者也

張芹提督市舶司內官監太監賴恩布政司右參政攷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謝罪當自甘愚弄之術避地觀望恣賊縱橫誤未展於一籌禍幾延於兩府寧波府衛及備倭巡捕一應誤事人員倉皇失措歛散自全先事未能恊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剿殺海濱為患叵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橫死之生靈或黜而不戮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合據法查究創艾後來及照日本國最爾海夷利觀中夏先年使者肆為不道荷我　聖天子仁恩曲賜優容茲又譬殺我內地謂宜檄諸蒞之

珠崖或謝西域垂之史冊為世羙談況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貢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于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朝貢之途毋徒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關永斷其市舶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誤事人員并死事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該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勸懲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潛從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實繁有之合行出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還南前去

無賴踪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
拏家屬從重究治庶幾　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
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
太平之休無窮矣

欽奉　聖諭禦邊虜　薊州　侯綸

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議題節奉　聖旨這禦邊
事宜你每既會官議處停當係干總督衙門的便行
與他着實舉行其餘都依擬行內外諸司各要仰體
朝廷軫念邊民防禦虜患至意務責實効不許效尤
徃昔稽時悞事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查得咨文內開
仍行薊州都御史侯綸將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

帶邊務除見議增兵易將設險外未盡事宜仍要作
速具奏等因通行欽遵記臣會同鎮守總兵官署都
督僉事祝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郝銘議得居庸白
羊密雲黃花鎮一帶地方環衛　陵寢拱護　京師
密邇宣府寔為肘腋重地累歲北虜侵犯內地其防
禦之方誠不可不為之密也且臣等所屬馬蘭谷太
平寨燕河營等處與密雲接境朶顏三衛夷人住牧
邊外止有一墻之隔昔年大舉侵入殺死縣官去歲
七月驗放夷人進貢者止該三百而隨来乞討鹽米
者不下千餘適報北虜入寇察其情狀似有幸禍之
意臣等雖嘗區處錢糧從宜撫待然狼子野心譎詐

多端陽順陰逆難以測度誠恐北虜驕肆有時西犯
近夷聞知乘隙東侵腹背受敵不無顧彼失此貽患
匪細而兵力糧餉器械之用防範處置亦不可不備
也備東夷正所以備北虜也臣等謹遵奉　欽依晝
夜籌慮將未盡事宜逐一查議開具昌昧陳請伏望
勅下該部從長議處早賜施行　一本鎮原無設有
遊兵後因建昌營鎮守內臣裁革遺下營城官軍議
設守備一員管理因事權不重又改為遊擊以備本
鎮往来應援然所管官軍不滿三千馬亦不及軍數
先年亦無徵調去處北虜聲息緊急方行議調西征
彼時遊擊毛紹忠查得見在官軍止有一千七百有

零除大水谷按伏五百員名河派口按伏二百員名
實在只有一千之數以故不能起行備呈去任徐都
御史將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四路官軍并馬各挑選
湊補三千之數領去西征各路所守關營隘口星羅
棊布遂使防守稀疎所幸夷人不来侵犯得以苟免
罪戾若使有警則應援不及難保無虞近據大喜峰
口守備龐學書及各提調等官報稱朶顏三衛夷人
多在邊外住牧日逐臨關或乞討鹽米或說稱把兒
都已與黃毛達子結親三年要領来關上求討東西
等語臣等切詳夷情狡猾中藏挾制固未可盡信然

等官將見在官軍揀選精壯號稱尖兒手給與馬匹責令設法操演各防侵犯倘遇賊情重大如往歲突入聲東擊西非有調遣策應之兵何以威震外夷臣當具奏量留本處遊兵草茂之時移住密雲以防虜衝令該部取各路遊兵本鎮已不在調遣之內矣伏望　勅下兵部查議馬上差人催促新任遊擊將軍程棋作速赴任務將本營見在軍士逐一點選除老弱不堪者令其守城外其餘精壯者盡行選出果有不足仍於各路步軍內挑選通行湊補務足三千之數查臣原奏令其及時前去密雲住劄若北虜消息稍緩各路有警亦聽調遣策應及查馬匹亦因西征

倒死免給數多原選各路亦各歸營合無斟酌見在堪以騎征者存留外其有老弱不堪俱免與各路軍人領養防禦仍於附近薊州玉田豐潤遵化等州縣寄養馬或永平府近議應賣種馬內給膽壯一千匹專與遊兵騎操庶緩急有濟邊防可保無虞矣一

一本鎮四路各關營寨堡共二百五十餘處原設查得本鎮近邊衛所每年軍三民七出辦料銀成造軍器寄庫專給邊軍領用除嘉靖二十年以前軍器拖欠未造及侵欺科價等項臣等另行委官查明追完外其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軍器料銀該工部咨取解京俱經通行去後續據各衛所申稱原造軍器乃係給邊之用今若折銀兩遇有警

邊衛告領將何取給已該臣將遵化等衛欲行折留料價照舊成造緣由移咨工部外為照本鎮守邊軍士披執盔甲器械中間給領年久損壞數多即今邊方報稱前項軍器不可有缺乞　勅工部查議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料價銀兩不必解京仍舊存留各衛嚴立限期成造以備應用但二十二年分成造過期見今軍士告討若候造完領給不無緩不濟事仍乞查發在京庫貯堪用盔甲鎗刀弓矢等項約得一萬副先行解發前來聽臣等查給各守邊官軍領用以濟一時之急以後照舊各衛成造給領及查火器火藥該工部每三年一次查發前

来分布各該關營收候聽用近因邊報緊急省令將原發神銃佛郎機常時依法操演但用過火藥數多雖欲嚴行製造緣本鎮不產硝黃又恐造不如法亦乞查發數千斤分散各路庶緩急有備軍威自壯矣

一本鎮四路各關營寨堡共二百五十餘處原設提調管操并墩臺夜不收隊伍等官共計一千三十餘員俱於各該衛所選用其間有離邊一二百里者應支俸糧俱在各衛所造冊關支每月米一石上半年支與本色下半年俱是折色富者猶之可也貧者所關俸糧一石上或父母下或妻子養贍尚不足用豈能分送遠寨供給邊官所以各官到邊無所用度

不免科尅軍士雖常嚴加禁約而犯者接踵其法到官中間或索要銀一二分者有之米二三升者有之行拘責問據法難容但原其情皆似亦可憫況人一日不食則疲餒無力又豈能披堅執銳以作勇敢之狀以犯敵人之鋒乎夫食無處將見弊端益生邊軍益困軍氣不揚軍威不振亦未必不由於此也乞勅戶部查議合無將前項守邊官員除月糧一石仍於各衛所內關支外其在邊提調管操者查照各邊行糧事例每員日量給米三升半關米墩臺管夜不收管隊者每員日給米一升五合總計支三升者不過七十餘員俱附造守邊軍士冊內關支備行薊州

密雲管糧官會計給領然尚有奸貪之弊盡法處置彼又何詞如此則邊軍有助廉之資而軍士免剝削之害矣　一查得先該臣奏禦虜之要在於遠探巢動瞭望則烽堠不爽傳報及時預知地里之險易賊勢之衆寡出入之遠近相機調度或設伏或迎戰或固守庶不失其機宜而可以制敵也本鎮一帶邊關朶顏等衛夷人常貢之外不時扣關求討鹽米絡繹不絕譎詐難測欲令便出兵馬敵阻然彼於曲輸情義當撫處若一有不備輒肆侵犯搶擄人畜是以臣晝夜思惟不遑寧處每嚴行各路參遊等官將各該守瞭及夜不收不時出關仆探墩軍務要着令在墩守瞭及夜不收不時出關仆探

仰僅保無虞但夜不收月糧之外每月加米二斗惟墩軍辛苦百倍實亦不減於夜不收與操軍相同則是勞逸不分惠澤罔均而欲出力效死退無怨言不肯逃避不可得也臣訪聞各邊墩軍月糧不等俱加益於常操之軍今本鎮大約會計四路墩軍共八千餘名合無照依夜不收事例每名月加米二斗每年該米一萬九千三百餘石臣非不知歲計有常不可加益然偏苦之軍本色止得半羊之給若非足其衣食無以悅服其心鼓舞其氣偷惰苟安瞭望日廢邊防日壞事不本于人情徒以空言嚴刑驅使之誰肯信從之哉萬一虜賊長驅地方失事

守邊之臣固難辭責雖加以重典計亦晚矣如蒙伏望　皇上憫念墩軍窮苦邊防切務乞　勅該部從長議處或歲發引鹽四五萬或於山東河南漕運薊州糧內量增二萬石庶各軍有所仰給而守瞭可以責成窮邊卒伍必當感　恩効死矣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七終

臣看得應築邊墻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地界
黑入套仍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騎土兵及
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
營靈州等處住劄各分兵於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
其間應合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
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近墻若仍前填壕
近墻官軍出列墻上敵臺兩邊鎗砲矢石攻擊賊徒
愈衆則傷愈多步兵擊之於上騎兵待之於內其鋒
必阻其氣必傷虜賊遠來利於速戰入境無策勢必
遁歸縱使結聚攻圍受敵不支然相時之間未免少
延時日烽火傳接環慶固原一帶人畜可保無失又
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斂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
深入速將拆墻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以挑精
兵襲踪而入陝西官軍撓之於內俟其將遁躡踪而
出延寧精兵邀之於中沿邊官軍拒之於外賊雖梟
雄豈有喜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邊墻我軍仍
厚墻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
傍墻於空闊要害有水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
用鎗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
匹馬不前亦必大遭挫衂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
邊經略之計宜無出此但興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
則必行據所司量撥人夫以時調度應用動支贓濟
銀兩以備召商上納誠計之得也臣又看得延綏地
方寧寨營之東有險可據賊難馳突寧寨營迤西三

舊安邊營舊安邊營迤西至定邊營各九十里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無邊墻雖有溝塹二道俱爲沙土壅塞萬騎馳驟不能阻遏前此達賊每從此拆墻深入取其截徑今若將花馬池一帶邊防整飭完固萬一黠賊自定邊安邊之間擁衆而入西向花馬池邊墻以裹地方自西而南不過梢迂百餘里則修邊工程歸於無用又必將安邊營迤西石湧池地界至寧塞營迤西地界止共長一百六十三里三百四十五步內平漫堪以築墻挑壕者一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山崖險峻堪以劑削者二十一里三百五十六步責成巡撫都御史照依所擬應築墻者築墻應劑削者劑削務使沿邊有備腹裏無虞乃爲萬全之謀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岩之阻西路設立寧夏中路一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所似爲偏重況虜賊大舉必從東路而入不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訖無成功合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添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典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地勢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守不足合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綏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員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摘調其旗軍

於寧夏及靈州東西二路新舊召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以守城守墻守墩無事之際邊裏開田任其開墾以近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邊墻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臣愚又以靈州千戶所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原領土漢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名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千五十餘名所管地方東至興營方數百餘里大小城堡二十餘座誠爲達賊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慶勢孤無援無環慶則無陝西矣今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等節次歸附人數我

祖宗嘉其誠款而羈縻之給與田地草塲使其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出力報効累有斬獲北虜畏之近來所司不知存恤草塲被人侵奪馬匹走跕死不追賠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凋耗死徙居半臣頃者巡邊閱視彼處地方城池墩墜一切兵政但因守備非人悉皆廢弛夫以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此人情如此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預爲之所將來若有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況機緘外見已非一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餘軍民劉登等告稱靈州相離寧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循環糧草軍務等項俱寧夏一衛提

督或有聲息河渡阻隔該從官吏經月不回又兼本
衛不時遣人來所騷擾告乞復設守禦千戶所衙門
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徑屬陝西都司後
因差用不敷奏革守禦名目隸寧夏衛帶管其餘土
民亦屬寧山衛經歷司帶管緒阻黃河科差拘擾深
為不便昔撫臣奏該州治建學立師誨訓土官子弟
用夏變夷似亦有理但以寧夏軍餘改投編氓未免
損此益彼近又華去州治以隸寧夏衛分夫州治固
不可設緣本所軍既不足官有剩員復守禦之舊當
無不可且官軍愈多則害愈大靈州軍民甚以為害
而寧夏之人則因以為利貪寒恣肆上下交征衆暴

強凌無所控訴必須復設守禦專令憲臣一員在彼
住劄庶幾宿弊可革土人獲安但陝西按察司憲臣
已多若有添除又啓官多人擾之議及查環慶兵備
副使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況復兼理靈州鹽法
慶陽相離大小鹽池各數日之程實難遥制靈州相
離鹽池不遠易於提調乞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
千戶所徑屬陝西都司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將環
慶兵備改整飭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迤西寧
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俱聽約束常
在靈州住劄操練軍馬問理詞訟撫安土人禁革奸
弊兼理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仍聽陝西寧夏

巡撫節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十羊九牧
之擾土民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錢糧
有所稽考不為無益臣又看得韋州地方廣衍平漫
四通八達乃虜寇出入要衝正宜高城深池戒嚴武
備潛息窺伺之患今乃堋塌廢弛守既不嚴戰又無
兵備虜寇擁衆攻圍則城内生靈憑何保障腹裏人
民必致驚擾況容通螺山慶府墳塋所存弘治年間
大虜入寇多在螺山住宿近日被人將慶恭王墳掘
發言之痛心若不重加脩理添設常備之兵則日夜
貽累恐不止此查得寧夏中護衛軍旗除選調廣武
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餘五千三百二十二名

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在本州別
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同若將此屬摘撥韋
州設法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墳塋最為長便且秦肅
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擁衛之人
保其先王肢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
自難他辭合委官挑選管領操習與群牧千戶所官
軍相兼防禦則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
人心有所繫屬不敢搖動臣又行據委官恭政安惟
學僉事胡經各稱靈州横以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
係寧山通賊要路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
將從此踰河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數亦不

疋不能阻遏合將橫山以北直抵鎮遠邊牆墩塹
體帮築挑濬黑山營先屯人馬後因路遠廢而不守
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於黑山營仍屯
兵按伏又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
虜賊知我邊牆高厚不能掏穴冬深河凍於牆盡頭
處踏冰自西仍謀入境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
禦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
有邊牆一百八十五步墩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
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
臣恐其稀疎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
六座牆稟套內地方又設石觜暖泉二墩膳守其第

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年於黑山屯
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為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
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河東墩軍累被撲
捉既將石觜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座墩
臺俱棄而不守乃於河西築立墩臺一十三座由是
套賊多寡遠近緩急全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
賊攻圍遂將官軍移至平虜城由是平虜城為極邊
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
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如何耳吾能往彼亦
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今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
賊乘凍渡河則西岬之墩獨不可掏乞乎黑山營有

備則平虜為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
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
邊牆既欲帮築又於盡頭橫牆之南添築一堡量屯
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為患但恐冬深
河凍踏冰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
不謹然則河東三十六墩邊牆墩塹誠宜封築修濬
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煙火相接至於河西黑山營
誠宜挑選精銳人馬於此屯宿按伏以為平虜聲援
則封守慎固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楊一清

黃河將凍虜賊雖未深入而禦備之計在我不得不

嚴今延綏定邊營迤西直抵寧夏靈州地方廣袤平
漫既無險可據而所在邊牆低薄墩塹淤塞又復不
堪保障以致賊每從此深入陝西環慶固原地方肆
行搶掠上厪　九重宵旰之憂下貽萬民殺戮之患
臣總制各路兵馬謹當嚴肅號令分布主客官兵揚
威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弊
於將歸之際陰然須臾略常法隨事達變乃克有功且
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患於兵多
病於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
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
墮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肆志職此之由今將

沿邊以至腹裏分為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
靈州一帶為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
剌都一帶為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為堂
室行令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擊將軍戴欽
統領遊兵及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
一月初十日起程遊兵暫於花馬營駐劄奇兵暫於
定邊營駐劄土兵暫於寧夏駐劄寧夏總兵衛勇統
領奇兵官軍於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領土兵於清
水營亦限十一月初十日到彼駐劄賊果入套西行
延綏奇兵移至花馬池量分與安定楊柳二堡土兵
移至定邊營量分與鹽場三山等堡各聯絡駐劄與

分守參將葉椿閻綱協同指揮保勳等抿揚威武併
力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官李祥統領前鋒奇正
官軍先期至靈州有警移至石溝分守寧夏三路參
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先鋒奇兵官軍前
至鳴沙州陝西遊擊陳善領兵於韋州環慶守備都
指揮馬震領兵於山城各駐劄以嚴門戶鎮守陝西
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於鎮戎所調度固原靖虜蘭
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
徐謙統領甘涼官軍千戶會經土客兵各於莊浪操
備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寧與甘涼備禦下班官
軍幷謀齊力以守堂室由是分布既定沿邊守將嚴

謹斥堠遠為接哨多設唐馬但有煙塵消息或田武
傳說即便轉唐馬走報隣境官軍隄備賊果近邊各
主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
擊之不可輕進遠追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
如賊大至謹勿與之爭鋒各取便歛入城堡以避之
待其擁衆深入延綏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
韓斌等二枝人馬各襲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
即便掣回應援李翔衛男馮祥韓斌等各領兵千紅
寺兒堡按伏姜漢戴欽藍海等各於常州鹽池石溝
按伏環慶官軍移至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
椎相機調遣腹裏官兵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

勢一面馳報安會靖寧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跡多
用鄉導藏兵於崖窪堡洞險要扼塞之處伺賊分散
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必將遁去曹
雄陳善重兵衝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出
北至紅寺兒石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
盤待其前鋒稍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
兵出其後背舊迅逐之晝則追鋒以截其路夜則哨
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弊又腹背受敵必大遭剿挫
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兵官軍掣到紅德堡山城會同
陝西遊兵尋襲截殺倘因事情急迫都督曹椎領兵
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至萌

城甜水堡以遏其破丧西走之勢賊既敗走其氣已
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擊至邊牆而止沿邊主兵
將官閘網保勳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
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
理如此庶可以振中國之威褫外夷之魄為今之計
似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
度因時制宜又在各官今延綏遊奇土兵既皆擊至
西路其中東一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其為患
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調徵大同遊奇官軍先
期於交界去處駐劄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
截逼如賊衆在逺東近邊拆牆謀犯延綏地方將本

皇明疏鈔
鎮遊奇兵掣回若賊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同調去
策應臨時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
聽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李祥節制在延綏地方
聽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拘致悞事機則兵既先
實戰勝攻克兩無虞矣

夷情疏　霍韜

切照永樂年間封哈密為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
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制其逆順內以
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
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
經月未見底定是以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使歸

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
交易而已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病死
矣欲麝香不得駝蠭為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
貢所以柅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
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
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
奉有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給哈密城池人
口即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
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
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
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

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此其可慮者
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献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
竹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
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
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而邊
患遂熾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
帳三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
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是理觀焉豈有擁帳三
千遠來款塞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耶
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
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

期矣彼擁衆重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可虞者二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矣猶曰鷙鷔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扣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為變於內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并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　聖明在上涖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　祖宗乃輕棄　祖宗疆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比秋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則中國大患無窮矣宋人西失靈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籍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自秦迄唐入中國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稽漢棄珠厓例欲舉版圖十郡之地棄而不顧蓋若

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中順王者且降於土魯番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首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彼借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戢我諸夷脩我貢賦力能自立而遂立之人即可因也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比秋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將遂覇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為兩國而控制之庶幾可也今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戕我哈密踞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馬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番即封爾為忠順王授

爾唫印以主西戎及牙木蘭之未降也因論之曰爾
舊土魯酋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
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戎哈密
即授爾金印為忠順王長為中國屏衛則主哈密者
雖非胡虜之裔亦不失我中國之體矣權以通變變
以趨時是故邊將之任也閫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
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
已也甘肅連歲凶荒軍士枵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
凜凜何有於哈密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
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米二斗五升是故
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

自藝殺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盈至天順成
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商賈
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
日崩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境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
方困弊千里沃壤莽然蓁墟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
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之鹽法矣伏惟　勅問兵部土魯酋叩關
求貢有何印信悔罪酋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
蘭來降真與偽有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
之謀再　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為目
下賑救之方若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詳盡上聞取

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萬世永賴區區奢叟
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
西顧之勤也

申嚴邊防以弭虜患疏　唐龍

臣惟方強之虜易防以其可畏而人心加警也似弱
之寇難禦以其可忽而人心生怠也必其視弱為強
處可忽常如可畏斯為有備無患之道矣查得亦卜
剌達賊原係小王子下部落被小王子追殺於正德
四年內逃來甘州海上住牧小王子下虜酋吉囊俺
荅等乃時入套中於是乎有套虜海虜之分矣今謂
之西海昔稱青海是已西通沙瓜州哈密諸夷南通

四川松茂等處東通洮岷及隣莊浪與河套相連彼
虜盤據於此往往散之甘肅境外悉夷人口數多以
至強盛逐內侵甘涼莊浪西寧等處攻打屯寨阻塞
道路河西之受害慘矣正德九年該總制軍務都御
史彭澤調集本鎮及延寧固靖兵馬共二萬前去尋
襲征剿行至地名李思牧川賊覘知兵至移營西寧
倒塘由河沙歸德渡過黃河奔四川節子崗透出松
潘茂州直向烏思藏去聞說大兵旋散賊亦仍回海
子分留一枝住牧洮州馬連灘朵約河遂為洮州之
害嘉靖三年提督尚書金獻民奏要照依　國初設
立赤斤罕東哈密等衛事係差撫夷官前去諭彼

以　朝廷恩威令其革心向化聽我撫化就便安插該為衛所許其通貢等因具　奏下兵部覆行總制尚書楊一清議得海虜如瘉結胷腹久而不療後將難圖宜密諭甘涼莊浪等將官部署兵馬及調集延寧固靖兵馬分路而進併力夾攻以驅河西腹心之害大抵如彭澤之策該尚書王憲王瓊先後總制各因虜營散遠而在我兵力寡糧草缺未遑為遠討之計嘉靖十一年正月內該鎮巡官都御史趙載等議得亦卜剌巢據海上二十餘年今內亦卜兒一旦傾心向化遣人托帖木哥等屬酋前來求通納款進　貢又與帖木哥做親因其來而撫之以道結之以恩是誠一機會也欲聽從俯處或俾之納馬酬直或使首領入貢或遣其子弟入質或襲授官爵降給印信建立衛所羈縻不絕大率如金獻民之議也其　奏下兵部轉行勘處間彼時臣初到地方欲議征勦則念其方乞納款似近耀兵陰山之舉而力所未逮欲許通貢則慮其潛蓄姦萌或貽後患而勢有可虞方事熟思以求長策二月內適遇虜酋吉囊等擁衆十萬侵犯榆林臣即提兵往勦將主容兵馬分布要害且戰且守虜屢遭挫衂計不能入乃突出五萬由野馬川渡河徑入西海襲破虜營收其部落大半歸於套內惟是亦兒孩帶領飯衆脫走得免洮

一枝聞風惕息亦遠出馬連灘朶的河未敢歸巢以夷攻夷誠哉　中國之利也隨該臣會同鎮巡官議奏停止前求貢事宜臣又議得滅燼復燃窮寇轉鬬理之所有也故籌邊者不以無警弛備不以敵散緩圖彼虜雖當散亡而在我隄備之方驅除之計不可不嚴議行鎮巡官務要加意隄備多方運謀若彼虜飭黨侵犯即嚴督諸路將領合兵勦殺用殄後患或仍去投我屬酋帖木哥革課等尤要購之重賞令以計執獻於　闕庭庶幾餘孽不敢復滋邊鄙亦可常靖等因具　奏下兵部議得總制尚書唐龍防範制禦機宜甚為周悉無容再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制尚書唐龍查照原議審固謀畧通行諸路將領等官加意防備若窮虜餘黨敢行侵犯即便會合我軍剿殺驅逐以杜後患及傳諭帖木哥革課等屬酋如遇前虜再來投托若能乘便設計擒斬報効　天朝使邊鄙寧謐則　朝廷重加賞賚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依外隨有彼虜零騎入境節督將領等官統兵截殺屢收斬獲之效經令餘年彼虜踪跡稍稀我邊聲息亦減每詢邊人俱聞虜舉餘衆分徃四川松潘等處搶掠以故邊上烽火頗少此正臣所謂弛虜難禦者也夫彼虜之衆生息雖未能遽廣擄掠則固可漸繁竊恐數年之後以待四川及邊境人

曰與酋落衆多則營帳復增聲勢復熾窺伺從
軼復興兇屬番帖木哥華課等或焉積威所劫或焉
其甘辭所誑或焉其厚利所誘與之連親而合謀者
又不可謂之無也甚至勾引套虜同来住牧搆結田
夷焉之後先將亦有之酒泉張掖之間豈能不騷然
乎積薪厝火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焉力則易是故幾
必謹於所忽患貴防於將萌臣前奏所謂隄備之方
驅除之計又不敢以不申明矣如蒙乞　勅兵部速
焉查議即行甘肅鎮巡等官厚積芻糧精閱兵馬以
為之本乃立重賞廣募勇敢機警能為胡語之人令
其分番暗入海上密探可以進兵道路再察虜中虛

實與住牧去處及戒諭屬番帖木哥等勿與通謀且
覘之焉間諜布之焉聲援果是在我兵食俱集機宜
已審及熟覘彼虜委有可乘之隙而我兵之進無或
後難即便星馳具呈總制官處急發延寧固靖奇遊
兵馬與本鎮各枝兵馬取路分進約期並攻殄厥醜
類則河西腹心之疾以除而酒泉張掖又安無事洮
州之警亦可息矣若或兵糧仍未充實機宜別有室
碍亦戒勿得冀謀輕進仍務要布方畧嚴斥堠慎烽
火守要害密哨探俾虜默消侵犯之心如其侵犯則
本鎮兵馬合力截殺乘勢追勦以靖邊境庶幾緩急
有備戰守無虞是又防邊禦虜常法也臣不勝恍惶

為邊防至計

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疏

臣惟難禦者虜患難知者邊事臣先任陝西提學副
使五年有餘聞諸邊人皆云禦虜先要修邊及見經
畧之臣亦多以修邊為務竊疑至計或不在此而今
謬司邊務四年有餘每見無堅好邊墻去處虜輒易
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蘇牧不蕃居人蕭條行
路者輒被撲捉之苦至於有堅好邊墻去處虜之入
也既懼我兵邊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
不敢輕犯即有犯時兵馬驅逐亦隨散矣故其地稼
穡布焉牛羊蕃焉居人頗可度日行路者亦鮮遭虜

此不修邊與修邊之明驗也正如花馬池至定邊營
八十餘里乃逓年虜入涼固涇靜要路每至秋高則
百騎千騎往來飄忽人莫寧居近該前總制尚書王
瓊與臣先後將一帶邊墻修築完固賊之犯時遂少
聲息之區漸為樂土嘉靖十三年七月內虜十萬突
至花馬池墻下官軍倚墻雜用軍器軍火擊射虜衆
被傷遂不入乃由定邊營馬跑泉墻盡去處地名乾
溝以入安會搶掠蓋花馬池有墻故入之易爾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及迤南新安
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墻之外雖沿
邊畧有舊墻既低且薄可跨而入爾以故賊往往三

於舊安邊近地住牧據為巢穴不惟新安邊等堡二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安矣所當深慮者也為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無墻去處築高厚新墻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則安會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於寧朔墩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倚舊墻封築高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善於此者矣如其此墻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保乾溝不塞則安會涼固涇靜等處之患固未歇也舊安邊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堡皆

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槐安一帶亦所踩躪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於此夫修邊則勞費並起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一而已修邊雖勞費於一時邊既修完邊虜大舉則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參將守備人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宿休養亦有在焉若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合調兵防守矣其勞費亦既多乎正如今春虜賊移營舊安邊近地住牧以窺乾溝先調副總兵梁震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擊吳瑛下遊兵三千前來防守已經數月餘每一人一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一束積六千人

每日費口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總兵劳費殆數築墻三之一矣一劳者永逸忽遠慮則貽近憂豈敢不言乎如蒙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如果臣言有益邊防即行延綏巡撫都御史總兵官督同管糧僉事分守參將守備等官俱親詣前地方揆度地形經畫封守合用錢糧具數　請定查照副使張大用修定邊營墻舊規酌加僉派先將乾溝定南八墩起至寧朔墩一十七里加築新墻次及寧朔墩至昌平一帶俱倚舊墻封築俱要高厚以立兩路之防以峻四夷之守則腹裏邊境營堡俱可免於虜患矣

奮乾剛整王師以綏四方疏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勘亂明王張弛之大道賞以酬勞罰以懲逸馭世鼓舞之大權故仁義並用而政事和恩威懋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　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紘倫叙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絃頌生民俎豆中土之民至于老死而未見兵革者固宜邊戍効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盛哉殺主帥囚偏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虜之苗商之虐矣適蒙　皇上赫然振怒亟諭征勦真乃文乃武大聖人哉蠢茲窮寇殲殛決有日乃復誘引胡虜

萬餘騎衝斥突入直抵叛城與之接援我軍腹背受
敵衆寡殊勢以致解圍次左幸而胡虜草枯不能久
駐復自解牧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計而使我
軍得焉之地也　臣愚無知竊意　今日之憂不在叛
卒而在強胡今日之罪不在強胡而在叛卒易曰屢
霜堅水至言所由來者漸也始以正德年間召入邊
卒繼而虐我親兵而勢橫因得窺中兵虛實而氣驕
則叛形露矣乃復貸不治若必謂王法無如我　朝
養成大變固其所也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我
朝一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犒愆期要
亦當事者之責而

據我城郭弄我利兵資我糧餉脅我良民窘我　王
師是其滔天無赦之惡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此特
釜几魚肉少須臾耳安足上勞　聖慮哉獨惟胡虜
自我　高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汛掃之餘其休
息今百有餘年矣故部落蕃盛弓馬精強勢則然也
我　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將不閑兵城堡不修
火堠欠明虜來則遠避虜去則佯追以是習為故事
歲復一歲求欲無大舉亙寇如今日無已也臣本南
人不諳北事然竊料此虜雖強備禦有方亦無有大
患也何居臣聞不掉之尾起于中乾風邪之疾危于
內虛今幸際　聖明在上羣賢布列根本之地敦大

強固有同磐石雖遭茲不虞特氣數之少慳耳夫
狄猖獗自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主中華翻天
覆地之變極矣幸而天厭胡虜篤生　聖祖盡驅而
蕩滌之今甫百六十年仰觀天道俯察人事此豈虜
能復躑躅時也雖然天下無事不恃彼之無患而恃
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牿慎其微也豶豕之牙握其
機也蓋微慎則早見而預定機握則用力要而成功
易今虜寇交要譬則人之一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
病疾也良醫藥之則遐齡之徵萬一輕視而徐徐云
吾不知所生矣臣職叨近侍心切過憂謹條禦戎討
賊十事妄昧為　陛下陳之一曰定　聖謨以成大

計二曰設大將以一紀律三曰益將兵以格賊勢四
曰重將權以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責實用六曰厚
賞以勵人心七曰略微過以便展布八曰時糧藁
以健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閫隘以防
奄潰臣竊惟　陛下一身天地人民之主也　陛下
一心萬化闔闢之源也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
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夫大同者兩陲
之藩籬六鎮者西北之要害燕晉者天下之脊膂無
大同則宣府之勢奪無宣大則六鎮之兵播無六鎮
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無安枕之期矣伏願　陛下
俯救一方之弱兼收羣士之策乘燔焰之方張絕炎

必無已雖號四方之兵費太倉之粟耗府庫之財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為之是謂應兵應兵者強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斯之謂乎夫大將三軍之司命　社稷靈長之寄也故漢高拜韓信於行陣而七國服宋祖命曹彬為都部署而江南平是兵之有大將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有心伸縮進退惟心之一運而已通者　命憲臣為制使遣武臣為帥夫亦為備常虜設也今擁衆直入至號七萬則非常虜矣集兵四萬夫亦為討叛卒計也今虜寇相援衆寡莫敵而負固援強前掣後曳獨且柰何哉矧兩貴不相使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念今日大將誠不可不設也待之不可不重也求之不可不慎也必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容物謀足以成務望足以壓衆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使四方耳目改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神武之大節也臣聞今之邊患一虜挾之十夫披靡虜騎至萬望風退守此正近時怠弛積弱之弊也昔　聖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文皇帝北伐土兵耳是故虜不自奮存乎時將不自任存乎君今之邊臣專以討賊則有必克之日兼以禦虜恐難兩顧之勢且今所集者四方兵耳若外攘內攻則非十數萬兵不可伏乞

與張璧郤永軍表裏相濟一專於攻賊一專於防虜而兩將軍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紀一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脈通而有此失彼得之助故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弭近憂者必多遠慮古之立將也君親操斧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君不許臣臣不敢將於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制之今　朝廷之上惟在擇將不在畫策將得其人則凡安危之計攻守之略呼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願者予奪生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兼以專便以行而無待於　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是也則智謀勇鬬軍氣自勵虜寇不足平矣募兵

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三曰貴速四曰貴靜五曰貴厚因能任器謀勇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招勇可詐可貪可挾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勢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虜將復至矣即今為計亦已遲矣遲而復緩猶拱手徐行而救人焚溺之中是以兼程督謀朝募夕發以赴軍門之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饑餒之民重食而輕命故因地呼號者不崇朝而雲集因饑收納者不煩命而子來使令之將使者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擾而行伍充民濟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靜游食之民性同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

陛下俯從羣臣所薦中外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

走勢之所必有者於是編行伍明分數彰連坐之法定犬牙之制如古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墳墓之擊誰則無之今一旦驅之戰冐鋒鏑櫛霜露使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為　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夫正義授命正士之忠立功要名中材之心而酬勞報功則人君勸奬之盛典也是故千金之下必有死士書曰功疑惟重非重於功也不如是不足以勸天下之心伏願　勅下本兵備查　先朝北征故典定為賞格著為定令以授大將大將以示諸將士如是而人心不厲臣未之信也昔鄧禹漢名將也一將出關輒為赤眉所敗光武略而

益任之卒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將蓋以兵家勝敗固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並使略得失之細故無拘文法從以權宜征西將士張膽直氣無復瞻顧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先奪其命敗之兆也乞　勅戶部大加計度時其飛輓裕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斯萬民之幸也是故佚之而後可勞馴之而後可擾生之而後可死史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饑其孰與戰哉武王曰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蓋心一而後誓同誓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戰勇大同之變或撫或剿前此猶可說也　今日之事有討而已矣易曰得其大

首獲匪其醜仁義並用之謂也蓋首從別則賊而力孤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必然威行而後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固死之鬬鬭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大兵衝之不北走胡則南走中原近蒙　陛下分遣諸將蓋守各關誠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　勅責關將有潰賊若干人者必殲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無所歸匿無所止大同之俘馘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略也若夫運略之妙攻守之策雖以老將如趙充國者尚不敢為漢遙度以取金城況弱質梁心切大馬之報効儻不以臣言為狂妄而加葑菲之采則天下臣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姦萌疏

近該鎮守太監王純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告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差總兵官郤永侍郎周敘前來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閑住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齎駕帖拏解來京問理表璘并地方有罪人犯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韓邦奇也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臣等

伏讀　明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達變推誠
矜物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
將順以紓　至懷惟　九重嚴邃君門萬里邊城變
故之狀軍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於　聰
明公虛洞燭鎮靜遲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軍士之
請則所以處此又不獨如今矣近有山海關守臣帖
報兵部開稱本月二十五日呂都御史進庸寧總兵

勸說不必久住軍士恐生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
叫寫字進各軍聞知云你將我貼丁不與又將粮銀
減半今還寫本害我各吶喊撞鍾打皷齊人將都察
院門打開擁入將呂經遍身踢打肘鎗送監又將都
察院并文卷盡行燒毀着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
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盡信纔
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寄命軍士
白刃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辱則蒙蔽之罪
無愛矣故先後奏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
厚薄之也自全之道在于此也且今之官府所得行
威虐者以　陛下之委任權又在己也呂經奉　命

取回則權任固奪矣縱欲為虐誰復與用命者況其
受侮遼陽瀋死者屢彼縱自愧寧復不畏死耶若曰
往政之虐則遼陽已發之苛政刻令御史又悉除而
更之矣此其為情亦大可察也夫今日邊境之禍平
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
家數宥之積三者實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厥罪
惟均法固不得以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
行呂經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至于軍士之多辜不
正名晰義以昭示天下竊恐姦雄之竊咲而亂臣賊
子之接迹也嘗聞投鼠者忌器孤穴于城則灌者避
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

也即其有罪　朝廷法度明典固在也軍士誠聲于
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
小卒輒自徇辱如此且聞其髮鬚半拔體無完膚袒
裸牽繫游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所自致如
朝廷何經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得數其
罪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閉
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執名易以請要君廢置罪三
既執撫臣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詞曰請轉奏
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決堂陛之等倒首
足之序裂名分之防簸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
此豈薄於呂經者哉若不獲真正元惡數十人數

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嚴憚自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令愈不行邊境效尤循環而動　陛下之憂日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怒實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愚軍者若曰無與于軍而二三奸徒為之是欲示勘官意也勘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不過誣執二三乞兒丐子鍊鍛成獄以報　陛下以姑塞明詔如此胡不直宥悉赦之猶不使無辜被茲刑戮也　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達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伍紛亂喧囂不肅予不知操上馬輒墜廢弛殊甚欲據法行

罰却被官軍人衆環坐號呼大噪不服臣恐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為詞乃甚卑其為情亦甚畏矣豈本心哉時事如此將來亦大可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變雖大小或殊固可以覘人心無畏也如此尤謂法令為行紀綱為立此非愚則諛皆非審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往歲寬大識者嘗逆推今日之事告　陛下矣今且有左驗矣而群臣猶玩忽不戒直為是煦煦以幸目前之安不知養亂蓄變將自誰遣也無亦慮事之難乎臣請得而言之昔唐中葉京師再難玄德播遷天下多故蕃夷雲擾故藩鎮之臣乘敝而起憲宗發憤創往振累世之弱簡畧練衆信賞必罰果斷博謀卒之淮蔡底定諸藩再歆赫然稱　中興焉此猶可諉曰異代事也臣請證諸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寇直犯　京城駐兵德勝門之外可謂危急矣而叛賊葉宗流等六七人者又皆秉時並起各擁衆數萬據土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視此萬萬烈矣而　廟謀先定群工效忠卒之醜虜悔禍叛賊悉平期月之間天下晏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勵翼豈異　祖宗之時本兵乃獨為數十小卒掣肘結舌竟不出一語以問罪人此臣等之所以未解也近又傳聞當事之臣議欲聽軍士之請以周叙代

韓邦奇巡撫夫　陛下所以罷邦奇不遣者蓋察邦奇非輯寧才故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用之意非因軍士之請而欲以叙更也」當事之臣過為承望遂欲以叙往如此又何異唐時藩鎮之為耶昔藏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孔子曰以為要君蓋廢置予奪君上之操也軍士得請而廢置之則是　主上之柄操在士卒太阿倒持非所以為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起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失　體損威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伏願　陛下勅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務得真正首惡數其罪而責之

以昭示天下無得即聽邊臣取二三小卒苟且了事及　勅吏部別推廉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輒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徃以肇將來廢置之端則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來也若或冥頑不悟首惡不款　陛下問罪興師言順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昔成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不以祀湯又問曰無以供粢盛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伐葛夫始以黍恤之仁也終以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稱聖今　陛下所以寛大兩鎮者無亦成湯牛羊粢

盛之饋將以昭吾仁也萬一兩鎮冥頑不服首惡不款則　陛下神武震怒必赫然加之終不免于葛伯之征矣夫葛伯隣國耳罪止于不祀及殺一童子而已而湯卒征之今軍士固　國家世蕃臣僕罪浮于葛伯已甚　陛下庸肯盡宥之乎　聖謨淵深或出于此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激于中不能自已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為　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罷即死耳自幸身榮親顯使　國家漸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即他日安危責固

及也誰肯為　國家出長治之謀畫久安之策以自取踈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徃歲妄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臣為異已讒毀搆議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埃以荅　高深而　聖恩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邊鎮實臣該科之責非若異科事自有司存忘其愚陋復陳覼縷臣等非不知養默足以自全緘口足以和衆然如負　陛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不敢默也且今日邊境屢叛屢　赦誠恐習久而民安殆將忘其為非以叛逆為當然倡亂為常事不復知有上下名分之辨紀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

為異水流風靡日深月甚雖　陛下大聖人以教化隄防之未易挽而回也今建議諸瓚瓚于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說聒　陛下聰明者然使天下聞之凛然知大義之不可干正議之不能容扶世翊教折亂賊之萌是故未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　陛下之舉動體權達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守經持體萬世不易之常權以濟變經以詔後固並行不悖也昔孔子作春秋取二百二十四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之孔子非不知死者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已者蓋誅死者于既往所以戒生者于將來孔子固為後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

奉烈而亂臣賊子懼然則今日誅討之論又安可盡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甚邊鎮幸甚臣等不勝悚懼

剿虜收功乞勅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橓

臣等竊惟中華之禦狂虜張　天討以蕩塵氛乃王師之所以成百勝而振風猷以壯聲實尤邊計之所以保萬全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賴　天威廟畧立命六師殲之河東古北斬馘無算不旋踵而犬羊遁跡馬誠足以伸華夏之威而洩神人之憤矣然以利害較之孰若先聲震懾而使其不敢來又且豫備周悉而使其不能入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

來之急改邊臣者之責也乃兵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國蓋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復欲條列規畫以效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耳謹直叙管窺大畧以俟　聖明採擇焉　其一曰破邊官之常套夫邊事之不振皆常套拘之也人亦孰不知其為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為難於是互相倣倣以釀成沿襲之害而不知其為罪矣即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而豈堪迎送之疲錢糧竭百姓之脂膏而不惜餽遺之濫濫制之職非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重今之相妨掣合之禁非不嚴也而借各路通行使郵程之俱備有往復之金幣以瀆禮有泛常之宴會

除糧餉可憐寒餒之脫巾攘奪首功不免芟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廩庾為虛侯占而又買閉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之名矣豪強占據而莫敢誰何逃糧有徵收之數矣官吏侵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蓋更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將官府及地方中弊宿弊次第刻革無分官民豪右但一有沮撓聽指名奏　聞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謂矣　其三曰畧邊務之虛文自古成以來封疆之吏人自奮選將也練兵也轄餉也修墻也分區擺邊也條列事宜奏報功次也未嘗不僕僕然稱勞矣然不務粉飾

涉支吾者幾人哉他姑弗論只如昨日河東數戰議者遂以為二百年來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紛紛報捷凡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逓馬夷器大虜敗遁出境皆紙上之空言可知矣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痛加剋厲此後如某事當行某事當罷某事宜請某事宜尊務期著實舉行以責成效無徒粧點門面取快目前非但上為　國家下為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為其身矣獨不見近年以來各邊之崇飭庠文者豈不激一時之幸火間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也耶萬一諸臣不悛仍前禮塞聽本兵及巡按并臣等該科不時劾奏積衰之漸　上嘉其有瘝矣不　臣等迂見如此　疾而不處其方　本縣而未竟其說　意欲不聞事規不煩題覆使得便宜行事以剸其心遥度以製其肘也各效所長而不敢多岐以蘄鎮大小諸臣鑒前轍之非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薊鎮大小諸臣悉以委之諸凡建白注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遥勉同舟而共濟閫外之事悉以委之諸凡建白注措許以不從中制馬至冬功罪賞罰自有典章在也其各邊應否通行戒諭一體遵行均惟　皇上裁之

邊防六

罷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閉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　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國讐　恭遇　皇上

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一　檄訂以報以雪城下凌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　祖列宗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　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大逆不道欲即興師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覇主耳猶能威震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頁長剿絶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我臣請

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有
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
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
今不惟不能聲罪後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
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
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婦尚不可
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代之命屢下
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聆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
糧草畢備矣天下人民揮汗水旱征
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
之所以選練兵者為
皇明疏鈔　卷之五十一　何不
以孤百姓仰望王師之興真若
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
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
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
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
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
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
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赤
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馬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
不肯出登用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與
起此曠世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
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
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
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
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
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
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
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
交通者乃主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
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
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
變動也今　市之開則　皆以為天下兵威
皇明疏鈔　卷之五十一　三
不振盜賊四起百姓仰望之漸七不可也去歲
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
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
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
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
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
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
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
遣重臣載金帛至這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
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
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不

鴈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書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也彼倡為隔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馬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只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犬馬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矣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貢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大信觀其聲言其嗜搶某處再不慾期可驗波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馬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過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

我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備癰疽毒日内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以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馬蓋數十年来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来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来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

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悞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恭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一在我時勢已至鷸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　召吾何以胃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於虜武

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心欲特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虜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僇荅於　關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天下而臣民幸甚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張東壹

臣於十月二十日欽奉　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情至居庸關乃先詰關外隘口通將隘後境上備行採度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皇蓋臣以為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剌防疎東路何翅燃眉之犬我欲待事竣奏　聞誠恐不量緩急緊負循默罪具疏間忽聞喜峰口入貢夷聲息已至有欲搶居庸關進入順古北口出去搶一箇月纔回等語又節聞走回人口說虜近来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撅勾合大衆要便来搶都說好搶等語是虜志益驕貪心無已視吾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不得

利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機宜望　關陳之臣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　陵寢諸山實　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　陵寢諸山是　陵寢肩背也譬之人居則　京師正堂　陵寢諸山後堂也南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已為戎馬之場則我之肩背已受敵矣而　陵寢三十里之外　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近邊矣臣惟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宣大西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即在　京師直北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也自北路獨石而下其出也徑由滴水崖邊散出去即是路則入由是路可知也計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永寧縣至邊五十里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近突永寧而入則輕騎之騎直擣南山不日可至其為　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往事同論也住者附邊猶恃三衛為我藩籬之人又謂北路龍門所一帶皆山險林深不通大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枝部附邊住牧悉為北虜驅迫星散藩籬空而險深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嘗為虜所使若今宣大邊民屢遭擄掠間有黠猾者乃反安其利而樂為之用又有前大同鎮叛軍清風寨亡命之徒

又投虜幕先其所往于是我民之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斥呼姓名以郭怨此又臣之所為寒心也住者宣大諸邊築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恣意修築頗稱高厚又墻之外沒之為壕墓之外空之為窖虜騎雖強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虜患暫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路攻墻皆可憑守今惟北路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輒因沙石難親財力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已則此二路腎為虜所必窺而復来也況聲息欲搶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

宣府西路深入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予追至報及軍門方始調遣且若盡合宣府總副參遊之兵除步卒擺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之至動以十萬爲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奇之將可以截逼否也此又臣之所以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即居庸爲中按其圖敎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爲禁山自張家口至韓家口聯絡爲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靡子谷聯絡爲隘要緊之隘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一口失守南下入山即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墻壕頗可爲守若永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衝青龍橋東口遂入西口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者也若紅門諸口失守則直擣　陵寢後山殊無閒截而南突之騎即至厥嶺賢莊諸口皆可由之而出　陵寢以達畿輔無復阻險者紅門之口爲緊要臣嘗聞土木之變虜由湯谷口出入已成舊譜之路而青龍西口八達嶺即其從入之門也今八達嶺堅完足守則其勢必將惟張家口是窺況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口至青龍橋東口石佛而返豈非鄉導者先示之路而爲今日屬意之衝者哉故張家口者亦　京師近日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真爲山徑隘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路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焉而已即其路盡墻爲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反出其上可以徑越彼時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險爲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毋恃其不來毋恃其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今在

目前近計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家口觀之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地若青龍二口則爲南下總會咽喉別無岐路於此築墻浚壕務在周攻如式預塞其險隘以兵守之擇一把總付之似爲得策亦不費力也永寧之兵殊不足恃況內地承平日久南山頹垣已成通衢而諸口之外平坡尚多不專於口所能爲恃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事必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宣府撫臣調坐營董暘之兵二千已至東路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爲口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營之官兵則

使近應北路堵遏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使為南山防守也軍之耳目寄於烽砲軍之聲嚮通於哨諜若令調遣早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收斂有及孳孳領領晝夜淮備或者先聲所至姦細得窺亦可潛沮狂謀不為無益者也臣為　陵寢過計又有意外之慮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前此第一重藩籬也　陵寢有背所托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重藩籬也　陵寢雖石隰門德勝虎谷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為藩籬不然則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　陵之近門也四海治黃花鎮皆可徑通之路四海治隣邊林谷峻深樹卉

翁密零賊常至見今人跡蕭然無敢行者若伺知北虜南下乘虛東窺抑或虜情反覆勾引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且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為受敵之衝似宜更議益以二千勁兵更置守吏俟寧即撤去雖有新添參將選合　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狎然有急臣安敢以為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治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為守株待兔之夫耳議者皆謂四海治宜添設參將一員以防近賊且謂黃花鎮永寧邊之應援保安　寢陵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反覆籌勘非苟言者約而論之

所謂要害者則北路之滴水崖大虜從入之路不

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　陵寢倚托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家口青龍口　京師近捷之徑不可以不祇險也賢莊諸口後山入　陵之門不可以不加意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宜守之早謀按伏憑險固守如懷柔慕田峪水谷以西即居庸關靡子谷接界之外口也有警亦宜駐兵榆林上遏西犯之路下扼南口之險如此彼見有備未必敢犯而主客諸營一時併集經緯其中併力截擊亦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剽掠尤不容遷延左次即今宣府諸路皆宜整搠預待調遣為頃刻起營之計後來查勘計日計里有慢

期者各該承調官員當即以不依期引兵策應拿解法司議處合先嚴例預儆庶幾聞敵即趨應援有恃聯營合勢軍聲自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太同正兵頗稱趫雄蓋總兵周尚文不敢褻據鞍顧盼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之刑是以士卒用命敵人知畏以太師呼之謂宜　命總督衙門豫合大同正兵及諸路參遊速整戰具豫待調遣一有警報即令火速馳赴應為　京師保護更不得以主客異心致誤大事其遷延者亦聽查勘計日計里參問不分主客不許原情一併同罪臣又惟見今之勢宣府最急大小將領誤係待罪人員蓋由諸將遇警雖裹糧被甲惟怯褫

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提刀略陣義烈發心肯保民以為報效失事之後自甘巾幗更加懈弛若不早嚴加罪之例雖使搖動　京師如敵所大言者亦坐視如此而已乞　勅下該部特行嚴例如再聽副參遊守備坐營把總等官聽臣查勘情罪應拿解者即請　旨從重處治應照例問遣者仍從重拿解法司責問應革任降級者從重問遣其肯奮勇赴敵者縱有軍士損折亦不加罪如有功次非惟准贖前愆仍照例陞賞如此庶幾將士有所畏懼更思策勵盖今日之患已在

可論也內地糧草隨處可依更不得以水凍草枯如常謾料若所應查勘緣由容臣同委官見任提吊人卷親歷邊境屯堡訪獲情實及凡所在修行事宜別待回奏外為此急切先效忠赤輒干　天聽伏惟　聖明採納遠下該部議　請其擇要添兵戰守事宜付之各該撫臣徑自查度可否施行臣無任過計激切之至

欽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王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群臣詳議來看欽此欽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再　題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

楊博

行大小官員攄忠殫慮破格講求各令刻期具奏定　臣等酌量緩急會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列款上　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来臣等切惟狂胡雖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勤　宵旰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目擊時艱敢不祗承自昔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虜難保其不来但當據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牆可恃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臣博臣本固臣士儋連日面相酌議除重將權明軍令修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條奏不敢槩及外謹將查有六鎮戰守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款上陳伏望　聖裁特賜省覽　勅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及照奉　旨建白者臣等之事也詢謀咨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至于削去虛文力求實効者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本兵議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于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之第一務也又念兵

以戰危人情所難　朝廷所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
功不賞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
我近歲薊鎮薄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
繼棄市而總兵叅將游擊友從末減是以今歲虜警
屢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頃
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惕而副叅等官田
世威劉　胥進忠吳光裕等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
罪尤甚一一當先行收問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拿到京
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
戒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一定薊昌守牆之議
薊昌二鎮因山為牆延袤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

來屢經修繕河防口古北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
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牆子嶺失守乃河間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通州
官軍不主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於牆我合無聽總督
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趁此冬閒躬履邊垣逐
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為修補春秋兩防將調到入衛
四大虜明有徵驗近因猖虜潰牆說者遂謂牆不可

薊昌二鎮真能遏虜之歸者也蓋薊昌合諸鎮之力
為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今該給事中
張齊議罷擺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閘外遠
難遥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
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　閘如果可罷每歲秋
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邊中地方遇有虜警相機戰
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倒馬龍泉
諸關冒峰疊嶂頗稱天險且藉宣大為之屏蔽虜若
南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策馬而馳亦須數日
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如果虜犯宣大已入
內邊南窺洪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牆拒守

斯為得策近年以來先期擺邊不惟空勞士馬靡費芻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過春秋兩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牆以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為隣虜犯山西保定輒必由之先年總兵官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即入寇不敢久駐蓋牽于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果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閒亦搗之亦不為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衂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于宣府亦

可少倣而行之蓋總兵官馬芳驍勇不減于震戮力報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儲為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秔米很戾一遭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無每過年豐穀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三年之備惠而實惠在可行

一　城虜六事疏

臣惟中國之於夷狄也猶主之於奴也猶首之於足也足不可以凌首奴不可以犯主章然明矣今北虜敢率醜衆犯我中原前此猶未敢深入也自去年始迫山西太原罹其荼毒野草猶腥今年則復過太原矣耀武揚旗長驅直下縱橫蹂躪任其所之如蹈無人之境其藐視我中國可謂極矣昔我　成祖膏奮揚天威三掃其穴豈知今日遽至此乎　國朝一四之決猶憂覆奏一財之費尚更稽察誠重天之靈也國之命也蠢茲醜虜乃忍戕賊我生靈若刈草菅曇殄我財物若藁糞土舉數百年愛養培植之民物而

一旦付之豺狼犬羊之毀壞臣竊痛之臣聞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任臣以代天也是故恤民饑寒救民疾苦其在平時猶宜汲汲不暇此何時也聞大原郭稍退尚未出關我馬所經亦靡有子遺矣士女啼為魚肉宮室化為煙塵念之傷心書之墮淚此誠上下汲汲遑遑食不甘味卧不安寢之時也昔周禮邦有大故則不舉又以弔禮哀禍裁以恤禮哀寇亂憫之經也乃今如何臣惟　皇上意嚮所加而天下動叱咤所及而風雷生旬日以來伏覩所上邊奏頃刻即行不惜調發之頻繁重憫丁壯之死戰聞者莫

感激而隕涕潛然臣竊恐所調遣者皆不敢近賊給發者亦徒勞費是不過應策之常規而非滅虜之至計也倒懸之急誰其解之雖非置山西於度外亦坐視北虜於腹中而已矣夫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今　皇上則天也父也山西之民日呼天而呼父者不知其幾矣　皇上忍閉之乎昔在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今茲醜虜其罪且浮於受矣臣願　皇上赫然大怒渙汗四方命將出師令文武群臣暫輟庶政一意此舉破常調以用人勵焦勞以集事真與北虜不共戴天誓必滅此而後朝食將見聞風而忠勇者至智謀者集義氣鼓而天下一心先聲揚而百酋破

膽舉我中原之全師圍彼數萬之小醜是亦泰山之壓卵兩將使全虜盡沒而隻騎不返以湔刷我已已之恥以解舒我華夏之氣不亦壯哉萬一此虜今年得志而歸則來年猖獗當又益甚蓋犬羊之性愈縱愈驕則中國之禍日慘日酷此固必然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昔人請以一尺組北繫單于頸一尺泥西封函谷關今誦其言猶有生氣堂堂　天朝寧無若人哉臣職列兵屬憤薄不任況奉　明旨輸敢條陳六事上贊　廟謨儻可采擇即　賜施行生靈幸甚社稷幸甚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一曰聲虜罪以激人心臣聞古昔帝王將討叛而誅逆必誓師以聲罪征苗之誓于甘之誓是也我　太祖之北伐亦羽檄先馳義正詞嚴人心響應檄有助馬今韃虜世為邊患邊人恨入骨髓茲復大舉入寇荼毒傷殘此其罪惡滔天神人之所共怒天下之所共憤也惟我　皇上無迅掃誅滅之心則吾人固飲恨以死矣　皇上誠恭行天討大誥四十　列其罪狀數其稔惡必欲殄滅而廓清之則河北山陝諸路之官民將感激涕泣以為今而後得反之也誰不荷戈響應贏糧景從而快其復讐之志哉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三軍之士將不戰而氣自倍矣　二曰隆殊禮以延名將臣聞何代不生才何才不樂用顧

招徠鼓舞之者何如耳燕臺築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麒驥名誠未聞借才於異代求良於絕域也今之名將誠亦罕矣然安知無隱於邊塞邇於江湖沉於下僚擯於廢棄者乎或拘之以資格繩之以苛刻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隆非常之禮　皇上誠渙大令號召於四方曰有能滅虜者吾列爵而侯之而先崇壇以授之重權以寵之殊賞以勞之孚之以心腹焉要之以明信焉如此而將才不得忠義不奮臣竊信也將得而兵可強兵強而虜可滅矣　三曰權兵食以濟時艱

惟古者寓兵於農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

有事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之衆田野倉庾之積皆足
征行士馬之芻糧制甚善也自兵農之制分而兵食
之匱久矣今日凡隸於行伍者皆不識戰陳之兵也
運於舟車者特僦支承平之食也持此以禦敵適足
以劘虎牙爾故臣竊恐調發皆無益也夫天下之民
皆　皇上之兵也天下之財皆　皇上之糧也患無
為感激號召之爾誠傳檄巖轅山陝河南諸路示以
急難之義激以靖寇之忠令守土之臣各倡義兵募
精銳勇悍之夫給倉廩府庫之食家自為戰人自為
防而皆統於大將事寧之日秩勞而還各復其故則
天下皆兵郡縣皆食而虜不足滅矣　四曰明賞罰

以作士氣臣聞殲世磨鈍非賞罰不行勸善懲惡非
賞罰不立故曰賞罰者人主馭世之大權也將領得
矣兵食足矣而賞罰不明欲其成功不可得也邊陲
往事莫可追已議者率以為悍卒之驕橫功罪之未
孚此人心之所以不平而英豪之所以解體也臣請
速布　詔令與民更始自今有功必賞賞不以踰賤
而遺有罪必罰罰不以豪橫而貸較若畫一信如四
時煦則如春陽震則如雷霆則願垂休老於竹帛者
孰不出萬死以策勳臨危機於戰陳者甚甘退縮
以抵罪哉是故賞罰明而士氣作士氣作而虜可滅
矣　五曰招胥從以擾賊黨臣聞敵多則分兵強則
鞮虜聚而不分此其鋒誠未可與爭也
故當先設法携散之聞其黨多我中國人方其去時
不暇於搶擄則迫於逃亡而非其樂也今雖同入寇
也必猶知告語焉請亟布令凡我中國人皆脅從不
得已也其勿殺有能歸降者即復其土田完其室廬
給之婦女且先給帖以示其可信又令有能誘至一
人者賞加首級一等則人孰不樂我中國之生而甘
心沙漠之外哉復廣募間諜之士不惜金帛之費使
如陳平之間楚焉則其黨必携黨携則與不衆然後
可圖也且或用此華以攻虜則又事半而功倍矣
六曰衆危懼以防未然臣聞有備無患事豫則立政

之理也物極則反勢窮則變治之幾也我
備廢弛至今極矣今乃猶不反變豈知其所終乎傳
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自今蓄之猶或可及臣愚
請自今日衆危懼之心圖善後之計九邊諸鎮悉加
綜理以五年為期竭天下之財以從事彈天下之力
以有為自選將練兵及繕墩墉堡凡百區畫得人若
理家事無弊不革無利不興則邊城有金湯之固胡
人絶窺伺之心以一時之患易百世之安是亦多難
殷憂之助也且使後人蒙福者感仰　大聖作為出
於尋常萬萬豈不偉哉若曰賊至則備賊去則怠因
然苟安猶今視昔竊恐此虜之患年甚一年噬臍之

悔後將何及伏惟 皇上軫念
陳末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攘臣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于邊陲而闕然之憂已見于眉睫然在外既大有可憂之形而在我殊絶無可恃之實不待有識之士始為寒心何者我　祖宗以迅驅胡虜平一天下其日強日盛振古一無今甫二百年未在我之強盛日削而在彼之萌蘖日遂終
先帝之世辛丑則度入三關壬寅則遠薄澤潞至庚戌則飲馬鳴鏑直偪畿甸甘泉烽火近憂　宸居自今觀之于時雖號深入未至城邑失守今東邊則幾陷昌黎而三輔之慘禍益深矣西邊則已陷石州而
皇明疏鈔　八卷之五十九　三十三　宋天
三晉之野蹴益甚矣其酋首黃台吉猶踞侗近邊未嘗輕動夫其動不輕則其志不小以　先帝甫棄群臣　陛下新登大寶人心望治方切而逆胡陡橫如此臣雖書生不習戎事然日夜疚心如狂不敢不以腐儒執古之議上應　明詔而畢獻于　君父之前也臣惟夷狄之敢欺而中國之最歉者莫不曰卒伍之不充也將帥之不勇也軍法之不明也成算之不定也臣謂四者皆可卒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先于無食無食則控弦帶甲其孰與養故卒伍由之以不充方召衛霍其孰與葺故將帥由之以不任欲明軍法雖呂蒙能示覆鎧之信穰苴能嚴後至之誅無食則徒足激變而取尤欲定成算雖諸葛亮抱隆中之業趙充國富金城之畧無食則徒以空談而誤國耳故　其一曰裕兵食然食之為用有節制之常經有濟時之最急臣待罪該科嘗具有公踈所以括算籌度于節制常經其說頗悉茲臣復謬議于濟時之最急者得其說有二鹽法者　祖宗用以輸邊號曰飛輓然天順成化中以常股供之而有餘今不惟常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益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兌益餘鹽愈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淮鹽原額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祇二錢有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五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
皇明疏鈔　八卷之五十九　三十三
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壞蓋重價留難夾帶私販　朝廷既有以病商而開中交納收支銷繳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賊臣鄢懋卿假名盜利弊更莫支近復令犒邊諸臣隨在講求亦非專責其在各該鹽法御史雖有專責但以天下因循久敝之法而不為振新破格之舉恐終屬之掣肘難行　臣嘗思昔宋皇祐中開陝鹽法大敝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興又如我　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敝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迄今永賴今在　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一清者乎臣願　勅下廷臣會推才方廉正大臣一員總領制置鹽法事宜凡權貴豪

右憲商貪賈舉其害之大端者而其他可知悉聽祗法如解池之鹽所遺大半而皆于撈取之不時餘鹽之利尚可取盈而拘于解額之已定舉其在解池者而他方可知悉聽規正招商既衆則開中本色可以議復鹽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限其三年功成事定方復　命還　朝果其弊盡革其利大興于軍國大務有裨許科道諸臣指事薦揚以軍法論賞若仍循故套上負委托許科道諸臣指事糾劾以軍法示罰　朝廷能懲懋懲卿之誤以用人而人敢有復昭懋卿之轍者固法之不貸而理之必無此一　勅廷臣詳議而鹽法之實用可圖也開納之例　祖宗原

以待有事之用　國家頻年以來顧多用于無事之時往事不可追矣今當備查近年節開事例急開于薊遼山西宣大緊關諸鎮為酌其地里量其時值定為則例令諸人俱于各該處所上納本色實收到部方許給授然部司與邊關遠近不同納銀與本色貴賤不同于此若不加調停則民間莫肯應例吏部臨期又當于遠近貴賤之間折其倍數或減其註選年資或優其授官等差則事歸均一人可樂從此一勅廷臣詳議而開納之實用可圖也若本色一尚則屯田可興所謂濟經于權實為永利此為不圖則國之賦既無經而民之貧已到骨萬一事出倉皇公

私無措其不至如漢之糞舟車唐之稅閒架宋之免夫諸錢以為新政之累以貽後世之羞者不但已也其二曰簡士卒古稱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今以薊鎮一邊聚兵六萬誠非不多也然事無當實名多虛曠客兵苦于道路之疲勞班軍困于顧覓之頂代主兵則零星分布贍顧弗贍中間且老弱不堪十居六七當事者恐致脫巾激變皆一任姑容漫不可否舉一薊鎮而他方可知所以耗軍食損軍威連年迄無成功者職此故也臣願　陛下特降　勅着落各總督官員將所部兵卒一一精揀買閑役占按治稽覈至老弱不堪于客兵則退還本鎮以易精強班軍則嚴行各衛解發原役主兵則先儘本役以換餘丁無已則收存月糧缺名不補果得一卒精強足當二人之用則寧無二人糧餉以養一卒之力定限半年以裹清結　奏報唐破突厥于定襄只用三千人　國家在襄時土木之後兵多戰沒勢甚阽危定襄侯郭登尚以八百騎精卒破虜衆數千于拷栳山前後能成戰功第一者用此道也邊軍既以精實士兵尤宜蒸用土兵者寓兵于農前古良法　國朝之制向惟城守不以役邊蓋以既勞民以食兵又復勤民于遠役　朝廷仁天下之心固有所不忍也豈知　朝廷雖賸有仁天下之心而斯人僥

嘗享一日之逸以臣所見于山西者言之在百里
上縣分莫不各有民壯幾二百名內有視民壯尤精
者為義兵視義兵尤精者為快手亦各不下四五十
名總之亦幾古候國一旅之師每名歲給工食銀七
兩二錢閒歲起邊又出協濟歲費銀約三千兩有奇
其百里而下及五十里而下者遞遞相參亦各稱是
夫役民如此其衆多費民如此其浩繁求其實用數
年以前任督撫者惟取解工食置人不用以填豁整
近年以來雖以修邊為名徒見條忽往來茫無績效
至留備城守者又苦被不才官員將已應該皂役徵
取編銀獨以此為在官無附著之人任其占用遣差

之制整其極弊之法于此見有民兵重加精選凡近
邊五百里州縣尤宜減其雜徭泛役于此更加名額
或兩戶抽一或三戶朋醵如見有精健人丁即令逐
名應役不則亢里中豪宕任俠者聽其雇替應當再
申飭明法有司如仍有私役民兵一人即以私役軍
人律例擬罪仍將前項工食再加增數本門差役盡
與復除該道守巡官員停分所屬地方各專提調仍
將實在額名開報督撫軍門聽其分番調發臨近邊
地無事則互為保伍以習兵法有事則行陣分屬以

隨征戰既可驟致增兵之實又不更議養兵之費善
莫大焉　上嘉納之　同修刊

沿邊州縣有民之願從軍者即厚其信賞著為兵額
臣愚以為　朝廷貴于得軍之用而不在于泥軍之
名蓋起民兵以役邊者乃從其所舊有而定民以為
軍者為駭其所難知此漢用六郡良家子以禦匈奴
則法行而威震宋剌義勇徒以資非議之紛沓也
其三曰選將才夫古之將帥或出于士卒或出奴僕
或出于罪人惟不次用之乃為名將今　朝廷遇將
之恩雖厚而取將之途太狹凡總兵參遊指揮使名
銜不敘資級則不預銓補夫　朝廷不能脫尋常之

例以用人而欲人建非常之功以報　國馭將之術
不如是也我　太祖高皇帝嘗曰天下賢才未嘗乏
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
之士今軍中衛霍閫外干城四顧寥寥殆不多見豈
我　盛世人才獨乏于異代乎無乃脫去常格所以
求之者有未至耶臣願　陛下特勅兵部都察院轉
行各該撫按衙門敷宣　詔旨加意旁求如有智勇
絕人韜畧素諳得于薦試真切不拘其人之倫類名
目即以禮羅之上于兵部兵部再得于薦試真切即
當請示　陛下一置之行陣攻取之間先為明立賞
格隨能斬將奪旗及獲取首級若干顆以上即當準

之綰印登壇秉旄開府大興激勸不問資格若將弁
馬武舉立一　制科而不盡為武舉拘焉其揮霍斫
弛之士皆將萃于麾下行間而將才不可勝用矣
其四曰明軍法人情其賞也不及時則不勸其罰也
不威衆則不懲將帥者固將恃君上之賞罰以糾衆
而成功者也使君上之誅罰獨行于將帥而將帥之
威信不行于軍中欲得人死力以成功也難矣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之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
者勝而周官以司勛繼司馬之後欲賞不及時也今
旁制多岐將權削弱笞人數十皆當有關白雖尺布
寸帛之給必經年越歲而後至此何理也臣願　陛

下特降勅軍門開示款條自今凡軍人逗遛違慢者
其馘斬之權百夫之長即可行于百人千夫之長即
可行于千人其總督鈐轄又惟專于將領精覈以綜
體要其臨機對敵應用賞犒皆當任其出給司紀察
者亦惟後事盤稽不得當事阻撓欲祛頻年之積弊
而振久玩之人心此固尤為先務　其五曰定成算
蓋先事制敵之大計在君臨事應敵之活法在將所
謂成算者固制敵之大計也　朝廷必確然以素定
之中外必曉然以預知之然後圖惟專一績效可成
如南仲城朔方吉甫代玁狁所謂周人得策以能先
事此今用人之則功罪不分其畫計也則是非無定

功罪不分之人而循是非不定之法無惟乎人心
愈失兵機愈左而天下之患日甚于一日也何以謂
用人之功罪不分如本兵以調度于中督撫以宣防
于外中外既分責任攸別若在內當有先事之圖而
本兵失之則罪本兵也必無赦若在外果有取勝之
機而督撫失之則罪督撫也必無赦今各該總督巡
撫已蒙有　詔肯切責將分別其情罪而處分矣獨
兵部尚書郭乾之去也臣有莫知其故者臣固非惜
乾之去也謂夫乾去之無名也何者當　朝廷之用
乾得非以其久歷邊陲能知兵事而從衆望以　簡
命之乎使既用乾而乾果坐失軍機情罪重大則按
圖後效既而乾去矣乾去而乾之屬職方郎中何源
又去矣及問其名則皆以謝病行初非有微罪去夫
當　主憂臣辱四郊多壘之日而為本兵堂屬者皆
漫然去國則此後賢者感憤于任用之不專不肖者
樂乘于機會之甚便皆將束裝荷擔其心惟曰使明
年虜寇再入吾當即為去國謝病之人矣夫人情大
賢以下必有不可辭之責任斯有不容已之於為使
臨事而有規辭責任之體例如此後之當事者欲望
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躬勞任怨以為　國家樹無

攬之業臣恐其道不如是也臣願　陛下自今于議
臣擇之必精信之必專任之必久待其果至過慈顯
著然後明示以不得已之罰俾罪狀昭然人心慫戒
故曰孟明不過秦穆以之霿鼓而有餘李廣之不以
有罪廢者武帝之明也何以謂盡計之是非無定夫
榮戎之策非戰則守今昅議交爭咸建撤擺邊之議
夫擺邊之不能大有裨益固矣然各遣事勢不同隨
時戰守自別必待如臣前所陳練兵之說的有成效
于時士馬精強人皆可戰使零賊數百騎而下皆不
敢窺我疆圍則擺邊之役不言可撤若擺過之辛遽
盡撤能戰之兵尚未練將致彼此衝決戰守交失恐

舍戰而專言守者既已誤天下于二十年之前舍守
而專言戰者又將誤天下于既多事之後臣謂薊鎮
之兵邊難議撤他鎮之兵可撤而亦不可徒撤者此
大計也　其六曰勵精勤語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是故自古人國不能必外患之銷而貴我有自修之
實所謂自修之實者君勵精以作臣臣勵精以任事
耳臣見自邊方多事以來　聖心憂勤臣工祇畏罔
可謂備切交儆矣然臣獨以為　陛下內有憂勤之
心而外無憂勤之跡故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
無底績之效者為此故也臣願　陛下自今于每日
再出　臨御文華殿或平臺輪　召內閣文武卿佐
省臺侍從之臣顧問叮嚀延訪兵機圖惟治道果論

謀有得如某言當用某策當行某利當興某弊當革
隨震天威一新　聖斷夫　天威一震萬廢咸興
聖斷一新群黨自息則方来之福有不難興匪茹之
虜有不難格此其事若在　陛下自盡無難而時勢
轉旋之機天下安危之大惟將于是決之固不能外
是而更有他圖也惟　陛下裁度臣不勝悾悾至望
　即時事餒人心以圖安攘疏　張鹵
頃惟我　皇上既庶政咸興尤　留心邊事其大
布恩威廣調兵食一新條教諸凡　注措迪出恒格
臣　待罪該科及當事諸臣不能秉時宣力克　奏銷
鋒灌燧之成功以少裨　張皇撻武之洪畧撫已慚

惶固有餘罪時日轉盼又值秋防今之秋防臣尤切
深慮然臣　所深慮者固衆人甚以為安者也比年虜
騎驕恣深入突犯終　先帝之世歲歷四紀無歲不
鼓邊塵迨我　皇上元年丁卯汾石薊永其禍猶烈
戊辰之秋才克底定然　天之貽我以安者固欲其
及時以備也今諸將以此輒動有德色率皆泄泄徵
逐一年已過而不思暇日政刑先時桑土不可常得
此其不戒之人心為可慮又自去年之冬至今轉輸
謂酋奴倏荅大舉西行會槍毘剌諸部繼兒都御史
王輪諸疏尤的有證據每遇甘涼使至臣即備究前
因皆以為探至嘉峪赤斤其詭道潛踪尚無消息

皆又即以夷狄自戒為中國之利渠酋遠跡為疆
之安而不知厭飢整居意在窺闖昌頃移兵將以誑
漢此其叵測之虜計為可慮夫以不戒之人心其為可慮固不待知者方知今之不
戒事端臣亦不能言盡姑舉薊鎮練兵一事言之往
年建議者欲于各區兵馬之外另立兵額募及三萬
併總兵官戚繼光特自領練與各區分布絕不干涉
比及三年成效設虜至則約當一遽虜入則約當一
陣分精列銳可以橫行匈奴由是主兵既強客兵可
減良家六郡是成桑麻力衛之功西夏諸軍得脫道
路分番之苦當此議一出皆以易完為精易弱為強

誠無踰此舉　朝廷即為徵將于閩募兵于越凡處
置施行悉如原議今既二年于茲矣新募之兵多方
未得入衛之兵一卒未減問之將帥者皆謂募兵則
無人有兵則無食欲如期集事胡可即得臣則以即
本鎮舊有主客二十餘將領將皆有兵兵多有馬暨
各麾下標兵能于此練之有成使上之一可當十次
亦一能當五則雖舊亦新雖少亦多雖客亦主乃將
帥者又謂主兵教練之難難于南將成效又底瓜期不惟于臣
客兵教練之難難于慣役修築不識行陣
愚所見大不相侔即其所自為說新者既不即得舊
者又不堪練則是練兵一事終無成期臣嘗謂徒致

廟堂經營甚大而績効尚爾茫然事體更張甚叅而
規畫尤不妥者此固其急也即剿之專官如此餘
皆可推他如據總督譚綸陳其學王崇古巡撫劉應
節魏學曾王遴朱大器靳學顏王輪巡按房楠熊儒
宦周以敢盛時選諸臣先後奏稱及臣愚據事延訪
各邊見事見　朝廷賞罰雖行于將帥而將之威令
曾不得行于軍中軍令猶多未申貪饕濟私鬬葺養
玩將領猶多未稱殘缺朽鈍數且不及器械猶多未
究連年修築財力匱殫但修築其虜所既入之途而
不料理其向所未入之地則修築猶多未備夫以
聖明在上銳意戎機如此在將帥者猶不無舊套相

皇明疏鈔
沿優游諉調本厭所自罪竟誰歸乞　勅下兵部速
加詳議果臣言不謬即馬上差人移文行令九邊總
督鎮巡官員務深鑒目下人心虜計將令歲秋防益
各謹時機嚴加飭戒于臣所開六條教練軍令將官
兵馬器械修築未臻實効事宜速預為戒辦整搠至
臨期如嚴信地謹烽堠明哨探與諸載在防邊集議
款條及臣等往歲秋防舊議俱一一查照施行剿兵
補練一節尤須究竟蓋墩臺圖永世之安者既有次
第除另責完限以期成功先將各區馬兵各將標兵
及客兵有功務盡從總兵官戚繼光便宜調度刻期
從事以奏成功由是興起招募兵以戚入衛

功有次第斯事有著落不則臣子功罪不足言恐劍
兵積弊日久難再振興　朝廷成命失今難終究結
且屬夷傳播黠虜窺窬其反側讋服盡皆由是故臣
即時論事于此獨切惓惓至于董狐狸專南征肆形
踪雖非遼所畏而臨前諸地戒備不可以不增黃台
吉諸虜方形聲詭秘如獨石南山其偵報嚴防責成
不可以不備大同大邊既失通日墩堡相無議誠允
當但事跡可否覈查不可以不嚴以縱橫岐路且方
被縶驅不但偏頭一關老營一堡之路舡禍汾石三
晉周防尤宜為最大虜方西寧延甘固固椅角惟均
至的啃聞踪以馳　奏京師分傳各鎮者在甘肅鎮

皇明疏鈔
巡尤宜專任不得少涉諉調致誤時幾臣又惟事關
儆飭人心不獨在大如近日五重安關下零賊竊入
以虜殺雖止八人以潛入雖止二十餘騎據跡論事
若所宜忽但大役方興春防未撤而虜之其去其來
若嗡無人之境使禍機更大竟將若何故嘉靖乙丑
中本鎮事有類此者一時都御史温景葵兵備副使
沈應乾皆經罰治在　先帝豈固備于責人哉良以
小者不懲則大者將至君惟責將而卒徒者不足及
也今該部處此但將叅將羅端而下及守把軍卒請
勅嚴加申飭以上故為寬假通不相及是上下異施
而本源不究其視　先帝所以處景葵應乾諸臣孰

得就失臣誠不知其可乞　勅該部即查照先今事體仍速為以正廢當此一時即此一事人心知儆有補軍機該部自後遇此等事端亦更不得再為因人骫法以致滋他釁再乞　天語叮嚀飭勵督撫諸臣沿邊諸將自今務各本真誠湔滌鶩套的知吾　君不可負吾心不可欺不可脫為已地而避難不可徒事虛文而貿譽事當因舊不可輕易以啓分更議貴無同不可偏執以悠爭釁必督撫相協文武相成上下相益以報　明時以答　天既則勳庸社福亦有長吉若仍蹈前轍漫不省戒容臣急則特疏上　聞緩則待秋防畢日一併列名參究　憲典具存當不少貸近據宣府大同遼東寧夏數送捷音劻鎮風聲振徹遠邇我軍生氣亦有明徵臣復為此說若尚憂其無可恃者蓋切于相成之義而不欲以聊且相安貪于圖報之心而必欲以萬全為期故如此也伏惟均賜施行不勝幸甚

懇乞入衛番休以甦疲鎮疏　蕭廩

臣奉　命查理四鎮兵糧自入境以來日夕講求利病用圖節省但所見士民皆云四鎮最苦無如榆林巢地既乏薪不生燕且百貨不至較之諸鎮最號衝疲遞墻千五百里城堡三十八座僅有軍十五萬二千馬二萬而奇較之諸鎮亦頗單弱自嘉靖二十九年虜亿詭言議將本鎮兵馬挑選精壯四枝入衛節年奔疲節年傷損兵則逐營抽補而抽補不足則取諸捉生馬亦逐營買補而買補不得則許其搶劫每年三月例當上班開歲以來即行整搠馬給官價每枝歲幾萬金而鞍轡衣裝出於兵士整備者每人尚須數兩也此等窮軍何從措處既牽搭傍人出錢幫貼又預指月糧減價扣賣大率身未出門而一歲之糧去其大半矣其在隊身單丁尚猶可說如有父母妻子竟將疇依此整搠之苦也整搠未畢啓行屆期婦女耄倪倉皇奔送情同死別禱求生還號哭震天

路人掩泣此離別之苦也別去兩月始達劻昌一到劻昌地方即上衝危墩堡三秋防守晝夜不休餘暇修工催促愈急此戍守之苦也兵不得顧馬又剋馬料以聊生故馬多倒死將不得顧兵又科兵糧以供費故兵多逃亡亡者間負灰骨來歸大半委填溝壑存者僅餘黃瘦喘息多有顛踣道途此死傷之苦也幸而還家有同再世閭里稱慶骨肉相依曾不月餘又當整搠賣糧束裝捉生搶兌紛然襁出無異轅駒又有一班存留冬防其情尤苦去來之際動經二年歲月既深情狀尤別身世寄寓室家仳離風俗傾頹

閭井蕭索總計二十年來損傷兵馬何止數萬糜費
公私竟難悉止百萬畢竟薊鎮僅以供修築之工未
必得其防禦之力也且先年士馬強壯習俗忠勇尚
能綴虜東犯之謀為四方應援之助今則役久而疲
人窮則詐不惟為虜所輕自保不暇亦且人懷怨望
漸逞兇狂此其所當亟為議處以弭後患等因臣惟
兵馬入衛薊鎮本以拱衛京師大義所關諸鎮似
不必恤然苟有益於薊鎮則罔恤於諸鎮亦可也而
論者皆力言其無益苟無害於他日即無益於今日
亦尚可也而識者皆逆計其有害何也內外賓主其
勢既分則秦越肥瘠其情自將不切勞苦怨咨其心

既貳則橫潰決裂其究必將不支此河上之詩閒左
之成所以為千古明鑒又不但日費料糧歲費裝賞
為　內帑之虧閭閻之困所過搶奪所止奸盜為地方
之患　施節宣之政俯容四枝兵馬照舊番休三月
上班七月回鎮前項冬防標兵俱行撤放姑俟虜情
有定再為議處庶兵力少節而不致重困人情少安
而不致重傷必將戴　聖主嘉枯之恩奮壯士敵愾
之勇而在榆鎮稍省買補馬價在薊鎮稍省賞給客
糧其於　國計亦或少裨矣此亦愚臣節省一事也
臣子大義再三瀆告曉但耳聞其室家悲號之聲目覩
其道路骨立之狀真有一念慘怛不能自已者故敢

竊附於使者宣德達情之義冒昧為
亦知　廟堂尚以醜虜匪茹為慮薊鎮尚以擺守不
敢為詞姑不敢言諸鎮請言榆鎮姑不敢言撤戍請
言番戍臣查得該鎮兵馬原定四枝分為兩班更番
入衛後因三十二年薊鎮有警議留一枝冬防止放
一枝回鎮次年仍發二枝遂使每年止有一枝休歇
而休歇一年者又該冬防行役二年未免夫所貴衛兵者
以其壯勇可戰守也若一年一度往返迤遼秦如此奔
疲而責以捍禦容可得乎是薊鎮徒擁虛名榆鎮備
受實害而　國家又抱隱憂殆三失也臣又查得寧

固衛兵俱係更番薊鎮修練頗已就緒如蒙　聖明
察愚臣之非敢飾說念疲鎮之委已莫支　溥浩蕩
之恩　施節宣之政俯容四枝兵馬照舊番休三月
上班七月回鎮前項冬防標兵俱行撤放姑俟虜情
有定再為議處庶兵力少節而不致重困人情少安
而不致重傷必將戴　聖主嘉枯之恩奮壯士敵愾
之勇而在榆鎮稍省買補馬價在薊鎮稍省賞給客
糧其於　國計亦或少裨矣此亦愚臣節省一事也
臣千瀆　天聽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進平南獻俘露布

臣張輔上言伏以　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剗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滄叟姓名胡奎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戕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　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眾人懷孥戮之憂橫斂剥民家被掊剋之害啣冤動地無辜顯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擠遏　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竟其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師旅鷹鸇鶻鶚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能羆挾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礮夷酋聞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窩蒿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螻蟻之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燔火之然撲滅於嚕江仙侶市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同追剿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

致彼賊泚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已兵無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劒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條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悶海遺僞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調驃騎將軍吳旺劉塔出遊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敎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剿游水之逆徒殲其群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

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兩注而莫我敢遏銃砲雷鎮而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軍朱榮等乘勝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酋表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礮夷徒黨葉榮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悶海聞賊首等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其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厲衆議留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隅追擒賊首臣輔仁

柳升橫海將軍魯隣等幷土人知府莫遂等臣晟調指揮李節幷土人知府阮太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舉鎗尾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剿殺戈船邀擊而夾岸奔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衂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史門涇鵲淺晴乂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擊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兩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氷合奚勞拜井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　聖德之格天師進演州府荼龍縣探知首賊逋于人安府深江狐疑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指揮俞讓盧旺俞其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游魂震慴焚舟欲竄於新平餘黨離披投仗來降於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神機將軍程寬張勝丁能驃騎將軍劉賽因不花遊擊將軍朱廣王怒等遁海而追躬率大軍馳躡至日南州柳升等會麟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賊徒奪其戰舸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季犛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於盎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澮及其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海口擒獲賊弟季貔幷姪黎源咎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陞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過師扰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獲遂更生掃魑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借竊跳梁狃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族雲此生靈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

綁縛於轅門宗族偽官咸生擒於毫下自謂蠻烟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速薄三年之克鬼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速薄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獫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之惡盈是皆　聖睿淵深明見萬里之外　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鴃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各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

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零資器仗別奏條上
令將生擒到賊首僞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
闕下其餘解送擒獲秤降附僞官別具奏　聞臣等
曾無汗血之勞獲俘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
平定南夷克清大憝獻俘而告　廟社仰荅神靈盛
醞以賜蠻夷用昭天憲書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
之清寧臣無任歡呼慶忭之至

議處四川土官事宜疏　余子俊

巡撫四川都御史孫仁題稱松潘東南二路番夷自
洪武初年克服以來於各番開設安撫司長官司衙
門擇其豪酋授以安撫長官俾各管束所屬無非所

以撫之也而未嘗不剿焉及於松潘茂州各置一衛
疊溪小河各置一所東南二路各立關堡積蓄糧儲
屯駐軍馬有總兵參將之官以揭其綱有提督巡守
之職以張其目無非所以勤之也而未嘗不撫焉蓋
於其服而不叛也不可不撫於其叛而不服也不可
不勦必撫勦兼行恩威並著制馭之策盡矣但蠢茲
醜類生齒益繁而我之邊備亦或廢弛修舉之豈
容稍緩謹申明六事乞　勅該部詳議舉行等因奉
照所言合行擬議開具　一申明恩典照得雲南貴
州湖廣四川土官襲職定例具在天順八年三月初
八日欽奉　詔書之內應該本部行委三司御史體

勘定例奏行令就彼冠帶襲職及有成化十三年
三月初十日申明奏行事例照舊土官襲職六品以
上者納穀一千五十石以備凶荒其間有洪武永樂
年間各因撫安頭民或因從軍征進有功除授土官
以後子孫爲因讐殺或以爭職等項停革止做把事
冠帶舍人等項名目停革遠年者不許一槩納穀滕
朧奏保承襲土官照舊止襲把事冠帶舍人今孫仁
奏稱松潘一帶安撫司長官司番人貧窮無力納米
俱不承襲私自冠帶止將印信相傳掌管要行撫按
審勘應襲明白候其奏請奉明文就彼冠帶管事一
節上以尊崇　國體下以俯就夷情深得制馭之策

但恐前項土官中間多有因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
之數合無行令本官會同鎮守副參巡按三司等官
將前項未曾襲職私自冠帶土官通行查勘不咎已
往之罪分豁某人該襲把事某人該襲冠帶舍人無
力納米某人因爲某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各具不
扶保結繳報定名會奏另作施行　一選練官軍四
川松潘茂州威州一帶衛所及東南二路關堡能知
地利險夷賊情虛實武藝精熟官軍止合分爲二等
頭等專事攻戰次等專備防守務令兵將相識不許
私自替代敢有故違即于戶口年貌籍貫冊內查驗
是實治以重罪勿事姑息其鎮守巡撫副參等官往

來提督仙操躬親比較明示賞罰等事悉照所擬施行一鎮守往來孫仁要將副總兵堯或參將傳泰務要照舊互相往來巡視駐劄傳泰一巡直至松城堯咸一巡直至茂州若有不遵聽鎮守巡按官參究則官軍知畏邊備修舉況各官住來隨從幷各關堡官軍動以千數百計若將為惡寨賊掩其不備出其不意相機設策以攻勦之一節悉如所擬行但副參分守地界內關堡墩臺橋梁道路等項照舊各自督令所部修理不致紊亂分守成命抑且得以顧藉所守職業其餘往來耀武揚威設策馭夷等事不許互分彼此務須一體責成庶幾往來不為虛應故事

一提督巡視孫仁所言松潘南路歸化鎮平疊溪長寧東路三舍關堡尤為總要此先各設提督都指揮一員各帶官軍三百員名在彼駐劄各照地方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彼追捕截殺及護送糧運其法甚良近年以來不知添設之由各帶家小經年累月止在各該關堡或私役賣放不過行文虛應故事視賊縱橫若無干涉但每一員常年巡視不帶家小人馬若堪要行鎮守巡撫官公同差委堪任提督部將揮千百戶每處二員共十員分為兩班一年一換各照原定地方提督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便親率巡守備官員相機追捕截殺不許仍前將帶

家小關堡住坐一節悉如所擬選委都指揮指揮十員分為兩班各帶官軍往來巡視一年一換若聽委間有指揮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所部指揮敢有輕忽怠事者即為依法治之不必選委千戶致難壓服人心　一密行間諜孫仁所言各番巢寨悉在高崖深箐地險人強若欲攻之無如行間若多擇能說番語諳曉番情乖覺之人以為通事或令其往彼調寨或覘其來我關堡醉之以酒飽之以食賂之以金銀布帛以投其好以誘其心向此寨則曰某寨番牌欲某官軍來將汝殺向彼寨則曰某寨番牌欲某官軍來將汝打俾之自相猜疑互生讐隙然後欲攻此則

謀之彼欲攻彼則謀之此或以其人為鄉導或用其寨為老營或募彼壯健充我先鋒果或成功賞各勿吝要行鎮守巡撫轉行總兵參將等官務要慎擇行間之人密施攻剿之策及命四川布政司量支官錢送赴各邊收貯聽用一節但攻夷行間之術止可用於一人行於一時前項所擬俱聽相機隨宜而行若先機洩漏對眾宣揚為兵家所忌矣

南贛捷音疏

王瓊

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奏稱調取官軍兵快人等約會剋期夾攻把截勦殺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幷行巡按御史

僑各查照外續據守把金坑等處地方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卽今各奉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會同紀功御史屠僑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那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冦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庶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那珣率兵千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斅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任文定

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庶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譟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虐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昊馮廷瑞率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臨巢破仙鶯頭巢破狗脚嶺巢破

巷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山蕭青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抗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摇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郟文破獅子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鼈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敷破上西峯巢

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會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幷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倒樹設穽埋簽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刋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谷兵巳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巳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早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幷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各得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進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日期以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寫井巢知府季敷守備指揮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坑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第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崔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亦共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敷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郟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幷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巡撫都御史王陽明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聳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嶂參天深林絕

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飽凶歲往者
亦常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
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籠葫蘆洞茶坑
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鑿黃緣絕壁而上賊
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
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
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
皆已奔入其中固難合勢爲首必力善戰者其勢險
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
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强弩
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

揚威聲先使人論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及或有不
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
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幷縱所獲補
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
使人於鎖匙籠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
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
疑不服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籠促
使出降而使知府那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
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
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昌雨
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籠聚議聞各兵已入

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
隔水爲障以拒知府那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
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戩右縣懸崖而下遶賊傍擊
賊不能支且戰且郤反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
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
亦從鎖匙籠並登各舉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
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擊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
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
那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
西山界巢破鎖匙籠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
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葫蘆

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木坑巢縣丞舒富
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幷俘獲賊屬男婦
孳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破結陣分
遁者尚多是日湖廣土兵亦至臣使知府那珣屯葫
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
指揮鄒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磉頭縣丞舒富屯
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
巡行磉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繼以糧餉又使知府
季敷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
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
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自帥

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那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源陂巢破果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祧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深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以數計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斷其往來之路方爾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

英呈稱廣東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徃鷄湖新地穩下朱崔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斅分兵趨朱崔坑巢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郤文知府那珣趨上新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峰寨苦竹坑寨長河霸寨黎坑寨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郤文知府那珣擊賊於上新地寨知府伍文定又進擊於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斅擊賊於朱崔坑寨猶坑寨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已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擒過斬首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山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賊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賊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外恭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山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

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於此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賢能於昔人是皆仰仗　朝廷威德遠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知志奉　成筭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奉令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兎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豈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惟幄之中而決勝於千里之外俞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爲　朝

廷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餘之憂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行事指揮使郯文知府邢珣季數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寺官指揮謝杲馮廷瑞姚重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終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鸞宋璐陸璽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死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録以勵將來伏願　皇上丕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盜賊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等因具

奏奉　聖旨這賊首藍天鳳謝志山等盤據千百餘里荼毒三省地方基禍稔惡已非一日今王守仁等親臨巢穴運籌調度卒不滿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而醜類悉已勦平功可嘉尚差來人陞一級賞紵絲衣服一套新鈔一千貫王守仁先寫勅奬勵有功官員人等該陞賞的兵部都查擬了來說欽此臣等議得前賊

史孫燧同心協謀區畫兵餉巡按御史屢擒斬累歲通誅本部因見巡撫都御史屠僑紀功文冊到日即行議擬奏請陞賞中間先參有罪　既有功亦論功罪多寡應否准贖緣由具奏定奪但賞罰出自　朝廷臣等俱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

貴州捷音疏

王瓊

該巡撫貴州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文盛題議照苗民逆命自古爲然而恃險肆惡於今
獨甚猖亂於阿傍阿階之舛酋蠢動於車桅門樓之
諸寨動稱六十年氣數皆然輒以韋同烈故事籍口
呼吸之間曦烽屯奔跳之際鴟張豕突自清平興
隆以及偏欲攻阻上京之路由平越新添以
及龍貢諸鎮欲據爲巳有之區軍屯財蓄燒劫無遺
衛堡城池攻圍不次哨聚香爐巢穴敵殺應捕官軍
若居民若行旅殘傷無算若村市若鎮店搶掠一空
稱呼自爲苗王出入偕乘轎馬惡熠重熾於遠邇兇
聲聯絡於蠻夷請兵討罪湖廣交章得　旨會師撫
征並舉蓋叛逆久鋤於宵頑顧招安適資乎玩侮大

兵壓境猶戕殺軍職方面嚴罪滔天寔自絕生成覆
育神人共憤征勦何疑于是預分玉石明示恩威大
會三省之兵共圖萬全之計舍羽翼之羣寨先根據
之香爐四面圍繞五哨夾攻官軍土軍輪番攻擊軍
器火器錯雜交施厚賞激之於前嚴罰懾之於後是
以官兵各輸謀勇共圖成功或造樓接戰或架梯攀
登我攻之無間於晝夜彼禦之莫救乎東西覘其無
備之處密爲堵取之謀一登而戮其梟渠鋭鋒已挫
再登而斬其首惡巢穴燼盡種類盡於三登根株不
遺一縷軍聲震地煙焰燭天數十尋巉嵲之山一朝
失險千百年逋逃之寇一旦誅夷香爐權裂寨寨

供軍無缺乏之患貴州參政胡濂之勞可錄給軍飽於經過之時防拯擾於必由之處湖廣參政張天相僉事汪玉之長可數貴州布政司見任布政使趙文奎陞任布政使陳雅綜理錢糧區畫惟謹都按二司見任按察使林長吉都指揮王麟緣事都指揮潘勳協贊戎務幹理亦勤至如將材宣慰與凡領征百執事漢土官目或參謀逐殺或督責駿奔亦皆宣力効勞而不敢有怠焉者也臣等又恐大兵既掣漏殄殘賊及新撫夷寨或至乘虛反側議留本省并輪戍官軍行委參將等官統領於各該衛堡住劄防守會同兵備守巡官將殘破城池關隘逐漸修理以爲長久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　三十一　沃州因

之圖遇有殘賊出沒相機追捕以靖地方初附夷民資助安插使得生理候至明年三四月間苗夷既歸地方無事將前留官軍發回該衛所着伍差操其四川管下天漂天堈等處黑苗雖經招撫退回巢穴但性類犬羊叛服不常乞　勑該部轉行彼處巡撫巡按督行該道守巡官嚴督播州宣慰楊斌責令該管舍目不時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占貽患地方除官軍人等獲到功次該巡按紀功御史查照造冊及將儲王首惡阿祿等會審明白各另具奏軍中用過錢糧等項行布政司造冊徑繳該部查照已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班師外緣係隸音事理具本專差將材指揮佘大綸奏奉　聖旨是這苗賊恃險聚衆攻圍城池敵殺官軍阻塞道路累次不服招撫鄒文盛等乃能督率將士揚平巢穴出師未久即能成功良可嘉尚寫勑獎勵差來人陞一級賞紵絲衣服一套新鈔一千貫各該有功等項官員人等該陞賞的兵部還看了來說欽此　臣等議得正德十一年先任巡撫貴州都御史曹祥等因未經奏請　上命授以成筭輒調土兵勦賊以致掣肘誤事後該本部前項查議節次具奏荷蒙　聖明洞見用兵機宜屢降　勑旨指示方略各官方知警策遵守致此克捷臣等不過奉行文書修舉職業豈敢言功切照巡撫貴州太監李鎮協心議處動勞顯著總兵官李鎮守貴州太監李鎮協心議處動勞顯著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統領官軍躬親督戰尤爲有功巡按御史周文光糾察奸弊紀驗功次秉公持正事無沮撓功亦可錄合無先將李鎮鄒文盛李昂李瑾周文光照依各年平定賊寇陞錄事例或量陞職級或加增祿米或祿廕子姪以酬其功再照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督調兵糧依期征進亦與有勞合無亦加賞賚以酬其勞仰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俱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其餘有功官軍人等衆將洛忠等幷土官彭九霄彭明輔等及陣亡之人本部查照紀功

文冊另行議擬具奏陞賞中間先參有罪人員今次有功亦論功罪多寡應否准贖緣由奏　請定奪再照各官奏稱四川管下天漂天壩等處黑苗雖經招撫退回巢穴似性類犬羊叛服不常乞行四川鎮巡官嚴督播州宣慰楊斌不時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犯一節合無本部馬上齎文交與四川鎮巡官計議作何方略督委宣慰楊斌管束黑苗不得侵犯貴州境內應施行者就便從宜施行仍星馳回奏定奪若別有應爲議處事宜亦須作急陳奏不許徒爲文具因循坐視以後黑苗侵犯貴州其四川鎮巡官責必難辭

平江西洞賊疏

王守仁

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廣之桂陽在贛州之浰頭峯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於湖廣者賊衆而勢散恃險以負固連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以相援臣等遵奉　勅諭及查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援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

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來招亦非一次待金巢等到官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罪雖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功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知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非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通知其謀陽許之及臣因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逸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衆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彼賊害者皆詣軍門計旬日之間至者十萬問所以攻巢之策皆以此賊狡計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謀不能測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嬗前此兩軍交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不能大勝後雖敗遁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愈熾官府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往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借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時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逊劉祖眉溫仲秀等皆

濟臣以為兵無常勢在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為密書方畧使數十人各歸部集候我兵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兵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為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官兵當悉力自防盧珂鄭志高陳英各賊伐開路道回兵自剿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實有為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為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　二十三　洪才

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之臣兵回三人各來告變謂沁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招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與我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謀及三人首時陽怒其造不根之言乘機誣陷池仲容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遂收縛三人將斬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入首大驚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其伏幷拘其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其意且使珂等遣人歸集其衆候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購其所親陰說之使自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享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又皆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亦宜暫樂遂散兵使各歸農池仲安亦領衆歸服其兄且云盧珂等雖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掩殺不虞賊衆皆喜遂弛備臣使指揮余恩齎喻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安輯勞來爾等何可不親往謝光珂等日夜哀訴乞官府試拘爾若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之官府必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復從力

贊仲容然之乃謂衆曰若要仲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探知仲容就道密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珂等兵然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為名各賊果遮迎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送出境俊至龍川始發牌集珂等兵遽賊遂不復為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官兵已散街市多張燈設戲為樂信以為不復用兵密往覘珂等又果械繫大喜遣人歸報其屬乃曰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珂等使歸發兵而令所屬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

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屬兵已集臣乃設犒於廷先犒
甲士引仲容入幷其黨悉擒之出珂等首狀訊鞫實
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
是知府陳祥兵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烏虎鎮
入千戶毛余恩兵從平地水高沙堡入推官
危壽知府那珣守備指揮郟文知府李敦皆以各路
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洞大
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洞先是賊徒兵
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
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
于嶺我兵聚為三衝指揮余恩與賊遇大戰良久賊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　三
敗王受等奮追里許賊兵四散奮擊王受推官危壽
所領義官葉芳鼓噪而前後千戶孟俊從傍繞衝賊
伏於是賊乃大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將大巢
攻破奮勇齊進陳祥兵逐破熱水巢五花章巢姚璽
兵逐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郟珣兵逐破芳
竹湖白沙巢郟文兵逐破曲潭巢赤磨巢李敦兵逐
破石坑巢三祝巢是日擒斬首從賊級俘獲男婦牛
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
復奔聚未破巢穴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
急擊初十日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
金龍霸王印信旗袍那珣兵破黃田坳巢姚璽兵破
岑岡巢余恩兵破唐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孟俊兵
破大門山巢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那珣兵破
中村巢郟文兵破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季敦兵
破新田逕巢古地巢余恩兵破空背巢舒富兵破旗
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
藍州巢十六日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人各擒賊
首從首級幷俘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
敗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運大山扼險自
固臣看得九運山勢極高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
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山諸處賊巢以百數賊
若奔往其間必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因得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　四
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
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
衣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
過賊以為敗散之黨皆從相招呼我兵亦佯與應賊
疑不敢擊遂得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
勢衝敵我兵已據險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
預令四　伏　哨二十五日陳祥兵於平沙余恩兵於平坑水
珣兵於烏虎鎮危壽兵於中村季敦兵於北山又戰於風
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於下坪黃田
坳該處各哨官兵復尋踪會追二月初二日陳祥兵

戰於平和初五日戰於上平下平初八日危壽余思兵於黃坳十二日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那珣季敬兵復與賊戰二十三日舒富兵復與賊戰二十六日郝文兵復與賊戰三面連日擒斬首級三月初三日據嚮導人等四路以為惡賊已擒斬張仲金等二百餘徒俱誠心投招臣遣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然臣量加責治遣官安撫訖緣係捷音具本題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宸濠張燄臣以百數疲弱

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綰知府鍾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

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使伍文定等進攻廣閏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殿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搥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會各兵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殿敗潰之卒皆奔告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櫼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復於本月二十二日據諜報及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壍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明官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軍民震駭乞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攻南康九江以禦臣兵

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
太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
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
後督兵隨來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破圍宜
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
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皆充積我兵若
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得自守必不能
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絶我糧道而九江南昌之賊
合勢橈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我今師驟
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慴因而幷力急攻其勢必
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

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
報東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
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
威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
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幷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
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隣之援然後徐圖
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特
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
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為
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

文定等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後那珣引兵繞出賊
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
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
鼓譟乘風而前逼黃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
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那珣之兵從
傍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
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
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
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遁散寧王
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
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
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

不能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珹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幷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那瑚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

王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問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兵遂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潰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堂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司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郗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

器仗財物與浮尸積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圍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竊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執之謀以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

其冤抑無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罔敢違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

集兵以待時非知謀忠憤不足其氣焰使然也 [illegible]
豹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
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
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
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
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改臣
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凛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
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勑臣
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
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

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
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
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孌奚之多獲而
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
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軌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
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
至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嶼林
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
協謀併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
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
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
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綰
知府劉昭等伏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
衝以上各官功收征勦甚為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
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狥國
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旌
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儒怯仍　詔示天
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
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難
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
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
則天下幸甚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王守仁

據湖廣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汪溱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副使翁素等會稟廣西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鷹宏卞琚張普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軍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本職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齊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目彭明弼彭

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項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效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皐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幷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偏搜山峒無遺衆請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有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就於本月二十一日寅夜仍前分有各哨官兵遵照方略永順無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古陶雞鳥江口毋竹坪登岸進勦白竹

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碓石壁大隘等巢生擒斬獲

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碓石壁大隘等巢生擒斬獲男婦及奪回虜人口

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逃
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
徒黨沿途設伏堵截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
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尤惡
尤甚各該官兵奮勇交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
及次從賊徒首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
畜器械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
寨摘調指揮王昆民輔幷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
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
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一百七十二名
顆俘獲牛畜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
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

兵自下而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為所
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
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
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
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一百四十
六名顆俘獲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
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
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
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帯貴等目兵及官軍鄉
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入寨於思
恩縣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赴集先

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
院密授方畧乘夜銜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河
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進入賊方
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
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
千餘徒各執長鎗毒弩乎勢呼擁来拒極其猛悍我
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
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
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
獲男婦畜産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
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
兵自下而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為所
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
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
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
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一百四十
六名顆俘獲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
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
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
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帯貴等目兵及官軍鄉
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入寨於思
恩縣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赴集先
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
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署將沈希
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
人等於高徑洛春大藩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

獲首從賊徒首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
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
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九
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
等目亦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九
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
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
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後
攻破黃田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三百六十二名
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
首從賊徒首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

揮康壽等千戶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總茅等處把隘
搜截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
潰然猶或敗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
各涕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
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方水江各賊
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
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鬬適過颶風大作各船盡
覆浮泊登岸得不死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

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
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厓谷之間顛墮而死
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枕
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
賊皆倉卒奔逃不曾齎有禾米大雨之中饑餓經旬
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燻又且半月有餘故
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器以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
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設
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
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制其時暑毒日甚山溪
水漲皆惡派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
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切照
本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
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徭賊上連八寨

下通仙人等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
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令各職
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論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
停罕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
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
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
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皆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
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
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
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與宥

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
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
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
各官既有地方之責在無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
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
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
東會事江濂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
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
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
本院鈞牌仰候牛賜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
就使父兄先已聞風逃遯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勦穴

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賊遂能悔罪效順亦宜姑與
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
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
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林諸處各分鄉導
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己見
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
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
辭責又經遵照方畧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曰
如遇參將張經舊任總兵張祐等各官解到生擒斬
首從賊徒人首級幷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
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
齎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
峽各哨十一月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
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

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
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
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
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以散
回彼必以我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
掠是殆以比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閒閒知且聽其
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
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求
欲立功報效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
期仰右布政林富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
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

職遵奉已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
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
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
史石金案驗為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
如遇參將張經舊任總兵張祐等各官解到擒斬賊
人首級幷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
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
齎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
峽各哨十一月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
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

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七名口兩
處共擒斬獲二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
五名口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
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
巢盤桓三百餘里彼此猾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
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
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
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兵亂後復合兵攻勦
無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
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
毒蓋其狃父以來狠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

年以來各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
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猛惡
利鋒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
初鞏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
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
土官岑英素能懾服諸徑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
穴斬獲二百餘級已而敗勢大潰力不能支當遂退
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
無虛月民遭荼毒寃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
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罹

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授臣
湖廣之田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恐田之新附而
善用其報效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
不知有興兵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
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年
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
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歡騰皆以數十年來
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
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謹遵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
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
督兵勦賊顛頓厓谷什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
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

目盧蘇一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效死之報自備
資糧爭先首敵遂搗自昔不到之巢破自來難敵之
寇蓋有什攻險寨墮岸而碎首者猶曰我死其心民間傳
有什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不憾亦
誦以為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為地方之患今
既招撫乃復為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
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
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稱其職有
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
之狀往年大征各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為利害勞逸
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臣照得先該各官呈

稱前項各寨各賊稽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荼
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
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
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
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
臣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甚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
難以力攻欲俟再請　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
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
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
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昊亦相繼到任又經

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
賜總兵李曼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
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
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
自来征勦所不能克惡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
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
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
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
發猶且不計體面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
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
僉事汪溱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

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
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
興人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
之所能為竭其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
將用命軍士效力以克攻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
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瘵困苦之餘僅
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再照宣
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
陷陣事敗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
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来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

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
義奮發略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
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
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
陷陣惟恐功効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
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
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
發猶且不計體面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
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
僉事汪溱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
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佩廣西都指揮高松及各

督陣都押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繒彭
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
皆勤縣丞林應襲主簿季本幷防截搜捕調度給賞
等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鑾史立誠舒栢
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喻召知縣劉喬縣
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
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
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荐熏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
嶇之地固皆同收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
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
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

彭明輔等特加陞奬官男彭宗舜彭藎臣免其赴京
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上曰盧蘇王受等亦曲
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賜之冠帶以勵其報効
之忘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益之心賞當其
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陳謬蒙不世之
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又且諭以
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
死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
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煩難已具
本告回養病乞賜　俯允俾得復全餘生尚有圖報
之日臣不勝願望之至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照得思田兩府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
令皆復業安居化為寧靜無事之地自此可以永無
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八寨及斷藤
峽之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目觀
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奉　上命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為之解
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

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攻
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
今不為則數年之間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
有十年之患矣何以言之八寨之賊實為柳慶諸賊
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龍蛤三都嶺北三四等處賊
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倒等處賊峒
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官等處賊峒以
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

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
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
相和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
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
餘四出探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則奔
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謀而合故名雖

各實則一寨比八寨之賊所以勢重力大而數年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力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終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欲於其地創造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衛於遐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年而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目逺來徙無片土尺田之籍但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城之內皆軍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逺村寨每過糧差得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為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觀迁江八所皆扼制八寨後門指揮千百戶等職舊率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之賊勢盛不敢復支遂與交通結契反為之居停扯引以分其劫掠之所得其為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以賊為重不可根基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縛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逺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與該衛官軍分功効力助築城垣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城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為孤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已立則各賊之脈絡咽喉斷絶自將沮喪震慴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取几上之肉下筋無復碍者此真破車之輪而諸輻自解伐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而服化矣臣又看得思思舊治原在寨城山內上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滩始移出橋利憑巖依險壘石為城四面皆斬絶山壁辟治亦在磴磎之上芒利鎗砲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劒戟之中自滩滑彼誅繼是十餘年叛者數起

曾不然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為風氣所使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必然者況其地瘴霧氛塞薄午時開中土之人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得有可守之地近因督勦入寨復往来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本地方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起伏蜿蜒敷為平原環抱洄蓄兩水夾流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而出

各賊、聞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之唇齒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緣茅緣修等村寨舊所亡失田地皆將歸復則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二縣亦皆徙寄虛名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然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為幷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其在事勢為便而於體統尤宜　查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宜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宜州自有

十五　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為遽損也上林之屬宜州與屬思恩均之為一屬矣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親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況立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又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

等　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所

隔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宿奸老蠹與之包當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追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方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爾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相度得村名那乂者寬平深厚江水瀠迴環匝傍有一江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分割宣化縣思龍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則不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

據要害而消沮盜賊矣且其間小民朴居如那加馬均三頗加排之類未可悉數皆又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則此等村寨諸夷自得而安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跡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且江左一帶自荅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封土寨稍有停疑易成阻隔今

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

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固得以資流通厚生利用一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抑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勢所當為者也又照得斷藤峽諸賊討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臣以各賊既滅縱有一三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分投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鹽因而為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之故使向化者益勸

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能復合縱一二亦將屈而效順矣乃今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網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心已懷驚疑矣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事之所當行者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也蓋在斷藤峽諸處則既切近潯州不必更有所設至於要害險阻則惟五屯北當峰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最為切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禦遠通而舊已有千戶所統攝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逃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亂賊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分亂人無所遁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

度可以容三千之衆而設守備於其內取五百之衆分調守其於他處之兵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塗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數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至於參將兵備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按行其村寨或督勸其農耕或召其兇梗而曲示勸懲或進其良善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

無時隨意取調附近土目官兵或百人或二八

十一以協和哨守為名兩月一更而絡繹往來於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然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時舉調精悍土目一二十名尋常哨守以次潛集城中蓄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也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搞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謀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城築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服正宣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王守仁

一　蠻夷流官土官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官因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亂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壍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couldn't決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

而駭擾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

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踐乾

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

惟土官之設而不思分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奔直竄而無維縶之機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壍之限猶牙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聯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壍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豫決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其勢必行乎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

墾田州思恩之境接行其村落而經理其疆
因以土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與夫父老子弟
以王厥役下賤之徒則皆以為善然後知其可以久
行而無弊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是故特設流官
知府所以制土官之勢也今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
方新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患但
下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其志日廣亦將漸有
縱肆幷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
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
之入亦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
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

之禮數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
不嚴下土之法禁而申其抑鬱不平之鳴使之知
有所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燕謁之末而宣
其壅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
警戒於温恤之中消偪強於涯濡之內使之日馴月
習不自知其為良善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
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
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
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共
寧今猶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守應設衙門地
假三品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庶官

白須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
承襲十餘如岑永通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曾著征
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動縱罪雖可戮而
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
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貢
又遣人齎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遁未
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
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
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
臣等又訪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
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府城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

割其八甲授以署州事吏目待三五年後地方寧靖
效有勞追褒其先世之忠俯順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
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
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
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
才卒能制御邊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
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以保障地方若仍以
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
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
之區庶為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
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蓋是官知州之立其勢併力
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
事則
皇上之憲猶故也況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
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

官知府耶流官知府雖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
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
等議以舊屬八甲割與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
三甲或二甲立以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
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中為衆所信服者為之而
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之以署巡檢司事土目
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靜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
之後而地方寧靜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
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
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
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

傳至子孫則人人皆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于奪攻不經由於知州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以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撿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參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辨納兵糧與聯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一　二十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切議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佯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也出於招撫之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本毒而不敗盖亦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稠戴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梟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勤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為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敗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盖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本毒而不敗盖亦此也何故而求兵力之不足乎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故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

而不賞後時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為將亦有所成況臣等庸儒乎議者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萬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無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張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棣南贛之兵精者得二千有餘部操演畧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不行以至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而往涖之縱善其後已無救于所失矣

論新建伯撫勦地方功次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　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即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為患實跡嘗竊切齒爰額而勦除之策應但係軍情緊急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等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劫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革心向化也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　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為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勦調三省兵若干萬俊及施行臣即刻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隨宜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托迴避思效其力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奮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寃憤之莫伸特勑兵部俯采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特假臣等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涖之縱善其後已無救于所失矣

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
殺死瘐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
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矣弔岩賊出圍肇慶
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
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
承　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
萬兩支米數百萬勦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
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而費斗糧只宣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来服其奉
揚　聖化以來遂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
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實能誕敷　天
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
也天下二省僕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
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者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
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
雖良民至者亦化為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
平斷藤峽賊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
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聳林府
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　請征之若八寨賊
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蓋謂山水兇惡
進兵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
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逆復有

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頊民犯罪
脫身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是八寨者實四
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而思恩叛弔岩賊出圍肇慶
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
寨諸寇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
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
數十年豹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　聖
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
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
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
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

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
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
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緑水
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為窟穴雖調兵數十萬
費銀數百萬未易平復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
次無勦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
也故雖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

未及區畫其地為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為巢穴此已
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
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為功今守仁
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
日固不能為變通賊来歸不日且化為良民矣誅惡
綏良得為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
奉　命撫勦田州思恩也乃不勦田州則亦已矣遂
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
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絶吳楚通道遂破吳楚而平七
國安漢上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
也傳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三　未西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
是故周　天知制吳楚在絶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
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為功若腐
儒則以為罪　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
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
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
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　旨乎或者
又口建置城邑大事也區畫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
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内自治
千里之外付之侯伯百世不如畫慮與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已
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
為逸也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
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
其成功若功効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
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于
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
乘此時機建置戈　已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
之城皆可恢焉　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
旨乃興版築則賊漸来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
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
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一　三十四　未西
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
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是建置城
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户部而後
才以為功
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
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
反江西兩司倪首發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
源誓心効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
功以為已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
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
以去昔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
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

不學二謗至今未雪可謂默啞之寃矣夫國家論功有二曰馬有開國効功之臣馬有定亂拯危之臣馬開國之臣成則庆也敗則庆也敗則虜也雖勿崇馬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臣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illegible]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illegible]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厲忠之臣若讀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

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illegible]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

人視此群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為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之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泊城堡不得修築通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可勝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　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通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　聖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為地方大慮而不得已也

議江西軍功疏　唐龍

流竄瘴裔又方赦還始獲録用乃者南贛之鎮黎谷兇民聚黨為盜閩廣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備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浰頭諸山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教明約遂為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叢得奉命陛賞言者又謂不當來京致有所費切觀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一食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蔽賢嫉功之所為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遂不起用顧猶造言排論鐵券未及禄米未須國事無與跡比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且廢黜殆盡彼時領兵知府惟

伍文定得陛副都御史得簽一千戶邢珣徐璉得陛布政亦有何過即令閒住戴德孺雖陛布政即死于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進賢雖人希意誣黜為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劾用哉今侍郎張聰桂萼皆薦之曾蒙簡用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之　廟堂可以替棄謀議輕移人心大濟天下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宜議録戴德孺量與廕襲此實　陛下奉天所以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　以為使人官

忠効

殲盜

撫綏猺獞疏

于謙

臣到廣東訪得彼處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久已安妥後因黃蕭養之徒作耗所在有司失於處置惟務偷安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籍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及至戰艦抵岸蠻賊寇城又各畏縮退避略無禦寇之方相顧倉皇莫致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堡為墟或劫掠其資財或繫累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既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馭之將非人既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欲可知苟或於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固可保其久安無虞若一有所擾而不遂其所欲則其反側之心難以其終始不出有變　朝廷久遠之計蓋彼雖異類情重諭以善惡禍福之由使之轉相告戒而蠻夷之徒莫不感恩思福田邦之黨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尚有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豫　聖慮命臣等前去招撫猺老獞老會合土官土兵申以　朝廷恩威之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疾患不能聊生上賴　陛下神謀廟筭其首俱已殄滅難遂至攻劫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讐或掠取小

書畫題跋
索文清

動作況無若令而稟性強梁者動之則易不之動之則難遂至攻劫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讐或掠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疾患不能聊生上賴　陛下神謀廟筭其首俱已殄滅尚有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豫　聖慮命臣等前去招撫猺老獞老會合土官土兵申以　朝廷恩威之重諭以善惡禍福之由使之轉相告戒而蠻夷之徒莫不感恩思福田邦之黨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其終始不出有變　朝廷久遠之計蓋彼雖異類情欲可知苟或於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固可保其久安無虞若一有所擾而不遂其所欲則其反側之心難以

書畫題跋
索文清

遥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伏望　皇上體　天地赦舊圖新乘此邊務稍靖之時務為久遠常行之計凡厥猺獞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服者必申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明大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德又畏其威則惕然不顧悖然不遜之氣不攻而自消矣

陳言處置地方緊急賊情疏

楊一清

竊見近日山東河南直隸真定保定鳳陽徐州等處地方各有盜賊竊發小則百十餘人多則千人以上劫掠村市殺害人民燒毀房屋姦污婦女吏民震

行旅阻塞甚又攻燒我州縣敵殺我官軍刼奪倉庫錢糧脫放牢獄囚犯入城住宿動經旬月傳發報帖肆行無忌山東樂安高密蒲臺等縣濱州等州居民盡行走避城郭為之一空切近　京畿地方亦復不時竊掠鄉村鎮市處處皆有事勢至此亦云急矣各該官司往往隱匿不報縱有報者十無一二上下因循習為蒙蔽寇賊所至未聞督兵追截發軍應援不過閉門自守或將城門用土填合以防突入或備酒食下程出城迎饋以圖幸免致令人心愈加驚疑賊志愈加恣肆地方愈加受害中外臣工各懷憂懼竊恐　皇上深居九重無由盡知古云盜賊起於貧窮

蓋人情莫不樂生而惡死彼有生之樂豈肯甘心就死惟上之人失所以撫之之道使民無以為生舉手動足無非殺身之地不得已而死中求生以延旦夕此盜賊之所由興也久而不治則成大亂矣漢宣帝時渤海盜起選能治者而得龔遂不求勝之而求所以安之於是開倉廩假民慰安牧養勸課農桑盜賊遂息賣劒買牛賣刀買犢史冊以為美談頃自逆賊劉瑾專政以來上下交征誅求無已所以勞民力苦民心費民財戕民命者無所不至窮而為盜固其所也今大姦伏誅忠良在位一切弊政盡行釐革但病根深痼流毒未除良藥雖投元氣難復故奸宄之徒

無有遠圖然日久不行撲滅萬一奸黠之徒附合其間蔓我無能恃彼得利呼召鳩集其數益增致生非分之望不無上煩　聖慮比者漢中等處流賊藍五等作耗　特命尚書洪鐘總制各路軍馬征剿後因四川江津播州等處奏報賊情又添設巡視都御史高崇熙與巡撫都御史林俊分方整理及發太倉官銀二十萬兩動支彼處官庫銀亦不減二三十萬兩近日江西盜賊有警既更易巡撫又添設總制都御史陳金徵調兩廣土兵協同攻剿皆出兵部建白　聖明采納而行彼處人心有所倚賴乃今根本重地客邇　京師賊勢猖獗如此若徒循常襲故從事於

之不撫玩時惕日養成大患況民遭荼毒而不及拯之將謂　朝廷無意於彼恐萌從亂之心以資奸人之用善後之計不知何出此臣所以夙夜疚心而不敢自安者也顧惟職非軍旅不敢出位而言然備員大臣事關休戚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一裕民乃可止盜合無該部查曾經盜賊殘害地方正德五年以前起存錢糧物料實在小民名下拖欠者量為減免以寬民力被賊殺傷人口燒毀房屋之家量為賑濟存恤毋令失所此直隸附近州縣有　皇莊及功臣田土去處管莊人員生事害人多收租米及爭奪軍民田地往復奏勘丈量裹河一帶進　貢進解

馬快船隻夾帶私貨興販私鹽多索人夫折乾銀兩及鎮守分守備管倉等項官員奏帶參隨頭目家人伴當挾勢詐財騷擾地方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足以召軍民之怨為盜賊之驅宜從該部申明舊例奏　請乞將特降　綸音明示禁約責令巡撫巡按管河等官嚴加訪察但有犯者依法按問指實具奏不許姑息撫按三司官仍約束州縣衛所官吏禁戢貪殘一錢不許擅科一夫不許妄役一應軍民疾苦不便事情應查革者即便查革事體重大者作急具奏定奪務使人沾實惠如此則民有聊生之樂各思安其田里盜賊不能驅之從矣　一兵部奏發京營

官軍一千員名選差坐營將官李謹統領剿賊又差御史吳堂監軍紀功京營精兵李謹良將固堪付託但地方廣闊盜賊滋蔓東突西馳此出彼沒以我一枝之兵當彼各路之賊坐制一方則顧理不周隨處追截則人馬易敝彼逸我勞難保全勝似宜添差官軍分路夾攻互相應援然客兵有限先須督責彼處分守守備軍衛有司官員嚴謹封疆鎮守要害整搠官兵相機策應又須多差垂覺人役遠為哨探一遇有賊分投馳報各處會兵追剿但坐營官名位職銜與鎮巡三司體面文移未審有無罣礙況事干山東河南直隸府衛萬一各圖利便不肯同心協力不無

悞事似宜比照江西川陝事例暫設文職大臣一員提督軍務大將一員暫充總兵名目各會同調度主客官軍人馬節制鎮巡三司賊情寧息取回如此聲勢揚而武威振盜賊聞風自然知懼真保定達官達舍委的可用但須得曾經管理廉公有威知兵練事人心素服將官一員統之易於責効且裹八府地方見有盜賊此等兵馬恐不須遠調山東河南宜專留北直隸一帶殺賊以保固近畿繫屬人心為便但要重賞以鼓其氣嚴令以懾其心前項事情臣不過舉大槩仍聽兵部參詳可否議擬上　請施行　一臣觀兵部近日議行捕盜賞罰事宜斟酌新舊條格亦

既詳盡合中但所擬賞格似專為官軍及應捕之人不曾該載夫官軍籍名而食其數也有限其出也有時其會也有地所謂機兵民快又多閭閻之厮養村野之編氓官司苟取充數又未嘗素教而預練之以之禦敵宜其潰敗不支也且今山東河南北直隸即古燕趙齊魏汴宋之地其風氣剛勁其人性慓銳自古有國者得之足以建功失之易與為亂故唐正仙芝黃巢初起曹濮魏博不過劫掠之徒數月之間衆至數萬遂橫行於天下　天朝鼠狗群盜宜無足慮而防微杜漸不得不預為之憂宜及其未盛而招集羈縻之不然彼習聞我官吏之虛科差之繁而又覩

見群盜之得厚利我軍之無能為恐將靡然從之矣昔宋蘇軾之論強盜欲令各州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即録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欵誘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奸雄哨聚亦自無徒秦觀之言曰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村鼠輩雖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牙齒之間矣臣謂二臣之論皆可

之于今合無令各該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招諭境內軍民舍餘寄住人等但有膂力過人膽氣出衆騎射之外習學拳棒鎗刀撾箠鞭簡但有一藝在身一長可取及雖無技能而乖覺伶俐善窺探事情能出入賊群不怕生死者俱各報名在官審實仍令親屬里老隣佑保管無妻子者量為安揷養贍免其本身差徭擇其尤者立為總甲不拘名數編成小隊伍官給器械令其尋襲追賊殺寇其有頗通書史粗知術數縱橫詭秘機略變幻之人即便致之幕下待以殊禮使之察向背觀事變隨宜委用勿令遺逸在野若仕宦子弟及經過客商人等情願自備鞍馬出力拏賊

報効者皆須聽明立賞格不拘何項人役但能擒獲斬獲真正賊盜名顆者隨即賞銀三十兩二名以上遞加有能將有名賊首擒斬者賞銀五十兩若數人併力擒斬亦於賞銀數內別其首從分給其為首運謀及獲功數多者照例論功或陞授世襲軍職填註管軍事或給與散官冠帶榮身若舉人監生省祭官生員吏典等項能督率家人子弟親戚人等擒斬賊犯不願從軍功例陞職舉人監生省祭官起送吏部就行選用生員准令入監吏典免其辦事當該就與冠帶省祭手下之人仍照例陞賞俱至賊情寧息之日停止先年曾犯竊盜掏摸喇唬賭博等項人等原

報効者亦各不究既往一體收錄有功照例給賞如此既以成我訓賊之功又以塞彼從賊之志而賊知我收納一方之人其勢自孤其氣自沮弭兵頃刻誠不足慮矣仍先告諭此係暫時招集應用賊情寧息之日隨即遣散務農生理更不拘留以為常役庶幾人心樂從

一盜賊本皆良民近年多因官吏貪殘科差繁急加之年歲薄收俯仰無賴激而為盜但知苟得衣食不覺陷於死地又有一等年少性悍之徒被人誘引一入賊羣難再脫離後雖有身家血屬之顧無可柰何其父母妻子伯叔兄弟非不憐惜招之則不可回首之有所不忍坐視其死因而破及其家

良可矜惻臣愚以為渠魁在所必殺餘黨可聽自新蓋渠魁不殺則長奸民喜亂之謀餘黨不寬則堅小人從賊之志昔實儼在周世宗時上疏請令盜賊自

首以其所告資産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賊不能聚矣此言頗切事理合無行令各該巡撫各轉行司府州縣多出給俗說告示隨處張帖諭以禍福利害除有名賊首不赦外其隨從之人許依律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花費過財物亦各不追責令的親家屬鄰佑里老領保生理極貧無田產妻室者斟酌安插毋令失所其父母

伯叔兄弟妻子連人奉捉赴官首告者與自首同有擒獲同伴賊徒一名賞銀三兩土謀之人擒送者賞銀五兩自結徒伴將賊

伴擒獲者當先運謀者照前給賞餘人酌量貧之所獲賊盜資財除官物及見在有主識認外餘並分給賞賊犯若有攀指訐訴分賦寄賦等項並不聽信彼既脫死之一開通生之路而又坐得非望之利夫人之情豈不知所趨避哉疑賊之心散賊之黨計無出此臣嘗以其法行之陝西榜出隨有捕同伴盜而至者賊黨即行原宥賞之未幾羣賊自相猜疑散逃出境此其明驗

一各處地方鄉村鎮市民居稠密團而聚之號而召之亦足支賊但官司不曾鼓舞約束心力不齊雖有智士勇夫不敢當先倡首恐得禍速而受害慘耳昔北魏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賊崇命村置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次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周寶儁上疏言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今宜依倣此法令各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掌印官將所屬鄉村鎮市各選委家道得過頗有行止幹力衆所信服者不拘里老義官或致仕官監生省祭等首一

二人立為領袖提督地方總小甲火夫人等晝夜巡
邏省諭排門住居人戶各有置辦弓矢刀銘鞭撾棍
棒之類令少壯子弟雇工人伎操演習學每村市口
路各設立木柵夜閉晝開高埠去處各搭蓋看家樓
一座上懸鑼鼓撲人看守但望有賊遠遠而来即便
敲鼓鳴鑼將木柵鎖閉本鎮本村少壯人丁各執器
械與總小甲火夫人等併力防禦一面差善走之人
飛報官兵機快前来接應若有擒獲殺獲
[redacted]司督發官兵機快前来接應若有擒獲殺獲
多者每附近三四處團為一處總委一人管理一處
有警各處互相救援庶幾古人守望相助之義規矩
既定省諭既明若臨時畏避不肯出力者輕則聽委
管之人量情責治重則送官司痛責枷號其管領之
人部下獲功至三名顆以上者照軍功陞一級每三
名顆通加陞授各與世襲係監生省祭官不願陞者
起送吏部即時選用係致仕官陞其子孫彼既思其
血屬護其家業得官司號召之又慕陞賞懼重法不
敢不盡死力如此雖未必能止遏大盜而所在皆兵
聲勢聯絡亦足以鼓吾民之氣壯賊黨之心　一重
賞之下必有勇夫兵部奏行賞功新例足以歌動人
心但各該司府州縣為因賊瑾刷刮帑藏空虛見在
收貯除解京供邊之外以備官軍折支俸糧等項尚

且不敷應別難措置若不急為之處誠恐賞格雖
具未免失信於人邇者荷蒙　聖恩許支太僕寺馬
價銀一萬兩但數少不多又專為京營差去官軍賞
功支用臣愚以為舉大事者不惜小費況今所在騷
動利害已迫豈可復循常格且盜賊皆一時烏合所
以能奔走其徒者正以得利則歸之衆人耳況人情
見利則趨以速為貴與賊對敵捨捐身命若待事畢
論功陞賞彼見進死速在目前而陞賞遲以歲月況
又未必可得誰肯輕棄身命合無動支太僕寺馬價
太倉銀庫銀各五萬兩送發各該巡撫山東河南各
三萬兩南直隸鳳陽北直隸保定等處各二萬兩專
備賞功項下支用但係獲功官軍應捕人役及雖非
應捕而能擒斬賊盜照依定擬則例即時給賞庶幾
得效速而人心悅志士勇夫聞風興起賊知我以重
賞勵人心亦必生懼前項銀兩巡撫專委二司官一
員督同軍衛有司委官各一員收掌支銷明立關防
文簿從實填寫事畢將賞過官軍人役姓名脚色并
給賞月日備造文冊　奏繳如賊情寧日支用不盡
仍差官解京交收　一訪得各處軍衛有司等官遇
有賊盜不肯率官軍民快擒捕追截其為計不過閉
門守城而已鄉村任其劫掠全不為意賊徒以此肆
無忌憚遂至城池亦不能保棄城在逃者比比有之

推原其故蓋因腹裏地方失機律例不能該載人心不知警懼且各處多有分守守備將官管轄又皆有布按二司官分守分巡一旦失陷城池劫掠鄉村了無干涉馬用彼相及照遇賊交鋒難保全無折傷各官畏懼損軍罪重往往以此借口返遂其怯懦偷安之計深為不便查得守邊將即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及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有正條但腹裏州縣盜賊不曾該載有司職守比之守邊將帥事體似有不同今無兵部會同法司量為定擬今後凡有城池去處遇賊不能約束官軍民快等項固守或棄城在逃致賊劫庫劫獄劫財殺人及

被賊在於該管地方鄉村鎮市搶殺人民劫掠財物燒毀房屋不能督兵救援其該管分守守備將即及本城軍衛有司并布按二司守巡官各從重坐以何罪作何處斷發明著為例其督令官軍與賊交鋒致有損折通計過功多寡但有擒獲斬獲功次與折傷相當或損折雖多但能擒斬真正賊盜數名以上者各以功論或將功折罪若遇賊能奮勇追截眾寡不敵致有折傷雖無功次亦須酌量情罪令其殺賊自贖有功仍以功論無功照依律情輕重上　請定奪

大抵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要在嚴畏縮之罰厲敢戰之氣使之掌進無退死中求生則可以化弱為強此

外該載不盡事理俱要斟酌議處停當覆　奏施行

一訪得各處軍兵民壯機快等項遇賊不肯向前力戰及與交通走透消息指引道路甚則佯為敗北將戰馬盔甲器械故意資敵者有之皆因軍法不嚴所致合無今後臨敵對陣畏怯不行前進或臨陣先退棄軍在逃及通賊賣陣走透消息者審究的實即於所在地方斬之以殉情稍輕者打一百枷號示眾其與賊對敵陣亡者給銀三十兩優卹其家係軍官仍陞其兒男一級如此賞罰嚴明則人知所趨避一盜賊之患常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各該軍衛有司賊盜入境殺掠隱蔽不行申達　朝廷無由而

知查得見行事例凡各邊及腹裏地方遇賊入境殺擄男婦十名口以上牲畜三十頭隻以上不行開報者軍民職官問罪降一級加前數一倍者降二級加二倍者降三級甚者罷職其上司及總兵等官知情扶同事發參究治罪但止行於各邊腹裏賊盜似未該載合無今後但遇強賊在於本境劫財殺人燒毀官民房屋搶掠頭畜等項其該管官司一面申達合干上司一面星馳徑自具　奏若隱蔽不行　奏報申達俱照前例參問降級甚者為民合干上司知情扶同者一體參究庶可以革將來蒙蔽之患　一各處應捕人員捉獲賊盜多被該管官司奪取以為己

功或作人情送與勢要失則害及其身成則功歸於
人此智士之所以反心而勇夫之所以解體也宜令
兵部奏　請禁約除已往不究外後有犯者照依邊
方買功賣功事例問罪發遣充軍庶幾有功必賞人
心自然激勸　軍行糧從各處糧草缺乏徵調官
軍將何支俾宜令戶部多方計處糧草速行各巡撫
督令布政司掌印分守管糧等官先儘在庫查支不
拘何項銀兩分派糧買應用內有應該起運者就准
作數如有不敷宜將兩淮運司鹽銀兩查送各巡
撫派給緊關缺用去處支買明立簿籍查考事完類
造文冊　奏繳若有賊情寧息用剩之數解京交收

此外倘再不敷作急具　奏定奪　一各處地方城
池堋塌武備廢弛軍不識戰鬬官不識教習以為常
事故一日遇賊茫然無備束手受害其未經殘害之
處亦復如是恐尚未知警策宜急行各該巡撫嚴督
盜賊未至地方及時修理城垣挑濬溝塹整備器械
嚴行哨探積糧以待用練卒以蓄威以無事視有事
庶幾倉卒不致失措江南應天蘇松等處災傷饑饉
並宜加意隄備恐賊被我軍追逐突至濱江乘虛奪
船而過為害必深漕運船隻尤須嚴防總督總兵等
官杪各船過淮之時查點該用什物器械不許缺少
定與號令使各幫官軍用心看守互相應援及差官
嚴督沿途所在官司各照地方防護倘或疎虞
所歸此又愚臣之私憂過計者也

議處江西緊急賊情疏　楊一清

該兵部題前事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曹倣參稱右
參政董杓僉事張昊既不嚴謹預防
致賊偷營失機殺死官軍難逃重罪及稱各賊倚山
立營窮兇極惡若不撲滅必成大患等因訪得各官
自遭挫抑以來心慄驚懼舉動無措見今地方賊情
重大相應議處等因到部看得地方盜賊已非一歲
之積而饒州撫州之賊起自近年經該官員既不能
即時撲滅又不能早為　奏報因循玩愒養禍至今

益大猖獗劫庫攻打縣治拒敵殺死官軍恃山為險
未易猝收將來事變未可測量彼處不曾設有將官
兵無紀律參政董杓僉事張昊等本以書生不諳軍
旅提脫弱不練之兵當桀黠方張之寇兵敗身傷損
威貽患罪雖難貸情或可矜　皇上軫念軍民荼毒
節因兵部建白更易巡撫添設總制而董杓等不即
加譴容其戴罪殺賊無非愛惜人才之意其各官敗
衂之餘志意消沮人心玩慢責以破賊成功恐未可
得臣等復慮江西雖設總制官員而無主將總制文
臣似難親臨戰陣聞彼處見調官軍三萬有餘又令
議調兩廣土兵民快三千員名前去協力征勦夫兵

至數萬豈無大將統領雖議設參將一員但各府州縣多係有賊地方倉卒調遣惟恐顧慮不周兵部之事非臣等所能悉知顧惟制禦賊盜與禦戎少異居常保障防遏全在本處官兵隣境土兵等項不過暫時調用此等各兵雖得應援之力亦有侵掠之虞不得已而用之檢防控制存乎其人急之恐失其心緩之難戢其暴若能威賞並施剛柔兼濟方免後艱總制一人固難獨謀坐運必須委用都布按三司官員若操練民兵護守城郭招集土人以為鄉導此正分守分巡之事誠使督率有道隨處皆兵人自為戰古人村置鼓樓之法議營團結之論令鄉村屯寨未必

可依倣而行然豈專事刀筆文法之吏所能為哉及照江西見任二司如副使吳一貫僉事王秩董固皆多才練事其餘雖或有才未必盡開紀律通達時變用之領兵制敵恐非所長而調来土兵皆昔威信未孚緩急勉張之宜豈能一一中節博訪得雲南按察司副使吳廷舉廣西梧州守禦千戶所人諳曉夷情熟閑軍事先任廣東節經統兵民快征勦賊寇人所素服藁州府同知李嘉言廣西潯州府平社縣人生長夷方識其情性具有才畧善於調度當地方用人緊急之際雖拘常例處置合無將董朴張昊聽本部

奏就將吳廷舉陞江西布政司右參政李嘉言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項補董朴張昊員缺兵部差人馳驛前去到任管事聽總制及巡按官委用責令吳廷舉李嘉言及王秩等協同彼處領軍參將鈐成整搠鄉兵招集義旅隨處應援截遏勝於征調客兵其兩廣調来田州等處土兵及募得新會民快各制約束要在豐其飲食嚴其止宿重立賞格以待其成功時加犒勞以作其銳氣使各感信素孚上下相通情意相契庶幾不失其心可得其用地方居民免侵掠之害如果績効昭著總制等官指實具奏本部上請不次陞擢以酬其勞臣等所見如此伏惟　聖

明裁擇至於彼中合行事宜略具一二于後乞下該部行令總制巡撫等官參酌施行其餘利害緩急難以遥度隨機應變則在各官臣等雖非職任但念大臣義存體國一得之愚不敢自隱謹題請　旨　一

江西各府州縣兵亦多可用顧駕馭之者如何耳訪得廣信府永豐縣守禦千戶所人譚曉夷情熟閑軍事先任廣東節經統兵民快征勦賊寇人所知寧都信豐安遠龍南太平等縣所轄鄉保會昌縣長沙營各有慣熟打手及安遠縣大石伯洪二堡善射弩手俱各數經戰陣聞敵不怯其餘府縣亦有大戶子姪弟男人等習學武藝宜從各官酌量招調與前項調来土兵相兼攻勦但要申嚴號令明示賞罰

彼已各有身家之顧又念官司之賞必然趨之
之衛所豢養之兵州縣應點之卒大有不同且使訐
来土兵有所鈐制仍須明白曉諭此係暫時借用事
寧即便散遣田還並不拘留應役如此庶幾人心樂
從　一樂平餘干二縣各賊出沒路最緊關隘阻去
處必須多撥官軍嚴謹把截仍須相其地勢高壘城
域深掘壕塹斷其散出多集軍兵打手分布練習肆
出遥振以為聲援其切近賊巢如安仁貴溪弋陽德
興浮梁等縣民快機兵若一槩調用恐賊乘虚劫掠
宜各存留本處鎮守把截不必調用　一浙江開化
直隸休寧婺源等縣俱與餘干樂平山勢連接道路

相通若無兵把守恐賊被我兵追襲奔潰隣境倉卒
無備重貽患害合行各該巡守官一體整備官兵嚴
加把守預防不測　一南康府都昌九江府湖口等
縣臨湖近江乃盜賊出沒之處賊勢敗計窮恐從此
奪船走避亦須集兵防守進兵之時預行彼處官司
將官民船隻逐遣遠避以防竄越　一江西腹裏地
方不設烽堠但今各枝官兵道路隔越不相應援恐
致悞事宜從鎮巡官多方處給銃砲火藥以壯軍威
仍于高山峻嶺去處照依邊方設立烽堠以時瞭望
遇有警急互相策應　一兵部申明捕賊陞賞則例
極詳盡但恐止行於山東北直隸地方其江西等

未審有無該載又止為官軍及應捕之人而設其非
應捕而能擒斬賊盜者尤須優其陞賞則人心踴躍
所在皆兵賊徒知所畏憚合無遠調各兵宜從該部
查照定擬陞賞則例通行使各該官司有所憑據遵
守其應賞銀出於何處亦要明白定奪處置或將在
庫不拘何項銀兩悉聽支用事寧且實開銷應起解
者准扣作數庶無無掣肘若照常槩以支給無礙官銀
為言終恐虚文無益　一江西之盜即係鄉民其大
家富室多與相通或為窩主言頓賊贓物或令家人子
姪與之合夥始則利其貨財不暇顧籍終則劫于威
勢莫可柰何只得展轉依附有相為存亡之勢顧本

良民豈無知識一旦回思必將深悔今宜出給告示
諭以禍福開其自新除有名賊首不宥外但有曾為
賊盜窩主及令家人等項與賊合夥者即便赴官出
首自設方略將本家之人尋捉送官與免本罪若能
設法奮力將賊徒擒斬悉依常人例照名給賞擒斬
首級獲賊數多者照例論功授以職事其賊夥後有
攀指分贓等項並不追究倘或執迷不悛我兵追破
賊巢擒獲賊犯招出同謀窩主實情籍沒誅斬家破
身亡雖悔何及如此開諭明白人心必動自然賊黨
易散賊勢自孤　一軍法至嚴犯者決不輕貸江西
等處雖連年追捕賊盜大抵多是姑息進則陷於

亡退則苟存性命士卒誰敢捨生而輕進我宜令
制巡撫等官申明軍法但係臨陣退縮通賊賣陣等
項重情實跡顯著即於軍前斬之以殉其餘違犯軍
令及軍于經過止宿去處擅奪人財物姦汚人妻女
重則處死輕則打一百棍枷號整衆軍法既明則軍
威可振大功可成　一隅省征調土兵其土官親信
頭目恐不肯來則来者多是苟取足數宜行兩廣總
督鎮守官務以地方重坐委有名官舍頭目領管
彼為身計自能挑選精銳以来仍行兩廣總督支給
官銀每名給與二兩養贍其家江西總制官差官量
齎花紅綵段前去賞勞該管土兵及頭目庶幾樂于

應命

弭盜恤民疏

王瓊

照得先該本部為因近年各該官司隱蔽賊情不行
督捕以致滋蔓釀成大患以此節次議奏申明律例
但有賊盜生發隨即申報緝捕不許隱匿坐視又因
今年河間等處災傷慮恐人民缺食聚衆為盜又奏
准添設總兵官選揀官軍二千員名鎮守地方近訪
得蘆溝橋迤南良鄉涿州一帶地方強賊聚衆劫掠
及武清固安永平一帶地方亦有盜賊生發各該官
司既不火速申奏又不設法督拿若不通行查究何
以弭患將来及照巡撫都御史專以弭盜安民為職

未間申嚴號令禁防盜賊亦難辭責合無請　勅巡
撫都御史臧鳳李璵嚴督軍衛有司并兵備守備分
守等官比常十分加謹整栧應捕官軍不時往来該
管地方巡邏如遇響馬盜賊務要設法設計擒獲務
要自分彼此致賊脫走仍要互相傳報會合勦
捕其巡按官軍合用行糧草料馬匹軍器巡撫官務
要用心區畫撥補應付必先養其銳氣庶可責其効
力各官內有謀勇蕩幹者以禮奬勞閒其害人地方
屢次失事又隱匿不報者參奏罷黜再之　勅鎮守
河間總兵官張輗務要委用領軍頭目得人選練捕
盜官軍有法遵依原議但遇報到賊情聚衆三十人

以上量撥官軍追襲勦捕出給勘合照例應付行糧
草料務使威武振揚盜賊屏息不許委用非人縱賊
不擊或別生事端騷擾州縣甚至妄拿平人追取贓
物驚疑軍民激成他變各必有歸仍行各該巡按御
史從公訪察果有前弊不分巡撫鎮守分守兵備守
備等官具實　奏聞區處及照京城內外近日米價
騰貴乞食饑民徧滿街巷乘機搶奪賊盜漸多合無
請　勅錦衣衛嚴督本衛該管地方官員旗校并五
城兵馬司嚴謹夜禁防察奸宄及行團營將領巡
捕官軍馬匹盔甲逐一查點內有老弱瘦病損壞不
堪者作急更換撥補嚴督把總巡捕都指揮比常加

謹晝夜来往該管地方巡捕不許怠忽臣等又議得荒年禁盜理固當然但恐軍民迫於饑寒為盜者衆將不勝誅加以捕盜官員恐罪及身過於搜求羅織以致法網太寛盜無所容激成他變至不能禁豈非臣等謀慮不審之過罪將焉逭伏望　皇上長慮却顧弭患未然急降　詔旨先將畿内饑饉艱難地方軍民一應征科不分新舊俱暫停徵待明年麥熟再議征收敢有故違逼徵者聽巡按御史將應問人犯就便拿問其餘不係艱難饑饉地方不在此例然後酌量財用多寡再施賑濟之令京城内外乞食幾死亦乞處分量為賑給餓死者官為掩埋毋令暴露即

今米價甚貴或預支月糧或和買平糴或別有良法早為議處庶可以弭京城内外盜賊之患前項賑恤事宜乞　勅戶部查例奏請施行

地方利害疏

夫自古盜賊之興即當撲滅於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補無行者蓋以情則會從當開治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彊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者彼獨受罪於是矜則胥動浮言挾制官府内則讐殺我　皇上洞明治體畧降　恩詔撫散脅從繼將帥誅鋤首惡豈能平定如此之易哉其自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感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今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只今江南之賊華林碼磴勦散無餘東鄉舊招遺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然臣不能實知也其他尚有賴州舊招之徒新塗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

其首惡之陷已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聽招不曾派叛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凶惡彼則始憂濫及而有觀望之罪後来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勦之招柔也以人情言則今地方大戶自重身家者懲其往日決不肯與之聯居又有一種豪強光棍始以助官殺賊為名中以通賊寄贓得利暨後以誣執平民嚇詐財物為業惟恐事定還鄉則新民告取財物良民告償人命鄉黨雖安彼獨受罪於是矜則胥動浮言挾制官府内則讐殺復業良民及聽招新民各誣以罪使之不得寧居必也向者山東直隸河南江西各處盜賊動輒數萬非

至變亂而盡行勦殺以滅其迹此等之事官府動
浮言各立意見或以為罪或以為功雖有為地方深
計者彼此牽恃莫之能禁今民間所苦第一光棍第
二盜賊而兵擾次之為之父母者所宜急求安定以
全其生而彼豪民光棍攙居城市方得藝業欲圖延
捱歲月累死貧民蕩空鄉土而罪名可掩無併可肆
有如置身風波之中衆皆失色速求底岸獨為水手
者方傲歌駐楫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
信其言以為然其亦可痛也已今姚源請兵勢當必
討罔無容議矣其他盜賊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
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

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再後
有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
利非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勦治數
十人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
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為之奈何
有言當勦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
以招為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
安能保其上下激之終不為變我變則招撫之人獨
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故
先追賊開化賊勢甚彊二省議招臣獨不可今在衆
鄉賊方信服欲誘殺心亦未安為守前說耳然不
敢自以為是也特不敢欺隱弗陳以備採擇焉耳
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羣臣功罪臣
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延歷難
遍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況忠臣或遠或去而
又恥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
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誤
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狥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
寡賊情向背則早宣勘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庶幾

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然臣又慮
江西地方之禍不止盜賊可憂者即今天旱之久民
窮之極赤地千里而水泉亦竭田禾無收而麥種難
下来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
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庄田所逼民欠立
寨三司官員多被鈐束問刑衆吏等事舉奉成案施
行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
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為盜臣下恐有隱禍
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出　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鄉
有可慮者矣臣愚欲乞　朝廷地方之事益
土有識士夫會議或於見任都御史俞諫任漢專委

一員或另選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
議大臣一員前来地方無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
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
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于前各處新舊盜賊應
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　奏聞區處至於
光棍害人奸貪怠政等事悉從禁革其於久困窮民
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吏乞　温
詔戒諭賢王並崇謙德遠避嫌疑遵依　祖訓止治
其國內官僚而江西三司以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
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　請者奏聞　朝廷區
處不須該府千預更宜嚴戢下人恪守禁令惠及貧

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內臣軍校等項擅出外府生
事者悉令取還奸弊惡不悛及額外投充者聽令
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
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凡遇王府裴放事務必
須奏　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
望地方無意外之虞　宗室有磐石之固　九重紓
南顧之憂病廢小臣不勝伏枕踴躍欣頌太平之至
請平潞州疏　張孚敬
臣昨承　聖諭欲勦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
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
撫勦仰見　聖謨之所在矣如勦回兵馬或待其自

定非愚慮所能及者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
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
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　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　朝廷紀綱本不失
也而失之有漸　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
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救
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
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
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
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

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
裴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
官是奸謀得成　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
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　朝廷業已
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
宗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
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
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
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將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
敝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
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

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關無日憲宗為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桓著以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賊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　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滌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

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為高下猶今日各處強橫之徒或視潞城為高下也其謂　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　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胥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為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為此言者桓者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桓著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憝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與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為鬼蜮以制亂賊豈為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

紀不可不惜　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　朝廷姑息竟莫之徵至今強橫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　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賊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　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

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為　國盡謀者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為　國盡謀者竊願效焉伏惟　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為平淮西碑詩曰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見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敢為　皇上頌焉惟

聖明俯賜裁察

條議寧州地方善後事宜疏　潘季馴

據江西布政使司呈奉巡撫分守南昌兵備道左參政盧仲田守巡湖西道右參政陶幼學副使李臺呈奉巡撫都御史王等案驗看得寧州靖安萬載新昌等縣萬山聯絡中皆可為盜藪各賊今雖漸息難保不復嘯聚若待出剳有形而後發兵追捕則不免有臨汛掘井之悞使其東征西竄南追北突官兵徒自奔疲無益防禦仰道即將餘賊盡行搜捕并將善後事宜虛心訪求從長討議務俾盜賊無所潛遁地方賴以永寧具由通詳等因奉此隨該各道督

處又二道心　左官鄉兵快擒獲賊首詹少峯吳子明王友約盧本江潘起鸞潘起鳳張足伍等肆拾餘名皆二十年積案巨酋萬口稱快目今地方俱已寧息但赴此平定之時若不講求善後經久之計難保前孽之不復萌今該各道遵照原行虛心諮訪開列例款呈乞施行等因隨奉兩院俱批本司會議詳報依奉會同三司官查議得前項地方詢之輿論皆以不據要地不立將官不分哨守決非所以控制地方以為全省之捍蔽也所有一應事宜照款覆議合就通詳等因到臣據此照得寧州并奉新靖安武寧新昌萬載等六州縣皆係附省之邑去省近者百餘里遠者不過四百里名雖分隸三府其實盤旋山谷間並無尋丈平衍之地重巖複嶂深箐茂林隨處可窩隨險可據今循幸地方之民力穡者多無籍之徒循幸其欲易足欲足則散萬一地方多事乘機嘯聚則江省不免震動而諸郡皆為不寧矣茲者仰仗　天威諸臣奮勵積案巨酋俘馘殆盡地方見已寧謐或可少舒　皇上南顧之憂然不及時整頓他日必當復滋臣等反覆思惟委應計處與其罰童於有事之日不若料理於無事之時雖不免為亡羊而補牢然猶勝於養癰而致潰謹列七事上　請伏

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少有裨益俯賜允行該部議添設守備寫

一議添設守備寫

照寧靖奉武新萬六州縣萬山聯絡巖谷深險且與湖廣平江瀏陽通城興國等州縣相鄰而大滿山橫界其中流賊嘯聚為窟餘則剽掠鄉村鮑則復歸巢穴為患積有年矣近雖移建兵巡道於寧州足為彈壓但平時操練遇警折衝非將不可況盜賊生發之處離州不下三百里報賊調兵往返便至六七日賊起則苦於哨探之未真賊退則苦於追捕之不及奔走道路無禆防勦為今之計必須扼險控制設立中軍然後可以相機捍衛查得該州有銅鼓石地方居瀏平新萬及寧州適中之地盜

賊出沒便於邀擊相應於此設立中軍衙門伏望
勅下該部查議添設守備一員給　賜專　勅一道
前来駐劄撲與精兵一千名分班操練仍屬南昌湖
西兵備道管轄遇有寇警一面呈報一面剿捕如賊
逸出湖廣瀏平典通醴陵及本省萍鄉等處許其出
境追捕各該地方巡哨官兵聽其調度協剿　勅内
明白開載庶免掣肘如此則賊險先據盜源可息不
惟六州縣恃以無恐江省邑倚以為重而湖廣鄰封
之禍或可消弭於萬一矣伏乞　聖裁　一議分布
哨守竊照寧州銅鼓石地方既設有守備衙門四面
節制頗得犄之員且五縣道里遠遠遙制為難四山巖

穴尚多窠主洞顧此失彼未為萬全詢之地方輿
情俱云新昌之黃岡洞萬載之黎源洞奉新之百丈
洞靖安之雙坑洞武寧之黃竹洞俱可潛通大為山
派賊易於藏匿相應各立一哨每哨即於守備營内
撥兵一百名揀選能幹慎密千百戶五員分投管領
操演雙月輪班更換俱聽守備衙門約束遇有警報
一面申呈一面剿捕仍傳報各哨互相策應不得推
諉及查黎源洞原有坐落屯田七十二戶土廣人稀
軍餘不便管業多招流民佃種因而縱其刼財分用
為患非一日矣合無即令該哨官就近管理以便約
束屯軍其各哨官應優處積有年勞特為薦揚

破格超充守備之選如有失事即行參提重治如
則遠近相維首尾相應分地責成而地方可保無虞
矣伏乞　聖裁　一議改設巡司查得銅鼓石地方
原設有定江巡檢司歲編弓兵二十四名在彼防捕
兵弱勢孤虛糜廩餉今議銅鼓石建立守備衙門該
司似為冗贅及查新昌縣黃岡洞山谷深僻人民稀
少哨官難於棲止合無將前定江巡檢司改隸新昌
縣移設彼處與該哨兵營無設並峙併力禦防庶地
方不致遼曠而官兵便于久住矣伏乞　聖裁　一
議處給兵餉窮照銅鼓石大營并五哨兵輪班哨練
該撥兵一千名又守備官家兵四十名五哨官家兵

各十名共該一千零九十名所有應給糧餉俱應立
有定額查得寧州舊營原兵伍百名係寧靖奉武四
州縣撥出精兵今兵備道駐劄該州去銅鼓石營甚
遠除留兵二百名聽該道哨守追剿外止餘兵三百
名又瑞州一府要害在於新昌今設立黃岡洞一哨
相應於該府操練精兵内撥出二百名袁州一府要
害在於萬載今設立黎源洞一哨相應於該府精兵
内撥出二百名統前共有兵七百名尚欠兵三百名
合應召募及前關守備哨官家兵通共該添兵餉三
百九十名相應處給查得本省舊有漸兵一千餘名
俱有額派軍餉近年漸漸消革僅存三百餘名而原

鉤不增而兵自足民不擾而事克濟宜無便於此矣伏乞　聖裁　一議兩省協勦竊惟天下之事每成於相濟而敗於相諉聞之兵法曰腹背受敵雖強而踈暗江西湖廣地方固多山賊然非兩省交界合擊何難消弭今賊諉於楚楚之官兵知而禦之賊遁而之江楚弗之問矣賊諉於江江之官兵知而禦之賊遁而之楚弗之問矣分地分民我心不協此追彼突賊固裕如之何其克寧也今歲七月間臣等調兵至寧剿捕賊聞其聲連夜逃往瀏陽醴陵地方臣等即督官兵過境擒剿而移文湖廣軍門知會陳

都御史亦即移檄該地方衙門協捕故積案巨酋皆幸就縛此其協心之明效也伏望　勑下該部轉行兩省撫按衙門著為定例賊諉於江西該道移文湖廣下湖南道上江防道勒兵界上以待賊徒之逸如被越入本境即同江右官兵併力擒剿賊發於湖廣該道移文江西南昌湖西各兵巡道勒兵界上以待賊徒之逸如被越入本境即同湖廣官兵併力擒剿如有推諉懈弛聽各該撫按官察究如此則兩省成一體之勢而黠賊自無容身之地矣伏乞　聖裁　一議議立義總巨等聞弭盜之法莫善於保甲節前任諸臣屢屢申飭臣等接管以來查覈甚嚴蠻峻險之地或五六里方有茅舍一二間或十餘里方有煙爨四五戶甚至三四十里人跡不至者勢不聯屬自難約束及查沿山一帶深奧處所儘有豪族巨姓家素饒裕人至千丁者一族之中難保盡善或造小房於山間招流民以射利或窩積寇於戶下縱出刼以分贓州縣無如之何保甲豈能鈐制臣等以為城市之中及人煙輳集地方仍行保甲之法無容別議外其深山僻坳處所豪族巨姓通行查出籍名於官每族查訪平素尚義及家勢才力足以壓服人心者一名或二三名有司以禮召至立為義總免伊本身差徭令其管束一方如本境寇盜生發及本戶窩隱流賊者統率家衆剿捕送官積有勞勣或五年內地方寧謐者許本鄉里遞保舉到官有司轉為申白給以冠帶榮身如有憑藉武斷鄉曲者即便革替仍據法重究如此庶人有領袖事有責成不惟藉以弭盜而亦可潛消其隱憂矣此在地方諸臣亦能為之但不題奉　欽依人心未免玩愒且他日官更更換此法必致廢弛故敢冒昧併陳伏乞　聖裁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二終

臣於嘉靖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准南京吏部咨臣署掌南京都察院事隨准本院致仕右副都御史孫脩咨將原掌提督巡江關防及傳流符驗到臣除收掌外臣切照長江一帶上流自九江直抵太平以至南京下流自鎮江直抵蘇松以至過泰誠東南喉襟之地舟航往來之途故朝廷特　命憲臣專董其事厥任匪輕夫何近年以來防禁無法盤詰欠嚴以致盜賊乘時出入肆無忌憚刼掠商貫拒捕官軍急則竄

匿莫尋緩則嘯聚如故推原其自蓋有四者海濱有巢穴不清之則無以絶其釁孽之端江上有窩主不治之則無以遏其嘯聚之地巡捕官軍地無界限而彼此互相推托船隻往來官無照驗而賊徒混衆出入四者處之有道則江寇可弭而地方可靖矣臣訪得各賊巢穴皆在太倉崇明常熟沿江一帶而江陰等縣通泰等州地方亦或有之或大戶一家自造雙桅大船十數隻者或小戶數家朋造前船四五隻者號曰沙船等項名目招納亡命聚集遊手教習武藝養成惡性肆行興販私鹽因而乘機刼掠江洋賊販大率此輩合無行令各該地方州縣遍行曉諭但有

人家原造此等船隻并容令無籍之人者許其自新改正即以良民一體相待若有人以舊事告決不准理其船各家量留一二隻裝載本等貨物出入其餘船隻俱令拆毀改造裹河常載等船中間敢有故違不悛者或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治以重罪如此則巢穴以清而囊孽無由起矣至於存留各項沙船及改造等船裝載客貨出入俱令先赴本州縣衙門告明行令各該里隣人等取具本船并不裝載違法私鹽等貨亦無容留来歷不明之人在船攙駕沿途往来不致在外為非重甘結狀到官方纔給與關防牌面一扇正面大書船戶某人係某縣某都某圖某籍

肖面備開在船攙駕人姓名年貌籍貫并給領定限回銷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扶次掛號各該衙門另置號簿一扇照依年月號次一一附記以便查考責令各船將牌懸掛大桅之前經過府衛州縣巡司等衙門將牌驗無碍方許放行如或住劄地方發賣收買貨物亦要執牌赴所在官司告驗事完回還之日仍將牌赴原領衙門銷繳如或違限不銷亦要嚴查究治後次船行如前給發各該地方但遇沙船及改造等項船隻如無前項牌面定非良民隨處許所在大小衙門并一應人等盤詰果有違礙即便連人船貨物一併捉獲送官審究明白船貨入官變賣各

犯從重問罪其放驗官或失於盤詰或受財賣放事發一體治罪又有沿江各處盜使漿船滿江紅等項名色者晝夜往来江中最為識熟或與賊通傳消息者有之或乘人危急搬擄什物者有之合無行令各該地方州縣通將各船人戶拘集到官給與牌面一扇正面亦大書某人係某縣某處地方船戶背面亦開給領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挨次掛號本衙門亦置號簿一一依次附記查考各船領牌照前懸掛各依牌上原開地方聽從各該巡捕官軍差使遇有警急或令飛報或令尾襲上下接界地方俱使知會如有遞延違悞即便查究治罪若能捕獲賊犯與同

官軍一體給賞又有往来客商船隻若載至二百料以上者亦要行文曉令於原籍官司照前給牌以便盤詰如或到途中先来告給者許執原領船由於所在官司告給仍行各該官司凡有船戶告給牌面不許因而生事科索指詐擾民一有故違通治以罪如此則船有照驗而賊徒不得混衆出入矣臣又訪得沿江一帶有等豪惡之家公然為賊窩主前項沙船等船往来江上與販私鹽劫掠客商悉皆投托其家以為依止彼此坐地分贓平時造意指示事發潛為救解至於巡捕官軍人等或乎素受其賄賂或夙昔與之往来非惟不行捕緝抑且反為庇護致使窩主得以自安盜賊得以逃匿蓋恐其事發而互相告幸其不敗而彼此無事是以公移雖切視為虛文往

則互相推調盜賊何由剿除地方何由安靖為今之計莫若將沿江一帶地方明畫地圖分定限界自某處起至某處止若干里委千戶某人帶領軍快人等分行定界限致使漫無紀律平時則彼此玩愒盜發若干在彼看守自某處起至某處止計若干里委百戶某人帶領軍快人等指揮一員以總督之仍選能幹官二員各帶領軍快二百餘名沿江上下分投往来巡察其各地方府州縣巡捕巡司等官亦仍責令彼此協助各該官軍人等平時務要嚴加盡夜巡緝毋致疎虞若遇警報即時擒捕毋令縱逸相鄰地方亦要率人策應毋得坐視敢有似前玩愒推調以致失事者先行痛加懲治仍

立限責令挨捕各該官員凡一有失許令互相申呈以憑究治如有指陳實蹟拿送窩主緝獲強盜十名以上者照例論功奏　請陞賞如此則地有界限而官軍不得互相推調矣臣伏料東南地方之害亦莫切於江寇而長江洋寇之方又不出此四事如蒙

准臣所奏乞　勅操江衙門將前項四者事宜通行所屬并事有干涉衙門一一舉行仍出榜於各該地方常川張掛曉諭永為南邊守者實視為泛常違慢悞事者許令操江都御史指實奏　請降黜廢江洋可免盜賊之虐而地方可保安靖之利矣

議處重兵以安地方疏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　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為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而緩急之際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屯聚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真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為羣挾兵私販潛形伏閒流劄商舶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中以自固當事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間嵗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兵官於鎮江儀真題奉　聖旨是文陞署都督僉事充

總兵之不必設也　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養兵
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為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
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大等處官軍二千
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於鎮江無事之時先自
困弊非計之得善且淮大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
每一調遣齎送帑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為重
而淮大等衛先已日入於彫弊而不可支矣蘇松等
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
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
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
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

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為重臣既不
宜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
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
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
前後職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卒不聞有擒
一賊以副　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
為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
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於地方無益於事體
無碍而又重為軍民之困鎮江重兵臣誠以為罷之
便臣以疎暗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亦可
以分責而逭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矣

以一身之謀妨　國家之大計乎乞
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見在總兵官取回別用
淮大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蘇而財力不
至於重困矣

馬政

覆應詔陳言馬政疏

馬文升

弘治六年兵部題為應詔陳言馬政事該太僕寺少
卿彭禮等奏本部議得民間種馬定額數再不搭
配則民困終不得甦馬匹終不蕃盛將來禍患有不
可言且如以十萬種馬為額每馬二年課駒一匹十
年之間該駒五十萬匹縱使損失亦得三十萬匹再

加十年馬必至於七十餘萬矣威敵制勝取用無窮
但各該寺丞送到查勘文冊內開種馬之數原額新
增多有不明養馬之處論糧論丁亦有不實臣等難
便定奪欲再勘明處置不無懇加遲延合無北直隸
地方并河南山東等處六科差給事中都察院差御
史并本寺屬官各一員南直隸應天等府行移南京
六科都察院并兵部各差給事中御史屬官各一員
共請　勅二道前往各該地方布政司去處會同布
按二司分巡守官直隸去處督同本府掌印官仍會
同分管寺丞督同各該州縣掌印并管馬官員從公
查勘養馬地方何處論糧何處論丁論糧者要見兒

糧地畝實有若干或一百畝或五十畝養種馬一匹
共該種馬若干論丁者要見有力人丁實有若干或
十丁或五丁養種馬一匹共該種馬若干務要斟酌
處置停當既不可太多以損民亦不可太少以虧官
每騍馬四匹照例搭配兒馬一匹此數一立永為定
額再不搭配增添如有倒失　赦亦不蠲免其該納
種免糧地土人戶不分是否原係養馬人數但係承
種過買地土者及官員監生吏典之家一體派與馬
匹領養不許畏避勢要致令不均有壞馬政勘定畢
日即將見在種馬騍馬盡數查出逐一揀選高大膲
壯者存留作種不堪之數責令變賣銀兩湊買好馬

補數大約以種騍馬十萬兒馬二萬三千為率北直
隸山東河南該八萬七千五百江南江北直隸府州
縣該三萬七千五百先儘免糧地畝次及人丁家道
如各府州縣種馬揀選足數之外尚有多餘堪中作
種者却派與別府馬少去處領養作種額外堪以騎
操兒馬并兒駒照數存留以作備用之數其堪以作
種騍駒量留以備補用其餘不堪之數盡數變賣銀
兩以備買補備用馬匹本部官題奉　聖旨准擬欽
此查得弘治六年內兵部題　准差官勘處得河南
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
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州縣各詮

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騍馬一匹共該
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丁領養兒馬六千
七百五匹騍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真定
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
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五十畝養兒馬一
匹一百畝養騍馬一匹共該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
九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騍馬
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算駒一匹其餘
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霸州等二
十七州縣亦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俸備用馬匹

遼東馬政疏

凌相

臣照得本寺軍士原永樂年間　欽撥領養孳牧馬
匹給有草場不等專一俵給本邊官軍騎操額定每
軍養馬二匹餘丁每名一匹所轄昇平等一十二苑
自遼陽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後正統以來裁革十
苑止留清深二苑隸於蓋復二衛之間而當時馬匹
尚及萬數猶足以供缺乏之需其後俵給既多軍士
作弊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避徵
駒監苑大小官吏名位已自輕微志行又復卑下潛
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頑嫚之性慣習刁詐之
風而本寺官員亦因事繁難為罔肯督責以致孳生
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兵部奏調永平府所屬

州縣種馬一千匹弘治五年又該本寺先任卿奏
奏為疏通馬政以甦軍困事該蒙兵部題奉　欽依
支給太僕寺馬價銀七千兩亦收買種馬一千匹俱
給與二苑軍餘領養此時孳生復廣馬匹成群後至
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原等處城堡及廣寧高平
等驛官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俵給過騎操走遞者
數計萬餘加以軍士循襲舊弊詭養兒馬以此虧耗
復倍於前今計見在馬匹并駒止有二千二百七十
五匹中間老病瘦損者且當其半欲望馬匹蕃衍胡
可得乎近蒙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張　奈驗為清查軍務以備孳牧事該臣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三　十二
清出二苑餘丁除老幼殘疾事故外實該精壯六千
七百四名比之舊額足倍其數但前項積弊既深若
不通融議處翻然改圖議擬定規永為遵守則人丁
雖多亦何益於事也切照遼東地方邊臨夷虜不時
有警官軍征調馬在所先而其虧耗如此當其事者
又可得而追其責哉臣因不揣蕪陋條具四事雖非
籌遠經國之遠謀是亦救弊補偏之一策也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一均種馬以杜規避本寺監苑寧
餘領養馬匹例該兩年徵駒一匹查得各該軍餘內
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馬二三匹者又有養與馬
一二匹而復帶駒二三匹者全不養者何蓋因貧難
倒失不肯措辦買補惟畏延捱以覬
疫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盡數俵出以倖輕便二也
止養兒馬者何多以家道得過懼人訐告不敢不養
而又畏避徵駒借此影射故也其養騍帶駒多者何
大率柔弱之人不善禽縁而監苑官吏於前二者受
賄狥私乃以此革假公責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
駒駒大轉牧又復追駒俵既不及其人駒復日倍其
數以此坐受其累不盜他馬以抵數則扵已馬以逃
避耳弊狀如此良由知有官軍俵給之利而不知有
苑軍俵給之弊所以任其舞弄一至於是以今籌之
莫若通計二苑馬匹查點數內堪以孳牧者騍馬盡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三　十三
數留下兒馬每騍馬五匹量留一匹其餘老病矮小
者令其變賣通計銀兩酌量收買騍馬併其見在之
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騍駒子俟其一
歲可離種母即便撥與無馬苑軍至於老馬若俟十
七歲以上方許變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終必歸
於無用今後兒馬十歲騍馬十二歲即聽變賣或俵
給官軍却將轉牧馬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
寺清查應該變賣者變賣應該撥補者撥補如此則
種馬獲均而人無累追之私矣　一寬額例以便追
徵本寺監苑軍餘無例軍士每名養馬二匹餘丁一
匹蓋以軍有月糧責賠又其餘丁俱給有官田令至

孳牧別無差占以此責派前數理固宜然但各該軍餘所養馬匹既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裁桑何曾實有其數臣愚以為少寬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則輕重緩急之間不待辨而自見矣合無每軍止令領養騾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馬一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官無駒者軍士每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匹納銀八兩蓋軍士出於一人餘丁出於四人軍士有糧賞餘丁則無故裒多益寡彼此通融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封記在官造冊三繳合干衙門遇有騎操官軍應該領馬者有馬給與馬

匹無則就將前銀眼同買給俱送太僕寺印烙如此則額例不拘而有切實之效事體歸一而免追徵之勞矣　一隨便分丁就養前項軍餘領養馬匹派有名數追徵馬駒限有年頭馬駒價值各從其便似乎強者無所用其奸而弱者無以隱其憂矣但各該軍餘中間力有貧富不同數有多寡不等且東西南北之異處弟男子姪之異居若不從其所便而縣以名數分撥未免拘撓彿抑豈能久而不變即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相兼各派以馬數騾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品搭均勻俱以四馬為則以便追併其兒馬則於隻身軍士或貧薄之

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仍每馬給帖一紙各填姓名在上造冊比對相同給帖與照冊收在官遇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於本戶出幼餘丁或在逃復業及擺站瞭哨役滿之人撥補如此則彼此適均奸人無相推避其為馬政不為無益

輒得領田三四十頃考其養馬不過二三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者亦得以冒田數頃而軟善之人從實報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反有三五匹不等者其於　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所以軍士相沿迄今子孫相傳徃徃開種白收子粒糧既不納馬復不養天下寧有是理合無本寺俟其馬匹分撥停當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耕之弊各令照數還官每馬定以畝數仍給帖與照聽其種收如此則名實具而豪強不致兼併其於馬政似亦有

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題　惟靈州大鹽池增課
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課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
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貯引銀一
錢共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
支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買疏曰臣切
惟陝西地方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頃自
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
有限至厘　宵肝之憂命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孳
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厥倒亡相繼
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
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招商中納馬匹分

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閒
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勢嫌賄通濫收不堪馬匹不
得實用改得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為馬而設後因放
鹽弊多奏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
法近年以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年十五
年二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
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宏苑馬
寺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
為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恐法立弊隨有損無
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勘委有餘
餉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

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
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擊追問運
至固原慶陽二鹽廠卸所每引仍照例收貯引銀一
錢通共每引該得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百
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覆奏就地招人
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潦鹽生不及或遠
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鹽課外新增鹽課明白除
豁不可朦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
府通行於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碍阻其弘治八
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有查考所宜一切
革罷弘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官輸

官後因寧夏借課馳遲數年怨聲載道合准相兼支
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
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輾轉
影射難再復之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廢幾物議
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
陽兵備燕理鹽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稽察
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
造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
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茶馬日興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差
御史巡茶燕理馬政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陝西一
應馬政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視
常玩愒疏曰臣弘治十六年八月内到於陝西地方
親詣茶馬寺查得牧馬草場見在止存六萬六千八
百八十八頃八十畝養馬各隊軍人止有七百四十
五名牧養兒騸騍馬并駒止有二千八百八十匹竊
嘆馬政之廢至於如此臣委用都布按三司能幹官
員講求故典更新興舉　奏黜卿寺不職官員仰荷
廟謨獨斷以布按二司參政副使僉事薦補卿少卿
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得以張以庸旌適
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無理顧廢墜既久

荒熟地共一十二萬八千七百四十三頃一十一畝
八分九釐六毫清勾撥補召補改編等項見在軍人
二千三百四十三名銀買茶易孳生馬匹并駒除俵
給邊軍外正德元年實在共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
匹修完馬營城堡共一十九處衙門倉厰馬厩室宇
共四千一百餘間選該操丁一千名奏開武安苑草
場地二千九百六十六頃召募改編等項軍人三百
四十九名共用過銀二萬五千七百四十八兩六錢
及照西寧洮河三衛茶馬廢弛年久查得弘治十年
起至十五年止巡茶御史共易過騸騍馬五千四十
三匹而邊軍缺馬　奏討太僕寺馬價及地畝牌

銀兩高價易買所補不過三分之一餘皆軍士自買
至於破產鬻兒行伍彫耗臣仰遵　聖諭嚴禁私販
廣積官茶申明舊制招調逺近番人仗天之威諸番
雲集爭以所畜馬匹来聽收易查得弘治十六年御
史李璣易馬將完取回臣接管四年共易兒馬騸騍
馬一萬九千七十七匹計今三茶馬司處置見在茶
斤四十五萬有餘儘勾今年明年易馬之用臣仰惟
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
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
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得以張以庸旌適
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無理顧廢墜既久
之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　明

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
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厩羅列孳生稽考
之法粗皆就緒將来雖不敢望雲錦成群之盛其於
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為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
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查得金牌舊
制三年一次番人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
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萬斤轉輸數千
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六十年来茶
之政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
用茶斤皆招商買運不煩軍民轉輸故邊方所補

實用而内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内事非敢自
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
必守而無失臣受　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
兼巡撫以来顧此失彼已不比前矣　皇上加任
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
能及懼蹤前功以貽後責況臣衰老而衰方將瀝血
以陳冀遂乞骸之願獨膺交承之慮實嬰懷抱不得
不言臣切惟馬政茶法事本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
撫兼管而茶馬巡茶御史主之巡撫事繁多馬政
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操騎所給登耗不
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虚名無實亦勢使然夫茶司

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
非惟不相悖而反相以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少効
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
仍蹈前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為便如蒙仍
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　勅
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苑馬寺官員專聽提調約束
各衙門不必干預凡臣已經布置規畫奏有　成命
一切事宜非有大碍不必立異更張庶幾事有定規
可大可久為益實多臣雖退伏草野與世長違亦有
榮矣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
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

馬政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
邊戎廠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
産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
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
故有間年開領之例又因勢隔通融狀不堪不得
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為馬而設後因放鹽
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管理鹽法近
来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五年鹽課脩理河
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
遂廢以此總制秦宏苑馬寺卿車霆先後論　奏皆
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為改絃易轍之舉思之

不熟終不免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
崇熙等親詣鹽池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
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
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有多餘
者依律掣擊追問至於固原慶陽二鹽場每引仍收
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
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霆所　奏就池召
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潦鹽生不及或
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鹽外新增鹽課明白
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民漢
二府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弘治八九

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罷
弘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後因
寧夏借課躭遲數年怨聲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
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
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
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廢幾物論稱平所
牧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及固
原兵備提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
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邊
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
之例則邊計庶乎其不廢也

請復金牌舊制以舉茶馬相易疏　楊一清

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
偕其國師禪師各齎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
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
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
納近年並不曾齎金牌来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
將馬来換茶今後来調時　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
番每怎敢違了臣於是乃知我　聖祖神宗睿謀英
畧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
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
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

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
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
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
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
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畧者
之所為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
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又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悉
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
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
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讐恐議其後此天
所以限別區域絶内外者也不然則犬羊長驅寧河

岷隴之區鮮不為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　國初
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
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雖遠
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
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
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畧之而
我　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
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百六
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来遠夷既不仰給我茶
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
固何所托託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

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變番夷乞　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　朝廷脩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拘違肯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為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孤治二十年為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

金牌前来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来納馬給茶厚加賞勞事完造冊隨金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聽来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来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威永為藩籬之固矣

華種馬以助軍需以祛民害疏　翁大立

伏讀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　詔書一款應天府所屬論丁養馬近因備解駒馬每年上解備用馬價所養種馬或有倒失仍復責令買補民亦不堪看兵部通行議處以蘇民困欽此欽遵臣有以仰窺　皇上軫恤民艱弊政以保安　畿甸甚盛心也當兵之臣寢格不行臣不可求其故矣今日巡歷廣等府小民遮道泣訴皆以年饑缺食無養種馬為累臣因思之以害民之馬供邊海之需一舉而祛六害興六利通變宜民之政無大於此宣　上德達下情無急於此臣請先言養馬之害而後及華馬之利為

皇上陳之竊惟財賦出于東南戎馬產于西北各因物土之宜以定貢賦之制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我　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大江之南不便養馬故以太僕寺設在滁陽總領牧事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養馬一疋初無今日種馬之多養馬之家給有牧地免其差徭亦無今日孳養之累自永樂十五年每十丁養馬一匹成化二十三年官收地租以歸太僕寺弘治八年偶因淮揚水荒以江北之馬寄養江南於是應天府屬八縣共養種馬四千六百四十匹鎮江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二千三百四十匹太平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一千四百六十五匹寧國府屬南陵縣共養種馬七百五十匹廣德州屬建平縣共養種馬八百匹民之被害日漸極矣　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近來人戶逃亡縣派丁田出辦單丁下戶亦被科擾其為害民者一馬頭之中另編群長每　歲斂貼戶銀三十兩群長之外又編醫

獸每名歲飲藥餌銀十二兩其為民害者二官徵地
租野無隙地求牧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多至
六兩五兩少亦四兩是猶給其臂紗其臂而奪之食又扼其
吭而使吐也其為民害者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濕
故每歲倒損什之二三因有問罪陪償之費每匹不
下二十兩其為民害者四每季點視印烙管馬之官
皆有常例而吏胥里老又以紙劄罰贖供應之類科
擾窮民其為民害者五先年備用馬價每匹不過十
兩近已增至三十兩其本色赴南京兵部者每匹費
銀五十兩江浦六合二縣解赴北京者費尤倍之其
為民害者六況今水旱饑饉頻歲相仍海防料價加

派不已民有菜色而雲錦望其成群人囷草根而芻
秣欲其常給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如
是而謂能仰承　德意撫恤民隱可乎今若華之則
群長貼錢醫獸工食歲省銀八千四百兩草料等費
歲省銀六萬五千兩點烙盤費問罪紙贖追陪價直
與常例之類歲省銀六萬二千兩至於備用馬價牧
地子粒初不因華種馬減損分毫其利一也種馬既
華則管馬通判主簿皆可裁省其俸錢柴薪馬夫門
皂工食等項通判員下可歲省銀一百八十餘兩主
簿員下可歲省銀一百一十餘兩其利二也每華種
馬一匹倣通州華馬事例每匹徵銀二十兩可得

一十九萬九千九百兩一勞永逸民亦願輸以此
解兵部接濟邊費其利三也臣見沿海護塘之外
鐵板沙塗馬可馳驟今以種馬選其堪戰者千餘匹
分給總兵叅將遊擊把總等官領之則倭奴之犀槍
利刃不足以當臣之輕騎跣足裸形不足以當臣之
勁鏃既有舟師截之于海復有騎士拒之于邊地形
既得長技在我其利四也蘇松水鄉素不畜馬軍興
以来急用馬匹故華亭上海嘉定太倉等處有司不
得已勒糧長辦之動以百計臣雖量行減去未能盡
減今以其餘者給沿海州縣領之不追其直可免糧
長出辦之累其利五也應天寧國廣德等處里長上

役必有走遞馬輓被馬戶索詐每賃一匹日科銀數
錢今以其餘者官賣與民每匹可得銀四五兩供軍
前草料之需其利六也夫天下之事利害相乘利少
而害多臣不願為也利于官不利于民臣不願為也
今華馬之利既如此畜馬之害又如彼則亦何憚而
不為哉或者謂民間畜種馬乃愛禮存羊之心恐種
馬既去則馬政日廢似未可華臣請闢之夫北方養
種馬賴其群蓋孳生人猶以為所養非所用矣請
裁華者今江南之馬已解折色種馬之畜實為無名
山東河南江北等處固不得比例奉　請臣以為北

之便者此也或者又謂　畿甸之內畜有馬匹則盜

急有備臣又請闢之令之沿江沿海設有騎士以禦外侮固將以衛內地也萬一有警持尺寸之紙可使立至況南京本色馬未嘗議革若有征調不患無馬臣又以為革之便者此也昔御史錢嶫以鄉官而能行之於通州臣為巡撫不能行之於列郡臣實愧之是以開陳利害剴切上　請伏望　勅下兵部遍照前奉　詔旨斟酌時宜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信所屬民間種馬盡行革去容臣選其堪戰者給兵騎操以其次者給民走遞仍於養馬縣分丁田內徵取價直以解兵部并念江浦六合二縣衝疲已極一槩徵取馬價免其本色解京將管馬通判主簿盡行裁革其備用馬價草場地租督責掌印官馬科吏休期徵解違者聽南京太僕寺寺庫聽候買馬則又即以應天府管馬通判着落催併種馬價銀完日赴京改選則百餘年之弊政盡行湔除五府州之人心無不稱快臣所謂通變宜民無大於此宣　上德達下情無急於此者非虛言矣

議處牧放馬匹疏　謝汝儀

臣等待罪該科凡事關利病有所聞見不得不為陛下言之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冊凡幾變矣我　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私下附近

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　勅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閘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　勅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閑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閘官指實參奏其立法未為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　京師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豪人揑故按獻大率開墾耕種侵牟占奪十亡八九　朝廷屢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饑渴之宜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溫之時在牧則有序在廐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雲錦成群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為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為湖淀漫生蓬葦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庳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不免累糧相繼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往一返倒死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一時聚集點罷則

復散歸雖有下塲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心愧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　國家監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飭詞隱實以欺　陛下哉竊見近日襄城伯李全禮奉勅管領下塲馬二千餘匹其牧放之者已不能免於如前所言今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於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況近日大兩時行暑氣方蒸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癘之虞露宿則有毒蚋之害炎風赤日灼體熏心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踣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算則有徒徇節省

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償失利不補傷況緣此足以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於戰鬬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存留以俟調發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其於軍機國計豈不兩失而俱病哉昨者伏聞　成命臣等即問之都督桂勇又問之惠安伯張偉及訪之下塲把總指揮等官又訪之在營號頭等官皆稱非便出而聞之道路則人言籍籍士心洶洶憂愁厭苦有莫可控訴之意是以臣等不遑寧處輒敢昧死上陳如蒙　聖慈軫念乞　勅兵部會同坐營總兵官從長計議合無將聽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塲勻月給料草一半嚴限每十日赴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騎馬匹不得瘦損遇警調用尤為易集待九月天氣凉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則公私兩便人馬俱利軍情慰悅無不感戴　天恩而長慮敵愾之心矣伏惟　聖明采納臣等不勝幸甚　國家幸甚

議處僕苑官員疏

臣惟　國之大事在兵兵之急務在馬而寺官之賢否馬政之修廢關焉臣以駑駘謬領巡視夙夜兢兢思欲振作以求不負　皇上任使之意入境以來見陝西行太僕苑馬兩寺通無一官印務皆平涼府署管及閱邸報見卿與少卿俱已推補間多遷延不肯赴任臣詢其故咸謂近年兩寺卿丞多以素有物議者調補人之視彼既輕彼之自待亦薄志氣銷靡不復展布各衙門又搜求往過肆相糾劾旋到旋去故人無固志不肯樂就而寺丞係分路堂官亦以歲貢不自愛惜需援例及知縣素有物議者陞除到任皆不索常例科害牧軍且資格微而人不敬服時常與各衙門爭禮不遂便昂然徑自迸歸如近年寺丞王文學劉民準者是已然寺監雖職專牧馬而地界多與州縣相鄰原職任與有司不相統攝故牧丁有逃回原籍或拐馬及畏追倒斃潛入各州縣者往往不

能勾捕附近軍民有侵占牧地彼此相告者亦歲久不得歸結監正録事等官俱監生吏貢銓補此輩皆日暮途窮甘心苟且假以點驗科索比寺丞尤甚如近日圍長楊嘉祚薛世傑皆以貪酷孳問罪逃回者是已惟僕死官不得人此馬政所以廢弛失今不為改絃易轍則將来大壞極弊有不可勝言者臣查得弘治十七年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題　准陝西僕死寺卿員缺於兩司中選素有才望者陞任待有成效照在京太僕寺官事例不次擢用及奏　准添註平涼等府同知張檄等二員不時聽委等因故一時官皆賢能馬政修舉又查得隆慶元年巡撫都

御史石茂華題　准將甘肅行太僕寺寺丞裁革改設少卿管理莊浪馬政仍無兵備僉事見今威令易行地方馬政俱為有益今若比照前例寺卿仍選賢能寺丞改設少卿各帶僉事職銜專一督理馬政監正亦添註府佐職銜俸薪仍照監正支給則僕苑無風憲之名勢分崇而人多愛惜寺監無有司之職軍民服而驅使無難如是而人不樂就事仍掣肘者未之有也是雖無銜改設略似更張而輿阜俸薪原無增益剏藉空名以圖實效似亦無不可者臣又查得弘治年間吏部尚書馬文升等題　准二寺官員暨否皆從督理馬政御史填註開報巡撫巡按官通不干預永為定例不許阻撓紊亂及巨見今欽奉　勅諭內開一切牧馬事宜悉聽爾提調約束仍須等銜門不許干預爾職寺監官聽爾從長計處巡撫巡按以禮相待功績顯著者具奏旌擢關葺不才者指實糾舉不許各銜門肆行凌轢欽此欽遵臣仰見我

皇上慎重馬政優崇寺官至意夫何邇年以來間多干預凌轢以致寺官叅謁奔馳職業蔑廢臣思馬政係邊防重務豈可任其消耗而不為一整頓哉伏乞勅下該部查覆節年題　准例如果臣言不謬覆議上　請令後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卿缺于近省叅政副使內少卿缺于叅議僉事內必選素有才望屢經旌薦者陞任勒限前来將兩寺寺丞三員裁革改設少卿二員并新任行太僕寺卿吳邦楨等俱兼僉事職銜責令各分中東西三路點驗騎操孳牧馬匹遵照　祖宗點閘騾駒之成法叅罰降級之舊例着實舉行如功績顯著與內寺一體陞擢長樂靈武二監監正俱以才幹優長舉人選授仍添註平涼府同知或通判職銜各照原轄苑分督率孳牧追徵地畝之有也是雖無銜改設略似更張而輿阜俸薪原無倒虧銀兩凡事務文移州縣衛所官不許抗違如牧事有成同有司官一體保薦陞遷部屬等官如先已陞授者起送改銓錄事圍長亦選壯方年力精壯素知養馬者除授則官皆得人事不廢墜再乞　皇上

申明　勅諭令後馬政事宜寺監官員不許別衙門
干預凌轢如事當興革聽臣從宜悉心經理官有闕
葺不才聽臣糾劾拿問庶事體不致紊亂寺官皆得
展布而馬政不日亦可復　國初弘治之舊矣

屯田

屯禦疏　王越

臣按綏德在秦時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初
沒于西夏元平章孔興據守　國朝洪武二年定陝
西孔興址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綏德衛千
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
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署

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
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為郡縣宋
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熙和分界元置行省
國初　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
衛後　命將鎮守嘗考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
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
討也武帝時又大入破寨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
耗不可復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
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
武而素不能為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
利政亂諸夷類叛之又民大饑牛馬多死始遣李靖

其隙而襲破之以其所無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
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而不
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　國初
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為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西至寧
夏定邊營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
為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
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
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
或由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
定邊營花馬池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
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

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
林者未見其為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東
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
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
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為今之計宜量撤兵
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防其深入庶可減省
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
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冗餘之
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
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
固原命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充其能

餉如虜將有入寇之機即令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捷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黜罰而無濫縱使官得乂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　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實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浸達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於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於賑濟補弊莫急於堋江賑濟須則饑年不至於逃竄堋江補則窮軍不苦於包賠此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於此也謹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蒙　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一曰備賑濟　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於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為納糧贍家之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宣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寧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累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焉奏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無別處至於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於各屯設立倉厫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

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草厫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謀議頓潤事寢不行　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離應天等府州縣地面　臣奉　命以來問過贓罰紙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為率八分除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趁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貯穀石貯積各收倉厫若遇有大荒之年審實極貧窘餘各就該地方倉厫支領造冊奏繳庶無倉厫無創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

深禹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裁各司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并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稻穀益多賑貸有賴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曰處坍江民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無高隄捍禦江流只靠沿隄栽樁柳樹潮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未沒者江潮往來亦成廢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於

嘉靖八年已經遵　命處補坍江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為橫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衛陸續呈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為困苦查得臣

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陞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聽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種貧軍難以包賠極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極為分豁誠恐賠納稅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轉拋荒如蒙

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踏勘果係坍沒量與分豁額糧庶貧缺即將前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　國課不缺窮軍亦裕矣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三終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四

刑獄一

論韓國公冤疏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燕於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燕不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

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痴狂亦不為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之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粉禍及宗絕世能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頹精神志慮敗衰倫安苟容則善長言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感動其中也哉又其子尊

陛下託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究則殺人以應天豪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懇惻為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来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瞎賤非不知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羣臣豈無忠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一諫智左右近侍必有為　皇明弼鈔　卷之六十四　二一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　陛下言者而事在人寃延今未已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為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劉玉

申明律意疏

祖宗之治天下定律明刑以繩姦究百五十餘年臣民遵守教化大行罔敢踰越夫何承平既久民僞日滋犯刑憲者有法外之姦而掌刑憲者無畫一之論故或子糾他人而劫其父或弟糾他人而劫其兄賊倫傷化莫此為甚若不講明律意恐犯法者無所於戒而司刑者無所於守將来之弊曷可勝言近者刑部湖廣司諙審犯人王保招稱在官吕苣糾同伴打劫伊父將母拏住用棍亂打劫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吕苣依卑幼私擅用財罪止律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劫其父者也又據詼司諙審犯人高鑒招稱在官彊義糾同鑒等打劫伊兄彊預將兄拏住用尖刀放伊頂下劫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鑒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彊義比依弟毆兄者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此則弟糾他人劫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等伏　皇明弼鈔　卷之六十四　二二

讀　大明律內一款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物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減凡盜一等免剌若有殺傷者自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若他人殺傷人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謹詳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則藏踪隱跡密竊而行所以用將引也曰免剌者則專指竊盜而言也曰亦依強盜論者謂竊盜有殺傷亦依強盜坐罪也意甚明矣引律者不知犯強盜者他人自有本律乃於凡盜之間加一強字遂欲減等且如前條各居親屬相盜既遞減凡人免剌而又別言若行強盜者則凡人

不無強盜明矣此條所謂凡盜亦不免剌宣得無強盜乎或者又疑有殺傷者坐強盜遂以為無殺傷者不當坐強盜殊不知強盜之為強盜不在殺傷故強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言殺傷也又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加二等笞四十外人依凡盜為從論杖七十亦是專指竊盜乃有盲從安可引之以斷強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是異財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強盜且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為重所以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

之罪不可減況刼父刼兄窮兇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此皆人倫之大變律文所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　請若如前項擬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禁將來奸詐之徒欲行強盜者計挾本家一男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為哉恐於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臣等待罪法司職掌評允務求其當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留察

王恕

訟劉槩罪疏

竊見刑部問得犯人劉槩合比依造妖言者律斬秋後處決湯鶚依風憲官受財加其餘官受財不枉法

有祿人一百二十貫二等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年吉人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文祥鄒智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俱職官各照例運磚各完日湯鶚係有職官革職為民吉人李文祥鄒智俱浮躁淺露人數送吏部攷查定奪東思誠曹璘俱供明各還職大理寺審擬合律奏奉　聖旨這廝每既情犯深重劉槩捏造非言依律處決湯鶚風憲犯贓押發陝西肅州衛充軍吉人肆姦欺罔詰回原籍為民李文祥鄒智私交妄議降三級調邊任都免運磚其餘准擬欽此除湯鶚李文祥等罪不至死臣不敢妄議外但劉槩

比依前律坐以斬罪臣則不敢無疑焉伏覩　大明律云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欽此先儒謂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蓋讖緯之書即妖書讖緯之言即妖言以其說未來之興亡能惑衆亂民壞國家之事故禁之嚴使之不敢犯也今劉槩招稱不合要得阿諕湯鶚又捏寫一夢書內稱別後時在夢中會見一夕夢一老人騎牛背上行陷於泥淖中公左手把一五色石子右手捉牛角引就正路其人謝而去因思人騎牛背儼然朱字正我　朝之姓氏豈非天生豪傑欲賴之引君當道也耶但五色石子意不可曉或者公自臺

中首先抗疏為彈之第一等耶請試思之如何等憤
臣切詳劉槩書詞固為狂妄不能無罪其夢有無亦
未可知推原其情不過因見湯鼎節次建言指陳得
失不計利害以為天生豪傑以道事　陛下也是乃
與人為善之意別無惑衆亂民之心今比依造妖言
者律論以死罪臣竊以為過矣設有造妖亡秦者胡
也之類之言惑衆亂民者不知更以何罪加之昔之
時有以忠諫者為誹謗深計者為妖言至今人為之
痛惜　陛下受天明命正位　宸極以堯舜之道治
天下天下愛戴之如堯舜矣今法司以如此之情坐
劉槩以妖言死罪不無有累　陛下清明之政欲使

天下後世不為之痛惜恐不可得也且一婦含冤三
年不雨今各處災異人情洶洶此正　朝廷欽恤刑
獄求言脩省以回天意以弭災變以安人心之時若
使劉槩緣此死於獄中豈不愈傷天地之和愈召水
旱之災而臣忝在六卿之列知而不言則違先聖事
君有犯無隱之戒其罪將安逃乎是以不避鈇鉞為
陛下言之倘蒙　聖明裁察寬宥劉槩死罪將見天
下後世莫不稱頌　皇上矜恤之仁豈不召和致祥
衍慶延祚於無窮也

講求律意以定國是疏　丘濬

重有倫真治世安民之要典凡司刑者所當恪守不
不可有違之者也柰何近年以來問刑官多不窮究
律意有蹈襲前非以為是者有偏執己見以為能者
以致往往刑不當罪人將無所措手足是豈惟良折
獄之意哉依覩律之總目凡計四百餘條臣等固不
能一一推論其意姑以受贓條稱枉法不枉法者言
之所謂枉法律註明解受有事人財而曲法科斷者
所謂不枉法律註明解受有事人財科斷不為曲法
者此皆為官與吏而言者何哉蓋以其各得承掌文
移均有用法之責故也又有事後受財與有事以財
請求之條亦皆為官吏而言故有若枉斷不枉斷及

避難就易所枉重者之文至明白也今諸司問刑凡
以贓入罪者不分官吏與諸色人等如總甲皁隸之
類亦照有事以財請求律條科罪夫豈律之本意哉
臣等又就本條論之所謂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
計所與財坐贓論蓋謂有事在官之人而用財買求
官吏致事有枉斷者則出錢人坐贓論罪官吏以枉
法科斷觀下文有官吏刁証用強生事遍抑取受之
文則專為官吏而言其事較然其餘人犯贓若不係
承行得以用法之人如總甲等項人役若臨時差遣
追摘罪人而有犯者自有應捕人受財律條可坐豈
係差遣者亦自有豪強人求索之條可坐豈得以官

更受財枉法之罪而一槩坐杖諸人之身夫官吏受財雖至滿貫若係求索准枉法罪僧得減止徒三年而諸人受財以枉法論遂有至於坐絞准徒五年者是豈法之平邪夫何以謂之法律有明條是之謂法何以謂之枉罪有出入是之謂枉此又枉法二字之義也至於法不應受財而受及不應為而為之者謂之犯法則可以其犯在官之法而法不屬於彼誠難謂之枉也諸條猶有以枉法論准枉法論者蓋以諸人所犯之情不同而有類於此者官吏枉法條該括不盡故又有以枉法准枉法之條以別其罪　祖宗因情定法之意至為精密固不容文外求意致罪有

出入者也若凡受財但於法有違者便謂之枉法則人人皆可以官吏枉法條科斷而以枉法准枉法諸條似若不必設者此理本明初無難曉顧未之思耳

臣等備員大理寺職專天下刑名審錄諸司罪囚雖與刑部都察院並稱法司而本寺之職掌獨重正古所謂廷尉天下平者此也參酌情罪尤宜詳慎故依叅駁此又臣等為天下平者所執之權度也但律之文詞簡精人之意見或異而用法之際至有移情就獄而不得其平者　聖明在上百度維新而欽恤之典尤厪　宸衷臣等若復依違附會而不思有所建明非惟流毒一時將起後世無文弄法之弊而臣等之責有不得而辭者矣故敢以一槩坐杖諸人之身夫官吏受財枉法之罪僧得減止徒三年常行者上塵　睿覽倘　賜采納候命下之日備行兩京法司并在外問刑衙門此後凡問以贓入罪人犯除官吏受財曲斷致罪有出入及別稱以枉法論者坐以枉法罪名外其餘不係用法之人如總甲等項人役若係臨時差遣受財賣放罪人者查照應捕人受財律條其非差遣有罪着自依蒙強人求索律條各科斷如此則法有定守而司刑者不得以輕重其手犯法者亦甘於受罪而自悔無冤之可稱矣

陳脩省議刑罰疏

節該太監韋常傳奉　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為灾南

京又奏大風雷雨之異朕當檢身飭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脩省勉圖報稱毋事因循各衙門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的旨酌停當来說欽此欽遵臣等備員法司所掌者刑所講者律不敢泛及他事竊惟刑律之制肇自虞之象刑其後夏有政典商有官刑周之三典以及漢唐宋而律書日繁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本諸欽恤之心旁採漢唐之制定　太明律以為輔治之具輕重適中度越前代矣　列聖相承因時制宜又有事例以補律之不及內外法司遵守惟謹迨今百有二十餘年罔敢違越然律文深奥百司官吏講解未明或以一字之文而

害一條之義及其引律斷罪往往有乖律意承訛襲謬不知其非此乃有司因襲之弊非　聖祖制律之本意也夫律意不明則刑罰不當刑罰不當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臣等謹條今之擬罪有當改正者于後伏乞　聖明裁處庶酌輕重著于典章頒行天下永為遵守臣民幸甚等因具本奉　聖旨這本恁還會都察院大理寺詳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都察院右都御史屠等大理寺卿馮等詳議得凡告子孫及子孫之婦等大理寺卿馮等詳議得凡告子孫及子孫之婦不孝并監臨官因公毆人致死及因事威逼人致死律例甚明近來有司遇有告子孫及婦不孝者不問虛實即坐重罪因公毆人致死者雖

不曾用慘酷刑具俱作酷刑官員起送吏部奏請降調愚民或因忿爭小故致令自盡者俱坐以威逼致死此皆有司因襲之弊殊失律意合依本部所改正通行內外法司永為遵守庶幾不失　聖祖制律之意其邊遠充軍江南等處發西北衛分江北等處發江南衛分律有坐定地方但近年奏稱內外法司問談充軍人犯俱要就近編發以便勾取合無照依見行事例發遣中間有係戎虜種類者或發兩廣雲貴衛分充軍以防意外之虞其言　國初定律之時鈔重而物輕經今百有餘年鈔輕而物重要將銀每一兩銅錢每一千文各估鈔四十貫折之時估固為有理但銀錢估鈔行之已久合仍依原估其他一應

物委有估計失當臣等再行斟酌計議務在輕重得中另行具奏定奪緣節該奉　欽依還會都察院大理寺詳議停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今將議過緣由開具謹題　一節該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一款其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子孫之婦者各勿論欽此竊詳律意蓋為祖父母之於孫父母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孫悖戾至於毆罵故坐以絞然恐人誣告致罪故曰須親告乃坐謂之親告之親告者以見他人雖告不坐也近見問刑衙門遇有

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之婦罵者不問虛實輒坐以絞是乃親告即坐非親告不坐矣使凡親告即坐何以有誣告子孫之律乎凡人之誣告子孫及子孫之婦者多出於愛憎之偏固有後妻之諸而憎前妻之子者有溺愛少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貲產以歸其子者有憎其孫遂及其婦者使親告即坐則雖桀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者父母一有誣告將不免於死兇其他乎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若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不孝者必須審究得實然後坐罪如律若祖父母父母偏私誣告依誣告子孫律擬斷庶無畢

金天性之恩矣　前件會議得合依所擬　一節該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均徵埋葬銀一十兩若監臨官因公事於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鬪傷罪二等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一十兩若於人臀腿受刑去處依法決打避逅致死及自盡者各勿論欽此查得見行事例各處有司及問刑官有用腦箍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酷刑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請定奪或降雜職或廢為民蓋所以懲戒殘忍之徒也近見內外官司或因督理公事或因考訊獄囚依法決

打致死人命者問刑衙門一禀議作酷刑黜罷殊與律例不合且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自古有之但不當隸為殘忍以毒其民耳若因公事決打致死輒為民非律例之意也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有犯除腦箍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條酷刑具及於虛怯去處毆打致死者照例問罪為民其餘如因公事或笞或杖於臀腿去處決打致死者各依本律科斷不在起送降調之例庶於情法得中　前件會議得合依所擬　一節該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一十兩欽此竊詳律意蓋謂諸色人等或逼取田園或強索財物或見其弱而恐之以罪或因其畏賤而脅之以威其人畏懾勢以致自殺者坐以前罪仍追埋葬之貲給與死者之家近見街市愚夫愚婦或一時語言忿爭或偶因酒醉戲罵本無用威挾勢凌逼情由而愚民輕生輒便自盡者官司注擬威逼罪名追給銀兩殊非律意其罪雖止於杖然監追銀兩有力者隨即送官貧窘者淹禁連月甚至於鬻子女典房屋而後納完深為可憫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過有此等因犯研審明白果係因事威逼人致死者依本律科斷若因一時忿爭或因酒戲謔互鬪等項致人輕死自盡別無逼迫之情者止依不應毆罵人等項律條科

斷不必追銀庶幾情法相當而死生無憾　前件會議得合依所擬　一伏覩大明律邊遠充軍條內開江南并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府分發定遼東山西等都司所轄衛分充軍江北山西陝西等布政司府分發廣東廣西等都司所轄衛分充軍竊見近來編發充軍囚犯不分南北多發西北邊衛充軍蓋以西北近虜故欲填邊衛也然此等囚犯多是原問斬絞罪名饒死及一應奸頑梗化輕犯法之徒往往隨到隨逃仍復為惡雖有仍問死罪處決之例然逃者接踵終不知警況中間又有原係戍虜種類諳知邊情慣習夷語恐其乘隙逃入虜中為之謀主啓釁邊陲

不可不防漢之衛律宋之張元可為永鑑合無今後編發充軍因徒仍照律內所定地方原係北人者編發江南衛分原係南人者編發江北衛分庶可革其屢逃之弊亦可免意外之虞　前件會議得充軍因犯就近編發照兵部見行事例中間係戍廣者發兩廣雲南貴州充軍　一伏覩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贓估鈔者例也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　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　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

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繩之然非　祖宗制律之本意查得正統成化年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志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　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於刻贓重罪輕者似失於縱況陳智等擬奏時估止稱銀兩銅錢而貨物因之及其後估計貨物雖有定規一向遵行就中輕重失倫者亦多如綿被一件值銀不過七八錢乃估以一百貫金一兩值銀不下五六兩止估以一百六十貫大車一輛值銀不下十餘兩而以七十貫估之柴草一大車值銀五六錢而以一百貫估之其他估計失常者不可枚舉依此論罪刑罰豈能得中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每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其餘馬騾等畜幷諸般貨物本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從公斟酌估計務在合乎人情宜於時俗定擬停當通行內外問刑衙門遵依折錢擬罪庶幾得輕重之中而不失制律之意矣　前件會議得銀錢估鈔照舊其餘貨物另行估計

講明律意疏

臣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欽遵外竊惟　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四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慎之古聖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門楚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御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　詔大臣更定魏律至于五六為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

刑官重會衆律親御　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
杉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
杉律意務為講明鞫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
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矣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
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
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
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
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蔑落且
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寃
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
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

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管罪
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
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
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
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強盜窩主
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
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
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鬬毆殺人絞
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輕取情
真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知
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

奸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為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
數年之間天下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
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
決幸蒙　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
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　明詔強盜
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
決重囚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
則含寃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灾者果誰
之咎歟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
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
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

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
於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
行考校之故也如蒙乞　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
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
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
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允須原
錯訊鞫務要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允須原
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
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
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
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

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　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檄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談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冤抑而世底刑措之美

正刑法以服人心疏　李錫

臣等仰觀　陛下大禮告成載頒　新詔内外臣工咸與更始有云今後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臣等竦聽之餘不勝忭幸以為　陛下舍弘之

度其啓誘臣下者至矣於此不言負　陛下也臣等待罪刑科刑法不中臣之責也敢不睊死　上陳臣等竊惟刑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大公至正之制也一有偏枉天下敝矣人君不可以尊而亂臣下不可以卑而撓故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者也又曰惟刑之中中之為言不偏與枉之謂也是以大舜不奪臯陶之守法中才漢文於張釋之之守法未嘗不屈意從之蓋謂此也洪惟　陛下德侔大舜量陋漢文戮祚以來於刑法一節尤加慎重矜恤之　詔屢旌

審讞之臣再造幽谷回春寃獄清雪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夫何二三小臣自罹恢恢之網　陛下所以乾

應　詔陳言平大獄疏　　韋商臣

臣聞人君為求言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到任隨意感冒泄瀉等證神衰骨立自分不免終員　聖明嘗具疏乞休未蒙即行罷黜近始強勉供職伏讀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爾內外諸司百寮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切有裨政理利于軍民者宜一一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臣竊慶幸雖堯之親問下民舜之樂取諸人不是過也臣雖不肖忍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曹參註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　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二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羣臣伏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餘以為首充軍者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瘡死者編修汪思等凡十七人以送迎使臣而拏問者副使劉東監知府羅玉等凡幾人織造抗使臣而拏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　閤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三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持重　大宗崇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計至深且遠若諸為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左寺正毋得純為之首然臣在病中僅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今　陛下行孝似先失遲臣之懽心臣夙聞　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宥者二也　先帝朝罪謫者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為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豈非　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大位遠戍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

欽恤之意爾以送迎及織造逮繫諸臣其疎戇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等送迎館穀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固院守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害辱于當時孥問於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為　勅或失安靜之吉故卿等少太監吳勲奉織造之　勅或失安靜之吉故卿等少為鉗制以安其民是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為

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監馬卿等及額義吳勲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勲等一言遂不辨其是非曲直而卿等遽有孥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元帝朝冗使四出空國有此今　陛下在上顧反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奸之故今日時　陛下為甚厚而敬降級調任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路凡此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爾臣謂此　先帝朝檻弄權　陛下明允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逭矣然臣愚以為臣子之微或失儀於　君父之前則前辜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檻弄威福者之禍耶況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

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往歲亦嘗

天文者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猶欲添注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革故當時兵部之執奏科道之交章殆有見矣陛下嘗得一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為之黜陟馬庶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簪紱之始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終難久恃苟不及時少盡微忠萬或填委溝壑則負　陛下擢用之績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化誨之功臣每思之誠有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此或臣之良心也所謂人

無有不善者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臣安敢避嫌遠罪自賊其良心而不一盡其愚耶昔有虞皐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祭處法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奪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皐陶二聖交孚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時垂於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今臣位微力劣區區

論刑獄疏

黃綰

伏惟我朝　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為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招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合律駁回再問若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究枉囚自審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審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圜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為制甚密及查見行條例遇有重囚

稱寃原問官員輒難辯理者許訴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道會問辯理果有寃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為問刑審錄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辟以止辟刑可期于無刑也柰何豐豫之餘人心玩怠問刑者不惟五詞之審五疵之尤審錄者不知觀刑之中獄成之孚惟意出入百司視効不究其所當究刑無濫於無辜不問其所當問罪常訛於非情苛碎煩擾長究興姦得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橫行之路習迷不返乃稱守法

狂愚遂使　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因陋踵弊反為得體以求實理為怪異以論舊章為今幸　陛下天錫仁勇致致勵精剗除宿弊圖新化理臣等幸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為照駁圜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恶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遠修舊章上裨　聖政之萬一也伏望　皇上俯察特勅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寃枉因自誓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不服止照僉供

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圜審原問及改問官若容私偏向仍有寃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問罪其餘事情均乞　勅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為此開坐　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緊落但民偽日滋或有所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難以照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院及本寺臨時議擬上請奉有欽依緊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於　聖明參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臣等恐文移積久職守不常未能一一查照奉行至有出入或

重復奏請上煩　宸斷深為未便合無行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寺將自嘉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奏請及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　欽依緊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款具奏取自上裁者為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為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　聖謨丕顯而刑不濫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於大理寺職司參駁關係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明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

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為口實至於徵逮雄辯往復數次淹累囚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督令講讀律例半年以上考居疏遠者方許干預平允如有刑名生疎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參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敘用其見在者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未滿者一體參送吏部別用若有究心刑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

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為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不能正己格物以致刑獄未協於中亦乞　聖明早賜罷黜以為不職之戒庶人心知勉法律昭明而足為天下之平矣一訪得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已私不體　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強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嚴刑普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　欽依處決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正與刑及未成招死者比籍於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審者止禁見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

詼部肆行無忌問官縱此得省文移提牢官縱此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疑習以為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灾致變未必不由於此等弊政已非一日茲當　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祛頹風易靡不可不預為之防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凌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或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傷重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真正死罪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槩滯滿每月終詼部堂上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因數開具說帖　御前宣

奏庶司刑者有所避忌而囚圄無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　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囚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燻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辯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劾莫可救藥誠為可矜亦乞　勅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詼部官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所差似前躲悞參究治罪如此則　陛下如天之仁及枯骨矣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

淹滯日久牽累人難合無行令後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如錢糧行查未明強竊盜拏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見在人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類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并托故推調不即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庶宿弊可革而官無曠職矣　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槩送法司法司又加深求入以重罪送寺審駁

方行改正又聽人囑託濫准詞訟扶養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傾家蕩產鬻妻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為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市井細民愚蠢無知過恒不免或因醉酒諠譁或因微末爭搆至有妻妾奴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罵皆人情所不免詼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問反戾人情誠為擾害合無行令各城御史今後除強竊盜人命等項重情地方呈報照舊送問外其餘一應小事審無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行法司提問庶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云

民獲安矣　一給由服滿雜職官并吏員人等到

違限及洗改緊關字樣者查考大明會典及詼部節年題　准各有送問事例固難輕宥但近據送問者審其情多可矜事非獲已如過限者因父候巡按考覈或因官司不即起文或因缺盤纏或因病疾或因地方遠涉不得及期赴部其洗改者或因司府吏胥差誤所致原無緊關字樣若不體恤一槩送問則贖罪一番所費不貲又聞有吏違限免其送問罰班書辦轉行雇人繕寫遠方貧吏未免揭債日事揭債日多未免貪求自給及至敗露或反回護衙門不肯送問如此是責其細故而啓之以犯法也合無行令詼部今後除官吏職役已滿及丁憂服滿并事故已經起送不行赴部者吏除照常十七箇月與官批限外再量地方遠近各除水程復有違限及查有真實姦弊批文咨結俱有洗改緊關字樣者俱照舊追問外其餘過限未及三年原籍并所在官司告有事故勘帖明白至若雖有緊關字樣洗改而咨結真正洗改而批真正或結狀一處洗改他處查對不差并洗改非緊關字樣律得不論者俱免其送問及罰班書辦等項庶情法兩盡事得不擾而卑官賤吏亦可以責其守法矣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曹懷

臣聞宋臣朱熹曰人君正心術以正紀綱蓋紀綱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　朝則朝廷尊而萬事理故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　朝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今之三法司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事下鎮撫司者必送法司擬罪乃　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衆共之者也使奪法司之獄而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徇睚眦顧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主所以壽命脈之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李陽鳳以歸鎮撫此則　陛下之失刑也今又奪都察院之程景貴以復歸鎮撫忍視　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焉　陛下盡此策者試思之

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殆恐法司為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者耶如皐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耶是則倒持太阿之柄授之刑政舛錯敗大于是耶且景貴卑官也李曇中貴也信曇之情而遽械景貴已不能無偏聽之私而必中傷于鎮撫者豈為曇報復之地耶孟法者天子與天下共者也烏得為曇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臧獲以田所人有告臧獲某私為主人者將治吾之臧獲乎抑訶讓其告者乎今景貴能糞曇之贓私猶告臧獲於主人也而下

景貴於獄循訶讓其告者臧獲能畏其主哉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何瞎於此而不潛消默奪其奸佞之心耶嗚呼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　祖宗之法也朝廷之紀綱也伏望勿留前轍速收今　命并付景貴雲等以歸法司則有罪無罪昭然於畫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杜紀綱可立矣未敢擅便臣不勝隕越之至

正　國法以光　聖治疏　唐樞

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慈悲至駁勘再三惟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奈何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

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詞訪緝者失其真是以　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于其所哀矜而幾至於僻矣臣請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　陛下之疑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玨之申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黨欲以傾郭勛因而輕捏五也謂崚洛等縣諸証人皆讐勿可信六也臣願為　陛下一一細解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喜信為繼而勳臣京邵進祿等師其傳何事李鉞漢十月下旬之約其情何求口稱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劫廣坟城張十

計畿雖成於邵進祿等其原何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之反狀甚明故在外諸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諸衙門曰可殺陝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可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矣且福達之形最易認識或取辯于青布之並立或明驗于自幼之禿頭聲言于李俊李二李三是其族識之矣明黃于咸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于杜文佳是其姻識之矣對証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于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繼宗白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洛川道路人皆識之矣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良怙惡小人誠非良善故所訐福達事情類多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李五即妖賊實是探訪明白今已驗之況福達踪跡詭秘慧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苟非薛良狡猾之人亦不能糞彼之陰私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而明矣是時李珏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達指龍虎形肋無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姓名又見崞縣三廂都查無李伏苍軍籍并李五名貫遂苟且粗率回上疑而誤太獄據緻智而釋元兇殊不知五臺縣妻芦

元年黃冊始收張寅父子入戶時張寅年五十四歲則張子名衛輝店內之交可考而知矣轉縣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字焉伏苍乃于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三為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則軍籍之無查可考而知也況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等事安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亦不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當疑可得而明矣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言語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及也文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讎也則一千中証非讐也若曰韓良相戚廣輩讐也則高尚節屈孔石文舉諸人非讐也若曰魏恭劉永振讎也則即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若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各色人員非讐也何獨呶呶衆口盡願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臣竊見　陛下勵精圖治足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三思有聖賢之訓多猜非　帝王之宜伏願　陛下六疑一釋大奠乾剛即將福達明正典刑以為　聖世一大快則　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待罪刑官激切妄言罪當萬死不勝慄懼待　命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四終

遵舊制平刑獄疏　劉濟

伏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部都察院王鞫問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嘗評審者雖屢駁不置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而後已蓋於權奪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此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下之人君子有所慄而守法小人有所警而遠罪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　詔獄刑法特峻繫者

皆畏已非好生之意故中間因革不一然雖出當制之外其所職掌則止是推鞫取其招由奏行法司擬罪評審如律然後奏　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刑部察院必一體與之辯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駁問皆皇之良法美意亦未嘗盡相悖也法久漸弊奸宄來之其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爲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刑衙門虛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竦遠涉大紀綱者而已蓋至正德爲甚於今思之良可潛歎革舊弊諸大奸惡悉下法司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寇等之罪本不至此　陛下特過爲偏重爾不然何緝訪於羅織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而又裁決於　內降之旨哉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犯該姦黨亂政充軍而已以國賊視洪宣以劉寇視欽等奚啻天淵懇乞

過益任情而加重舊制既愆初政亦戾上虧　聖德下啼羣心災變之來夫豈無自臣等屢屢言之　陛下不以爲信然也近日劉寇之私討應付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顏如璟之私用違禁包袱與夫郭九皐張守等之事前後株連羣囚　詔獄臣等以爲郭九皐等實係趙紀所誣曾致三瀆　奏乞付法司詰明劉寇黃國用顏如璟之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陛下天性寬仁或者追念寇昔在廷因言得罪國用如璟俱係小失不必深求從而赦之未可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照依定奏送法司施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被逮以來不復爲言既而急蒙獨斷不令照例擬罪

寇則充軍矣如璟則爲民矣國用則降遠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軍爲民降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是律所失固不爲小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白議擬昭示天下以爲懲戒而乃爲此曖昧不明之舉哉且陳惠言寅仔等情詞相連俱係一干人犯彼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寇等之罪本不至此　陛下特過爲偏重爾不然何緝訪於羅織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而又裁決於　內降之旨哉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犯該姦黨亂政充軍而已以國賊視洪宣以劉寇視欽等奚啻天淵懇乞

之其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也刑而不平以致亂何者民心不服而怨讟生惡人無忌而姦宄興雖使堯舜在上皐夔在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係

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　祖宗定制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民毋任情以害仁毋吝過以言正悉守定制以勵初心仍將近日　特旨發落過劉寘黃國用顏如環三臣俱送法司擬以律例應得罪名若其累係犯該充軍為民降調彼亦甘受無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皐閉明之日亦付法司擬審無勞　特旨以乘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然則

刑法無不平　聖德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議處重罪以存　國法疏　劉濟

近該臣等具題犯人王欽兄弟誤蒙　寬貸以為　陛下惑於請託之言故勉從末議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禁二年之上如何不行嚴限追併近已有旨催促充軍了罷敢玲　詹言仰測　宸衷乃知欽等之罪不惟公論始終以為當然而　陛下亦始終以為當追但其實藏故臣等議以為欽兄弟之罪宜悉數追完不可少免如錦者既保首領亦宜改發極邊煙瘴地方不得與之善地如此則祖宗之法不至盡廢而姦宄之徒不至大橫矣伏惟

之占復倡三分減一分之議該院之責夫豈能辭　陛下既已云然何不遂奮　乾剛追究欺弊軌為延緩孰為請託各抵之法以大振綱紀懾伏羣姦而乃隨以罷之一言知惡而不能誅知弊而不能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可不戒哉夫欽等有必誅之罪累百萬之贓死有餘辜而獲全免臣等連疏論奏　陛下略不俯從臣等欲阿順不言則廢　祖宗之法欲堅執前說則拂　陛下之意展轉思惟求一善術而未得也竊意欽之兄弟罪應有差欽則原奉　聖旨定擬極邊煙瘴地方充軍矣至如錦者固在不赦而欽則尤為首惡可同錦而幷赦之乎大凡侵盜官物

雖微必償今各犯贓幾百萬俱是侵負鹽價國課所關　陛下既減其死復免追贓既不為　國家惜此憲章復不為　國家惜此財用滋亂長姦莫此為甚而威嚴安在方今多事之秋公用浩繁內而戚畹營建第宅外而四方賑濟饑荒供億不敷計臣莫措使得全追前贓給散應用亦自所濟不少　陛下何不思及於此而幡然改圖乃惑讒言以乖大計此臣等之所深惜也故臣等議以為欽兄弟之罪宜悉數追完不可少免如錦者既保首領亦宜改發極邊煙瘴地方不得與之善地如此則祖宗之法不至盡廢而姦宄之徒不至大橫矣伏惟

公　國法倘從衆議不勝幸甚臣等遠論平刑之
遽罪罰然而言不容已冒死再陳忌之者必以爲左
名詆之者必以爲好殺所恃寸心無愧上祈　陛下
之垂鑒耳他亦何敢計哉

緝訪事宜疏　　歐陽一敬

臣惟緝訪之設所以肅法紀宄抑之防所以廣仁恩
也　皇上乾剛丕振而姦宄畏威法紀肅矣矜疑必
赦寬大辟徃徃姑緩其死仁恩溥矣
而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諺稱爲刻言若刻刮無餘
也憂害堪憐之狀莫此爲甚語曰巨濤振壑川無恬
魚驚飈拂野林無靜柯都城赤子每蜀蜷於是獄也
人矣我　皇上如天之仁無遠弗屆詎忍使　聲穀

之下有是哉此臣所以感激憂哀不敢不冒爲酌處
之議也夫誣妄之禁嚴矣不爲辨理之例重矣緝訪
以詰姦慝本　京師之不可已者更將何以處之臣
愚以爲止沸在去其薪株孽必窮其源蓋厭衛之論

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招家屬爲盜
通同棍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於奸言之
律者有懷挾偽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親父訴稱子
擊汪堯民爲王民而荼毒以死者有親
亦被擊誣作忤逆者有無辜顧天極口冤號於法司
之衛者有酷威所劫甘承冤擬願少須臾無死而不
敢復辯者且訪擊所及家貲一空甚至拜同室之床
而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諺稱爲刻言若刻刮無餘

其情罪真僞隱微未經鞫審不得輒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該法司仍逐起開造招由節略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厰衛會題仍勑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　旨陞賞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嚴申禁諭無得一槩混拏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參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該科糾參重究如此則功必覈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常審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非濫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

招庶幾刑清民服姦宄戢而冤枉之防亦慎矣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聖恩之所被及豈其微哉要之禁詰姦細兵部之事也會題與厰衛同則冒濫之事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彼此相須關係殊非細故伏乞　勑下該部詳議如有一得可採特賜施行今日刑獄中急務也臣愚不勝戰慄瞻望之至

請辯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朕今天氣暄熱兩法司行錦衣衛見監囚犯管罪無干的放了徒流以下行減等議審發落重囚情

可矜疑行柳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仰我　皇上好生之德與天同體臣備員法司敢不祗承　休命以奉宣德意乎臣於去冬會同吏部尚書汪鋐等奉命審錄罪囚審得刑部犯人馮恩犯該上言大臣德政斬罪臣與鋐等以本犯罪狀與律不類情實可矜擬以有詞再問伏蒙　聖旨依擬欽此今已數月矣未見刑部再問明白擬奏今者又奉　欽恤之命臣乃敢法之官若隱忍不言致使　皇上欽恤之仁不被於下厥罪深重焉用執法爲哉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云九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德政者務

鞫問情由明白處斷本註云如漢王莽爲相操莽威福平地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不受又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漢祚　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後世宰執奸邪暗邀人心以危社稷故耳今馮恩所犯情狀揆之於此實不相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鋐掌都察院之日而恩由校私妄劾及鋐轉陞吏部尚書恩之意以鋐必害己故先爲論列以制鋐不敢發且波及一二輔臣以示其非私劾鋐此以小人之心而量君子之腹者

也二罪狀誠爲可惡至於舉論尚書夏言王[illegible]
史[illegible]不遞假籍言官論列之公以濟其害鋐之

耳比諸稱頌王莽功德本不相類臣與鋐等擬以不
詞再問者此也伏乞　陛下矜憐之臣又聞之前輩
有云我朝　祖宗以来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不
與夷虜和親一也不以論諫殺
言官三也大言官人主耳目聰明不致蒙蔽則
人主洞燭奸邪萬里畢照社稷之福也故古聖王之
於言官言善則行言不善則優容之所以廣聰明而
鎮奸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括囊惜命矣
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姦邪無種乘便乃生使言官
畏禍而緘默以自保此小人得志之秋也蒙蔽奪其
聰明奸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而無聞見豈不危哉

我　祖宗以来不殺言官大意以此伏惟　陛下鑒
察之且馮恩狂妄小人殺亦不足惜但關係　朝政
之大爲惜耳伏望　陛下再勅刑部擬辯律意與恩
所犯情罪果合與否再行具奏上　請定奪則　皇
上欽恤之仁不致遺漏而可矜之囚亦得以被更生
之澤矣臣不勝幸甚

禁刑獄之濫疏

毛愷

臣等通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奏報災傷如畿
慈愛民勤政宜下人安物阜時和歲豐今若此得非
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之也乎否則何其反常
若是也夫水與雹雖皆陰物也爲災廣重陰慕盛焉
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刑獄乃其尤者蓋刑隸陰令
主肅殺臣等所職業在于是毋亦中外之獄容有橫
濫不法如水之泛濫莫可隄防如雹之害稼奪民
生命者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
莫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敢爲
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而越訴者
有罰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而蓦
告之州有舍本州而蓦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且蓦

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訴諸本縣
之佐貳官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因以自利至
於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之輕重理之是非
縣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健之夫終訟
不止是曰澄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本無辜而捏稱
正犯非知見而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該
問官祇宜摘取緊關數名聽審爲得至差人下逮盡
數示遣隨突叫呼驚及雞狗束縛馳驟無異犬羊投

到[illegible]滿庭供明則被照過半而詐欺凌虐無論
[illegible]曰澄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遲慢而
[illegible]事勢忙迫而未暇審則又不分人數多寡

事情重輕縣行寄[illegible]倉寄鋪馬至於追贓之[illegible]
以斗粟貫鈔而久為拘繫有以家屬婣黨而幽令代
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嘆抑
鬱被誣之家晨昏供給生理俱廢是曰濫禁從古訊
獄固未去刑然刑之即加自有所在故鞫杖以作
敎決罰不過臀腿固未嘗廣為非法之具而猛以用
之遍體也今之用刑者異于是刑手則有梭子刑足
則有夾棍刑頭首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錫龍灌
身竹簽釘指燒酒澆鼻諸如此類備極慘毒身無完
膚因或就斃其意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情而
服其辜即未必盡如臣等所言然如傷之視百不聞
不經之失蓋一成莫易君子慎之也柰何今之司理
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為能以哀矜勿喜
為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節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
去字句以從招甚至請託徇人通賄自鬻于以枉其
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胷之夫莚踵于
獄中茹寃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
定議自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為情重律輕罪外加譴
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
重為厚利遂使賣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
溝壑者往往而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弊

以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倘蒙　皇上不以臣等
所言為謬或於修省萬有一分之助伏乞　勅下臣
等遵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各南京法司并各巡撫衙
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痛為禁革
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而濫禁
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illegible]而用之因公科斂
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刑濫罰者寡即食賄論政出
多門議罪不當均干法紀者也而濫問者掌印官以
能輭論擅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illegible]論若大濫拘一
節初犯次犯量為戒飭其屢犯者連調用以上數

者祛革濫獎似或宜然務在着實奉行若苟姑息
幾徒容刑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新而陽時若
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者云臣
等不勝惓惓待罪之至

禁酷刑以全民命疏

臣等竊惟我　國家稽古制律例為刑其管杖既有
百十之數而大小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
決膚而不欲其損骨也至於徒流各有等[illegible]不逃
死然不遽置之法間以刑部評以大理[illegible]
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甚

葛守禮

蔽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此我　皇祖垂欽恤之典即虞廷欲並生哉之意也我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　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　旨熟審有貸此其矜憫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顧我　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司無以奉承　体德臣切憾之如鞫審止宜隔別縱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即有決罰應用鞭朴今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動用夾棍等刑剝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前期年而拷死數十人着輕視人命有若草菅其見諸章奏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

人初聞甚駭惜未有以重處也乃今遠近聞聲酷以成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　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下何事不成威劫之餘何求不得此囹圄所以多冤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溪壑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事例問以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抵死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

知為人惜官而不知為民惜命者酷官別有舉劾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有司不得肆為刑殺而小民得以為生矣再照守令所以敢於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為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冥行全無忌憚夫既不以律自治而又安能治人查得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遍降敘用欽此則是於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

乞　勅各該監司着實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既不敢以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而百姓服貪殘斂而天下無冤獄矣臣民幸甚

正　國法以銷禍本疏

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翻

二卷看有感然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五臺縣人本逆賊李越之姪初名福達因繼

戍逃歸竄居陝西洽川縣倡白蓮教自言為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長吏屠其城邑後餘黨盡滅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灌縣詐稱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詰其罪悉貨賂脫免已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捕治之午即夲武定侯郭勛移書請託欲待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具午反狀聞尋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勛懼　先帝怒禍且不測逐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縉紳蔓延天下如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疏言官

也或埋魂幷徙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使李瑾按察使李玨都指揮馬多等皆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省或已罷職而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通書致問而稱為朋黨以偶語立談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几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大仁李大禮等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臣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三關至延綏訪得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徙薄之鄉也其之訣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illegible]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師即李午之[illegible]

城邑且縉紳之禍徧天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其官老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觀李同之獄而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為叛賊殺長吏屠終不免禍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踈而不漏似午之罪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屍以正爰鉞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當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蓋法網之即使闔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勛世受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而冒憾風霆蒙蔽日月使舉朝側目卷舌蔵聲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迎合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俛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勛之

罪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於既往垂鑒戒於將来此正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一議也至於大學士桂萼張璁等時以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彼皆心膂大臣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觀望扶同鼠易原案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卹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懼載筆特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禍端寖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弼直之責祭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無復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錄為首惡欲誅之頼夢等申救得改永遠充軍編發南丹衛錄之免死多其力也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

克是心也亦將何所不至此前以迎合夠時曲為自全之地忠讜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不敢去就爭之必不至此前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在凡未經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　上裁特加優異以廣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士風世教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用招尤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蔽覆矣國家何賴焉當迓正豈渠魁虐焰猶能為厲於

銷滅之後耶　陛下永道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言為大謬乞　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剛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河渠一

議疏黃河築決口疏

劉大夏

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宛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萬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

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各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仍於黃陵岡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十四十丈中砌石堰每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制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斷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濫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只船隻不便往来則於

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壯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允為利便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允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曉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　勅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議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興水利以充國賦疏　國賦切惟國家財賦多出於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於水利蓋水利不興則田疇不治五穀不登倉廩不實而國用不足矣其所關係誠非細故司民牧者豈可不加之意乎是故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為壑而盡力乎溝洫宋元以來諸儒以開江置閘治田為東南第一義有由然矣夫何近年以來東南地方川澤浸盈湖水泛溢加以夏秋霪雨浹旬山水橫發致將田疇廬舍漂淪以稻糧之域為魚鱉之區諸郡之民年年苦殆不可勝言矣且饑饉頻仍虧損國課公私匱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揆厥所由蓋以下流淤塞圍岸傾頹疏導不得其法董治不得其人所致耳臣等備員談科於地方水利嘗悉心推究互相講求得其梗槩謹將東南水利之切要者四事曰疏濬下流曰修築圍岸曰經度財力曰隆重職任開坐上陳伏望　皇上軫念東南為賦財所出之地墊溺頻仍之苦　勅下該部會同多官將臣等所奏開坐前件一一斟酌議處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一疏濬下流

臣嘗考之瀏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餘里受納天目諸山谿澗之水由三江以入於海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瀦而三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已若下流淤塞則水泛溢禾稼為害雖輕為今之計要在隨其源委相其利害酌量便宜為之區處如白茅港七浦塘劉家河此蘇松南壯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之南壯與白茅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於其中而並入於海此所謂源委者也就其中論之蘇州之七浦塘劉家河松江之黃浦並皆深濶通利無阻惟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今二十五六年矣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濬之後今六十有餘年聞之白茅入海之處潮沙壅積勢若丘阜吳淞雖名一江僅如溝洫潮田水落雖舟楫亦艱於行其旁渠港

亦多湮塞下流既壅上流易歸加以霪霖能不泛濫此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濬白茅一港使之通利如七浦劉家河則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濬吳淞一江使之通利如大黃浦則吳淞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所歸則引汊上源太湖之水不致壅溢而向來沮洳浸淫之土皆出而可耕矣如此水患消弭田無淹沒於民實便

一修築圍岸臣嘗考之浙西之田高下不等隨其多寡各自成圍遠近相望吳越以來素稱膏腴宋儒范仲淹嘗論於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渠而外有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雖然圍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利於修築修築堅完旱澇有備否則反是臣願自今以後每歲於農隙之時治農府州縣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岸取土修築水漲則專增其稟水涸則仍築其外務令高闊堅固可通往來隨其旱澇而車戽出入如此則先事有備而田皆成熟矣　一經度財力臣惟欲興水利必資藉乎財力欲聚財力必取給乎民間其功程大者動以萬計小者亦不下千數若遇大小工程一槩不時科斂則未免府派之州縣州縣派之里甲里甲派之細民家至戶到騷動鄉村雖曰為民興利然未見其利而先見其擾鮮不怨矣是以司其事者惟恐怨讟易興事功難就因循廢弛職此之由

臣愚以為水利為田而興則財力亦必計田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科錢百文至田萬頃則科錢百萬文以浙西諸郡軍民田計不啻千萬頃所出之錢可以類推而知也若然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輕重易舉實為經久之計又必於每歲秋收之時折收白銀徵解各府官庫收貯仍將徵解過數目造冊水利官處備照遇有興修聽候動支不許別官那移借貸倩工程浩大支用不敷會計明白備由奏　請區處如此則費有所出而事易集民不告勞而功易成矣　一隆重職任臣惟興修水利董其事者固在乎得人而當其任者必須乎重職蓋不得其人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不重其職則事權不能以歸一其債事一也我　國朝永樂初年東南大水為災　太宗文皇帝簡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特往疏治果能仰承　德意不負委任布衣徒步晝夜經營疏塞滯修隄防浚溝洫皆有成績民到于今頌之至弘治年間東南節有水患　孝宗敬皇帝命工部侍郎徐某總理其事某則急於成功肇自七年之春比時有司迎合其意惟圖目前事了止將近岸沙土略略挑濬堆放岸之兩旁一遇

兩水淋漓仍堋港內曾未幾時而白茅港等處素所
諸水之襟喉者已皆湮塞下流不通水患如故連年
災荒未必不由於此道也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復
不一興修事宜因革靡定或行屯田捕盜兼事帶管
或設工部郎中專管然位卑而權輕官民玩侮職業
不舉無怪其然是以近該巡視浙江監管南直隸徽
州一帶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某奏乞欽依昔
年運河故事特設通政一員專管江南水利誠為有
見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會同多官推舉年力精強
器識宏遠素有才望諳曉水利大臣一員兼以憲職
重其事權前去蘇松等處地方專一督理虛心下問

盡力講求自源徂流一一
其中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悉聽從長便益處治不
許各官攩越職掌阻撓行事又不必責成於數年之
後務見其效方許不次超遷以旌其功以酬其勞如
此則官有特設而人不玩責有所歸而功易成矣

定計議以杜河患疏　徐恪

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壯四十里東經虞城縣
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羊山
東經汴城壯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縣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
[illegible]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
[illegible]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

南經昔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
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壯
則漸殺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
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
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夬口可塞運道可
完但既潛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
畏其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
於履陸一夫之章挽過於六贏之驅馳一旦阻絕則
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
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五　三三　七座
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
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
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
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
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　國
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
得已乎但合用樁草鐵石船帚等料并傭工口糧動
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虛空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
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為之處誠恐又似今年
無益且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
可三策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役
濬北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樁草等料尤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五　三四　七座
決塞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決塞事
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
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懇具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
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夬口日深運堌
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從而北計將
安施雖已側聞　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
之雖在疏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懇
皇上斷自　宸衷以國是檢臣前奏早　賜裁處
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　國計俯恤民艱但
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
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之必將感念　聖德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五　三五　七座
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
活繁所免稅糧不過三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
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
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　勅劉大夏專理其事
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樁草
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　聖意少竭心
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
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
至南旺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其黃陵岡
三義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役
濬北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樁草等料尤

宣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
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
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
用俾罄巧思並屈羣策用工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
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懽悅則用工
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輒沮挫誠以
今日治河　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
而視之哉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胡世寧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爲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
能治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卹民亦未有聽其決
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地方

數年于茲矣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處
兩京南北衝要　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常歲爲國
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亡過
半猶之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亟也　國家
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隔噎之病爲飲食
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亟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
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蓋使
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
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
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
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
則易過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
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
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
疏易決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
後漸決而東南其決於東南也入海路近而經爲害
稍小決於東北也入海路遠而經爲害尤大然因決
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
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
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

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
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自長垣曹鄆等縣
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
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
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淄溝出是此
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
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
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
而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
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
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
也決而東北則徃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

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淄溝二道各宜葺其利便者間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壯能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處地方接至沛縣之壯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而縣以

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為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漲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尚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為莫若於昭陽湖東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兩岸以為湖之東隄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闊以為運道仍於彼處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築之處有

舊民田民居則宜補給閒田扣除糧稅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臣等不能親歷試驗未敢執定為是乞　勅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挑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無使放舟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幷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　勅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

河貧民幷備應用器物與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江
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月促田賦所入
甚少而養軍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與此鹽利況
我　國家全藉食鹽生齒數倍於昔而鹽課舊額有
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官河成之後以資
邊餉實為大利且鹽既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
之役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頇大患豈不當為
然以為難者第恐勢要狥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
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為國計者
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　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
行也至於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僦嚴

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如壯人數十
工之力是宜給其路費厚其傭值使樂應募未必漸
多又值壯人漸次效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
愚又念豐沛南壯一帶近河州縣之民近年十分困
苦　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望　聖恩無念以後進
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為停止可減省者量為
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　內府應用者或令原
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經由南
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又
因而多用人夫牽送其士夫往來船隻倚勢多索人
夫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

無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紳治廉使衝要之民得
以安養休息而　國家南壯咽喉之地不致阻塞矣
近該少卿黃綰奏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為國遠
慮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
國初漕運自淮遡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
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泌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
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泌可以通
衛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荊口
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
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壯通衛河歲撥江
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
之亟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興水利以救民患疏

汪鋐

臣照得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五穀不登人民饑窘而
陝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為狼狽無以　祖宗所立鹽
法廢革不行惟狥餘鹽之弊政盡壞糧飛輓之良規以
致各邊糧草缺乏人馬俱困撫臣往往請給內帑至
屢　聖慮屢遣大臣或督理賑濟或經畫邊儲臣仰
見　皇上軫念元元之心保固疆圉之計固無所不
用其極矣但天下之事圖之必於其亹亹而治之貴得
其本遵復　祖宗鹽法之舊使天下商人爭先踴躍
趨赴各邊上納糧草不呼而集不輓而積此濟邊之

至要也興修水利使大小溪河川澗之水或瀦而止或引而分皆可以為田疇灌溉之益此足民之大本也臣見近時監察御史周相聞人銓各極言　祖宗鹽法之利不可不興最為詳悉臣不敢贅言外謹以水利一事詳為　皇上陳之在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無非為水利計耳是故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詳於水也如此誠以水也者田之所賴以為田者也苟不盡力乎溝洫而徒責效於雨仰救於天欲田之常稔胡可得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隨以亡

矣輔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此確論也夫秦雖廢溝洫而後人因川澤之勢興灌溉之利亦往往有之如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瓠口為渠用以注填閼之水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此其迹固在今可訪而行之者也如蒙乞　勅陝西及延綏甘肅寧夏各巡撫都御史各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該掌印管糧管屯等官務各躬親逍行郊野相視地宜某川之水可導某山之水可疏或為溝或為洫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之或遂或通或為瀦必因地勢之高下或為防以止水

或為濬以瀉水或當為陂或當為堰考古人已行於昔者而為之於今求古人已行於彼者而為之於此歲積月累不責效於旦夕躬閱熟視不取信於簿書因時制宜不膠執於一定夫如是則三年之後必有成效而民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矣抑不獨陝西然也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為開漳水引灌鄴旁終古鹵兮生稻粱李冰為蜀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于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宋臨淮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允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北陂塘甚多引水灌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九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民賴其利凡此皆古人已行之迹載之史冊可考而知者也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河間真保定等府又有水患如蒙乞　勅各該巡撫都御史務要一體訪求前項古人已行之迹着實舉行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官員一一躬親履閱隨其便宜勇力興修

母阻於浮議母泥於已見必使山川原野之間有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瀦以蓄水無散逸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為災潦不能為霪而民之生可聊矣仰惟　朝廷設立撫臣其大要惟在於衛民生重民命扶顛持危禦災捍患故撫臣以撫名必如父母之撫其子而後可以稱其名也欲如父母之撫其子亦安得坐視其斃而不思所以救之乎夫水利不修則旱潦無備旱潦無備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則生養不遂生養不遂則其斃可立待矣是故修水利以備旱潦此撫臣衛民生重民命之大節也若其瑣瑣之務何足為有無撫臣舍此不圖

乃至於請給　內帑請蠲賦稅豈撫臣之宜有哉臣又聞唐虞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而春秋之世如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為列國之地當其時干戈俶擾一國之賦自足以供一國之用未嘗取給於他邦良以溝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備而國用自充耳夫今之山川即古之山川今之土地即古之土地今之民物即古之民物豈有古人可行而今人不可行者耶在天有適然不可期之數在我有卓然不可廢之備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撫臣之職盡矣臣欲候　命下移咨各該巡

臣伏蒙　召命道經豐徐竊見黃河為災傷民敗漕甚非細故敢究致災治漕之詳以聞臣按黃河發源吐蕃朶耳思西鄙名星宿海經流萬餘里其水本清浸近中國漸變黃濁三代以前惟有漲溢自漢以來始多決河蓋河高湍悍壺口上山源相夾猶在澗中地雖高下未至壁絕水雖並入未至甚多勢雖奔流未至衝擊猶夫河也壺口以下受水始多龍門壁絕砥柱橫流懸水迅湍始成衝擊地夷土脆易得為患昔禹導河至大伾壯流分為九河至碣石入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也臣考堪輿之說凡兩山相夾中必有水一水中流兩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其長江是也中條與壯條相夾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低自為水道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患惟流久積壅但有漲溢而已及禹疏治幾八百年並無水災至周定王時方云河徙砅礫此後又數百年不聞為災迄至戰國阡陌開溝洫廢平陸之土漸不可田建國都者無所仰給不免作渠灌田通漕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高方能跨原阜以成其利通漕致運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況砥柱以下始多衝擊蚌衝擊則崩潰水衝擊則湍激崩潰者多故水益黃濁多泥凡經河流

無不淤泥日積淤泥積於下河流升於上不為昏
何以障之今洛陽河隄高於汴城豈一朝夕之故猶
以盤盂盛水稍動則水溢几案故自漢以來始多決
河之患或者不知每歸天數豈不謬哉武帝因鄧子
災久不息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之地
寧未幾復決館陶此後歷代決塞不常不可殫舉至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河始入淮今黃
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壯流其餘不入漕
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而南乃在
山阜之上為河南山東兩直隸交界處地勢西南高
東北下水性趨下汚下之地皆易墊沒故自昔潰決

必在東北而不在西南也今豐沛徐淮之水則皆汴
河滲流所致遂為豐沛徐淮劇患陰雨浹旬千里為
沼室廬乃魚鼈之藪穀土皆洪波之墾人物蕭條生
意索然久將若何民患固當軫念況豐沛徐淮南北
之中 國家喉襟尤當慮者憶巨曩歲經沛見小溝
上石橋為水衝頹石間有聲瀧瀧問之曰黃河滲流
未幾後過小溝已成巨川巨時逆知必有今日之患
蓋彭城諸山發跡嵩山至于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
山馬陵蒙羽諸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西至於淮
口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
能容水為山阻泛濫原野為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

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
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
其性必於兗冀之間尋自然兩高中低之形即中條
北條交合之處於此浚道使返北流至直沽入海而
水由地中行如此治河則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
沒之患且免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跡即禹跡也
務求禹跡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若近聽典籍人言
必為所誤前代欲復舊跡終不可復者此也況九河
既淪小海碣石已入海中今云九河臆度非真矣或
欲自渦河疏導入淮稍殺豐徐之患是亦權救之說

但泗州鳳陽 祖陵 皇陵所在國家基本又須迴
避拱抱不可逼衝反跳或致傷犯厥害非細若沛流
既去漕河必淤又為漕舟之慮欲預自沛縣及呂梁
至淮多造廒江龍鐵齒滹川杷之類於上流往來栽
之泥沙必隨水而去弗俟水落淤成然後開浚工費
萬倍或謂黃河雖為豐沛徐淮患亦為漕河之助殊
不知漕河源皆發自山東不必資於黃河夫南旺馬
腰樊村安山諸湖本山東諸泉鍾會於此然後分為
漕河今為漕者惟知封浚泉源為急而不知南旺馬
腰諸湖積沙淤塞隄岸頹廢蓄水不多之為害也若
能疏濬南旺諸湖修緝隄岸便引他泉別流者而總
會之漕河不患其竭矣又見南旺馬腰湖隄之外西

南土名孫村湖長溝陂馬房屯等處南至鈞兒口北至安山等處一帶地形下濕較之湖水反低即禹貢所謂巨野宋時所謂梁山泊是也民之樹藝遇水即沒恃隄為障欲就此瀦蓄為湖并將漕河改經於此可免濟寧高源淺澁之難且自鈞兒口入谷亭自谷亭至安平路亦不遠為力頗易盖濟寧地從東北來故地形東北高西南下因其下者為湖水有歸宿潦不至溢旱不至乾如高鄒邵伯諸湖源流未必多於山東諸泉但鍾聚得所水自多也如此為漕則可耐久而無弊矣抑自漢唐宋京師粟皆仰給東南漢唐都關中其漕泝江淮河渭入宋都洛陽其漕泝江淮

汴洛入皆因自然之勢微濟人力惟元都燕始引山東諸泉而為此道名曰會通河與海道兼運河在高原之上南北峻阪水勢高下無停瀦之所惟伏諸閘節蓄方可行舟一日風塵梗塞諸閘不守舟不可行故元末漕河盖廢海運不通京師乏食無可柰何至乞哀叛逆斗米銀六兩勳戚權貴皆為餓殍闔我太祖皇帝大兵南来略無鬬志惟開北門遁之沙漠而已今　國家自　太宗皇帝建都於燕即元故地命尚書宋禮等修理會通河罷海運疏鑿廣深倍於昔時立法備守已非昔比似可無慮然明者常憂於未形智者常謀於無事猶不免意外之憂或以海運

一道當預修復設官置防分撥漕船導引商賈稍開熟路未必無焉且泝淮入汴至於汝衛支河壯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分撥各近漕船就便往来廣通運道以備不虞實為　國家至計臣愚偶爾有見區區寸誠不能自已亦猶杞人憂室之憂伏惟　陛下明燭幽微念惟永圖　勑令該部議行督運管河都御史郎中管泉閘主事及河南等處河害相關地方詢究可否萬一有取酌時緩急施行臣實不勝慊慊忠慮之至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軏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奉　命巡視通倉備檢接管卷內見通州開運一節先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僉諫高友璣御史薛為學楊儀楊璋奏越向信主事鄺珩給事中翟瓚鎮遠侯顧士隆署都督楊宏各題前事內向信一疏尤為明白簡當鑒鑒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況陳銳等多累　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

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奠鍾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遂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及浮窶山諸誌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於我　朝必欲置閘河於無用費腳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存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而進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專輒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木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況今止通軍民運船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源也臣竊料開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　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

上聞猶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開糧或被官吏冒破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兩違旬而放遲盤纏過半累累呈告到臣皆為有名無實臣因考之唐都開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　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未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一代官軍不沾實惠而欲具疏　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空運邊糧備訪邊關塞堡險夷遠近以備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為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設計燒燬國儲一空

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有以開運省費為言而
辛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為　陛下告者
是宜　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　陛下留神
省察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一　臣言或是
誤蒙　採納即今漕運會議在邇乞　勅戶部工部
查照先今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
會同工部管閘脩倉主事養理閘運閘板見存脩補
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
倉贓罰并所省腳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
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六　三十二　下大
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
行所為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
興　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
謂富國彊兵殆一舉而得之矣等因具題奉　聖旨
戶工二部便查議了来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
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會議覆
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查得成化八年該漕運總兵
官平江伯陳鋭為陳言便利漕運事該戶部議准興
工挑濬間該司禮監太監懷恩傳奉　聖旨大通橋
一帶工費浩大暫且停止欽此正德二年該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楊璋為公務事開稱挑濬大通橋至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六　三十三　下大
通州閘河以便運糧等因奏行戶部覆奏
理閘河着戶工二部上緊議處預先整理務濟明年
漕運其餘准議行欽此已經動支太倉收貯水兌腳
價等銀二萬二千餘兩推委漕運參將梁璽協同戶
部郎中郝海本部員外畢昭興工挑濬去後未見成
功至正德六年間據本部管閘主事廖衍為節財裕
民以圖治安事呈准每年行取剥船五百隻添該閘
夫三百名以備撥剥等因奉　聖旨前項夫船俱令
查革改正仍着運糧官軍自行照舊雇車搬運欽此
又於正德十一年八月內該工科給事中翟瓚為疏
通漕運節財用以大利軍民脩理運道徒費無益乞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六　三十四
要多官會議開脩運河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行間續該監察御史張欽題為
節財用順人情以利軍民事運河不必脩濬陸路實
為簡便等因又經本部會官議題節奉　聖旨是這
脩理等項事宜着原差侍郎等官一併勘處停當来
說欽此備行巡撫都御史李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牛天麟并戶部主事等官董琦等看得前項河道屢
議屢脩而卒無成功者陸路實為經久等因節奉
聖旨是這脩理事宜你每勘處停當都依擬行欽此
已經欽遵會官將前項陸路　欽差戶部侍郎楊潭
本部侍郎劉永督理脩砌完備外查得嘉靖元年四

月內准戶部咨開稱提督漕運都御史臧鳳鎮遠侯顧仕隆題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前元轉運通渠永樂宣德年間重加挑濬糧運抵京未幾貪利之徒阻滯近年營建大木悉由於此若將此河原設五閘少加脩理轉行漕運衙門動支官錢打造剥船共二百五十隻每船用官軍四名共一千名仍置口袋一萬條輪番領裝悉聽參將王佐委撰官軍管領撐駕等因已經戶部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陸完等題准轉行參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秦鉞本部管閘主事華湘欽遵從宜處置間隨該御史秦鉞亦題前事要因八閘之舊址均築五壩之新制就於其傍各置減水閘一座於內打造剥船蓋造官房收貯糧米次第至大通橋其朝陽閘原有舊河一道已經築為城壕應否疏通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查覆間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向信題稱大通橋至通州一帶閘河累議未修今稱築壩蓋房不必置蓋每閘轉行漕運衙門打造剥船五六十隻恐緩不濟事或暫令張家灣河西務一帶居民聽其造船覓利等因本部已經議得陸路運至太倉不過四五十里車運腳費雖多一日可抵倉內船運腳費極省至大通橋下亦當陸運約四五里必須車輛裝駝方得抵倉所以近橋須立廠蓋房堆候

車輛亦當預處且因張家灣即入閘河經閘三四方抵通州近該參將王佐處置運船俱由大河直抵通州城下或者又謂城北置創一閘可省前項四閘雖為捷徑但河勢地形高下須相度停當方可舉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勘議去後近查得嘉靖五年三月內該都總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總兵官楊宏各題脩治道路以便運餉事張家灣至京城朝陽閘外運道六十餘里高下不平先因兩水車輛負載糧米俱遭陷溺乞要戶工二部計議早起人夫差官設法填墊或欲閘河設置閘隨該御史秦行等因又經議擬覆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轉行提督漕運總兵楊宏量撥軍夫填墊外令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鄒文盛等議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通州閘運屢議而竟無成及考諸志典乞照先前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該部管閘脩倉主事兼理閘運官

脩倉餘剩巡倉臧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
費如果可行就將省下脚價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
第舉行一節為照前項河道屢經建議俱未成功今
本官歷陳先代之故事慮及間道之危機省費轉輸
皆有所據但河道形勢難度財力所資浩繁事體亶
大相應勘處停當方可舉行合無俟　命下之日戶
部選委屬官一員與本部管閘脩倉主事會同巡倉
御史親詣各閘踏勘形勢高下計料所費工力除各
閘一應榰杉等項應合增置船隻脩房築堤及河道
淺窄處所挑濬及將上源水勢向背地里遠近可以
疏引水歸故道及照大通橋抵倉亦合另設陸運作

何處置各項合用工料錢糧所奏脩倉餘剩巡倉臧
罰及所省脚價有無數用務從長使經久可行逐一
會處停當通將勘過河道高下及所計工程畫圖造
冊回報以憑會　請裁奪若或有礙亦要明白開呈
勿致中止虛費財力其所議通糧全輸京倉以興無
窮之利以防意外之虞姑俟脩河畢日另行會處等
因奉　聖旨脩濬河閘委係轉漕便利至計永舉年
間已有成筭後乃因循不曾舉行近年屢議脩復皆
為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
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敝苟有實
宥之策豈可因循不為着戶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

員會同漕運總兵參將并原經錦衣衛都指揮王佐
及今所奏這事御史吳仲等親詣彼處地方稽查先
今議處事宜踏勘地形高下計筭所費工力究竟脩
否利害明白具奏定奪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
計有補則浮言不必恤若奸豪之人恐妨已利故為
騰謗撓阻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欽此隨該各該覆
題節奉　聖旨差王軏何詔去欽此各欽遵備劄到
臣等欽遵隨會同漕運總兵官楊宏參將張奎錦衣
衛都指揮王佐御史吳仲除永樂年間事體卷案不
存無憑查考外稽查得先年節該諸臣奏建閘河一

事俱該戶工二部查議題覆脩築或因工程浩大暫
止或欲候豐年暫停或為勢要罔利之徒所阻以此
俱各未見成功臣等議照漕運糧儲國家大計容受
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並進腳價
倍省此閘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
白河止閘壩規模具在脩築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
能興舉其事舳艫直抵海子今之閘運止於搬剥而
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
漸高派沙淤塞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
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開
深七丈再加廣闊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
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但工

重大切近都城不敢輕議為今之計只因循照舊規
挑濬河閘臣等　陛辭之日自大通橋沿河逐閘踏
勘形勢大略此時閘門洞開初冬水涸流波尚旦不
絕若各閘皆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閘坐杉通州舊城
之中經三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市井輻輳之地
兩岸居民閭閻鱗集櫛比搬運糧米大為不便看至
本城西至白河之舊有河通過城北一回中有舊廢
土壩基地西去不一里至今堰水小壩議須挑濬河
身因舊壩添築高闊多有樁木磚石甃砌平時習水
行舟水大聽其漫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可省四
閘兩閘搬運之難閘壩相去寫遠合添設閘官吏二

員名閘夫十名分管普濟通流二閘看守新閘以防
盜決仍會委戶部管糧員外郎范昭工部脩倉主事
周朝著管閘主事魏良輔公同順天府通判何棟通
州知州曹俊及通州等衛指揮等官分投各閘并舊
壩地方踏勘丈量應該脩濬築壩去處計工估費行
據各官呈報會計得脩理閘座挑濬河身築砌新壩
合用工料價銀一萬自新壩起至慶豐閘計搬五處
各用剥船六十隻共船三百隻每隻載米一百五十
餘石日運約有萬石船隻造於漕運衙門口袋出於
包運經紀人夫聽其雇募高簞隨其本船置造船隻
每隻該價銀三十五兩三百隻共銀一萬五百兩造

完至日交付船運經紀人等每名管領一隻時常看
守壞損脩理其原借官銀仍行每年腳價銀兩內扣
除十兩還官三四年間可以還足每船每閘議定船
運撐挽腳銀一兩壩五處共銀五兩自大通橋馬頭
登岸合用小車驢騾裝運每船糧二百石議定腳價
六兩每糧一石常年陸運原費腳價銀一錢今止用
五分五釐可省四分五釐通計二百四十萬石京倉
糧米可省銀共十萬八千兩若使皆由閘運竊恐糧
多人少船運稽遲反致有悞晴日路乾聽車輛一面
照舊載運水陸並進則漕運官軍完糧之日可得早
回月餘預兌下年糧米陸運藏車責令經赴西倉閘

運小車驢騾只令運至東倉遠近均便
地方窄狹人煙輳集有妨起陸若於慶豐閘下登岸
運糧又省二閘搬運勞費亦合聽從立法非難而難
於守法任人非難而難於得人苟非其人則法雖善
亦不久將廢矣今後合無戶工二部暫添選委郎中
或員外郎各一員兵部推選曾經漕運歷練老成勤
能指揮一員查照先年事例用兌參將駐劄通州專
管輕齎銀兩脩理閘河船運糧米給散腳價及管天
津以北催儹糧運仍各會同巡倉御史俱領　勅行
事嚴督選委府衛州縣的當幹濟官員雇募人夫并
通州等衛遮洋運糧軍餘一萬名分為二限作急脩

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到各官分投閘壩坐守督
運禁革奸弊閘運通行之日奏　請取回量加擢用
每閘壩各造官廳三間廒房二十間兩岸脩築馬頭
地方泊船搬運刻平沿河搀路便於行船官廳即今
起蓋廒房以漸續成工料脚價查借見在脩倉餘銀
二千兩延倉衙門贓罰銀一千兩潛運衙門今年改
撥通州收糧扣除脚價銀四千五百餘兩如有不足
另借太倉銀兩應用待後省出脚價餘銀逐一補還
閘板木料磚石工部各廒取用如或不敷官銀買辦
又訪得運糧入倉多被門官歇家伴當光棍人等揹
留糧米索借前銀乞　勅廒衙并西司房緝事衙門

挐送法司照依打攪倉場事例問擬枷號發遣充軍
庶漕運疏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閘運一事有利而無
害有得而無失可為世守之法而大造軍民之福矣
再照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
守以五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
驚疑及查河海之水出於西山玉泉由海子繞流
大內王河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旱澇
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前項節
財興利事情卒賴　聖明御極廟堂力主于上百執
事奔走于下董事興工何有不濟臣等會同查議明
白今將脩濬閘河畫圖貼說一本進呈　御覽伏乞

聖明定奪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欲舉行趁時興
未寒凍擇日興工至冰堅止來年二月天暖土融照
即繼工務在四月工程不悞奉
河乃前人遺跡　先朝成筭近年屢議脩復輒為奸
豪射利之人所阻今閘壩俱存河渠無碍原設官吏
夫役俱各見在你每今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
不多且舟車並進不失車脚之利一應疏濬盤剥脩
閘造船等項都依擬施行然政之脩舉必在得人兵
部便會户部推舉曾歷漕事練達老成都指揮一員
照例充參將通州駐劄照舊驗收輕齎銀兩無理脩
河事務吏部仍會户工二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
二員并通州巡倉御史各寫　勅與他行事未盡事
宜聽該部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冬先
將木植磚石等項買辦脩整待來春融暖之時興工
動土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共成大功勿得偏執
遠拗妨悞經國大計責有所歸欽此

處河患恤民窮以裨治道疏　王軏

恭惟　聖朝建都於西北而轉漕於東南運道自南
而達北黄河自西而趨東非假黄河之支流則運道
淺澁而難行但衝決過甚則運道反被淤塞利運道
者莫大於黄河害運道者亦莫大於黄河河勢遷徙
無常有非人力所能強治者然避高趨下之性未嘗

異也為國計者苟不盡心竭力而為之於可為之時壅遏以違其性逼迫以激其怒及霖潦浹旬必致橫決肆出而遺患於地方矣善治水者因其性順其勢而導之則用力少而為利多不善治者或鑿自私之智或泥已往之跡不察水性之宜而欲強挽其不可迴之勢決無可成之理又不若不治而聽其自然之為愈也故臣愚以為今日之工但當疏濬其流於下防遏其源於上使不至於大為害耳謹按黃河支流分入運道者大略有六若六道分流水勢減殺而不怒豈至為患但從來治河各官因循度日自渦河之源塞則河徙而北并出小黃河溜滿等處而淮安徐

州受其害曾不數年前三四處支流盡塞而河益北併出飛雲橋則豐沛鞠為巨浸而金溝一帶運道淤矣此則河勢漸徙而北之驗也幸此數處東西俱山溢出之水尚可因之以濟事如今歲金溝之運道雖塞而昭陽湖實通舟楫是也若不先時併力預為之計河益徙而北東南無山可恃徑奔入海則安平鎮故道可虞也衝突之勢則單縣谷亭百萬生靈之命可念也萬一或出於此濟寧之北臨清之南運道諸水俱被混帶入海糧道何由可通臣愚以為六道分流之勢當擇其可為者而導引之使分於南庶將來可免衝決大患此則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

蠡沛單縣谷亭一帶居民必須築堤以障其西北況此數處俱有舊堤可因為役稍易在上既無溢出之水其下自無泛沒之患矣此則上流不可不隄防者也若金溝運河必欲復故道不若於湖之東引水之中但恐沙隨而至識者以為不若於湖之東引水為運道建閘以節水下自留城以達沙河為尤便其地脉水性之順否閘壩之固葦又在治河各官臨時相度不可執一而廢百也然大役之興為費不貲竊慮河南山東徐沛之民自遭流賊肆毒之後饑饉荐臻窮困已極臣目見挑濬夫役身無完衣面有菜色立於水中歲無休日正身十有二三極為可憫包

當十有六七重收後錢而今老弱搪塞是又徒費民財而無實效延引日月工何由成若再起大眾以竭其力派物料以匱其財輸納不前敲朴必慘民心一失其為患又有甚於河者臣誠主愚深商　宗社憂之沿途但遇士夫及地方耆老人等備細咨詢咸言必得官銀數十萬兩使人夫出於自買則河患民窮兩得其濟臣竊惟我　皇上仁覆憫下蓋之如天若捐銀數十萬兩可以消河患而救困窮必無所惜但府庫有限費用無窮竊恐無以給之臣備員留都熟知江南鹽價湧貴而淮鹽沮格不行多由巡鹽掣鹽各官上下相承以避謗保官為念不

肯赤心通商裕國臣愚欲望　皇上另　勅新任總理河道大臣督同巡鹽御史整理鹽法聽其便宜多方區畫務俾商灶兩便官民俱利除正額照舊外但係措置餘利悉聽本官於治河項下支用凡治河大小各官但求事妥民安自有無窮令聞　皇上日月之明必蒙昭鑒決非浮言所能惑動不必過為遠嫌自全之計以失事機之會蓋近年積弊大小臣僚肯任事任怨者少故臣願　天語丁寧戒諭各官庶幾得盡其力臣之所言未敢必其可行但日見運道淤塞可憂而三處窮民失所尤可深憂偶有所見不敢隱默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內閣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注於宿遷少殺河勢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水溢沛猶有二洪束桿諸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決恐數郡一墾第聞時有定算不及竟言今聞愈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夫疏濬然沙泥隨水勢無限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目前運道可以無阻較之役夫濬極此其為利者三萬惟　聖明省覽　勅下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事宜盡為圖本以備討論謹題請旨

汚陽脩堤疏

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壅襲我　太祖定鼎神京宇內全氣亘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間審勢引河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而　京師形勢亦壯一倍此其為利者一元人漕舟遡江入淮至淇門入御河衛水平由江入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水達於京師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流行於地猶血運行於人身今河水注於徐沛潰決猶血注於下為痔孟津蹶一支於海猶血運於肘股州郡蹶為滿溢引水猶血運又聞副使周用云臨清若脩溝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扞禦戎馬一年創始三年見効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河患山東河北南直隸郡縣轉疲敝為富饒矣期十年之力　聖德神功配天無極此其為利者三萬惟　聖明省覽　勅下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事宜盡為圖本以備討論謹題請旨

臣聞禦患不救其源則勞於馬役而獘壞日甚計事
或惜其小則功未及成而併棄其初未有慮之不深
圖之不固而能興可久可大之利者也臣待罪沔陽
伏見其地南臨大江北枕襄漢西南二百里至監利
西北二百里至潛江北二百里至景陵東北二百里
至漢川地勢窪卑湖泊相連正係江漢下流原無岡
阜障蔽諸水奔赴就若大壑民田惟土築圩堤防衛
耕種成化弘治年間湖地深廣隄防堅固雖遇江漢
水發易於防洩為害未深自正德十一二年大水泛
溢南北江襄大隄衝崩湖河淤淺水道閉塞隄塍傾倒
塌田地荒蕪即今十數年來水患無歲無之上靡

聖慮曲荷極援脈貸蠲租　恩至渥矣臣惟重厚之
澤豈宜屢覩而思患預防尤貴及時且江漢之水每
夏秋之交間常溢發使沿邊之地浸無防護徒於諸
隄小小補塞則高水滿悍勢若土崩至則衝突何功
之有臣聞南自監利東木隄水口衝塌每遇川江水
發不惟其縣受害而沔陽後峯茅埠凡一十六村煞
家潭潭凡四十餘隄稅糧八千餘石高低淹沒尺土
不堪耕種自潛江排沙頭班家灣新開便河及沔陽
石碑鋪諸處水口衝塌每遇襄水則潛江景陵二縣
沔陽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蓮阿柘樹凡七十餘堤
稅糧一萬五十餘石亦無尺土耕種加以房屋漂沒

牲畜溺死業居野處動經屢月束手就斃言之痛心
前隄雖屢經撫按遣官脩築但地方廣遠工力繁鉅
增卑培薄易就傾瀉以臣觀之大患之後獘壞已極
使非補天之功而欲禦建瓴之勢吾民不為魚鼈鮮
矣伏望　聖慈軫念生民憂患　勅下戶部查照蘇
松脩舉水利故事轉行湖廣撫按并提督水利諸臣
酌量計議遣官隨地相度大江則自監利而下及沔
陽襄河則自安陸以下至漢口大約俱不過三百里
之地沿邊岸何處可以仍舊何處可以增脩如車木
隄排沙頭班家灣潛江新河諸處尤為上流利害切
要之所若舊堤不堪繕整客土卒難固堅則移入近

裏或數百步或半里許度地形之高卑驗水勢之緩
急創築新堤委曲延袤務使高厚堅完永堪障蔽雖
至水發不致衝漫如礙有糧田土勘實奏免不致虛
當勞費所謂漢人治河之下策斯善矣然脩堤事宜
工力頗繁即今民窮財盡若復越外取給則患未及
除而首先受獘秖益其狼狽耳臣愚伏　請查撥均
州香錢或借支司庫官銀或將沔陽監利潛江景陵
起運稅糧每石連耗徵銀一兩比照災傷之例免解
本色每石准銀六錢解京其餘和留在官以備雇募
工食之費仍候秋冬農隙每州縣起夫各數百名併
力脩築量支口糧即充賑給公私兼舉力役易完

從前沮洳盡成膏腴稅糧有資耕治不廢方千里之民受無窮之利轉災為福端在於此矣臣又聞之宋臣張綸之為漖運泰也以海潮水日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堪稼穡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議從之踰年堰成不惟當時民享其利甚人民困苦流離不可勝言即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　聖明思念東南大害於廷臣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授以節鉞重以委任前會同撫按講求民瘼設法賑恤軍需之可停者停之逋負之可蠲者蠲之俟民困稍甦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視何地為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為太湖入海之道自源徂流一一講究相與度其經費量其事期然後大加浚治使下流得以宣洩然當此饑饉之際欲興大役若非任事者處之得其道則民力不堪不能不重困也

葉紳

賑饑治水疏

竊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況他郡所輸猶多雜賦六郡所出純為糧稻　郊廟之粢盛在此內府之珍膳在此百僚之俸給六軍之糧餉亦在此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亦皆待飽於給餉之餘是六郡之賦稅誠　國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脉不可一日而不經理也若水道不通為六郡農田之害所係亦重矣夫天目諸山之水瀦為太湖而六郡環乎其外太湖之水又由江河以入於海閭昔人於溧陽則為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最於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置撩淺之夫以時

脩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

呂光洵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乃略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脩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路漸湮有司者既不以時奏聞而民間又不肯自出其力隨處脩治遂至於大壞而瀦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

槁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治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為命伏蒙　皇上憐其疾苦　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来歲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脩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臣愚以為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嘗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

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為五事仰俟　聖明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洩二曰脩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　何謂廣疏濬以備瀦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會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配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来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

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瀆山等處一帶交薈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瀆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

憂矣乃濬減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毛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　何謂脩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瀦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淋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

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然
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
脩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
為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堋浚日甚而農桑日蹙矣宜
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
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且足以制諸
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
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
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赴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
於低田而已　何謂獲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

不數年即菹茹成陸歲脩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
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
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潦
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
而宋臣郟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松江而東至
於海又遵海而北至於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
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
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唯常熟縣福山閘尚存
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
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
於橫瀝線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為
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
久而不壅不獨數處為然也　何謂量緩急以處工
費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為有漸則民不煩往歲
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
為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
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脩
之次者明年脩之次者又明年脩之則興作有序民
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
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斂於民而

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
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
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
官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脩水利之法行
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稽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壯
健有力者為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
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
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
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
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
足則繼之以贓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
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
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即三

四十萬他日死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淮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執得執失執多執寡不待較而知也　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為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為難臣嘗仰稽　先朝大臣奉　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効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有過人者蓋亦　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来江南數被水患常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為　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　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　勅撫

臣務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略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効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債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嘗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松江府知府何繼之常州府知府符驗鎮江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重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楊垚丹徒縣知縣茅坤金壇縣知縣黃縉等面議可否皆以為便臣又精思熟計乃敢瞎死　上聞然臣

繕有三慮焉臣聞群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喉咽之地淮揚其豐衍多為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於侵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嘗濬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於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屏此三者而後

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　皇上仁明獨斷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黃河勢將北徙遥

洪朝選

據山東按察司曹濮兵備道帶管河道副使胡湧會同分守東兗道左參政熊桴分巡東兗道僉事徐敦會呈據兗州府管河同知吳文奇呈稱會同沛縣知縣李時豐縣知縣任惟賢親詣曹單豐沛南長堤會勘得曹單二縣南長堤低矮單薄四處共用人夫三千四百七名豐縣南長堤矮薄一處共用人夫三千五百六名沛縣南長堤除先議一鋪至五鋪止已經

千四百四十四名又勘得曹單二縣舊曰老堤裏河堤
單薄四處共用人夫一萬六千一百名開挑支河二道共
築縷水壩一道用人夫一萬三千九百十七名以上工程若止築
堤岸并築縷水壩不開支河共用人夫一萬四千二
百二十三名合於山東南直隸通融起派募夫每名
日給工食銀三分計限三箇月共該工食銀三萬八
千四百二兩一錢若開挑支河并築堤不倩縷水壩
比前多用夫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名多費銀三萬
一十五兩九錢若新河工完將南北兩河均徭夫調
發前来則錢糧減省一半具由開款并畫圖到道看

得黃河之患變化無常今沛縣漸已淤高恐下流不
得任其散漫之性瀰漫泛濫必從曹單低窪之處衝
決預築堤岸以防其衝分挑支河以殺其勢允為要
緊今據吳同知會集各官議估前来覆勘相同但長
堤舊老堤裏河堤之工皆因舊堤加築高厚無容再
議其縷水壩一道雖緊創築蓋因高解二壩地勢最
下係黃河已決故道若老窪河口有失水必盡歸於
此故創築一堤以防二壩之患工委當與支河二道
乃水勢倒灣向北故從南邊淤處濬之使迴亦係要
緊但訪居民皆云新淤沙濕恐難下手又恐既挑之
後水不肯入河必復淤不無虛費且照支河二道原

入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七名若與堤壩一時興工動
衆二萬五千有餘恐難併舉合無先將各堤加築堅
厚并創築縷水堤以防高解二壩惟復仍開支河等
因到臣案照先據該道稟帖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准
山東布按二司守巡二道照會開文蒙巡案驗訪聞
沛縣一帶今年水勢漸退前項淤泥高至二三丈許
為照趙下避高水之常性況黃河南注勢既不便則
將北衝曹單地方正與沛縣一帶相對萬一當夏秋
黃水泛漲之時衝決曹單一帶堤岸為害不細仰司
即行曹濮兵備道會同守巡東兖道親詣曹單地方
查勘黃河今年勢將何徙或南注不便有無衝決曹

單或萬一衝決原築堤岸有無完固即今作何處置
或脩堤岸以捍其衝或濬下流以殺其勢逐一勘議
明當以憑題　請施行蒙此先該本職於二月十七
日自曹州前赴黃河堤岸自河南接境至南直隸豐
縣交界逐一閱視此河南河岸如芝蘇莊孝誠口崔
家壩皆河勢倒灣內徙若此三處衝決皆灌入曹縣
金鄉魚臺等處以害運河內崔家壩水衝壩根勢甚
緊急隨該本道權宜調河南孝誠口等人夫六百名
并動椿草捲埽堵塞一面呈請總理部院行河南道
脩築并議開支河分殺水勢去後又看得曹縣地方
武家口榮家壩皆水勢北衝崩塌未已又拐頭老窖

集一灣衝進十餘里勢尤可畏單縣地方馬家口一灣衝進亦十餘里見今崩塌未已勢亦可畏以堤言之曹縣迤南第一層為裏河堤第二層為舊老堤第三層為南長堤又有遥月堤以護老堤雖有堤三層前項三灣衝塌去處離裏河堤近者一二里遠者十餘里耳裏河堤至曹家集而斷舊老堤至拐頭堤而斷惟南長堤自焦戴口以至豐沛是單縣一帶止有南長堤一層而馬家口衝塌去處離堤止二十餘里耳今各堤俱頗高厚年例估計者見今脩築惟單縣十八鋪起至豐縣接界二十三鋪堤委單薄去年估計未及今當再議加築竊謂堤壩雖曰河防然止可

防水之順行而泛溢者耳若河勢衝決水循建瓴雖有重堤高厚頃刻即陷曷能禦之徵之既往歷歷皆然是堤固當脩而預防河勢衝激之處尤為要緊前項衝塌數處皆浮沙疏土人力曷施但觀水從北徙必因河身南淤惟就其淤處或挑支河以殺其勢就其衝處預築壩基以為臨近下埽之計耳除已上堤形單薄河勢北徙會同守巡道行管河吳同知曹縣等各掌印官會勘畫圖詳議另行呈請外先行具帖禀知又該臣牌行該道會同東兖守巡二道督同管河掌印等官將曹單等縣河勢漸衝去處速議處置及挑支河築壩基之策逐一確執明白畫圖貼說以憑施行其應權宜起集人夫動椿草等項堵塞之具俱聽該道就近處分去後今據該道會同各道勘呈到臣臣惟黄河之為患雖云變遷不常然其避高趨下之性自古及今則一而已故下流壅則上流必衝此理勢之必然者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内河決沛之飛雲橋逆流而上因而淤塞運河人心惶惶莫知所措　先帝特命工部尚書朱都御史潘前来經理當時之議只謂開得一條運河以濟轉輸此為目前最急其於下流壅塞之處雖知其必為害未遑及也辟之人方病喉咽梗塞之時飲食水穀不能輸醫者惟當以通喉咽便飲食為急其於他日腹心之病姑遼

緩之似亦無妨也然郭貫樓一帶既淤舊運河一帶復淤昭陽湖一帶又淤三沽泥沙積高至二三丈許而黄河之大勢駸駸乎其北徙矣臣自被命東土即閲黄河漸有北徙之勢詢訪司道部閘各官皆言黄河方出戚華二山以入秦溝濁河滔滔而下更復何慮決無北衝之理臣終未以為然蓋黄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可以容其萬里遠来之勢騁其恣肆猛驟之威今乃出之以一秦溝一濁河安能使之勇趨而駛流也臣因案行山東布按二司行各道親詣踏勘則各道之報大略相同矣夫當此桃花水方發之時勢已可畏如此萬一伏秋之際雨水交發勢如沸天

浩瀁渺茫將何以禦之若曹單之堤不可保則南陽魯橋一帶運河決成淤塞曹單城武金鄉魚臺等縣決為巨浸其於　國計民命所關豈淺淺也古人所謂見其勢之激而逆知其必決正今日之謂也臣按古今治河之策莫不以宣導為上隄防為下然時勢不同事從而異前代之資於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遠故全祛其害則全獲其利我　朝之資於河也利與害亦有大相何者運河惟資山東之泉水足矣初無所賴於河也然二洪微黃河則舟行陸地中牽挽不動故必導河向徐沛蕭碭豐而後二洪有所接濟既由徐沛蕭碭豐之間而行則黃河之来一石帶淤泥數斗其勢必淤淤一處則決一處而利害之相因於是乎為無窮矣是故我　朝治河獨難於前代以利害之相隣也故隄防之設決不可緩而宣洩利導之方為最上策者雖萬古一致也且臣聞河出二洪舊有六股近惟有秦溝濁河二股今濁河之流甚微其勢將塞則僅有秦溝一股出口而已以萬里轉折東下之勢乘之以兩水交注百川灌集之威而出之以一股其不為國計民命之妨者臣不信也夫天下事為之於未然者易為功為之於既然者難為力方今河勢已為緊急然及今治之未甚費力也除起派人夫及合用

糧臣已即時措處外伏望　皇上軫念京師六軍一日之命寄於一縷之運河曹單金魚武城等縣數百萬生靈皆　祖宗二百年来休養生息之赤子關繫甚重乞　勅該部議為議處如堤岸足恃則固堤岸堤岸不足恃則開支河仍乞如　先命時特遣有才識風力給事中一員前来行河與尚書朱相度利害商議停當趣赍興工不待伏秋之際水發之後方纔舉事則於漕運　國計既無妨阻而東省民命亦得保全矣臣待罪東土有地方之責兼奉　勅書內該載事理親覩河患不容坐視緘默是以有此瀆　奏伏望俯賜採納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臣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為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一為效愚忠興農功廣　聖心以隆　聖化又一為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俱該戶部題奉　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以来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以為治河墾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裏若欲為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三五年河徙砦礫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

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記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為遺于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畎澮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不為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圮溝洫蓋小壞矣圮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掃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言之每歲冬春之時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泌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脩者較然甚明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　俞允則於今日肇脩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為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脩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費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為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容遷黃河親被衝決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壠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泝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脉絡不相貫通每年太山徂徠諸山水發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自来並

赤地螟螣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五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夫溝洫既修則豈惟山東河南得以衣食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而已然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失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凡厥事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

臣愚以為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世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畧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羣議其諸條目未敢覼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

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者古之溝洫者即後世之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為大渠溝洫為中渠為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脉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縣而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為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毋窒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為塘塹出於溝洫之間水澇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

所謂集人力以助夫役者大約始工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為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為之緯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

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願還鄉聽
其為民前田永為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
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多是贖放亦合除賊盜并與
杖罪情願贖罪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
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凌虐
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贖亦不廢法至於漕河
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佥特為繁重比年以来財力
俱敝大約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
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雇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
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
食銀兩無從措置即今河患稍寧臣謹遵　勅諭便

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
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量徵糙草折色又減空
役之外糙草合柒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
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又減雇
盡力於田畝以為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
付之濫冒稅糧賠貼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
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
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　德意一
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既成豈止可以
平河患典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行
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

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
可以省餉餽溝壘相因所在皆是是謂寓武備於農
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　所謂蠲荒糧以復流移百
切見凡近黃河一帶地方自来旱潦無備百姓稅糧
無辦多致逃亡遺下稅糧差徭又復責令見戶包賠
展轉貽害十室九空將来未見底止　臣聞成化年間
河道侍郎王恕因裹河旱荒奏奉蠲免今欲開墾荒
田沿河州縣積年逋欠若復照舊追徵百姓終無復
業之期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悉與
停免及將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
民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

漸開墾又思往年治河徐有貞劉大夏前来任事或
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銀兩
以備支用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　命治河支
費官錢亦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徙決
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
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年蠲免數內通融
扣補雇募工食准作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
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
不怨將来溝洫修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
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偾不貲
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徵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

為力既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十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可以致大益暫薄所以成永厚者也又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者蓋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荒糧既蠲人力已集若非得人專任其責將來無始無終秪是虛應故事今專權專重無如巡撫乞　勅督同布按二司委行守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月稽考守巡按季稽考巡按稽考一年之成巡撫稽考三年之成其新任州縣并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也

又若持定論以察羣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穿鑿之策人自為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壞慶府武涉縣郭村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杓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今運道既設其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則工力浩繁何以支持住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　命治河適當羣議方興天和專意循復自此運道竟復其舊至杓海道之議已經奉有　明旨不許妄議生擾永宜欽遵臣恐黃河將來徙決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為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為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杓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　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保百姓因以足國為尤切近況壵直

隸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滄冀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居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旃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壵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脩舉之法臣反覆思之具不越乎漢注

之政伏乞 聖明留意焉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七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馬文升

臣切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官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百司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為先務焉 洪惟我 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諫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燕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道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姦宄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罔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汚吏肆無忌憚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羣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猥以庸才荷蒙 聖恩推總風紀受 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己無由仰答 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少効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 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 一選賢能以任風憲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 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

教官俱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正統年間
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初任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
年間止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
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并行人內行取中間多
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盡得
人如蒙乞　勅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
史并布按二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
年以上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
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　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
據此并於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
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

本院官考選具　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
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為之振肅矣　一
禁擾拾以戒贓官自古治贓吏之法所以為安養斯
民之計也蓋贓吏之害民猶稂莠之害嘉穀稂莠不
除則嘉穀無以遂其生贓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
所故我　朝於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
輕重俱罷職役不敘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
之法可謂嚴且重也已比先年間巡按御史并按察
司官舉問貪贓官事無所枉俱不敢擾拾具　奏其
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

虐十數年来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
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司對證明白律該為民充
軍者往往譬怨原問官員擾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
原問御史等奏　准差官提解来京或就彼與先問
囚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
降謫虧損　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是以風憲官
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官員不敢究問以致憲
度廢弛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如蒙乞
勅法司今後凡貪贓官員被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提
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為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
捏虛詞擾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備行巡撫
等官先行提弔一千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

擾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為民者發口外
為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柳及違法情罪明白
參　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
者行提来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赴京參提問罪不
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緊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
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曉諭
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　一擇

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人而任之哉我　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寺正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斷事司斷事理問及各府推官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槩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者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各處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

人誠為誤事如蒙乞　勅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缺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除仍乞　勅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為心以人命為重務求真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法擅便差遣有誤問理刑名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　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　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之獲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自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處分巡分守官常川在外偏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隳而奸弊滋甚矣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如蒙乞　勅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所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

勘合詞訟分守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并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考撫按回日仍具略節總類開　奏乞　勅該部候三年六年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奸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窺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撫按官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瘝曠而奸弊為少革矣　一申命令以修庶務洪惟我　太祖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以防外侮之

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公守法仰副委托所以流離之苦近年以来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為名肆意科斂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民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瘝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　皇上降　勅切責各邊鎮守總兵并各處都布按三司各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　朝廷付托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為鎮守總兵者用心操

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巡撫三司務使　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污之斂迹倉廩充實軍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　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一遂術士以防扇惑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及　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鑑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輒至　京師近年以来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来京潛

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　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年李孜省鄧常恩之輩實緣妄為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来如蒙乞　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并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於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生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来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有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

奏准凡遇　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附選遠近考選銓授巨在陝西巡撫之時亦曾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由蓋由吏部每選考試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正官既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受一日之害且堂堂　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附選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實惜之乞勅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　奏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縣者若干

人臨時與各衙門辦事進士相兼用不許雜行之人除補仍預訪州縣之繁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預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復考是實轉達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　一嚴考覈以示懲勸

洪惟我　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稱職者　朝廷與　誥勅封贈其親不稱職者有黜馬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考詢訪行止平常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貪廉無辨　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儆戒百司如蒙乞　勅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其間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職官員敢似前揑詞妄奏原考御史將本官實跡明白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委

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儆戒矣　一禁公罰以勵士風切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為賢能者往往假公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得動以千萬計其為害豈小哉乞　勅戒諭之比之穿窬之盜今奪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為天下之本四方之

極淤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皂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揩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如蒙乞　勅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各分巡分守官員嚴禁約所屬不許仍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出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已正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　勅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厲廉耻之風共助維新之政如此則庶官各知所儆而士風不偷矣　一廣儲積以足國用切惟前代恒以國用之不足為憂洪惟我朝

列聖相承咸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彩段所以內帑金銀常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羣小用事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為之空虛天下為之困憊　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空矣況天下府州縣倉庫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有一二年之用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興言及此深可寒心如蒙乞　勅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武官員及各　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祿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勾用如果不足作何區畫使不缺乏及內帑頃

已空乏之數如何惜置使之充盛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問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宜從計處具　奏定奪如此則儲積可廣而國用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縣及保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原安插土達不下千百十餘年來生齒日繁雖同編民終係異類即今精壯男子恐有萬計為官者掯憑俸祿而俸祿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不增況達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年

過二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為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於此必須使之得所廢可保無後患如蒙乞　勅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達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為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管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尤可以立久遠之規詴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

僧道以杜遊食切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係急者
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急者民食也若視僧
道為緩而不嚴加清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
足矣我　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十名每州各不
過三名每縣各不過二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
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
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
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三十餘萬
共該五十餘萬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
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為之者少矣其軍民
壯丁私有披剃而隱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脩寺

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言語敗化傷倫靡財惑
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者過半民
食不足未必不由於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
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如蒙乞　勅禮部查
天下并在京寺觀若干所僧道共各若干名除額度
之數外多若干名果數多既已闢有度牒難以追奪
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
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闢給度牒敢有故違
不議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
具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
人禮部該司官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
頗可令猶如舊臣若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

飯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
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
辭酒飯甚為菲薄每楪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
皆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攪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
人到度無可食用全不舉筯且朵頤等二處海西等
處達子女直固不足為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
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
具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
頗可令猶如舊臣若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

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
如蒙乞　勅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
累朝奏蒙　詔旨行今考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
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
制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
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間外夷人酒飯
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視但有似前尅減酒肉十分
菲薄者許將光祿官并局長等參奏　欽奉聞如此庶
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財用以蘇
民困切惟為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苟不
節用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雖有愛民之心

而民不被其澤矣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
寬恤之　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此即大
禹克勤克儉文王視民如傷之盛心也天下蒼生無
不欣戴且我　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
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虜內營　宮殿樂於趨事
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
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先進貢科取百端民
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不收有司素
無儲積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
隸山東之民養馬供粮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
輸納京儲及供兩京　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
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如蒙乞
勅戶部工部各查　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
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撾
紙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添若干通查明白逐
一上陳　御覽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寬一分則民
受一分之惠就為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　奏增
添尤望　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樽節緩不
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

於今日而民困為少蘇矣　一足兵戎以禦外侮何禦書曰張
惟為國之道足兵為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書曰張
皇六師兵法曰忘戰必危是知自古莫不以兵戎為
重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設衛籍兵天下
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過
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冊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
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
解到衛所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玩弛絕故愈多此
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見存之軍在江南者俱各
守邊備倭僦運糧儲在江北者俱京邊輪班操練而
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
二千名居重馭輕　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
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才怠

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榮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復見在之人又不堪用兵戎誠為不足慮警將何調用況今胡虜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哨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如蒙乞　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来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仍收備照務要查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

德以後逃故之數每半年各抄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完之日乞　勅兵部徑自具奏請　命

憲宗皇帝山陵畢日仍令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見操軍馬逐一清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勅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　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練精其騎

耗而戰守為有備矣

欽遵　勅諭申明憲綱疏

臣伏覩　皇上即位之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勅諭都察院內一款成化七年　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由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為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奸避事等項實跡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跡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黜罷等因

臣竊仰窺　聖意憫惓以考察巡按為諭良以巡按關係甚重得其人則一方之民無不受惠非其人則一方之民無不受害其為慮至深遠矣　聖論又謂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由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為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此　皇上洞燭幽隱卓越千古之見又無以加矣臣竊欲萍蘆盡忠仰荅　聖意竊以御史言官朝廷耳目之寄欲考其不職而劾罷之苟非真有顯然事跡可據則固未可苟焉為之也臣是用忘其固陋謹以　宣

皇帝所定憲綱及　皇上所降　勅諭竊取夫宏綱大旨為巡按當行當禁切要之務與夫臣等得

汪鋐

據而考之者著為條款開坐上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　一宣德意仰惟　皇上勵精圖治即位以来屢次頒降　恩詔傳奉　勅旨及　欽准事例凡恤寃微寛賦稅輕徭役節財省費救患分災興利除害靡所不至柰何各該有司不能仰體　聖心着意奉行以致恩澤不得下究御史巡按一方事權最重人心視以為向背官吏視以為作止詔令不行御史誠不得辭其責今後巡按御史務要盡忠體國督令司府州縣各該官員凡　恩詔　勅旨及　欽例所載各項應行應禁事宜作速一一着實奉行毋得視為虛文漫不加意亦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仍要嚴立程限頻加考較分別勤惰奏　請黜陟回道之日備將各官某事已行某事未行某事行之已效某事行之未效開具揭帖呈部查考如是御史不能盡心督責臣等查訪得實參劾罪黜　一勤巡歷伏覩憲綱内一款凡監察御史出巡必須遍歷窮照近年巡按御史省城駐劄之日多郡邑巡歷之日少以故偏州下邑多不及到甚至一二府全不到者亦有之夫既未到其地則官吏之臧否軍民之休戚又安能盡得其真耶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初到省城止許駐劄一月隨即巡歷各該地方每府十日以上每州縣五日以上務要周徧不許遺落一州一縣如違即係推

妒避事按察司每于季終將巡按出巡府州縣日期緣由開具揭帖呈報都察院查考如有隱匿不報及開報不實一體參究　一精考察伏覩憲綱内一款風憲存心須用明白正大不可任一己之私眯衆人之見凡考察官吏廉貪賢否必于民間廣詢密訪務循公義以協衆情毋得輒憑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顛倒是非亦毋得按求細事羅織人過臣竊照先年巡按御史率務多方廣詢密訪如憲綱所云近来巡按御史巡歷既不能徧安能廣詢密訪夫既不能廣詢密訪則安得不任一己之私眯衆人之見乎安得不聽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顛倒是非乎又安得不按求細事羅織人過乎甚至寄耳目於鄉里親戚其為害又有不可言者矣合無今後巡按御史考察官吏務要廣詢密訪或詢諸耆碩父老人人致問事事細察毋惑于一偏毋膠於一節回道之日務將詢訪所得来歷各於本官下明白開註以俟參考　一慎舉劾伏覩憲綱内一款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污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臣查得弘治年以前巡按薦舉各官闔省多不過四五人少或二三人其慎重如此近来所舉一顛不下數十人碔砆與美玉雜無別矣　朝廷寄耳目於巡按藉其舉劾以為黜

涉實國家大政所關顧苟且冒妄若此其為負恩誤
國抑孰甚耶合無今後巡按薦舉各官務要精擇才
行出衆政績卓異者舉之照依弘治年以前闔省多
不過四五人少或二三人其糾劾各官務要求其真
實不才事有顯跡者劾之不得任情作惡濫及無辜
其所舉所劾如曰廉能公謹必指其廉能者何事公
謹者何事如曰污濫奸佞必指其污濫者何事奸佞
者何事每一人項下必舉十餘事少亦七八事不得
為泛然無稽之論臣等查其舉劾若無事跡明白開
註或事端開註不實即指其不職而劾罷之如是所
舉之人始以廉舉而卒以貪敗始以公謹舉而卒以

不謹敗吏部即查明白連坐以罪臣等即亦指實參
奏其清軍提學巡鹽巡關茶馬屯田等項御史止將
該管官員舉劾賢否其餘不得一槩舉劾一謹關
防照得巡按御史所帶書吏倚藉聲勢濫受贓私御
史多不能禁蓋巡按事權既重有事之人百計寅緣
賄通書吏或抄摘狀詞或洗改字樣或沉匿案卷或
稟行牌面或透漏消息無所不至御史方且墮其術
中情然無覺臣伏覩憲綱內開所至之處先要防閑
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嚴於律已所帶衣靴等物
止作一杠不過百斤其書吏監生行李共作一杠只
此二杠緊於御史馬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

御史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將此二杠
一一檢閱明白方許收放檯行并將書吏監生身上
一併搜檢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鎖明
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割御史督同各該掌
印官逐一搜檢明白方許收受其書吏監生若與御
史同鄉或親戚故舊即當廻避送回另差一禁逢
迎照得巡按御史駐劄省城則守巡兵備等官專在
省城日逐伺候巡歷府州縣則三司掌印官絡繹差
官問安該道守巡兵備官謹謹隨從早晚不離其各
該新任或朝覲考滿回還官員雖千里之遠亦各赴
其所在參謁荒廢職業莫此為甚況水陸夫馬船隻

費用不貲豈是各官自辦一皆出自百姓合無今後
巡按御史務要嚴加禁革毋得安然受之致乖憲體
如違臣等詢訪得實俟其回道一併考劾一親聽
斷伏覩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
處如有陳告官吏取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不
許轉委違者杖一百又一款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
其于刑獄尤須詳慎照得近來巡按御史接受詞訟
不拘事情輕重俱是批委各衙門問理其有稱冤赴
京奏訴准行御史親自再為勘辦者亦只轉委于人
百無一二親問間或親問又專用毒刑固執偏見不
肯虛心細察惟務羅織成獄及至奏訴在在拘泥成

查不肯與辦接管御史亦曲為回護不肯改斷如是而欲民不冤何可得也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但奉本院劄付行仰親自提弔人卷再為勘問有冤與辦者刑固執偏見臣等查其回繳招由初次欠允駁回再問二次欠允具實參劾　一稽儲蓄照得布按二司官并各府州縣掌印官若能勤於供職問理民詞朝夕不倦又能廉以律身贓罰紙米毫髮不私則稻粟穀石收貯于倉司府月可以千餘計縣可以數百計積之既久則陳陳相因遇有警急可以備召募遇有饑荒可以備賑給足食足兵莫切于此柰何各該官員闒茸怠惰者數日不能理一詞貪墨無耻者一毫盡歸於私橐夫如是何惟乎儲蓄之不充也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稽其儲蓄有無多寡有而多者為廉為勤無而少者為貪為惰又即其多寡各分等第考察賢否先要以此為准則明白開寫于考察項下以備吏部查考黜陟如是御史不行用心稽查朦朧開報不實即係推奸徇私臣等查訪得實俟其回道參劾黜退　一嚴督率照得布按分司官例該二月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一月終回司柰何各官好逸惡勞不肯依期巡歷又因巡按御史多住省城要得隨衆伺候遂各託故專於省城安坐巡按御史樂其趨奉竟不啓齒督令出巡以致地方無人管束貪官污吏得以肆志強劫盜賊得以橫行一有失事互相隱蔽廢職殃民莫此為甚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嚴督各官遵照事例依期巡歷不得輒便回司如敢故違即行參奏每年終布按二司將各官巡歷及回司日期開報都察院查考如是巡按御史徇情不行嚴督臣等查得實一體參究　一戒奢侈照得風俗莫善於儉約莫不善於奢侈居官者奢侈則必貪為士者奢侈則必淫富者以奢侈而遂貧貧者以奢侈而為盜故風俗之弊惟奢侈為甚茲欲移風易俗變奢侈而為儉約非委任權

力之重不可為也御史奉　皇上之命巡按一方令必行禁止風俗轉移變化之機彼實能握之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躬行儉約率先一方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於有司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易之仍遵照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典承差陸路並騎驛騾水路應付遞運船並不得扛擡四轎乘坐座船凡可減省者無不減省然後行令司府州縣官吏軍民人等悉從儉約凡飲食宴會服餚車馬婚姻喪祭等項俱有品節限制不得過為侈靡一切縱欲敗度踰禮犯分之事無不禁革如是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為侈用不乘其

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憲綱以致地方官民人等無所觀法奢縱如舊臣等查訪得實叅劾治罪　一謹禮度伏覩憲綱內一款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官来拜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延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御史回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後堂御史坐左方面官坐右又一款揩撣運使運同知府知州問答之際不許行跪禮近蒙　皇上欽准事例又復申明前規柰何巡按御史不能遵依方面傍坐運使等官行跪猶循舊轍合無今後務要遵依憲綱及欽准事例所定禮儀一洗數十年弊陋之習則名分

正而人心安紀綱自振法令自行如再抗違臣等詢訪得實叅奏治罪　一慎請差照得御史差出巡按先年舊規率以到任先後挨次差用臣竊以為人之才力大小強弱不能盡同若不論其才力之應否止以歷任淺深為差次似與　皇上簡命之意背馳合無今後請差巡按臣等務要體國秉公質諸天地鬼神不拘先後精選才力相應者二員開具上　請簡命一員如此則庶幾巡按得人地方受惠

忠節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湯儐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地維賴以

真立聖帝明王急先褒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豈獨古人之能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凜然表表可錄蔑崇之典實有待夫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紘陳迪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大方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讀方孝孺妻連修撰王叔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梁良王何申郎中梁

田王主事巨敬布政使張昺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脩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璇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不一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或竄身海濱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砥柱方駕古人無少愧者也而錄忠詔後尚為缺典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　聖聽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圖

無較于人之知與不知也哀其死而録其忠者言之仁也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焉耳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惟貞凡可以風勵天下之道罔不欲脩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録精忠于既往啓人範于将来闡係風教豈小補哉臣敢據厥愚悃冒昧上言伏乞　皇上務懋群忠立準萬世　勅下遠臣詳為萬古計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類疏上　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将鐵鉉張紘等死忠實跡付史局編校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各追贈官謚録用其

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　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将莫不曰鐵鉉等真忠臣也知而録之自　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發矣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録忠裔以均邺典疏　章僑

正德十六年五月間該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既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祀輸材院暨

士王忠文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于其中額　賜曰二忠者也先是元梁王弗内據有兹土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光偉烈輝映後先事載雲南誌及諸文典者為詳　朝廷深加痛悼　贈官　錫謚廟食于兹以彰忠義之教以峻夷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之命脉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父老者曰我金華入　國朝未以德學文章嚴補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極者有王禕氏濂徙蜀禕死滇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臣同鄉晚進景行有年行至萬里之外眞瞻遺像感愴益深訪之土人猶

或能道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者乎查得先年雲子嚴以　恩廕補國子生知交阯縣事歿于官言者上濂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旨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乞　恩比例録廕已經該部行查去後則濂之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禕自　國初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命之賜揆之邺典似為未均夫人臣死國固無報廕之望國家勸忠則有世禄之恩蓋将以厚往而開来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並而廕録一節若于禕乎少靳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餘仗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養士之澤而禕倡率之功要不

可誣故宸濠之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達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而　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中興燧達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燧許達中興之忠臣也王偉吳雲開國之忠臣也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帝王興滅繼絕之道酬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猶或追之況　國初之臣也耶是意也給事中毛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廣守隨言之可見公論之在後世者益不容于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夫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彼而嗇於此也伏望節省濫官之私以卹忠

臣之裔仍　勅行查王禕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来　京或量與一官或送監讀書遠附吳鞴之例近如德芳之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也顧不美與併乞查雲自鞴蔭後魯否承襲而與之續焉則　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于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孫幸甚　宗社幸甚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欽奉　詔書內一款一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杖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褒錄鄱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

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議擬奏　　定奪欽此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達中典之忠臣祭葙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達同時死義精忠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達贈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着照贈官品級祭葙廕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者節一出于忠貞功或成于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有節也當宸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舊然也忠義之臣顧慮定而行或觀釁而動仗　皇威于坐勝因衆志之既携跡顯心微功成不計故大加封賞報典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以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於臨刑罵不絕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如燧與達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臨事固死皆可奪其氣兇威自削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擒煩蒙　詔旨褒嘉　恩禮稠疊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是二臣之跡與心

袁洞鑒復何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于死
功雖未成能成其志今贈官視其所任廕子止于百
户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何則依違以
竝罪或減于得生遷延而待功或遂夫厚報如二臣
者一死重于太山大節勝于成功也況父子出于天
性哀痛極于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于家貧偃蹇
于卑品或祿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一有
不當其心則人將謂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
生以希功惡死而燬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
以謂　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
慮乎此也伏望　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　勅下該

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于廕子一節于百
戶之上量增爵秩以示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
心為二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
勵而姦究消矣

亟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沈束

臣惟宣武功而彰征討朝廷之大政也旌功能而表
忠節激勸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
懷必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速而武功競帝王安攘之
道在是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稱急
處總兵官員以安極邊重鎮事內開總兵周尚文病
故緣由一時傳播中外聞者莫不悼惜則尚文之忠

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攸歸可知矣臣嘗訪其平
薄淡寧志忠勤自許馴驕悍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
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有足稱者及今虜騎深入
聞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　天威多所殺獲虜遂
傍徨宵遁此又一時奇功也遇蒙
特賜褒嘉陞其官秩　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乎人
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有未盡之賞　睿謨弘遠意
必有在昔宋藝祖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曹彬使相
非有執吝之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當使相也懸
爵賞以待之所以鼓其志而將厚其終也臣愚妄揣
聖心亦以邊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施乎然

曠蕩之恩可徐施于生存而懋賞之典當終全于死
後今尚文既死勳績猶存　皇上邮典之隆所必加
者臣復何言但賞不踰時而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
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因一人而勸千萬人者此機
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與厚報而已誠于此
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會議　贈之以
爵命之榮耀之以延世之賞則仁恩所被真若春風
時雨萬象皆忻九邊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思奮者
又安知無出于尚文之右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翟
鑾伍堡之修初非格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富治邊
廕子為錦衣千戶尚文知衛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

長城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睿鑒下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厚其報也臣又聞之忠莫先於殉義勇莫難
于敢死董賜江瀚膺北虜之衝過南奔之勢兵援不
至而繼之以死是誠　社稷之臣也廟祀廕贈　國
有常典已蒙　皇上憫念忠魂另議舉行矣但照孤
遠之臣忠赤每滯于上聞廣運之德仁恩恒寄于命
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人心聖人所不廢也掌觀
我　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元也北平一詔人心翕
然景從凡遇將帥死王事者每每　親製文祭之聞
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戰無敵功高萬
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昔之異而時勢又有難

易之殊以開國草創之時反側未附尚能通人心于
詔諭之間而況今深仁厚澤萬世攸同其易感又可
知也臣乞　皇上勑下該部俟查勘既明即行翰林
院特將董賜江瀚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顯布　朝
廷憫惻之意悽惋垂卹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人易
入則聞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賜江瀚之不
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率忠義之師壓烏合之
虜可一鼓而空北漠矣此所謂心戰為上制梃以撻
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
此臣所以願　皇上宣諭祭以彰　德惠也夫三
者成敗易致而同功一體臣菲敢私厚于三臣

恐　九重深遠下懷冀訴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意而與奪于其間則冒濫或得于倖成功
忠反抑于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
而不能下究絕邊窮塞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達安
能奮發興起以自效于顛牧之流而副　皇上拊髀
之思乎臣等待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每靡　聖慮
苟有一得之愚敢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垂察
焉

廣恤典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近該吏部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兵軍馬
從謙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兵軍張逵給事中

兵軍常泰清紀郎為民周鈇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
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後該部仍具奏牘覆請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獨斷恩
不濫施何敢更為瀆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
死義排斥權姦無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
溝壑而孤忠勁氣凜凜猶存伏聞　先帝覃恩　皇
上新詔豈獨草莽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申
良等皆百拜泉下不圖今日復見天日重明矣茲該
部兩題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
而深察其心也耶馬從謙以老言犯　先帝之怒復
閣有陰嗾之者遂終蹈不測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

昭然皆知非以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並絶于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聲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絶與情洶洶紛然有詞皆謂　明詔流傳海内稱快今朝令夕改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奉　詔依違無以廣之氣且將曰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心其為古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並絶于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聲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絶與情洶洶紛然有詞皆謂　明詔流傳海内稱快今朝令夕改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奉　詔依違無以廣之氣且將曰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心今無一念不祇承　先帝獨于存恤馬從謙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諫言之臣存者召用矣歿者卹録夫詔墨未乾觀聽頻異恐以後凡應題卹典一切報罷則巖穴之人聞命解體正直之士望風攢眉此于世道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公將為萬世法豈輔弼諸臣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無以自解于衆論而不能釋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下廷臣議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謙等得贅直據此卹録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馬竊惟先年

近該吏部欽遵　詔旨查議原任光禄寺卿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張達常泰周鈇卹録之典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臨御以来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為尤渥也豈獨於從謙等五人靳之乎意者五人生平間有不足以當褒恤者歟然其固事納忠節槩固相近也借曰有所軒輕豈宜一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不為無罪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糾其阿徇之失以批鱗叩　闕不允不止未為晚也

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疏内陳遵　詔卹録從謙等不可中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為前此群臣奉詔卹録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拒使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馬從謙等應該卹録緣由具列該部疏内臣等無容重贅直據此卹録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馬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　主而已蒙　恩責斥蓋誤于擠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　詔卹諒其為　陛下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于　國之赤心而忘其

愚戇之小過此猶　堯舜之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繼美一也伏覩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謫等苦狀不可獨使沉昧于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謫等幽魂不可獨使抑塞于寒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謫等既合　明詔郵録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大信于四海四也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舉然事遠人亡未免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謫等不蒙　郵録恐遠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　朝有缺典非　盛世

美事五也且時正多事方慮乏材遠揆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矣謀攄忠猷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入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裨贊可否　元首股肱似乎間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材賢將見幾而遠引矣即強出焉求濟事雖皐夔何益于　今日哉

弟高宣代戍貴州巍死調羽林左衛有孫高廣見戍不缺又徐讓係布政司理問衛健係孝義縣縣丞俱不知何許人建文間兩人同應募使北平還俱受衛鎮撫赴軍戰沒等四臣惟張昺首難死事赦身無悔暴昭高巍從容就義捐生不移其精忠勳節均之可泣鬼神徐讓衛健各原籍難考然以微職而效顯

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謫等五人請也下情終不能上達　聖聰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闡揚幽忠以彰　聖朝盛典疏

臣伏覩　皇上登極之初　詔天下有司優録革除間忠臣一時臣民莫不歡呼欣戴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曠古一見即武王之封墓釋囚遠讓德焉臣欽遵備行各屬遍訪博求務使幽忠隱節光昭無遺節據山西布按二司道查報張昺澤州人累官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共集兵守王城被執不屈同貴死靖難後族屬家一子避脫苗裔今猶有存者暴昭長子縣人歷官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尋歷刑部尚書靖難兵入城被執不服死家尋沒子孫間有變姓名逃者今苗裔尚存高巍遼州人洪武年間以孝行旌授前府左斷事累疏時事之坐罪謫戍貴州後乞歸應　詔陳時政會北平兵起趨濟南守城城破縊死驛舍子孫流散間有存者

忠要皆九死不回且高巍孫高廣見成羽林有司不
敢自釋坐視忠臣苗裔遭成如故豈所以奉揚　德
意而昭宣　曠典臣伏覩　文皇帝聖諭有曰諸臣
盡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又曰彼食其祿自盡
其心今　皇上優錄一詔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亦
成祖文皇帝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于此蓋包天
下萬世以為度而實維天下萬世以為教此其風世
勵節詎有涯際夫上德弗宣幽忠弗顯有司者之過
也是敢冒昧陳瀆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擬議覆
請容臣督行有司總建一祠于省城將三臣秩祀以
徐讓衛建配之惟復　光賜各子孫衣巾一人奉祀
其高巍苗裔見成羽林左衛併乞矜宥而復其業庶
幾至德丕昭風教永垂　聖朝之曠典修舉益光而
萬世之臣節維植不朽矣

籲天恩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徇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

脅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箍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　皇上方願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愛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

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懇乞　天恩容令身代夫囚疏　沈東妻張氏

臣夫沈東叨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績蒙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東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東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莫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煢煢

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柬纍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兩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畫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代啣結圖報無窮矣

外戚

重名器以全戚畹疏

張仲賢

近該吏兵二部傳奉 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伯爵陳紹祖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杲吳振武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戶百戶等官臣等仰惟我朝 列聖之待外戚其優禮也固隆之以恩愛惜也每節之以禮蓋以 母后之黨椒房之親事關 孝理情切姻締優之以大官厚祿俾富貴榮顯恩固隆矣然其事行之有序而不驟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侈之萌杜陵踰之漸以保全愛惜之也是以百年以來外戚之臣寵雖渥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享其成者有禮以為之節也 祖宗成憲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雲等侯皆以本爵終身先太師張巒在 孝廟時寵榮雖盛以都督之職帶俸三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壽寧建昌二侯雖為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既立始進今爵亦非驟然而賚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不可輕濫昔 英廟時表彰以保護之功間關數年備嘗辛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職又越數年方以指揮處之況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 昭然可知亦未有外戚舍

人旁及異姓同日授官三五人者也是皆　祖宗之慎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之以禮率皆類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焉者今日之推　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世之所取法者固宜遵　祖宗之成憲未可任情為之也且壽寧侯張鶴齡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復此舉似為踰分況上公之爵每待元勳戚畹之家未宜輕授并與世襲若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之陳萬言為　國懿親待以異寵固為當然但都督未幾驟加伯爵若從後加　恩何以繼之陳紹祖之官尤當酌處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

憲外戚之法也蔣輪辛沐寵光進以伯爵榮及祖考一時榮遇無以比隆若彼當譏抑自持盛滿為懼可也顧乃衡非分之望恣無厭之求子孫蔣泰等一日之間得受三官吳振武受俱得連茹祿蔭名器之假似為輕易若以為　陛下致孝　兩宮推恩　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不過者是也厚祿之家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驕侈不至常保其盛自足致　兩宮之懽心所謂事之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俯從吏部所請張鶴齡免加新爵陳萬言姑待以時陳紹祖免為見任蔣泰吳振等每令輸

名器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推恩至公不私戚使他日史官傳外戚者毋曰戚畹濫封自鶴齡始受進自萬言始見任自紹祖始濫官自蔣輪子弟始杜奢侈之源塞冒侈之路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保富貴國家同為悠久而其為恩寵曠蕩無窮矣臣等待罪言官事有當言不敢容默固其職也伏乞　聪明俯賜採納社稷幸甚外戚幸甚臣等幸甚

裁抑戚畹恩倖疏

張漢卿

近該泰和伯陳萬言奏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莊田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旨便查空閑地土来說欽此臣等敢敬陳之竊惟賞

予過多則恩数而為僭陳乞太繁則法傷而為褻僭則濫褻則弛皆非所以尊　憲典保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不以謙約退慎為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為深戒興衰廢替載之方冊歷歷可考其國家欲保愛而曲全之亦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減其欲也乃者泰和伯陳萬言起身寒悴聯姻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讀經訓豈不知雅尚冲澹樂循朴儉為是與區區搏利之徒汨沒富貴而不能振拔者有間也被　眷之初衆方望其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事貪冒去歲深冬寒沍亟起大第經費数十餘萬

役數千餘人入春以來增徒愈甚營伍疲卒罷擾市
鍾街巷小民轉僦上工咨怨之聲盈傳載路況夫四
方災沴相繼江淮餓死之人宂宂掩埋動以萬計萬
言曾是不念惟汲汲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今復求
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該戶部查覆抄沒地土變
賣給賞殆盡近便田土又係輸納佃種民業別無空
閒仰荷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陛下慈愛戚
屬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士之受祿且足伐耕況復
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養贍更求增加田土今抄
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
困窮小民一廛之地一畝之田終歲耕作求數斗之

入以供　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稱不足稍加
災沴頓至顛越是其謀生亦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
亡者幸有畦田咫尺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析割而畀
之貴戚之家彼既受為田里專其封植必將拆改田
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騷擾小民其何以堪不
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有　優旨遂至轉
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榮張楫亦各緣貴戚相繼
煩奏俱經該部奏批復奉　欽依還查空閑相應撥
給的來看夫邦畿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隅退其侵
幾　皇上御極之初勅諭既已形諸　明詔必以
小民方纔歡悅仰戴　天日今戚里並起而吞併

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內豈復有餘田乎夫庸常之
人所望惟思寵賜逾涯驕恣漸積不至猖狂踰檢僭
侈干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庶
護查得該本科題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
帝聖旨是今後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化十五
年又該御史李介題昇平日久野無不闢宜有空閒
厚祿之家奪田速惡今後不許奏討違者科道糾舉
祇奉　欽依節年遵守新政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
明知　成諭諄切却復故違奏討若誤　准給是虧

例一切裁抑　勅下戶部通免再查仍乞　天語丁
寧諭令各戚務皆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請求致
干　憲典則　朝廷恩義無全貴戚始終無患矣

近倖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臣近日伏閱　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
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　詔
書內事理也　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
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為　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
必形諸　明詔既已形諸　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為
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查三

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不移況　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　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羣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　陛下側聞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為然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扶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為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

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来矣　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釐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成文武之德聖人美之稱為達孝且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陛下承之　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　先帝已為之事承　先帝未行之志自有　祖宗之法度則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　朝廷之政具載　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事例則悞矣　英宗皇帝英睿之主仍襲洪熙宣

以来輕改　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　聖躅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之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監而不可以為法也明矣及乎　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　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及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為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

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時禍初未形無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慢諫而樂宴安臣奸貪而事蒙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安危利災而釀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多過於論諭如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賈山猶以嬴秦為譬賈誼為之痛哭仁宗恭儉仁恕君子滿朝蘇轍猶以六君為比蕘軾為之深悲二君者不以四臣之言為過而

嘉納之享隆平之利成英謨之名凡此皆居安慮危
方治思亂君臣得相上下交脩以成治安之明驗也
況今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而自　陛下即
位以來陰雨霪霖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之象而
陰則臣也以類推之陽為發生陰為肅殺陽為
小人陽為中國陰為夷狄陽為男陰為女陽為君子陰為
慶賞陰為刑戮陽為和悅陰為悲慘故天之道晴日
恒多陰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
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
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
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

民困於下目擊心惟當不寧處必也戰兢惕厲滌慮
洗心省德以回天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變而使之
不為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泰誠有望於　陛
下與夫法家拂士也　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幾不
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於外側聞　先帝
宮車晏駕之時親屬輔臣之手而託以　陛下少
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命者也吏
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
亦　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　陛下當召之
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
羣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

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
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何以
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　陛下亟然行之不沮
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昵於近習
備者推類以盡其餘續成　先帝之志光復　祖宗
之舊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
攬乾剛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為之君
垂萬世永無疆之緒然後　陛下為不負　先帝所
託此微臣輸犬馬之忠而圖報稱於　陛下者也然
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
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

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貿格轉遷可致富貴顧乃不
避忌諱批龍鱗履虎尾發然若撼山之重撲燈之
蛾而不止者豈獻久生而樂遠死哉顧以所欲有大
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　堂堂天朝上駕唐虞下
陋漢唐宋而廷臣言官顧欲自處漢唐宋諸臣之下
臣實恥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蘊而職又不在
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
故不惜萬死千刑惟欲博　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
亦以所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
為孔子之徒所願於　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
君所成者相望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

謂犬馬之忠以圖補報者此也臣臨楮不勝憤激戰
兢惕勵之至　　韓文

劾宦官疏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陳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　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入秋未視朝漸晚仰

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嫚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鏟粉碎臨何益於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

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　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蚤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　皇上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為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急除大逆權宦以禦大亂疏　林俊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為忠夫死豈人心所

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　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以幹回不網奸臣擅柄羣雄並起我　太祖奮迹民閒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時　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　陛下

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為太甲
為成王面欺腹誹而目侮無所不至　陛下未察也
千紀奪柄自古奸邪篡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
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蕭
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
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
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
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

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皇
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　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
南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　題奏下其部與
某勅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唱向東作揖
故謂　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
賤位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
君作威臣無有作威偏則僭僭則亂臣弒其君子弒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為天
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為帝之
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
臣得並稱皇帝哉朝著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稱哉
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

祖宗耶大臣擇於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
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
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
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忘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
也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父
耶　太皇太后　皇太后時被離間使純懿之　主
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
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　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
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
讒間　榮王徑遣之國致　陛下於孤立中外人心
無不為　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

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
一權宦不能庇其　身與其　叔耶　藩王金枝玉
葉　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
安受　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
其金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外家
耶公侯駙馬伯非勳則親與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
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嗤罵驅索任情中傷今
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田話勒開住
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
軍手下人發梟首致　陛下盡失勳戚之心內閣九

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目三
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
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
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
天賜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臣之心
二十四監或歷事　累朝或守禮識事　陛下之侍
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者也劉瑾敗羣傷頹廢置回心
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三
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閒廢罷黜致
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難或由勳
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

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心也田
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
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
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
籍其家使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　陛下
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
刮盡天下之財富於　內府非欲為逆也駐兵馬何聚屯
又大抵猶敢矯誣謗毀謂亂起　孝宗至頒之
詔防之屋多於　內庫非欲為逆暗邀人心何
啻謂亂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　孝宗聖仁寬
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
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畜盡天下
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畜盡天下
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古
外傳聞劉瑾讓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
奏將京軍官校隨回祭掃為張永所阻信有之劉瑾
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之至同類亦知之矣
獨　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
致兩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
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委官
剝削匿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
指差勘事剝削匿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所
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匿竭之致則臣親
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

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
剝削匿竭之致臣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匿竭之致而
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
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為言
是無瑾即未自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
係紀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
又大抵猶敢矯誣謗毀謂亂起　孝宗至頒之
詔謂亂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　孝宗聖仁寬
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
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若
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為君諱　孝宗誠不及

猶當曲諱兇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淫妻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虧折賠納課拖欠自有官攢竈戶今却追巡撫巡鹽枉道回家僧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却發為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於取受之

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即署等臣各守衛團營宮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素無讐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為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　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己為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　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　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

洪薦郅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韋堅堅劾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忘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義割愛公處宗社至計哉伏望　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愛公處劉瑾以謝天地謝　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矣

慶幸討叛官賊疏

林俊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　天地　祖宗臣民之憤焉我　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　祖宗在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偏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蔑同類權剝羅織天下之

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猶古無是甚也比聞遣　榮王之國修　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焉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　陛下焉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　榮王已之區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區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侯　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

下為皇太子已長尚未遣　榮王之國今　皇太子
未生賊瑾豈容徑遣　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
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
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
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籌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
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況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
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　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
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也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
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

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為急除大逆
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齎
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
令教諭范府膳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
川民久罹賊禍方厪　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
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
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
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為危亦
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辦也昔漢沙衛殿
國楊思最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閻寺國為無
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

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
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
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
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
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撤行
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
宮回內宮倚　三宮為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
福履蕃盛如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
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耶
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
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無託諸人

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
之無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無託保無瑾繼是之
無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　本朝論之
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
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
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
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
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
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
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亦有
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或失之三

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為失刑夫高尹部其
韓文許進為　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
舉讐舉親方揆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
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可
弭乎　累朝大臣不忍加罪　累朝厚恩獨忍忘耶
身任舊臣甘心　新主狡狠田適資逆賊以亂人國
睨　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諜於既往生未宜
失賊也誰為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
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
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而憂
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

孝宗舊人修復　孝宗舊治正二黨冤與吞舟而漏
網者則　聖德日光　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
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
謹錄前奏稟隨本上進非欲衒事後之贅詞亦欲
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閒老病踈遠之臣猶不
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
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

抑權宦杜紛更疏　戴金

竊惟天下之治上不擾則下安民無訟則國治此古
今不易之定理也故諺語曰生一事不若省一事又
曰生事事生省事事省言雖鄙俚至道攸存請之徃

古若戒康之時重熙累洽四十餘年刑措不用言太
稱為盛治漢自高惠至於文景與唐太宗貞觀之時
幾至刑措後世以為美談今　陛下以聖明之德撫
盈成之運宜乎刑期於不用以紹成康之美蹟豈可
無事擾之使爭激之使亂也近該鎮守浙江太監鄧
文法外生姦攬權蠹政欲受理詞訟奉問官員奉
聖明查照成化弘治年間舊規換寫　勅書已蒙
俞允朝報一出四方之人無問賢與愚皆曰此例一
行若不急為救止始則一方受害久則各鎮效尤而
天下自此多事矣此治亂安危之機實在於此執政
者但知阿附權要輕率撰　勅而不知誤天下事有
如此也臣待罪言官不敢自默請以事不可者為
陛下明言之伏惟　祖宗斟酌往古立政安民有布
政司以承流宣化有按察司以明刑弼教都察院每
歲請　旨點差御史一員網紀百司以為　朝廷之
耳目百六十餘年用此以致太平而中貴不預也今
鄧文遠引舊例無故攬權即為操念已在貪求將來
行事豈肯安靜是非顛倒良民必受其害科罰恣意禍
求好官必被其驅逐為患地方必矣況鄧文出自貂
璫素不閑於法律左右前後又多投充附勢之人中
間姦置生事蛇將足矣何所不至是逞威作勢不知其幾

成化末年張慶造端于預民政遺毒餘姦至今尚能傳說而當時幸無事者彼承　列聖熙洽之後民間財富充實被害之初尚堪剥削迄今自正德以来地方凋憊民財十不如前為今之計正當抑訟息爭去冗節財以培持愛養豈可以瘡痍之民輕於雞豚而投之於蒼鷹猛虎之吻耶又訪得中貴出鎮外方立國之初原無此制永樂以後雖有鎮守之名初不干預民事成化年間乃一時之倖例而弘治以後則又復正今　陛下統有萬邦纘承大統豈可不以　祖宗之法而為治平之具耶　陛下若不以臣言為然

臣與鄧文初無忌惡豈有意仇而沮之哉不過為地方生靈之計耳若河南鎮守太監吕憲山東王思敬安靜守法地方不獲百姓愛之輿論許之臣又復何言哉伏乞　陛下念東南為財賦所出之地憫赤子為四海一家之人勿縱貪殘以傷根本將鄧文速賜貶責以示懲戒或追奪　勅書令其安靜行事則地方幸甚　國法幸甚

斥姦佞杜深患以隆治化疏　楊永祐

臣備員法曹歷事三年所理斷惟民間鬬毆姦盜等事是皆冗瑣末節未足深究獨恨國有大姦根據君側關生民之利害繫社稷之安危履霜堅氷不可不早為之慮也昔漢臣張綱奉使州郡埋輪洛陽者

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權肆貪饕條其無君十五事臣嘗仰慕其人之丰采今為法司官乃坐視　朝廷巨惡元兇而不敢發一言以正其罪惟日求民間之小疵臣誠赧赧然有尸位素餐之羞是以不顧利害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恭惟　陛下嗜學好問昔在藩邸時蓋已傳聞四方　登極初年委任元老釐革弊端殆十之八或者又謂從　龍諸臣如今司禮監太監張佐等多練達廉靜之人可與共成化理也是以黄童白叟莫不延頸以望太平之治柰何不一二年内臣崔文周用田顒蔡秀諸羣小伺隙投間首倡左道蠱惑　聖

心建設齋醮宫無虚日彼數人必曰為　陛下求長生之術而　陛下以為宫中事無與於朝政可無害也昔舜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招晚年之悔宋徽宗崇事道教當時王志老王仔昔林靈素等羣起而迷之卒召北虜之禍至今談者猶恨　陛下試令崔文等歷數秦漢以後之帝王事道教為仙者誰耶不惟不能為仙而保享太平於無虞者又誰耶臣固知其無也彼輩不過為要君固寵榮身肥家之策耳不知天下大事皆由此而壞蓋邪正不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其機不可長大臣科道交章論

列皆忠悃誠恒為國深計者　陛下每曰知道了而
羣小之胡為自如也故崔文自以為得　君既專其
有能捍之者矣遂肆行無忌縱放家人李陽鳳多索
工價科取城夫有身在工所而地方又以夫征錢者
怨咨載道側目以視　輦轂之下而有此良可畏也
是以廣東道御史劉蘭發其奸工部尚書趙璜移咨
刑部拘執李陽鳳等追究情狀為崔文者正當痛悔
往失具　奏認罪以寬萬一之誅奈何恃寵驕恣巧
言餙詐奏奉　駕帖取刑部人而付之鎮撫司正恐
奸貪敗露而為脫免之計也刑部尚書林俊執法不
與蓋亦漢臣張釋之忠於文帝耳釋之為廷尉罰犯

蹕者金帝欲加重而不肯易棄盜環者於市帝欲族
誅而未之從雖申屠嘉辱寵幸之鄧通帝且遣使謝
馬然則文帝非為臣所屈也為天下伸法也桃應問
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
執之而已矣言舜雖愛親不敢撓皐陶之法今刑部
按治一內豎家人未正諸法而竟奪之鎮撫司夫林
俊即　陛下士師廷尉之官也　陛下以其官任之
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為哉是必崔文巧佞諧媚
曰　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執法

用之可謂知遇矣一旦崔文以私意阻撓林俊且爾
況其他又孰敢有發其奸以回　天意者乎況鎮撫
司平素受制內臣承望崔文風指不暇又豈敢直陽
鳳之罪狀以昭國法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然
也使　陛下法不信於天下取譏後世有愧於漢之
文帝皆崔文為之也即文之所為褻侮　宮闈蠱惑
君父縱放家人抵抗卿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惡而文
無有之又不自以為罪方且假伏　主威挾制中外
揚揚馬畧無忌憚是何異於逆瑾在　先帝初年也
耶瑾初詭謀秘計以要　君寵而乘隙伺機以中縉
紳之禍然後天下之權悉屬之瑾幾危　社稷遺禍

徧天下歷數年而始定臣恐崔文并周用田顒
福周用田顒蔡秀相與朋比植根膠固皆不可不早
為之慮也臣不勝犬馬愛　君之誠輒敢肆為之說
而昧死以獻伏惟　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覽奮發
剛斷一正宸心乞　勅司禮監按崔文并周用田顒
蔡秀左道惑君之狀屏諸殊域邪黨無為君側之害
必欲昭布天下付法司以正其罪則又義舉也仍
勅鎮撫司將李陽鳳等務求科索實情從公奏　請
必付法司擬罪庶幾國體不至盡壞而小人欺罔之
端亦可少窒也臣無任激切戴罪之至

乞除大奸以正大法疏

劉宬

臣惟自古人君雖不用內臣而用之必慎所擇苟非其人則譸張誕異足以壞君德朋黨奸惡足以成國禍故君側之惡古以為患而毒藥猛獸之喻賢士垂切戒焉仰惟　陛下聰明天授洞燭事幾即位之初首竄在朝元惡所有委任必擇淳良由是　聖德昭明天下稱誦柰何一旦壞之於一么麼之崔文　臣按崔文身起卑微驟居近侍恩榮莫逾不知感恩揣分乃敢首導　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宮深嚴恣為齋醮言官論劾　陛下一切不省近聞指此為名動支　內帑銀六七萬兩任意侵尅司禮監既不奏聞

陛下亦惟付之不知內帑之藏累朝積蓄國家命脈所寄文視為已藏而攘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彰且憑恃寵靈奪法司之囚折正官之氣使天下謂　陛下庇邪暨拂大臣以上累清明之德文實啓之不誅文不知　陛下何辭以謝天下臣竊惑焉臣又訪知今提督東廠太監芮景賢性雖恬靜任用匪人如千戶陶淳心性陰惡衆所素知藉用牙爪皆積年凶狡箝網良善細隱莫遺外以酒食結縉紳而陰圖彌縫前惡其給事中閻閎御史曹嘉素惡之不與交通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由是黨錮勢盛無敢言者近聞於陳勳家緝獲錢寧家人朱喜與同官校分其贓銀萬計不以奏　聞擅自脫放又賄拏奏訴冤逼其懷狀自縊只此二事其狡惡欺罔之罪有不容誅而景賢不悟任其愚弄壞事此景賢之罪難逭矣臣愚欲乞　陛下大奮乾剛亟將崔文查究其支費帑銀必誅之於市以為首惡之戒芮景賢降　勅切責陶淳下之法司究問明白以正典刑庶權奸知警地方以寧　陛下清明之德有光平明之治無損世道幸甚臣職當言路苟有所聞不敢緘默惟　陛下垂聽焉

杜群奸以保治安疏

趙漢

近見南京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来京闕住及請康陵司香自叙不惴致有憫念徵勞殘喘等語臣觸目激中不勝駭異此奸尚蓄此意耶臣未暇審

其平生以汙簡剳即其大者盡惑　先帝濁亂　朝廷天下之稔惡也而顧以有勞自居逃避斧鉞保全首領　朝廷之誤恩也而復以殘喘自計出死而過求嗾窮恩噬蓋未但已也舍罪而言勞積怨懟負蓋未少忘也故假乞哀之詞行姑試之術積由来之漸與再竊之威言似淺而謀實深迹若孤而力有恃臣不知谷大用以何時視　今日謂　聖明為何如主復萌此意也臣無知識嘗過慮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正今日之大防也觀於谷大用之奏蓋信然矣不敢不為　陛下言之臣惟羅鬧官吏干預政事律載明條嘉靖以来屢有禁革近聞京城潛住此輩其所干

預者殆非細故也　陛下知之否乎　新正之初大臣不為清議所容者被斥而去近聞此輩時令家屬挾貨来京營求起用無所不至其於清議誠不少顧矣　陛下知之否乎夫吉凶之理貞勝不常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而世之治亂因之方今天下有治之名無治之實其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所當深思而切慮者也乃為罷閑遺斥之輩失志無聊之徒投間抵隙窺窬寵用蠹政傷和黨邪排正苟有識者謂有此則治耶亂耶不極於亂不已也然若等猶狐狸鬼魅昏暮竊發蹤跡未著猶有待焉者也而谷大用則在押之虎使縱而逸之能不於通衢白日挾諸邪而肆之幾大可慮也臣請　陛下早為之所深察治亂之由益嚴邪正之辨書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必於君子也可否相濟勿以逆耳之故傷其和終始惟一勿以偏聽之疑衰其敬則君子安矣其防小人也慎其聽察難其用任則彼固無釁而乘無階而緣矣然小人之尤如臣今所論者又不但克艱克慎於用舍之間而已也若不明罰勅法正其罪屏其跡臣慮憂草難圖卒若之何哉如蒙乞　勅法司查照谷大用原發罪惡正其典刑否亦投諸四裔以痛絕之再行巡城御史緝事衙門察訪京城內外如有潛住罷閑官

吏非分干預并去位大臣通交權勢等弊從實請處治庶乎法度修而綱紀振奸邪遠而治理得矣天下幸甚

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臣聞我　太祖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嚴戒辭豈非百世而深畏者哉自古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壅蔽者也乃為罷閑遺斥之輩失志無聊之徒投間抵隙窺窬專恣安得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先間於言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其奸以售其權以攬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已之私逞已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

止況夫勢之所在爭附者衆故奸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耳臣觀近日習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而間言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漸日以長尚可不預處之乎今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頻煩　勅旨不曰已有旨了則曰詼衙門知道回天之力若無誰柰之何者臣曷不憚煩而復以為言正以　聖明受其壅蔽忽其專恣行道之人皆知其亂撓　新政之首而朝廷獨未知耳臣竊見　陛下繼統以来納言如響從善如流苟有一得之愚陳於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光且大也為臣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出不厭衆心豈

爲之哉蓋文力能展轉矯詐致此也且　睿覽於論文之疏果一一得而悉之乎抑止見其畧節也如止於其畧節見之安知不有黨文者爲文芟匿被劾之條摭索言者之過以激　聖情之喜慍乎又安知其不覘見　聖情和成前　旨且以諛　陛下爲優容以防　陛下之見疑乎夫謂已有旨則文之罪已逃一人之諸人之再言謂該衙門知道則文之罪不必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柜人言以諱已罪其爲壅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庇一厮役李陽鳳而已邪李陽鳳之事不甚大而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　詔獄以制人在能致尚書以回話在能加言

官以奏擾臣恐充其勢蓋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璜准呈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叱之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正德年間劉瑾之爲者不患其不能爲也是以再干　旨以試於後也後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耆舊耶此皆其壅蔽之深而知者也臣請　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不忍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誤中文奸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誅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上好生之德爲文求全請亟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右則所以庇文者恩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

執迷自圖臣恐權奸之禍無日矣

遵詔旨戒專橫宦臣疏

查得　新政詔書內一款近年各處鎮守協守分守守備等官違例奏帶人衆列於地方科斂財物奪占功次所在不才官員因而乘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人員即便各回原籍原衛著閒住若違者許撫按并按察司察訪參奏拏問官舍旗軍調遣衛所操民發口外爲民書辦省祭等官革職不敘今後敢有仍前奏帶該科即時劾奏寃

人多及軍民職官錦衣衛旗校者該衙門參奏治欽此近該鎮守湖廣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奏帶參隨家人奉　欽依各處分守鎮守太監合用應付書辦跟隨官舍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勿得搜索阻滯還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臣等聞命下不勝惶懼竊憶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各省鎮守內臣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所不至未必皆出自本人正由參隨書筭人等獻諂貢諛出奇用智一以乞主者之憐一以爲肥家之計以致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如日中天天下臣民方得更蘇而今乃蹈故轍爲諸藩首倡　陛下

畧不加察特　賜俯容臣等不敢遽行參奏者以為此　朝廷一時誤恩該部執奏諒蒙　俞允今但已有旨了誠臣等之所未喻也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參盡國殃民者置之重典豪橫屏跡奸諛縮頸雖秉極牧之後是誠寵熙太和之幾也夫何年来漸渝　聖旨凡鎮守分守等官或惡狀著明或贓私敗露或非分請求撫按交章彈劾科道屢疏執奏批答之下不曰着安靜行事則曰不許生事害人辭尚從容法流寬縱然詳味　綸音猶禁其欲而不得肆懼貽後患必知所畏而不敢為雖儉小寘緣曲蒙庇覆然而　陛下動恤民隱之心猶未

虧損也不意近来復有此等小人此等　請乞以致　陛下有此等批答滋亂長奸誨禎縱惡　朝廷多反汗之失閭閻喪樂生之心大戾初政將来不知何所底極也臣等窺真之意自以為權右法司勢雄一省非復向之一太和比矣欲事誅求未得肯綮故必此輩以贊相之然後可從而羅織也　陛下不惟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乃以導衆人在真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湖藩之陷穽何況鎮守之置所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撫按之司所以除姦蠹弊鋤梗剔強　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為民也今勢應鎮靜者假借以爪牙理宜振作者消阻其風采倒行

先是東廠太監苟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　章僑追勘誤蒙　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郭九皐等一千人犯拿解来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奬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彼呂強張承業秦翰等若無出其右者使誠操守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柰之何其不然耶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今

詞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上作威作福而
出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如
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
錦衣官校差出害民　英宗為之禁戢成化中大學
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厰汪直也至弘治以来此風
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
輩手握　駕帖兩處拿人未免騷擾地方置　陛下
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侯今之所謂
方面　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壅書褒嘉
九皐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虜
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農庶見者乎今　朝廷名器

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巨等咸謂景賢以安靜閒
不應有此乖繆其必千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嘗被
其愚弄將誰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
或呼為陶蝎豈景賢獨不之知耶政主文於內陶淳
行事於外彼此相扇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
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
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王近言者指陶淳罪狀不聞
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在蕭墻之內
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力覆卑在前明鑒不遠
矣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　祖宗有神靈
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未

使箝天下之口

慎名器裁幸恩以隆聖治疏　周弘祖

嘗聞帝王之馭世也莫不以名器為先故人君以名
器為重則天下從而重之而得之者以為異人君以
名器為輕則天下從而輕之而得之者以為常惟其
以為異也則恩雖至微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為榮而
可勸惟其以為常也則恩雖至厚而被其恩者莫不
以為褻而不榮惟古之聖帝明王深知乎此故惜之
慎之持此以礪世磨鈍為役使臣工奔走豪傑之士
故寧割數城之地而重違前隧之請寧與十萬之

而靳一使相之封者此也然名器之重尤莫先於職官職者實封也官職之重尤莫先於武職武職者世貴也武職之重尤莫先於錦衣錦衣者近侍也又事權之所在也即官職且不可輕授況武職之世貴乎即武職且不可輕授況錦衣之要秩乎臣近覩邸報見欽陞司禮監太監滕祥陳洪孟冲等弟姪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僉事千戶百戶鎮撫等官多至二十餘員不勝驚駭考之　國初之制武職非軍功不授錦衣非特功不除已故兵部尚書于謙功在社稷僅官其子冕為錦衣衛千戶又各邊將卒披堅執銳冒敵衝鋒捐萬死幸一生積有年勞亦不得濫

錦衣一命之榮各監內臣雖奉侍　陛下不過任奔走使令之役腰金綰玉足以酬其勞且多馬今以勳在　社稷之臣不能得之於其子捐軀棄命之士不能得之於其身而奔走使令者乃能得之於其若弟若姪則　陛下之恩無亦未權其輕重矣乎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或量賜金帛或姑與職銜革其世襲則名器重而法紀嚴塞近習非望之求成　清朝無私之政矣再惟閹豎閒名非國之福也故有堯舜之君則閹豎不聞於唐虞有湯禹之君則閹豎不聞於商夏石顯弘恭聞於漢而漢弱程元振魚朝恩聞於唐而唐衰童貫梁師成聞於宋而宋削洪惟我

祖高皇帝深覽前代宦官之禍定其職掌載之　祖訓不過灑掃供養并飯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絕不使干預朝政洪武中有內臣言及政事者　上震怒責之即日遣還鄉里乃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獨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目接耳聞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嬖專恣其體態也苟一為之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為戒故立法寺人不得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

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前來也臣又伏聞我　孝宗敬皇帝凡召大臣議事必左右回顧各內臣退去數十丈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此其　神謀遠慮迥出漢唐諸君之上而萬世　聖子　神孫所當朝夕誦詠效法者也我　皇上新政之初尤宜加意於此燕居無事則三復　太祖之諭有事　召對則取法　孝宗之行凡一應內臣俱遵　祖訓止掌應行職業勿與之謀議政事勿與之進退人材勿遂其非禮之請勿悅其諂譽之言陳乞勿假以　溫旨侍立勿假以　溫顏國之大政悉謀於輔弼諸臣而獨斷之如此則我　皇上英明

神武同符於　太祖　孝宗而諸內臣亦得享安
和平之福於有永矣再照得　國家之任大臣非為
其籍榮寵而侈顯耀也正賴其每事奉公執奏以匡
扶其不逮耳嘗聞　先朝欲官太監張欽養子為錦
衣衛官兵部尚書彭澤執奏至於再三今照兵部尚
書趙炳然躬逢堯舜之君不能一效彭澤之執奏所
謂大臣以道事君者果如是乎此其罪亦難委也伏
乞我　皇上重加戒諭申飭院部大臣以後凡事關
國體綱紀者務要據法執奏以成我　皇上光明正
大之業則明良喜起之歌再見於　今日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
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
便嬖之時多侈靡成習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
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
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
製辦煙火進　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　陛下躬行
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飲跡臣固有以知
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災異疊見餘
哀未忘臣又有以知　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
細人諂諛側媚讒巧奸邪思無以悅　陛下之心志
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　陛下之耳目
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　君德有損君身有
害何知焉況　宮禁之地法當嚴防柰何以研火藥
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
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
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
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內官監失事人
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　聖
德不為無補　聖身不為無益也且今正春伊始萬
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

之累者是欺　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
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張設燈市繁華
異常每燈一架值金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
觀喧嚷男女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謂京師者
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京師
顧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田然矣仍乞
勅下厥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
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九

權姦一

孫應奎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繫小人進退之何如故願治之君好善固篤而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閑求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營營窺伺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寖繁有徒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常多於治也然則進退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賢也其傳大學至末章論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之以容賢利國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道斯舉然獨於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夫曾參既推得賢為絜矩之要而尤諄諄於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狡獪一入則賢俊必無所容而禁伏奸人乃所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越乎此也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惴惴終日常以無所補益為罪然竊覩時事若于曾參之說正今日所宜採擇者焉臣請睊死為　陛下陳之

臣觀邇者御史曾祕等感激思報忘其危辱糾劾權奸小劉龍車以效愚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了來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明目達聰察微燭隱洞燭諸奸大開言路意汪鋐者雖欲逞其羽翼然以自固陰黨諸臣而封植之結為心腹張其爪牙必有所畏而不敢也及鋐將具本覆題揚言於部曰若欲去他每官寧去我官曲為飾說悉加褒美一時謗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拂人好惡變亂黑白敢為蒙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　神堯御極離照中天猶肆無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為何如主鋐固昔所無而今僅有之奸臣即欲忘身奮擊陳於　丹陛既而思之奸弊昭白情狀畢露必為　聖明所燭而遹逐誅竄理所必加大奸數盡實天下之福矣臣坐不安席卧不安枕仰望　明旨愈於饑渴是月二十一日趨入本科聞鋐復本已下臣即往吏科觀之伏讀　御批盡正鋐之所罔而各區處之使群邪震疊四海聳觀臣歡幸喜劇不覺舞蹈嘆曰真曠世盛事大聖人之所作為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澈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　皇極哉但鋐罪止罰俸一月此固王者重絕人之意然臣愚竊有說焉凡亂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去不若不知之為愈蓋方其君之未知則彼雖為惡尚懍懍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知則禍將不可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決誅逐不加則彼復益將逞謀用智誣上行私殆無紀極延至大弊然後從而處之甚不過一死然民禍已極國事已

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　陛下於鋐既已知其奸發其隱且弊亦極矣何不毅然遠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哉臣聞春秋大義君人者之律令人臣無將若取之以律鋐則鋐之誅當不遲之今日而　陛下猶未明罰勅法豈將小懲而大誡以為小人之福與臣則以為　聖意曲成固無不至然鋐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已熟雖聖人與居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不為惡臣觀　陛下於鋐眷顧于大臣之中挈冢宰之任排群議而用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以宮保蔭以子孫其委任恩寵亦云極矣而　陛下

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勵其忠也苟有人心容不匪躬鋐猶大為欺蔽若無關於君父之休戚誠惡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意　陛下將無以鋐昔為能勤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絕之歟臣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負君國派禍且深他何足錄今鋐於部事辰入申出周閱寒暑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不悛身嘗無群小幟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忠故斯勤諂諛足為

部事之蠹逞奸之具而已人臣之罪莫大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賴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正人才之端縱秉執公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猶足以為士習之害敗亂之兆況不忠如鋐而可與之一朝居之耶臣知鋐不亟去則風之所鼓氣之所蒸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違為禍福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一日萬幾鋐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默識矣然則　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銓曹之地而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

靖十四年正月期當考察十三年冬正庶官入　覲之期鋐身斯任其當知所檢飭亦明矣臣頃於十三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見撐駕座船牌榜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皂官快迎送接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方猶且榜禁子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下司府州縣孰非鋐屬而乃適期使子招搖于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關節私通一時物議之沸騰真足以為　清朝之辱也又請以臣之所聞者言之當饒大驛每選本科承差此謂之償勞猶可說也大縣與史之缺悍然張主欲留以陞大驛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之或反以窮

絕曝分處之多至無所控訴姑乞　恩閣住遂使積
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之榮豈我　皇上欲使物各
得所之意哉衆口傳議謂亦惟視賄賂之有無為扶
持之頻異耳欺天罔人負君誤國臣不知鉉之所為
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普照復即臣之所聞見者
參之則鉉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乎進退之機
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決矣夫臣家居三載入科甫
及數月固非有積憤風怨於鉉者也臣聞君之所愛
臣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況大臣乎則欲相忘于無
言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來又聞一忤鉉者則立中
奇禍不然亦以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二三則臣亦誠

危矣然臣不暇自顧猶諄復為　陛下陳之以鉉之
必去為快以去之不速為憂蓋君臣之義憂樂同之
大奸當路群杜門閉冒瀆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為天
下勸庸非　陛下之所憂乎則臣亦焉能默以為容
恝然自便耶伏望　陛下諒臣愚之匪他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鉉亟賜斥逐以絕姦謀仍乞　命下明
正其罪宣播于朝與衆棄之使天下曉然如克惡之
斷不容于　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　聖明之
為不可及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罷姦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臣惟禮義廉耻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

盛休也臣聞貢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耻以待其臣
而下不勵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鉉若果
以禮義自防以廉耻自勵當不惡人言披瀝誠悃再
四陳乞必於求去則　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
義兩得之矣今汪鉉自陳畧無懇詞且強為飾辯大
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時任用臺諫言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
為盛事今鉉處　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佞貪鄙之狀
極拾奏辯欺蔽　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實不
勝憤忿其汪鉉姦惡諸臣已悉言之臣不敢贅惟

圖根盤蒂固之計人皆指為神姦鬼猾牢不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鉉其心為之決裂甚矣其辯諸臣劾已者俱指為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鉉平日果正大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指實鉉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来姦臣肆惡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為之也近開其語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多政事當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駭此實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鉉取以自用耳昔李林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

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連上書言事即黜為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鉉以林甫自待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亮惡敢於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　祖宗列聖及我　陛下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勅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化成天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今鉉欲以此為禁將欲使人盡如鉉貪昧無耻蠅營狗苟桎梏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羞耻然後為善耶

何其不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修而有黨錮之禁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宰宗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一可觀也今鉉欲取以誤　陛下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鉉之疏其姦惡無耻具可槩見而　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觀　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行于君子而黜罰當加于小人臣觀汪鉉之意決不能自裁以義愧切求休以仰承　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年汪

鉉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為面帶千層皮鉉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令復蹈之是　陛下之所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被劾人員不許論辯所以防姦撤雍故　祖宗重禁之令被劾論辯實自鉉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鉉乃自陳才能獻於　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　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權衡　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可使居其位而況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部之

鋐之意不過欲媚假　璽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姦慝耳其為此言誠溺于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賞有旨責吏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　陛下賞有旨責吏部矣為汪鋐者自當輸情服罪祇俟　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汪鋐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鋐之行檢孟軻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則汪鋐姦鄙成性無恥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示譴發彼必貪昧隱忍戀榮慕禄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侵無恥如鋐輩者決不容三竟舜之世而相勉為善

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　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為汙　聖朝清明之化損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鄙夫而可使之肩大位列清班乎且冢宰者百官之倡也士風者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耻而風俗厚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鮮耻而風俗薄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為務而禮義廉耻漫不知為何物若汪鋐者前後論列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恠談笑如故掇辯不已是無禮義廉耻之尤者也今其惡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孰不益做效成風廉耻道喪實不知其所底極故臣欲　陛下亟去汪鋐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鋐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久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導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善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遠姦實乎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鑒臣下之奏深惟治理之原察汪鋐姦佞欺負之狀早為罷黜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靖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允內外大小臣工知有姦佞無耻如鋐輩者決不容三竟舜之世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禮奪誤扈權奸疏

高時

近該巡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　明旨查參翊國公郭勛招納亡命兇徒濫開違法大店擅收私稅酷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霸占軍民房屋貪賄專權召災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奏仰惟　聖明洞察弊源著勛從實回話續該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董情串結緝事旗校暗握厥衛機權冒占官軍侵欺糧餉嚇詐各商資本貪濫包辦工價狂

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領　勅書等項欺心情
節具本論劾欽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併勘問見
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兆民賢愚老幼相向歡騰皆
云老奸巨猾蒂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
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也是以輿情公法律
之勛之罪不容誅矣茲者僅蒙　皇上暫令認罪回
話姑待勘明處治此實　聖明御極頓挫奸雄之道
必有深思遠慮非臣等愚昧所能窺測顧為勛者法
當惕然省感吐實露情辭避兵柄哀乞貶竄贖免重
愆猶難逭於放殛之譴矣夫何郭勛丈過逞奸執迷
不悛數日之間連章三疏撫餘妄辯中間情實忽戾

一則曰臣實不敢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以盡識其
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何必又勞　皇上賜勅等
語而已欺天罔人聽言可以觀志臣不知其何心也
意者勛之恣肆飾非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得
肯綮緊要若可巧言遮蔽殊不知踪跡敗露欲蓋彌
彰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勛之罔利無
厭言之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
臨清徐州德州亦齊魯會通貿易之區也勛皆置有
私店同夥計興販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懸翊
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方關津不敢正視侵漁民利
歲入鉅萬而貪夫谿壑難填之慾可謂無遠不至矣
且以頻年剥削幾輔軍民膏血已盡雖至　朝廷近
侍內官房屋勛亦任情吞併全無顧忌如南城水頭
華麗座屋一所田連阡陌值銀三十萬兩此則勛之
白占近故蕭敬太監之業也東城沿溝衙衙大宅一
所中間古銅玩好之器不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
處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
業也城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此
則勛之白占近故韋霽太監之業也城南八里莊輪
奐膏腴墳宇田園一所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
占近故寗瑾太監之業也又如太監溫寶物故家資
玩好值銀十萬兩勛則用強奪取過半又占庄田一

處值銀萬兩冤抑無伸盤將各宮一應護　勅御祭
龍碑毀廢無存所創庵院寺觀殿宇祈田改造庄舍
孰敢撓阻蓋由郭勛威力暴著凡有觸真怒者欲求
止於破家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懼不但犬馬之畏
猛虎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
之忍心害理當何如其為報也且以運糧船隻成造
工價不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使黨惡光
棍縶將銀賃捱借運糧軍士按月收息幸其浪費貧
窘逼勒就將官船准折私債不論船之大小新舊一
縶折卸變價是誠何心哉權奸之惡貽患于幾民貽患于內官貽患于漕運從此不治日久

月深殆將無所不至矣民之蠹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以上貪饕大罪是又出于御史重邦祐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勛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籌籍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勛之貽患及此可謂忍矣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員楊紹言罷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洪喇虎高廷寧一舞文弄法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蓋　國家節養餘力優恤軍士之渥典也柰何郭勛私室計日役占者不計其數聽信校充跟用者有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閒回籍者有之修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不輪番役使止給食米一升皆隸隆琭孫聰梁永濟彭福李福鄒經劉宣柴鐸郭鎮黃曙韓傑李魁陳益趙勳王業林邵寶申鑑司舜王胡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馬奎張鑾莫非鷄鳴狗盜之輩也若營務實由勛始蓋勛既叨寵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不仰思我　聖明眷注者何如而勛顧可以為是也是其上狐　君父之恩天理人心泯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機緘叵測踪跡可疑者非一是也且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知畏法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保全身家勛為閥閱權貴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庄店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為也哉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糧食律法必有深意勛之莊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糧之期人人隨處糴買多方私自封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違式器用不許擅制勛先年令潞遼參衛二價無措明縱孫聰陳璡用强捏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候官軍班

夫布為爪牙生事害人則有提徒孫錫孫澐裴應龍袁元瓚戴保光周路王三孫淮来福邵宗曩李茂日逐走透厥衛消息訪察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玫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且有剋剥官軍極其狠毒興言至此真可流涕每年河南山東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要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五十兩管隊千戶寫字旗軍各伍兩辦納若為定分要之皆非各官之已資也卻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交送明白方免細打耻辱凡遇外衛二價無措明縱孫聰陳璡用强捏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候官軍班

滿回衛輒便[illegible]詞狀或差管工把總守催責令六節亭節鑄造流金圓爐六十面餐盞方爐四十面又有金銀山等項後舉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弊常違

何用然其備擬玩法尤駭觀瞻外國不許交通關津不許阻隔亦禁例也勛則拳拳然必欲革去廻闌御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潛住朶顏邊郡販鹽販茶買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法度森嚴不知視為何物是必勛之貪鄙克殘根于天性恭惟堯舜在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所矣易謂童牛之牿將以預防其觸也犢豕之牙將以預制其噬也臣等伏覩　明旨責勛內云好生強悖無禮恬不畏法欽此則知勛之媟褻情狀自惡於　聖明日月照臨之下若無容言矣臣又竊謂小人為惡亦恐人知未及知猶有所憚也迨夫貫盈敗露人皆知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姑容彼將安意肆志養成隱憂履霜不戒而堅氷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鋐均一　朝廷勲戚罪犯輕重比勛為次今皆置之明法而不貸者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梁難制故惡雖小而必治使人不敢犯也夫勛之過惡深重無以加矣要之羽翼尚多聲勢威權與昔無異一時執法問官未免遲疑觀望事體尤為不便中間疑忌幾會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大施剛斷早奪郭勛坐府督營權柄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一干奸惡人犯拏送鎮撫

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護徇私從公具本奏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禍胎永絕　國法昭明而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即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鬻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梭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狐直罪臣不死逆鬻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以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於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當劾之矣然止言嵩

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嵩借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
撫餘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
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
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豈意因言者之
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
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叛道取天下
後世之嗤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
格于　皇天上天恐奸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
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聲不息占云大臣專政然臣
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
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

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
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
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
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
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不省悟
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
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
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　聖子神孫計之
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
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
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
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有
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
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
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
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
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
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

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
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
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
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又揚言于
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
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
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
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
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
嵩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
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占大且

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
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
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
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
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
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
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
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
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
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
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機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九　十九　王廿三
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
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
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
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
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
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
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晃禀事於
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
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惯
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長嵩之威倉
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
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
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
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
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
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
家盡獄因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
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九　二十　王廿三
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
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
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
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
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
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
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
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員字十
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
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
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

進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　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會冒科道則劾之在嵩會冒八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卅兒

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嘗自嘆以為養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乏

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毀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

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竟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遍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言

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如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挽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剥削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

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来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慫慂者肆會如盜跖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罢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滞巧躗

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好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好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好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歎歔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好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　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

捨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欄路犬也其
二也嵩既内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
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厰衛官籠絡强迫結為兒女親
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
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
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
婚姻之好以遂其掩蔽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
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
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厰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
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
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
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

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悃圓融出自
門下者方補科道尚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
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
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謟或心有
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
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
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
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
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
忍負於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
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嘗而

部言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
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
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
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
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
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
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
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
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
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
足恠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

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
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
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
足恠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鱗隱惡無不悉知乃
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
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
然不知　國之有蒿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
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
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来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
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

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
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
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
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冒危冒險攻難
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我顧　皇上
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藏
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鬻與嵩鬻
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鬻將來為禍更
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
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

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
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
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
以致仕歸家以全
矣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鬻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
畏　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
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
威自振如或再寇周閭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
頸梟吉囊之頭　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
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
下之太平何有故也　臣不勝

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　皇上
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　皇上再生
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兗正輔臣冒濫軍功疏

近該工部尚書歐陽必進　奏為員外楊繼盛論劾
輔臣嚴嵩懇乞　天恩辯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
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來
說欽此臣濫廁武選職司功次稽查冊籍聞見頗真
不忍含欺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平生心事
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事而責之其說
已詳且盡臣不敢再瀆　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

事為　陛下陳之臣查嘉靖二十七年十月該通
政司連狀送據嚴效忠告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
州府分宜縣人考會武舉未第志圖報效本部咨送
提督兩廣軍門聽用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
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二十八年廣
東瓊州等處黎賊勦平差委效忠赴京報捷即比例
將效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月餘隨有嚴鵠
告稱有兄效忠患病不能受職情願與親弟鵠替又
告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首級七顆該陛二級與做
署千戶題奉　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同郎中
時因見邸報指問嚴效忠為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

也又指問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皆曰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聞之不勝驚駭意以嵩為　朝廷輔臣受　皇上寵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庇廕天高地厚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報捷又令其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聞士民傳言道路這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家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妄功得官臣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國謀敢效市井之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以言今幸　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勅下本部查明果說嵩合當任

部查明　奏請以聽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蔽緣以為奸臣欲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聽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心可容誅哉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見存可以對證臣請折之如曰嚴效忠果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曰效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本省無起送公文今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鵲之親兄世蕃豈子俱幼未有名效忠亡此滿京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效忠果世蕃之子據

當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有軍民將士未有斬獲之多者止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遽收七級之功如曰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破計二月二十五日方在陣中不及一月差委何其身體畧無他恙即能飛報軍情于萬里之京師如曰效忠到京金鎗舉發近日疾故何以嚴鵲替職之日止告不能授職而又揑添病故之說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替況奏捷之功止終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見行事例當先奏　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親赴軍門聽用嚴鵲原非

效忠之親弟其奏捷皆詐添之姓名其功次皆買奪之首級千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成圈套以為嚴嵩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之鄉曲陳圭係世蕃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地誰謂其無蓋豁墾之欲巧詐之術簸端于嵩之權奸濟成于世蕃之詭謫者尤甚于嵩嵩之惡已無所不至況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有喜拂之則有害一惟其言莫違罔不畏之如虎即此一事其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上本勿遲蓋恐　朝廷因遲致疑等語仰見　皇上所以待嵩者真如股肱心腹

未之有一毫疑貳於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其
大言遽難以搖動故欺上罔下之事公然肆行略無
所忌憚于外今乃自知事出虛詐有干軍國法典懼
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踪跡敗露
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尚存
可以對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勲勞真正揃
斬者方准計功陛賞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
法紀猶慮有法外之遺奸也又參之以胄功奪
功之明條行之既久法為甚嚴　累朝以来未見宰
相之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惟咨送軍門而且捏
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

嵩以輔臣冒濫于其前是以蔣應甲唐國相以卿貳
之臣亦敢冒濫于其後　陛下方追論之內外人心
必知警畏今嵩之冒濫若不究正將来效尤誰復禁
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於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到
十分極處　陛下無一毫負於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到
恐不可得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
默可以免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来
襲替皆本於此今日甘為嵩之奴隸則得罪於天地
祖宗得罪于天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其
罪臣雖萬死亦何能贖是以寧盡言以致彼之害一
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官使之責以孤　朝廷

養之恩是忠於　陛下之職分也嵩見臣之言必
為他說以自辨以激　皇上之怒以中臣孤危之禍
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究正使内外臣
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于
無功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選法清明臣雖隕首
亦無恨矣臣無任冒昧恐懼戰慄待罪之至

乞察姦邪以光安攘大業疏　吳時来

連日伏覩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
大小臣工無不忻躍昔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
怒而天下舉安正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尅剥
軍餉以餌執政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

交結通同上欺　人主下壞邊防揆其所自厥罪惟
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
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之謂上負　天子也臣不敢
也臣聞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宋臣呂蒙正尚以四
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職之盡人問其故直以為
我無他能可見惟知為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
已今夫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
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
而引用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嵩
年已耄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唯
有黷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托言喜

國政擬票揭帖盡出其手　旨意未下先以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人不知辭避嵩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執嵩宜自竭其慮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避嫌不應窺覘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濫引伊親戚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彼此為奸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恩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華嵩所引用也征南田時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牀送與世蕃壁妾二十七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歸草即世蕃為之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伍百兩送還經弟張中州名曰路費夫經　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以路費乎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薊州失事將銀三千兩俛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止問軍罪當有給事中來洪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

不及數月賊報方急而克廉果陞去年給事中張燈乞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未言之耳楊順誤國欺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蔭其子既送監讀書又為錦衣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陞賞一次順共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二千則三萬之多必無疑矣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蔭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誤　陛下也吳嘉會修邊冒破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三級連蔭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杠送與文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萬純面折其

事今御史萬民英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鑽所結非世蕃而誰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蔭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誤　陛下也夫為　朝廷孥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臣然而以督　為重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為權今為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蔭子亦何難於尅軍民之脂膏以博顯榮而復樂於任事難以為　朝廷圖久安之業者我邊事之難人人之若畏其難必須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自度宜自度周效以聽其罰於　朝廷但不應

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恩今日陛官明日蔭子此固天庭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既之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尅而又酬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為市也不亦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追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窮由於上官之貪上官之貪由於謀國之無人救本塞源之論願　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嵩之貧污萬萬楊溥而世蕃之狠暴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寨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

九卿衙門提證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歸田里以存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弊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臣　巫處奸惡以謝天下以靖虜患疏　張翀

自幼讀書知君父之恩大於天地每懍忠孝欲報明時耿耿於中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臥在床屢聞邊報甚急錢糧空虛至厪　聖慮求所以備邊禦虜之宜久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貪　國恩使　朝廷委任不能入骨髓然皆畏衛之威愛已之死既不敢言陛下察之畏威愛死亦不敢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其如　君父之恩時事之急何哉迺敢焚香具疏瀝陳血懇誓布赤心仰塵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察之憐之臣謹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專優之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貲盡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中書寘客盡登顯要親戚盡衣青紫古今以來可謂極榮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況人臣受知　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恩且不暇而況又恣行貪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

本於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何謂邊情之所以急今日惶惶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盡由賄賂所得方其未進之先俱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嵩者該部乃敢以其名上及其既進之後俱不論其功但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即以其名陞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餌嵩也託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餌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遁覆沒全軍得以蔭子戕殺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三邊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

魄虜安得不橫遶衝安得不困耶臣竊謂嵩不罷雖
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何為錢糧之
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取之戶部而已
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而嵩不重責
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尤費哉自嵩輔政以來一
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肯取之私家必至尅
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
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
無非邊鎮承差齎餽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餽
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
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

嵩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
不保朝夕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
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竭四方安得不窮也
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亦
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
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柰何今日之人
才又為嵩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
顧　朝廷名器為紀綱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
爵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
勢凡百貪惡害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恥之徒如梟
蜍腐如蛆吶穢或在內也則圖為跂官終日干謁於

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必
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
白日乞哀昏夜逐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
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恥禮義盡為
嵩所敗壞一至于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忠貞為
國愛民憂時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日
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
莫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委靡不振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奚益哉雖然不但已也
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昏之顯要不附已者

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以籍天下之口使天
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也既不敢言然後益得
以恣其虐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得不怵悼激憤
懷深長之憂也臣嘗讀宋史至仁宗之朝夏竦在位
當是時元昊陸梁女真犯順于是歐陽修論竦奸邪
傾險懷詐不忠仁宗逐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
罷竦之日士大夫賀于朝萬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
以為歡夫退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
群策畢舉又何憂乎元昊何畏乎女真我今　陛下
聖神剛健即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豈宋仁宗所能
彷彿其萬一如曩者亟黜奸臣趙文華當時百官兆

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萬者又文華十倍歛怨已深不可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況今虜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怨惡速加罷斥則不足以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其成功哉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即　賜罷斥則人心歡悅猶有過於蔡襄所云者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清邊防立見其固錢糧立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矣臣區區之念惟知報　主與萬素無怨惡豈不知言出禍隨況臣孤子萬里抱病且久少加譴責即性命不全母老妻幼派雜與鄉豈臣之愚不及此哉但思古人忠君愛國凡有益於社稷雖捐生為之臣以是惟知　君父之恩為重平生之學為重而不遑恤其他也惟　陛下察臣之心赦臣之死罪臣不勝悚懼之至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又陽言入　貢陰懷故智致厘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　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願殺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筭方今　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　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禎于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為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猱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鶩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

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昜肯舍身邸敵以營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昜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萬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狼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

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蠹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　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堕其

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于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于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稟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贓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于丁汝夔之失事乎迺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虜

賊之稱　貢也許亦来不許亦来而　朝廷之出兵也来亦伐不来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　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　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伏劒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曾酋不足滅矣邇者颶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

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憤懑激切之至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此也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仰賴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庶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陛下之鑒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

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夷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為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来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来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蓁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其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執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萬攬兵部之權則每選赤額要十餘名

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衆深所以自有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来雖有明君而為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首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　國柄叨攬　朝綱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陛降閒出其周舍雖三尺之孫亦露一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敢根蒂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

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備緒紳之所惡以為智巧宵往昔之所戒以為行能賊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牆之人使中外噤罵神人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蒿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攬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来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執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萬攬兵部之權則每選赤額要十餘名

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間多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来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萬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勝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来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寀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寀恃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寀既由賂而脫人則由賂而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菲簡陞沉不必稽其器能書之疎密是以方正志謀之士或不得　陛下之用耳此萬誤負之罪二也如巳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萬坐于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迴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萬誤負之罪三也如於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獻地宅不遑悉數

聞相府之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鑰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炭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　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而謀　國尚何不臧之有此萬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衣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給繹水路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違緩即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于閘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即今徐淮地方驛門畫閉過客有闕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萬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萬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飲宴九夷四方之待萬有甚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萬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憂臣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萬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臊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　國之久亦為謠曰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来早與来遲介溪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獻地宅不遑悉數

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貢　恩之殃不小賣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　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柰何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于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貢之罪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大倉空虛雖各處　王府苟有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陛下有肢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為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為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警

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有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貢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于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逾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

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剥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箠及鷄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是以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罌缸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于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倘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于傷　天地之和招惟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賞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蓋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

用盡去此毒[illegible]感衆之臣以培　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来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立仗之馬不為　廷梃之罷則為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遭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路遭遇受言之　君既知奸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飡之罪既不可逭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於　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

豢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于民　陛下為　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曠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既以身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全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檢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為所動非踈遯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　君不敢遯賠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爰立皆其深諱之腹心一言脫口刀鋸

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庖或去諸鄰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為几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願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

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德每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級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嵩速　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四司為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

以淆其等鑑不空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厠乎其間者也宋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覿明受不辭逐使中外嗤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金帛之府聞　京師有小萬之誼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宋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況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華秩固宜上體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享之遠人聞之凜然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中國之清乎且　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偽夫

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幷將萬宋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遏矣臣感激于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俟　命之至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頃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致　厪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迹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厲之誠先事預防之慮群臣莫不震疊思效條舉目陳而未嘗有探本之

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死伏念委質為臣身非己有覩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死陳之臣惟外攘之備在於內治之修然內治之要貴先端本正原歷觀前史得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奸險莫測貪黷無止以內勲貴之交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參遊以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蓋不如是即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衣糧則剥

民膏血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千輦回籍樓檣坐船更番迭運檀役夫皂隸支關領沿河驛遞州縣望風承順嵩輔政十年不為不久不為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剥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所由來漸矣而嵩猶泄泄焉自為得計日肆欺罔臣嘗計嵩往歲祭論序班龔桔等疏內無故自表云寸絲尺帛不敢收受門下羅雀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虜勢猖獗兵之日況身居元輔世受　皇恩如嵩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劍往更新捐軀殞報圖贖前愆而何諛引佳兵不祥之

說以設　清問且貪饕如故恬不知畏薊州總兵羅
希韓奉　旨擊問嵩子太常卿嚴世蕃接收失事閒
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掊尅
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為京師之屏衛
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
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掊尅軍卒取償倍利又安
望其鷹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
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閒者
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

辦例與八品此
為已功而預索顧布陳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　王
府科吏至瑣猥也舊吏未滿之日世蕃即為註撥而
預受盛克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
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預撥以世蕃權臨勢托而
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目故
不能以悉數而亦不以瀆聞網利之密不遺鉅細誠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
夫嵩節蒙　聖上之優賚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
下數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責官鬻
罪賂遺請托之賊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
不知是柰何　宵旰不遑緊要用人之際　京師安
危糧餉緩急所依賴之官而復賂屬李鳳鳴郭琮為

之不知嵩之心何心哉又自九月初旬以來嵩之私
宅後門暗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息
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又潛自直所出私宅看發
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嵩眷屬即世蕃衆多之妾媵
今潞河樓船一十三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各
船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君逸臣勞
又聞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肯任事以成　主上之
逸臨變又乏籌策以舒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
尚警洶即顧其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以先衆望於已
得矣如　君父何負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
禍不知嵩之心何心也臣受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

及嵩父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
敢牴牾誠以內外結成而世蕃狡驚擅執父政諸衙
門奏　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闕白世蕃而後　聞又
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
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
以飾非強辨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
而彌逢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當路
之懽心而緘其口即巨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幸今
天威在上離照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於正言
直指之時往往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
晚進不能悉記姑即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瑞

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我故天下之人視萬父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勑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參論如果臣言不妄將萬父子早賜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　乾剛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脇屬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攘之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我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精忠神算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況今四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大臣不正而欲小吏之廉必不可得文臣愛錢而欲責武臣之死亦不可得今街衢小民亦相語云臊子到門前閣老還愛錢有口不敢言況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於萬無一毫私怨惡也倘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疏　董傳策

臣近見北虜寇邊財用詘乏屢歷至發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極陳元惡之誤　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聞竊嘗竊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負奸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武非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尚為優容令自悛改而嵩恬不知警負　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奸居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曹又不能言　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今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官督撫諸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

得人之死力也今戶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之謀日不暇給而諸邊臣尚猶深結嵩心以求護已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數萬希圖內轉或以盈箱篋掩喪師展轉餽送殆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虜至閉城任其得利而去嵩為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已罹法者嵩猶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嵩挽部事賂賄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捐數萬金始得一官如近歲萬案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而

心服頤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謔此其蠹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興建財用不貲識者盖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機侵尅縱欲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嵩同鄉行郡勒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後累至數萬他欲築堡修城之費嵩皆假公營私而獻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攘入私囊遂至肖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　公帑又不在民間其在嵩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撿嵩家恐當有富于帑藏者此其蠹　國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嵩猶恃乾兒之

愛所得囊橐鉅萬盡寄嵩家盖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嶺壓上游而嵩擅收入已畧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文華南還址至徐州即駕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費嵩之敢護私人類如此此其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稟有司歲時問安嵩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掊尅民財民財日困則嵩家日富絡繹遣人鮮田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有如狼虎所至折乾要索綁縛官吏莫敢誰何此其騷擾驛遞之罪五也自嵩貪黷不顧一時嗜利無恥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以七八百超選桴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嵩猶浮

泽坐政府自謂得計囘視要地皆彼心腹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亂階徒以嵩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為恥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即畏嵩父子之奸誰肯為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平生讀忠孝書孟熟聞致身之義父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　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關節致死況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感於　聖明在上何奸不燭而諸臣

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禍自諉有　君無臣誠可憤恥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明主速　賜乾斷以求安攘實効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　俯垂採納乞　勅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數嵩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舒柄放還即天下蒼生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心聳然思奮三軍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漸可效用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疎賤發自忠憤伏惟　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貪橫權臣欺君蠹國疏

鄒應龍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廕及其子若孫焉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為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　簡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

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其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亦然某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群衆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元治者本為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為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

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元治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携八百金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　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

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柰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為定例畧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為道號與士夫相往来歷年黷貨何止百千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強

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
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
昔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豎
貨欺　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值母喪例應
回籍荷蒙　皇上軫念伊父萬年老　綸音留以侍
養　命其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為世
蕃者宜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　成
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為不道惟恐身去被人
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酬倥傯
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婬妾滿前酣飲
竟夕今一目已盲而憸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孝

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途取
索郡邑為空恣意鞭箠民生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
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
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
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
民奚以不貧民貧則　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旨斥貪墨荷蒙　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
此賊實為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
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動樞衽言之自
取禍階故人不敢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
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默苟容

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參照工部左侍郎嚴嵩
蕃本以鄒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上行
私明開請託之門污同徇隧陰塞忠良之路狠戾似豺
狼項元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
所獲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
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為腹心
自目之曰此吾奚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
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
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餽遺斗量車載遞
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占田

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
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斂無遺
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
忠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臠其肉而泄
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
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
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　國厚恩植黨
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宴同市井之為庭訓
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背先聖格言專擅選官
竊伀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
揮僉事嚴鵠叨

母喪為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蕃囊逞錦衣
官為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氣此其毛頭
鼠輩亦敢狥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
納臣之愚忠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戮
姑令退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
示天下萬世為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
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
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
安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
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

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
戰慄之至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　天討疏　林潤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
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
著敢陳其概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拿
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
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中而
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
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
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猶未解

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
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鑒焉切
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
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任羅龍文為羽翼任惡
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
至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　宗室之府第在袁
州已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　聖之寺
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
雕墻巍然　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
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高與世蕃則居相府廊
房迴繞萬間店舍環亘數里招四方之亡命為護衛

之壯丁森然　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
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　天府諸
于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
威福家資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
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
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衣
皆龍鳳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
之帳朝歌而夜絃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汙穢綱常
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亡數更倍其數
以造房為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為名而募

之兵精悍[illegible]
暮則鳴金而歸改有[illegible]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
兇如郭宜三劉加[illegible]又攀錦段回鍾福秀等百
十餘人明稱嚴府官[illegible]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
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
汙婦女有瑞州過客況玘[illegible]則被其殘死性命劫奪
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申兵備道可
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殺人壽二與胡
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冷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
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
其孤寡者則有嚴艮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艮二占易

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嚴來童占鄔艮六之
婦或受人投獻而歐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
均重嚴鴞鳳之傷黃賢練嚴樊之傷任良諫嚴瑞朋
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賠糧者則有嚴富
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臻富之騙
彭相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
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宗向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
嚴福秀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揹價不與有
有嚴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思之害者崔三二
也被嚴[illegible]之害者王[illegible]也被嚴[illegible]之害者黃[illegible]
[illegible]二漢之害者林[illegible]也被嚴[illegible]之害者彭[illegible]

也被嚴富二之害者張文[illegible]
也被嚴志之害者朱[illegible]至鑾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
允積陳于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今彭孔之主謀敗
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
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
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
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
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
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
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
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探之于逆濠無

異故今日之民苦于番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
且江廣閩楚山谷之賊垂涎彼家積貲蓄威觀釁蓋
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
矣況世蕃包藏禍心已著於在[illegible]朝之日臣又請而
寘之伊藩典楧妄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吼呪之
詞又有九五當乾之脚見貯河南布政司是伊藩不
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
受典楧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楧敢逞其狂背
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楧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
十餘人至其家倒賦回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蕃計殺
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誤

有曰托交寘逆之門數[illegible]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
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棪又何異于錢寧疢賢
輩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棪之姦
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竇邪於未萌不然則内外夾
謀雖萬不能爲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
類矣然則世蕃在　朝之日莽沐厚恩猶懷異念況
今怨望于罪逆之時乎況今不法之事又昭昭如是
乎是世蕃居鄉則爲寧賢居鄉則爲逆濛以一人
之身而總群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
紀綱斲傷元氣則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
猶有餘辜豈特止于一身而已哉又反覆思之嚴

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曰勿欺也嵩獨不
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
以　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
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返南雄去雷州
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歲乃敢朦朧
奏請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
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
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
下乎既而伏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
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臣古莫及矣宜
又恬不爲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爲不足恤以
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嵩
之欺　陛下乎近奉　旨拿問有伊孫昌功濫任錦
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
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備有
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有不
赴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遣其
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回家各
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棄伍而曰在
伍孰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非嵩
之欺　陛下乎向日在　朝嵩猶諉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
矣訴冤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
數千爲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
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於不知臣
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曲庇
之此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
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
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
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
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庭
併提查革仍乞　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
領　勅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將彭孔明正

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逃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貢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緊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強禦要在恤民豈特地

方一時之幸實為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激知遇廢軀圖報乃其素心衛直沽名委所深恥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千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督臣欺橫不法亟賜罷斥疏　陸鳳儀

伏惟　皇上御天立極任賢輔理一時內外臣工罔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間有一二恣肆不忠者皆出　聖斷即有擯斥不使厠迹於治朝此誠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萬萬年太平無疆之慶端在是矣然今之元兇巨蠹有得以肆然一方長惡不悛未及

焉是共驩倖容于堯舜之世而地方之受其害者何限也臣等待罪戶兵二科事干錢糧兵馬有所見聞不容隱默竊照總督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才不逮于共驩而克則過之握兵八載于茲不思盡瘁鳴忠以報優眷之萬一而乃敢於欺上罔下蠹國害民無所不至雖累百牘未足以數其罪也臣等不畏他舉姑撫其前後數事大為公議所不容者試一一焉　皇上言之前者海賊王直本與宗憲同鄉素相識善受其贈遺窜前所用蔡時宜蔣洲陳可願皆賊人姦細先于太倉州敗露被熊知州拏禁倖脫者宗憲乃倚為腹心使之往來賊中暗相約好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王直勾領倭船六隻入寧波府岑港約衆不過三千上岸四散抄掠燒燬房屋殺害居民不可數計而軍門但以招降為名按兵不擊反出新米酒肉以供饋之日費百金以上參政劉燾屢請出師不聽甚為扼腕嘆憤賊住港內半年彼此交質往來無忌總兵官盧鏜亦親造其舟飲宴屢夕而返宗憲乃預為賊地異奏乞　赦其罪且欲以海防任之盟約已堅王直遂挺身來詣相見之際待以賓禮伴以指揮乘以肆驕任其自便略無防禁此果何為者耶幸賴我　皇上明見萬里斷以必誅宗憲始不得已倒牌將王直送按察司收監復口諭按察

使寬之在外蓋欲陰令逸去而誅罪於該司也該司
覺之不從其言雖王直卒正典刑而三千之衆竟逋
天誅人心憤憤無所於洩誰之咎歟而猶揜以為功
叨竊　殊恩橫行胸臆自立報功廟於吳山塑像其
中餙虛侈繪飾壁比於燕然勒石不以為羞果何以
慰衆望而服人心也哉此宗憲之欺天冒功大罪一
也上年江西報警賊亦熾矣宗憲屢奉　明旨親詣
會勦然竟不聞過江西一步延至十二月始為一出
徒逡巡觀望於衢婺之間所過縣驛每于夜半取辦
海錯珍羞稍不前輒箠斃吏卒無數其驚懼而自盡
者不知其幾矣彼何時也乃泄泄然自恣如是耶使
皇明疏鈔　卷之七十　三三　臺灣
非　天威遐震而江西之諸臣併力則前賊何從而
殲也即今福建盜賊尚爾紛紛興化福州之間皆倭
寇也雖有巡撫游震得為經略未能盡殄亦不聞宗
憲協謀戮力一舉而匡攘之却乃晏然杭城府第日
與歌童妓女淫佚無度時或集客遨遊西湖之上則
以兵為戲自城門直抵湖山擺列軍士盛張旗甲以
為觀美軍中有能彈射一禽一魚者賞以銀牌又或
託稱痰火養重不出其視福建之賊肆毒三年恬不
為意近日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屢促之親往福建乃
不得已于今年九月二十二日始離浙省猶復逗留
中途不急進也伺彼一捷則又貪天功為已力耳尚
則前日之　明旨屢下豈宗憲皆未之聞也此宗憲
之違　旨玩寇大罪二也浙江自倭寇為孽錢糧除
正賦外每歲加派田地山塲稅銀共四十七萬五千
九百兩名曰軍需是固不得已以救目前之急也而
宗憲乃大肆侵蝕於其間主客各兵徒張虛數支銷
案卷莫可稽查已經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查
盤糾劾計其冒破侵尅入已每歲當不下十數萬矣
遍來兩浙稍寧而連年大水淹浸民不聊生加派無
已而侵費益廣宗憲之自為身家計也誠厚矣然其
如民命何哉故兩浙素稱殷阜乃今則富者貧貧者
逃且相率而為盜矣前春夏間衢婺諸湖之民十百
成群白晝搶掠若更削而竭之以積總督之銀山而
填宗憲之慾墾臣等切恐寇盜不在海上而在境內
張璉林朝曦之事不可鑒乎此宗憲之尅剥為害大
罪三也夫加派有四十七萬之多矣前此又奏取各
省解到軍餉銀兩直隸一十九萬兩兩廣一十五萬
兩以及南贛河南山東江西并河道等處亦幾百萬
軍門徑發批廻銀兩貯之杭州府庫以心腹寄之知
府李景華不用牌票惟口傳取用此銀係四十七萬
之外文移不經布政司而亦科道查盤所不及者也
彼四十七萬之數開除既無下落此銀更又作何支
銷其與季景華通同乾沒無疑矣又曾發銀二萬兩

付鄉宦嚴中茅坤買綿以賞倭為名求其不擾省城二人各將前銀盜匿入已竝無買綿一兩仍派湖州寧波二府出綿夫賞倭已非矣況又任二人者之侵盜乎蓋其託為軍前贊畫者皆敗名檢行趨利附勢之徒雖有文墨全無行止宗憲與之日夜耽嗜淫逸雖明知其侵匿不計矣如薛孝如呂希周如田汝成皆游舌握槧出入軍門競為奢僭重費供給蠹財害事不可勝言此宗憲之靡費無紀大罪四也至於歲造段疋所以供　上用也浙江一省該派銀四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六錢宗憲妄為苅減乃令各府每銀一千兩扣解一百兩名為助軍前任金華府知府

李一元扣解稍遲即以怠忽軍機案論則各府誰敢有不順風附承者哉大約一歲扣除共銀四千餘兩即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計其前後所侵歲造銀兩奚啻數萬但機戶必得銀兩足數庶幾織造可供　上用宗憲既侵其十一之價則段疋濫惡不堪供用有由然矣如前年曾委嚴州府通判胡方監造辛以段疋不堪究革此宗憲之侵欺誤　國大罪五也且總督當有常俸又有廩給宗憲久住杭城該驛每日一小送三日一大送侵費亦已極矣及查浙江通省共三十九驛每歲為計處軍門供應事假以廩給名色派取通省驛分共計銀八百九十二兩八錢又於

寧紹台温六府每府各派銀八十兩金衢嚴處湖州五府各派銀八十二兩四錢通計各府派解共銀八百九十二兩零與各驛銀數相等皆以供應軍門除省城不計外據各府各驛派解每歲供應共得銀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夫以一總督之官既有省城之送供而又派之三十九驛既有三十九驛之派供而又倍取之於十一府是何供應之廣也不獨浙江為然今直隸江西福建各亦解供如之四省民力竭矣更何堪此其所差舍人健步人等到驛每口糧一分折銀二兩馬一匹折銀一兩武林驛以此大書木屏宗憲屢至驛中雖目見之弗問也蓋已身為剥取之事

又安能禁其下之不效尤也故驛遞自南至北皆被此輩朋合嘯詐所執皮套火牌不令人看但口稱軍情緊急該應廩糧若干馬匹若干任意網打勒騙若干猛於虎狼要皆軍門縱之使然貽害不少此宗憲之毒流驛傳大罪六也官爵之命出自　朝廷總督雖專制一方命官豈得而擅耶宗憲但知財賄之可貪而不知名器之不可假如胡良瑞富商也因其送銀八百五十兩與之把總張曉里戚也因其送家鄉花園一片而授之指揮他若承差童廷桂先在温州打死館夫已革而不用矣後以指揮戴冲霄引進即給之劄付發募兵五百名與其管領指揮祝夢麒納

銀八百兩收貯官功所為似公矣次日取進私室與把總劄付四道千總劄付一十六道隨賣與龔十九等得銀二千餘兩宗憲亦何故而私竜廷桂祝夢麒如此賄入劄出如持左券故凡納銀領劄而得冠帶者無慮數百皆為假虎之狐張威挾勢生事害人詐取財賄悉以歸之宗憲此則賣官通賄大罪七也又如鄉宦茅坤旦夕與宗憲飲酒遥樂者也近日輒請杭州右衛軍器厰以為私宅宗憲竟不念軍務重大此厰非可以私授人者而乃輕狥茅坤之求茅坤逐圈圍厰界占為已有該衛軍士皆號呼曰　祖宗以来有此官厰一旦送人將来何處造軍器也此則

其以私滅公大罪八也兵隸督府本為地方防禦而設其他不宜調用亦明矣上年夏間宗憲親男前往直隸應試乃發壯兵銃手一百餘名護送出境所過騷擾其隨行門子返至崇德與鄉宦余田家僮爭妓鬬致彼妓婦懼拏自縊却乃專惑門子之言發兵兜鬬致彼妓婦懼拏自縊却乃專惑門子之言發兵七百槩拏所爭無辜平民數十餘人到院各加綑打八十當時殞命者八人復欲羅織余田加以他罪使非布政使胡松力為救解則余田之冤抑又將無所神雪矣今年六月內強盜四百餘輩搶劫宗憲本家亦聞有銀山之富也宗憲得報輒差指揮張曉統帥神弩手及精兵五百名前往家鄉看守夫兵者　朝

廷之兵也以之送子以之守家又以之為門子報讐何軍門之自便如此也此則其私自調兵大罪九也居官以名檢為先雖在卑冗無敢踰越總督具瞻豈容蕩廢宗憲聞杭城鄉官洪楩之女有殊色容託罷閒中書葉彬通意使洪楩就花園中置酒酣飲乃陽醉入内與女相見彬即以見禮銀一百兩致款竟不顧部民娶之為妾洪楩以是出入都府說事過錢倚勢逞威白奪人田地財物氣燄熏灼自藩臬諸司以下無不折節下之者甚至通事夷来住之妻娼婦也每令進府通霄不出或迷留浹旬出則重以金銀賚之外人有告不准狀者皆此婦帶進批出又部下健

步徐子明之妻亦以戴冲霄暗報常取進用與之比狎人視督府為宣淫之地矣此則其縱欲敗度大罪十也崇照總督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姦謀無比貪縱異常海上要功屢致言官之論劾鬬中養亂敢於　明旨之抗違志怠於宜成而恣意宴安何有靖共之節權專於勢盛而檀作威福略無臣子之忠剥數省以實一家東南之財力已竭盜

國殃民莫此為最此天下首惡人共以漸中大倭目之蓋不可使之一日復居總督之位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言　勑下廷臣再加查訪使臣等所論宗憲十罪一有不實是誣忠為欺將臣等坐以重罪以為言官妄指之戒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聖斷速將宗憲罷斥另推資望相宜忠勤公慎者以代任則庶乎督府得人四省頼以安息而　皇上永紓南顧之懷矣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林潤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遍者偏因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

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拾遺糾劾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采羣議不忍隱默敢舉其人併條具顯跡為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勑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己奉公調停區畫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

情斯為大臣謀國之忠也顧乃自蔑憲典罔法行私所過屬縣掊尅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逾等其鹽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鹽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其餘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投遍手本則龔楚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摧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是黷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鏃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鏃等親

提面審定罪發府鏃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遍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史搜獲併原遍進發出照收手本衆目共見道路傳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贓私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百金為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詩作冷語曰吾將衆之使景韶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金銀器血經其奇巧花飾以寶珠而下

2094606

S
Z121·5
15a

ZW 21181000583278

貯以銀瓶餽賸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驩顏又往鳳陽謁　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厨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糜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為罪三也且陵鑰有司恭虔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冊稽遲厨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忍酷毒不恤忽言其為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藉至廑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是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蓋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剥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搖邦本斲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遲疑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罹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言自負

韋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　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　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　賜罷黜庶民悉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杭州府儒學教授王大康
錢塘縣儒學教諭李　琛
生員俞承宗

皇明疏鈔　卷之七十　二九

朱　廈
劉　緐
凌登第

許次紓同校